

33-21823-25

談四

若丘伽摩

藥醫胡口漢

謹合



1875年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 十日談 ■

實價三元五角

(同業公議
照碼加一)

不 許 翻 印
譯 者 黃 石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排 印 者 美 成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惠愛東路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譯者序話

有人說，如果但丁的神聖喜劇（*Divine Comedy*）稱爲神曲，那麼，薄伽丘的十日談便當稱爲「人曲」。這個「人」字，落得很妥貼，薄伽丘的作品——尤其是這本十日談之所以好，就妙在一個「人」字，他在這一百個故事裏，用幽默巧妙的筆調，把「人性」的各方面，表現得透闢玲瓏，描寫得淋漓盡致，我們從此不但認識着人類的各個形相，並且透視了深潛隱祕的諸般人性。記得周作人先生說過，我們讀書之外，還要「讀人」，大家如果有心「讀人」，那麼，本書便是絕好的讀本，只是爲通俗易曉起見，我們仍舊採用了「十日談」三字來做本書的書名。

在今日要說幾句有些「人氣」的話，原不算得希奇，但在「鬼氣」十足的中古時代，要說幾句有「人氣」的話，則非大智者和大勇者不辦，唯大智者才能真切地透視潛

隱的人性，唯大勇者才敢如實地表現大家一致當作「他不」的人性，大家都知道薄伽丘是文藝復興時代——正經應說再生時代的人物，文藝復興運動是「黑暗時代」的反動，怎麼說中古時代是黑暗時代呢？理由是因為那個時代是鬼氣充盈，瀰漫六合，把光明愉快的人間，鬧得烏烟瘴氣，漆黑一團，在鬼氣沉沉的大氣之下，人性受盡種種非理的壓制和桎梏，幾乎喘不過氣來，於是藝術家和文學家，首先提倡掃蕩鬼氣，解放人性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歷史上就叫做文藝復興運動，質言之，文藝復興即是人性對鬼氣抗爭的一種運動，薄伽丘的十日談，可以說是人性和鬼的勢力宣戰的哀的美敦書，牠的價值，就在「人氣撲鼻」這一點。

或謂西方文化由兩種相反的要素互相摩蕩而成，這兩種相反的要素，便是希伯來思想和希臘思想。希伯來主義是神的，超世間的；希臘主義是人的，現世間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希臘思想對希伯來思想的反動。信此說者，頗不乏人。然究其實，則殊不然，這兩種思想不過代表人性的兩方面：前者是靈的方面，後者是肉的方面。靈與肉是人生與文化都

少不了的兩大要素。這兩種要素，不特不是兩相反，而是兩相成。兩希思想有一個共同的大敵，那就是鬼，鬼才是壓抑人性，阻礙文化的大障礙。說世界文明是兩希思想的衝突和交流的人，卻看不見這個鬼，因此就以爲再生運動是反神運動，卻不知道那是打鬼運動。在中古末期，除了文藝復興運動之外，大家不要忘記還有一種宗教改革運動，兩種運動的表象雖然各樣，實質上是共出一源的兩條支流，兩者都以打鬼爲共同目標。不過從希臘的人的肉的立場出發去攻擊鬼者，便叫做文藝復興運動，從希伯來的神的靈的立場出發去攻擊鬼者，便叫做宗教改革運動罷了。

這隻鬼，真是「神通廣大」啊。牠有七十二般變化，有時扮作宗教家，有時扮作道家，有時扮作藝術家，有時扮作革命黨，叫你防不勝防。但有一點最容易認識牠。無論牠所扮是的什麼形相，牠來世的目的總不外壓制榨取，所用的手段，總不外是利用已成的權威。所以凡是利用已成的權威做護符，來壓制和榨取別人的，都是屬於這隻鬼的一黨。

中世紀的時候，這隻鬼扮作羅馬教的僧侶而出現，在人間搗鬼鬧亂，把人間世弄得

烏烟瘴氣，暗無天日。牠們憑藉基督教已成的權威，來壓榨平民的膏血。起先人們沒有看清牠的真面目，便把牠作爲上帝本身，或上帝代表來看待，後來他太過放肆了，漸漸露出馬脚來，至是，除了蠢如豕鹿的人們之外，都知道上帝之靈並不在牠的身上，牠只是蒙了上帝的面具的魔鬼，藉宗教做文飾，欺哄衆生，以遂行其壓榨取利的目的罷了。於是乎便來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打鬼運動——在南歐爲文藝復興運動，在北歐則爲宗教改革運動，前者是希臘精神的再生，後者是希伯來精神的復活。

想使人類得到最高的快樂和幸福，和想使神靈得到最大的榮耀和快慰，根本只是一件事。所以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不但目標相同，牠們的宗旨和動機，也沒有兩樣。如此說來，希臘精神和希伯來精神，實質上只是一種精神；而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實質上也只是一種運動，強分爲二，不過歷史家爲敘述利便起見而已。要是想給這兩種運動以一個公共名，那麼，便當叫牠們做再生運動——分析言之，文藝復興是肉的再生，宗教改革是靈的再生。

再生運動有兩員大將，各當一面，這便是南歐的薄伽丘，和北歐的馬丁路得，假使馬丁路得生於南歐，而又帶有文學者的氣質，我想他也會得作十日談的。假如薄伽丘生於北歐，而又具有宗教家的稟賦，我想，他也會得做改教事業的，據說薄伽丘後來受了他的好友佩脫拉克的感動，竟成爲一個非常熱心的教徒，可見我們的推測，並不是全無根據的。還有一層，談諧的諷刺，和嚴肅的糾責，其實是一種努力的兩種表現，而且有同樣功效的。說不定諷刺比糾責收效還要大一點呢。薄伽丘的十日談，以幽默之筆，諷刺僧侶貴族，馬丁路得的九十五條，以嚴肅之筆，宣佈教皇神父的罪惡，兩者都是大快人心的空前傑作，永垂不朽。形式雖然不同，實則是一篇文章，兩種做法罷了。

有些宗教家疑心薄伽丘的十日談一出，有令人藐視宗教的惡影響，這不但是「杞憂」簡直是錯誤。不錯，薄伽丘對於當時的所謂宗教信徒的，確盡了嘻笑怒罵的能事，比馬丁路得的九十五條還要犀利辛辣十倍。然而我們要知道薄伽丘所攻擊諷刺的，只是蒙着假面具的偽宗教和偽教徒——即鬼的宗教，和鬼的黨羽，細看第一日故事第二，便

可以知道。那位猶太教徒雖然親見親聞羅馬的教士教徒的種種罪惡，卒之，仍受好友的勸告，皈依了基督教。證以薄伽丘本人後來也同樣的皈依了宗教，更足見我所說的話是不错的。據我想來，這個故事，怕是薄伽丘的自比呢。

還有一個懷疑要解釋的，這便是有些人以為薄伽丘的十日談，頗有玩視女性的嫌疑，其實這個懷疑是不能領會作者「弦外之音」而生。薄伽丘之所以好拿婦女們——尤其是貴族婦女的性行為來做題材，言外之意，實在是攻擊僧侶們的禁欲主義，以及揭露禁欲主義所生的惡果。中世紀的僧侶欲以禁欲主義維持兩性道德，正如我們貴國的「聖人之徒」想拿「禮教」來維持「風化」一般無異。殊不知此種拗逆人性的悖理思想，結果適得其反。薄伽丘十日談中這一類故事，不啻是對於這種悖理思想的嚴重抗議。受禁欲主義和「禮教」的毒害者，尤以婦女為最甚，故薄伽丘此書，表面上似乎是侮辱女性，實質上是間接援救婦女出於禁欲主義和「禮教」的壓迫，對於婦女解放運動，有莫大的貢獻。十日談之所以得稱為「人曲」，這也是一個理由。

中國史，可以說是鬼氣十足的歷史，自從所謂「開化」以來，「薩滿教」(Shamanism)變相的「禮教」，便籠罩着全民族的整個生活，把人性壓制得擡不起頭來。現在中國還有無數鬼的黨羽，扮作種種形相——愛國者，革命黨，教育家，藝術家，「聖人之徒」，「以風化爲己任」的「衛道先生」，遺老遺少，紳士學者等等，利用社會固有的權威，壓制人性，擄取平民。我們覺得薄伽丘這本十日談在今日的中國，還很用得着，於是用了一個暑假的工夫，把牠譯成中文，讓讀者讀過了許多「打鬼運動」的莊言正論，救國救民的大道理之後，讀一兩篇來醒一醒腦兒，怕不是無益之舉吧。

最後，我們有幾件事須得向讀者聲明的。第一，十日談的原著，是分兩冊出版的，上册是前三日的故事，出版了以後，再過若干年，才續作後七日的故事，成爲下冊。現在我們把兩冊合起來貢獻給讀者。

第二，我們所根據的是私家印行的多馬斯·來特 (Thomas Wright) 的英譯本。我們的英國朋友，素來以蘊藉著，無論如何，終不失「紳士」(Gentleman) 的本色，所以

原著有些「其言不雅馴」的地方，他便婉轉地改好了，以符合「紳士」的態度。本來我們也未嘗不可以找別種本子來參校，後來覺得斯書是給一般青年男女看的，在今日的中國還是審慎些好，於是便依樣譯出了。

末了，在原則上，我們固然很贊成直譯法，但鑒於歐化的句語，頗不適合大多數人的脾胃而且還有一部分人討厭，因兼用直譯意譯兩種辦法，可以直譯則直譯，中西語法相差太遠者則寧取意譯法。

再者，我們學力有限，恐怕不能完全傳出作者的風格。好在這些故事的戲劇趣味非常濃厚，只要保存一點骨幹，是不會令讀者十分失望的。

一九二九，九，一，在廣州。

目次

譯者序話…………… iii

第一日 無總題…………… 一三

故事第一：無賴之徒卓潑辣臨死時念一番虛偽的懺悔，哄倒老僧，死後遂博得聖者的盛名，被尊爲聖卓潑辣。（三七）——故事第二：猶太教徒亞伯拉罕受老友真諾的勸

誘，親赴羅馬，看透僧侶的邪惡，後來返到巴黎，改宗基督爲基督教徒。（五三）——故事

第三：猶太人麥爾啓哲得惹一個故事倖免蘇丹佈下陷害他的網羅。（五八）——故

事第四：一個僧侶犯了應受嚴懲的過失，後來用一種機謀，令修道院長也犯了同樣的

罪過，因而免罰。（六二）——故事第五：蒙費特拉侯爵夫人用母鷄的款待，和一番機

巧的說話，打消法蘭西國王對她的邪念。（六七）——故事第六：一個忠厚人，偶因失

檢，爲宗教裁判所長所罰，後來很機智的斥破僧侶的虛偽因而得釋。（七一）——故事

第七：貝加米諾說出一個機智藝術家的故事，暗諷東道主的吝嗇；主人受諷感悟，儉禮

待他。(七五)——故事第八：波賽爾用幾句伶俐的話，諷刺守財奴的吝嗇，促其悔悟。

(八一)——故事第九：懦弱不振的西浦魯斯王，受一位貴婦幾句話的感格，一變而爲英明之主。(八四)——故事第十：阿爾柏特迷戀上一個貴族寡婦，被她揶揄，他倒用一番說她，話令和她的女友，羞慚而悟。(八六)

第二日 總題：命運的擺佈……………九五

故事第一：馬退林因裝作跛子，戲弄羣衆，褻瀆聖者，被衆人察覺，把他痛打一頓，並且控之法庭，幾致受用，幸得朋友設法解圍，得免於難。(九八)——故事第二：立那爾多

途中被劫，冒着風雪捱到居萊爾莫城堡，碰巧得一位寡婦懇款款待，得同喪失的財物，安然歸家。(一〇四)——故事第三：一個青年商人，因叔伯浪費無度，變成窮光蛋，流蕩

無依，途中與假扮修道院長的英國宮主相遇，得她垂青，反得富貴，且娶宮主爲妻。(一一

二)——故事第四：關多爾福因投機失敗，流爲海賊，滿載贓物返鄉，中途遇風覆舟，幾瀕於死，倖得一個寡婦拯救，得回性命，並且發了一大注財。(一二二)——故事第五：

安德魯巨擄巨款到那不勒斯買馬，一夜遇到三種意外，卒之逃脫，並且獲得一隻珍貴的指環，抵償他的損失。(一二八)——故事第六：柏列托拉慘遭夫囚子失之災，流落荒島上，後得丈夫的老友道經此島，領她回去。經過許多波折，卒與夫兒完聚，恢復故業。(一

四三)——故事第七：巴比倫的蘇丹將他的女兒遺嫁阿爾加爾威王，中途遇風失事，她在四年之中，經過了八個男子的手，後來回到他父親那裏，他的父親再把她作爲處女嫁給阿爾加爾威王。(一五九)——故事第八：安基耳斯的伯爵，被誣懼罪出亡，把他的兩個孩子遺在英國，後來他微服從愛爾蘭回來，知道他們都碰着很大的幸運，他僱作一個僕人在法王軍中服務，後來冤情得白，恢復了他以前的地位。(一八七)——故事第九：有一個叫做伯爾拿的爲一個叫做安布洛茲的所騙，喪失了金錢，又叫人把他無辜的妻子處死。她幸而逃脫，改作男裝，做了亞力山大蘇丹的大官。她在那裏遇着那棍徒，她便遣人取了她的丈夫來，三面相對，事情大白，將奸徒懲辦了之後，便和他的丈夫和好如初。(二〇七)——故事第十：海盜帕加泥奴把法官李斯亞都的妻擄去，那法官偵知他的妻在那裏，便想去把她贖回，但她卻不願回去。李斯亞都死後，她便正式嫁了帕加泥奴爲妻。(二二三)

第三日 總題：命運的無常……………一三七

故事第一：馬色都假扮啞吧受僱於某女修道院爲園丁，因而鬧出亂子。(二四三)——故事第二：倫巴底王的馬夫和倫巴底王的王后睡覺，被王祕密發覺，潛行剪去他的一縷頭髮以爲記認，那馬夫是很乖覺的，他也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們的頭髮都照式剪了一

縷，遂避免了刑罰。(二五〇)——故事第三：有一個婦人戀愛一個青年男子，而利用一個愚謔的神甫替她做牽頭，而那神甫卻始終不知道她的用意所在。(二五七)——故事第四：一個少年修道士教一個叫做浦奇奧的一種修行的方法，當他從事修行的時候，那修道士卻和他的妻乘機取樂。(二六九)——故事第五：有一個綽號「小白臉」的李斯亞都，送一匹名馬給佛蘭四斯科而要求和他的妻說幾句密話為交換條件。她對於他的說話概不置答，但他卻代她回答，後來她果然照他的回答實行。(二七五)——故事第六：李斯亞都戀愛腓立比魯的妻，偵知她是很妒忌的，便告訴她的丈夫將和他自己的妻在某妓院幽會。她走到那裏，想找她丈夫的晦氣，後來才知和她同睡的就是李斯亞都。(二八二)——故事第七：忒達爾多因與情婦發生誤會，憤然離家出外，經過數年，後扮作朝聖者回鄉，適值情婦之夫被誣入獄，他設法援他出獄，大家和好如初。(二九二)——故事第八：一個修道士用藥送費倫多入煉獄，自己假扮他的樣子和他的妻子姦宿，十月後費倫多醒來，還以為藉修道士之力由死復生，感激不盡。(三〇八)——故事第九：醫士之女吉列他醫好法蘭西國王，要求國王把她嫁給魯西倫伯爵，伯爵很不滿意，藉端跑去佛羅稜薩，在彼愛上一個女郎，此事為吉列他探悉，便利用此女郎施計，卒之感動丈夫，同諧鴛好。(三二〇)——故事第十：一個青年女郎獨自

跑到荒僻的森林，求崇事上帝之法。一個隱士教她把冤鬼再送進地獄；他們兩人由此都得到極大的滿足。(三三一)

第四日 總題：戀愛的悲劇……………三四三

故事第一：撒列諾國王湯克勒德殺了他女兒的情人，用金碗盛着他的心肝，賜給其女，她遂服毒而死。(三四六)——故事第二：亞爾伯特神父假裝天使欺騙一個婦人，後因畏懼她的親屬，由窗子逃走，躲在一个窮人之家，卒之被人拿獲，下之於獄。(三五八)

——故事第三：三個青年戀愛三姊妹，借逃至克里特；長姊因妒忌，害死她的情人，次姊

因答應克里特公爵的請求，卻救了其姊的性命。後為她的情人所殺，並偕長姊逃了。第三對情人被人控以謀殺罪下獄，行賄得免，卒死於洛底斯。(三六八)——故事第四：熱

便那欲強奪突尼斯王的女兒，與他戰鬥，卒之被自己的祖父威林王因顧全國際上的信義，把他斬首。(三七七)——故事第五：女郎伊薩伯拉的情人，被她的兄弟所害，她由

情人托夢，得知此事，卒憂傷而死。(三八三)——故事第六：一男一女相愛，某夜兩家

都做了一個夢，一個竟應驗了，男子突然死於女子懷中，女子幾致受刑，幸得她的父親出來洗刷了，因得釋放。(三八八)——故事第七：一對情人在花園相會，男子隨手摘一

片艾葉擦牙，中毒而死。女子被控於官，因自證無辜，照樣拿艾葉擦牙，亦中毒而死，案遂大

白（三九六）——故事第八：一個寡婦的兒子，與隣居的女子相愛，被迫往巴黎，其後回來，女郎已嫁了別人。男子偷入女家，死在她身邊，女子亦悲傷而死。（四〇一）——故事第九：一個武士殺死其妻的姦夫，挖了他的心肝，弄成美饌給她喫，她發覺了丈夫的殘忍，遂墜樓而死。（四〇七）——故事第十：一個醫生之妻，收藏情人於箱中，此箱被人偷了，及至他醒來被人控其盜竊，幸得女僕援助，卒免於罪，姦情也掩飾過了（四一一）

第五日 總題：戀愛的喜劇……………四二七

故事第一：一個少年搶了他所愛的人，被其情敵所拿獲，後為友人所救，乃復劫其愛人，遠走他鄉，事後仍歸故里。（四三〇）——故事第二：一個富家女郎風聞情人身死，憂傷絕望，泛舟入海，飽受風波之苦，不期復與情人相會，遂諧婚好。（四四五）——故事第三：一對情人偕遁，中途遇盜，女的走入林中，輾轉至一城堡，男的脫險後亦偶然到此，情人重會，遂行婚禮。（四五四）——故事第四：一武士的女兒與情人通姦，被父親破獲，卒許她和他結婚，挽回他們的體面。（四六三）——故事第五：兩公子同戀一女，互相仇視而啓鬭爭，終於發覺女郎是其中一個的妹子，紛爭遂解，且結為姻好。（四六九）——故事第六：美貌的少女李斯底杜達，被海盜拐走了，獻給那不勒斯國王，她的情人尋訪而來，冒險入宮與少女相會，被國王撞破，險些兒被處燒刑，幸得阿里亞將軍解救，卒免於

難，且成眷屬。(四七七)——故事第七 一個被拐爲奴的少年，與主人的女兒戀愛，

孕生子，主人控之於官，將處以死刑，幸遇少年之父，因得免罪，並完心願。(四八三)——

故事第八：羅馬納古城的一個貴族少年戀愛一個女郎，女郎卻殘忍堅拒，少年失意，隱

居野外，卒藉一種異象，感化殘忍的女郎。(四九〇)——故事第九：一個富家兒戀愛

一個寡婦，卻被堅拒，盡耗其產，後因事以心愛的獵鷹供膳款待寡婦，婦人感其誠，遂許嫁

他。(四六六)——故事第十：富翁派厄特洛赴友人家宴，因友人之妻收藏情人，被丈

夫破獲，不歡而散，富翁忍饑歸家，其妻在家也收藏情人，被他破獲。(五〇三)

第六日 總題：巧妙的辭令………五二三

故事第一：一個聰慧的女郎以巧妙的諷刺打斷了武士的粗劣絮瀆。(五一六)——

故事第二：一個炕餅師以巧妙的辭令令一個貴人自覺其過分要求之失。(五一八)

——故事第三：一個辭令嫺雅的女郎以敏捷的應對反噬侮辱者。(五二三)——故

事第四：愚蠢的廚子證明白鷺只有一隻脚。(五二六)——故事第五：律師與畫家

互相以彼此的醜陋相貌爲笑話。(五二九)——故事第六：一個滑稽家巧言證明最

醜陋的家族爲世界最尊貴的家族。(五三二)——故事第七：一個婦人以敏捷的應

對，免了通姦的死刑，且改革了不公平的法律。(五三五)——故事第八：一位賢智的

叔父以冷諷教訓他的高傲的姪女（五三八）——故事第九：一班愚人強邀一位聰明人加入他們的結社，卻被他譏諷一番（五四〇）——故事第十：安仁神父應許給人看天使的翼落下的羽毛，卻被人偷了而換上煤炭，他便立刻改口說這炭是一聖者殉道時被焚所用的炭的遺跡（五四三）

第七日 總題：婦人欺騙丈夫的詭計………五六三

故事第一：查安尼聽見有人叩門，推醒他的妻，她說是鬼，一同念咒，念完，叩門聲便停止了。（五六七）——故事第二：木匠之妻把情人收藏在木桶裏，他剛好把桶賣給回來的人，其妻說她已賣給另一個人，他正在桶內察看呢。丈夫果然相信，並且連桶也送給其妻的姘夫拿走了。（五七三）——故事第三：一個神父和隣居的婦人通姦，適值丈夫回來，其妻便說神父正用咒語替他的嬰孩釀病，就把姦情掩飾過了。（五七八）——故事第四：吐法諾把其妻關在門外，反被其妻用計闖入屋裏，倒把他關在門外。（五八三）——故事第五：一個妒忌的丈夫，被其妻用計哄騙在門外守候她的姘夫，倒放她的情人從屋頂進來相會。（五八九）——故事第六：某婦人有兩個情人，一日先後到來幽會，適值親夫又回來，婦人巧言掩飾，且令丈夫護送第一個情人回家。（五九八）——故事第七：一個主婦與假扮僕人的男子有私情，用計調離丈夫，且令他深信自己的真操，

及僕人的忠實。(六〇三)——故事第八：一個婦人用計與情人私通，被丈夫窺破，婦人反用計自解，且令丈夫受丈母大罵一頓。(六〇九)——故事第九：某主婦與欲管家通姦，用計以堅其信，又用計令丈夫絕不思疑。(六一七)——故事第十：兩個朋友同愛一個婦人，一個得手，一個假作身亡，從冥土回來報告冥界的狀況。(六二七)

第八日 總題：男女彼此欺騙的詭計：……：……：六三五

故事第一：一個貪錢的婦人，以愛情為賣品，卻被一個兵士設計不費一錢而得數天的滿足。(六三八)——故事第二：一個鄉村的祭司，與村中的婦人通情，留下袍子做應許的報酬的按當，後來卻用計不費一錢的取回。(六四一)——故事第三：愚蠢的加蘭德林諾輕信無稽之言，去尋可以隱形的黑石，鬧了許多笑話和亂子。(六四五)——故事第四：一個老僧很討厭地糾纏一個寡婦，她就用「價桃代李」法，令他和醜陋的女僕同睡，卻暗地裏叫她的兄弟領主教來捉姦。(六五五)——故事第五：幾個滑稽家當眾戲弄卑鄙貪墨的法官，令他當眾出醜。(六六〇)——故事第六：愚魯而吝嗇的加蘭德林諾被人偷了他的醜豬，還被人用計訛詐了他兩頭家禽。(六六四)——故事第七：一個自作聰明的寡婦，以詐僞手段害一位學者在雪中捱一夜冷；學者略施妙計，卻害她赤體曝露於荒塔上，被酷熱的太陽曬得半死，以為報復。(六七一)——故

事第八：兩個友誼甚篤的朋友，一個媾了第二個之妻，第二個就設法當他面前與其妻行淫，以爲報復。（六九三）——故事第九：一個愚而好誇大的醫生，向兩個滑稽家請求愉快生活之法，他們就大大的戲弄了他一番。（六九八）——故事第十：一個商人被女騙子騙去了五百佛羅林，後來卻用計騙回一千。（七一四）

第九目 無總題……………七二九

故事第一：一個婦人已有戀人，卻被兩個無恥青年苦苦糾纏，因用計拒絕他們的賄索。

（七三二）——故事第二：女修道院長去捉院中女尼的姦，匆忙間卻拿僧袂做頭巾，被

女尼斥破了，遂不敢罪她。（七三八）——故事第三：加蘭德林諾的朋友串通一個醫

生，計騙了他十個先令，快活一頓。（七四二）——故事第四：一個無賴子偷了朋友的

錢賭輸了，倒刁變反噫，說是他強奪了他的衣物。（七四五）——故事第五：加蘭德林

諾不知自量，妄想僱主的情人，他的朋友設計戲弄他一番。（七五〇）——故事第六：

兩個少年投宿於客店，一個與店主的女兒偷情，被店主察覺，幸得他的朋友和店主婦以

巧妙的措詞，解了糾紛。（七五六）——故事第七：一個男子娶了一個刁頑的婦人，夜

間得一惡夢，明早警告其妻，其妻不信，果然應了夢兆。（七六一）——故事第八：兩個

好喫懶做的少年，彼此互相哄騙。（七六四）——故事第九：兩個少年到所羅門王處

求教，一個想知道如何得人愛，一個求管治惡妻之法；所羅門以「愛」人答前者，以「到鷓鴣橋去」答後者。（七六八）——故事第十：彼得求約翰神父咒他的妻變為牝馬，但當安放尾巴的時候，他忍不住說出話來，便將法術破壞了。（七七五）

第十日 總題：豪俠與慷慨……………七八三

故事第一：某騎士住於西班牙，以至上沒有公道的賞賜，抱怨而去。王上卻充分證明這是他自己氣運不好，不是王上不擡舉他。（七八六）——故事第二：幾奴擄了克勒尼主教，替他醫好胃病，然後放了他，他回到羅馬，替他回教皇求情，教皇便派他管理某醫院。（七九〇）——故事第三：密斯立丁斯妒忌拿單的慷慨，要謀害他，遇見拿單之時誤以爲是僕人，反和他商量，拿單倒給他劃策，後來知道是拿單，不勝愧服。（七九六）——故事第四：真提利在櫟中救起他的情人，卻把她送回她的丈夫。（八〇五）——故事第五：一個婦人要求男子在正月時候給她一個像五月的花園，便肯和他通情，他果然做成了。她告訴了丈夫，丈夫反叫她去踐約，他見她的丈夫如此慷慨，便送她回去。（八一四）——故事第六：查利王戀愛兩個女郎，後來悔恨起來，把她們作爲自己的女兒，嫁給別人。（八二〇）——故事第七：皮爾魯王知某女郎因戀他致病，親自去訪她，且把她嫁給一個紳士，一生自稱爲她的騎士。（八二八）——故事第八：吉西巴斯把自己的未

婚妻讓給朋友，醫好他的相思病，後來他犯罪要釘十字架，他的朋友要替他受刑。（八三八）——故事第九：巴比倫蘇丹至巴賈亞，受一位高尚武士的厚待，後來武士出征被俘，蘇丹厚遣他回國，解救他的大難。（八六一）——故事第十：一個侯爵娶農家女爲夫人，多方試煉她的德性，卒之證明她是世界上最謙遜恆忍的高尚婦人。（八八一）

附錄：略論薄伽丘及其作品……八九九

第一日



每當我想及你們那種富於憐憫心的天性的時候，我便覺得很憂愁，因為我現在所貢獻給你們的作品是要用一個悲慘的引子的。牠令我們憶起那最凶暴的瘟疫，牠是這般可怕，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當時的情形，我將在本書的前面敘述出來。但你們不必太過懼怕，好像我除了講這次的大瘟疫之外便沒有甚麼話說似的。牠的開始雖然是很令人不歡，但好像一個崎嶇而峻峭的山，位在一個可愛的山谷的面前一樣，入去的路徑愈難行，愈覺得牠的美麗和可愛。因為快樂在先的，結果常是痛苦，所以憂愁的結果便一定是快樂了。在這個短短的小引（我說牠是短短的，因為牠不過是幾句話罷了）之後，立刻跟着便是我們允許給你們的歡樂和愉快，而那種歡樂和愉快，是出乎你們的意想之外的呀。而且如果我可以別一個比這個更好的方法來告訴你們，

我便一定採用別一個方法的，但因為我所想向你述說的事情，如果不如此說起，是不能說得清楚的，因此我便不得不用這個引子了。

救主紀元後一三四八年那一年，意大利最繁盛的城市佛羅稜薩，起了最可怕的大瘟疫，這種瘟疫，不知是因為星宿的影響呀，抑或是上帝所給予我們罪惡的公正的刑罰，數年之前已經在利凡得那裏發生，後來由此地傳過彼地，常有一種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破壞力，現在這瘟疫是傳到西方了，雖然我們曾用盡人們的知識和預見所能提出的方法，例如把全城的穢物弄清呀，把那些可疑的人們驅逐出境呀，來防止牠也是無效，而一切醫生會議所提出的計劃，以及常常舉行的神像巡行及祈禱，也是徒然。在先一年春天的時候，這種瘟疫便已經開始用一種愁慘而驚人的態度臨到了，牠和東方所流行的疫症有些不同，在東方鼻中出血便是凶兆，而在這裏則腋下或兩脾之間起了些毒瘤，有時是像一個小蘋果，有時是像一隻鷄蛋這麼大，後來便全身起了許多紫色的斑點，有些是很大塊但數目卻少，有些是較小但卻是無數之多，二者都常是死的使者。對於這種病

症的醫治，醫學的知識和藥物的力量都無能為力，不知是因爲這種症候是無可救藥的死症呀，抑或是因爲那些醫生們（連賣藥的郎中和那些自命能醫的女人們都計算在內，數目是增加到很多的）不認識這個病，總之是不能找着正當的治法，因此，所以很少甚至沒有人是可以從病裏逃生的；他們大約在發見了病徵之後第三日便死去了，沒有發熱，也沒有其他的病情。這種病症由病人傳給好人，一天一天利害起來，好像把火放在乾柴上面一樣。不但和病人對話可以傳染，甚至行近一點那患病的人或摸一摸他的衣服或他從前所會摸過的東西都立刻被傳染了。說出似乎是很怪誕，如果不是我自己親眼看見，或不是除我之外還有許多目擊的證人，那便即使有很可靠的人告訴我，我也不敢把牠覆述出來了。我所說的怪事，就是這種疫症之傳染，並不祇是由人傳給人，最奇怪的就是無論任何生物，如果牠觸及患疫者的東西，牠也是一定被傳染的，而且有時是死得非常之快。我們特別注意的一例，就是有一個剛才患疫而死的窮人的衣服，死後被丟在街邊，有兩隻狗剛好在那裏經過，牠們把那些衣服爬閱，用口把牠玩弄，不及一小時牠

們就死在那裏了。這種奇災，以及其他同樣的事情，令那些還生存的人們，發生許多恐怖，因恐怖而欲設法避免，結果令他們都採用那種殘忍的方法，即是避開了那些病人以及屬於他的一切東西，希望用這個法子來拯救他自己。有些以爲最好是一種節慾的生活，避免一切過度的行爲，組織一個小團體把他們自己關起來，離開了世界的一切，一飲一食都很有節制，用音樂以及其他可以在室內舉行的娛樂來消遣日子，對於室外的事情絕不聞問。有些人卻很注重生活的自由，他們不願意壓制他們所願意滿足的情慾，他們不斷地由這間酒店到那間酒店，或在私人的屋裏——這些屋子的主人都遇疫死去了，所以現在那些屋子便成爲公有的地方——縱飲，他們雖然是這樣狂縱，也避開不親近那些染病的人們。在這大災難的時候，所有法律，無論人的或神的，都不爲人們所顧忌了，因爲那些執行法律的官員，都已經死的死，病的病了，於是每個人都爲所欲爲了。還有一些人是採取第三種方法的，他們是不像前一種人這樣限制飲食，也不願像後一種人這般縱飲，祇是依照他們的胃口所需求來飲食，他們常到有香味的地方來遊行，以爲這是

令他們頭腦清醒的唯一的方法，因為他們覺得全城的空氣，都已經被死屍的臭味所染污了，這樣氣息，一部分是由於這種病的自己，一部分是由於那些治病的藥材的發酵。還有一種天性更爲殘忍以人，以爲這樣對於他們自己更爲安全，便宣告唯一的治法就是離開牠，因此便有許多男人女子離開了這城市，祇顧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而遺棄他們的親屬，屋宇，財產，逃到鄉村裏去，好像他們以爲上帝的憤怒，是祇施於那些爲城牆所圍住的人們，因而斷說沒有人應該留在這被定罪毀滅的地方一樣。這四種人之中結果不是某一種完全死去，某一種完全逃免，但都一樣地生起病來，持每一種意見的人們都受同樣的災難，那些從前不理別人的，現在他病起來也沒有人理他了。我也不說那些市民們是怎樣彼此漠不關情了，這種疫症如是可怖，甚至兄弟逃避他的兄弟，妻子逃避他的丈夫，最特別的，就是父親也逃避他們自己的兒女。因此許多病人，除了朋友的特殊情誼——這是很少的——及用錢僱來的貪心僕人——甚至這也是很少的，卽有也要很重的工資，而且他們對於這種看護病人的工作，是沒有甚麼大用的，祇不過有一個人來呼

喚，而當他們死的時候，有一個人看着他們死罷了，而且他們所得的工資，也常要用性命來博取的——之外，是完全沒有人看顧了。在這個朋友及僕役荒的時候，有一個從未聽見過的習慣盛行起來，現在每一個婦人——無論她是如何年青和美麗——都不嫌棄男僕役——年老或年少是不成問題的——的服侍了，而且因為這種疾病的必要的緣故，她們也不怕向他們裸赤了她們的身體；這件事將會影響那些病愈的婦人們的將來的貞節的。有許多死去的人，如果他自始至終有人看護，是或者不會死的。因為僕役之稀少，和那種疾病之凶暴，很大數目的人們繼續死去，這數目之大不但令那些看見的，甚至令那些聽見的也恐怖起來。因為必要的原故有許多和本城所常用的習慣大異的新辦法便被應用起來。從前的習慣每當有人死的時候，便有許多死者的女友，或鄰居的婦人，聚集在死者的屋裏，和死者的親屬一同痛哭，而那些男人們和一些牧師們則在門前聚集，牧師之多少是視死者之地位而定；出殯的時候，死者的屍體，由一班和死者同階級的人們的扶挽，一路明着燭燭，唱着詩，直送到死者自己所想在那裏埋葬的教會墳場去；這

種習慣現在是用不着了，不但沒有一大羣的婦人來哭他，甚至有許多人去世的時候，竟完全沒有一個人來送他的終，他們離世的時候，很難得到朋友們的眼淚，那些朋友們祇有笑，祇有設法來令自己快活，因為甚至女人們也知道先替自己的生命憂慮，不暇為別人痛哭了。沒有一個屍體有多過十個或十二人送葬的，而那些送葬的人，也並不是有名望的市民，而是用錢僱來的，他們擡着這個死屍，有這般快便這般快地擡到最近的教會墳場裏，找着了了一個他們可以找着的空位，便把那死屍埋葬——並沒有甚麼埋葬典禮——下去。

至於說到那些下流人，及許多中等階級的人，那情景便更為可憐了，每天都有整千的這樣的人們染着疫病，貧乏地睡在家裏，希望別人來救助他，因為沒有人理他的原故，多數是死了，有些是在街上斷氣，有些是閉着門死在自己的屋裏，直至他們的臭氣薰蒸出來的時候，他們的鄰舍們才知道他們是死了。真的，每處地方都載滿了死屍。現在人們採用一種新的方法，不顧及生人，也不可憐死者，他們找着了一些他們所能找着的挑夫，

將那些屋舍掃除，把那些死屍牽出門外，每天早晨，你都可以看見這樣牽出來的屍體。他們用車或用板把牠搬去，三個或兩個一堆，有時丈夫和妻子，哥哥和弟弟，父親和兒子，一同放在一塊兒；有時有兩個或三個神甫持着十字架來引帶一個死屍去埋葬的時候，有兩停或三停這樣的屍體卻跟隨着他的後面，他以為他是帶引着一個，誰知已經帶了六個，八個，或更多了；沒有人送他們的葬，沒有人為他們流一點眼淚，因為現在人們的生命是和禽獸的生命一樣沒有甚麼價值了。那尋常的時候最智慧的人們，由於尋常的災禍的訓練也不能了解的忍受苦難的教訓，現在由於這災禍的擴大，雖頭腦最簡單及最無思考力的人們，也很明白了。教會的墳場不能再容納那些繼續運來的屍體了，特別是因為他們都想把那些死者葬在屬於他們的家族的墳場裏，他們不得已掘一條深溝，整百個一排一排地放下去，好像把貨物裝落船上一樣，直至裝滿了的時候便把一層薄土蓋在上面。現在我不再搜集我們這次災禍的特殊事件了，讓我說一說附近村鄉的情形罷，這裏的情形也不見得比城裏更好，因為當你那經過幾個附近的堡壘的時候，你可以看

見許多貧苦的勞動者以及他的家人們，在大路上，在田中，在他們自己的家裏，輾轉呻吟，沒有醫生也沒有僕役的扶助，死得像一頭畜牲一般。他們也像城裏的人們一樣，過着放縱的生活，對於一切事情都不介意，好像每一天都是他們的末日一樣，他們的理想並不用來謀將來的進步，祇是想用他們現在所有來維持他們現在的生活罷了。那些牛羣們，羊羣們，以及那些永遠忠心於他們的主人的狗們，都被從他們的家裏趕出來，好像牠們是不屬於他們的，在被丟棄的可收割的稻田中遊行，許多時候，牠們在日間食飽了之後，夜間便在牠們所歡喜的地方住宿。如果我再說到城內的情形，除了說這是上天的殘忍——但或者可說是由於人類的殘忍——之外，我還能說甚麼呢？自從三月以至七月之間，祇就城內來計，據說——而且是頗為確實的——已經死了十萬人了，但在這場災禍之前，人們是不佔到這個城裏是有這麼多人口的呀！甚麼華麗的屋宇，甚麼名貴的邸宅，現在都荒廢到連最後一個人也死去了！有許多家族是滅絕了，有許多財富及巨量的遺產無人繼承。有許多青年男女犯姦淫，他們在清晨的時候雖然不是格林，希波革拉第，或

厄斯邱電瑟（註一）也宣告是一個完全康健的人，但當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們在這裏很快樂地午餐之後，便常和他們已過世的朋友在別一個世界裏食晚餐了！因為我不想多說及這回的慘事，所以凡有可以略去的地方我卻略去不說，總之這個城市是幾乎完全沒有居民了。有一位有名望的人告訴我有一個禮拜四晚黃昏的時候，有七位充滿深憂的貴婦同在新聖易利亞禮拜堂聚集（這就是該堂的全體會友了）因為她們彼此都有朋友或親屬的關係，而且又年齡相若，最大的也不足二十八，最少的也不止十八，所以是常在一起的，她們都是生長名們，資質聰慧，無論在性格上，舉動上，都是很完美的女郎。我不說出她們的真姓名，因為如果我說出她們的姓名，便會有人因為她們的說話和行為而對於她們表示不滿，因為現在社會對於她們所舉行的各種娛樂，是不大贊成的呀，同時我又不願授那些對於可讚美的事體也吹毛求疵的人們以話柄，使他們用惡意的猜測來懷疑她們的貞潔。但為使我所敘述不至凌亂起見，我將多少按照她們各人的性質，而給她們每個人以一個我替她們代取的名字。年紀最長的那一個，我叫他做旁賓妮

亞，第二的叫做菲亞麥塔，第三個叫做菲羅媚娜，第四個叫做伊彌利亞，第五個叫做羅力塔，第六個叫做尼菲爾，而最幼那個我叫做伊里沙。是曉她們並非特意約定，不過是偶然相值地同坐在這間禮拜堂的一隻角落裏，她們坐成一個圈子，撇開了她們的敬虔心，而縱談到這個時期的性質上去了。旁賓妮亞開始說：

「親愛的女郎們，你們也和我一樣，常聽見人說，如果我們能誠實地運用我們的理性，是完全沒有害處的。如今理性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用盡一切方法來保存自己的生命，在不得已的時候，即使要犧牲別人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那為公衆的利益設想的法律也容許為拯救自己而犧牲別人這件事甚麼我們不可以不損害別人，而盡自己的力量來說法保存自己呢？每當我想及今天及每天所經過的事情的時候，我都覺得（或者你們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在為自己而悲痛之中。這我不以為奇，因為我們都是婦人呀，我所最奇的，就是我們之中竟沒有一個人想尋求一個方法來避開那我們有這麼多理由來畏懼牠的地方。我們留在這裏照我所見並沒有其他目的，祇是在那裏觀察有若

干屍體擡去埋葬，或細聽那些修道士們——現在已所存很少了——是否仍按時舉行他們的禮拜。以及其他從習慣上顯出這次災禍之利害的徵象罷了。如果我們現在由這裏出去，我們便要一路向許多在街上擡過的病人及死人們，或那些以前曾因為他們的暴行而被判罪，現在卻藐視法律，公然橫行的人們致禮；又或者看見許多因為這次的災禍而發財的無賴，向我們唱些鄙俗的俚曲來侮辱我們。在這裏也沒有甚麼事情可以談論，所談論的也不過是已死或將死的人，而且即使這裏是有些人留下來悲哭，我們所聞的也不過是哭聲罷了。如果我們回家裏去（我不知道牠的情況對於你是否即是對於我一樣）當我想到從前是一個慶旺的家庭，如今除了一個婢女之外，沒有一個人留存的時候，我便恐怖到失魂，而且當我無論去到那裏，我都覺得那些死者的鬼魂們是常在我的前面，他們並不像生前的溫和，他們是像可怖的鬼物。

「所以現在無論我們留在這禮拜堂裏，或由禮拜堂出去，或回到家裏，情形也是一樣，特別是那些可以去的，及有地方可去的人們，都已經去盡，留在這裏的，除了我們之外，

是很少很少的了。而這班留在這裏的人，據說是無惡不作的，甚至那些熱心宗教的及把自己關閉在修道院修道的女人們，也以爲自己是和其他的人們有同樣的自由，壞得像那些最壞的一樣。如果是這樣（你可清楚地看見牠確是如此）我們還在這裏做甚麼呢？我們夢想着甚麼東西？爲甚麼我們不顧及自己的生命像其他的人們顧及他們自己的生命一樣？難道我們是價值轉低的嗎？抑或我們的靈魂和肉體的結合是特別堅固，所以是沒有分拆的危險的呢？因此我以爲最好的辦法就是離開這個城（我希望你們也和我同意）避免其他人們的惡習——這種惡習我們覺得比死更爲可憎——而找尋一些可以退隱的地方，這種地方，我們每人都可以找得着幾所的，在那裏，我們可以享受高尚的快樂，而不必使我們的良心有絲毫的內疚，否則那災禍便會因爲我們的固執和大意而降在了我們的身上了。在那裏我們的耳朵不是可以飽聽小鳥的歌聲，我們的眼睛，不是可以玩賞鮮綠的山谷，像海一般蕩漾着的稻田，千餘種不同的林木，以及開朗而安靜的天空嗎？那裏的天空，即使是陰暗——光景也遠勝於這裏的荒廢的城牆呀。那裏的空

氣也是可愛的，各種事物都是異常豐富，令人不快的事情是比這裏少得多，因為那裏的人雖然也和這裏的人一樣要死，但我們也可以少見一點這些慘象，因為那裏的人口是比較這裏少得多呀。至於論到道德方面，照我自己來說，則我們實沒有遺棄別人，祇是別人遺棄我們罷了，因為所有我們的朋友，死的死了，生的又都早已因為避疫的原故好像是和我們並無關係的一樣遺下我們去了。既然我們這種行為沒有甚麼可以非難之處，而且又或者可以避免疾病和死亡，我以為我們最好帶同我們的女婢，以及一切我們以為是有用的東西，每天由此地到彼地漫遊，在漫遊當中，從事一切為天氣所允許的娛樂，這樣繼續幹下去，直至死亡來打斷了，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件災禍的結束為止。我告訴你，你這樣光明地離開此地，將來你的名譽是比那些不名譽地留在家裏的人們大為佳美的呀。」

那些女郎們聽見旁賓妮亞的獻議，不但甚為嘉納，而且便即開始商量離開這裏的辦法。非羅媚娜是一個最慎重的人，她說：「雖然旁賓妮亞是說得很好，但這件事並不是

像你們剛才所想的，一樣是立刻可以辦到的。我們都不過是女人，我想我們之中沒有一個這樣無識，以為我們可以沒有男人的幫助，而可以舉行這樣的事情的嗎？我們女人天然是軟弱，固執，猶疑，畏怯的，除了在我們的計劃中加入幾個男子來領帶我們，我懷疑這件事情一定不會繼續得長久，而且或者對於我們的名譽也沒有甚麼益處。所以在未開始討論這件事之先，讓我們先找出這引帶我們的人罷。」

伊里沙答說：「真的，男人是女人的頭，沒有他們的指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很少得到成功的。但現在那裏去找這種男人呢？我知道我們所相識的男子，大半是死去了，其餘也都散往外國，來逃避那我們正在想設法逃避的東西了，我們現在連他們的住址也不知道呀，如果請一個陌生的男子和我們同往，又似乎是不大適宜的，因為當我們顧及我們的健康的時候，同時也應該設法使我們無論去到那裏歇宿和娛樂，也不至令人非議才好。」當她們正為這件事辯論的時候，剛好有三個紳士入到這個禮拜堂，那最幼的也有二十五歲以上的年紀了，這個時代的大災難，朋友及親屬之死亡，甚至自己生命危在

且夕之恐怖，也不能消滅或冷淡他們戀愛的熱情的。一個是叫做旁非拉斯，一個叫做非羅特刺塔，一個叫做帶奧紐斯，他們都是世家的子弟，愉快的伴侶。在這禍患的時候，他們以愛自娛，他們都正在追逐着他們的情侶，而他們所追逐的情侶，又剛好是這七位女郎中之三位，而其餘四個也是和他們之一是有些瓜葛之親的。那些紳士剛好入到禮拜堂，那些女郎們便立刻看見了他們了。旁賓妮亞微笑說：「看啊，運命是祝福着我們呵，牠現在送來了三個細心而有價值的紳士給我們了，他們將會幫助我們的，如果我們肯接納他們的服務。」尼菲爾兩頰發赤地——因為她是被愛慕者之一——說：「你說話要小心，我知道他們都是有德行的人，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在更重大的事情上也可以信任的，但他們之中有些是正在愛戀着這裏的女郎，我恐怕我們這樣做，是會引起許多困難和外間的非議的。」非羅媚娜卻說：「別對我說這樣的話了，祇要知道自己是問心無愧，別人怎樣想法我是不管的，上帝和真理就是我的辯護者。如果他們願意和我們同往，我也贊同旁賓妮亞的說法，運命是祝福着我們的。」其餘各人見她這樣說，便都同意招呼

他們請他們來加入這樣的遠遊。旁賓妮亞，她是和其中之一是有些瓜葛的，便立刻站起來，向他們招呼——他們此時是站在相隔不遠的地方——歡喜地互相問訊之後，她便告訴他她們剛才的決議，而且用純全的友誼求他們加入她們的隊伍。那些紳士初時以為她們是在說笑話，後來知道是真的，便立刻答說他們是很願意和她們同往，而且不願多費時間，便立即告訴她們在未起程之前所應當做妥的事情。各種事情預備停妥之後，便先打發一個人往她們所欲往的地方，將他們的計劃通知那裏的人。第二天早晨，那一天是禮拜三，天微明的時候，那些貴婦帶同她們的女僕，那些紳士每人都帶同他自己的僕人，一同離城而去，他們行了約有二里的路程之後，便來到他們所預備前往的地方。這裏有一座小山，隔離了通行的大路，四周有許多樹木及悅目的青綠把牠團團圍繞，在小山的頂上有一座巍峨的邸宅，在牠的中間有一個廣大而美麗的院子，在院子裏很得體地布置着許多走廊以及精緻的樓閣，四周都裝飾着許多奇美的壁畫，在院子的四周都是青綠的草場，以及最悅目的花園，花園裏面噴着清冽的噴泉。同時地窖裏又藏着許多

濃厚的美酒，這些美酒對於那些酒徒比較對於這些貞潔而賢德的貴婦合口味得多。這所邸第已經預先有人打掃清潔，各種事物都布置停當來預備接待他們，在每個室裏都陳列着許多時花，這令他們異常滿意。他們坐下之後，帶奧紐斯，他是最快樂及最好說話的，便開始對衆人說：「貴婦們，你們的智慧是勝過我們男子的，牠已經把我們帶到這裏來了。我不知你們把你們的掛慮放在那裏，至於我的呢，卻在起程的時候遺下了，所以現在祇有兩個辦法，一則讓我盡量地快活（我的意思是指正當的娛樂）否則請你們準我走回去把那些掛慮拾回了再來罷。」旁賓妮亞，好像她也已經像他一樣把她的掛慮丟下了地，答說：「先生，你說的不錯，我們要快活，我們之來，是並沒有其他目的的呀。但那災禍似乎不是短時間可以完結的，所以我，那最先提議集合這可愛的隊伍的，爲想我們這種快樂可以長久繼續起見，覺得我們有舉立一個管事人的必要，這個管事人我們應每事尊重和服從他，把他作爲我們的領袖，而他的職務是爲我們安排一切娛樂的秩序。爲使每個人都有機會嘗試那掛慮的擔子以及做領袖的快樂，以免有人艷羨以爲他是沒

有嘗試過起見，我主張每個人都輪流經驗一天這樣的麻煩和榮耀。第一位是由我們選出，他的任期是到晚間日落的時候，到時他便選任一個人來繼續他辦理明天的事務。他在職之時，要為我們籌備敍會的地點，以及一切生活的方法。」各人都很滿意這個辦法，而且就即席一致選舉她擔任第一天，菲羅媚娜便立刻走到一株桂樹那裏（她是久已聽見人說這種樹是如何常為人所重視，而且得着這種樹所製成的花冠的投贈的人是如何榮耀的了）用桂枝製一具桂冠放在她的頭上，此後他們繼續聚合的時候這件桂冠便作為統治者的徽識。

被選舉的皇后旁賓妮亞吩咐他們靜默之後，便召集那些紳士們的僕人以及她們的四個女僕到她的面前。她說：為想給你們一個模範使你們知道我們要怎樣秩序地和愉快地生活，而且可以繼續同居要這麼久便這麼久，不致有絲毫不幸的事件發生，由好而進為更好起見，我第一封立帶奧紐斯的僕人帕米奴做我的宮官長，他要當心我宮內以及和宮內有關的一切事情。旁菲拉斯的僕人賽立斯加斯，我立他做我的司庫，他是要

服從怕米奴的指揮的。至於廷達拉斯，我吩咐他服事菲羅特刺塔以及其他兩位紳士，因為這兩位紳士的僕人是已經別有任用了。我的女僕密細亞和菲羅媚娜的女僕力施斯加，我命她們做廚房裏的工夫，製治一切帕米奴所交給她們的東西。至於羅力塔的女僕理靡拉以及菲亞麥塔的女僕斯特拉提里亞，則要當心我們貴婦們所住的地方，以及將我們所坐定的地方打掃清潔。而且我吩咐你們各人，因為免使我不愉快的原故，無論你們往那裏，看見聽看見什麼消息都休來告訴我，祇揀那些好消息告訴我好了。」她這種處置，很為大衆所稱善，她便很愉快地從座上起來對衆人說：「這裏有許多園圃和草場，你們可以在那裏隨意游玩，至三點鐘的時候，你們便要回來，我們一同在陰涼的時候晚餐。」

衆人們現在是自由了，那些紳士和貴婦們都愉快地在園裏遊行，他們談了整千種有趣的談話，而且一面遊行一面高唱戀歌，有些又採摘花枝來編織花冠，直至約定的時候，他們便一同回去晚餐，他們看見旁賓妮亞是正在那裏很勤勞地執行她的職務，餐檯

是擺設在旁廳之中，檯面蓋着最潔白的麻布，酒杯是反射出銀色的光澤。他們洗了手之後，皇后便吩咐帕米奴請他們入席。那些嘉餚現在是一碟一碟地搬上來了，同時又搬來許多最佳的美酒，那些僕人們沈默地在兩旁服侍，因為他們布置及招待得如此妥當，令他們都食得非常舒服和愉快。當晚餐完了之後，因為他們都是會跳舞的，而他們之中又有許多是唱奏兼精的，那皇后便叫人將樂器搬近來，命帶奧紐斯取一個六絃琴菲亞麥塔取一個四絃琴，合奏着跳舞的歌曲，而皇后以及其他的人們一對一對的輪流跳舞，而那些僕人們則在這個時候去用他們的晚餐。他們跳舞完了之後便開始歌唱，直唱至皇后以為是應該停止的時候才止。她宣布散會，於是那些紳士們便往離那些貴婦們的寢室很遠的房裏去憩息，而那些貴婦們也回房裏寬衣睡覺了。

不久又是明朝九句鐘，皇后起來命人去把他們喚醒，告訴他們說日間睡得太多是不甚有益的。他們來到一所長着深長的草的草場裏，在那裏日光比較地是不甚熱烈，同時又可以納些愉快的涼風。他們在那裏按照皇后的吩咐坐成一個圈子。坐定之後，皇后

便對他們說：「現在是日高的時候，天氣熱得利害，我們在這裏除了聽見草蟲們在橄欖樹裏唧唧的鳴聲之外，並不能聽見甚麼聲音，如果我們在這樣的時候還要運動，那麼我們便是癡狂的了。這裏是一所空氣流通的地方，而這裏又有棋子及各種賭博的玩具來給你們消遣，但如果你們是在我的治下的，便請你們別頑這些東西，因為這常是令那些觀局的覺得無聊的；我們不如說故事吧，這樣我們便可以用一個人來娛樂大眾了，直至我們輪流講過之後，那一日中最壞的一部分便會消遣過去，而我們又可以從事我們所最愛好的娛樂了。如果大眾是贊成這個辦法，我們便立刻開始，如果是不贊成，那麼我們便各自自由消遣直至日暮的時分再集合罷。」大眾對於這個提議一致通過，皇后便繼續對衆人說：「今天是第一天，讓衆人說他自己所喜歡說的題目罷。」然後她便轉向坐在她右邊的旁非拉斯叫他先說。他是已經早有預備的了，使用很清晰的聲音說出下面的故事——

故事第一

尊貴的女郎，我們萬事都要託造化者之名爲起始。我既是第一個說故事的，故此我就揀一宗非常的事情說給大家聽，令我們好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造化者身上，視之爲唯一萬劫不變者，並且永遠讚美他。世間萬物都是可變可壞的。萬物都難免遭遇極大的困厄，遭遇無限的危險。我們活在世上，備受萬物的侵凌，並且也是萬物之一，除非得神的特別恩惠，我們便忍受不了這些危難，也找不出一種救濟的辦法。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善功善德，希求獲得神的祝祐，惟有靠他的慈善，和諸聖替我們說項。諸聖從前也是人，如同我們一樣，他們在世時遵依神旨行事，今則在天上享快樂得永生。他們是很適當的居間人。他們的經驗把人性的弱點昭示我們。我們不敢直接祈求那崇高的「審判者」，最好把我們所需求的，向他們祈求禱告。我們雖然不能窺測神旨的祕奧，但知道他的慈悲無

匹。我們有時可以揀一位在上帝跟前的聖者做我們的居間人，因為神永遠不再顯現於人了；但萬事都不能欺瞞得過他。他並不理會祈求者的愚昧無知，也不理會他的地位，而鑒察他的純潔，但凡照諸聖的樣子向他祈求者，便得到他的垂聽。這一層，下述的故事表現得最清楚，——我說最清楚，並不是就神的判斷而論，乃是就人的判斷而論。

卻說法國有個人名叫繆西押特，由富商一躍而為大臣，偕同法國國王的兄弟查爾斯，渾名「拉克蘭」（註原文 Lackland，意即缺乏土地，可以譯作「無恆產」，但不甚妥貼，只好譯音）者，前往多斯加納；他們此次遠行是受了教皇邦尼費斯鼓動的。紳士覺得自己一走，本人的事務便很難處理。而且照普通商人一樣，時常要靠許多人手幫忙，自己費了許多光陰和麻煩，也不能糾正他們，於是決意委託幾個人代辦。他把心中想到的事情，都付託妥了，只差一件債務未辦妥。那債務人是住在勃良地的。因為他見得這個人很乖僻，很邪惡，簡直是個無賴，相信他今生所遇的人，沒有一個比他更壞的了。想了許久，忽然想起一個時常到巴黎探望他的人來。這個人名叫基亞帕勒洛（註意即木樁）是個身材

短小，很有小用的人，法國人不知道他的真名的意思，卻以為他叫做加壁羅，（註意即花冠）略帶土音，就叫他做基亞帕勒託或卓潑辣，在那裏大家都這樣叫他。

這個人的品格是這樣：他以書記為業，但他的文字（實在寫得不多）幾無一不有錯誤或破綻，頗引以為恥；他也不高興執此業，寧可改行做些報酬較優的相當事情。他時時都很高興做個假偽的證人，不論人是否用得着他。因為法國十分尊重發誓，而他又事事都不怕亂發假誓，且深信每宗事件都靠着他的供證。他最歡喜唆動人家口角，尤其是親朋戚友間的爭執，他造成的亂子愈大，便愈發滿足。遇到有什麼差使，他就自告奮勇，並且親身去做。他對於上帝和諸聖，都是大大的不敬，凡事都發誓咒詛。他絕跡不到禮拜堂，但無時不很可惡地講論聖禮，如同做塵世最好惡的事情一般的平常；至於酒館和名聲不好的地方，倒無時不有他的影子。對於婦女，他好比狗對棍一般的愛好，但講到不自然的奸惡，世間沒有一個惡徒多得過他的。他完全沒有天良，凡他人要施惠可憐的，他偏偏去偷竊。他又好飲好食，把體質都敗壞了。他又是個著名的賭徒，專好利用假骰子。總而言之，

世間與他同等奸惡的人，恐怕還沒有出世呢。可是，壞是壞透了，倒甚得繆西押特的歡心，因為他每逢受私人和宮廷的欺侮損害時，便常利用他替他發洩私憤。

繆西押特深知他的生平，卒之想起了他，斷定要對付一個無賴，非利用他不可；於是差人叫他來，對他說道：「卓潑辣先生，你知道我快要離開本國了，但我有些事情要和勃艮地一個充滿詭計奸詐的人理妥，我以為託你去辦再適合沒有了。你的消遣時間多得很，要是你願意辦理此事，我可以向朝廷替你討一封薦書；等你把債討回來，便撥一部分給你做酬勞。」

卓潑辣見得在世上很貧困，他的好朋友一走，便愈發難了，於是不費躊躇，馬上答應。兩人商妥了條件，繆西押特便把代表權和應許的薦書都交給他，打發他起程去勃艮地。他到了那個地方，人地生疏，遂一改常態，用公正的手段辦理他的事務。一舉一動都很檢點。他和兩個兄弟同居。這兩個都是高利貸的放債者，他們看繆西押特的面上，待他很客氣。卓潑辣到了那裏，不幸生了一場病。同居的兩兄弟便找醫生來診視，又找僕人服侍。

他，但凡做得到的，都肯盡力。但都是徒勞無功，因為這位高貴的好人，已經上了年紀，而且肝部失常，據醫生的判斷，竟是一天壞似一天。大家都把他當做死人看待，兩兄弟尤為擔心。有一天，他們在鄰近的房子講論及他，一個說：

「我們怎樣安置這個病人呢？他是著名惡徒，實在很不好辦。把他趕走吧，怕會受人責罵，並且證明我們缺乏理解；人們見我們前時招待他進來，供給一切醫藥和必需品，現在眼見得他快要死了，斷不會有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情，實在說不去。反過來說，他平生是一個邪惡的人，斷不肯懺悔認罪，受教會的聖禮，一旦死了，教會必不肯接納他的尸體，豈不是要像一條死狗一般埋在土裏。就算他認罪，可是他犯罪纍纍，聞所未聞，也沒有祭司肯赦他的罪，豈非仍然要拋入溝裏。若果這樣，這裏的人又會說我們專做不義的買賣，日夕辱罵我們，那就不難惹起變故，公然宣佈不再優容這些隆巴第人，這些教會不肯接入懷中的勒索匪徒；並且藉此為口實，起來搶劫我們的財物，把我們發賣了。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來，這個人一死都是有害於我們的。」

卓潑辣睡得離他們不遠，而且病人的聽覺格外靈敏，他們的話統統都聽到了，便大聲叫他們道：「請你們不必思疑或恐懼我會連累你們。我已經聽到你們所講的話，並且深信若果事事都如你們所想，一定會應你所言了。但我會小心改變事態的。我生時犯罪甚多，臨死時再犯一罪，怕也不會加多我的罪孽。故此請你去請一個最有能幹最有宗教心的祭司來，我會得小心處理你和我的事情，包你們稱心滿意。」

兄弟兩人對於這些話沒有什麼大希望，但仍然走去一所寺院，想請一位有學問的聖潔人員，到他家裏替臥病在他家中的一個隆巴地人行認罪禮。於是寺院便派出一個極聖潔，極有學問，為全城所敬重的龍鍾老僧，同他們回去。老僧進到房中，坐在病榻旁邊，說了幾句上天的安慰話之後，便問他最末一次懺悔，隔現在有多少時候。卓潑辣是一生沒有懺悔過的，便答道：

「聖父，我向來都是至少每禮拜認罪一次的；有時還不止一次呢；但自從病了之後，十分痛楚的，確沒有懺悔過。」

老僧應道，「孩子，你的口認罪，是很好的。你既然時常認罪，我也不必多聽多問了。」

「聖父，不要那麼說，」卓潑辣叫道：「我時時只把我所能記憶一生下來那一刻所犯的罪懺悔罷了。故此求你權當我完全沒有認過罪一般，詳細審問；也不必理會我的衰弱。因為我寧可不顧肉體的安舒，不與血肉行方便，也不願我的救主用最寶貴的血買贖回的靈魂受刑罰呢。」

慈善的老人，聽聞這幾句話，心中大喜，視為心性良善的證據，很嘉許他的虔敬，於是質問他有沒有因婦女的知識，得罪上帝。卓潑辣長嘆一聲答道：

「我不好意思說真話了，否則人家會說我犯了自尊自大的罪了。」

「大膽說罷，」祭司說，「不論在懺悔或旁的時候，都不妨說真話。」

「你既然這麼說，」他道，「我就照實說是了。我深信對於女人一層，我同初進世界時一樣的潔淨。」

「上帝祝福我的孩子罷，」老僧說，「你做得很好；你這樣做法，善德遠勝於我們，正

如你做別的事情的自由，遠勝於我們一樣。」又說，「但你有沒有試過貪食呢？」

卓潑辣呻吟答道：「有的，很慣常呢；因為除了在四旬齋節禁食如同一切熱心宗教的人一般，我習慣一個禮拜之中至少有三天吃麵包喝水之外；有時我還喝水，尤其是當我祈禱累了，或者在朝着聖的時候，喝得同酒徒喝酒一樣的快活。有時我歡喜喫生菜，喫我的麵包，比一個因靈修而禁食的人所應爲的更加快活。」

「我的孩子，」老僧說，「這只是很自然很微小的罪，勸你不必過於重責你的良心。縱然是聖人，在禁食之後進食，在疲倦之時飲水，都一定覺得快活的。」

「不要拿這些話來安慰我罷，」卓潑辣說，「你知道我並不是矇然無知的，但與服事上帝有關的事情，都要真心誠意去做，不則便是犯罪。」

老僧回道：「我很滿意你存那種見解，而且很讚許你良心的純潔。但告訴我，你有沒有犯過貪得之罪，想取多於應得之錢，或收起你不應要的呢？」

「請你不要那麼想法，」卓潑辣說，「因為你親眼見我和這些高利貸的放債者在

這屋裏，我和他們沒有相干，我來這裏，純爲想勸諫他們不要過這種可惡的生活，假使上帝不是不高興，令我生病，我相信一定有效。我父親遺下一大注財產給我，我馬上撥一大部分做宗教之用；自己則經商謀生，操權施濟宗基督的窮人。我不能說我時時都想謀利，反倒時常拿自己所有的一半施予窮人，其餘一半則留起來以備不時之需。蒙上帝祝福，我的生意時常都很興旺呢。」

「好極了，」祭司說，「但你有沒有爲憤怒和欲情所動呢？」

「的確常有！」懺悔者說，「但見着人類一致墮落，天天破壞上帝的律令，不敬畏神的判斷，誰忍得住呢？我寧可離開這個世界，也不願見青年人追逐虛榮，誓願，發假誓，留連於酒家，不到禮拜堂，走俗世的路，不走上帝的路啊。」

「孩子，」僧人說，「這樣的憤恨是可讚的，你也不必爲此痛悔了。但你有沒有選一時之忿，去殺人，或出粗言或用別的方法損害他人呢？」

「啊呀！」卓潑辣答，「看你是個善人，怎麼提出這種事情？假如我有過這種思想，你

相信上帝還容我活下去嗎？這些都是盜賊惡漢的舉動，我一見了他們，便祈禱上帝令他們改邪歸正了。」

「願上帝祝福你，我親愛的孩子，」良善的老人說，「但你有沒有做過妄證，或說過人家的壞話，或搶奪應屬他人的東西呢？」

「有的，聖父，」他答道，「我要承認我曾經說過人家的壞話。我有過一個隣人，往往無故毆打他的妻子，我告訴她的父母，說他的品性很不好，因為我很可憐那不幸的婦人，時常受喝醉的丈夫虐待呀。」

「但是，」僧人說，「你說過你是個商人，你有像普通商人一般欺騙過他人沒有？」

「有，有，有，」他說，「但我只欺騙過一個人，他拿錢來向我買一塊布，我沒有數過便把錢放入袋裏。到月終我算計起來，見得多了四個辨士；但我不能交還原主，保存了一年，卒之捨了給窮人了。」

「這也是一件小事，」僧人說，「而你的處置卻很妥當。」

他再提出其他的問題，卓潑辣照上面一樣一一回答，老僧剛想行赦罪禮，卓潑辣大聲喊道：

「還有一件我未懺悔呢。」

祭司問他是什麼，他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假日叫女僕打掃屋子，沒有尊重我應該尊重的日子啊。」

「哦！」僧人說，「我的兒，那也是一件小事。」

「不要這麼說，親愛的聖父，」他說，「安息日是我主由死復生之日，應該十分尊敬的。」

「那麼，」祭司說，「還有沒有？」

「有，」他說，「記得我一生有一次在上帝之室吐口水。」

老僧微微含笑說，「我的兒，那是不要緊的，我們天天都在那裏吐痰呢。」

「你們應受重責啊，」他說，「因為上帝的殿堂是獻祭之地，應該十分潔淨的。」總

而言之，他還把諸如此類的很多事情都說出來，末了，他到了願意哭就哭的時候，便呻吟嗟嘆起來，好像要搥破胸膛的樣子。「孩子，什麼事？」僧人問。

他答道，「啊呀！還有一宗罪惡，我一向都不敢說，一提起牠，我便十分羞愧，一想起來，我便痛哭流涕，如你此刻所見的樣子了。我深信上帝一定不寬恕牠的。」

「說罷，我的兒，」老僧說，「你要說的是什麼？我告訴你，縱使世間的一切罪惡，或者有世界一日就能犯的罪惡，悉集於一人之身，只要那人完全痛悔，像你一般；上帝是極慈悲的，人若招認，他便一概赦免。快告訴我那是什麼罪惡罷。」

「父啊！」卓潑辣淚流滿面說，「我的罪孽這麼深重，除非你幫助我，祈禱感動上帝，我便沒有被赦的希望了。」

「你只管說罷，」老僧說，「我應許一定代你祈求的。」

卓潑辣仍然哭着，總不肯說，祭司盡力勸他洗淨良心。他遲疑了半晌，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

「你既然肯代我祈求，我就說罷：我小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咒詛我的母親呢。」說完又極憂愁的樣子，放聲大哭。

「我的好孩子，」老僧說，「你以為這是一件這麼重大的罪惡嗎？人類天天都咒詛上帝呢，但人一悔改，上帝便赦免他。你估量你永遠不被赦免嗎？別哭罷；讓我來安慰你，縱使你親手釘基督於十字架，像你這樣痛悔，也受赦免哩。」

「什麼話？」卓潑辣道：「什麼！咒詛日夕懷着我在懷中九個月頭，而且用乳房哺乳我千萬次的最親愛的母親啊，這罪惡太大了，要不是你替我禱告，我必不免於沉淪了。」

老僧見他再沒有話說，便赦了他的罪，給他祝福。又估量他所說的都是真話，便以為他是世間最虔敬的人。這些話出自垂死的人的口，誰不是這樣想法呢？後來對他說，「卓潑辣先生，藉上帝的幫助，你的病不久便好了。但若果你願意全能的神祝福你，安置妥當你的靈魂，那麼，你肯不肯把你的遺體安葬在我們的聖寺呢？」

「我不願安置在別的地方，」他說，「一則因為你應許代我祈禱，二則因為我時時

都很尊重你的吩咐；故此，當你回去之時，我求你把我主的真體，即你們今早在聖壇區別爲聖的，帶來我這裏。因爲我雖然不配，也想在你離開之前接受牠，後來行塗油禮；那麼，我一生雖然是個罪大惡極的人，至少也死得像個基督徒的樣子。」

聖僧甚爲歡喜，說他說得很對，並答應當日拿來。果然他一回去便送來。

兄弟兩人起先疑心他有意欺騙他們，躲在隔壁留心細聽。及至把他所說的話，一一聽在耳裏，忍不住哈哈大笑，相告道：

「這個人真奇怪！他完全不怕衰老，疾病，以及近在目前的死亡，也不怕不久就要審判他的上帝，倒用他的好惡把死亡嚇跑或阻止了，好像是永遠活着一般！」但後來他居然藉一派謊言得葬在教堂，他們不再理會了。他受過了聖禮，病勢愈愈加重，便舉行最終的塗油禮，就在舉行非常的懺悔那一天晚上死了。兄弟兩人立刻想人來替他禱告，即時打發人到寺院請祭司照例到來，爲死者舉行夜禱和晨禱。那聽他認罪的祭司，得報即首先到來，並報告上司說，從他的自白，可知死者是個聖潔的人。希望上帝假手於他，做出很

多異蹟，便勸他們用相當的尊敬與虔誠，接納他的遺體；上司和輕信的同輩都表示贊同，是晚便一同到來，高唱重大莊嚴的夜禱。第二天早上，個個都穿起法帽法袍，手持聖書，用十字架在前引導，沿途歌唱。他們用最隆重的禮式，迎他到教堂，全城的人都在後面跟住走。遺體放下，老僧便登壇宣述他平生的一切奇蹟，如禁食，禁欲，誠樸，無咎，和聖潔等等。對於他鄭重招認的大罪，更特別提出，好像不必勸告，上帝也會寬恕他的樣子。從此以後，他不時的叱責他的聽衆道，「你們這麼奸惡，也不恤因小故而咒詛上帝，聖母，和天上的列聖啊。」他從他的真誠純潔，得到很多資料，時時採用。聽者不問是非便相信了。禮畢，人人爭先恐後上前吻死者的手足，以致把喪服馬上撕得粉碎，因為人人都以得到一塊破布爲榮；他的尸體終日都有人守望着，以便人人都可以瞻仰他的遺容。晚上則很莊重的放入大理石塚裏。第二天，一班熱心宗教的人，列隊執了燃着的蠟燭去朝參他的神龕，及敬獻他們許願的蠟像。他的神聖的名聲很大，人民對他也最虔敬，所以凡人遇到患難，都呼告於他，稱他爲聖卓潑辣，並且相信上帝由他做了許多異蹟，而且不絕的做那令他們熱

心崇拜他的事情。

基亞帕勒洛就是這樣生死，成爲一個聖人，他的幸運自不消說。他的一生雖然再壞沒有，但在臨死那一刻痛心悔改，也未嘗不能邀上帝的慈恩，迎接他進入天國。但關於此事，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僅從表面看來，我們很有理由推斷他多分是在煉獄惡魔之手，而不在樂園天使之手。果真如此，則上帝對於我們的慈悲真是大得很，他不計我們的過錯，只鑒察我們內心的純潔。不論我們所選的是不正當的居間人，抑或真正的聖人，也一樣的垂聽我們的禱告。故此他的恩典可以救我們出於目前的災難，我們這一班愉快可嘉的人，應該像開始時一樣來讚美上帝；在有所需的時候，則禱告於神，深信一定能達到神的聖聽的。

故事第二

旁非拉斯所說的故事，有幾部分引得衆人哄堂大笑；說時，各女郎傾耳而聽，對於故事全體，尤備極激賞。及至故事講完，皇后於是吩咐坐在她旁邊的女郎尼非爾依照預定的方法繼續說下去。這女郎和鶯可親，人又生得標緻，一聽得皇后的吩咐，便很高興的說道：

旁非拉斯所說的故事，表明良善的神，不念我們因愚蒙和天性不完全而生的過錯。現在我也想拿一段故事表明神（容忍那些雖在言行上不得不供證，而實際上適得其反的人們）的良善，極明顯，又極確實，好叫我們愈加堅守我們的信仰。

我聽說巴黎從前有個高尚的絲商，名叫真諾·德基弗尼，和一富有而誠實的猶太人亞伯拉罕相交甚厚。真諾爲人很良善，立心也很正直，他見他的朋友這麼聰明正直，倘

坐視他的靈魂因不信真神而致滅亡，實在十分可惜。因此他用最誠懇的態度勸亞伯拉罕拋棄錯偽的猶太教，皈信基督教，皈信了之後，便知這是最高明的神聖教門，日有進益，漸入佳境，而他們信奉的教門是一無可取的了。但猶太人卻說他覺得沒有一種宗教及得他的；況且他自幼就信奉猶太教，立意終生不改，世間無一物能夠改變他的決心。過了幾天，真諾又再勸誘亞伯拉罕，用商人所能有的劣拙方法，辯明爲什麼當信基督教的理由。那猶太人雖然熟習他們的律法，不知道是尊重其友，抑或是真諾的妙舌得神靈之助，竟然大爲悅納他的辯論；但意見仍頑固如昔，也不肯改宗基督教。真諾仍繼續作誠懇的勸誘，卒之令猶太人被其說服。他說：「真諾，我知道你很想我做基督教徒，我也願意如你們所願，但我先要親身去羅馬走一趟，看看你們所尊的上帝遣來世間的代表，考察一下他的行事，以及教皇的樞密員的作爲；若果他們的行爲和你的勸告能助我領悟你們的宗教勝過我的宗教，如你所說，我便皈信基督教，否則我仍舊堅信猶太教。」真諾一聞此言，心中暗地焦急，暗中盤算道：「我以爲自己力量很大，不料一切努力都喪失了。若果他

真個跑去羅馬，看見教皇教士與基督徒相去萬里的卑劣行爲，那麼連基督徒也要改爲猶太教徒了。」於是對亞伯拉罕說：「好友，信就信，何必那麼麻煩，枉費金錢，走去羅馬呢？不必說海陸路途的危險，以你這麼富厚的人，跋涉長途，也就危險萬分了。難道這裏沒有人能夠給你施洗禮嗎？若果你有什麼懷疑猶豫之處，難道在這裏就不能找一個人能替你解決心中的疑難嗎？羅馬的主教同你在法蘭西所見的實在差不多，不過他們較爲接近總主教，當然稍爲完全一點就是了。所以我勸你把你的旅行留待日後需要寬恕或赦罪之時，說不定到時我會和你做伴呢。」

猶太人答道：「我很相信你的話；但爲馬上處決起見，若果你想我皈信，我已十分堅決一定要走一遭；否則我便不皈信了。」真諾見他主意已定，不便阻攔，只得說，「願神借爾！」而心裏卻很不自在，以爲他到過羅馬，必定不肯皈信基督教，至此便絕了望了。

猶太人準備糧秣鞍馬，安抵羅馬城。那裏的兄弟，猶太人，很尊敬地歡迎他。亞伯拉罕一字不提自己的來意，只靜中嚴密訪查教皇，主教，教皇樞密員，以及全體基督徒的生活。

情狀。他是眼光銳利的人，據自己的親見親聞，知道由上至下統統是寡廉鮮恥，淫蕩邪僻，毫無憐恤心腸的；欲得到他們的真相及詳細情形，最好是去請問娼妓。他又查出這班人統統是飲食無度的酒肉之徒，像野獸一般的只顧肚子，不問其他。再考察下去，更知道他們都是貪財如命之輩，不但買賣普通人的血肉，甚至於基督徒的血肉，以及各種聖物，不論寺祿或聖壇的器物，都任意買賣；貿易之大，簡直不讓巴黎的布帛和其他的貨物。他們又假借委任代理的美名，以行買賣聖職之實，借保養身體之義，以飾縱慾之非；好像上帝完全不知道他們卑劣的居心，人類可以爲美好的名義所蒙蔽似的。凡此種種，以及其他惡德，我不必一一列舉，令嚴肅中正的猶太人大爲惱怒，他以爲考查夠了，便起程返回家去。

十日談

真諾一聽到他回來，立刻去看他，心中絕不想及他改宗的事情，彼此相見甚歡。過了一兩天，等他恢復了舟車的疲乏，真諾才去問及他覺得聖父、主教及其餘的人怎麼樣。猶太人立刻答道：「我覺得上帝待他們比他們應得的更爲仁慈；因爲，假如我有審判權，我

可以大膽說一句，我絕不見得羅馬的僧侶有一點聖潔，靈修，簡直無一善可取；只一味奢侈，貪婪，饕餮，還有更壞的呢，他們很像各種人一樣，假使你不怪我，我敢說羅馬宮庭的君臣，都是奸僞之徒，所作所爲，是惡魔的，而非神聖的。據我所知，你們的牧師以及牧師以次的人，本當維持愛輔基督教的，而實際上反竭盡他們的能力才技令基督教絕跡於世上。然而我反覺得基督教並不因他們的劣跡而消滅，反倒日臻強固，一天比一天光榮。我清楚地覺得上帝之靈是最真實最神聖的宗教的保障。因此之故，我雖然仍不爲你的勸告所屈，也不甘由他們之手使我改宗；但我此刻對你宣言，我已立心要自動的做一個基督徒了。我們到禮拜堂去罷。請你擔任依照你的聖教的規例給我施洗罷。」真諾見他的好友的結論，竟出乎他意料之外，真是大喜過望。於是馬上領他到巴黎的聖母堂，請該堂的牧師給亞伯拉罕施洗。牧師們正中下懷，便馬上施行洗禮。真諾做了他的教父，替他取名約翰。後來又盡心把基督教理教導他。約翰學道進步甚速，卒之成爲一個偉大的善人。

故事第三

這個故事得衆人喝彩稱讚，菲羅媚娜接住說出下述的故事——

尼菲爾的故事，令我想起一個猶太人的遭遇。關於上帝和基督教的真理已經說得夠了，現在轉而講論人的作爲，也不爲過吧。故此我要講一宗事情，令你們將來謹慎回答一個會得臨及你們的問題。要知道人的愚魯時常會令人從最高尚的人生境地墜入最大的憂患，人的聰明也會得陷人於極大的危險之中，爲他圖謀安穩而可貴的安寧。世界上的人天天都有許多事故會得使他們被愚蠢所制的，這些我都擱過不提，單講一個簡短的故事，以表一種重大的事故，有時會得增長人的理解力。

薩拉丁是一個勇敢的偉大人物，由卑微的人一躍而爲巴比侖的蘇丹，並且屢次戰勝土耳其和基督教的國王。這個專制君主窮兵黷武，花了無量錢財，到後來國庫空虛，急

需籌一注巨款。他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善法籌款滿足他的需要，最後猛然想起亞歷山大里亞有個巨富的猶太人，名叫麥爾啓哲，專一放債收利的。他相信這個富人可以供應他；但他是很貪吝的，必不肯借錢給他，而他也不想勉強他。然而需要是無法無天的，想了許久之後，他卒之決定用強力來勒索他，而蒙以理性的色彩。於是差人請富人入宮，優禮相待。降諭賜座之後，他便開言對他說：「忠厚的長者，我聽得人人都說你是一個聰明人，而且很識宗教的事情，因此我想領教你：猶太教，回回教，基督教三者之中，到底那一種才是正教？」那猶太人（的確聰明）一聽便知道薩拉丁立心陷害他；又明知不得不回答他的問題，表示歸向那一種宗教。想了半晌，卒之想出一個可以免入網羅的答法。於是答道：「主上提出的問題很珍奇，但在我未表示我的歸向之前，請先講一個簡短的故事。」

「我記得我曾聽人講及一個大富翁，除了最罕有最寶貴的珠寶之外，還有一隻極美麗極珍貴的指環。他享有這一件名貴的物品，甚為高興，又想這件寶物永遠為他的家族所有，於是在遺囑上寫明他指定的嗣子，得到這隻指環，並尊為一家之長。得到這隻指

環的兒子，也照樣立下一條律例給他的子孫遵守。這樣，那指環傳了好幾代。後來這家族有一個人生下三個兒子，個個都很有才德，對父親一般的克盡子職，也一樣的爲父親所疼愛。三個少年都知道指環的可貴，大家都存了爲嗣的野心，到父親年紀老大之時，個個都請求父親把指環傳給他。父親是個好人，對於三個兒子，一樣的鍾愛，不曉得給予那個才好。他對於兒子的請求，一一答應，又想令個個都得到滿足，於是暗地裏叫一個藝匠，照樣仿造兩隻，造得非常逼真，連他自己也幾乎分不出那一只是真的！臨死之時，暗中各給一隻於三個兒子。後來三個兒子都要求繼承嗣子的榮譽和產業，三兄弟爭執起來，各拿出指環爲憑。但三隻指環十分相似，竟分別不出那一只是真的。於是兄弟三人纏訟官前，法官也無法判斷。是以，主上，關於你所提的問題，卽父上帝所示的三條律例，可解答如下：人人都自信是上帝的真嗣子，各有其法律，各守其律令；至於何者爲真，這就同三隻指環一樣，無從斷定。」

薩拉丁知道他已經脫出他佈下的陷阱；至此不得不對他明白說出自己的需要，問

他願不願意借債給他；同時開心見誠地說明若非他的聰智答通了他的難題，他便要如何施爲。那猶太人倒很慷慨的拿錢供應他。後來薩拉丁優禮相待，且厚賞他，並且封以貴爵，終生相處如好友。

故事第四

菲羅媚娜一說完，坐在次位的帶奧紐斯（不待皇后的吩咐，因知依次序輪到他）便接續說道：

貴婦們，若果我想得不錯，我們聚在這裏爲的是講故事求樂的；只要不背這個主旨，我以為大家可以自由講述他以為最有趣的故事。故此聽過了真諾用熱誠的忠告說服猶太教徒亞伯拉罕，使他的靈魂得救；和麥爾啓哲得用他的聰明保存他的資產，不墜入薩拉丁的奸計之後，我不怕叱責，用簡短的話，表明一個僧侶如何運用他的機智，拯救他的骨頭，免受臨身的刑罰。

從前倫尼基阿那境內有間寺院，裏面的僧侶和宗教，都勝過今日。其中有個青年僧侶，他的情欲不是禁食祈禱所能抑遏得下的。有一天大清早晨，衆兄弟尙熟睡未起，他獨

自一個人在禮拜堂附近散步。教堂的所在地。非常僻靜。散步之際，舉眼一望，見一個農家女子，正在那裏採集花草。他一見那女郎，便感受一種強烈的誘惑，雖用盡僧侶的本領，也不能平息。於是上前和女郎攀談，談到入港，便勸誘她同返他的小室。當是時，衆人睡得正好，沒有人窺見打擾他，正好同尋歡樂。卻不料他們正玩得起勁，冷不防修道院長剛睡醒起來，打門外走過，彷彿聽到室內有異聲，行近傾耳諦聽；果然是婦女的聲音，起先院長原想排闥而入，把他們雙雙捉獲；後來返心一想，改變了主意，於是一聲不響靜悄悄的走回自己的臥室，等候他出來。青年僧人雖然和農女玩得情興甚濃，卻仍細意戒備，恐防有人走來撞破，彷彿覺得有人在門外走過，輕輕下床就門縫窺探，果然見院長站在外面竊聽。他知道事情破露，必定受到嚴重懲罰，心裏七上八下，很不自在。可是仍一點聲氣都不透露出來，只在心中暗地盤算如何洗刷。想了一會，卒想出一種稱心滿意的計謀。於是假裝不能再留的樣子——「我要走了，」他說，「我去設法讓你離開此地，不給人家看見。你仍然躺着，等我回來罷。」說着出了房門，反身把房門倒扣，把鎖鑰送到院長處，照平時要

離寺院外出的規矩一樣。到了院長的跟前，裝作全然無事的樣子，很恭敬地說，「聖父，今早我不能把柴薪統統拿回來，要是你高興，此刻我想出去把餘下的都搬運回來。」院長很想詳細查究這件事情，也裝作不知道的樣子，接了門鑰，准他外出。

青年僧侶走了之後，院長便開始思索用最妥善的辦法，處置這件案情，還是把房門大開，讓衆僧侶衆目共睹這宗罪惡，以便日後執行刑罰時，大家無置喙的餘地呢；抑或先去查究房中的女子怎樣被引進來呢。假如那女子的父親是一個顧體面的人，不願張揚出來，那就更要先看女子是什麼人，再作議處了。想到這裏，便靜悄悄的獨自踱到那間房，開門入去，回手把門帶上。女郎一見他進來，慌了手脚，即時哭起來；而院長見她是青年美貌的女郎，（雖然是老）也激起和青年僧人同樣的欲情，心裏尋思道：「趁此時機，何不尋一點快樂呢？我天天煩惱受折磨，也變得夠了。她是這麼的嫵媚，况且也沒有人知道呢。要是我能夠勸誘她，實在沒有不幹的理由，如此良好的時機，真是過後難逢，豈可失之交臂。」這麼一來，他到那裏的宗旨，便完全改變，行近前去撫慰她，叫她不要流淚；及至農女

收了淚，便更進一步，終於把自己的意欲，告訴了她。女郎並非鐵石心腸的人，當然很容易就範的。

再說那個青年僧人，其實只假作去採運柴草，卻藏身在宿舍裏，一見院長獨自走入他的屋子，便拿穩一定成功；再看院長把門戶關鎖，愈發穩妥無疑了。至是便從藏身的地方走出來，到門格子邊去窺視，所有他們在房中的作爲，他統統看透了。院長在房中逗留些時，仍把房門關鎖，返回自己的屋子，打算等青年僧人從林間回來，便嚴厲地把他責罵一番，關在牢裏，那便可以把女郎佔爲己有了。不多時僧人返到院中，院長傳命他進去，大加叱責，吩咐下獄。但僧人從容地答道：「方丈，我皈依了黑衣教派的日子無多，對於該教的規律細則，尙未熟悉；而你也只教我謹守禁食和徹夜祈禱的規條，但我應該如何對付婦女這一層，你卻沒有告訴過我呢。但最近你給我一個模範，若果你肯赦免我，那麼，我答應以後一定照我所見的去做。」院長聞言，立刻明白那僧人所知竟出乎他意料之外，不覺面紅耳熱，羞於施罰於自己同科的罪惡，便赦免了僧人的初犯，並且請他嚴守祕密。他

們又私下暗地裏把農女神不知鬼不覺的打發出院。聽說女郎後來仍時常走進寺院來偷歡呢。

故事第五

帶奧紐斯的故事，一起首便令衆女郎面頰發赤，一直到故事講完，大家都相視微笑；並且施以薄責，以示不應該在婦女跟前說這種故事。說完之後，皇后遂指令坐於下位的菲亞麥塔續說。菲亞麥塔很高興的開始說道：

上面說過的故事，很巧妙的表出靈巧和機智的力量，我從此所得的快樂，着實不少。男子以博取品德高貴的女郎爲目標，是伶俐的一個表徵，同樣，小心提防不要被地位較高的男子的愛情所惑，是婦女穩重的表記。因此之故，我要講述一個婦女怎樣運用機智和妙舌，拒絕一個立心破損她的名譽的進攻。

蒙費拉特的侯爵爺是一個剛毅果敢的漢子，且爲教會的柱石，十字軍之役，基督教國的王公王子出征土耳其，侯爵爺也身列戎行，馳驅前敵。

常侯爵爺効力疆場之際，法王菲臘，渾名「短視」者，也在法國準備加入十字軍遠征。有一天在宮中與羣臣談論，講起侯爵爺的聲威，其中一個侍臣在王前說道，侯爵和他的夫人，確是世界上無比的佳耦；蓋侯爵的剛勇，超過一切漂亮的軍人，而侯爵夫人的貞淑和艷麗，也超乎一切庸脂俗粉。不料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寥寥數句閒話，竟觸動法王的邪心，雖然短視的眼睛還沒有省識過侯爵夫人的春風面，而熊熊的情焰，即在那一刻起，燃燒起來。

菲臘正想出發遠征，便藉故遵陸前往熱那亞，以便堂而皇之地假作順道探望侯爵夫人，以償心中所大欲。滿以為侯爵出征在外，欲望一定得達了。主意已定，便打發大部分隨從人馬，先行出發，只留少數扈從隨侍身旁。一行人一路登山涉水，距侯爵的采地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便遣使傳諭給侯爵夫人，說明天早晨要臨幸她家宴樂。侯爵夫人得旨，很高興的答道，主上辱臨敝邑，實為無上殊寵，當必敬謹歡迎。

欽使走了之後，侯爵夫人左思右想，為什麼堂堂一國之尊，竟於丈夫在外之時臨幸

她家的緣故。想了半天，恍然大悟，一定國王遠聞她的艷名，想來一親芳澤了。但她畢竟是正大的人，國王的居心雖然不正，仍在表面上示以相當的尊敬。於是命人下鄉召集一班大紳士，齊集府中，商議接駕，卻把筵宴的備辦，完全由自己安排。她吩咐廚子下鄉，把母雞統統收買回來，以備王上到來宴飲，除母雞之外，更無其他的肴饌，只吩咐廚子用盡各種方法烹調母雞，聽候駕臨開宴。

第二天，法王果然駕臨侯爵府，夫人欣然接駕，備極尊崇。法王一見夫人的艷麗，覺日前所聞，尙未能形容其萬一，更驚爲絕艷，讚嘆不已。夫人特掃除靜室數間，讓國王進去休息。

筵席既備，夫人恭請國王就席，彼此各就其位，扈從另設一席，依次而坐。坐定，夫人傳命進餐，登時佳釀美酒，羅列滿前。但國王一心戀慕夫人，席間飽餐麗色，幾忘肉味。又見夫人殷勤招待，更覺滿心暢快。但所進的殺饌，雖然烹調各樣，總不外是母雞，心裏很是怪異。他知道四周的村落，盛產鹿肉野禽之屬，並且早就已經預先通知，應該有時候備辦這兩

樣美饌，何以喫來喫去，都是鷄肉。愈想愈覺奇怪，因此心滋不悅。席間的談笑，也不外是母鷄的話，國王忍不住強作和顏悅色，詢問侯爵夫人道：「夫人，莫非這裏只產母鷄，不產雄鷄？不成？」

侯爵夫人伶俐非常，一聽他的詢問，便領會言外之意，便趁着這個時機，表示她的操守，勇敢地答道：「我主，這裏並不是沒有雄鷄出產，不過這裏的婦女，不管服飾名銜怎樣不同，總是同別的地方的婦女一般無異的。」

國王聞此，這才恍然大悟此種款待的用意，和她的答話隱含的微旨。知道要用說話挑逗這樣的婦人，也是無用，又不能恃權粗動蠻幹，於是趕快收拾邪念，不敢再問。（因為夫人應對的詞鋒，實在可怕。）席終，匆匆命駕離府，以掩他的可羞的臨幸。出門時只訥訥的說聲叨擾，便跣跟辭別，逕直向熱那亞進發去了。

故事第六

侯爵夫人加於法國國王的譴責，深得在座各人的稱許。挨次輪到伊彌利亞講述，他說道：——

一個謹愿誠樸的人加於一個最卑鄙貪婪的僧人的最嚴厲的呵責，我也不必替他隱諱。說了出來，你們一定很讚許，而且會得哄然大笑哩。

許久以前，我們城裏有個屬於宗教裁判所的教團僧：這個人雖然極力自表其正直，且熱心於基督教的信仰，然究其實，他趨奉逢迎囊橐豐滿的人，更有甚於崇信異端左道者。他隨處留心，不多時便找到一個資財之多，簡直夢想不到的富翁。

這個富翁腦筋很簡單，缺乏思慮，也許喝多了幾碗黃湯，很疏忽的對他的同伴說，我家有美酒，比基督嘗過的要好得多。不幸這種風聲，竟吹入裁判所員的耳朵；又知道他家

資巨萬，金銀滿箱，大可以借故敲其竹槓。於是下令全體法警前去逮捕他回來問話，並且預先擺佈定，想敲詐他一筆錢，卻並不是想糾正宗教的過失。把富人拿到裁判所，他遂親自審訊，問他有沒有觸犯他。不幸的富人連忙答道，有，有；於是把褻瀆之詞，一五一十的說出來。最神聖的裁判員（他曾經連同金髻獻身於聖約翰）登時勃然大怒，厲聲喝道：「什麼！你居然膽敢妄指基督是個酒徒，並且像你們好酒之徒，和常到酒家之輩一般，專一品評酒料嗎？你估量這是一件小事，可以隨便寬恕嗎？在你或者把事情看得這麼微小；但我告訴你，若果我依法執行，你使得活活的燒死哩！」

這一番言語，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把那可憐蟲嚇得渾身亂抖，不得不乞靈於聖約翰的金油脂（這是對付僧侶，尤其是禁用金錢的下級宗教裁判官最上的善法，雖然加陵在醫藥書上沒有提及。）他們拿金油脂塗抹兩手，目的在把他喫驚的火刑，變成十字架；十字架是黃黑色，很像聖地所插的旗幟。交付了罰鍰之後，他仍要被拘留若干時，用悔罪修行法，每天早晨聽神聖十字架的彌撒，每晚飯時要去見裁判官，日間除了審判官所

命令之外，不能做別的事情。所有這些，他都依時遵行。

一天早上，正在做彌撒的時候，念誦福音，其中有一句話道：「你施一得百並且因這樣便獲得永生。」他把這句話記在心裏，到晚餐之後，他便照常去聽候問話，裁判官問他：「今早有沒有聽彌撒。」有的，先生。」富人連忙答道。——「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裁判官再問他，「今你發生疑惑，或要發生疑問的話語呢？」——「的確沒有，」那忠厚的人說，「而且我是句句都很留心傾聽。但我記得有一件令我很替你和你的兄弟擔心，就是你們在來世將如何。」然則那是什麼話？」僧人再問，「令到你替我們這般擔心呢？」罪人說，「啊，我的主，你記得福音上的話嗎？」你將施一得百」這句話。——「這便怎樣？」裁判官再問。——他接住說，「主啊，我告訴你罷，自從我來了這裏，有時我見你和你的兄弟喫飽之後，每天都拿一大鍋或兩大鍋淡肉羹捨給貧民。假如你們每人接受一百，那麼，你們卻不是統統被淡肉羹淹死了嗎？」

幾句話，引得全桌人噴飯大笑，而裁判官不禁羞慚滿面，心知這是譏諷他們作偽的。

俏皮話。若不是他以前曾經被人告發過，一定更加和他過不去了。於是憤然命令富人去幹自己的事，以後不准再來見他。

故事第七

伊彌利亞的談諧和可喜的故事，引得衆人軒渠大笑，並且很稱讚十字架的巧計。其後又輪到菲羅特刺塔說道：——

最尊貴的女郎，一矢中的的，是一件可稱讚的事；但一件事情突然發現，又突然被一個射手一箭中的的，那便更可稱讚了。僧侶的生活，敗名喪德，而且最爲卑污，已經是嘻笑怒罵的絕好資料，事情已經安排定妥了，更也不必費心考慮。故此那誠實的人雖然借教團僧虛偽的慈善佈施，把裁判官譏諷得很妙；他們若不是把喫剩的飯菜捨給貧民，便會得棄置於外，或給大豬喫了。前面的故事，引起我要講一個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比那誠實的人，更可稱讚。這故事講及一個人用計譏諷一個富而吝嗇的人。此人在前原本是一個最高尚的人，忽然變得非常鄙吝，事後他也自覺此次的作爲，可以由他人編成一篇美麗的小

說，這件故事是這樣的：

加尼德拉斯卡拉是一個幸運兒，以資產雄厚，和菲特列二世以來，意大利得未曾有的最偉大最體面的貴族中之一鳴於時。有一次他決定在味羅那開一個最盛大的宴會，徧請各方人士，尤其是最時髦的人赴會。但屆時不知道什麼原故，忽然改變了主意，取消原議。對於已經到來的人，只稍爲敷衍一下，便打發他們走了。其中有一個來賓，名叫貝加米諾，是一個很有機智和口才的人，獨很不滿意，主人雖然送客，仍希望後來得點利益才走。但主人（見不論遞什麼東西給他，都隨手扔開，心裏早已明白八九）既不和他談話，也不理會他。貝加米諾空等了幾天，見人家不理他，又見得自己用費漸用漸少，而帶着馬匹僕役在客店居住，又所費不少。甚爲憂悶，但仍然決意等候，以爲就此便跑，實非所宜。他來時帶了三套貴重衣服，這是旁的貴族送給他的，本想穿着起來，赴這個宴會，至是逼不得已，先押了一套，逗留些時。不久錢又花完了，再押一套。到了這個時候，便唯有借貸度日，打算借款用盡，便真個走了。

當着這個時候，湊巧在晚餐席上，遇到加尼，便在他面前哭喪着臉，表出憂愁的面容。加尼看見這個情景，不特不可憐他，反倒揶揄他，道：「貝加米諾，你的處境怎麼了？看你似乎很憂鬱的樣子，到底是什麼緣故呢？」貝加米諾本來沒有什麼預謀，可是他應答很得體，好像經過了許久思索一般。他的應答是一個故事——

「先生，你知道普里馬梭是一個精於文法，兼且才華敏捷的詩人，由是蜚聲於時，雖然認識他的人不甚多，但他的名聲和品格卻家喻戶曉，有口皆碑。

「有一次，他流落在巴黎，處境窮窘，雖有才技在身，也不能改善自己的遭際，就是最高尚的人也不甚給他鼓勵。他側聞道路傳言，說地位次於教皇的加力尼修道院長是教會職員中最富有的人。又聽說他為人慷慨好客，院中養着一班食客，來者不拒，一律款待。院長用食，同時供應來賓。普里馬梭聽到這些話，很想見一見這位偉大高貴的人物，做這位院長的親眼的見證。於是先去查訪他所居之地，離巴黎有多少路？他查出離巴黎只六英里，心想若果絕早起程，便可趕到那裏喫餐。於是再去打探路徑；路徑探到了，卻沒有人

陪他走。因爲稍有差錯便會走錯路，走到一處無法買到食物的地方。他身邊帶備了三塊麵包，預備尋到充足的飲料充飢。他不論走到那裏，都帶着一個小廝服侍他。他把麵包揣在懷裏，時間算的很準確，果然在喫飯時候趕到修道院長那裏。他進到大堂，見食桌擺滿一屋子，廚間正準備着豐富的殺饌，各事都備辦好了，只候入席就食。於是他自言自語道，「這個人的確慷慨好客，名不虛傳。」正想着，管家吩咐拿水來，讓各人洗過手，各各就座。普里馬梭的席位，恰巧對着院長從那裏進來的門口。此處的規矩，在院長未入席就坐之前，照例不上酒菜麵包的，管家見各物俱備，便通知他的主人，說一切都齊備了，只候他入席。院長吩咐大開門戶；一入大堂，最先見到的便是普里馬梭，曉得他是一位生客。再看他衣冠不整，穿的寒酸，一種異常的思想，突然浮上心頭。「看啊，」他自語道，「我的殺饌就給這個寒酸人喫的！」想着，一扭身，轉過背去，吩咐把門關上。查問堂內的人識不識那對門而坐的窮光蛋。大家都說不知道。普里馬梭具有旅行家的脾性，不能禁食太久，等了多時，見院長還沒有來，便伸手向懷中拿出一塊麵包喫。院長等了一會，命一個僕人去看看那

寒酸漢走了沒有。僕人回報仍舊在那裏，正嚼着麵包哩；那麵包看來似乎是他自己帶來的。「要是他自己有東西帶來，讓他喫自己的罷。」院長說，「今天我不給東西他喫。」院長很想他自己走，因為不好意思下逐客令。普里馬梭喫了一塊麵包，見院長仍然未來，於是再喫第二塊。奉命窺察的僕人，又報告他的主人。普里馬梭喫完了第二塊麵包，而院長還是不來，於是又開始喫第三塊。這個消息傳到院長處，院長即自思自想道：「今天什麼奇怪的？思想迷了了我？我此刻顯出的鄙吝侮慢，到底有什麼意思？我所侮慢的是什麼人？許多年來，不論斯文草莽，貧窮富有的人到來，我都一律款待，有時最鄙賤的人到來，我也沒有拒絕。我對人從來沒有吝惜，像今天一樣的。對一個窮人鄙吝，確乎於我沒有什麼影響。關於這個人，我一點都不知道，他表面雖然寒酸，說不定是個非常人。若果我不對他表示敬意，那是多麼可鄙啊。」如是左思右想，愈發想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樣人。終於查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普里馬梭，只不過來試試他的俠氣；又知道他是個有學問的高貴人物，更覺滿心抱愧，很想盡力對他表示敬意，以補自己行爲的過錯。於是盡量供給豐富的酒食，

及至他既醉且飽，又吩咐拿華貴的衣裳給他穿着，拿銀錢放在他的口袋裏，又送一匹馬給他，讓他自由任意居留或辭去。普里馬梭十分滿意，誠心致謝，逕自策馬返回巴黎去了，雖然來時是兩腳走路的。」

加尼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不待說明，早已明白貝加米諾言外之意，微笑答道：「你把你的需要與身分，以及我的鄙吝，說得很清楚；我從來的確沒有犯過像現在對於你一般的過失的。從今以來，我一定努力革除，照你所教的改過從善了。」於是吩咐他的臣僕加意招呼貝加米諾，拿最好的衣裳給他穿，拿錢銀放在他的口袋裏，還送一匹馬給他騎，讓他任意選擇辭去抑或和他同住。

故事第八

羅力塔坐於菲羅特刺塔的下位，一聞聽衆稱讚貝加米諾的機智和堅忍，便知道輪到她說，不待命令，便開言說道：

前述的故事令我想起一個機智的廷臣，爲正當的目的，懲責一個富商；這個故事也許和別個相同，但其宗旨正大，一樣可嘉。

不多時以前，熱那亞有個紳士，名叫革里馬第，大家都相信他的財產物業，甲於意大利全國的人民。他的富有，意大利通國無與倫比，而他的貪婪鄙吝，全世界也無人匹敵。他不肯和人家做朋友，連自己的普通必需品，也不肯置備；和喜歡鮮衣美食的熱那亞人的風俗，剛剛相反。因此之故，大家都叫他做鄙吝的白蝕，寔假竟忘失了他的真名。

革里馬第一方面一毛不拔，他方面卻拚命積聚財產。湊巧熱那亞來了一個系出名

門而富於機智的紳士，名叫波賽爾，和現時的廷臣，一點都不一樣。他平生最憎惡今人尊爲高貴紳士的劣性，說這種人並非生長於宮廷裏面，卻是在穢墟之中長大，只足以陷落人類，正應當叫他們做驢子才對。從前貴族中人終日只自高自大，或藉聯婚，結戚，交游，以交結權貴。他們只曉得尋開心，而左右的人也一味以談諧機智的應對辭令討好他們；同時對於應受譴責的人，則怒罵譏刺，不留餘地，雖然甚少報酬，也樂得去幹。今日這種上流人物，專好飛短流長，及散佈爭執的種子於隣里之間，毀謗撒謊，弄是搬非，不論在誰人之前，都說他人的壞話，把極瑣屑的事，不問真僞，肆意毀傷，羞辱，及破壞他人的名譽。他們的虛僞奸詐的諂媚，卒之令到紳士們無事不鄙賤惡劣。但凡談吐最粗俗，行爲最卑鄙的醜劣主人所寵幸的人，就永遠貽羞於今日的世界，並且表出道德掃地，令我們輾轉陷落於醜惡之中。

閒話少提，卻說剛才提過的那位波賽爾，時常受熱那亞較好的人的探望尊敬。他款留了幾個在這裏住着，又聽到許多人講及革里馬第的鄙吝，很想見一見他。革里馬第早

就聽到人說波賽爾是儲品格高尚的君子，雖然很吝嗇，畢竟系出名門，很謙恭有禮的接待他。彼此攀談起來，便領他和幾個同來的熱那亞人去看新建的華美第宅。他把各部一指示給他們看過之後，便說：「先生，你是見聞廣博的，能否告訴一件從未經見的東西，讓我繪在我的府內嗎？」波賽爾聽到他說話這麼蠢笨，便答道：「先生，恕我不能告訴一件我所知而從未經見的東西；除了噴嚏或如此之類之外；但若果你高興，我可以說出一種東西，我相信你不曾見過的。」革里馬第（萬想不到會得到這個答覆）便說：「求你說給我聽那是什麼東西罷。」波賽爾馬上答道：「把慷慨繪在府上罷。」革里馬第一聽這話，突然被羞恥心把捉着，即時把以前的脾性改變過來說：「先生，我一定把慷慨繪畫出來，令你和人人都不能說今後的我不懂慷慨爲何物。」自此以後，他爲波賽爾一言所感，完全變成一個最慷慨最有禮的紳士，不論外來人或熱那亞的市民，都最尊敬他。

故事第九

皇后的命令，最後臨到伊里沙，她不費思索，便開始說道：

有種人縱然碰了許多辛苦，受盡許多責罵，也是無用，但偶然一句言出無心的話，卻發生功效。羅力塔所講的故事，便足以表明此理。現在我也想用一個很短的故事，證明此理。我們不能以人廢言，一件好事時常都有裨益，而且應該尊重，不論是誰說的。

當西浦魯斯王在位之世，部羅涅的哥德佛雷，克復聖地之後，有個加斯科尼的貴婦，前往聖地參謁聖墓。在歸途中行到西浦魯斯，備受一部分農奴的虐待。她到處訴苦，也沒有人賠償她的損失。最後她決意控訴於王前。但有人告訴她此舉必徒勞無功，因為國王事事都很疏懶，而且為人很小氣，絕不肯替被損害的人雪冤，他自己也備受無數可恥的侮辱；不論誰人受他觸犯，都可隨時用最粗俗的話發洩憤恚。貴婦聽說，覺得賠償完全絕

了望了，可是仍想出一種報復她身受的困厄的辦法，鼓起國王的精神，革除他的稍懦之性。於是走到國王跟前，淚流滿面的說：「主啊，我來到御前，並非想求你替我伸冤雪恨，只乞求你給我一個小小的滿足，就是告訴我你怎麼能夠容忍我所聽到人家加於你的侵犯，好教我今後也學會了安心忍受人家加於我的困厄，天知道，假如我有這種權能，我願意把牠交托你，因為你很有忍耐。」當時國王雖然麻木不仁，一聞婦人的話，不啻大夢初覺，始用最嚴厲的辦法，給那貴婦伸冤。而且從此之後，凡有人膽敢侵犯他的皇冕的尊嚴，必定最熱心的施以懲戒。

故事第十

伊里沙說完，最後便輪到皇后；她很得體地說——

最貞淑的女郎，晴空的星辰，是蒼天的裝飾，春天的花木，是原野的美景；同樣，揀談諸可愛的故事，用文雅的詞句把牠潤色，那麼，雖然是簡短，也較適合於婦女，勝過冗長的故事，因為如果少少幾句話就夠了，又何必多說呢。現在的婦女，一聽到巧妙機智的事情，便心領神會者，不在多數；就算領會了，也甚少知道怎樣應對的。這是我們女子的恥辱。從前修飾婦女心靈的美德，到今日已變為肉體的裝飾，凡習慣好炫美，及好穿帶綺羅珍飾的婦女，便最得人尊敬；沒有想到裝飾品滿身的驢子是不是比沒有裝飾的更能負重致遠。故此就這一點而論，她們應得的尊敬，還不及驢子。我羞於提及這等事情了，因當我非難別的婦女時，同時也連帶譴責我自己。此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婦女，只是呆鈍無靈的

泥雕木偶罷了；與其應答人家的問題，倒不如絨口結舌還好。固然，她們想令人家以爲她們不懂應對，是因心靈單純，故以有禮的美名，掩飾她們的愚蠢，好像世間除了只曉得和閨中侍婢，洗衣婦人或廚中傭婦談話的，便沒有沉實的婦女；又好像她們的天性生成不作別種會談似的。你們一定會得考慮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和什麼人談話的；因爲有時男子或女子本想嘲謔人家，令人頰頰，但沒有拿自己的機智和人比量過，反倒碰了一鼻子灰。故此我們時時要小心提防，不要應了人人掛齒的成語，說婦女的選擇往往是最壞的。希望我今天所說的，最後的故事，教乖了我們，因爲我們的門閥和天分都不同凡俗的女子，所作所爲要賢明聰智。

不多時以前，波倫亞有個著名醫生，名叫阿爾柏特大夫，醫術之精，馳譽一時，（也許至今仍然很有名；）年紀雖然上了七十歲，情性仍很活潑，雖然血氣已衰，但人老心不老，以爲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是不合宜的。因爲他在一個宴會中見到一個最美貌的貴人，是個寡婦，有人說，她名叫馬格列達夫人。大夫一見了她，止不住神魂顛倒，不讓青年男子；

白天見不到這美人兒，晚間便不能安睡。有時步行，有時騎馬，徘徊來往於貴婦的門前，希望一見美人的顏色。來往多了，自然會引起貴婦和她的相識的注意；她們以為愛情是青年的專有品，今見那行將就木的老醫生也為情顛倒得這般可笑，都覺得很奇怪。

阿爾柏特大夫繼續往來門牆之外不絕，湊巧有一天，適值節日，貴婦正在和一班女友坐在門首，遠遠望見他走來，相約一齊竭誠歡迎他，後來拿他的愛情事件揶揄他一番。等他走近，便一齊起立，迎接他走入一間雅緻的房子，拿旨酒嘉穀殷勤款待。最後極恭敬有禮的盤問他，眼見得很多活潑漂亮的青年紳士正紛紛向她求婚，為什麼還不自量，戀於這個美貌的女子，阿爾柏特大夫至是才知道她們不過哄他進來耍弄他一番，於是從容答道：

「夫人，但凡公正的人都不會怪我戀愛，尤其是戀愛你，因為你的確是很值得愛慕的。雖然年紀老去，精力已衰，但意志仍在，而判別誰最值得用情的能力也還沒有消失；年紀愈高的人，智識愈多，這種能力便愈勝過青年人。我未嘗不知道自己年老，也未嘗不知

道很多青年向你求婚，鼓動我愛戀你的希望是這個：在下午小食的時候，我時常靜中觀察婦女喫羽扇豆和韭菜，雖然韭菜一點好處都沒有，但頭部害處最少，而且最合口味。但你們有一種壞脾氣，往往用手指夾着頭部，喫那韭菜，這不但沒有好處，而且有一種很不好的氣味。故此，假如你照樣選擇愛人，我便是佳耦，而其餘你的戀人都得一律擯棄。」

一席話把寡婦和女伴，說得頗覺迷亂。於是她對大夫說：「先生，你給於我們的中斥，很公正有理。我以後永遠尊重你爲一個有學問的君子；而你若非有損我的名譽，也不妨時常指教我。」阿爾柏特站起來，鞠躬致謝，很快活的辭別她，走了。她以前不知道大夫的利害，現在卻遇到敵手了。你們若果是聰明人，往後也要小心些才好。

故事講完，紅日正在沉西，炎威也減殺了許多了。至是皇后很快活的說道：「今天我該管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只差給你們指派明日的新皇后。她要運用最優的判斷力安排爲繼續我們的娛樂所必需的各事。雖然這一天應該繼續到晚間，但除非你們事前費些少時間，便不能好好的準備將來。爲使新皇后有工夫預備明天應作的事情起見，我以

爲明天應該由此刻算起。爲尊重保育萬物的神，及我們衆人的幸福起見，我指派菲羅媚娜做次日的皇后。」說着，站起身來，從頭上取下榮冕，很恭敬的戴在菲羅媚娜頭上。她首先向新后謙恭致敬，其餘的人也照樣行過禮，甘受新后的統治。菲羅媚娜覺得自己有點報然，又記起旁賓妮亞剛才說過不應疏慢她的責任，於是一一承認旁賓妮亞委派定的職員。又傳命備辦明早的糧食，以及近在目前的晚餐，（她們仍繼續坐在那裏，）然後開言道：——

「親愛的朋友，旁賓妮亞擡舉我做你們的皇后，只是出自她的謙遜，並不是我有什么才德。但我不敢照我自己的判斷來定我們的生活形樣，倒是把我的意見和你們一致。故此爲使你們知道我主意去幹什麼起見，我得用幾句話宣佈出來，但你們要想變更，也可以隨你們高興。若果我想得不錯，我以爲今天所採的辦法很妥善，除非我們覺得厭膩了，或者覺得不方便，我以爲不必更改了。所以請大家仍照初時一樣，起來散步消遣片時，到太陽落山時，回來露天喫飯餐。飯後，大家唱些詩歌，或作旁的消遣，至是便該是睡覺的

時候了，

「到了明天早上，趁清晨涼快，大家起來隨各人歡喜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散步。約莫到早餐的時候，仍照今天一樣，回來食餐跳舞。飯後休息一會，仍照前時一般集合在這裏，繼續講我們的故事。我覺得講故事不但很有趣，而且很有益呢。因為提議太遲，有些事情勞賓妮亞的確辦得未盡完善的，現在我想補足她的不及，這便是所講得故事，要專限於某個命題。先把這命題宣佈出來，讓你們事前有時間預先想定美麗的故事。要是你們願意，那麼，明天的命題便是：自有世界以來，人們都是隨人生的種種機會，任命運擺佈，到世界的末日，恐怕也是如此。明天請大家預備講一個故事，表述一個人經歷種種困厄，出乎希望意想之外，卒之得到成功。」

各人對於這個命題，都表示贊成，願遵新后之命，惟獨帶奧紐斯不然，等衆人靜下來，才徐徐說道：「夫人，我同衆人一樣，很贊成你的命令，並且覺得這是愉快的，可喜的。但我要求你給我一個特別恩惠，容我不拘拘於你的律令，一定要照預定的題目講述故事；任

我高興講什麼便什麼，那麼，等我明天可以揀我較歡喜的來講，但別以爲我有這個請求，就一定不講屬於這一路的故事，每天我都甘願殿後。」皇后知道他是個快活的同伴，又知道他這個請求無非想在大家厭聽某個命題之時，逗引衆人發笑，於是准了他的請求，衆人也表示同意。

至此，大家一齊起立，走到從兩個小山流到濃陰密蔽的山谷的清激溪澗，在溪水中洗濯手足，很是快活。將近晚餐的時分，大家回到邸裏。晚餐之後，皇后吩咐拿樂器進來，羅力塔跳舞，伊彌利亞唱歌，帶奧紐斯吹簫。羅力塔立刻遵命，伊彌利亞嬌聲歌唱。歌曰：

我是這麼有福生得這般嬌媚，

一切其他的不幸我都不介意了；

因爲每當我注視

那仍然令人稱心滿意的美妙的時候，

以前的熱情及將來的愛戀
都不移去我那難得的歡樂了。

而且我所有的美妙的姿態，

是不會長久沒有人讚賞的呀；

不——我所感到的快樂是遠過於
心所能想口所能宣的；

這種快樂是怎樣利害，是惟有那些

會這樣長久溫柔地憔悴着的人能夠知道罷了。

而且我（我越注目觀看

越覺得發生那種愉快的心情，）

每一個思想，每一個願望，都令我

覺得那應許着的幸福是我的，

而希望不久便會有更大的快樂：

那裏有一個仙女是像我這般幸福的呢？

歌罷，雖然歌詞有些地方要費思量，大家也覺得很快樂。接住又唱了幾首十四行詩，晚間已過了一部分了。皇后見得應該就此告終，於是傳命掌燈，吩咐各人各歸臥室休息，等來天再尋快樂。

第
二
日



第二天，一輪旭日冉冉上升，小鳥在百花枝上快樂歌唱以迎新鮮的旭日男女們聽到曼妙的鳥聲，知是天曉，紛紛起床。他們走進花園，散步些時，或採花折草來編花冠，一如以前一樣。在蔭處用了早膳，跳了一會兒舞，休息半晌。及至鐘響九聲，遂相繼齊集在昨天所坐的草坪中，各依皇后指定的座位，環拱着她而坐。皇后頭戴桂冠，最爲尊貴，很快活的圓視全羣，然後發令尼菲爾開始說故事，尼菲爾也不推辭，便說出下面的故事。

故事第一

但凡竭力戲弄他人，尤其是拿性質嚴重的事情戲弄人者，往往反倒貽人笑柄，而且每每招致很大的損失。現在我遵皇后之命，講一個故事，你們聽過了，便知非虛話了。這件事情開始時很不幸，但結局卻很快樂，簡直出人意料之外。

不多時以前，特里爾有個日爾曼人，名叫阿立哥，爲人窮苦，以脚夫爲業，任人高興僱用。可是他的生活很良善，因此特里爾的人個個都說（確否不得而知了）他臨死那一刻，大禮拜堂的鐘，不敲而自鳴。大家都把這當做一件奇蹟，登時傳揚開來，都說阿立哥一定是個聖人了。風聲所播，全城的人都蝟集於他的尸骸所在的屋子，當作神聖的遺體一般，擡到大禮拜堂去。市民把跛手脚脚者瞎者帶到那裏，希望摸他一摸，病便復原。

在擁塞的人羣中，我們城裏有三個人碰巧來到此城。這三個人，一個名叫斯狄歧，一

個叫馬退林諾一個叫馬徹斯，都是時常出入王宮的誹諧小丑角色。他們從前沒有到過那裏，一旦見全城的人東奔西走，不知忙的什麼，甚爲詫異。後來查出此事的原因，便很想去看一看究竟。於是把行李放在客店裏。馬徹斯說：「我們要去瞻仰瞻仰這個聖人，但通城佈滿總督派出站崗的兵士和佩帶武裝的人，預備防止城內發生騷亂，不知道怎麼才能挨身走近；況且禮拜堂的人，擁擠的水洩不通，更難進去了。」

就中最熱心去看的是馬退林諾，他答道：「我想到一個法子，可以走近聖人的尸體。」

——「怎麼能夠呢？」馬徹斯追問。——「告訴你罷，」馬退林諾答道，「我想假扮個殘廢的人，你和斯狄歧在兩旁攙扶着我，一如我是個不能行動的人，要到聖人處求治一般。這麼一來，人人便讓路給我們走過了。」他們很嘉納這個詭計，連忙走到僻靜的地方，馬退林諾把兩手手指，手臂，大腿，都扭歪了，又把口目以及全個面部都化了裝。形容的醜怪，令人不敢逼視。也沒有人看見他化裝，倒以爲他的確是跛手跛脚，生成畸形的。於是馬徹斯和斯狄歧兩個，假作攙扶着他，逕直向禮拜堂進發，沿途用最可憐的態度，大聲叫人看

天面上，讓開一條路給他們走過！衆人不知是詐，紛紛迴避，不多時，人人都被他們觸惹注目，一致轟然大叫「讓路，讓路！」到後來，他們居然走到聖阿立哥遺體的跟前。站在旁邊有幾個人，行前相幫舉起他，放在尸體上，讓他得以痊愈。所有在場的人們，萬目睽睽的注視着他，以觀究竟。馬退林諾平日已經做作慣熟了，先伸伸手指，次伸兩手，再次伸動手臂，最後移動全身。場中湊熱鬧的人們看見這個情景，歡然大聲叫喊，讚頌聖阿立哥，並且用力拍掌，讚頌聲與拍掌聲鬧成一片，響如焦雷。

當着衆人歡呼如狂的時候，湊巧離馬退林諾不遠的人叢中，有個佛羅稜薩人，很認識他的，（當他彎手曲腳的時候，還認不得他，到他裝作痊愈之時，方才認識）看見他裝模作樣，「像煞有介事」的，止不住哈哈大笑道，「好好！誰敢說他不是個小丑呢？」旁人聽說，即時詰問，「他原來不是廢疾人嗎？」——「不，佛羅稜薩人說，「上帝可以做我的判官，他時常都是手足平正，與常人無異的。可是他有一種技術，現在你已經親眼看見了，能夠任意把肢體扭成種種形狀。」

衆人聞言，不覺大動公憤，一擁而上，高叫拿着匪徒，真是斗膽，居然敢當衆冒瀆上帝，和他的聖人，這分明存心來戲弄聖人和我們了。於是個個爭先恐後，一把執住他的頭髮，扔落地上，舉脚亂踢，把身上的衣服撕得粉碎。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盡力毆打他的。馬退林諾大聲哀求衆人看神面上可憐他，但不中用，拳脚還是雨點般的打下來。

馬徹斯和斯狄歧兩人，很替他們的同伴傷痛，但不敢上前救援，口中附和羣衆，大叫「殺了他！殺了他！」心裏卻設計拯他出於羣衆之手。若不是藉助下述的計策，他一定早已被羣衆殺害了。馬徹斯知道司法官站在門口，即時跑到司法官跟前，大聲呼喊，「大人，看神面上，幫助我罷，裏邊有一個匪徒，在我的口袋裏偷了我一百佛羅林（註按 Florin 是一二五二年佛羅稜薩城鑄造的金幣，後成爲貨幣的通名）呢。求幫我要回來罷。」霎時間，十二個守衛連忙走到馬退林諾最危險的地方，用盡許多力才救了他出來，可是被人拳打脚踢，已經體徧鱗傷了。

守衛兵把他解到法庭，無數激昂憤怒的人民跟在後面。衆人聽說他現在被告剪辮，

見沒有法子洩恨報復，也宣言他們也被他搶掠。司法官是個脾性很壞的人，聽到衆人的控告，便把他帶過一邊審訊。馬退林諾的供詞很談諧，對於他們的咒詛，一字不提。司法官生起氣來，吩咐拿繩索把他的頸項牢牢的綁住，逼他招認所犯的罪，以便後來問罪。法警七手八腳把他按在地上；法官再審問他到底被人所控是否屬實；並且告訴他不招也不行。他答道：「大人，我預備招認了；但請先命原告指出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搶掠，我將告訴你我所犯何罪，未犯何過了。」法官即時表示允肯，召原告人上前，一一審問。一個說，他八天之前剪他的口袋；一個說四天，又一個答道他即日搶掠他們。於是馬退林諾振振有詞的說道：「大人，他們通通是撒謊的，我到此不過幾個鐘頭，（天啊，我不來倒好）因去瞻仰聖人的遺骸，就在那裏被他們毆辱，如你現在聽見的樣子。真的，你的錄事是我的居停，他可以做我的證人。求你不要聽這些人的誣告，冤枉我，和置我於死地啊。」

馬徹斯和斯狄歧聽見法官的審訊和衆人的控告，又見他們的朋友慘受嚴刑，知道事情愈鬧愈大了，大起恐慌，兩人相語道，他們無異出他於鍋中，而投之於火坑了。於是四

處奔走，去找他們的居停主人，把所經的事情，統統告訴他。那居停主人聽完了笑不可仰。於是領他們去見亞歷山大·亞哥蘭底，城中一個最有權勢的人。他們再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他，並乞求他憐憫可憐的馬退林諾。亞歷山大笑了半天，才起身去見邑宰，吩咐他把馬退林諾帶到他的跟前。使者跑到公庭，見馬退林諾只穿着內衣，站在法官之前，渾身亂抖，因為沒有一個人爲他說句好話，說不定一定要受絞刑了。法官逼不得已才肯把他引渡。馬退林諾到了邑宰跟前，把一切事情和盤托出，又哀求他特別開恩釋放他，說，若有生命返回佛羅稜薩仍永遠想及頸項上好像勒着繩索一般。邑宰很高興聽他的述說，隨即吩咐各賞衣裳一套給他們三個。三人大喜過望，幸喜脫了火燒眉毛的危險，歡歡喜喜返到安穩的家鄉。

故事第二

女郎們聽了馬退林諾的歷險故事，笑不可仰，紳士們也軒渠大笑。坐於尼菲爾下位的菲羅特刺塔尤其笑得利害，皇后一吩咐他開始講他的故事，便立刻遵命。

我要講一個故事，其中一部分是厄運，一部分是愛情交織成的；這對於在不穩定的愛情路上走着的人，也許有點益處罷。在這路上走着而沒有唸聖朱理安禱文的人們，是雖然睡在安穩的床上，也時常都不能好生睡得呀。

當菲拉臘侯爵亞所時代，有個商人名叫立那爾多往波倫亞辦理私事。辦妥之後，起程回家，剛出菲拉臘境，騎馬向着味羅那進發，便碰着幾個人，驟然看來，似乎也是商人，實則是剪徑的綠林，立那爾多不提防是歹人，便和他們一路走。他們曉得他是個商人，估量身邊一定有很多錢，便立心等着一有機會，便劫掠他的財物。爲免啓他的疑惑起見，他們

一路裝作有名望有品格的君子一般，和他攀談，並裝作極知禮讓謙恭的樣子。立那爾多還以為得到這一班人做伴，破除旅途上的寂寞，勝似只和一個僕人蹣跚獨行多了。他們一路談論各樣事情，最後講到祈禱。三個強徒之中，有一個對立那爾多說：「先生，領教你在旅行中多用那一種祈禱？」——「真的，」立那爾多答道：「我對於那些事情不甚知道，而且也不甚懂得祈禱，但我的生活方法很古老，我可以告訴你十二辨士即等於一先令。雖然，我在旅途中每逢在出客店門之前，照例要為聖朱理安的父親及母親念一遍『我父在天』及一遍『福哉馬利亞』，後來又祈禱上帝和聖朱理安，祝福我在晚間找到舒服的下宿處。告訴你罷，先生，我在路上屢次遇到很大的危險，但次次都履險如夷，到黑夜到來的時候，時時都得到舒服的下宿處。我深信這種恩典是我所尊敬的聖朱理安向上帝替我取得的。我想要是忘記了祈禱，旅行便一定不安穩，而且晚間必不能找到宿處。」

「那麼，」他們再說，「你今晨一定祈禱過了把？」

「一定呀，」立那爾多答道。三個賊肚內尋思，決定下手劫掠，於是暗中自語道，「看

你中用不中用，若果我們沒有差失，你今準定得不到最好的下宿處；」又大聲說，「我旅行也不止一次了，雖然時常聽人講及祈禱的功用，卻從來沒有祈過禱，但何嘗有過半點不安適。今晚你試看我們一行人，誰得到較舒適的下處罷。我卻不用你那種禱詞，我的祖母每喜告訴我，用 *disrupisti* 或 *intemerata* 或 *de profundis* (註) 才有獨一的效力呢！」

他們一壁走路，一壁談論許多事情，等到了適當的時機和適當的地方，便動手實行劫掠。及至旁晚時分，走到離居萊爾莫堡不遠的河津附近，地方非常僻靜，三個惡徒一聲呼嘯，猛撲上前，把他剝得只剩下一領襯衣，連馬匹都搶走了。臨走時還對他說，「走罷，看你的聖朱理安今晚供給你的下處，勝得過我們不。」說着渡河揚長而走。

僕人簡直是個混蛋，看見着主人被劫，也不上前援助，策馬一直飛跑到居萊爾莫堡才停下來。到城堡時雖然已經不早，找了下處安歇，一點挂慮都沒有。

立那爾多身穿襯衣，沒有襪，光赤着足，甚為狼狽；而天氣又十分寒冷，雪又刮得緊，不知如何是好。看看黑夜來了，一個人立在風前，凍得渾身戰慄，兩排牙敲鑼似的亂戰。擡頭

四圍張望，想找一所地方投宿一宵，再作議處，不料這個地方，才經過兵燹不久，四處荒涼如墓，那裏來的住處。不得已衝着風，捱着冷，跄跄跟跟的向着居萊爾莫堡跑。又不知道僕人到底那裏去了，但心中以為只要有地容身，便有了救了。走到離城還有一英哩的地方，天色已經漸漸黑暗了。及至走到城邊，已經很晚了，城門已閉，城壕的吊橋也拽起了，不能夠趕進城去。他很憂傷的站在那裏，十分沮喪，四下瞭望，看能否找到一處蔭蔽之所，聊蔽風雪。僥倖天不絕人，望見離城牆不遠，有一間屋子，便打算在屋簷下躲避一晚，天明才走。好容易走到那裏，見壁間有一扇門，可是早已下鎖嚴閉了。在附近搜拾了些稻草，鋪在門口，坐了下來，心中甚為愁苦，口裏大聲呼告於聖朱理安，說他時時都很虔敬，不應受這樣報應。

但是，聖朱理安畢竟仍舊照顧他，不多時便給他一個很舒適的下宿處。在城堡裏有一個天姿絕色的寡婦，亞所侯爵愛如生命，就住在立那爾多在門外避風雪的屋子裏。是晚侯爵原定到來歇宿一晚，於是她預先祕密地準備熱湯，等侯爵到來給他洗澡。又預備最

豐富的酒肉，以便一同受用，什麼都預備齊了，只候侯爵到來，不料侯爵忽然接到一通火速的急報，要立刻備馬就走。未走之前，差人去通知寡婦，請她原諒失約之罪。婦人一團高興，化作雲煙，頗爲不樂，不知怎樣消遣才好。後來決意拿預備給侯爵洗澡的熱湯沐浴自己，喫了晚餐，便上床睡覺。

計定，便跑進浴室，事有湊巧，浴室恰可近着門口，立那爾多所坐的地方，她一進去，所有他的哀訴和顫抖的聲音都聽到了。她連忙叫侍女來，吩咐她去瞧瞧門牆外邊，誰在那裏，要幹什麼。侍女奉命出來，在皎朗的天空之下，見立那爾多縮縮瑟瑟的坐在那裏打戰，便走上前詢問。立那爾多抵着冷戰，竭力把自己的厄運都告訴了她，如何來到這裏，並且央求她不要讓他生生的凍死。他說話時戰慄的吐不出字音來，令侍女聽來聽去總聽不清楚。說完之後，侍女也被他感動了，返身進去，一五一十的說給女主人聽。寡婦聽了也很可憐，又憶起留着讓侯爵私自來往出入的門鑰，在她身邊，於是再吩咐侍女道：「去把門輕輕的開了，讓他進來。我們這裏儘多糧食，又沒有人坐立，並且儘可容他歇宿的。」侍女

很稱讚她的慈悲，於是開了門，見他差不多凍得半死了。她說：「可憐人，快進來，趁湯還熱着，先洗個澡罷。」立那爾多毫不客氣，霍地站起來，隨她進去。洗過澡之後，全身溫暖，覺得彷彿死過活來。婦人又拿丈夫遺下的衣裳給他穿。穿上身後，十分稱身，好像照着他的身材做成似的。立那爾多滿心感謝上帝和聖朱理安，到底得到很好的款待。

婦人歇息了一會，遂吩咐在大廳裏生起一爐熾炭，親自走出來再詳細查問他是何等樣人？侍女答道：「夫人，現在他穿着起來，看來倒是一個漂亮的君子，舉動也很大方呢。」——婦人說：「那麼，去請他進來拷火，並且和我同喫晚餐，恐怕他還沒有喫飯呢。」立那爾多進去大廳，見婦人很像個有體面的人，不敢怠慢，連忙上前十分恭敬的表示很感激她的優禮厚待。婦人見他的人品和侍女所說的話相符，便請他隨便和她坐在火旁。坐定，再查問他遭遇的困厄。立那爾多照實一一告訴了她，關於此事，她早就聽逃到這裏來的僕人說過一點了，所以很相信他的話。於是又告訴他對於這宗案情，早有所聞，又告他明早怎樣便可以找那廝。說着，晚餐早已陳設好了，於是洗過手，一同坐下來。

立那爾多長得身材高大，儀容舉止又很可愛，居然是個中流階級的人物，故此席間她不時的偷眼瞧他，覺得他很得自己的歡心。喫罷了餐，便和侍女商議好不好利用命運帶來的良好時機（因為侯爵疏慢了她）。侍女平日已深知取悅女主人之法，即時點頭讚同。商量定了，婦人仍然回到撤下立那爾多的爐火旁邊，很快活的望着他說，「你深思的什麼？是不是因為丟了馬匹和幾領衣裳，便悶成這個樣子？你安心罷；現在既已進入我的屋內，我可以告訴你，我見你穿起我丈夫的衣裳，不覺想起有好幾晚我丈夫在時的情境，我幾回要上前以夫禮相敬哩。」立那爾多是個很識風趣的人，當然不會不明白她言外之意的。彼此情投意合，進了臥室，儘量快活一宵。

第二天早晨，婦人爲免人猜疑起見，只給他幾領舊衣裳，口袋裏放滿金錢，請求他把昨宵的事，嚴守祕密。又指示他去找他的僕人的路徑，仍舊由昨晚進來的門戶，打發他走了。

天色大亮，立那爾多便裝作打從遠方來一般，走入城堡，不多時找到了僕人，在皮包

裏拿出自己的衣服，穿著起來，事情真碰巧得很，剛剛攀鞍上馬，昨天搶劫財物的匪徒，適因犯了別宗案件，被解進城。他們不打白招，把劫去的衣服，馬匹，財物，統統交還，除了一隻襪帶不知下落之外，一點東西都沒有丟掉。立那爾多至是誠心感謝上帝和聖朱理安，返鞍上馬，安然回到家鄉，至於那三個匪徒，則在城中示衆，亂跳一場，以示懲戒。

(註) 最後一字是舊約詩篇名，前二字一是擾亂的意思，一是純全的意思，疑也是詩篇之一的名字。

故事第三

衆人都佩服立那爾多的歷險，並且讚許他的誠心，感謝上帝和聖朱理安救助他出險。他們（雖然沒有明說）也不怪責寡婦利用天賜的良機，成其美事。衆人正笑着，旁賓妮亞知道輪到她說，略一思索，便奉到皇后的命令，於是開始說道——

我們愈講及氣運的動作，便愈注意想及牠們，而談笑的資料亦愈多。無怪有許多事情我們自以爲是自己的，其實都受命運的操縱。她的作用不絕的變化，我們簡直無法察覺，雖然在每天的每一件事都表現出來，而且擴展到以前所講的故事，然而皇后既然高興拿這做今天的大題目，我也來講一個故事，我想怕不爲你們所喜的。

從前我們城裏有個武士，名叫第巴爾多，有人說他是藍伯第族人，也有人說他屬於亞各蘭第族。這些都不必管他，卻說他是當時最富有的武士，生下三個兒子。最長的兒子

名叫藍伯托，次子名叫第巴爾多，三子名叫亞各蘭第；個個都是溫文有禮的少年紳士。長子才十八歲，父親便過世了，遺下一大注財產給他們。

長子藍伯托見得自己坐擁巨資，這般富有，又沒有人管，於是揮金如土，養着如雲的僕婢，駿馬和鷹犬之屬。又大開方便之門，招納來客，來者不拒，一律款待，不時招集一班閒漢，騎馬爭戰，競技比武，凡紳士應做的消遣，都不高興。此外又放縱青春的情欲，買笑尋歡，毫無檢束。這樣豪奢的生活，斷難持久，不多時，財產漸漸的減少，所收的租金，也不夠日常的開消了。於是抵賣了一宗物業，不久花完了，再賣一宗，久而久之，連不動產也賣光了，以前閉着眼睛的貧困，現在大開着眼了。

一天，藍伯托叫齊兩個兄弟來，把父親在生時，名聲怎樣廣大，遺下的財產多麼豐厚，他們如何濫用無度，到現在已經變成破落戶了的話，都開誠佈公和他們說。又用最溫和的態度，勸他們索性把碩果僅存的物業也賣了，搬去別的地方居住。兄弟兩人都遵依長哥的勸告；也不辭別親朋，一點都不忙亂，便靜悄悄的離開佛羅稜薩，逕直搬去英格蘭。

到了倫敦，買了一所小屋，盡力節儉，放款收息度日。幸喜命運待他們還好，過了幾年，又獲得一大注錢財。於是一個一個的相繼回到佛羅稜薩，恢復以前賣去的產業的大部分，再添購了一部分。大家娶了妻，仍舊經營英格蘭的銀行事業，彼此商定派遣一個姪兒，名叫亞勒散德洛的，前往經理他們的生意。至於三兄弟，仍繼續在佛羅稜薩居住。雖然大家都有了家室，但飽暖忘憂，漸漸記不起從前因為浪費無度而致的痛苦，又復揮霍無度，向當地的商人借債度日，弄得債臺高築。亞勒散德洛放出一筆款給本城以及別處的貴人，獲利很豐。兄弟三人的用度，有幾年就靠他供給。但他們這樣子揮霍，遇缺乏時便任意舉債，到後來便全靠姪兒從英格蘭寄錢回來，才得過日。那時候，出於一般人的意外，英王和他的兒子忽發生了戰爭，因此全國的土地被分成兩份。貴人們的堡壘原本受姪兒經管的，也被他們佔奪了，連利潤都沒得收了。但亞勒散德洛希望有一天大家言歸於好，便有資本，有利息，所以仍繼續住在英格蘭。而佛羅稜薩的三兄弟，始終不減浪費，仍然繼續借債度活。但不料幾個年頭沒有收入，弄得信用掃地，於是債主紛紛前來討債。他們不得

不盡將所有償還他人，仍然不夠。債主們毫不留情，把他們送進牢裏，慢慢的逼他們清償餘欠。他們的妻兒東流西蕩，甚是可憐，自問下半世除了愁苦之外，再沒有別的希望了。

亞勒散德洛白等了幾年，眼見得在英格蘭不能平安過日，而且逗留在那裏也沒有意思，反倒有生命的危險，於是決意獨自一個走去意大利。道出布魯日時，遇到一個青年的修道院長，身穿白袍，坐在一架大馬車之上；兩個與國王有點關連的古式武士，在後面跟隨。亞勒散德洛上前打個招呼，通了姓名，倒很得他們的歡迎。他們一路同行，亞勒散德洛便很恭敬的訊問前頭走着的僧侶，畢竟是何等樣人，領着一班扈從，要到什麼地方去？其中一個武士答道，「那乘車先行的，是一個青年紳士，我們的親戚，最近才受封爲英格蘭一間最富有的修道院的院長。但因為他的年紀還青，未及例定的年宗，故此我們一行人要上羅馬去，求聖父恩准減免到任的年限；但這是一宗祕密。」

新院長有時在前，有時落後，（這是行路人的常例）終於見到亞勒散德洛，見他倒是個高尚溫良的青年紳士。一見了他，便非常滿意，覺得從沒有見個比他更好的了。於是召

他到身旁，盤問他是什麼人，從那裏來，要到那裏去。亞勒散德洛答得很得體，同時又自薦願隨左右効力。院長對於他的談吐舉止的溫文漂亮，都十分滿意；又見得雖然生意失敗，到底是個紳士。對於他的損失，深表同情，用友誼的態度，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灰心喪志，須知若果他是個好人，上帝必定擡舉他，令他的地位高過他被命運所陷的。又說，既然要去多斯加納，儘可大家搭伴一路走，因為他也要到那裏的。亞勒散德洛很感謝他的鼓勵，並且說甚願隨侍効勞。院長（見了亞勒散德洛之後，心裏發生幾種新意念）策馬前行，走了幾天，走到一條村落，那裏的居處設備都很劣。院長很想躺一躺兒，亞勒散德洛便走去找到一個相識的人，讓院長在屋裏最方便的地方下榻。如今在這一家裏，他倒一變而為院中的管事人，盡他所能，把各人安置在鎮裏各處。後來院長吃過了晚餐，到半夜的光景，人人都散開休息了，亞勒散德洛便問屋主他在什麼地方睡。主人答道：「先生，你親眼看見我的屋子的確統統住滿了，連我和家人都逼住要在長椅睡呢。但院長屋子裏還有一個谷倉，我可以送一張草床到那裏，讓你歇一歇兒。」——「我怎能到院長屋裏睡呢？」他

說，「裏面地方這麼淺小，連容他一個帶來的僧侶們也不能？如果未放下門簾之前，我想起那個地方，便會讓他的僧侶到谷倉睡，我就到僧侶那裏去了。」主人說，「事已至此，隨便你到裏面，或者什麼地方都可以。現在院長已經睡熟了，門簾也下了；我可以輕輕的搬一張床進去，你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亞勒散德洛見得可以不必打擾院長，便表示同意，躡手躡足的進去，一點聲息都沒有。

院長平素都喜歡醒睡的，亞勒散德洛和主人的說話，他都聽在耳內。覺得亞勒散德洛已經進了來，心裏便反復盤算道，「現在我得到適當的時機實行我的意欲了，時機一失，以後便不再來。」主意已定，估量人人都在屋裏，於是低聲叫「亞勒散德洛」吩咐他躺在自己身邊。亞勒散德洛推辭了好幾次，卒之解除衣服，走上床去。院長伸手摸向他的胸前，如同有情人一般。亞勒散德洛非常驚詫，驚懼起來，恐怕他有什麼詭計。院長覺到了，止不住莞爾而笑。解開了上衣，露出白嫩的胸膛，執住亞勒散德洛的手，引到胸前說，「不要怕：試看看我是什麼人罷。」亞勒散德洛伸手一摸，覺得兩隻嫩乳，光滑柔膩如精磨的

象牙，這才知道他原來是個女子。她打斷他的思潮說，「你未挨近之前，請先聽我的話。我實在是個女子，不是男人。現在正要上羅馬見教皇，處理我的婚事。但不知是你的倖運還是我的到霉，前幾天一見了你，便禁不住從心底愛上來。告訴你，世間沒有一個女子愛你比我更深的。故此我寧可捨棄他人，甘心嫁你。要是你不肯接納我，趕快返回原處去罷。」亞勒散德洛至是才深悉她的確是個女子。雖然以前不認識她，但看見她的隨從便可見她一定是個高貴的女郎，而且在他看來，也長得很美貌。因此，只略一思考，便說，要是她願意，他也十分歡喜。她一聞此言，立即起來，向案上的十字架走去，拿一只約指給他，和他訂婚。

第二天，他們起程取道上羅馬。再過一兩天光景，她和兩個武士，以及亞勒散德洛，都被帶引到教皇御前。行過了相當的禮儀之後，她便對教皇說，「聖父，你比誰都知得清楚些，但凡欲想生活正直良好的人，一定要竭力避免勢所難免的一切會得令他們適得其反的事情。因此之故，我帶了我父親一大部分財寶，走了出來，我父親是英國國王，我年紀

還青，他就要把我嫁給年紀衰老的蘇格蘭王。我特地到來乞求聖上處理我的婚事。我之所以逃出來，不但爲蘇格蘭王年老，更恐怕我嫁了他之後，因我意志薄弱，會得違背上帝的律法，有損我們王族的名譽。我抱着這個旨來此，途中偶然見到這個青年紳士，他的德性與行爲，都很配得起最偉大的郡主，雖然他的家世稍爲卑微一點。我已經選定他做我的夫婿，就是我父王或別人看中了第二個，我也不願意的。這麼一來，我此行的主要動機，已經變了。但我仍想朝見環繞此城的聖所，與及聖上的天顏，使那只在上帝面前訂下的婚約，由你公佈於世界。因此之故，務乞聖上施恩，俾得我們更爲你所代表的上帝所悅，並且共同生活，榮歸上帝和聖上，以至於死。」

亞勒散德洛非常詫異，及至聽聞他的夫人是英國國王的女兒，更加大喜過望。但武士們卻怒不可遏，若不是在教皇跟前，便要向亞勒散德洛施行強暴，並且說不定照樣對待郡主呢。在教皇方面，對於她的裝束和選擇，都十分驚異，但明知她所作爲已經無法挽救，也很願意滿足她的請求。於是撫慰兩個武士一番，又叫他們與郡主和亞勒散德洛兩

人復和，隨即下令準備他要做的事。

到了指定的日期，教皇命郡主穿起皇室的華服，出來與被招赴最盛大的婚禮的主教們，以及其他的大人物相見。來賓見她美麗婉淑，個個都被她迷住了。亞勒散德洛也盛服而出，他的儀容舉止，絕類一位王子，不像一個商人，連兩個武士，也肅然起敬。教皇把婚禮弄得非常莊嚴，祝福之後，新婚夫婦便辭別他走了。

亞勒散德洛離開羅馬之後，很想回去佛羅稜薩走走。他們未到之前，結婚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城了。及至他們抵埠，舉邑十分鄭重的歡迎他們。郡主一到，馬上把三兄弟從牢裏釋放出來，清償一切負債，把他們原有的產業，都交還他們和他們的妻室。這麼一來，更令人人都對他們表示好感。臨走之時，他們帶同亞各蘭第一同走。到了巴黎，國王很隆重的接待他們。兩個武士從此辭返英格蘭，極力勸諫英王。英王卒之受諫，用說不出的快樂歡迎他們回國。又封他的女婿為武士，錫以康華爾伯爵的高爵。亞勒散德洛的行爲，調解父子間的事情，這對於國家裨益實在不少，故為萬民所愛戴。

亞各蘭第恢復一切應有的財物，很富有的返回佛羅稜薩，亞勒散德洛又首先賜以武士的榮銜。伯爵和郡主很快活的雙棲雙宿，據說他運用自己的智慮和勇敢，又得岳父之助，後來征服了蘇格蘭，被冊封爲王。

故事第四

羅力塔坐於旁賓妮亞的次位，見她的故事已經到了美滿的結局，他便開言接續說道：

最仁慈的女郎們，據我看來，命運最偉大的作用，當無過於令一個人由卑微的地位，一躍而為尊貴的王子，如旁賓妮亞剛才所講的亞勒散德洛那麼樣了。雖然凡講一故事都要不出總題之外，但我將不遲疑地講出一個故事，雖然故事所含的艱苦更甚於前者，但結局卻沒有那麼光榮。因此，我覺得我所講的是最不好的，但我無能講一個更好的了，希望你們原諒我罷。

人人都說，由勒佐到加厄大是意大利海岸風景最佳的一部分。這其間近住撒列諾那一部分，即居民稱為馬爾菲海岸者，一帶散佈着無數小鎮，花園，小溪，以及善於經商的

富翁。其中有個名叫拉維諾的市鎮，鎮內有很多家財百萬的富翁。就中有一個不知足的財主，名叫蘭多爾福·魯福洛，不以他的廣大倉廩為滿足，時常想擴大兩倍方才稱心，卒致盡喪其所有，而且連性命亦幾不保。這個大腹賈如同其他的商人一般把私事處理妥當之後，便買了一隻大船，只為自己的利益而運輸貨物，上足了貨便揚帆向西魯浦斯島而去。到了那裏，見泊着很多船隻，所載的貨物同自己的一樣。他看見這個情景，知道不但是要趕快把貨物賣脫，而且若果要把貨物全數賣清，就不得不只求些微利就算，否則便會招致極大的損失，幾至於破產，他終日憂慮，不知如何是好。眼見得自己將由大富翁變為窮光蛋，便決定只有兩條路走，第一條是自尋短見，不則是設法向他人補救自己的損失，免得抱着發財的目的而來，卻變成窮人回去。於是他去找着一個駛着一條大船，挾着纍纍的財物，以及其他的商品而來的商人，買了一隻合海盜之用的小舟回來，配足武裝，以及一切殺人越貨所必須的東西，打算去劫掠他人，尤其是土耳其人的貨物，據為己有。他這種生活的氣運比經營商業好得多了。因為只在一年之內，他就劫掠了很多土耳其人

的財物，不但得回他自己的資財，而且還有兩倍以上哩。

現在他從前的損失，都得回了，心裏十分快慰，自以為盡夠享用，又恐怕再遇災難，於是決意取最妥當的方法，滿載而歸。對於經商，他仍然慄慄危懼，所以不願再拿錢做生意，仍舊駛着他冒險博得的小舟回去。剛到多島海不久，便已入黑，忽然刮起一陣大南風，正逆向他的航路吹來。在島嶼羅列的海上，遇着逆風實在很難抵受，所以他很想駛入小島屏蔽的海灣，等天氣轉佳，再復啓行。蘭多爾福剛駛入港口，同時有兩隻從君士但丁堡駛來的熱那亞船，也入港避風。船上的人，一見小舟駛來，馬上阻止去路。他們早知道小舟的主人是誰，又知道是著名的富翁；他們是慣於劫掠的，於是決定動手搶劫那小舟的財物。其中幾個人佩帶着弓箭以及旁的軍器，走上岸去，佔領一個陣地，阻止小舟的水手上來，否到他們便拚命逃生了。其餘的人，便走落長艇，適值風平浪靜，不久便泊近蘭多爾福的船，一擁而上，把所有船上的人都捉着了，一個都不遺漏；又把財物統統拿光了，只剩下一領背心。洗劫乾淨之後，便把船弄沉了。

第二天，風勢改變，他們遂扯起帆，終日順利行駛，及至晚上，風勢又復暴發，風浪甚大，兩隻船被風浪打開，不能會合。蘭多爾福所在的那一隻，被風浪猛然衝近塞法羅尼亞海岸，撞得粉碎。貨物、槓箱、椅桌等等，浮滿了一海；船上的人，不顧黑夜，更不顧風浪，凡曉得泅泳的都竭力撲入水中，見有浮水的東西便拚命抓着。蘭多爾福也在其列，他從前以為與其變成叫化子回家，倒不如死了，這樣想法不下千次之多；現在死在目前了，卻非常害怕，像其他的人一樣，死命抓着一個箱子，希望把命運多延一刻，上帝便會有法子令他逃脫。於是盡其所能，坐在箱子上面，被風浪來回衝蕩。好容易撐持到天明，擡頭四顧，除了天雲海水之外，什麼都見不到。迎面一個衣箱，正向他衝來，有時流得很近，他看着甚是害怕，恐怕撞來，生命便難保了。他用盡了剩餘的力量，想用手把牠推過一邊，終於一陣狂風，猛然向他坐着的箱子撲來，一個顛覆，跌落海中，頭部耳部都被水浸溼了。但不久復浮出水面，於是因驚慌之故，盡力泅泳。但離箱子很遠，恐怕不能得回牠。那時候，對面的衣箱反倒較近一點，便泅近前，俯伏在箱面，用手臂緊緊的抱着牠。這樣在海中載浮載沉，食沒得食，喝

卻多於他所要的。又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歷一晝夜，所見的只是海水。

第三天早上，（不懂是上帝幫助，還是風濤的力量）蘭多爾福已經差不多變成一

隻海綿動物了，仍然緊抱着箱子，如同溺水的人抓着任何東西以免滅頂一樣，漸漸衝近科佛島。在那裏天幸遇到一個貧婦正在岸邊用鹼水和海沙洗刷碗碟，一見他被浪衝近岸邊，不懂得他像個什麼樣子，連忙發喊而走。他此時已經不能說話，也看得不甚遠，只任浪波高興，把他打上岸邊。至是那貧婦才分辨出衣箱的形狀；再仔細審視，見箱面有一隻手臂，再次見到面部，才估量是怎麼回事。看着不覺惻隱心動，稍為行近現在已經平靜的海邊，執着他的頭髮，連人帶箱，扯了上岸，麻煩了許久，才推開他的手臂，把箱叫同來的女兒頂住，她自己則如同抱小孩一般抱他回家。到了家，便把他放在火爐上，用溫水磨擦洗濯他。他受了熱氣，體溫漸漸恢復過來，精力也回復一點了。到了相當的時候，婦人擡他離開火爐，拿酒和興奮劑去灌救他。過了幾天，他漸漸恢復知覺，知道自己在什麼所在，婦人便把那箱子交還他，並且告訴他可以準備離開這裏了。他對於已往的事，一點都記不起

了隨手接了過來，估量着就算不大值錢，也可以維持些時費用。拿到手裏，覺得很輕，頗覺失望。但等婦人不在時，他把箱子弄開，見裏面載着無數珠寶，裝飾品之類，他是個商人，頗有鑒別力，知道價值不貲，不覺滿心歡喜，連忙讚美上帝尙未遺棄他。但他已經受命運播弄過兩次，恐怕又有第三次遭殃，於是十分小心提防，設法把財寶安然帶返家鄉。因此，他拿舊破皮把珠寶裹好，對老婦說，那箱子他用不着了，要是肯給他一個袋，她便可以留起牠。婦人當然很願意。他千感萬謝的，搭着布袋在肩頭上，辭別婦人，乘小舟過到布籃狄遮。這樣登山涉水，最後回到特拉尼，遇着本鎮幾個商人。他把自己所遇的事情，除了珠寶箱子外，都告訴他們。他們都很可憐他，給他衣服穿，又送他一匹馬，找伴當送他到他說他要去的拉維洛。及至安然抵步，重又多謝上帝的恩典，然後再小心檢視布袋，見很多無價之寶，即以最低價格估計，也有他離家時所有的財產兩倍之多。他把珠寶安置妥當之後，寄了一筆錢去科佛，給那救他出海，善待他的婦人。又寄了些錢去特拉尼給那贈衣的商人。其餘留着自己闊綽的終生享用，以後不想再去經商業賈了。

故事第五

現在輪到菲亞麥塔，他說，蘭多爾福所得的珠寶，令我想起一個故事，雖然比前述的又是一派，所含的危險卻一樣的多。前述的故事，一共經歷幾個年頭，我要講的故事卻只是一晚的事情。

我聽人說佩魯查有個青年的販馬商人，名叫安德魯丘，聞得那不勒斯市場很多，便攪了五百金佛羅林，要到那裏去。他從前沒有離家出外走過，此次便夥結了幾個馬商同走，在一個星期日的薄暮時分，到了那不勒斯。第二天早上，遵照居停主人的囑咐，老早便走到市場，見有很多馬匹在那裏發售，都很合意，於是在市場間來來往往，爭錢論價，卒之沒有買到。但對人表示此來有心買馬，並且很疏忽的把錢袋拿出來給人瞧。旁邊一個西里女郎（她時時爲人做事博些微利）一眼瞥見，她正在走過，安德魯丘倒沒有察覺她。

女郎暗裏自語道，「要是得到了那個錢袋，誰還勝得過我呢？」一壁想着，便走過了。和她同行的有個老婦，也是西西里人，一見少年，便跑上前摟抱着他。青年女郎見到，一語不發，只站過一旁等她。少年馬上認識她，非常快活，只略略寒暄幾句，婦人應允到客店看他去。少年仍去幹他的事，但白費了一個早晨，什麼都沒有買到。

青年女郎先已注意他的錢袋，又見老婦認識他，想法子騙到金錢的全部或一部。等兩人分手，便上前很謙恭的請問老婦那是什麼人，從那裏來，幹什麼事情，她怎樣認識他。老婦先在西西里，後來又在佩魯查和少年的父親同里許久，所以相識，便把女郎的問話，一一詳細回答，比少年本人一般的詳盡；並告訴她，他來這幹什麼，何時回去。女郎把他的家世和姓名探問清楚，盡可據此很巧妙的設計行事。回到家裏，她差老婦出來整天作事，藉此阻止她再去見少年。到了黃昏時候，便打發一個於此道甚為幹練的少婦到少年的下處。抵步時見他獨自坐在門口，便上前問他認不認識這一個人，他說，只我便是。於是少婦請他借幾步路說一句話，道，「先生，本城有個貴婦要見你呢。」少年見來得突訖，沉吟

半晌；但見來人看來似乎是個靠得住的女子，便假定那貴婦一定愛上了他；自以爲在那不勒斯也不失爲一名漂亮人。想罷，便回答他已準備見她，請定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貴婦相見。少婦答道，「她在自己府中等着你，要是你願意，請即時起行。」

少年一句話都不和客店的人說，便命她引路。少婦把他帶到一條以這種人客著名的街道，進入她的屋內。他還睡在鼓裏，一無所知，也沒有半點疑心，還以爲來到一所有體面的地方，探望一個愛慕他的貴族婦女呢。於是坦然進入屋裏，拾級上樓。少婦一面高聲叫她的主婦，說安德魯丘已經來了。婦人正在樓上等着他哩。她很年青，又很美貌，穿著也很華美，一見他上來，便跑下三兩級樓梯，張開玉臂擁抱他；樓着他的頸項，木立半晌，默然不語，若不勝情。末了，淚流滿面，吻了又吻，才嬌聲說道，「啊，我的安德魯丘！真是很歡迎啊！」（她的話斷斷續續，一若心醉魂銷似的。）少年見女郎這般鍾情他，心裏詫異的了不得，答道，「夫人，我何幸得侍左右。」

女郎更無一語，攜手穿過一個大餐室，走入閨中。玫瑰，橙花，以及旁的珍貴香料的香

氣，氤氳於一室；房中放着一張精美的臥榻，許多華貴的鋪陳，都是見所未見的，愈發相信她準是個貴族婦女無疑了。於是雙雙並肩同坐於榻前的睡椅上，女郎才開始說話：「安德魯丘，我深信你見我流淚擁抱，心裏一定十分驚異，因為你以前和我素不相識，而且也許沒聽過人家說起我呢。但現在我要令你更加驚異的，便是我是你的姊妹。老實說，上帝容我見一見兄弟中之一，（我原想衆兄弟一一見過的）即使此刻就死，也心足了。要是你不知道我的遭遇，我來告訴你罷。皮特洛是我和你的父親，我想你一定知道的。他在巴勒摩住了許久，凡認識他的人，對於他的品行和良善的天性，都十分敬重。（現在怕仍是一樣呢。）我的母親，她是個守寡的貴婦，他因此很愛慕她。她雖然很尊重她的父親，兄弟，和她自己的名譽，卻仍和他雙棲雙宿，一直到生下我來；我就住在這裏。後來，當我還穿襁褓之間，他便撇下我和母親兩人，離開巴勒摩，返回佩魯查。自此以後，便消息杳然，假使他不是我的父親，我一定要叱責他一番的。試評一評理，他對於我母親這般忘恩負義。我又不

是淫蕩的妓婦生的，他對我竟無半點愛心。我母親只因爲愛極了他，不惜把自己和她的

一切財產委於他的手上。誰料他竟薄倖一至於此。一走便永不回頭，音問全絕。但有何益呢？薄倖的行爲，已經過了許久，只可怪責，無法補救了。剛才說過，我小時便被他撇下在巴勒摩；及至長大成人，母親把我嫁給熱根第的一個家族。丈夫因爲尊重我和母親，搬到巴勒摩和我們一塊兒住。在這裏，他加入了歸爾甫黨，正開始和我們國王查爾斯協商，尙未舉事，便被亞拉干王菲特烈發覺，逼不得已，逃出西西里。當時我正希望做本島最高貴的貴婦呢。我們只收拾些細軟之物，（我說些少，因爲我們的財產多得很呢，）撇下我們的產業宮室，亡命至此。查爾斯王待我們還好，他把我們因此事所受的損失的一部，賞還我們，並且給我們土地屋宇，又賞一份年俸給我的丈夫，卽你的姊丈，這個，你日後便會見到的。我在這裏住下，謝謝上天，今天居然重見我最親愛的兄弟了。」說着，又擁抱着他，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安德魯丘聽見這一番捏造的話，井井有條，結構巧妙，而且說得十分流麗，毫無杜撰的痕跡，又記憶父親的確在巴勒摩住過，據自己的經驗，可知青年人多耽於情愛；再看她

珠淚漣漣，而且很親熱的抱着自己，便完全信以為真。等她說完，才開言答道：「夫人，難怪我驚奇不已啊。因為，不知是我父親因有某種緣故，只有他才知道，從來沒有提起你和你的母親；再不然，便是我忘記了，我完全不知有你。我孤單一個人來到這裏，萬想不到卻找到一個姊妹，我是多麼高興啊。這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你，況且我只是一個卑賤的商人罷了。但還有一層求你明白說給我聽，就是，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女郎答道：「這是我時常僱用的一個窮苦婦人告訴我的。她和我說過，她和我們的父親同居過若干時，在巴勒摩和佩魯查兩處。假若不是你來這裏見我，比我去見你較體面，我便直接去找你了。」於是她又一一指名查問所有他們的親屬近況如何？少年一一回答；可疑的理由愈多，他反倒愈加相信她真實無偽。

他們談了許久，那時正是溽暑蒸人的時令，女郎遂打着希臘語，吩咐拿酒食來款待他。少年見已是晚餐時分，起身告辭。女郎當然死拉着不放，裝作很鄭重的樣子，擁抱着他，說：「呀！到現在才知道你看不起我！好容易見到未嘗相見的姊妹，又在她屋裏，本該在此

久居，卻還要回客店喫飯呢。你一定要在這裏同我喫晚餐；雖然我最關心的丈夫在外未回，但我很懂得尊重你的。」少年不知所答，只得納納說道：「我愛你，同親姊妹一般，可是我不能不走，因為恐怕他們等我喫飯呢。」女郎馬上答道：「我有辦法，叫人去通知他們不必等候就行了。但要是你肯邀請你的同伴一同來這裏喫飯，那便更尊敬我了。我想你也應該這樣才是，到後來你要走，可以一同走。」他唯唯說道，今晚不想叫同伴來打擾她，但她可以隨便做。於是女郎假作打發人去客店通知他的同伴，又談了半天，才坐下來喫飯。桌上山珍海錯，羅列滿前，她故意挨延到夜深，少年又起身告辭。但女郎說不放心，因為那不勒斯晚上很不好走，尤其是外來的人客。她又照樣打發人去客店通知不必等他回去睡覺。他又信以為真，而且也很想多親近她一刻，自然很容易說服了。

飯餐之後，兩人又海闊天空的談了半天，及至夜半，她才留他在自己的閨房歇息，派一個小廝伏侍他；自己則帶同僕婢，退了出來，到別間房子去。天氣的確熱得很，安德魯正見房中無人，便寬了緊身，除去短褲，放在長枕底下。臨睡時，問小廝使所何在，小廝向房間

的角落一指，說那裏有門，進去便是。少年坦然不疑，走了進去，一腳踏在木板上，不料木板那一邊是沒有釘實的，撲咚一聲，連人帶板直吊下去。天可憐見，雖然從很高掉下來，倒沒有受傷，只弄得渾身又髒又臭而已。

讓我先把這個地方給你們描述，好叫你們更加明白這個及以後的事。在一條直街（在兩屋之間時時都可以見到的），中間搭一塊板，彼此相通，並沒坐處。少年就是連同其中一塊板吊下去的，直跌落地，才大聲呼叫小斯。但小斯一聞他下墮，即時走告女主。女郎得報，馬上跑入房間，看他的衣服在不在。在枕底搜到他的衣服，和他時常帶在身邊的金錢。她得了銀子，便不再理會他，把他從那裏出去解手的門扇，緊緊關閉。少年在下面見小斯不答應，更大聲呼喊，但都不中用。至此才知被騙，已悔之晚矣。於是沿着街牆，爬了上來，回到房門，出力叩門。許久許久，都沒有有人答應，始深深的自嘆晦氣。「啊！爲時未幾，我便丟了五百佛羅林，和一個姊妹了！」

他還咕嚕着說了許多話，猛力叩門，大聲叫喊。如是者久之，很多隣居都被他驚醒了。

其中有個婦人，是他到過的屋內的，假作半睡半醒，惺忪着眼，開了窗扉，厲聲喝道：「誰在外邊嚷？」——「啊！」他叫道：「你不認識我嗎？我是安德魯丘，菲阿達力索夫人的兄弟哩。」她答道：「好友，若果你喫酒太多，那麼，請先回去睡一覺，明早再來罷。我不懂安德魯丘，也不懂你的胡塗話，（我再說一次）快去幹你的事，讓我們安歇罷。」——「什麼！」他說：「你不懂我說什麼嗎？只要你高興，你是很認識我的。但若果我們西西里的親眷一忽兒便忘記了我，那麼，快把我遺下的衣服交還，我便甘心而走。」她很鄙夷的說道：「這個混蛋在做夢呢。」說着，碰的一聲，把窗門關了。

安德魯丘知道上了大當，老羞成怒，明知好言無益，便決意改用強力。於是拿起一塊大石頭，盡平生之力，撞那門。先前被他驚醒的隣人們，估量他是個惡徒，借此騷擾婦女，又被他的噪聲激惱，於是異口同聲，（如同衆犬連合向生面人亂吠一般）發一聲喊：「在黑夜的時候，走來婦女的屋子，說混帳話，真正歹人。念上帝之名，趕快給我們滾蛋，免擾我們安睡罷。要是有事和她理論，明早再來罷，此時不要打擾我們了。」屋子裏一個莽漢，也

許是受了最末一句話的鼓動，走到窗前，厲聲吆喝說，「誰在下邊？」安德魯丘擡頭看見一個兇惡難看的大漢，額下生滿黑鬚，打着呵欠，揉着眼睛，好像夢中驚醒，剛剛起來的樣子，便慌慌張張的答道，「我是府內貴婦的兄弟。」大漢不等他說完，便插嘴道，「你這醉酒的野獸，黑夜裏高聲大叫，驚擾各人，我就要下來給你一頓臭打，叫你豎不起脊梁。」說着猛擊窗門。

隣居的人，有幾個深知大漢的脾性的，柔聲對安德魯丘說，「看天面上，好人，快走罷，不則連性命也保不住呢。」安德魯丘早被大漢的惡聲兇相嚇呆了，經隣人的勸告，便垂頭喪氣，絕了取回金錢的希望，向着日間那女僕領他來的地方，惘然而走，想返回客店。但因爲滿身穢物，骯髒難聞，想先到海邊洗淨身體，然後回去，便轉向左行，穿過加他蘭那街，向着城中的最高處走。不料在路上又遇到兩個人，手撐着燈走來。他恐怕他們是巡邏兵卒，又恐怕是歹徒，不敢前行，走入附近一所舊屋藏躲。事有湊巧，這兩個人也是要進舊屋的；其中一個把挂在頸子的鐵器除下來，擱在地上，兩人談論起他們的事情來。一個說道，

「我嗅到一種平生未嘗嗅過的臭味哩；（姑勿論他何所指）別一個遂提燈四照，照見骯髒難看的安德魯丘，大喫一驚，追問他是誰人？少年緘口不答；他們再拿燈近前一照，再問他怎成這個樣子，在這裏幹什麼？至是他才把自己的歷險和盤托出。他們很容易便推測到發生事故的地方，相語道：「這一定是斯卡拉本搗子的屋子了。」於是轉身對他說：「先生，爾當慶幸你自己。掉了下來，不能再回屋裏呢；要不然，你一睡着，便連性命都丟了。但何必表示悲傷呢？你要想得回一個銅幣，恐怕比向天空摘一顆星還難啊。而且，若果那強徒聽到你講他一言半語，說不定連生命都難保呢。」

他們規勸了他一番之後，再說：「我們很可憐你，若果你肯幫同我們去辦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包管你發一注大財，比你丟掉的還要多哩。」他是個絕望之人，自然表示願意的。原來那不勒斯的大主教韋那穿着主教的大袍，指上戴着一塊價值五百佛羅林以上的紅寶石殉葬；兩個人就想去開棺劫奪。他聽到他們的立心，一時利令智昏，胡裏胡塗的跟住他們一路走。他們正向着大教堂走的時候，嗅到他身上一陣陣惡臭，便說：「何

不設法先把他洗淨了身上的污穢才走呢？」第二個答道：「我們離井不遠，井上時常都放着一個滑車和一個大吊桶；讓我們先到那裏，給他洗淨罷。」他們走到井邊，找到桶繩，但吊桶卻拿走了。於是他們商量定用繩綁着他，吊落井中，等洗淨了把繩一扯，上面便扯他上來。正當他們把他吊下井去的時候，碰巧巡邏的兵卒，因天氣炎熱，覺得口渴，走來井泉找水喝。兩人一見兵卒走來，蹣手蹣脚的一溜烟跑了，兵卒倒沒有見到。安德魯丘在井底洗淨了身，便扯那繩子。他們把衣服和大戟放在地上，滿意以爲下面的吊桶盛滿了水。及至拉上來，他便鬆了繩了，緊扳着井緣。兵卒一見了他，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扔下繩子跑了。少年大喫一驚，若不是扳得堅穩，那便一個倒栽葱，又跌落井底，說不定連性命都沒了。他走了出來，看見地上的軍器，知道不是他的同伴的，愈發詫異。他想不出是什麼緣故，什麼都不要便走了，一發嗟嘆自己的倒霉，不知去那裏好。

少年一路走來，在路上碰着他的同伴，正想回去拉他出井。他們見了他，都很詫異，問他誰救他出來。他說，他不知道是誰；只是上來之後，見井邊有幾件軍器罷了。兩人聽了，不

覺哈哈大笑，心裏明白。又說明逃走的緣故，和拉他上來的是什麼人。現在已經是半夜了，他們便不再談話，逕奔大禮拜堂而去，毫不費力，便進了教堂，一直走到大主教的墳墓。墳墓是大理石做的，建築得很壯麗。他們用槓杆把很重的墓蓋，高高的扯起，可容一人進去。扯起之後，大家商議「誰進去呢？」——「我不去，」一個叫道，「安德魯丘進去罷。」——

「我也不去，」安德魯丘說。兩人惡狠狠的對他說，「不去嗎？我們立刻要把你打得皮開肉綻，看你去不去。」他被他們的威脅嚇呆了，不敢不從。進了墳墓，肚裏尋思道，「這兩個混蛋一定是逼我下來，要欺騙我的。等我把一切都交了他們，再出去時，就一定跑得無影無踪，什麼都不給我了。」因此之故，他預先算計定自己應佔若干，又憶起他們說過的紅寶石戒指，一進墳內，便從大主教的手指取了過來，好好的收藏起，然後把牧杖，法冠，手套，外衣，通通都剝奪了，只剩下內衣，遂告訴他們，再沒有別的東西了。但他們一口咬定還有一隻指環，叫他搜尋各處。但他很實在的說的確不見，又裝作小心搜尋，叫他們在上面等了半天。他們的好詐不亞於少年，再叫他細意搜尋，出其不意，突然撤去支持物，把他撇在

封閉的墳裏。等到他發覺時，知道又倒了霉，好幾次猛力用頭顱肩膀想把墓蓋撞開，但都是枉然。他不勝憂悶，倒在尸體上面；假使這時候有人見到他，倒很難斷定他還有沒有生命呢。

過了許久，甦醒過來，放聲痛哭，心想現在惟有兩途絕路，卽要是沒有人來救他，便惟
有在那裏餓死，或者受死尸薰死；再不然，縱使有人來救他，也難免因犯了盜竊之罪，問弔而死。正在這樣輾轉似的想着，忽然聽到教堂人聲嘈雜，以爲一定又是有人來椎埋盜劫，愈加慌張。但外面的人開了墓蓋，用東西支持着，大家都不願下去，爭執了半天，一個祭司脫，「怕什麼？難道他會喫人嗎？死人不會咬活人的；讓我自己下去。」於是馬上伏在墳墓邊緣，試着先探腳下去。安德魯丘在下面一手緊抱着一條腿，好像要扯他下去的樣子。祭司慌得失聲大叫，連忙縮上來。其餘人人都嚇得魂飛魄散，爭先逃走，好像被鬼追趕一般，撇下大開的墳墓。安德魯丘萬想不到有此運氣，走了出來，仍沿舊路走出教堂。

此時，天色微明，他手指戴着指環東流西蕩，不知去那裏好。卒之蕩到海邊，認得返回

客店的路徑。到客店，見到同伴和他的居停，他們全晚都提心弔膽的挂念着他呢。他把自已所經歷的事情，一一說出了，人人都勸他趕快離開那不勒斯，他即時照辦，返到佩魯查，本意原是拿錢去買馬的，倒買到一只紅寶石指環回來。

故事第六

女郎紳士們，對於菲羅麥塔所講安德魯丘的歷險，都很高興。伊彌利亞見故事已經講完，便遵皇后之命，開始講道——

氣運的變化很大而且很苦，時常喚起我們的理解力，但命運的諂媚卻很容易迷惑我們。有人勸勉我說，凡聽人講述命運，對於喜的悲的都要一律歡迎；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並且日後還可以做安慰我們的資料。所以，雖然列位已經講了幾宗大事，我仍想講一個很真實，很可悲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結局雖然是好，但痛苦的橫逆太多，縱有後來的喜樂，也很難抵償以前的痛苦。

大家都知道菲特烈二世死後，曼夫勒底就被加冕為西西里王。同時有一個尼亞波利紳士，名叫亞力格托，娶那不勒斯一個最高貴美貌的女子伯列托拉為妻。這位紳士操

本島管治之權，聞報查爾斯一世在貝尼溫陀之役，得了全勝，殺了曼夫勒底；又知道全國的人民都反抗征服者，但西里里人的忠貞很靠不住，自己又不甘心做前王的仇敵的臣僕，於是秘密準備出亡，不幸事機不密，被居民察覺，把他和曼夫勒底的很多朋友臣僕捉住，解交查爾斯王前。（那時候，他又佔領了尼亞波利島了。）

事勢變得這麼突兀，伯列托拉夫人不知道丈夫生死如何，對於所經的事又很驚慌，於是把所有財物都撇下了，單單帶了年方八歲的孩子，名叫哥夫勒底，肚內還懷着一個孩子，慌慌張張的上了一隻小舟，逃往利巴利，在那裏產下一個男孩，取名斯加細亞托，意即「亡命客」。僱了乳母，她們再上船，打算去那不勒斯依靠親戚度日。但天不從人願，去那不勒斯的船遇逆風吹到朋所島，駛入一個小港，等候順風，再次啓程。他們上了岸，見四處荒涼，她坐下來想起親愛的亞力格托的厄運，止不住放聲大哭，天天如是。

有一天，她又復登陸，船上的水手都不知道她去了那裏，正在思前想後，卻驚動一隻賊船，把船捕擄去了。伯列托拉照例哭夠多時，起身回去看看她的兒子，到了泊船之處，不

覺嚇了一跳。連船帶人，都沒有半點踪跡。她心裏滿腹疑團，睜眼望着大海，遠遠望見一隻大船正拖着小船駛出去，至此才知道不但丟了丈夫，連兒子都丟了。又見得自己身上一無所有，被棄在荒島之上，更難得有再見人類的希望，大叫夫子數聲，昏倒在岸上。附近荒僻無人，任她生命垂危，也沒有人拿一點涼水或別的東西來救她。但後來她稍爲清醒一點，又復放聲大哭，一壁呼喚着她的孩子，一壁滿島亂跑，把所有洞穴都找遍了，也不見孩子的影踪。到後來明知找也無益，而黑夜已經到來，但不知爲什麼，仍然抱着希望，稍爲保重自己，離了海邊，回到常到那裏號哭的岩穴去。

是晚，她無限悲痛的過了一夜，到第二天天色放亮，一夜沒有飲食的她，開始覺得肚餓，便盡力嚼地上的青草，聊以充饑；一面很憂愁的懸想不知如何了得殘生。正在憂思的當兒，忽見一頭山羊走近一個鄰近的洞穴，徘徊片刻，重又出來，走入樹林去。她站了起來，朝着山羊出發的地方走去，見有兩隻小羊，說不定是今天才生下來的。當是時，她以爲世界上最可愛者，無過於此了。她生產未幾，懷中仍有乳汁，便很小心的抱起兩隻小羊，湊近

自己的乳房，牠們很自然的喫乳，好像她就是牠們的母親一般。從此她和牠們便常在一起，各不相分了。婦人覺得現在在荒島上已經有了伴，仍舊喫草飲水度活，心中不時想起已往的遭遇，痛子傷夫，卒之決意生於斯，死於斯，漸漸和小羊洽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

這樣過了幾個月，她差不多變成一個野人了。適值一隻從比洛來的船，偶然駛到這個荒島，停留了好幾天。船上有個紳士，名叫康拉度，帶同他的最賢德的夫人，（她立志要朝遍了普格里亞的聖地）坐船回家。他們帶領僕人和幾頭狗上岸玩耍。走到離伯列托拉夫人所居不遠的地方，狗兒見了兩隻小羊（現在已經長大了）在喫着草，便追趕上前。山羊見狗追近，拚命跑返洞中。夫人見了，拿着一條木棍，把狗打跑了。當是時，康拉度和他的夫人跟住他們的狗，恰可來到，看見她又黑又瘦，徧體生毛，嚇了一跳。她見了他們，更加驚惶的了不得。他們殉她的請求，把獵狗拖回去，便很想知道她是什麼人，在這裏做什麼。她把所遭的苦難，以及留在這裏的決心，都告訴他們。康拉度是很熟識她丈夫的，憐憫

之心，油然而生，費了很多脣舌，竭力勸她取消殘忍的計劃。又說，不論她願意回家，抑或同他回去，他都可以幫她的忙。若果願意和他回去，他便以姊妹之禮相待，在彼等候良機，再作道理。她對於這些仁慈的提議，都一意拒絕。康拉度無法，留下妻子伴着她，自己命人回去拿食物來，又讓她暫時穿着她的衣服，因為她的衣裳已經破爛不堪，又用盡種種方法，要帶他離開這個荒島。夫人仍繼續伴着她，對於她的災難，也為之灑一掬傷心之淚，及至拿到食物衣服來，便極力勸她穿衣進食。勸了半天，她才說決不去有人認識她的地方。於是夫人再勸她跟他們同去倫尼基阿那，並且攜帶着兩隻小羊和老羊——老羊現在已經回來了，對於她，表示十分快樂，對於夫人則表出驚奇的樣子。

天氣一轉佳，伯列托拉便跟康拉度和夫人上船，老羊和小羊都跟來了。因為她不愿意人家知道她，便更名爲「牧羊女郎」。風色很好，他們不久便進了馬加拉河，在彼登陸，逕返他們的堡壘。她在那裏穿着寡婦的服式，像一個僕婦一般，和康拉度夫人同居。舉止謙遜服從，但仍然很愛護她的山羊。

按下婦人不題，卻說那些海盜，在朋所劫擄了儼伯列托拉的小船之後，把船上的人擄到熱那亞，瓜分贖物。除旁的東西之外，乳母和兩個孩子都落在海盜息革那之手。他領他們回家，當作奴僕。乳母對於女主人的失蹤和自己和兩個孩子被貶落卑賤的地位，都很悲傷，哭了許久。後來見得哭也無益，便大家相依爲命，一塊子做奴才。她雖然是窮，卻也聰明慎重，極力安慰着自己，又把所處的境界考慮一番，相信若果被人知道，一定有害；而且希望事有轉機，可以恢復原日的地位。因此之故，便決定隱姓埋名，直到適當的時機。凡有人來問，她便說兩個孩兒都是她的兒子。又把長子更名真諾，幼子則名稱仍舊。她告訴哥夫勒底改名的理由，說，要是讓人認識，便有危險。哥夫勒底也是個很有思想的人，一一遵命。

他們繼續在海盜息革那家中多年，穿的是破衣，喫的是粗糲，而日夕卻要做最勞苦的工作。但他們都非常忍耐。光陰荏苒，真諾不經不覺已經十六歲了，志氣甚高，不甘長久淪落於奴才的卑微地位，於是離了海盜息革那，上了一隻去亞歷山第里亞的船，旅行許

多地方，但仍無法發展。最後，約莫距辭別海盜息革那三四年的光景，長得身軀雄偉，英姿灑落。他從前以爲父親已經死了，現在探得實在未死，只不過被困在查爾斯的天牢裏罷了。

至是，他變成一個完全絕望的流氓，到處飄流，最後飄蕩到倫尼基阿那，碰巧做了康拉度的僕人，有處藏身甚爲快慰。他的母親時常在康拉度夫人左右，所以他絕少見她的面，縱然見了，也不認得。光陰荏苒，又過了許多時候，母子雖近在咫尺，仍未重逢。

在康拉度府中，做了僕人許久，適值康拉度有個女兒，名叫斯賓娜，嫁了尼古拉斯爲妻，不幸丈夫去世，做了寡婦，遂大歸母家，那時斯賓娜才不過十六歲，正當青春的妙齡。不多時便把真諾看在眼里，真諾也看上了她，彼此心心相印，戀愛的情餒，在兩人的心裏，暗暗的燃燒起來。他們的戀愛，不多時便發生了結果。但只是偷偷摸摸的，好幾個月，都沒有被人察覺。後來覺得穩定了，漸漸大膽起來，不再小心提防。有一天，他們並着香肩，走進一個樹木蒼蒼，濃陰密蔽的樹林，把衆人撇在後面，繼續走入綠陰深處，估量衆人離得很遠，

一時熱情難禁，就揀了一塊花草繁生之地，權做風流的床第，幹起快活的享樂來。彼此你憐我愛，留連了許久，還以為不過是一忽兒。不料夫人出其意外的走來，他們的祕戲完全洩露了，不久康拉度也來到，也看見他們的作爲，不禁勃然大怒，立刻下令三個僕人，把一對可憐蟲，雙雙捉獲，帶回去幽囚在他的城堡裏。盛怒之下，也顧不得父女之情，決定把他們雙雙處死。母親雖然很憂心，而且雖然明知女兒犯了這宗罪惡，應受刑罰，但不忍走到極端，讓女兒受死，幾回向康拉度求情道：他現在已經有了年紀，斷不可逞一時的忿怒，就把女兒親手殺害，及令僕人的血，污了自己的手；不如另用一種方法懲戒他們，就是把他們囚禁獄中，叫他們閉門思過。康拉度經不起夫人再三勸諫，便吩咐把兩人分別監禁，嚴密看守，每天只給以些少食物，讓他們受一番大折磨，慢慢才想法子處治。他們被禁，欲見無由，終日以眼淚洗面，連茶飯也不想食，這是很易想見的，我也不必細說了。

真諾和斯賓娜處在那淒涼的境地，不經不覺過了一整年，還不見康拉度再來處治他們。適值亞拉干王彼得藉約翰之力，煽動西西里島的人民，起來反叛，從查爾斯王手上，

奪回西西里。真諾在獄中得看守者傳聞這個消息，失聲長嘆道：「哎！我在外邊飄蕩了十四年，指望終有此事發生，不料事已實現，本可以實現一切希望，誰料我又被囚在獄，今生難望有超出生天之日了！」——「什麼？」看守人說：「你有參與國王的政事嗎？你對於西西里有幹過什麼事嗎？」他答道：「我一想起我父親從前在那裏所居的高位便心痛了。我雖然在襁褓之間便亡命出外，但我還記得很清楚父親曾做過曼夫勒第王的大臣呢。」——「那麼？」看守人說：「你父親是誰呢？」他說：「現在危險已經過去，也不妨表露我父親是何人了。假如他仍然活着，他的名字便仍然叫做亞力格托；我本名也不是真諾，哥夫勒底才是我的真名。假使我有恢復自由之日，回到西西里去，深信一定得到很大的升擢無疑。」

看守人不再追問，一有機會便把這些話統統報告於康拉度。（康拉度對於看守人的話，裝作絕不留意的樣子，逕直去找伯列托拉夫人，問她是不是和亞力格托生下一個兒子，名叫哥夫勒底。夫人流淚答道，要是她的長子仍在世間，這便是他的名字，而且現在

已經二十二歲了。康拉度馬上斷定一定是他。若果證實了，就得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同時對他表示慈心，及把女兒嫁給他爲妻，洗刷女兒的羞辱。於是祕密召真諾到他面前，詳細查問他已往的生活。根據許多表證，證實他的確是亞力格托的兒子哥夫勒底，便對他說，「真諾，你知道你和我女兒所做的苟且之事，對於我有多大損害嗎？我時時待你都很不錯，你既居於僕人的地位，照理事事都要顧及我的名譽利益才是。假使是別人，他們早就把你置於死地了；看誰像我這般矜恤寬容啊。你既然對我說父母都是尊貴的人，我們不念舊惡，釋放你出來，若果你願意，同時恢復你和我的體面。你知道我的女兒斯賓娜是個有錢的寡婦，不幸被我撞破你們的苟且之事；你對於她的性情和家世也不是不知道的。至關於你現在所處的境地，我倒沒有話說。故此，我決定了主意，若果你願意照你以前很不體面的把她變爲你的情婦一樣，現在很體面的娶他爲妻，我便接納你做我的兒子。任你們高興和我同住幾時便幾時。」

一年的監禁，已經把真諾的身形大大的改變；但他與生俱來的心靈的偉大，和對於

他的情人的愛情，卻一點沒有破損：雖然他對於康拉度此刻開誠佈公地說出來的話，已經懇切相望了許久，又知道自己完全在他的權力之下，但仍不顧一切，很勇敢的照他勇敢的靈魂的促動說，「老爺，我絕不是爲貪權貪利，或別的動機，安心來陰謀圖害你的生命財產。我愛你的女兒，現在仍然愛她，將來也永遠愛她，因爲她很值得我的愛慕。若果我犯了罪，那是青春人所難免的。若果人們想到自己從前也會做過青年，再把我們的過錯和他們的比較一下，便不會把那些錯過看得太難堪了。你剛才所說，我已經相望許久了，要是我知道你允許，早就向你提出請求了。但現在竟出乎我的意外，我愈加快活了。但若果你無此心，也不必拿希望來哄我，倒不如再把我送回牢裏，隨便你怎樣處置都好，我仍然看她面上，永遠愛敬你。」康拉度聽了這一番言語，愈發驚奇，知道他是個豁達大度的人，對於女子也十分情熱，愈發看重他。於是扶他起來，摟抱着他，連忙命人去召女兒到來。她坐了年多監，已經花容憔悴，身體瘦弱，不像前時的樣子了。就在那裏，經雙方表示同意，正式結爲夫婦。

過了幾天，所做的事，沒有一個人知道，康拉度把一切應用之物，都給他備辦齊全了。他見得時機已至，應該叫兩個母親也快活一場，於是把自己的夫人和「牧羊女郎」一齊叫來，對「牧羊女郎」說，「假如我叫你看你的長子和我的——一個女兒結婚，你意下如何？」——「我只能說，」她答道，「我今後對於你受恩更大，因為你把比我的生命更寶貴的人給回我；這樣一來，你把我已失的希望招回若干了；」說着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康拉度又對夫人說，「我給你看看這麼的一個女婿，你又意下如何？」——「不管他是個紳士抑或農夫，」她答道，「只要你歡喜，我就高興。」——「好，」康拉度說，「我希望幾天之內，把你們變為一對快樂的婦人。」一天，當一對青年夫婦已經恢復前時的相貌，又置備稱身的服裝，他便問哥夫勒底若果一見母親，將增加多大的快樂？他答道，「她受盡了諸般艱難痛苦，我不信她尚在人間；但若果她仍活着，那便再好沒有了。因為藉她的助力，我更有恢復西西里故業的希望。」康拉度遂請兩位夫人來。她們見了新娘，都十二分的滿意，但心裏很奇怪康拉度到底受了什麼感動，忽然平心下氣把她嫁給真諾。至於伯列

托拉，記起康拉度日前和她所說的話，遂很注意的審視，見他有一種隱藏的品性，很有點像他兒時的樣子，便不特別的證據，連忙張臂圍住他的頸子。她的母性的快樂和憐愛，是如此之大，連話都說不出來，好像完全失了知覺一般，暈倒在他的臂膊裏。少年記得在堡中時時見到她，但不知道她是誰，不覺愕然。但天性的本能突然發現，馬上想起她來，深怪自己有眼無珠，久久不識生母，便很溫柔親熱的抱着她。過了一會子，伯列托拉得康拉度的妻女用涼水等物灌救，漸漸恢復知覺，又復緊抱着她的兒子，用種種慈愛溫柔的表情，充分表出母親的情愛；他對她也表示本當的愛敬。他們反覆互相作親熱的問訊，令旁觀者也覺得非常快樂。續後彼此都把所遇的艱難互相告訴。他們聽到康拉度表示他們的新結合，又指定開一個相當的大宴會，愈發滿心歡喜。哥夫勒底對康拉度說：「老爺，你在許多事情上令我十分快樂，又時常極尊敬款待我母親，真不知怎樣報答你好。以你的權勢，何事不可爲，所以我謙卑的乞求你眷念母親和我，大施恩典，令我的兄弟也來赴這個宴會。我前時已經對你說過我們被海盜息革那所擄，我兄弟現在仍在他家裏做奴

隸。同時又求他打發一個適當的人去西西里打探國中的情形，和我父親的狀況，看他生死如何。要是他還活着，便詳查他的境況如何，回來告訴我們。

康拉度對於哥夫勒底的提議，甚爲嘉納，連忙打發兩個精細的人，一個去熱那亞，一個去西西里。去熱那亞的僕人，找到了息革那，用康拉度的名義要求他把「亡命客」和他的乳母釋放，又把康拉度施於哥夫勒底和他母親的待遇，一一告訴了他。息革那聽說，十分驚異，便答道：「我的確預備令康拉度感激我的權力；我已經養了這個孩子和他的母親十四年了，現在很願意送他們回去；但請你回去告訴他不要胡亂就信真諾（他自稱爲哥夫勒底）的話，因爲他的壞處比他所想的還要多呢。」說罷，把使者迎返家中，暗中叫乳母來查問。乳母得聞西西里的變亂，知道亞力格托仍然活着，把恐懼丟開了，便把所遇的事，以及自己所作所爲的原因，都告訴他。海盜息革那見乳母的話與來人所說完全相同，便信以爲真，但他到底是個精細的人，再嚴密審問，知道一些也不差，不覺滿面羞慚，深悔不該虐待他的俘擄。又知道他父親現在已經恢復舊業，亟待設法補救前愆，就把

自己的女兒，給他爲妻。（那時她才十一歲的光景，人倒長得很美貌）並且給她一大注財產陪嫁。宴罷，他走上一個佩足武裝的大划船，親把他的兒子、女兒、使者和乳母，送到勒列西，在彼受康拉度接住，領返離此不遠的城堡，設宴相待。母子骨肉的重逢，兄弟手足的相見，主人與忠心乳母的再面的快樂；衆人對海盜革那和他的女兒所表示的滿足，他們對全體的快慰，以及全體對康拉度，他的夫人、子女，以及親朋等所表的感謝，都不能以口舌形容，讓你們自己去想像罷。

上帝是一位最慷慨的施主，除非不施恩則已，一施恩便施得十分美滿。他在亞力格托的生命和富貴之上，更益之以大喜的消息。正當康拉度一班貴族男女大開宴會之時，剛才上菜，那被遣來西西里的使者恰可抵步，遂把關於亞力格托以及旁的事情，當衆宣佈。當國人舉事之時，人民即時去到查爾斯王囚禁他的監獄，殺死守衛兵卒，放他出來，推舉他做領袖。他是查爾斯最大的仇敵，也不推辭，便帶領民衆，把法國人殺的殺，趕的趕；因此深得彼得王的寵愛，下令把以前的財產，一律發還。使者又說，他到步時大受他的歡迎，

因爲他傳來最快樂的消息，關乎他自入獄以來便毫無音訊的妻兒者；現在他派出一隻游河船前來迎接他們回去，不久就來到了；船上有無數紳士貴人，來給他們做伴。

這真是最快樂的消息啊！康拉度即時起立，帶同幾個親朋，去歡迎派來迎接伯列托和哥夫勒底的貴族男女，彼此相見甚歡。康拉度介紹他們入席，一同宴樂。席間，伯列托和哥夫勒底也欣然相見，幾乎彼此不認得了。他們首先代表亞力格托用最禮的態度對康拉度夫婦表示感謝他們善待他的妻兒和他本人，以及凡力之及使盡力去做的盛意，又對海盜革那說，若果亞力格托一知道他善待「亡命客」，必定表示同樣的感激的說罷，大家歡然與新婚夫婦一同坐下，康拉度不但歡宴過他的嬌婿和親朋戚友便算事，並且連續幾天，大排筵席，直到他們告辭。他們對於康拉度夫婦和海盜革那都表示依依不捨的親情。末了，伯列托拉領着兩對新人，和他們的隨從，上船而去。一路風色很好，不多時便到了西西里，受亞力格托的熱烈歡迎。聽說他們十分幸福的過了許多日子，心裏對上天施給他們的慈悲，深深的感恩靡既。

故事第七

伊彌利亞所述的故事，很感動起那些少年女郎們的矜憫之心，當她們聽到伯列托拉所遇的厄運的時候，她們都爲之飲泣。但現在那故事是說完了，皇后命旁非拉斯繼續說他的，他便奉命說出下面的故事：

想對於我們所做的事情有澈底的知識，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爲我們常見許多人，他們以爲祇要他們有錢，他們便可以過一種安全而暇逸的生活，於是他們不但向上帝祈求，且不顧種種危險和困苦來營謀財富，及至他們成爲富有之後，他們便會死在一班和他們一樣渴慕財富的人們之手，而這班人，當他們未發財之前，卻正是他們的朋友哩。又在許多人，從最卑微的地位，經過千辛萬苦，及流了不少他的兄弟和朋友的血，掙得了王位，滿望在那裏可以找着最高的幸福，誰知除了終日擔驚受怕之外，最後還不

免爲金杯中所混合的酖酒，斷送了他們的殘生。又有許多人祇貪求體質上的完美，例如力量，美麗之類。誰知得有這種天賦的人，常得到一種教訓，即是他們常由於這些東西而得到死亡以及最苦惱的生活。我不能將人類的慾望一一述說出來，總之我敢斷定這些爲慾望所支配的人們之中，沒有一個我們可以認爲是得到快樂的生活的，所以最安穩的途徑就是將一切交給先見的上帝，他是最清楚知道我們的想望，而且是最能滿足我們的想望的。男子們常貪求許多東西，而你們婦人們所貪求的卻祇有一種，即是愛，她們愛得如此利害，直至自然所給予她們的也不能令她們滿足，而應用人工的幫助。因爲這樣，我想向你們講一個說及一個薩拉森帝國的美麗公主，怎樣在四年之中，因爲她美麗的原故，嫁了九次之多的故事。

從前很久的時候，在巴比倫地有一個蘇丹，叫做益民尼塔，在他的一切事業中，他常是很幸運的。他有許多兒女，其中有一個女兒，叫做阿拉提耳。照所有曾見過她的人們的意見，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婦人。因爲阿爾加爾威王當蘇丹被亞拉伯大軍所攻擊而有

戰敗的形勢的時候，曾給蘇丹以很大的幫助，事後又曾要求蘇丹將此女嫁給他，所以蘇丹允許將此女嫁給阿爾加爾威王，作為一件最特殊的恩典。他爲此事預備一艘船，配置妥當，準備一切需要的輜重糧食，此外又差一班高貴的，曾受訓練的紳士及貴婦來伴送她。他請求上天保護她之後，便離她回去了。風勢一順，水手們便揚帆駛離了亞力山大海口。他們很順利地航行了許多天，當經過了撒地尼亞島，將近行完了他們的海程的時候，突然起了一陣頂頭風，這陣風是如此強暴，而且這般利害地撞擊此舟，他們都是自拚必死的了。雖然如此，他們也曾盡兩日之力，試用所有他們所能想出的方法，在狂風暴雨中，力謀抗禦，但所有努力，均歸徒然，因爲那些暴風，一口比一口來得更利害。他們的海洋知識不能測知他們自己是在那裏，又因爲雲霧及黑夜的原故，他們四面都望不見甚麼東西。飄到離瑪約略島不遠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的船是裂了，眼看見沒有逃避的希望了，於是每一個人都只顧住自己。他們把一隻小舟投入海裏，深信在那裏是比較在破裂的大船裏逗留，安全得多，於是所有在大船裏的男子，都一個跟一個地走入小船裏去，雖然

那些先下小舟的拔出他們的刀劍來頑強地抗拒他們的同伴，但因為他們以為這是救死的唯一方法，便都走下去了。那隻小舟，是不能載這麼多人的，便立刻沉入海底，所有在小舟上的人都死亡了。那大船仍被風兇猛地沖走，雖然牠現在已經破裂，而水已浸到牠的半腰，最後牠便擱淺在瑪約略島的岸邊，在船上除那位公主及她的侍從貴婦外，是沒有一個人留存了。她們在颶風的恐怖中，像死一般騎着。那隻船因為被這樣利害的暴風所推，很堅固地擱在一塊在岸邊伸出的大石的沙上，牠在這裏過了一夜，風是不能再把牠吹動了，當日光出現之時，暴風是漸漸減退了，那位幾乎完全死去的公主，擡起了她的頭，很微弱地逐個呼喚她的僕人，但這是徒然的，因為她所呼喚的都離她很遠了。因為完全得不到答應，而且又看不見一個人的原故，她十分驚詫，便盡力把她自己擡起來，她看見那些伴她同來的貴婦們以及其他的女人都躺在她的四周。她逐個試把她們叫起來，但因為恐怖和疾病會這樣利害地襲擊她們，她很難找得着一個是仍然有知覺的，這令她更為恐怖。雖然如此，但眼見現在祇剩自己一個人，又不知身在那裏，情境強迫她，她不

得不勉強起來把那些仍然生存的女人推起，但她們起來之後，對於那些男人們的下落，也是和她一樣，一無所知，而發見那隻船是擱在沙上，裝滿了水，她們便開始很憂愁地對哭起來。直至日中她們也不能在岸上或其他的地方望見一個人來給她們一點小小的幫助。後來約在午間的時候有一位紳士叫做伯里根的帶着一班從人在那裏經過，他馬上看見這隻船，想一定是一隻遇險的船，便立刻飭一個僕人下船去看船裏還有甚麼東西存留。那僕人經過了一點艱困便爬到船上去，看見船上遺留着一位貴婦，以及幾個同伴，因為恐怖的原故把自己隱藏在船艙下面。當她們看見了他便向他求救，但因為彼此言語不通的原故，祇能用手勢來試圖述說她們的不幸。那個僕人便將他所見的情形回報他的主人，那位紳士便吩咐他的僕人們將那貴婦以及船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搬到岸上來，送到他的堡壘裏去，他給她們以豐盛的款待來安慰她們的不幸。由於她的服飾的華貴，他估量她一定是一個有大來歷的人，後來見那些女人們對於她的異常的尊敬，愈見得他的猜測是不錯。而且雖然由於她所忍受的辛勞，令她面色蒼白，心神恍惚，但

她的美麗仍足以令他眩惑。他決意如果她是沒有丈夫，他便娶她爲妻，即使不能娶她爲妻，也不願白白放她過去。伯里根是一個相貌古肅，性格粗魯的人，但他很厚待這位貴婦，由於他的厚待，她漸漸恢復了她的美麗。他很憂愁，因爲他們彼此言語不通，不能互相了解，他又不能知道她是誰，是那裏的人。但雖然如此，他仍用盡他所能想到的引誘女人的技倆來使她順從他，但一切努力，都歸徒然，她拒絕和他親暱，這令他的慾餓更爲利害地燃燒。不久那位公主，由這裏所奉行的種種習慣中知道自己是落在基督教徒的手裏，如果她被發覺是誰，將不會得到好的待遇的，而且那虎視眈眈的伯里根如果最後用溫柔的手段不能成功，是會用強力來達到他的目的。她用真實偉大的精神來決意忍受一切不幸，吩咐她侍從的女人——她們現在祇剩得三個生存了——除非有再得回她們的自由希望的時侯，不可宣佈她是誰，又吩咐她們要保守她們的貞潔，而且宣告她自己是已經堅決立意永不和她丈夫以外的任何人交好了。她們告訴她，她們也應承遵照她的吩咐，保守她們的名節。伯里根的慾餓一天增長一天，因爲他所欲得的東西已經近

在眼前而他總是得不到牠。眼見得徒然用懇求是不中用的了，他便決意應用一切所能用的詭謀，而把武力放在最後一着。有一次他發見她是喜歡飲酒，但卻不是慣家，因為她國內的法律是禁止飲酒的原故，他便決意用這位委娜斯的使者的力量來襲取她了。他裝作已經丟棄了向她求愛的念頭的樣子，因為否則她便用全力防備着他的，一晚，他開了一個盛筵，而她也正在被請之列，席間，他吩咐那個服侍她的僕人，用各種酒混合而成的酒斟給她，這種酒他們是飲慣了的，而她卻不知道其中是有詭計，因為很愛這酒的濃香，不覺便飲過了量，忘記了她以前的憂苦而快樂興奮起來。她看見有些婦人跳着瑪約喀式的跳舞，她自己也忍不住跳起亞力山大式的跳舞來。伯里根看見這種情形，知道自己的計劃是會成功了，便更將酒來灌她，他們繼續狂飲了大半夜。最後，賓客散了，他陪那貴婦同入到她的臥房，那婦人現在是酒多了，以為他不過是她的侍從婦人之一，便在他的面前脫去了衣服上床睡覺。他立刻便跟着走上床去，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們此後便同心合意，雙宿雙棲，直至最後那殘酷的運命不但不許她做一個國王的妻，也不願她做一個

貴族的情婦。爲她佈置了一段更野蠻，更殘暴的姻緣爲止。

伯里根有一個弟弟叫做馬拉圖，年方二十五歲，是一個儀容秀美的男子。他看見了她，便竭力奉承她，他由於她對於他的態度看來，知道她也是愛慕他的，他覺得他的願望的唯一阻礙，就是他的哥哥對於她的防守，結果便令他起了一種惡念，不久這種惡念便結出了惡果。此時剛在城外港口裏泊有一艘商船，滿載着貨預備開往羅馬尼亞的奇亞倫沙去，那商船的船主是兩個少年的熱那亞人，他們祇等風色一順便即開行了。馬拉圖預先和他們接洽，請他們允許他當晚和一個婦人同來趁他們的船。時至入夜，他將各種事情準備停妥之後，便帶同幾個他約定的可靠的朋友，預先在伯里根家中附近的地方埋伏，而自己卻走到伯里根的家裏去，自然沒有一個人會懷疑他的。到夜中的時候，他便起來開門接他們入來，伯里根正在和那婦人在床上睡熟，他們就床在上殺死了他，捉了那被驚醒而哭泣着的婦人，恐嚇她，說如果她一做聲便把她殺死。此外他們又掠盡了伯里根所有貴重的東西。馬拉圖立刻挾着那婦人以及那些財寶上船去，而他的朋友們則

各自回家去幹他們自己的事情。

風順了，他們立刻張帆離港，而那公主回憶起她兩番所遭的不幸，有一個時候，心裏也頗爲傷感，但當馬拉圖用他的柔情來勸服她之後，她便開始把從前她所給他的哥哥的愛情，同樣地給與他了。但運命對於她所已經受過的苦難，仍未滿足，又替她安排下一種新的生活。她的容貌和姿態是如此可愛，令那兩位船主一見便着了迷，他們放棄了他們的職務，終日在她的面前獻殷勤，一面卻瞞着馬拉圖，使他不懷疑他們。後來他們知道他們二人都戀愛着那婦人，便彼此商議，約定他們取得了她之後，便把她作爲彼此公有的東西，好像愛情也像商品一樣，可以合股投資似的。他們見她是被馬拉圖嚴密地防守着，致他們的願望不能成全，便對於馬拉圖不懷好意。一天，船正張起了滿帆向前急駛，而馬拉圖是立在船後側的甲板上望着海，他們乘此機會，便在後面躡到他的身邊，乘其不意把他丟下海裏去，直至船上的人們知道他是墮了海之時，那船是已經行過了一里有多了。那婦人聽了這個消息，自己又無法救他，便又從新愁苦起來，但那兩個情人卻並

不怠慢，立刻便去用盡了種種柔情密語來安慰她。她雖然不懂他們的話，但她現在的悲傷是爲自己的不幸多過爲馬拉圖的死亡。經過了一番勸慰之後；他們覺得她是已經隨順了，便互相討論誰先和她睡覺的問題，他們各不相讓，始則言語相爭，繼而拔劍，終而決鬪起來，船上的人們也沒法把他們分開，結果一個死了，一個是受了致命的重傷。這種新的處境，令那婦人更爲不安，因爲現在她是孤身一人，沒有一個人看顧他，幫助她了。同時她又害怕那兩位船主的戚屬和朋友們對於她的怨恨，後來幸而得那受傷者替她求情，同時那船又很快地到達了奇亞倫沙才把她從死難中拯救出來。船抵岸後她和那受傷者一同登岸，在一間旅店裏雙宿雙棲，她的艷名，不久已播滿了全城，直傳到一位此時剛巧住在奇亞倫沙的摩利亞王子的耳朵。那王子很渴慕見她一面，及至他見到了她之後，她是這樣地迷人，直至他心內終日祇是想住她不能再想別的事件。後來有人告訴那王子說她是誰人帶來的，他便開始想設法把她弄到手，那受傷者的親屬們聽聞這個消息，懼以尤物買禍，便立刻把她送給他，那王子自然是常非快樂，而她的快樂也不減於那王

子，她覺得她現在是脫離了危險了。那王子看見她舉動大方，以及她那無比的美麗，猜她一定是大家閨秀，——雖然他不能探出她的來歷——便格外憐愛，不把她視作情婦而把她作為他的妻一樣看待。她現在回憶起從前所受的種種苦難，也很滿意於現在的情況，一天一天地快樂活潑起來，而她的嬌媚也一天一天地增長直至成為全羅馬尼亞人日常談論的主要題目。

有一位雅典公爵，他是王子的親戚，是一個年青美貌的人，聽聞這個消息，很想見她一面，一天，他便假作來探望王子的樣子——他們常是這樣互相探望的——帶了一大幫從者來到王子的宮裏，在那裏備受殷勤的招待。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他們共談到那個婦人的非常的美貌，那公爵問王子她是否真是像道路傳聞這樣地非凡。那王子答說：「她是遠比道路所傳美貌得多，但現在我不想徒然用我的口來稱述，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眼來證明。」那公爵懇切地求王子滿足他的眼福，他們便一同到那婦人所住的宮裏來，向她傳達了他們的來意之後，她便很歡喜很客氣地招待他們，雖然他們沒有和她會

談的福氣，因為她是不懂得他們的方言的，但他們卻能鑒賞她的美貌，特別是那公爵，他把她作爲一件奇寶一般看到出神，不相信她是一個凡人。他祇顧注視着她來滿足他的慾望，卻不提防在注視着她的時候，已經灌入了許多愛情的毒汁，不久他便澈頭澈耳都被愛情浸住了。他辭去之後，回憶當時的情形，覺得那王子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因為他擁有這樣的一個美人兒，十分艷羨之下，他愛好淫慾的念頭便戰勝了他愛好名譽的念頭，他決意冒種種危險來刼取王子的幸福以爲己有。他想將他的定意施諸實行，便將一切理性和公義丟開，一心一意思索一個可以達到他目的的計策。一天他和王子的一個侍從叫做辛烏里亞奇的定下了一種惡謀，他暗中吩咐他的從者們準備了馬匹行李預備突然出走。是晚，他帶了一個助手，都佩了軍器，那被買通了的王子的侍從，便開門把他們接入王子的寢室裏，他看見那王子祇着一件寢衣，正對着窗口坐着，望着海，想納取一點冷風——因爲此時天氣是很熱——而那婦人是睡熟了。他事前已經和他的助手約定如何做事，他便潛自來到窗口把一支短劍插在王子的腰裏，把他的屍身順手推出

窗外去。那王宮是建在海岸上而且是很高的，王子所立的窗口，剛好位在幾間爲海浪所衝破的小屋之上，是很少有人到那裏去的。這種情形，公爵是已經預先知道籌畫妥當的了，所以王子屍身丟下去的時候，果然沒人發覺。公爵的助手看見此事已經做妥，便拿出一條帶備來專爲此用的繩索，裝成好像是想來和那辛烏里亞奇商量的樣子，突然把那繩套在他的頸上，把牠勒緊，令他不能叫喊，那公爵轉身來幫助他，很快地便把他弄死了，也把他的屍身同樣地從窗口拋下去。這件事辦妥之後，他們確信那婦人以及別的人都完全不知道這件事，那公爵便拿了一枝火把，悄悄地走到那婦人的床邊，他看見她是在那裏沉沉睡着，他便立定了片刻來欣賞她的美麗，不覺心中喝采，自然的她在有衣服裹住的時候，尙且如此迷人，何況如今是玉體橫陳呢？他完全不爲剛才所犯下的罪惡動心，也忘記了他手中尙有血跡，便爬上她的床去，她卻欣然接納他，以爲他就是王子。睡了一回之後，他吩咐他的助手把她捉起來，設法使她不能叫喊，把她從剛才他們進來的耳門帶出扶在馬背上，把她馱回雅典去。但因爲那公爵是已經結過婚的，不便把她帶到他的

邸裏，便把她安置在一所離城不遠的別墅中。他祕密地把她收藏在那裏，見她非常愁悶，便很溫柔地應允供給她一切需用的東西。

明朝，王子的僕人們在那裏伺候王子起來，等至九點鐘，還未見有動靜，便試推他的房門，牠們都祇是虛掩着的。眼見裏面沒有一個人，他們便猜想，以爲王子一定是和那貴婦祕密往別處遊玩數天，於是他們便不追究這件事情了。第二天，剛巧有一個瘋子，走到躺着屍首的破屋裏去，他拿了勒在辛烏里亞奇的頸上的繩，把那屍身曳出來，他牽着那屍身隨街走，令全城看見的人們都大爲驚異，他們用甜言密語騙那瘋子帶他們到找着這個屍首的地方，在那裏找着了王子的屍體。全城的人都十分哀痛，他們把這屍首用很隆重的禮儀埋葬了。事後追究下這兇殘的毒手的是誰，因爲他們發覺那雅典公爵是祕密逃去了，便推測一定是他殺了那王子，同時又把那婦人帶去。他們立刻舉立王子的兄弟繼位爲王，鼓勵他要替他的哥哥復仇，而且應許盡了他們的力量來幫助他。這事漸漸水落石出，知道事實果真如他們所猜測一樣，那新王便立刻召集他的親屬、朋友、臣僕，共

舉大兵向公爵進討。雅典公爵得了這個警報之後，也徵集大兵以謀迎敵，也有許多王子投到他的旗下來幫助他。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派他的兒子君士坦都以及他的姪兒厄曼紐厄爾帶了大兵前來助戰。公爵熱誠地歡迎他們，特別是那位公爵夫人，因為他是他們的姊姊。戰爭的空氣，一天天緊張起來，有一天，公爵夫人把他們請到她的私室，和着眼淚，把這次戰事的始末情由以及自從公爵得了這個婦人（她想她是他祕密地收藏下了）之後，怎樣薄待她，都告訴了他們，而且懇切地哀求他們，請他們為公爵的榮譽及她自己的安樂，給她以他們最大的助力。這兩位少年的王子，是早已明白這件事情的了，所以他們此時並不向她瑣碎查問這件事情，祇問明白這個婦人現在是被藏在那裏，並竭力安慰她一番，便辭退了。因為他們常聽見人說及她的美麗，他們很渴想見一見她，他們便求公爵給他們以一見之緣。那公爵大抵是已經忘記了王子的事件，便貿然應允了他們的請求。第二天，他吩咐人在那婦人所居的邸宅裏的花園中擺下盛筵，自己帶同這兩位王子以及幾個朋友到那裏去和她聚餐。當聚餐的時候，君士坦都在席上不住地把雙

眼盯住她，心中暗暗喝采，他覺得他一生都沒有見過像她這樣美麗的女人，而且覺得公爵以及其他的人們爲想得到這樣的尤物，而做出卑劣賣友的行爲，也是可以寬恕的。他越看多她一眼，越覺得她是值得愛戀，他的心情和處境是剛和公爵昔日在王子的宮裏時一樣。他辭退之後，心中念念不忘地戀慕着她，戰事已經付諸九霄雲外。一心一意祇想設計從公爵的手裏偷取這個美人，但同時他卻不露破綻，令人思疑他是愛慕着她。當他正在心猿意馬的時候，那新王子的大兵已經壓境而他們應當起而應戰的時候了。那公爵和君士坦都兄弟以及其他將帥們便按照他們預定的策略，離城下寨，以壯前鋒的聲勢，而且阻止那新王子的前進。在城外一連駐紮的數天，君士坦都的心中是仍不能把那婦人放下的，他想公爵現在帶兵在外，他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他的目的，便假裝有病求公爵允許他轉回雅典去，得了公爵的允許之後，他便將他的軍隊交給厄曼紐厄爾代爲統領，便獨自轉回雅典城，他的姊姊那裏去了。在那裏住了數天之後，便和她談到她丈夫暗藏着一個情婦的醜行，最後他說，如果她是同意，他可以設法把那婦人帶去，這樣便可

以替她解決了一切困難了。那公爵夫人，以爲他這樣說是完全爲她設想而不是爲愛那婦人，便答說祇要做得使公爵事後不會疑惑這件事是由於她的指使，她便很贊成他這樣做。君士坦都對於此事滿滿應允，她便允讓他照他以爲是最聰明的辦法做去，於是他祕密地預備下一艘輕舟，在一個晚上，泊在藏着那婦人的園子的附近，留幾個從人在舟中，預先把他們所應做的事情吩咐他們，自己帶了幾個從人進入那邸宅裏去。那婦人以及那些在那裏看守的僕人都殷勤地招待他，後來她因他的請求和他一同到花園裏散步，他們兩人的僕人們都在後面跟隨着，入到了園裏之後，他便裝作公爵有說話吩咐他對她說一樣，把她引到一度對着海邊的橫門口，他發出一個暗號，那船便泊近岸邊來，那些從人們把她捉上船去。他獨自轉身，向那些跟隨着她的僕人說：「你們如果是顧及自己的性命的，便不可動，也不可做聲，我這樣做，並不是爲想奪了公爵的情婦，不過是想爲我的姊姊除去侮辱罷了。」他們都不敢做聲讓_他去了。君士坦都下船之後，便吩咐他的僕人們盡力鼓槳，能這般快便這般快，因此天明的時候，他們便已經來到愛真那了。他在

那裏上岸，和那婦人睡了一會兒。她又有很大的理由來咒詛自己的美麗了。他們由這裏上船往開奧斯，因為懼怕他父親的譴責，及防備別人從他的手裏奪取了她的原故，他覺得住在這裏最爲穩妥。她有一個時期是很憂愁的，但像前數次一樣，不久便復原，且安心地忍受運命所投給他的新生活了。

正和君士坦丁堡皇帝繼續開戰的土耳其皇奧斯比，此時剛好來到士麥那聽見君士坦都和一個偷來的情婦在開奧斯度着淫樂的生活，偵知他沒有甚麼防備，便在一晚祕密地帶了幾號戰船來襲取那城池。他把那些人民在牀上驚醒起來，在他們知道是敵人來襲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抵禦了，他把那些起來抵抗的都盡數殺死，縱火燒了全城，將所有俘虜及戰利品搬運上船，是夜駛回士麥那去。當檢閱俘虜的時候，那位少年的土耳其皇帝看見了這個婦人，知道這就是君士坦都的情婦了，——因為擄她的時候，她是在他的牀上睡着了的——覺得她果然是很可愛，便納了她爲妻，他們很愉快地同住了幾個月。

在這件事未發生之前，君士坦丁堡皇帝已經和伽怕多家王巴薩尼奧立約，請他從那邊襲擊奧斯地的後方，而他自己則從這邊向他進攻，但他們未曾完全商妥，因為君士坦丁堡皇帝未曾完全答應巴薩尼奧所要求的條件，如今他聽聞他的兒子所遭遇的事，十分憂慮，便立刻應允了伽怕多家王的要求，請他立即統率所有軍隊向奧斯比進攻，而他自己也起大兵從這方面向他攻擊，奧斯比聽見這個消息，便在這兩枝大兵未把他合圍以前，集中他的軍隊，親自率領前往和伽怕多家王接戰，將那婦人留在士麥那後方，付托給一個忠心的僕人叫他替他關照她。不久，兩軍接觸，奧斯比的軍隊完全敗潰，而他自己也被殺死了。巴薩尼奧乘戰勝之餘威，長驅而入士麥那，兵到之處，人民皆望風而降了。

現在那奧斯比曾將那婦人付托給他的僕人——他的名字叫做安泰奧卡斯——雖然是一個有了年紀的人，但因為看見她是如此美麗，竟忘記了他對於主人的本分而愛上了她。他是懂得她的方言的，她是已經多年像聾人及啞人一般生活着，她不懂得人，

也沒有人懂得她的了，所以這件事情給他以很大的益處，他很容易得到她的歡心，當他的主人離國出戰的時候，他便很快地得到她的同意而達到他的目的了。後來他們知道奧斯比是已經陣亡，而巴薩尼奧的大軍是正在長驅而至，他們便乘敵軍未到之前，席捲了奧斯比所遺下的細軟，潛逃往羅德斯。在那裏住了不久，安泰奧卡斯便染下了一個很重的病症。在他這裏有一個好朋友是居比路地方的商人，當他覺得自己是不久人世的時候，他便決意將這個婦人以及他所有的財寶付托給這位朋友，他把他們二人叫到他的病榻之前，對他們說：「我覺得我自己是快要死的了，這是令我很痛苦的，因為我的生是從沒有過像現在這般幸福的呀，但有一這件事是使我非常安慰的，這就是我將死在兩個我所最愛及最重視的人們的臂中，一個就是你，我所最愛的朋友，一個就是這位夫人，自從我認識她之後，我愛她是比較愛自己的生命更利害的。但當我想及我死了之後，我將留下她孤身無助地在這裏做異鄉之客，便又令我覺得十分不安，幸而有你在這裏，我知道你一定會為我的原故看顧她像看顧我一樣的，不然我便更為不安了。因此我

求你，如果我是死了，你便替我保護她以及我的遺產，按照你自己以為是最能令我死後的靈魂得到安慰的辦法來處置牠們。——至於你，我所最愛的人，我求你永不可忘記我，這樣我便可以在別一個世界裏自負說，我是為自然所創造的婦人中的最美麗的一個婦人所愛着了。如果你們肯應承我這兩件事，我便死也瞑目了。」他說完之後，那商人以及那婦人都覺得很悲哀，而且滿口答應他，如果他是死了，他們必定成就他的願望。他不久便辭世了，他們把他小心地埋葬好。那商人將他自己的事務辦理清楚之後，便想搭剛好停泊在那裏的一隻卡塔蘭船回家鄉去，他問那婦人她是已經決定她的行止沒有，因為他現在是非回居比路去不可了。她答說她很喜歡和他一同回去，希望他看死者的面上，把她作為自己的姊妹一樣看待她。他答說他已經預備做一切她所吩咐的事情，但為使他可以更週密地保護她起見，在未到居比路之前，她最好是假裝作他的妻室。他們下船之後，同住在一個被派給的小艙裏的一張小牀之上，不久他們便被相同的慾望所牽引，忘記了對於安泰奧卡斯的應許，而做出他們離開羅德斯以前的未曾想到的事情，在

他們未到居比路商人的家鄉帕弗之前，他們已經覺得他們是正式夫婦了。

適逢其會，當時有一位叫做安提俄那的紳士，是一個有了年紀，足智多謀而短於錢財的人，他爲參預居比路王的事情受了很大的損失，此時剛巧因爲自己的私事來到帕弗，一天他在那婦人所住的屋下經過——此時那商人是往亞美尼亞經商去了——在窗子裏望見了她，因爲她的美艷，惹起了他的注意，後來他覺得他是曾在某處地方見過她，但在那裏他卻想不起來。那久爲運命所播弄的她——現在她的厄運是將近完結了——一眼看見了安提俄那便立刻記得她是曾在亞力山大父親的朝中見過他。她希望由於他的獻計和幫助可以恢復她以前的地位，趁那商人不在家的機會，使人把他請進來。他進來之後，她便很莊重地問他是不是如她所猜想的法馬加斯他的安提俄那。他回答說是不錯，而且說：「馬丹，我相信我是認識你，但我不能想得起我是曾在那裏見過你，所以如果你不以爲冒瀆，便請你告訴我誰罷。」那婦人知道他就是那個人，便大哭起來，用兩臂抱住了他的頸子，像一個由驚駭而失常的人一般。她問他可曾在亞力山大看

見過她。他聽見她這樣說，便立刻憶起她就是那他們以爲是溺死了的蘇丹的女兒阿拉提耳，於是他便想從新向她行禮，但她止住了他，拉他在她的身旁坐下。他很謙下地向她詢問她一向是在那裏，是何時到這裏來，因爲幾年以來，全埃及的人們都以爲她是溺死了。她回答說：「我願意我當時是溺死了，還勝於過我這幾年所過的生活呀，我相信如果我父親知道我這幾年所過的是甚麼生活，他也情願我是溺死了。」她一面說，一面眼淚在兩頰湧流下來。他答說：「馬丹，你不必如此傷心，請你將你所遇着的事情告訴我罷，或者牠們是屬於這樣的性質的，卽是憑着上帝的幫助，我們可以找着一種解救的方法的也未可定。」安提俄那，那美人說：「我見了你恍惚是見了我的父親一樣，如今我便當你是我的父親，將我不可告人的祕密告訴你吧。這裏是沒有別人我可以希望他替我設法的了，所以你聽了我的故事之後，你以爲是有可以恢復我以前的榮位的可能的，便請你幫助我，如果你以爲沒有，便請你千萬不可告訴別人說你是見過我或聽見過關於我的消息。」這樣說了之後，她便和淚將自從船破以來直至今日她所經過的詳細情形告

訴他。安提峨那一面聽她述說，一面也不禁爲之嘆息。後來他沉思了一會兒之後便對她說：「馬丹，在你行着這些厄運的時候，既然完全沒有人識得你是誰，我將把你帶回你的父親那裏去，你的父親將會比以前更爲愛你，而且他將再把你嫁給那阿爾加爾威王爲妻。」她問他計將安出，他便將他替她所定的策略告訴她。爲得避免因延滯而生的旁的阻礙，他便立刻回到法馬加斯他去拜見那國王，且對他說：「王上，如果你願意你便立刻可以得到一種很大的尊榮，且給那爲你的原故而貧乏了的我以一躺好差使，同時又不必有甚麼大破費。」那國王便問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安提峨那答說：「蘇丹那位一般人都以爲是已經溺死的女兒，原來是未曾死，現在來到帕弗，她因爲要保守自己的榮譽，曾忍受過很大的苦楚，現在她的苦難是渡過了，很想設法回到她自己的父親那裏去，因此，如果你肯使她在我的護衛之下，把她送回給蘇丹，你固可以增加許多榮銜，而我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好處，我相信蘇丹是不會忘記我們的好處的。」那國王爲一種高貴的精神所動，答說他很贊成他的請求，便立刻用很隆重的典禮，把她迎接來法馬加斯，她在那

裏備受國王及王后的優禮的款待，當他們詢及她所遭遇的厄難時，她便按照安提娥那所教給她的話來回答。數天之後，因為她自己的請求，那國王命一班紳士和貴婦來陪伴她，並遣安提娥那為護送專員，把她送回蘇丹的宮裏去，在那裏她當然是備受歡迎，不必細說的了。當他們休養過了他們的舟車勞頓之後，那蘇丹便很急切地想知到為甚麼她現在仍活在世上，以及她一向是在那裏，為甚麼他絕不聞她的音信？那已經把安提娥那所教的功課在心中念熟了的她，便答她的父親說：「父親，我離別你後大約有二十天的時候，我們的船便被颶風擊破了，牠被飄流到西方的海岸上，船上的人們的生死，我是完全不知道了，我祇記得當晨光出現的時候，我是從死裏蘇醒過來，我見有幾個鄉民在船的壞洞窺視，想搶掠船內的東西。我和我的兩個侍婦便被他們最先擡上岸去，一上岸之後，那兩個侍婦便被幾個青年人搶去了，她們各走一條路，所以我此後便完全不知道她們的消息了。我自己也被兩個青年人捉住，我使用盡我的能力來抵拒他們，當他們抓住我的頭髮牽我入林中的時候，剛好有四個騎馬的在那裏經過，他們便立刻把我遺下逃

去了。那騎在馬上的紳士們，像是有些權勢的，此時向我走來，我們彼此說了許多話，但一句也不懂。最後，他們商議了一回之後，按便照他們的規矩把我乘在他們的馬上載到一間尼菴裏去，我在那裏得到了很殷勤的招待。我在這裏住了一些時，懂得了一點他們的方言之後，他們便問起我是誰，從那裏來的。我恐怕我一說出了真話，他們便會因為我是一個異教的人而把我驅逐出來了。因此我便令她們相信我是一個居比路紳士的女兒，我父親把我送往克里特嫁給那裏的一位紳士為妻，誰知中途遇了大風，船被風打破，飄蕩到這裏來。為恐怕露出破綻的原故，我便時常在那裏模倣他們的習慣。後來，那些女尼們的首領，她們稱為菴長的，問我願不願意回居比路去。我回答說我是沒有比這件事更願意的了，但她因為顧及我的名譽的原故，不願將我胡亂交給那些往居比路去的男子，想找着可信託的人然後把我送去，直至等到大約在兩個月以前的時候，剛好有幾位法國的紳士以及他們的夫人們在那裏經過，其中有一位貴婦是那菴長的親戚，她知道他們是正在想往耶路撒冷參謁聖地——那裏是他們所奉為上帝的耶穌，被猶太人釘死

後埋葬的地方——便把我交託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將我交還我在居比路的父親之手。那些紳士以及他們的夫人們怎樣歡迎和尊敬我是不必細說了。我們上船數天之後，便到了帕弗，我在那裏是一人不識的，當時真不知怎樣對那些預備將我送還我的父親的紳士們說才好，幸而上帝體顧我的困難，我們一登岸的時候，就遇見了安提俄那。我便立刻用我們的方言來招呼他（他們是完全不懂得我們的話的）並請他把我作為他的女兒。他很快的便明白我的意思，便裝作非常歡喜的樣子，竭盡他的財力來款待他們，隨後又將我送到居比路王那裏，居比路王用一種我述說不出的盛典來接待我，而且把我送回來。如果這段話是有甚麼遺漏，安提俄那將會補足牠，因為我已經將這些經過情形向他述說過許多遍的了。」安提俄那此時便轉向蘇丹說：「我的主上，按照她自己所述說以及那些紳士及他們的夫人們所對我說的話看來，她現在所說的都是實情，她祇說漏了一部分，這部分她自己自然是不肯說的，那就是那些紳士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們所會告訴我的她在尼菴裏所過的貞潔良善的生活，以及當她和她們分別的時候，她們是

怎樣不捨得她，這些事情，如果我要詳細告訴你，便一天一夜也說不完，但以上我們所說（這是我親眼看見或親耳聽聞的），已經足以證明你是有一個世界上最美麗同時又是最貞潔的女兒的了。」蘇丹聽見了這番敘述之後，喜悅非常，不住地禱告上帝，求他祝福那些會關照過他的女兒的人，特別是居比路王，他是這般隆重地將她送回來。他賜了一大份禮物給安提俄那，並差他協同他的大使帶了一封信給居比路王，致謝他對於她的關照。現在他想履行他的前約；那就是將她嫁給阿爾加爾威王，他便將這經過的詳細情形告訴他，且說如果他繼續這段婚約，他便派人來迎娶她。那國王聽見了這消息甚為歡喜，便用很隆重的典禮迎接她回來做她的王后，而那曾經過八個男人的手的地她便充作處女到他那裏去，和他一同愉快地度過他們其餘的一生。

故事第八

那些貴婦們當聽見那種種不同的惡運降臨在那美麗的婦人的身上的時候，皆嘆息不置，但誰人能說她們的嘆息是爲着什麼緣故呢？或者她們嘆息是因爲她們自己沒有像她這樣嫁得多，而並不是可憐那不幸的婦人，亦未可定。當她們聽見旁非拉斯的結論而大笑的時候，那皇后知到這個故事是已經講完了，便吩咐伊里沙繼續講下去，她便說出下面的故事：

我們今天是揀着一個非常廣闊的題目，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用這個題目來說出十個故事來的，運命之轉變是何等奇幻無常呀！在這許多奇幻無常的事件中，讓我揀一個來說一說罷。

當羅馬帝國由法國的而轉爲德國的的時候，在兩國之間起了絕對的仇隙和繼續

不斷的戰爭。法蘭西王以及他的兒子，爲憎惡他的敵人及防衛他自己的國土起見，起了一枝大兵，除了他自己國內的軍隊之外，又加入所有屬國及同盟國的軍隊，來抵禦他的仇敵。但在他們起程遠征之前，他們不願留下他的國土無人治理，他們知道安基耳斯的伯爵瓜爾提爾是一個智慧而有價值的人，而且是一個完全爲他們的利益而忘身的人，同時又嫻習軍事，雖然他似乎喜歡雍容恬靜的生活，多過性命相搏的生活，便封他爲總督，使他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攝行王事，然後進行他們的遠征。那伯爵循分謹慎地和王后以及她的媳婦在種種情形之下執行他的職務，雖然她們是隸屬於他的保護和權力之下，但他仍凡事和她們商量，把她們作爲他的女主來尊敬。他是約有四十歲左右的年紀的人，有非常優美的性格，具備一個男人所能具有的美質，在這個世界裏實不能再找一個在各方面都比他更完美的男子的了。當國王和他的兒子正在從事上面所述的戰爭的時候，瓜爾提爾的妻遺給他兩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死去了。他時常出入宮廷和王后們商辦國事，國王的兒子的妻時常將眼偷窺他，因爲歡喜他的性格和

人品，便暗中愛上了他。她想她自己是如此年青，而他現在又正在鰥居，深信她的想望是必然能夠成就的，她覺得這種並沒有甚麼阻礙，祇有她怕羞不敢將這種心情傳達給他罷了，但她不久也把這事戰勝了。一天，她獨自一個人坐着，想現在是適當的機會了，便遣人藉口別種事情，把他召進來。那伯爵，他的思想是和她的大相逕庭的，聞命便立刻來到她那裏，一同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之後，便開口問她在這個時候遣人召他進來有甚麼事情。她初時沈吟不語，後來被她的慾情所激動，全身顫動，兩頰因極端的羞恥而發赤，用斷續而紊亂的說話，說出她的心情。她說：「我所愛的爵士和朋友，兩性間之誘惑是如何利害，而且因為種種原故，其中之一性是比较更爲容易被誘，所以同樣的罪案在一公正的審判官的面前，是會依照那犯罪者的不同的性質而施以不同的刑罰，這些事情是不能逃你的敏銳的觀察的。還有一件，誰人不說一個沒有甚麼恆產，祇靠每日的工作來維持生活的男人或女人犯姦淫或爲愛情所顛倒，是不比較一個富有及有閒，終日無所事事，祇知道消遣和娛樂的婦人犯姦淫爲更可恥呢？所以，在這樣情形之下，每一個人都會承

認，如果一個爲愛情所顛倒的婦人，揀選一個智慧及有價值的人來做她愛情的對象，這可算是一個充分的理由。環繞着我的各種環境——姑且不計我是年青而我的丈夫是離我而去等事情，——都強烈地引誘着我，如果在這種種環境中你是佔有相當的勢力，我便可以希望你給我些良計及現在我向你所求的助力，我一定要承認我因爲丈夫遠離着我，同時我又過着一種安閒的生活，是不能抵抗那最熱烈的慾望了，我是已經備受爲牠們所誘惑的痛苦了。雖然這種事情如果是被人知道了，是會對於我的名譽有礙，但祇要我們做得祕密，蜚語便無從而來了。而且讓我告訴你，愛情對於我是如此有恩惠，牠不把我弄盲目了，轉令我的理解清明起來，牠把我以爲是法國今日最完美高貴的男子，來做我戀愛的對象，而他現在又剛好沒有妻室像我沒有丈夫一樣。因此，我求你，請你由於我對你的重情賜給我親近，可憐我那爲你的原故而像那冰在火上漸漸溶解的青春罷。」說到這裏的時候，她的淚汨汨地向她的兩頰流下，令她不能再說下去了。她不勝傷感地俯低了她的頭，最後把身投入他的懷裏。那伯爵是一個非常嚴正的人，便開始答責

她，說她不應該有那種癡謬的愛情。他把她環在他的頸上的臂推開，說他寧願粉身碎骨，也不願對於他的主人幹這不忠的事情。那婦人聽見他這樣說，便立刻忘記了她對於他的愛情，暴怒地狂叫說：「你這壞東西，竟敢用這樣的態度來蔑視我的請求嗎？因為你立意令我痛苦，好，我將把你置之死地，或使你在法國不能存身。」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拔自己的頭髮及衣服，異常狂暴地大聲叫喊說：「救命呀！救命呀！安基耳斯的伯爵想施行強暴呀。」他看見這種情形，畏忌朝臣們的嫉妒多過畏懼自己的良心，而且覺得人們一定相信她誣捏的故事多過相信自己的辯解，便從速由她的室裏逃出，逃回自己的家裏去。一到家門，並不怠慢，立刻把他自己的子女駝在馬上，取道加鞭望卡力斯逃去。

這邊在那婦人的室裏，敍集了一班人，他們看見她如此狼狽，而且聽聞她述說她所以呼救的原因，不但深信爲真，而且推斷那位伯爵在朝廷辦事之所以如此盡心竭力是完全因爲想達到這種目的的原故。他們用最迅速的方法往他的家裏逮捕他，在那裏捉一個空，便把他家裏所有稍爲值錢的東西都搶奪無遺，而且將他的屋宇拆爲平地。

這種惡消息不久便傳到在營帳中的國王及王子的耳朵。他們非常煩惱，下令處他以及他的後裔們以永遠的刑罰，並懸重賞賞給那能將他生擒或殺死來獻的人。伯爵覺得自己因為逃去而招惹這種罪咎心甚不安，他和他的兒女逃至卡力斯，一路都不令人知道他是誰，後來又由卡力斯一直逃往英國，改著微賤的服裝入到倫敦。在路上他教給他的子女們兩件事，第一件叫他們要忍受命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罪過而給與他們的不幸，第二件叫他們務須極端謹慎永不可告訴人他們是從那裏來，以及是誰人的子女，如果他們是顧及他的性命。他的兒子名叫路易，年方九歲，而他的女兒瓊倫他卻是七歲，他們都能注意父親的訓誡。超過人們所能希望於這樣年紀的兒童的，你們在後面便知道了。他覺得替他們改了名字是比較的安全一點，於是他便改叫那兒子做畢爾律，那女兒做冉尼德，自己扮作一個尋常的法國乞兒一樣，環行全城各處求人調濟。合當有事，一天早晨，他們正在站在某禮拜堂的門口等候施捨，有一位貴婦，她是國王首相的妻子，注目看他們，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這些孩子們是他的兒女不是。他答說他們是由李嘉

圖來的，因為他的長子行爲不端——他是一個無望的少年——使他不得不帶同這兩個兒女離開他的本土。那貴婦是一個慈悲的人，看見這個女孩如此可愛，便對他說：「誠實的人，如果你願意把你的女兒留在我那裏，因為我很愛她的面容，我也願意收留她，如果她是良善的，我將在適當的時候，替她找一個丈夫，那麼她一生都可以過安樂的生活了。」他聽聞之下非常喜悅，含淚將這孩子帶給那婦人，用很誠摯的態度將她交託給她。他這樣安置了他的女兒之後，便決意到那邊島上去，不再逗留在這裏。他一路求乞而往，他的兒子跟隨着他，因為他們不是完全步行的原故，所以也不至十分疲敝。最後他們來到威爾斯，那裏住着別一位爵士，他也是英王朝內的大臣，他們赴他的常供給貧民的需要的邸第去請求賙恤。適逢其會，此時那位爵士的兒子正在和一班貴人們在那裏練習走跳，以及其他少年人所愛習的技擊來消遣。畢爾律也加入和他們共賽，結果在各種技術上都勝了他們。那位貴人看見這種情形，非常愛他，問他是誰的兒子。有人告訴他他是一個來這裏求資助的貧人的兒子，那爵士便求他將他給了他。伯爵本來是沒有這樣奢

望的，自然便立刻應允了，雖然他們分手的時候不免有些捨不得。

現在他已經將他兩個孩子處置妥當了，自己便定意不再在英國逗留，一有機會便渡過愛爾蘭去。他來到斯坦福在那裏把自己僱給一個騎士做僕人，此騎士是此地某爵士的隨員，他在那裏一連做了許多年尋常僕人的役事。

同時瓊瓊倫他，現在是叫做冉尼德是繼續和那貴婦同住在倫敦。她的美麗以及一切技能都和她的體格一同增長，那爵士及那貴婦以及其他一切認識她的人都很喜歡她。那貴婦並不知道她是貴族之女，心想把她嫁給一個她以為是和她門戶相當的男子，但上帝那給世人善行以公平的賞賜者，知她生自名門，而她之淪落是祇由於別人的惡行，卻令這件事有相反的結果。那貴婦和那爵士祇有一個獨子，他們對於此子都是極端鍾愛的，而他實在是值得鍾愛，因為他的氣稟和德性都是異常優美的。他大約長冉尼德六歲，眼見她的異常的美麗和良善便熱烈地戀愛着她，他戀愛她如此利害，直至他並不注目其他的女人。雖然如此，但因為他以爲她是屬於下等階級的，不敢向他的父母要求

娶她爲妻，同時他又怕他們斥責他說他把愛情的對象放得如此卑下，便把這種心情壓抑在他自己的懷裏，因此愛情咬得他比較，如果他能把他放出來更爲利害，最後他便陷入一個憂鬱不寧的病症了。有許多醫生曾被請來診視他，他們說他是這個症候，又說他是那個症候，總之是不能找出他的病源，後來他們都丟手不醫了。這種情形令那做父母的非常愁苦，他們繼續追問他，叫他告訴他們那令他生病的祕密，但他對於這種詢問從不答覆，祇有嘆息，同時他又繼續地消瘦下去。事有湊巧，有一天有一個精深醫學的少年醫師坐在他的床邊替他診脈，而冉尼德——她常是小心侍候他的——剛好在這個時候走進房裏來。那少年紳士看見了她，不說一言，也沒有甚麼表示，但因為他的愛情在他的心內強烈地燃燒起來，他的脈搏便開始比較尋常跳得利害。那醫師立刻便發覺了這種變異，覺得很奇怪，他繼續用手指按住了他的脈搏，看這種變異繼續至何時才止。後來冉尼德走出房外去，那脈搏便降低了。那醫師看見這種情形，覺得他對於他的病源，已經找到了一點把握，便假作想和冉尼德說話，把她叫回來，同時他仍把他的手按住了他

的脈搏。她回轉來時，那脈搏又跳得像以前一樣，及她出去之後，牠又低降了。那醫師現在是完全滿意了，他起身，把他的父母們叫到一旁，這樣地對他們說：「你兒子的健康並不是在醫生之手而是在丹尼德之手，我已經由於某種表徵發見他是戀愛到她要命，雖然照我看來，她是完全不知道他是戀愛着她的。如果你們是看重他的生命的，你們現在是知道應該怎樣做了。」那爵士及那貴婦聽聞這裏是有一種方法可以拯救他們的兒子的生命，非常歡喜，雖然那恐怕他們將要勉強做他們所最怕的事情，即是將她嫁給他的恐慌，卻令他們憂愁。那醫師別去之後，他們便一同到他們的兒子那裏去，那貴婦對她的兒子說：「我所愛的，我是從不能相信你是會將你的任何願望隱藏着不給我知道的，特別是自從你因為不滿意於某種事情而得到這樣的不良結果之後，因為你是應該已經相信而且應該仍然相信這裏沒有一件事情，如果是能令你安樂和幸福的，我不願意去為你做，像為自己的安樂和幸福來做的呀。但自從你這樣做了之後，上帝憐惜你比較你自己憐惜自己更多，因為現在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無論你所愛的是誰總之是因為戀

愛的原故，但你爲甚麼一向怕羞不肯告訴我呢，在你這樣年紀的人這種事情是很自然的。將你自己坦白地交給我罷，把那些會令你生病的憂傷和煩悶丟開，相信這裏沒有一件你想向我求取的東西，我不願盡我的能力來給予你的，因爲我愛你是像愛我自己的生命一樣地深切呀。所以現在你要除開那些畏羞的心情，坦白地告訴我，看我可能對於你的愛情盡一點力量不能，如果你發見我不是真誠的，你便相信我是母親中之最殘忍的罷。」那少年紳士聽見她說出這些說話，面色陡變，但後來他想，這裏是沒有比他的母親更能幫助他的了，便絕無隱諱地對他的母親說：「母親，因爲我會觀察過許多人，見他們常有了年紀的時候，便忘記了他們是曾經做過少年了，這是我這樣利害地將我的愛情隱藏着的最大的原因。但現在我發覺你們是體恤到這一點，那我便將不但承認你們所猜的是真，而且將告訴你以那個人兒的名字，希望你依照你的應許，盡你的力量爲我的幸福設想，而且用這樣的方法你便可以拯救我的生命了。」那貴婦想用和他所希望的不同方式來滿足他，便叫他將這個名字說出來，她將盡力來使他的願望得成就。於

是他便答說：「母親，冉尼德的美麗和她那可愛的舉止，以及她冷淡地對待我，或者甚至並不知道我是這樣地愛她——因為我從未對一個人說過的——是令我變成現在的情形的原因，如果你對於此事不表同情，那你便可以相信我的生命是很短的了。」她知道現在是應當安慰的時候而不是申斥的時候，便微笑地說：「原來你就是爲這件事憔悴了這麼久嗎？安心罷，當你將養好了一點的時候，將這事情交給我辦便了。」那青年現狂充滿希望，病勢便很迅速地減退，那做母親的非常安慰，便想設計來實行她的應許。一天，她把冉尼德叫到她那裏去，先用閒談的方式問她已經有情人沒有。她面紅起來答說：「母親，像我這樣一個不幸的女人，從她自己的家裏逐出來寄居在別人的籬下，還有心情想及戀愛，那真是罪過了。」她便答說：「如果你未有情人，我便介紹一個給你罷，這樣你便可以很愉快地過活了，因為像你這樣美好的女郎，是不應該過孤獨的生活的。」冉尼德說：「母親，因爲你從我父親的手裏收留了我，把我像自己親生兒女一樣養育成人，我本來是應該盡我的能力來做你所歡喜我做的事情的，但對於這件特別的事情，我想

我是有權不照你的意思去做。如果你的意思是想給我一個丈夫，那麼我便尊敬他，但我不能尊敬丈夫以外的人。我祖宗所有的東西，現在所能遺給我的，祇有他們的德性罷了，我立志至死都保守住牠。」那女郎的意見是適和她的用意相反的，因為她會應許過她的兒子，便用似乎是命令式的口吻對她說：「但如果那年輕的王子戀慕你，你也要拒絕他嗎？」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他是可以用武力來強迫她，但除了用禮來聘她之外，他永不能得她的同意。那貴婦已經探知了她的意見便不再說甚麼，祇是決意用事實來試驗她。她對她的兒子說，當他身體復元之後，她便把他們二人放入一個房子裏，那麼他便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她所能給他的協助，除了這個辦法之外，她便做不到了。這種辦法自然不能令那少年滿意的，因此他舊病便立刻復發。那貴婦看見這種情形便公開地向冉尼德說出她的意旨，但她的主意卻更為堅決。她將這件事的始末告訴他的丈夫，他們遂不得已同意任他娶了她（雖然這是大違他們的本願）因為他們覺得替他們的兒子娶一個無益於他的妻來救回他的生命，猶勝於令他無妻而死呀。這件事不久便實行，冉

尼德非常快樂。她感謝上天的所賜給她的矜憐和恩寵，但自始至終，她從沒有宣布她自己是誰，祇告訴人她是一個李嘉圖人的女兒罷了。此後他們很快樂地共同過活，不必細說。

現在讓我們再說那我們把他遺在威尼斯和一個英王的大臣同住的畢爾律罷。他在那爵士的恩寵之下長大，生得軒昂文雅，有丈夫氣，而且弓馬嫻熟，武藝精通，為全國所不及，以李嘉圖的畢爾律的名字蜚聲各地。上帝已經這樣祝福他的妹妹，對於他自然也有同樣的慈惠和矜恤。當時此地適發大疫，這瘟疫是如此利害，一半人民是被掃蕩了，其餘大部分遺民也逃往異地避難。全國變成荒土。在這次大瘟疫之中，爵士，爵士夫人以及他的兒子們，兄弟們，姪兒們，近親們，都死光了，全個家族，除了一個正當妙齡的女兒及幾個僕人之外完全沒有子遺。瘟疫停止之後，那公主因為愛畢爾律異常的美德，便招贅了他做她的丈夫，立他為她的產業之主。不久英國的國王，聽見那已故的爵士的死訊，而且素仰畢爾律的品德和勇力，便任他代替前爵士的職位，給他們同樣的威權。這便是安基

耳斯的伯爵的兩個無辜的孩子所遇的幸運，他們本是孤苦無助地被遺下的。

伯爵自從巴黎逃出至今，已經有十八年了，在這十八年中，他在愛爾蘭忍受了許多艱苦，現在他是老了，他很想知道他的兒女們的情形。他的容貌現在是改變了許多了，但他覺得自己是比較少年過着安逸的生活的時候更爲強健和活潑。他辭退了他從事了很久的職業，穿着下流人的服裝，取道往英倫去，不久，他來到他前時遺下畢爾律的地方，他知道他是十分康健，而且做了一個偉大而有權力的爵士了，心中非常喜悅滿意，但他仍立意在未知道冉尼德的情況以前，不令人知道他自己是誰。他繼續旅行往倫敦，細心向人詢問那他遺給他女兒的婦人的情形，他知道冉尼德早嫁了她的兒子，這又令他歡喜非常，自從他知道他的兒女們都健全和幸福之後，以前的苦難對於他都像是沒有的事了。因爲他現在很想見一見她，便扮作一個貧人走到她的門前求乞，詹姆士·雷密亞斯（這是那女兒的丈夫的名字）看見了他，很可憐他，吩咐他的僕人給他些資助。冉尼德此時已經有幾個孩子，最大的一個年約八歲，都是很美麗的。他們看見伯爵在那裏進

食，便走到他那裏去，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天性令他們知道他是他們的外祖父一樣，他們很歡喜他，而他明知他們是他的外孫兒，便用萬般慈愛來愛撫他們，這令他們當他們的保母來叫他們回來的時候也不肯離開他。冉尼德聽見了便由室裏走出要，恐嚇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服從他們的保母，她便要鞭責他們。那些孩子們哭起來說他們寧願和那誠實的人一塊兒頑，因為他比那保母更愛他們，這令那婦人和伯爵都笑起來。他起來，不像一個父親，祇像一個窮人對着一個貴婦一樣向他的女兒施禮。他很喜歡看見她，但她卻完全不知道他就是她的父親，因為他的面貌是變得如此利害，髮是斑白了，鬚是長了，面容是驚黑而瘦削了，和從前簡直是兩個人。那婦人看見她的孩子們不願意離開他，便吩咐那保母讓他們和他多頑一會兒。在這個時候，剛好她丈夫的父親回來了，那保母便將這情形告訴他。他一向對於她都是很鄙賤的，便說：「讓他們和那叫化子一塊兒頑罷，這不過顯出他們是誰人的後裔罷了，他們的母親既然是乞兒種，那麼他們喜歡和乞兒在一塊兒也是不足為怪的。」伯爵聽見他說這樣的話心甚不安，但他不得不忍受，和他以

前曾忍受過許多一樣。那婦人的丈夫見他的兒子們這樣歡喜伯爵，心中頗爲不快，但因爲他是很愛他的兒女的，他不願意使他的兒女不歡，便說如果那老實的人肯在他那裏服務，他是很願意收留他。伯爵答說他很歡喜留在這裏，但他祇會看馬罷了，因爲他一生都是做馬夫的。此後他便在這裏替他看馬，每當做完了他的工作之後，他便和那些孩子們玩耍。

運命是這樣替安基耳斯的伯爵以及他的兒女們安排。那法國國王和德國訂了許多和約之後便去世了，他的兒子（就是那個令伯爵如此流離顛沛的婦人的丈夫）繼立爲王。停戰期不久滿了，血戰又從新開始，英國的國王，因爲和法王有些親戚關係，也派兵前往法國助戰，以他的大將軍畢爾律及別一大將軍的兒子詹姆士·雷密亞斯爲統帥。伯爵以僕人的資格隨軍前往，曾用他的勇敢和良謀給他們以許多幫助，出乎他們對於他的希望之外。當正在戰爭酣烈的時候，法國的王后染了重病，她知道自己是沒有復痊的希望了，便在人皆以爲是最聖潔的羅馬主教的面前懺悔她的罪孽，在各種事情之

中，她特別提出對於安基耳斯的伯爵所犯的大罪，她將此事獨對主教說了還不能滿意，她又把這件事情常着許多重要的人物宣布，希望他們在王面前替伯爵辯解，俾設使他的兒女們還尙生存，可以恢復他們以前的地位。不久她死了，很風光地埋葬了，人們將她臨死時懺悔的說話報告給王，法王因爲自己曾給一個這樣偉大的人以損害，心甚不安，便立刻出一張王榜說，如果有人能給他以那伯爵或他的兒女們的消息，他將給那人以很厚的賞賜，因爲王后已經聲明他是並沒有犯那他從前因此而畏罪出奔的罪過，他現在很想恢復他以前的位置，或給他以比較以前更大的榮位。伯爵聽見這個消息，便立刻走到詹姆士·雷密亞斯那裏去，請他和他一同往見畢爾律，說他將在那裏告訴他們以王上的意旨。他們相見之後，伯爵便起來對畢爾律說他現在決意宣布他自己是誰。「畢爾律」他說：「現在在你面前的那個詹姆士·雷密亞斯，是娶你的妹子的，他現在仍沒有甚麼好處，所以我想使他去領那國王榜上的賞賜，因爲你就是安基耳斯的伯爵的兒子，而他的妻瓊瓊倫他，就是你的妹子，而我就是安基耳斯的伯爵，你的父親。」

畢爾律聽見他如此說，定睛看了他一回，不久便覺得有些認得，便含淚投身在他的足下痛哭，而詹姆士·雷密亞斯，則驚喜交集，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後來他想從前待他這般無禮，便面紅起來，很謙卑地求他寬恕，這些事情，伯爵自然是不介懷的。當他們互談他們所經過的種種運命的時候，有時令他們下淚，有時卻又令他們快樂起來。他們請他改穿合宜的服裝，但他卻不肯，因為他想令詹姆士·雷密亞斯最先去領獎，而把他穿着這樣的服裝介紹出來，令那國王想起他從前所加給他的暴行更爲難過。詹姆士便卽帶同伯爵及畢爾律一同去見王上，說他想領取那找着那父親以及兒子的賞賜。王上叫人搬出一份最貴重的獎品出來，說這一份是給他的。詹姆士便退後兩步，將扮作僕人的伯爵以及畢爾律介紹出來，說：「你看，王上，那就是那父親以及那兒子了。至於那女兒卻就是我的妻室，如果上天允許，你不久便可以見着她。」王上聽見這樣說，便很誠懇地看着伯爵，雖然他的容貌轉變得如此利害，但也依稀有些認得。他眼中含淚，把他從地上扶起來，吻他，和他握手。同時他又用最親愛的態度來歡迎畢爾律，且吩咐人爲那伯爵備辦衣

服，僕役，輿馬，以及一切在他的地位應有的東西，這些事情立刻便照辦了。王上對於詹姆士·雷密亞斯也非常尊敬，特別向他詢問他們所經過的各種事情。當他接收了那為報信而得的賞賜之後，伯爵對他說：「你在王上的手上接了這份尊貴的賞賜罷，你要記得告訴你的父親說，你的孩子，我的外孫兒，由他們的母親那方面算起來，也不是下流的種子。」詹姆士接收了這份賞賜，遣人往倫敦接他的妻室和母親來巴黎，而畢爾律也把他的妻接來，她們和伯爵一同為王上所接待，王上把他們以前所失去的盡數給還他們，而且還加上許多財產。後來王上允許他們回家，而伯爵則留在巴黎，榮譽日增，直至去世之日。

故事第九

伊里沙已經用上邊的動人的故事來完了她的責任，皇后是一個很識趣有禮的人，便說這一次是輪到她了。她微笑地說：

我們一定很同意於帶奧紐斯的意見，這裏是祇有我和他未說了，因此我將開始說我的故事，而把他放在最後按照他的願望。這裏是有句普通的話柄說那騙人的常陷在被騙者的手中，這句話我想祇有在我下面所述的這種情形之下才會被證為真實，而這種情形在世界上是實在有過的。我希望這種敘述，不至為你們所不喜，聽了這個故事之後你們便會戒備怎樣不至為人所騙了。

有幾位意大利的商人剛好在巴黎的一間旅店裏遇着，他們之來這裏，是各有各人的故事的。一晚他們共食晚餐，彼此愉快地縱談着，由這種事情說到那種事情，最後他們

說到他們遣在家裏的妻室。其中一個滑稽地說：「我不知道我的妻獨自一個的時候做些甚麼，但我深信如果我遇見甚麼可愛慕的東西時，我便忘記了對於她的愛情而應用我所有的機會了。」我也如此。」別一個答說：「因為無論我信與不信，我的妻也一定照她所歡喜的去做的。」第三個的意見也是一樣，他們似乎都同意以為他們在家裏的妻室當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是不會虛度她們的青春的。他們之中有一個叫做伯爾拿·羅美連的是一個熱那亞商人，卻提出相反的意見。他說他有一個妻，是男女兩性所能賦有的德性都備於一身的。她是年青而且美麗，精嫻針繡。沒有一個男僕伺候他的主人能像她伺候他這樣伶俐知意，因為她是非常細心而且是生長名門的。此外她又善於駕馬使鷹，而且沒有一個商人能比較她更善於持籌握算。最後他說到他們所爭論之點的時候，他發誓說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一個婦人比她更良善更貞潔的了，他深信即使他十年不歸，她也不會和別人發生關係的。在這班共同談論這個题目的商人之中，有一個青年叫做皮亞先拿的安布洛茲的，對於伯爾拿剛才讚美他的妻的說話，大肆笑議，他問他是

否皇帝給他特權，使他可以驕視其他的人類。伯爾拿半惱地說這不是皇帝，是那比皇帝更有能力的全能的上帝會將這種恩惠賜給他。安布洛茲答說：「我並沒有絲毫疑惑，以爲你所說的並不是由衷之話，但我的意見，卻以爲你對於各種事物的天性未曾觀察得清楚，如果你曾觀察清楚，我相信你的理解一定不會如此魯鈍，至不能找出些理由來令你對於這件事情冷淡一點。你不可以爲我們這班會這樣談論及我們的妻室的人，是以爲他們的妻室是和你的在構造上有甚麼不同，我們祇論及她們的普遍的天然傾向罷了，我將求你允許我在這一點和你討論一下。我常時都覺得男子是上帝最高貴的造物，而女人不過是次等貨罷了。男子既然有更完全之可能，他便一定常有更好的決心和氣節，而女人卻是更水性，更易被動的，我可以舉出幾個理由，但在這裏姑且略去不說。因此如果那賦有最堅定的性質的男子，尙且不能抵抗一個向他求愛的女人，甚至常想，或實行，盡他的力量來說謊，以圖和他們愛悅的婦人相合，而且這不是每日祇有一回的，每日大約有一千回，你又怎能相信一個天然地軟弱的婦人，能抵抗一切懇求，諂媚，投贈，以及

其他整千種一個精練的情人所能用的手段呢？你以為她可以抵抗嗎？你可以堅持你說的，但我卻永不能相信你所說的是真理。你說你的妻也是有血有肉的，因此她和其他的女人都受同樣的慾望所支配，而她抵抗這種慾望的力量也是相同的。她以前雖然是如此賢德，但她卻有做其他婦人所做的事情之可能，如果牠是可能，你便不應該持絕對否定的態度，而堅持反面的意見了。」

伯爾拿答說：「我是一個商人，不是一個哲學家，我祇能這樣地答覆你。我告訴你，你所說的對於理解力薄弱沒有羞恥的感覺的婦人是真的，但那些有智慧而且常顧及她自己的名節的婦人，是常比男子更為堅貞，在這一點她們是不軟弱的，而我的妻就是這樣的人。」安布洛茲說：「如果犯了這種罪惡之後，便立刻有一隻角生在她們的額上來做她們犯罪的證據，我相信犯這種罪惡的人便會很少，但事實上不但沒有角可生，而且如果她們是聰明的，她們可以把牠掩飾得沒有絲毫破綻，羞恥和敗德是事情敗露時才會有的，所以如果她們可以祕密行事的時候，她們是不怕做的，如果她們不敢做，那便由

於她們的愚蠢罷了。所以你可以把這句話作爲一個公例，卽是一個婦人祇有沒有人向她求愛，或她向人求愛而被拒絕的時候是真節的。雖然這是我從自然的觀察及用純理性所推出的結論，但我也沒有經驗做證據的，如果我未曾試探過許多婦人的性情和戀愛，我並不說出我以上所說的說話了。而且讓我告訴你罷，如果我有機會和你那最賢德的妻相交，我深信我是可以由她那裏得到像我在其他許多婦人那裏所得的同樣的恩惠的。」伯爾拿聽了這些說話，甚爲惱恨，他說：「這樣地爭辯是沒有解決的，你堅持你所說，我堅持我所說，一切都是空話。你會說她們是這般容易引誘的，而你又深信你自己對於這樣事情甚有把握，如今我爲向你證明我的妻的賢德的原故，和你賭賽，如果你可以得到我的妻的允許，我便輸了我的頭給你，如果你是失敗了，我便輸一千個佛羅林罷。」安布洛茲很熱心地說：「如果我是勝了，取了你的性命對於我有甚麼好處呢？但如果你是決心將此事試驗一下，你使用五千個佛羅林——這是比較你的生命價值輕微得多——來對我的——一千個佛羅林罷。而且你沒有限定時候，這是不公道的，我將立刻往熱那亞，由

我起程之日起計，在三個月之內，我要在你的妻的身上成全我的願望，而且帶給一些令你承認是滿意的徵信品回來給你。但你要應承我一件，即是在這個時期之內，你不可回熱那亞去，而且又不可寫信給她說及這件事情。一伯爾拿說他很贊成這樣賭賽，於是雖經其他各商人盡力勸止，因為他們知道將會有不幸事件發生，也無效力。這兩個商人是如此興高采烈，他們不願朋友們的勸告，立刻便簽了他們的約了。於是伯爾拿便留在巴黎，而安布洛茲則立刻起程往熱那亞去。他在熱那亞用一兩天的光陰來詳細詢問這個婦人所住的地址，以及她的性情品格如何。不久他發見伯爾拿所說不但完全是實話，而且其實尤有過之，這令得覺他自己此次來這裏是當了一件很愚蠢的差使。後來他遇見一個這個婦人常時矜恤她的貧婦，她是常到那婦人的屋裏去的，他賄買了她，教她把自已裝在一個大箱子裏，而詐作將有遠行，為安全起見，求那婦人允許她將此箱放在那婦人家中的寢室裏面。

待至夜深，他猜那婦人是已經睡熟了，使用他已經帶備的器具將箱子開了，悄悄地

走入她的房裏去，在那裏明着一枝火把，小心地觀察這寢室的形式和陳設，壁上的圖畫，以及一切惹人注意的東西，他把這些東西都記熟了。然後他又躡足走到她的床邊去，他看見那婦人是和一個女孩熟睡在床上，見她是和裝扮起來的時候一樣美麗，但他卻不能在她的身上找着一種特別的標識。後來他細心觀察才發見她右邊的胸前有一個黑痣，便覺得很滿意了。因為他知道她的德性，不敢有進一步的圖謀，祇取了一件外衣，一個錢袋，一隻戒指以及一個腰包放在箱子裏，而自己也走回箱子裏去，把牠弄回以前一樣的堅固。他在箱子裏繼續住了兩晚，而那婦人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到第三天，那貧婦便依照他前時所約來取回那隻箱子，把牠擡回去。安布洛茲將前時所應許給那貧婦的酬報給了那貧婦之後，便即帶了那些徵信物在限定的期間之前趕回巴黎去。到巴黎之後，他便把當日在場看見他們訂約賭賽的商人們都請來，對伯爾拿宣告他是勝利了，他已經帶來了他們應許帶來的徵信物。於是他便開始說出那寢室的形式以及壁上所掛的是甚麼圖畫，然後也將帶來的東西給他看，說這些東西是那婦人親手贈給他的。伯爾

拿承認他所說的確是她寢室內的情形，也承認他所帶來的東西確是屬於他的妻的，但他說他可以從她的僕人那裏得知那室內的情形以及這些東西，所以他如果沒有更多一點的證據，這是未能充分證明他是勝了這次的賭賽的。安布洛茲答說：「這些東西本來就應該可以使你滿意了，但既然你要我說多一點，那麼我便說罷，你的妻普紐拉的右胸是有一個黑痣的。」伯爾拿聽他說了這句說話，心中突然受一打擊，他的面色陡變得如此利害，即使他不發一言，那些旁觀的人，也都相信安布洛茲所說的是真話了。他呆了半晌，答說：「朋友們，安布洛茲所說的是真的，我所輸給他的錢，他隨時來我都付給他罷。」

那些錢第二天便付過了，伯爾拿立刻起程回熱那亞去，對於他的妻懷着盛怒。他來到約離他的家二十里的他的鄉間別墅的時候，他遣一個他所信托的僕人，帶去兩匹馬以及一封信給她，信內告訴他是已經回家，而想她和那僕人一同前來見他。同時他又吩咐那僕人，叫她把她帶到適當的地方的時候，把她殺死，然後再回到他那里去。他的僕人將此信進給他的女主人。她很歡喜聽聞這個消息，第二天早晨，便即和他起程同往。他們

一路行，一路縱談着各種事情，最後來到一四週爲林木所圍繞的幽谷，那僕人想這裏是最適宜於執行他主人的命令的地方了，便從他的袋裏拔出了一把刀，一隻手把住那婦人說：「馬丹，將你的靈魂交給上帝罷，因爲你要死在這裏了。」她是十分驚愕，懇求他看上帝的面，在未把她殺死之前，告訴她她會犯了甚麼事要這樣地處死她。「馬丹」那僕人答說：「你沒有甚麼對我不起的地方，那祇是因爲你的丈夫吩咐我在途中將你殺死，不可稍存矜憐，否則便要把我吊死。你知道我是奉行他的命令的，所以我不能違背他的吩咐。我很替你憂傷，上帝知道，但我實在是沒法。」那婦人哭起來，且說：「可憐呀，請你爲別一個人的原故，勿殺那與你無仇的人罷。上帝是我的證人，他是知道一切事情的，我實在沒有做過甚麼事情應該受我丈夫這樣責罰的呀。但現在姑勿論這些，如果你願意，請你爲上帝，爲你的主人，爲我，將這件事情這樣辦罷，你將我的衣服取去，卻把你的帽子以及你的上衣遺給我，而將我的衣服帶給你的主人，說你是已經把我殺死了，我指着你所貸給我的生命向你發誓，我將走到一所他，你，以及其他國人們所永不會知道我的消

息的地方。」那僕人本來是不想把她殺死的，便很容易被她說服了，他把他自己的上衣及帽子脫給她，又留給她一些他帶來的錢，吩咐她不可在這裏逗留，便即回他主人那裏去，告訴他他已經按照他的命令將此事辦妥，而將她的屍體遺下飽狼腹了。後來伯爾拿回到熱那亞去，他殺妻的故事是被人知道了，他很受當時人們的非議。

那被遺下的婦人盡她所能把自己改扮作男子，在夜色迷濛的時候逃往鄰村去，在那裏向一個老婦人取得了她所需用的東西，她把那上衣改短，而把她自己的下衣改作一條褲子，此外又把她的頭髮剪去，扮成一個普通水手的樣子。她走到海邊去，在那裏遇見一個卡塔蘭的紳士，名叫塞那耳·恩嘉拉克，他是來海邊一條清泉的旁邊休息的。她和他交談起來，漸漸談的入港，便和他訂妥在他的船上服務。她此後便到船上去，自稱爲飛那勒的息刻蘭奴。在那裏她得到些更爲漂亮的衣服，而她是一個如此精練和勤力的僕人，令那紳士非常寵愛她。那船不久便開往亞力山大去，那紳士帶了許多頭鷹，送給蘇丹做禮物。蘇丹常請那紳士到他的宮中宴飲，當他赴宴的時候，息刻蘭奴是常在那裏侍

候她的主人蘇丹很注意她，他請求那紳士將她讓給他，那紳士雖然是很不願意，但也沒法。她在蘇丹那裏服務不久，那蘇丹又像他前時的主人一樣，非常愛悅她了。

在亞克每年都有一次賽會，這賽會是由蘇丹主理的，每當開會的時候，常有許多基督教商人及土耳其商人到那裏赴會，爲治安週密起見，蘇丹常派一位使臣帶同一隊軍隊前往保護。現在會時將屆，他便決意派息刻蘭奴去當這個差使，因爲她很熟悉各種語言的原故。她以護商隊隊長的名義來到亞克，小心勤慎地執行她的職務，每天都和西里比薩、熱那亞、威尼斯以及其他意大利各地的商人們會談，她和他們交遊最密，因爲他們是她的同國人。一天，她在一間幾個威尼斯人所開的店裏，看見一個雜在許多其他玩具之中的錢袋及腰包，認得這些東西是她自己的。她並不說甚麼，祇問這些東西是誰的，是賣的不是。此時安布洛茲剛好帶了一大幫貨物和他同船而來的商人們一同進來，聽見護商隊隊長問這些東西是誰的，便走前來含笑地說：「先生，這是我的，是不賣的，但如果你喜歡牠，我便將來送給你罷。」息刻蘭奴見他微笑便知道一定有些關於她的故事。

在其中，便裝作更閒暇的面容說：「我猜你笑是因為見我堂堂一個軍人卻留心婦人們的玩具是不是呢？」先生，安布洛茲答說：「我不是笑你，我祇是笑我得到這些東西時的情形。」息刻蘭奴說：「先生，如果不是太麻煩的，請你告訴我牠們是怎樣得來的罷。」先生，安布洛茲說：「有一個熱那亞的婦人，叫晉紐拉的，是一個叫做伯爾拿·羅美連的妻室，有一晚我和她同睡時，她將這些東西送給我，叫我收藏着來記念她。伯爾拿那蠢物，他用五千佛羅林對一千佛羅林和我賭賽，說我必不能得到他的妻的愛情，誰知我果然勝了，得了他五千佛羅林，那較她——她不過是像普通婦人們所做罷了——更應為他的獸性而受罰的他卻走回熱那亞去，據我所知他是把她殺死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息刻蘭奴現在已經明白伯爾拿之所以如此盛怒的原故了。她既知道這個人就是這件事的主犯，便決意不任他漏網逃罰。她表面上裝成很歡喜這個故事的樣子，和他更要好起來，當賽會終結之後，她和他同往亞力山大，叫他替她管理一所商店，交托大幫金錢在他的手上，令他非常樂意地留在那裏。息刻蘭奴想令她的丈夫知道她是無辜，便和幾個熱

那亞商人商量，叫他們假托某種事故把他帶到這裏來。因為他來時是在窮愁潦倒的境況，她把他帶到一個朋友的家裏去，請他招待他在那裏，等候她進行她的計畫。息刻蘭奴會帶安布洛茲去見蘇丹，叫他將他的故事告訴蘇丹，而蘇丹也似乎很喜歡這個故事，她這樣敷衍他直至伯爾拿來了之後，她便決意不再等候了。她窺着一個適當的機會，便請蘇丹把安布洛茲和伯爾拿都傳到他的面前，強迫安布洛茲當着伯爾拿的面前，說出他常向人驕傲說他曾和伯爾拿的妻發生過關係這件事情的真相。於是他們便被帶來面對面地立在蘇丹的面前，那蘇丹用着很嚴肅的面容，令安布洛茲當着衆人的面前說出真話，即是他怎樣勝了伯爾拿的五千佛羅林的。息刻蘭奴當時也在場，安布洛茲所惟一倚靠就是她，也滿面怒容地說如果他不說真話，他將會受很嚴重的刑罰。安布洛茲現在受兩方面的恫嚇，同時又以爲說出來也不過將五千佛羅林交還而沒有其他的刑罰，便將這件事從頭至尾述說出來。他講完之後，息刻蘭奴她是蘇丹的代表，便轉向伯爾拿說：「你會爲這些謊話怎樣對待你的妻呢？」他答說：「當時我損失了這麼多金錢，和受了

這麼大的羞辱，以爲這些損害都是她給我的，便叫一個僕人替我殺了她，據他的回報，她是已經飽了豺狼之腹了。」

這些事情現在已經在蘇丹及許多證人的面前清楚述說出來，但蘇丹是仍不知到息刻蘭奴的用意所在的，因此她便向蘇丹說：「我的主上，你現在已經看清楚那可憐的婦人是怎樣可以在她的求愛者以及她的丈夫的面前自負了，因爲他們一個是用謊話來敗壞她的名譽，同時又害及她的丈夫，而其他一個又相信別人的謊言多過相信自己的妻的美德，（這種美德他是應該由他的長久的經驗而深信的）把她殺死給豺狼食了，此外還有一事他們應該佩服她的，就是他們至今還不能認識她，雖然他們都已經許久爲她所招待。對於這件事情你或者已經更清楚地知道他們二人所應受的處分，但如果你聽我的請求，責罰那欺騙者而寬恕那被欺騙者，則那婦人便會立刻在你及他們的面前出現了。」那蘇丹在各種事情都很聽從息刻蘭奴的說話的，便立刻贊成她使這婦人在這時候出現，當時伯爾拿以爲那婦人是已經死了，便非常驚訝，而安布洛茲預感着

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正在那裏想及些更壞於退還五千佛羅林的事情；他不知道他是應該恐怕或應該希望她在這裏出現，祇是驚惶失措地在那裏等候着她來。息刻蘭奴見蘇丹允許了她的請求之後，便投身在蘇丹的足下，除去她的男子的聲音和舉動，說：「我的主上，我就是那可憐和不幸的晉紐拉了，她被那惡棍安布洛茲誣蔑，又被那最殘忍不義之人將她交給僕人之手，使他殺了她將屍身投給豺狼，但她是被救了，在這六年之內，她扮作男子在這世界漫遊。」她露出她的胸膛，證明她就是那個女人。然後轉向安布洛茲厲聲質問他在何時曾和她睡過？安布洛茲現在是認得她了，羞恥心抨擊得他如此利害，令他低頭無言可答。那一向都以爲她是男子的蘇丹，現在所見所聞的都令他如此駭異，他以爲自己是正在做夢。後來他定了一定心神之後，看見各樣事情都清楚地擺在他的目前，不像做夢的情境，便極力讚賞晉紐拉的堅貞，因她的請求赦免那照公道應受死刑的伯爾拿。伯爾拿現在知道他就是她，便跪在她的面前求她寬恕。她欣然寬恕了他，擁抱他使他復爲她的丈夫，雖然她是不值得的。蘇丹然後命人將安布洛茲縛在一條柱上。

把來豎在城中最熱鬧的部分，直到他剝光了的身上擦滿了蜜糖，掛在那裏直至被撕爲碎片爲止。這判決不久便實行了。他又命將他的財產給與晉紐拉，牠的總數共約有一萬雙都坎。(註)然後他又盛設宴會款待伯爾拿，因爲他是她的丈夫，以及晉紐拉，因爲她是一個有價值的婦人，他將總值一萬都坎的黃金贈給她做禮物，此外又替他們預備一艘船，當宴會完結之後，把他們載回熱那亞去。他們很快樂地回到他們的故鄉，故鄉的人很熱烈地歡迎他們，特別是對於那他們一向都以爲是死了的晉紐拉，直至她的一生，那裏的人都很敬重她。至於安布洛茲則在被掛起的一天，就被黃蜂咬死了，這裏是很多這種東西的，不但這樣，他的屍體還被食到祇剩骨頭，而他的骨頭爲筋所連住，還在那裏掛了許多天來昭示他的罪孽。這真是欺騙者在被欺騙者的掌中了。

(註) 都坎 (Ducat) 委尼斯幣名。

故事第十

所有在場的人們都讚賞皇后的故事，尤以是日祇餘他未說故事的帶奧紐斯最爲激賞，他說了許多讚美這故事的話之後，便開始述說他的故事。

貴婦們，王后所說的故事之一部分，即是伯爾拿的粗暴的行爲，（雖然他幸而由此得福，）以及那些像他一樣設想的人們，他們自己由這裏旅行到那裏，有時和這個婦人嬉遊，有時又和那個婦人徵逐，而斷定他們的妻終日袖手坐在家裏，好像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斷定是適得其反的樣子，令我改變了我原來所想敘述的故事。我將用一個故事來令你們知道這些人們是蠢得如何利害，特別是那些以爲他自己是比較自然更爲有力，想用虛偽的理論來掩蓋一切，又想將別人的天性和素質改得和他們自己的一樣，不計及別人的天然傾向是和他們自己如何不同的人。

前時在比薩有一個審判官，他的名字叫做欽薩加的李斯亞都，他賦有心的天才，多過身體的力量。當人們勸告他說結婚生活之耗費精力，是用功讀書差不多，他便決意娶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妻子，因為他是很富有的，但如果爲自己籌畫是和爲別人籌畫一樣高明，他娶妻的時候是應該避免年輕和美麗這兩件事情的。後來法官羅都·瓜蘭第把他的女許給他，這個女兒的名字是叫做巴托輪美奧，是比薩城最活潑最美麗的女子之一，雖然在全城婦女之中，很少不是妖得像一隻狐狸似的。他用很隆重的禮儀把她迎娶回來，設法敷衍過了洞房那一晚。現在他清楚測驗出他自己的能力有限，便開始授給她一個新的日曆，告訴她在一年之中，很少日子是未用來紀念聖徒的，而有些日子所紀念的聖徒是不止一位，在這些紀念聖徒的日子之中，爲對於那聖徒的尊敬，他以為做丈夫的應該和他的妻子分居。除了這些聖徒日之外，又有禁食日，四季日，使徒日，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復活節前的四十日大齋節，以及其他整千種假期，此外又有許多對於星月的觀測，及其他例外的日子，好像他以爲他的妻樂於守這麼多節期，像他樂於放假而不

到法庭去一樣。他這樣地生活下去，他和他的妻交合平均每月不足一回——他的妻自然是很不滿意的——同時他又很嚴密地防守着她，恐怕別人像他教給她許多放假的日子一樣，教給她許多工作的日子。有一年，天氣熱得非常利害，他去近着布拉克山的他的別莊裏去避暑，且帶同他的妻到那裏去消遣幾天，一天，他想令她更爲高興，便一同到海裏去釣魚，他和那些漁人們在一隻舟裏，而她 and 一班同來看釣魚的婦人則在別一隻舟裏。他們爲釣魚的興趣所吸引，不覺便深入海裏數里之遙，他們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看見一隻屬於一個著名的海盜叫做摩納哥的帕加泥奴的盜船。那船把那隻載着女人的船搶去，盜魁帕加泥奴看見這個女人如此美麗，便當着那無從救護，自己逃回海岸去的丈夫的眼前，把她擄到他的船上去。你很容易想像出這位甚至連空氣也妒忌的李斯亞都看見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何等憂傷。他曾在比薩及其他各處地方控告那些海盜，但都無結果，他們不能查出誰搶了他的妻，以及他的妻是被擄到那裏去。

帕加泥奴看見這個婦人如此漂亮，很喜愛她，因爲他自己尙未有妻，便決意納她做

壓寨夫人。他見她愁默寡歡，便用盡種種柔情來媚她，因此她不久就忘記了一切她所學過的日曆，在那船尚未到摩納哥之前，那法官以及他的規矩，都已經完全脫離了她的腦海，而很愉快地和帕加泥奴共同過活了。

後來關於她的消息漸漸傳到李斯亞都的耳朵裏，令他很焦急地想把她取出來。他覺得沒有一個人比自己更爲適當，便親自前往，決意用些錢把她贖回來。他來到那裏之後，果然看見了她，而她也看見了他。是晚她將此事告訴帕加泥奴，而且告訴他她將如何應付這件事情。第二天早晨，李斯亞都和帕加泥奴相遇，他們不久便談入港了，帕加泥奴裝作完全不認得他的樣子，看他怎樣來。李斯亞都窺見有適當的機會，便開始用一種最和平的態度說明他來這裏的原故，且說他願意給他以他以爲是適當的贖金，求他將他的妻還給他。帕加泥奴很有禮地回答他說：「先生，我是很歡迎你的。但這件事情，單簡說來就是我有個青年的女人在我屋裏和我同居（雖然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妻抑或是別人的妻，因爲當她未和我同居之前我不識你也不識她）而你說是你的妻。如今因爲

你也像一個高尚的人，我不妨引你去見她，如果她果然是你的妻像你所說，她當然也認得你。如果她承認你的話是真，而且願意你帶了她去，那麼我便任你給我多少酬報便多少，我決不多索。但如果她不是你的妻，那你便是立意在我那裏奪取了她，我告訴你，我是一個青年，是和其他的人們一樣知道怎樣保護他的妻的，特別是對於這個我所見的婦人中最令我愛悅的她。」李斯亞都答說：「先生，她的確是我的妻，如果你把我帶到她那裏，你便立刻知道是不錯了，因為她一定立刻把她的雙臂圍在我的頸上的，因此我希望你能照你剛才所說做去。」那麼我們去罷。」帕加泥奴說。當他們一同入到屋裏在廳上坐定之後，帕加泥奴吩咐人去把她叫出來。她穿戴好了，心內預備停妥便到廳上來。她並不注意李斯亞都，好像她對着一個尋常帕加泥奴所帶回來的生客一樣。李斯亞都以爲她一見了他便一定異常驚喜的，如今見她態度如此落漠，便非常詫異，在心裏自己對自己說：「我真爲失了她的原故憂傷過度了，你看我的容貌是改變得如此利害，直至她也不認得我了。」於是他便對她說：「我愛，我帶你同往取魚會付了非常大的代價，因

爲在我的一生從沒有像我失了你以後這麼愁苦的呀，而你現在還好好像不認得我一樣，你的沉默是何等殘忍呀！難道你不見我就是你的李斯亞都嗎？我現在來到這裏預備付給那我們在他的屋裏相會的紳士的任何需索而把你贖回，但他是這般仁惠，他說他將任我給他多少他也願意把你還給我哩。」那婦人就轉向着他微笑地說：「你是對我說話嗎，先生？你小心不可認錯了人呀，因爲在我一生之中我從沒有見過你。」他答說：「你要小心你所說的話才好，請你看真了我，如果你是記得，你將會很清楚地看出我就是你的丈夫欽薩加的李斯亞都。」那婦人回答說：「先生，請你要寬恕我這樣地注視着你，因爲這是並不如你所設想這樣合禮的。我已經看得很清楚，我知道我自入世以來，從沒有看見過你。」李斯亞都猜她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爲怕帕加泥奴的原故，她不敢在他的面前認他。因此他便求帕加泥奴恩許他和她在堂內獨自對談。帕加泥奴說如果他應承不勉強和她接吻，他是願意的。於是他便吩咐她帶他到樓上去，看他有甚麼話說而用她以爲是適當的話來答覆他。他們同到了樓上之後，他便開始對她說：「唉，我的生命，我的靈

魂，我的一切願望的甜蜜的對象呀，難道你真不認得愛你多過愛他自己的生命的李斯亞都嗎？這是怎會的呢？難道我真是改變得如此利害？我的寶貝，請你認真一下罷。」她大笑起來，不讓他說完便說：「我並不是如此善忘至不認得你就是我的丈夫欽薩加的李斯亞都，但當我和你同居的時候，你對於我沒有絲毫了解，因為如果你是像人們所說的這樣聰明，你是應該知道我是年青和強健，是不能滿足徒然只有結婚的形式的生活的。如果你歡喜研究律法多過結婚生活，你便不應該結婚，而且你也並不是一個律師，你不過是一個節日和禁食的宣傳者罷了。我告訴你，如果你讓那些在你的田裏工作的工人也一樣守着像你在家裏所守的這麼多的假日，那你便不會有一粒穀米收割了。我現在已經遇着了一個人，他是不守禮拜五，禮拜六，也不守甚麼節期和那長期的大齋節的，因此我很歡喜他，預備繼續和他同居來度過我的青春，而把那些節期齋戒的日子放在我老年的時候才去守牠。你回去幹你的事情，歡喜守這麼多節期便守這麼多節期罷。」這些話令他更爲憂愁，當她說完了她的話之後，他說：「你說的是甚麼說話呢？我親愛的愛

人，難道你不顧及你雙親以及你自己的名譽了嗎？難道你寧願住在這裏犯着不可救贖的罪惡做這個人的姘婦，而不願在比薩做我的妻嗎？他不久就會厭棄你把你丟棄了，但我卻是永遠愛你的，我死之後，你也可以在我的家中做一個主婦。難道狂縱和可恥的肉慾可以合你不顧名節以及那愛你比較愛他自己更利害的我嗎？請你不可這樣說，我所最愛的和我一同回去罷，我現在了解你的痛苦了，以後我將盡力補救便是。我的快樂，我的寶貝，改變你的心，和我一同離開這裏罷，我自從你被人擄去之後，是沒有過一天快樂的呀。「先生」她答說：「我希望除我自己之外，沒有人顧及我的名譽。我的父母在將我許配你的時候，就應該顧及牠，如果他在那時候沒有顧及我的名譽，爲甚麼現在我要顧及他們呢？至於說我是犯着一種不可救贖的罪惡，請你不必爲這件事擔心罷，我在這裏是做帕加泥奴的妻，而在比薩則不過是做你的主婦罷了，在那裏我們要常顧及月亮以及其他星象，這裏是完全不理這些東西的。你說你將努力做好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你看你我的皮色是如此不同。因此你回去盡力保存你的生命罷，因爲祇有這是你所能做

的事了。至於說他將丟棄我，如果將來果有這樣日子時候，（在現在看來他是不會這樣的，）我也永不回你那裏去，在這個世界裏，我不怕不能找着些安息的地方的。我再誠實告訴你，因為這裏沒有節期和齋戒的日子的原故，我決意在這裏居留，所以現在請你回去辦你的事吧，否則我便要喊叫說你是要強姦我了。」那法官現在是陷入複雜的悲哀的心境之中，他已經清楚認識他娶了一個這樣年青的妻子的愚蠢，便離開了這房子，下樓去和帕加泥奴作些無謂的閒談，最後他便不得已離了他的妻回比薩去。他終日神經錯亂地在街上行走，任何朋友招呼他，他也不答，但他所眷的娼婦，卻不必守甚麼聖日了。此後不久他便死了。他的死信不久傳到帕加泥奴的耳朵，他便和那婦人結了婚，他本是不希望她是會如此愛他的。他們很愉快地相處，把那些禁食節，大齋節以及這樣的東西逐離了他們的家。因此，我所愛的貴婦們，照我看來伯爾拿和安布洛茲的辯論，伯爾拿的主張是十分錯誤的。

這故事令他們狂笑，直至笑到肚都痛了才止。他們都說帶奧紐斯說得對，而伯爾拿

是一個妒忌的人。那皇后看見現在時間已經不早，而他們的故事又都說過，她的職任已告終結了，她依照他們最初的約定，把她的花冠脫下，戴在尼菲爾的頭上，愉快地對伊說：「此後這小羣的人們的統治權是屬於你了。」便重復坐下。尼菲爾因為加於她的恩寵而面紅起來，像一朵四月的玫瑰，她的眼，雖然是有些不敢仰視，但也燦爛得像兩顆晨星。當羣衆私語及鼓舞的聲音低減之後，她的勇氣恢復了，便向他們說：「現在我是你們的皇后了，我將繼續用我們以前已經應用的方法，這些方法你們都已一致贊成的了，此外我還用幾句說話來告訴你們我的新計畫。你們都知道明天是禮拜五而後天是禮拜六，這兩天因為難於備辦糧食的原故，都是不大舒服的。而且禮拜五又是紀念救主受苦的日子，我以為在這一天的祈禱是比較聽故事較為得當，至於禮拜六，是常用來清潔各種東西的日子，又有許多人在此日禁食來紀念聖母的，是和跟着來的不能從事各種工作的安息日一樣的不妥當的。因此我們既然不能準確地按照着我們原定的辦法來進行，我以為我們最好暫時停止講故事。而且因為我們將在這裏一連住四天，如果沒有新的人

客加入我們的團體，我以為我們走往別一處地方較為舒服，這所地方我已經揀選定了，而且我將替你們先在那裏妥為設備。當禮拜日下午我們在那裏聚集的時候，我們的總題仍然是運命之無常，我的意思是想講那些由於他們的努力而得到他們所最想要的東西，或由於他們的努力而得回他們所已經失去的東西的人們的故事。我想我們各人都想出些關於這個題目的有教訓，至少是有趣味的事情來說，而帶奧紐斯則永遠保有他的特權。」他們對於皇后的命令都很贊美，而且表示同意照這樣進行。她把宮官長叫來，吩咐他備辦是晚的夜宴，以及一切她統治時期內所需用的東西。吩咐完了之後，她便宣布散會，許他們任意隨處游玩，他們便在園裏遊行娛樂，直至晚餐的時候。他們很愉快地食過了晚餐之後，皇后便命伊彌利亞在席上起來跳舞，而旁賓妮亞則唱出下面那首歌，其他的人們則合而和之。歌曰：

所有我們想望及所願獲得的東西之中，

有那一件是這裏衆人都應該歌唱而我獨不然的呢？
來罷，愛神，天上的佳客，
我們有快樂的永久的源泉。

讓我那過去的失望的絃琴

不再彈出悲哀的調子，

祇有快樂及愛戀的感興罷，

當我在你的快活的火燄裏燃燒的時候。

你在我的面前放着

一個年青活潑而誠實的情人；

他賦有男子的各種美德，

以及那吐出柔情軟語的舌尖。

但那完成我們所有的希望的事情就是
我們的心和願望都給實地合成一個；
我們便可以彼此得到同樣的福樂了，
如果他的愛情是和我的一樣誠實和堅定。

愛神呵，這是完全由於你的恩賜，
使我可以得爲世界上最有福的人，
而我所信賴的天帝會賜給我
永遠的安息，在將來的時候！

除了這首歌之外，他們還唱了許多首其他的詩歌，以及跳了許多種跳舞，彈奏了許多種音樂。後來皇后覺得是應該睡覺的時候了，吩咐人持火把引導他們到他們的寢室裏去。跟着那兩天，他們是照着皇后在上面所說的辦法過活，而每人都焦急地望着禮拜日之來到。

第三日



初升的太陽已經把清晨的容顏，由深紅變成黃色。是日是禮拜一日，皇后清晨起來，把她的伴侶們喚起。宮官長在許久以前已經將一切應用東西及人馬預備好了，當皇后起程上道之時，他便執拾一切行李，並忙着把箱籠起運，那些紳士及貴婦們卻緊緊地在後面跟隨着。皇后由三位紳士及一班貴婦簇擁着向前進行，夜鶯及其他歌鳥們的音樂在兩旁護送。他們在一條清靜，而路旁點綴着各種美麗的花木的路上進行，那些花木們正在向着初升的太陽，展開牠們的花朵。他們一面向西前進，一面愉快地閒談。大約行了二英里許的路程之後，她把他們帶到一座位在一片大平原之中的小丘之上的最美麗的邸宅。當步入邸門之內的時候，他們看見許多大宮小殿是很巧妙地排列着，其中的陳設也甚爲得體。他們對於此邸，甚爲激賞，羣說此邸宅的主人是一個真堪稱爲華貴的人。

後來他們到樓下看見那偉大的娛樂場，藏着許多美酒的酒窖，以及四週環流着的清泉，更爲贊美不置。他們由此走出陳列着所有在這個季節開花的花卉的露天走廊（在那裏可以俯瞰下面的娛樂場）來憩息，宮官們搬來了一些酒及糖果給他們提一提神。

他們現在被帶入位在邸側的花園裏去，那花園四面有粉牆圍繞，當他們一踏足入園門的時候，便覺得這裏是充滿着美麗，令他們觀察各部分的時候更爲留心鑒賞了。園的四周和中間都有蔭着葡萄藤的直徑，那些葡萄藤似乎是允許給人們以很豐盛的收穫一樣，正在燦爛地開着花，牠們發生清新的香氣，雜在園中其他各種在風中招展的花卉的氣息中，令身處其中的他們，恍如置身於東方香料之中。在那些直徑的兩旁，繁殖着許多白色的，紅色的玫瑰，以及夾竹桃。他們生得這般繁茂，直至早晨的日光，甚至正午的日光，也被他們擋拒着不能進來。其他植物之繁夥，及其布置之巧妙，不必一一細述，總之凡有在我們的天氣之下所能生長的植物，這裏都有而且是很繁茂的。在花園的中央，有一片像草原的地方，是比較其他各處更爲有趣。在那裏有深綠色的草，草中雜有千種以

上不同的花卉，草原的四週，環種着橙樹和杉樹，樹枝上載滿着花朵和熟的果實，同時給我們的眼以悅目的顏色，及我們的鼻以可愛的香味。在那草原的中央，有一座白大理石的噴泉，雕刻得非常精美，在噴泉中的一個立在一條圓柱上的雕像中，噴出了一條噴泉，（我們不知道這是天然的抑或是人工的噴泉）那些泉水降落的時候，造成了一種很悅耳的聲音。那些由那裏噴出的泉水，在暗渠中流過了那草原，流入那些小溪之中，環流花園的各部分，再匯成大流流出園外，經過二英里的路程，猛激地流下平原裏去。這個花園的景色，牠的形式和布置，那噴泉以及由那裏噴出的泉水，令那些紳士和貴婦們這般愛悅，至說如果地上果真是有樂園的，則必不會有別個形式，而且是不能有甚麼增加了。當他們在四周遊行，採花來編織花冠，或靜聽各種像互相競賽似的鳥兒的各種不同的調子來愉悅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發見一種他們以前未曾注意的新的美麗。他們發見花園裏是充滿一百種以上的生物。在園的這邊，他們看見許多家兔，在園的那邊，他們又看見許多野兔；在這裏睡着一些山羊，在那裏又有些鹿在嚼草；此外當他們前後遊玩

的時候，又發見了許多其他的生物，好像牠們是馴養了的一般。當他們的感覺已經飽餐了園內的各種美麗之後，那餐檯已經擺設好在噴泉的側邊，歌舞數回之後，他們便入席共食，用很侈麗的儀式進着許多精美的珍饈。宴罷，他們又再開始跳舞，直至那皇后命令他們停止，而允許那些精神不甚舒適的可以退席，當時有些人辭退，但其他則爲那所地方的佳勝所迷惑，仍留在那裏，誦讀或下棋。到九時，他們又一同回來，到噴泉旁的草原上，和尋常一樣環坐着，等時間一到便開始講述他們按照皇后所擬的題目而作的故事。是日輪着最先講述的是菲羅特刺塔，他便開始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故事第一

這裏有許多人頭腦是如此單簡，他們以爲一個青年女子，祇要罩上一張面紗便不再爲女人們所同具的情慾所支配了，好像她一做了女修道士，便立刻變成了一塊石頭一般。有時他們聽見了一些和他們所設想的相反的事情，他們便十分憤怒，好像是發生了一件了不得的非常利害的罪惡一樣。他們絕不會想到他們自己有自由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尙且感覺得不滿足，他們又絕不會想到暇豫和孤寂的勢力。同樣又有一些人以爲那些鐵整，鋤頭，勞力的工作及粗糲的食品可以將人們的慾情洗淨而把人們的聰明和機巧奪去了的。我將按照皇后所限定的題目，說出一個故事，使你們知道這兩種人的見解是錯誤得如何利害。

從前（或者現在也仍然存在）在我們的鄰近，有一座以聖潔（我不說出牠的名

字，因為我不想損害她的名譽）出名的女修道院，內面祇住着一位菴長以及八個少年的女修道士，此外還有一個園丁來治理這裏的花園。他因為不滿意於她們所給他的薄薪，便向那菴的司事辭去了他的職務，回到他的家鄉蘭坡力岐奧去。在一班歡迎他回家的人們中，有一個少年叫做馬色都的，問他一向是在那裏工作？那位誠實的人（他的名字是叫做那圖）告訴了他。他又問他在院裏做些甚麼工作？他答說：「我是在那裏管理花園，有得閒的時候，便往林子裏去採些柴薪，此外又替她們汲水以及諸如此類的工作。但我的工錢是很少的，少到連買鞋的錢也沒有，同時她們又都是這般年輕和浮躁，我無論怎樣做也不能令她們滿意的，當我在園中工作的時候，這一個叫我做那樣，那一個又叫我做這樣，第三個又從我的手裏奪了我的鐵鑿說是做錯了。因為她們給我這麼多麻煩，所以我便離開了她們，雖然那修道院的司事當我告別的時候，會吩咐我如果遇見一個適當的人便介紹給他，但我寧願吊死了，也不介紹人去當這份苦差！」當馬色都聽見他這樣說，他希望自己能到她們那裏去，由於那圖的說話中，他知道他是可以達到他的

希望，但如果他使那圖知道了他的企圖，他便難於進行了。因此他便對那圖說：「你走得很對呀，一個男子住在這麼多女人的中間是甚麼一回事呢？他是像住在一羣妖精的中間罷了，因為十回有九回他們是不知道他們將會遇着甚麼事情的。」他們終結了他們的談話之後，馬色都便開始思索一種把自己介紹給那女修道院的方法，他深信他是可擔任那圖所列舉的工作的，這方面是沒有問題，他最怕的就是他的青年和美貌，他是可以因為這種理由而被拒絕的。經過了長久的思索之後，他在心裏自己和自己商酌：「那裏離我的住處甚遠，是沒有人認得我的，如果我把自已裝作一個啞吧，她們便一定收留我了。」他決定了他的計策之後，並不告訴別人，他將往何處去，肩了一柄斧頭，扮作一個貧人來到修道院的門前。他剛好在修道院的院子裏找着了那司事，便像啞吧一樣裝一個手勢向他乞求一點麵包，是表示如果他們需要人劈柴，他便替他們劈一些，以為酬答。那司事給些東西他喫了之後，便給他一些那圖所不能斬開的木片，教他試把牠們劈開，誰知他不到半刻工夫（因為他是很健壯的），便把牠們劈為碎片了。那司事因為有些

事情要到林子裏去，便把他帶了去，在那裏教他放倒了幾株樹，而且用手勢教他把那些柴背在他們帶來的驢子的背上，把牠趕回家裏去。這些事情他都做得很好，而那司事還想他替他做許多其他的工作，所以他便留在那裏好幾天。一天那菴長看見了他，便問那司事這個人在這裏做甚麼？他回答說：「馬丹，這是一個聾而啞的窮人，他前幾天來到這裏求點施捨，我給了他一點東西，卻留他在這裏替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如果他是識得管理花園而且願意留在這裏，我相信他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我們現在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呀。而且他是很強壯的，他可以做一切你想他替你做的事情，同時你又可以不怕他會誘壞你的青年姑娘們。」真的，她答說：「你說得不錯，如果你覺得他是會做這種工作的，便留他在這裏罷。好好地招待他，給他一雙鞋子，幾件舊衫，給他的肚子喫得飽飽地。」這司事一一答應了。馬色都此時剛好站在離他們不很遠的地方，裝作忙着掃地的樣子，把這些說話都完全聽在肚裏了。他很快活地自己對自己說：「真的，如果你把我留在這裏，我自然會替你們墾治了那未經墾治的園子的。」那司事知道他一定會做這樣的工

作的，便用手勢問他肯留在這裏不肯，他見那啞吧也用手勢來表明他是很願意留在這裏，便把他帶到花園裏去，告訴他那些是他所應該幹的事情之後，便出外去幹旁的院裏的事情去了。不久那些女修道士便開始每天來戲弄及嘲笑這個園丁，在他的面前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話，她們以爲他是不會聽見的。那菴長對這件事情並沒有注意，她以爲是完全沒有危險的。一天，他在園中躺着休息，有兩個在園中散步的女修道士走到他裝作熟睡着的地方。當她們站着看他的時候，其中一個較爲膽大的說：「如果你答應替我守祕密，我將告訴你一種常在我的腦中迴繞的思想，這對於你或者也有一點好處的。」那一個修道士說：「你可以很安心地說出來，因爲我決不將牠洩漏出去的。」於是第一個修道士便說：「我們是很嚴酷地被禁錮在這裏，除了那司事，他是老了，以及這個啞吧之外，是沒有一個男子敢進來的，所以我常常想在這個啞吧的身上，滿足我的好奇心。他是世界上最適於我們之用的人，他是一個獸子，即使他想講壞我們，他也是不能的。你的意見以爲如何呢？」「唉唷，」那一個說：「你說些甚麼話啊，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是已經應

允將我們的貞操獻給上帝的嗎？」那一個答說：「我們豈不是每天都許下了許多不能實行的願心嗎？即使我們曾有這樣的應許，也許有人以為我們這樣做還算是較為守約的呀。」但假使，「這一個又說：「我們有了孕，那又怎麼辦呢？」她答說：「這種事情還沒有來到，你又何必顧慮及牠呢？我們是有充分的時間來應付牠的呀。這裏是有整千種方法來處理這種事情的，祇要我們自己不把牠洩漏出來，便沒有一個人會知道的。」那一個現在是被誘動了，她對她的朋友說：「我們怎樣去進行這件事呢？」這一個答說：「你看現在是九點鐘了，我相信我們的姊妹們都已經睡熟了，讓我們先巡行園中一週，看有沒有人在這裏，如果沒有，我們一個便把他帶到亭子裏去，一個在外面把風便得。」她們按照這個計劃進行，她們常這樣輪流享樂，直至後來被別個修道士發覺了，她們也自己加入。最後那菴長自己也為同樣的好奇心所激動，她叫他遷到她的寢室裏去，一連和他同住了數天。現在他的慾望是已經滿足了，便想設法離開這裏，因此有一晚他解除了他長久的沉默開口對她說他是想回家去了。她看見他會說話，異常驚駭。她說：「這是甚麼

「一回事呢？我一向以為你是一個啞吧呵。」他答說：「馬丹，不錯，我從前是啞的，但不是生來就啞，是因為病了一場之後才把我弄啞了的，直至今晚我的聲音才恢復過來，我因為這件事十分感謝上帝。」那菴長深恐放了他出去之後，他會講那修道院的壞話，而剛好這個時候，那老司事是去世了，她便任用他來繼續他的職位。那裏的人們都相信由於他們的祈禱，以及由於她們所紀念的那位聖者的功德，實現了這啞者得言的奇蹟。這件事情後來還祕密地幹下去，直至菴長死的時候，外間還沒有絲毫疑及她們有這樣的內幕。菴長死了之後，馬色都年紀是老了，錢也有了，他的所得已經超過了他的願望，便決意回家去，而對於這件事他也不再守祕密了。他不理他所生的孩子們，祇任他們在長養的地方長大，自己獨自一個回到家鄉去，因為他少年的時候，曾遇着這樣的幸運，所以他老年的時候，也安樂地在那裏享福了。

故事第二

菲羅特刺塔說完了他那令那些貴婦忽而面紅，忽而微笑的故事，皇后命旁賓妮亞繼續說她的。她便滑稽地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有些人當他們清楚地知道了他們最好是不知道的事情的時候，他們是這般燥暴，以爲歸咎別人的錯誤，便可以減少自己的羞辱，結果把他自己的羞辱更利害地擴大了。我將在反面說出一個像馬色都這樣無足重輕的人怎樣用他的詭計來欺騙一個聰明賢慧的王的故事來證明這句說話是真的。

話說倫巴底王亞季盧爾夫和他的先王一樣，在巴費亞城登其大寶，他娶了倫巴底的前王微他里的后條地靈加爲妻。她是一個很美麗而且最貞潔的婦人，她是不歡喜有情人的國家的政事，現在因爲亞季盧爾夫善於治理的原故，是十分興盛。

當日王后的馬夫之中有一個馬夫（一個屬於下等家世的人，雖然從其他方面看來，他是比較他所處的地位高貴得多，他和那國王一樣有溫柔優雅的性格）熱烈地戀愛着王后。因為他自己^他是下流人的原故，他知道他這種情緒如果被人注意，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很聰明地從不向別人訴說他的心情，甚至他也從未在他的面上，示意王后，使她知道他是戀愛着她。雖然他是懷着永不能達到的希望而生活着，但也不免常以他能把他自己的愛情放在如此高尚的對象上而自傲。因為完全為她所迷惑，原故，他用一種超乎尋常的小心（遠過於他其他同伴的）來做一切他以為可以令她愉快的事。無論何時，如果她想騎馬出遊，她多數是騎他所替她預備的馬匹。他視此事為一種特殊的恩典，小心將護，從不離開鞍蹬，如果他偶然觸着了她的衣服，他便覺得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像我們所常見的，愛情最強烈的時候，就是成功的希望最少的時候，因此這位無論如何沒有絲毫希望滿足他的愛情的馬夫，他的愛情是如此熱烈，至今他常立意去祕密地尋死。當他想到如何死法的時候，他決意採用一種使她確信他是為她而

死的方法。雖然如此，他仍想先試一下他自己的運命，看是否可以達到他的想望。他決意不用言語，或文字來向她表白他對她的戀慕，（因為他知道兩樣都是無效的）而採用一種詭計。這種詭計就是設法假扮國王來偷入她的寢室。

因為想窺探國王是常着甚麼衣服及用甚麼手續來入王后的房中的原故，他常在晚上把自己隱在一間介乎國王與王后的住所之間的宮中的大房裏。一晚他看見國王從他的寢室裏出來，披着一件大斗篷，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王杖而走向王后的寢室去。他不發一言，祇把王杖在門上擊了二下或三下，那門便立刻開了，而他手上的火把是被接去了。以上情形他都看見了，又看見國王後來是用同樣的態度行了回去，他便決意照樣去試辦一回。他預備了一件像國王所披的斗篷，一枝火把和一枝小棒，先把身體洗得非常潔淨，令王后不能因為他有馬糟的氣味而發見他是誰。他和平時一樣先隱在宮中，直至各人都睡靜了之後，他覺得現在是最適當的時機來試驗他的目的是可以達到呀，抑或將由於一最勇敢的行爲而獲得他所渴望的死的時候了，便劃着了一個火，點着

了他的火把，把斗蓬捲着自己，走到王后的室門，用小棒在門上擊了兩下。門內便立刻有一個半醒的宮女開了那門，在手中接了他的火把，把來放在室內的角落裏，而他則除了他的斗蓬，將身竄入王后的牀上去，在那裏完全滿足了他的想望。他們彼此都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他知道那位國王的性情在有些時候，特別是當他心緒不寧的時候是如此的，所以他不發一言而對方亦沒有一言問他）在那裏留到他覺得是不可再留的時候，便起來取了他的斗蓬和火把，靜悄悄地逃回自己的牀上去。大約當他尚未回到牀上睡下之前，那真的國王到王后的寢室裏去，這件事令王后大為詫異。她勇敢地對國王說：「主上，你這般地轉回來是有甚麼意思呢？你不是剛纔才離開我而且逗留在這裏比往常更久嗎？」那位國王，聽見她這樣說，知道她一定給一個假裝作自己的人所哄騙了。以世界大部分頭腦單簡的人們處在這個境地，便很容易說出「我在今晚之內未曾見過你呀，那麼那個剛才到這裏來的是誰呢？他怎樣來的呢？他去的時候是怎樣情形呢？」等說話。這些說話一定給那婦人以很大的不安，而這件事情也會在人人的口裏傳

說了。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見得她和其他的人們都是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便決意不驚破她。由於他這種賢明的沉默，他避免了這兩種不良的結果。在他的面容及言語上，裝作甚爲暇豫的樣子。他對她說：「你不歡喜我這樣迅速地轉回來嗎？但無論如何，我今晚是要離開你的。」他對於那膽敢給他以這樣損害的惡棍非常憤怒，他便立刻離開此室，想從速去追捕那個人。因爲這裏是沒有路可以逃出外面去的，他決定這一定是他宮裏的人做的事。他拿着一個小燈籠，走入那個位在馬廄之上的大房，他的宮人們都在這裏列牀住宿的。他想那個會做過這樣事情的人，他的心和他的脈搏的跳動一定有些變態，他便開始逐個來試探他。房中睡着的人們都睡熟了，祇有那個會和王后同牀的，卻沒有睡着。當他看見那國王走入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心已明白這件事情是已經敗露了，他想最好是裝作睡着，看他入來做甚麼。國王把他的手放在每個人的心頭，但他找不着那一個有甚麼可疑之點，及至輪到了那個人，他便立刻自己對自己說：「就是那個東西了。」爲想不使任何人知道他的計劃，他並不發作，祇把他袋裏的剪刀取出，剪取他一些頭髮

——當時男人們的頭髮是很長的——以便在明朝可以認得他，便回他的寢室裏去了。這個人也頗聰明，他知道國王此舉是有甚麼意思，因此他便不怠惰，起來拿了一把他用來剪馬毛的剪刀，照式在所有在這房裏睡覺的人們的耳朵上剪了一部分的頭髮，剪完之後，便回牀睡覺，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明早國王起來，在宮門未開放之前，下令他全宮的人們都要來到他的面前。他們都依令前來，脫光了頭，在他的面前站立。當他逐個觀察，找出那他會給以記號的人的時候，他看見他們大部分都是同樣剪了一部頭髮的。他覺得很詫異，在心內自己對自己說：「這個人雖然是屬於下流，但識見也頗不凡。」他知道除了引起很大的風波及謠言之外，是不能找出這個人的了，不願因為小小的復仇而擔受這種羞辱，覺得最好的辦法是用一兩句說話令那個人知道他是已經被查出了而告誡他不可再做第二回，便轉向他們衆人說：「無論這件事是那個人做的，總之他不可再做第二回便了，現在你們各人都回來幹你們各人的事情罷。」別處此境地，便會將他們逐個拷問，當真相審明之後，爲想將此事掩飾，會採用任何種雪恥的方法，但這種辦法，

不但不能減少，反增加自己的羞辱，且給那婦人以不好的名聲罷了。他們衆人聽聞國王這樣說，都覺得很奇怪，互相詢問這些說話究竟是有甚麼意義，但沒有一個人能夠領會得出。祇有那個人自己心內明白，但他終王之身，嚴守祕密，且不敢再做這種冒險的事情。

故事第三

那馬夫的勇敢和機智和國王的異常的慎重均甚得聽衆們的讚美。皇后便轉向菲羅媚娜命她繼續述說她的故事。她便說出下面的故事：

我想令你們知道一個婦人怎樣用詭計來欺騙一個神甫的故事，這件事對於我們平常人還比較可以原諒，但他是一個神甫呀。這些神甫們是一班常以爲自己是比較別人更智慧，更善良的人，但其實剛剛相反，他們大部分是不能自立而想找着一所地方來蔭庇他，使他可以維持他們懶惰及奢侈的生活的人。我說出這個故事，令你們知道甚至那爲我們輕信的婦人們所深信的宗教，牠自己也會被，且常被別人欺騙，不但被男人，也被我們女人所欺騙；我這樣做，大約不會算是違犯了宗教的禁例罷。

從前在我們的城裏（那裏詭譎欺詐是比較友誼和忠誠多得多）住着一個婦人，

她的美麗和善行，令她可以和那些最高貴的婦人並立而無愧。她的名字，以及其他這個故事所述及的人們的名字，都恕我不能宣佈，如果其中有得罪及在座諸君的地方，請他一笑置之便是。這個婦人覺得以自己一個名門閨秀，而嫁一個賣布的商人，實在是彩鳳隨鴉。他以為屬於這種階級的男人，無論他如何富有，是不配做一個貴婦的丈夫的。她無論如何，也不能降低自己的身分去俯就他，同時她又察出他是一個除了自己的生意之外，一切事情都是不懂的笨人，因此她便決意除非在不得已的時候，便不假以辭色，而暗中物色一個比較配得她起的情人。她不久便愛上了一個年紀相當的紳士，她愛得他如此利害，直至如果不是每天見過他，晚間的時候便睡不着了。至於他，卻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而且從沒有注意及她。她是一個很小的人，因為怕有危險的原故，不敢用信件或線人來和他通消息。她知道他是和一位神甫很熟識的，而那位神甫卻是一個頭腦簡單的蠢物，但人們仍把他視作熱心宗教者的人，她想如果找一個人來替她和她的情人引線，他是最適合的了。想定了採用某種適當的方法之後，她便往她所屬的教堂去，把那

神甫叫到一旁，對他說如果他是得聞，她有些心事想向他懺悔。

那位神甫看見她是一個高貴的婦人，便立刻應允了。她對他說：「父親，我來見你是想得到你的指導和幫助。我從前已經向你說過關於我的親戚們以及我的丈夫的事情的了，我的丈夫是愛我過於愛他自己的生命的，而他是這般富有，我所想得的東西，他沒有不盡力備辦的，因此我也非常愛他，姑勿論我不能做出甚麼不好的事情，即使我心內如果懷有一點不利於他的念頭，我也覺得世界上的婦人沒有一個比我更應殺的了。」

「現在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我是不甚熟悉的，但如果我不是認錯人，他似乎是你的朋友之一，他是一個頗漂亮而常着棕色衣服的青年。這個人或者不知到我是一個堅貞的婦人，似乎常時都追隨着我，我每常出門，或在窗前小立的時候，都見他在那裏窺伺，說不定他現在還跟着我哩。他這種行爲使我非常擔心，因為這種事情是常會引起很利害的謠言的。我許多時想將這件事通知我的兄弟，但我想那些男人們，常是不能守祕密的，只要有些說話吹到他的耳朵，他便把牠擴大了吹出去了，爲避免謠言及禍患起見，我便

緘口不言。我覺得將此事告訴你是比較告訴別人妥當得多，第一他是你的朋友，同時你又有責任來糾正這種過失的，即使是一個不相識的人；何況又是你的朋友呢？現在我求你看上帝的面上，勸他不可再這樣做了，世界上不少女人，其中或者有些是屬於這種性格以有一個情人爲榮的，但我不是這樣的人，他這種行爲實給我以最大的不安。」說完了這些說話之後，她便低垂粉頸好像是將要哭泣的樣子。那神甫立刻便明白了她所指的是誰，相信她所說的完全是實話，除對於她的德性加以贊賞之外，並允許她以後不會再有這種滋擾。同時他知道她是有錢的，便獎勵她做些慈善事業及賑濟的事情，且向她述說他自己的特別需要。那婦人便說：「先生，我求你，如果他不承認，你不必猶豫，直告訴他是我親自向你說的，而且我爲此事異常不安。」現在已經做過了懺悔，同時她又見他勸她做些善事，便取了一些錢放在他的手上說她想他替她已逝世的親友們念些彌撒，便即起身離座回家去了。不久那位紳士照他尋常的習慣，來教堂探望那位神甫。那神甫和他說了幾句寒暄話之後，便把他牽到靜處，爲他對於那婦人的圖謀，很溫柔地勸誠

他。那位紳士異常驚駭，因為他不但從沒有注意過她，而且也很少經過她的門口。便竭力爲自己辯白。但那一位卻不肯放過他。他說：「你不必佯作驚奇，也不必多費唇舌爲自己辯護，因爲這都是徒然的，我所得的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消息，是她親身告訴我的。這種行爲對於你是很不適宜的，而且世界上如果有一個最厭惡這種淫蕩行爲的婦人，那就是她了，所以爲她的安樂及爲你的名譽的原故，我勸你約束你自己勿再給她麻煩了。」這位紳士的領會力是比較那神甫好得多，立刻便明白那婦人的意思，於是裝作甚爲羞愧的樣子，允許他以後不再想念及她。他離開這裏之後，便一直走到那婦人的住所，而那婦人卻正在窗口盼望着他。他見那婦人如此妖媚，而且表出很歡喜見他的樣子，他便知道他所猜的是不錯。以後他便時常借事在那裏經過，給她以很大的慰藉。

經過了一些時候之後，那婦人見自己已爲那男子所愛慕像他爲她所愛慕一樣，爲想給他以更大的證據來證明她對於他的深情，她又到教堂來見那神甫。她投身在他的足下，很悲哀地痛哭起來。那神甫看見這種情形，便很關切地向她詢問她是遇着了甚麼

新的意外。她答說：「那祇是因爲你那個可憎的朋友，就是我前日告訴你的那一個。他真是一個永久纏繞着我的災星，他想令我做一種我永遠不應該想及，且做了之後，便永遠不敢再投身在你的足下的事情。」那神甫說：「甚麼，他仍繼續給你麻煩嗎？」她接着說：「不錯，先生，自從我將此事告訴給你之後，他似乎是含有惡意了，從前他祇是在這條路上行過一回的，如今卻至少行過七回了。但如果上帝禁止他使他滿意於徒然這樣地窺伺及淫褻地注視還好呀，因爲他現在是更爲大膽和無恥了。昨天他無意識地差一個婦人到我的家裏，似乎我是需要這些東西似的，送給我一個錢袋和一個腰包。我當時是異常憤怒，直至如今我的怒氣仍然未平，如果不是因爲畏懼上帝，及想念及你的念頭遏止住我，我便已經做出許多惡事了。我制止住我的脾氣，決意在我未將此事通知你之前，我不做甚麼也不說甚麼。我將那些東西還給那帶來的女人，意思是想她將此物還給他，但當我憤怒地和那婦人話別之後，回心一想，恐怕她將此物收爲己有，卻對他說我已經收受了牠——我平時聽見人說她們常是這樣做的——便把她喚回，大怒地在她手裏取了這

些東西。如今我將這些東西帶給給你，請你將牠還給他，而且告訴他，我不希罕他的東西，感謝上帝以及我的丈夫，我的錢袋及腰包是已經很充裕了。良善的父親，我告訴你，如果他此後還不停止他的行爲，我便立刻將此事告訴我的丈夫及我的兄弟的了，因爲無論結果如何，他受罪（如果他必要如此）也勝過我爲他而受辱呀。」

講完了這些說話之後，她便在她的衣底取出一個滿滿的錢袋及腰包帶淚擲入神甫的懷中。那神甫是完全相信她所說的，十分惱怒地說：「女兒，我不怪你爲這些事情焦急，我也不能將這件事歸咎你，但我嚴重吩咐你，你一定要依從我的指導。我曾有一天爲此事勸誡他，他如今卻不實行他對於我的應許，但無論如何我將爲他以前及現在所做的惡行，給他以嚴重的斥責，他便不會再是你的災星了。爲上天的原故，請你不可爲一時盛怒所激動，將此事告訴別人，因爲這是會引起不良的結果的。你永遠不必怕有甚麼羞辱會臨到你的身上，我將在上帝及人的面前爲你的貞潔做證。」

那婦人現在是似乎稍爲安心了。她說完了這件事情之後，因爲深知他和他的弟兄

們的貪婪，便說：「聖潔的父親，前數晚的時候，我見許多親戚們，都在異象中向我顯現，要求我的調濟，特別是我的母親，她似乎是非常愁慘，她的容色非常難看，我相信這是因為她看見我爲這個壞東西所煩擾替我擔心的原故，因此，爲他們靈魂的安樂，我想請你替我念四十遍聖貴勾利的彌撒，那麼上帝或者會從罪孽中拯救他們出來。」說罷，她便把一個金的佛羅林放在神甫的手中。那聖潔的父親很得意地接收了牠，說了幾句好話及舉了幾個例來證明她這種虔敬的行爲是有善果的，及給她以他的祝福之後，便任她去了。她去了之後，他絕沒有想及他現在是被人所騙，便立刻差人去請了他的朋友來。那朋友看見他有點怒容，猜他一定是曾和那婦人有過甚麼談話，便在那裏靜聽他有甚麼話說。於是那神甫便開始說及他以前所給他的勸誡，然後又爲那婦人剛才告訴他他曾送禮物給她那件事嚴厲地斥責他。那誠實的紳士雖然未完全知道這件事的用意，但也詐作遲疑地否認他會有做過這件事，以便如果那婦人果曾給他以這些東西的時候，也不致令那神甫生疑。此時那神甫大怒地說：「你怎能否認牠，你那惡人，你看，這些東西是在

這裏，是她自己帶淚持給我的，看你是認不認得牠。那紳士便裝成很慚愧的樣子，並且說：「不錯，我認得這些東西，我承認我會做了一件非常惡事，現在我認識了她的性格了，我應許你，你以後再不會爲這件事憂愁了。」說了一番這樣的說話之後，那頭腦單簡的神甫把那錢袋及腰包給了他，並勸誡他不可再做這種事情便任他去了。那紳士現在深信那婦人對於他是有好意，而這些東西就是她所送給他的禮物，便立刻走到一所可以望得見那婦人的地方，將那錢袋及腰包遞給她看。這件事令她十分滿意，因爲她知道她的計畫是已經成功了。

現在各種事情均已妥當，祇要那丈夫有事走開，這件事便可以完成了。不久她的丈夫果然有事要往熱那亞去。她等他上馬起程之後便即再往那神甫那裏，在他面前大哭一場，對他說：「善良的父親，我很坦白地告訴你，我不能再忍受這件事情了，但因爲我會允許你在未和你商量之先，我不做出甚麼事情來，所以我現在來向你解釋，令你知道我爲此事這般不安是有很大的理由的。我將告訴你，你那個魔鬼入了心的朋友在今朝早

上曾做了一件怎樣的事情。我不知道爲甚麼這般不幸，他竟會知道我的丈夫昨天去了熱那亞的消息。今朝他走入我的花園裏，爬上一株近着窗口的樹，推開那個窗，走入我的寢室裏來。當我起來正在想大聲呼救的時候，他求我看上天及你的面上的原故，饒恕他這一次。他告訴我他是誰，在這個當兒我便乘機逃出把窗門關了。現在你說，這種事情是可以忍受的嗎？我把此事忍受至今祇是爲你的原故罷了。」聽了這番說話之後，那神甫便成了世界上最不安樂的人。他說：「真的就是那個人嗎？你沒有認錯了嗎？」「唉，甯可憐見呀！」她接着說：「你以爲我是會這般錯誤的嗎？我告訴你那確是他，如果他不肯認，你別信他。」「我的女兒」那神甫接着說：「我不能再有甚麼話說，我祇能說這是一種最下流無恥的行爲，而你是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但因爲上帝已經保護你使你不至被辱，而你又已經兩次依從我的勸告，我求你現在不可將此事告訴你的戚屬而把牠交給我，看我能否駕御這個我一向把他視作聖人的壞東西不能，如果我可以把他勸轉，那是最好沒有了，如果不能時，我便祝福你，任你按照你自己以爲是最適當的法子來處置罷。」

「好，這一次我不爲己甚，」她說：「但你要小心叫他此後不可再做這種無禮的行爲，因爲我已經應允你以後不再爲這件事來見你的了。」說畢便像很憤憤地辭去了。她去了不久那紳士便來了。他把他牽到靜處，用對一個男子所能用的最嚴厲的說話來斥責他，叫他做兇徒和惡棍。他是曾受過兩次這樣的譴責的了，便裝成很難受地站着，靜聽他的言語，最後他說：「甚麼，我曾做了甚麼事情令你這樣怪責我呢？」那神甫答說：「你看這個東西是何等厚顏！他這樣說似乎這件事是數年以前的事情，他如今是記不起來一樣。祈禱罷，難道你忘記了你今朝會做了一件甚麼惡事嗎？今朝天將明的時候你在那裏？」

「這我不能告訴你，」他答說：「但無論我此時是在那裏你不久便會知道了。」

「你說的不錯，」他說：「我已經知道了，我猜你當時一定自己想，那丈夫現在一定是已經離家去了，於是你便走入別人的園裏去，由於那些樹的幫助而跳過了牆頭，你以爲現在是可以

用你的強求來誘取那婦人了，於是你便乘夜走上窗口去。她所最憎厭的是你，而你卻又偏偏不肯丟手。不錯，你或者會因我的勸誡而改善，但我現在通知你，她之所以忍受此事

而不決裂者，並不是爲你，完全是因爲我的要求。但她已決不再替你隱蓋，而我現在亦已允許她，如果你再給她騷擾，便任她照她自己的意思處置了。你想如果她將此事告訴他的兄弟，你將會受怎樣的處分呢？」那老實人現在已經知道他所應當做的事情，用很誠摯的應許來安置那神甫之後，便辭去了。是晚他走入那婦人的花園裏，照樣由一株樹爬上窗口，那窗是開着，而那婦人是正在那裏等候着他。她很歡喜地迎接他，而遙致那告訴他路徑的神甫以很大的謝意。自此以後他們便常有機會敘會，不必再需要一個這樣的引線了。

故事第四

當菲羅媚娜說完了她的故事之後，大為帶奧紐斯所讚賞，那皇后轉目向着旁非拉斯說：「你將講些有趣的故事來繼續這種興味嗎？」他說他很願意，便開始說出下面那個故事：

世上有些人，他們自己非常熱心想進天國，卻無意把別人送進去，我們有一位鄰居就是一個好例。有人對我說，近着聖布藍加齊奧的地方，有一位誠實而富厚的人，他的名字是叫做連尼厄里的浦奇奧，因為他很注意靈性生活，而且常和法蘭司派修道士交遊，所以人們常稱他為浦奇奧神甫，這個人，因為他祇注意宗教的事情，而他也沒有甚麼家人，祇有一個妻以及一個女僕罷了，所以他時常都留在教堂裏面，把他全部分光陰用在念主禱文，聽說教，做彌撒等上頭，而且對於禁食以及一切宗教儀節等，他都是第一個最

虔敬的，他的妻名叫伊薩伯拉是一個年方廿七八歲的婦人，鮮艷得像一朵玫瑰花一樣，她很討厭那些禁食禮，而且當他向她絮絮地述說主耶穌的聖潔的生活，教父阿那斯退細阿的說教以及抹大拉馬利亞的哀歌的時候，常覺得很厭倦。

有一個屬於聖布藍加齊奧修道院的修道士此時剛好從巴黎回來，他是一個漂亮而有學問的青年，我們的浦奇奧和他交遊得非常親密，因為他常能替他解決一切疑難，而且表面上也是一個熱心宗教的人的原故。浦奇奧神甫常請他到他的家中喫餐，而他的妻爲她丈夫的原故常給他以慇懃的招待。他這樣常到他的屋裏走動之後，不久便和浦奇奧的妻子眉來眼去了。他知道她對於他沒有甚麼不喜悅之處，窺見一有機會，便向她表達他對於她的愛慕。雖然他知道她是有意答應他，但卻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和她親近，因為她不願往別處去，在她的家裏又不行，因為浦奇奧是從不離家遠出的。這件事令他甚爲失望。後來他忽然想到一個可以在這屋裏行事即使那丈夫在家也沒有妨礙的法子。一天他們相見的時候，他對浦奇奧說：「浦奇奧兄弟，我知道你最大的願望就是想

成聖，但照我看來，你是正在行着一條兜大圈子的路，這裏有一條捷徑，這條捷徑是教皇及大主教們所常走的，但他們不願將牠公佈，因為所有教會職員，都是大部分依賴人們的佈施爲生的，如果將此祕法宣佈，恐怕人們便不再佈施了。但現在你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如此慇懃招待我到你的家裏去，如果你允許不將牠洩給別人而且願意學牠，我便傳給你罷。」浦奇奧非常着急想知道這些祕密，便指一切聖的東西來發誓說：如果未得他的同意決不洩給別人，而且允許如果是做得到的，他無不盡力學習。那人便說：「你既然如此應許，我便告訴你罷。你要知道教會裏的名人們都主張苦修是得永久快樂的必要的手續（至於要怎樣苦修，我在下面告訴你）但你要注意，我並不是說你經過此次苦修之後便不能再犯罪，不然，不過在此時以前所犯之罪則被赦免，在此時以後所犯之罪，則不計入你的罪案中，而你可以用聖水洗去牠，像洗去一切人生不可避免的罪過罷了。你如果想做這種苦修工夫，第一要嚴重地承認你一切的罪過，其次便要至少四十天的禁食和齋戒，在這四十天之內，你一定要禁止一切慾情，甚至你自己的妻室也要離開，此

外你又要在你自己的家裏揀擇一所在那裏你可以整晚望着天的地方，一到黃昏的時候，便走到那裏去，在那裏放着一張檯。站在地上，把腰倚着檯邊，雙臂伸出像一個十字架，如果能把雙手放在木釘之上，那便更好。你這樣站着，注目向天，不可變動你的姿勢直到天明，如果你是一個讀書人，你便可以念些我教給你的禱文，要是不然，那你便在三一體之神的名下念三百遍『我父在天』，三百遍『福哉馬利亞』罷；而且當你注目向天的時候，你要記念上帝是天地的創造者，當你站得像耶穌釘十字架的姿勢的時候，你要記念耶穌所受的痛苦。當晨鐘一鳴，你便回床去睡覺，睡醒之後，你便要到教堂去，至少在那裏做三回彌撒，念五十遍『我父在天』，五十遍『福哉馬利亞』。做完了這些事情之後，你便去公正地辦你是日所應辦的事件，然後回家晚餐，晚餐後到教堂晚禱，在那裏你一定要念些我將寫給你的禱文，如果沒有這些禱文，那便一切都是無用的，回家之後便又和前夜一樣做法。如果你能照着這個辦法做去，我希望你在這苦修期未滿之前，便會接受許多屬靈的奇遇，像我以前做此事時一樣，或者你在這時候是完全重生了。浦奇

奧答說：「這並不是一件用時長久而艱苦難能的事情如，果上帝允許我，便從下禮拜日開始罷。」相別回家之後，他把此事說給他的妻知到，他的妻立刻便明白使他立在一所地方直至天明這件事是有甚麼意義，便答說她對於此事及其他一切為他的靈魂的益處的事情都樂意幫助，而且為想幫助他使他的苦修更為有效起見，她將和他一同禁食。他們彼此如此訂妥。不久禮拜日到了，他開始做他的苦修，那修道士便每晚來陪他的妻晚餐，她給他以很豐富的酒肉而他常留在那裏陪她直至天明浦奇奧回床睡覺的時候才去。他所揀來做苦修的地方是剛在那婦人的寢室的隔壁，有一晚他剛念完了一百遍「我父在天」的時候，他覺得他是聽見隔壁房中有些異響，他便暫時停誦他的禱文，高聲詢問，想知到這些聲音是有甚麼意義。她偷笑地答說：「你一向知道當我禁食的時候，我是很難入睡的，現在又是如此了。」那可憐的浦奇奧以為她之所以不能入睡，真的是因為她沒有食晚餐而睡覺的原故，便很誠懇，很慈愛地對伊說：「我常叫你不可禁食，但你既願意如此，你便盡你所能設法休息罷。」她答說：「請你注意你現在正在從事的事

情罷，不必掛心我了。」

他們按照這個辦法在這苦修期內繼續進行，而此後也常設法歡聚。浦奇與本來是祇想自己上天堂的，但卻使那傳授他方法的修道士及那婦人得到無上的快樂，這豈不是剛好和我開始時所說的那句話相符嗎？

故事第五

那些貴婦聽旁非拉斯說完了他的故事，都微笑了，那皇后便吩咐伊里沙繼續說她的，她便像她平時一樣用很漂亮的態度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這裏有許多人，他們自己是知得太多了，以為別人是一無所知的，他以為他可以用計制勝別人，卻反而中了別人之計，所以我覺得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都不能給別人的詭計以試驗的機會的。但或者你們的意見是和我兩樣，現在讓我告訴你一個匹斯托雅的騎士所遇的事情。

離現在不久以前匹斯托雅的村裏住着一個騎士，他的名字是叫做佛蘭西斯科是屬於味吉里斯家的人，在各方面都很富有，很滿足，但他卻是貪得無厭的。一次他被任為米蘭市的市長，各樣做這樣高官的人所應該具備的東西都已備辦妥當了，祇欠一匹好

馬，他總不能找到一匹合意的。

在這條村子裏有一個少年叫做李斯亞都，他不是世家子弟，但卻非常富有。他是一個很善於修飾的人，所以人家常叫他做「小白臉」。他很久以來已經想吊佛蘭西斯科的妻子的膀子，但總不能成功。他有一匹在全多斯加納中算是數一數二的良馬，他是寶貝牠的，但因為他如此愛慕佛蘭西斯科的妻子，他便遣人示意佛蘭西斯科說如果他向他求取此馬，他是很歡喜將牠作為禮物送給他的。佛蘭西斯科為他自己的貪心所激動，便假意向「小白臉」詢問，問他可能將此馬賣給他不能，意思是想「小白臉」將牠送給他。那一個見他來問他便很歡喜地答說：「先生，盡你在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的價值，也不足以買我這匹馬，但你可以不費一文地得到牠，祇要你允許我當着你的面前和你的妻說一兩句密話便得了。」佛蘭西斯科被貪心所戰勝，而且想愚弄對方的人便說他是很願意的而且隨時都可以照辦。他把他留在客廳裏，自己去到樓上去見他的妻，告訴她他將怎樣容易地得到一匹良馬，而且叫她去聽一聽「小白臉」說些甚麼，但吩咐

她切不可給他回答。她的妻羞他，但因為她不得不服從，便走到客廳裏去聽那一個所想對她說的說話。那「小白臉」把她帶到客廳的角落裏，低聲對她說：「最可愛的夫人，我深信很久以來你已經知道我是怎樣為你的美麗所克服了。你的美麗是超越於一切我所曾見過的婦人的，你的體格的優美足以克服最堅貞最麻木的男子而有餘，所以我不必告訴你，你也知道我對於你的愛情是一個男子對於一個女人所能有的最熾熱的愛情，這種愛情將直至我一息尚存的時候仍然繼續，甚至在來生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在別個世界裏相愛像在此世時一樣的。我所有的你都可以說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吩咐我為你做一件我可能做得到的事情，我將把牠視作一種恩典，這樣你便可以相信我為你的原故甚麼也不拒絕的了。我是屬於你的，我的平安和快樂是完全在你的手上，所以我向你懇求，謙下地希望你大發矜憐之心（因為我的心已為你的美麗所刺傷），不使我受罪而死，因為設使我是死了，你將不免自悔說：『唉！為甚麼我不給我那可憐的「小白臉」以一點矜憫呢？』這種追悔將全給你以無限的不安。所以在此事未至追悔不及

之前，請你細想一下，因為你是有權令我成爲世界最快樂或最愁苦的人的。但無論如何，我希望你不以死亡來酬答我對於你的戀愛，將必以一句慰藉的說話來拯救我那將沉下的靈魂，牠是已經預備脫離我的軀殼的了，雖然我現在是站在你的面前。」他說到這裏停止了，眼淚在雙眼直流下來，坐下作深長的太息，希望那婦人給他以一點回答。那位他用盡了他的舌劍脣鎗也不能把她挑動了的婦人，如今竟爲他最後那種溫柔的表情所感動了，雖然她因爲念及她丈夫的吩咐，不敢給他回答，但她卻不能不嘆息，而她的嘆息卻比較她的語言把她的心情表現得更爲清楚了。

「小白臉」等了一下不見回答，初時大爲驚異，後來他想這一定是他的丈夫的計策，便很誠懇地注視着她。他見她閃爍的眼光不歇地在投射他自己的身上，又見她是在勉強壓抑着她的傷感，他便大膽起來，立刻改用一種新的方法，即是他假作她的言語來自己回答自己。他說：「可愛的先生，我真的很久已經認識你對於我的深厚的愛情了，如今由於你的說話，更證明此事是真。我對於你的愛情非常滿意，真的，我是應該滿意的。如

果我是顯得是冷酷或硬心，你不可以爲我當真是這樣的，我常愛你遠過於別人，但爲避免人家的閒話及保持我自己的名譽的原故，這種態度是必要的。但現在是我可以酬答你的愛情的時候了，所以你應該安心，因爲數天之後，我的丈夫便往米蘭做市長去了，因爲你爲我的原故而將你所最愛的馬贈給他，我允許你可以進入我愛情的園中，請你注意（我或者再沒有機會將這事告訴你了）如果你看見有兩條手巾掛在面對花園的窗前，你便窺着左右沒人的時候從甬門閃入我的花園裏罷，我將在那裏等候着你。」說完了這些話之後，他又裝作自己回答那婦人的樣子說：「可愛的馬丹，你的回答是令我如此狂喜無措，我真不知怎樣說來感謝你好，而且即使我是可以找得着適當的話來感謝你，我想這話是窮年累月也說不清的了，所以現在我索性不說，任你自己想像罷，因爲我知道這實在是無可形容的。但無論如何你可以相信我對於你的吩咐是斷不失約的，而且我將永不會忘記你所賜給我的恩典。我所最愛的愛人，現在是沒有甚麼可說了，讓我來和你話別罷。」雖然他說了這麼多說話，但她卻始終未發一言。他說到這裏便起

身向着那騎士走去而他也正在行前來迎他。那騎士對他說：「好，先生，你以爲怎樣呢？我是已經履行了我的允許未曾呢？」全未全未」他答說：「你原是允許我和你的妻說幾句密話的，如今我所對的卻不過是一個石像罷了。」他聽見他這樣說，十分歡喜，他從前已經是很信托他的妻的，如今更爲信托了他。他說：「我想你是承認這隻馬是屬於我的了罷？」小白臉答說：「自然如此。但如果我當初早料到這種交易是沒有更好的結果的，我便會將此馬完全送給你了，因爲現在我實在將這馬白送給你，但你卻不領我的人情。」那騎士大笑起來，數天之後他便乘了此馬往米蘭就職去了。

那婦人現在是自由了，她開始回味「小白臉」所對她說的說話，以及他對於她的關切，而且因爲時常都見他在自己的屋前走過，便自己對自己說：「我在這裏做甚麼呢？爲甚麼我要失去我的機會呢？我丈夫現在已經去了米蘭，非至六個月之後，他是不回來的，這不是我和別個情人相會的好時間嗎？這個是沒有一個人我要畏懼的了，我不明白我爲甚麼有了機會卻不去應用牠。沒有人會知道的，即使是被人知道了，爲做過而悔恨

也勝於爲未做過而悔恨呀！」因此她便決意了，她照那「小白臉」所說把兩條手巾掛在窗前。他看見之後，歡喜異常，是晚他便祕密走到她的園門首，他看見園門是開着，住宅的門也開着，那婦人是在門口等候着他。這一次雖然是他們最初的會晤，但卻不是最後一次，當那丈夫留在米蘭的時候，他們固然是常在一塊，甚至她的丈夫回來了之後，她們也時相歡聚。

故事第六

伊里沙說完了她的故事之後，各人都稱讚「小白臉」的機巧，那皇后便命菲亞麥塔繼續說下去，她便微笑地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現在讓我們放開我們自己所住的城市不說，雖然這裏是人多物衆，不可問及各種题目的好例的，像伊里沙剛才一樣，講一點別國的事情。我將講到那不勒斯去，講出那裏一個聖潔的婦人，她似乎是很憎厭那些不名譽的戀愛的，是怎樣由於她的求愛者的巧妙的方法，令她在未認識那戀愛之花之前嘗試了那戀愛的菓子。這件事情將使你們對於牠的經過感到趣味，同時又可以給你們的前車之鑒。

在那不勒斯——意大利最古及最繁華的城市之一——住着一個非常富有，同時又是世家望族的紳士，叫做李斯亞都·密紐都魯，雖然他有一個多數人都以為是美甲

全城的妻子，但他卻仍然戀慕着一個叫做加地拉的女子。她是一個叫做腓立比魯·弗賢那耳夫的少年紳士的妻，是非常愛她的丈夫的。現在李斯亞都非常愛慕這個婦人，他用盡一切他以為可以獲得她的愛情的方法，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便覺得非常失望，因為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生活着是沒有快樂的，但同時他卻不知怎樣死法才好。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下去，直至有一天有一位他所熟識的太太，勸他不可如此癡迷，說這不過是一種徒然的追慕，因為加地拉是最關心她的丈夫的，她愛得他如此利害，甚至一隻小鳥在他的頭上經過，她也妒忌起來，恐怕她會奪去了他似的。李斯亞都聽見她說她是如此妒忌的，便開始覺得有一點成功的希望，此後他便裝作已經放棄了以前的企圖，而戀着別一個婦人似的，對於那婦人，他用盡了他勾引的手段，像從前他對於加地拉一樣，不久所有人們都以為他現在所戀慕的不是加地拉，而是別一婦人，而她也開始除去了她以前對於他的戒備，而用對於一個尋常鄰人的坦白溫柔的態度來對他了。

剛值是年天氣非常暑熱，有許多紳士和貴婦們都往海濱避暑去，在那裏早餐及晚

餐。李斯亞都知道加地拉是和一班人到那裏去，他便也約同一班朋友同去，他裝作不耐煩在這裏的樣子，經過他朋友們的許多勸求才把他勸住，加入加地拉以及她的朋友們的隊裏去。他們在那裏開始取笑他的新愛情，而他對於這些調笑，特裝作忸怩的樣子，他們的談笑便更集中於這個題目了。後來，他們三三五五地散佈在海濱的四周，祇剩得幾個朋友和她同行，而李斯亞都是其中之一，他在談話中投入一句似乎是關及她丈夫的姦情的說話，這令她妒忌的火立刻利害地爆發起來，她很急切地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因此，她便懇求李斯亞都看他所最愛的婦人的面上，將這件關於腓立比魯的事情清楚地告訴她。他答說：「你既然用一個爲她的原故我無論甚麼事情也不能拒絕的人的名字來懇求我，我不得不告訴你，但你要應許我在你未親自發覺此事之前不將此事告訴你的丈夫以及別人，其實如果你歡喜，我便隨時都可以使你親自發覺此事的。」她見他如此說便更以爲真，便允許他嚴守秘密。他於是便把她帶到一所他們的說話不致爲別人所聽見的地方，對她說：「馬丹，如果我現在還像以前一樣愛你，我便不忍將此事告

訴你令你不安了，但現在我對於你的戀慕已告終結，所以我便不怕將此事在你的面前完全表白出來。不知你的丈夫是因爲怒我愛慕着你呀，抑或猜疑你對於我有甚麼好意的緣故，他常找尋機會來對我做他以爲我是想對他做的事情，換言之，那是想誘姦我的妻子。他爲這個目的曾多次遣人來傳遞消息，而我的妻子常將他的來訊說給我知，而按照我所教給她的說話來答覆他。剛好在今天的早晨我看見一個婦人和我的妻唱唱細語，我猜這婦人又一定有些蹊蹺，我便問我的妻子那個婦人來做甚麼。她告訴我她是從腓立比魯那裏來的，她繼續說：『因爲你前時所教我還給他的答覆，令他時常都希望這些答覆能夠實現，他說他想我早日決意實行，且說如果我是決意，則他已經布置停妥，我們可以祕密地在妓院相會，他懇切地顛求我，一定要到那裏去，這豈不是因爲你叫我用好話敷衍着他的結果嗎？如果照我的主張，那我便早已回絕他，令他不敢再來向我麻煩了。』我一向都是擔待了他，但他如今卻愈來愈兇了，所以我便決意將此事告訴你，等你可以清楚看見他用甚麼來酬答你對於他的最忠實的愛情，爲你這忠實的愛情，我幾乎

是送了命的了。如果你疑惑這個故事是完全虛構，我可以使你有親眼證明牠的機會，因為我曾吩咐我的妻告訴那婦人說她將在九點鐘人們皆睡靜了的時候和他相會，她是很歡喜地帶着這個回信回去了。我知道你不會猜我是想把她送到那裏去的，但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便替她去了。等你假扮我的妻和他跟了一回之後，我便在你們的面前出現，那樣你便可以警戒他此後不可再犯這樣的罪過，同時又可以免除對於你及我的損害。」

加地拉和一切妒忌的人們對於這種故事的态度一樣，並不想及對她說這話的是甚麼人，以及他說這話的目的，便立刻相信了，而且在心裏回憶出許多其他的事實來證明這話是不錯。她感情衝動地說她一定要這樣做來給他一個出其不意的打擊，使他以後連看一看別一個女人也不敢。

李斯亞都現在非常喜悅，他覺得他的計策是已經有一點效果了，便極力從旁慫恿她，而且吩咐她切不可將她所聽見的說話告訴別人，她是應允了。第二天，他走到那開設

他曾向加地拉說過那間妓館的婦人那裏去，求她幫助他做成這件事，她很容易地便應允了，她們共同商酌定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在這間妓院裏有一個很暗的房子，他吩咐她在這間房子裏鋪設一張牀，他食過了晚餐之後，便坐在那裏等候她。至於她，卻深信他的說話，帶着滿腔怒氣回到家裏，剛好腓立比魯是日回家的時候也是很憂思的，對於她的愛撫或者偶然不像往日這般熱烈，這令她更爲深信不疑。她對自己說：「他真的是正在想着那他將在明天和她幽會的婦人哩，但我一定要阻止牠。」她整晚都睡不着，在牀上想定和他相會時所應當向他說的說話。到第二晚九點鐘，她便直往那妓院去，在妓院裏遇見那好婦人，便問他腓立比魯是不是在這裏。那婦人是李斯亞都預先約定的，便說道：「你就是那想和他在這裏晤談的太太嗎？」加地拉答說：「不錯，我就是了。」她說：「那麼請進這裏來罷。」那想找她的丈夫的晦氣的加地拉是被帶到李斯亞都所住的房裏。她的面是用面幕罩住，一入房裏之後，她便把房門弄實了，而他則在床上起來迎接她用低沉的聲音說：「我所愛的，我很歡喜見你。」她因爲恐怕他會認出她的真面目的原故不

給他回答。到後來她覺得這是將自己的怨憤向他宣洩的最適當的時候了，便對他說出下面的說話：「我們女人們真是可憐呀，我們對於我們的丈夫的愛情是怎樣被糟躐呀！八年以來，我愛你過於愛我自己的生命，而你那最壞的男人，卻全心向着別個婦人。你猜現在和你同睡的是誰呢？你現在同睡的就是你將真的愛情放在別人身上而常用你假偽的諛言和熱情來欺騙她那一個呀。你這惡棍，我就是加地拉，並不是李斯亞都的妻呀！你認得我的聲音不認得呢？我告訴你，我就是了，我特意來作弄你，使你得到你所應得的羞辱。唉，數年以來我用堅貞的愛愛着的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呢？不過是一個惡棍，一個以為自己是和別人的妻子同床，而用自從和我結婚以來所未曾向我用過的溫存來媚她的惡棍。惡棍，為甚麼你不答覆我呢？難道我被我的說話嚇啞了嗎？我是有本事可以從你的眼裏看出你的心的，你以為這件事情沒人知道，你是錯了。」李斯亞都很喜歡聽見這番說話，他不答一言祇是擁抱着她，而她卻繼續發出她的怨言，她說：「如果你以為你可以用這種媚態來和緩着我，你是錯了，我是非將你的醜行在鄰舍及親朋們的面前公佈

之後是決不干休的。我不是和李斯亞都的妻一樣美麗嗎？我不是和她一樣是一個名貴的婦人嗎？拿開你的手，不要觸着我！我知道自從我告訴你我是誰之後你一切憐愛都是出於勉強的了。我找不着不約李斯亞都到這裏來幽會的理由，他會全心地愛着我，卻得不到我的好好地看他一眼，誰能說是不會有悲慘的事情發生呢？你今晚一向都以為你是和他的妻子同睡，如果那人當真是他的妻子，那你便已經犯過罪了，所以即使我和他行淫，你也不能怪責我的了。」她的說話愈來愈兇，最後他想如果她這樣盛怒而去，是定有不良的結果的，因此他便決意不欺騙她。他用手把她抱緊，使她不能脫身而逃，便對她說：「我的生命，請你別這樣不安罷，我就是你的李斯亞都，我用愛情之力量所不能得到的，現在我已經用詭計得到了。」她聽見他這樣說，而且認得他的聲音，便想在床上跳起來，但她不能，當她正在想叫喊的時候，他用手來禁住她的口說：「馬丹，已做過的事情是不能再不做了的，難道你一生都如此叫喊嗎？而且如果你將此事公佈出來，立刻便會有兩種不良的結果。第一，這對於你是最有關係的，即是你的名譽是會為人所懷疑了，

因爲雖然你可以辯說是爲人所驅，但我可以反駁牠說你是爲錢而來的，因爲我不能滿足你的需索，所以即便叫喊起來罷了，人們是相信別人的壞話多過相信別人的好話的，因此一定多人相信我的話多過相信你的話。第二，此事如果公佈出來，你的丈夫和我便會成爲不共戴天之仇，結果不是他殺死我，便是我殺死他，這將會遺給你以莫大的悲苦，因此，我所最愛的生命，請你不可敗壞你自己的聲名而遺給我和你丈夫之間以惡感罷。世界上不少被騙的人，你不是最先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我之做這件事情並不是有意想敗壞你的名節，不過因爲我是極端戀慕着你，所以不能不如此做罷了，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任你驅策的。你素來做事是很小心的，我希望你對於此事也是如此。」

當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她是非常憂愁，但她聽完了他的說話之後，回心一想，覺得也果然有些道理，便答說：「我不知上帝能使我忍受得起你所給我的損害和欺騙不能，但我在這裏——由於我的愚昧和過分的妒忌心而被騙來的地方——姑且不聲張，但你可以相信如果我不找着相當的報復我是決不干休的。請你讓我去罷，你已經達了你的

目的，而且做了你所想做的事情了，這是你應該離開我的時候了，離開我，我求你。」李斯亞都見她心中仍懷憤恨，便決意非先平了她的怒氣不讓她走，於是便用盡種種他以為可以變易她的心，溫存來勸慰她，後來他果然非常成功，從前她對於他的憎恨此時卻變作對於他的熱愛了。

故事第七

菲亞麥塔被衆人讚賞，總不做聲；皇后不想虛費時光，便立即吩咐伊彌利亞接續說下去。

於是伊彌利亞說道，前頭兩位所說的故事，都不是發生在本城，現在我要重新返回本邑，說一說我們城裏一個公民，怎樣復得他喪失了的情婦。

佛羅稜薩有一個青年的貴族，名叫忒達爾多，他和一位阿爾多伯蘭狄諾的妻子，名叫曼娜的發生戀愛。因爲他的品性很好，居然成功了。但是他途中仍然免不掉惡劣的厄運；因爲到婦人表示愛他之後，忽然拒絕見他，也不肯接受他的音問。這真使他非常絕望，但因爲他的戀愛是祕密的，所以他的倒霉的原因，也沒有人知道。他已經用盡種種手段謀復得完全不關他的過錯的已失的愛情，但都是枉然。於是他心灰意冷，決意與世隔絕，

好讓他深感不安的婦人，幸災樂禍地以他的困惱爲樂。他靜中籌集力量所及的錢財，除了一個知己之外，也不告訴親友。他要到那裏，便靜悄悄的走了。走到安科納，更名菲立波，給一個商人爲傭。主僕兩人，上船同去西浦魯斯。他的主人見他舉止正大，不但應許給他一份優厚的薪金，並且把他當作經理，把大部分事務，都交托他經理。他辦事非常勤敏，不數年間，便成爲一個很著名的富商。

他雖然有時不免想起殘忍的愛人，很想再會她一面，他一轉念間，便堅心決不回去。如是，兩念在胸中交戰，歷時有六年之多了。有一天，他正在西浦魯斯，忽然聽到有人唱着他所作的詩歌，以前他和戀人彼此間的舊情，不覺熊熊的重新燃着，不能自己，他愁，無論她如何殘忍，斷斷不能永遠忘記他的，於是忍耐不住，要回去看她一看。把商務安排妥當了之後，他只帶着一個僕人，離開西浦魯斯，重返安科納，把一切事務統統交托一個佛羅稜薩的商人，即他在安科納相識的一個老友。自己卻帶着僕人，扮作從聖地回來的香客，悄悄的旅行。

到了佛羅稜薩，便找着一所近着情婦所居的，兩個兄弟開設的客店。第一件事，便是設法去探望他的舊相好。但到了門前，只是門戶緊閉，門庭冷落，闐其無人。他心裏想道，要不是死了，就一定是搬走了。由是很悲傷的走到他兄弟所居的房子。一進門，便見有四個人正站在門前，放聲哀哭，甚爲可異。他覺得出外不過幾年，回來一切都變了，明知人家不容易認識他，便和一個鞋匠攀談，詢問他們爲什麼着孝？鞋匠答道：「約莫十五天以前的光景，他們的一個已經離家日久的兄弟，名叫忒達爾多的，忽然被人暗殺；法庭已經查確兇手是阿爾多伯蘭狄諾，因爲他懷疑他勾搭他的妻子，而靜靜回來親就她，現在他已經就擒了。」忒達爾多心裏覺得很奇怪，怎麼會有一個人這麼像他，居然能夠假冒他的名字。一面又替阿爾多伯蘭狄諾擔心。但知道他的愛人，尙在人間，安全無恙，也就稍爲安心一點。

談 日 十

現在已經是黑夜了，他滿懷思緒，無精打采的躡返客店。同僕人喫過了晚飯，走上頂樓，倒身在床，但一來心裏有事，好生委決不下，二來床鋪太劣，睡得不安，再不然，便因爲喫

得太少，所以翻來覆去，一直到半夜，總睡不着，隱約間，似乎聽見有人由屋頂走下來的樣子，忽然又見到一絲燈火，在門罅發現，於是躡手躡腳的起來，走近門罅窺探，見一個美貌的少婦，手拿着燈燭；又見樓下有三個男子走近她身邊。聽見他們大家笑了一會，其中一個說，「謝上帝，現在我們安然無事了，因為忒達爾多的死，已經由他的兄弟證明是阿爾多伯蘭狄諾殺的，他本人也招認了，判決書也宣佈了。可是我們還是嚴守祕密的才好；因為倘若張揚出來，人家知道我們是兇手，也難免有危險的。」婦人聽了他們的話，似乎也頗高興。說完，他們便走下樓去睡覺了。忒達爾多偷聽了他們的話，才想起人心的錯誤是何等重大而且繁多。第一，他想起他的兄弟爲一個陌生的人舉哀，誤以爲是他，把他安葬，後來又只爲着一點狐疑，便捉着一個無辜的人，令到他被人妄證而定罪，其次又想起嚴刑酷法以及執法者的盲目，往往不辨真偽，使用殘酷的刑訊，妄定人罪；這不但不能維持上帝的意旨和公義，反到是邪惡和魔鬼的劊子手哩。最後又想及阿爾多伯蘭狄諾，及怎樣設法去拯救他的性命。

第二天早上，他獨自走到婦人的家裏。適值門戶大開，他便逕直進去，見她正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裏，坐在地上，悲聲痛哭。「夫人，」他上前說道，「不要煩惱罷，你的平康就在目前哩。」婦人擡起頭來，流淚答道，「先生，你很像是個外來人，那裏知道我的平康煩惱呢？」夫人，我是上帝從君士坦丁堡差遣來的使者，恰可到步，正想令你化啼爲笑，及拯救你丈夫的生命的。」她答道，「若果是的確剛才到步，而且是從君士坦丁堡來的，又知道我或我的丈夫什麼事呢？」他便把她丈夫所遇的災難，他們結了婚幾久，以及其他許多事情，如數家珍，一些也不錯，婦人甚爲詫異，連忙倒身下跪，估量他是一位先知，哀聲央告他，要是真個爲阿爾多伯蘭狄諾而來，就得作速行事，因爲時間無多了。他顯出一個大有權能的宗教家的樣子，說道，「夫人，且請起來，依我所說的話去做罷。因爲你從前犯了一宗罪惡，才有今日的災難。從今之後，但凡遇到同樣的事情，必須小心，否則日後還有比這更大的災難臨身呢。」啊呀！她說，「我不只犯了一宗罪過呢。請你明白說你指的是什麼罪惡，好教我盡力痛改前非罷。」夫人，」他說，「我不必問你，也知道是什麼罪惡了，

我只願你自己招認，以期收效更大而已。閒話少提：你有戀人嗎？婦人不覺駭然。她以為這件事是人不知鬼不覺的；雖然打從替忒達爾多受葬的那個人被殺之時，就聽到忒達爾多把秘密信托過他們的朋友，露過些少風聲。於是長嘆一聲說：「我知道老天把人間的一切隱秘都啓示於你，故此我也不妨把我自己的隱事，也說給你聽。老實說罷，我的確愛過現在被我丈夫殺死的那個不幸的青年，我至今還是抱恨無窮，雖然我對待他未免殘忍一點，可是他的久別，和他的慘死，都不能把他的影子從我的心坎裏趕出去啊。」他說：「那不幸的死者，絕非愛你的，倒是忒達爾多卻真心愛你。但告訴我，你爲什麼和他口角起來呢？他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嗎？」婦人答道：「的確沒有；一切都是——一個可惡的僧人弄成的，我在懺悔時，把我和那個人的戀愛，以及我們的相愛，告訴了他，他便說這種行爲應受永刑，這把我嚇着了，從此我便決心和他斷絕往來，拒絕他的一切音問。雖然我的確這樣想過：假使他再堅持久些（因我估量他是絕望而走的），說不定我卒之會回心轉意，因爲我實在很愛敬他的。」夫人，他說：「這便是你現在受報的罪惡。你起先戀

愛忒達爾多，是出自心願，這中間沒有絲毫勉強；你們大家心情意願，相交愈久，戀愛愈深。爲什麼後來突然這麼殘忍的拋棄他呢？這些事情總得從長考慮；若果有後悔，便不該去做。至於教團僧侶，你要明白，我也是其中之一，當然深知他們的詭計；倘若我對於他們，說話太過火，也是情有可原，而且也爲的是你的好處。從前他們都是宗教的好人；但現在自稱爲好人者，他們除了一領頭巾之外便與他人無異；就是那領頭巾，也不完全：因爲第一個僧人穿着粗賤質朴，原想表示蔑視一切暫時的東西，才養成以破舊的布料包裹身體的習慣；現在呢，他們打扮得十分光鮮，揀最好的布料來穿着；他們的剪裁，很像教皇的袍子一般，在禮拜堂和一切公衆的地方，高視闊步，彷彿許多孔雀；又彷彿一個漁夫要一網打盡全海的魚一般，要把一切曾經矢誓獨身的處女，寡婦，以及一切質樸的青春少女，通通網羅淨盡，供自己的淫樂；這就是他們所關心研究的了。實在說來，他們連前人的頭巾也沒有保存，只保存牠的顏色罷了。再者，他們從前很挂心人們的拯救，現在呢，終日只想女人，及盡力掙錢。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便杜撰些惡毒的故事，專恐嚇無知的婦女，令她

們相信諸般罪惡都可以施捨金錢和唸誦彌撒，便洗滌乾淨。因此上，就有人送錢，有人送麵包，有人送酒肉，都爲超渡已死親友的亡靈。不錯，祈禱和施洗，誠然是上帝所喜的；但倘使人們知道他們是什麼樣人，遲早總會覺得寧可擲給羣豬也不給他們了。他們深知有錢人不比窮人那麼容易操縱，因此就壟斷貨財據爲己有。他們一面斥責奢華，一面卻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他們一面懲責重利盤剝，和不義取財，藉此歛錢來增加俸給或擴充寺產，還說阻他們者，就得受罪。他們聽到了這些，以及對於他們無數其他惡行的攻擊，唯一的解答不外說，『照我們所說不要效我們所行；』好像羣羊是比較羊牧更能自治似的。他們只望你照他們的話而行就是拿錢銀充滿他們的銀袋；把你的一切祕密信托他們；要禁欲，忍耐，寬恕侵害，不要說壞話，這都是好事。但爲了什麼緣故呢？爲什麼他們所能做的，若果我們反乎其道，他們卻不能夠呢！我們人人都知道沒有錢便不能偷閒怠惰。若果你們爲自己的娛樂花錢，他們便不能得來維持生活了；若果你們去探望婦女，他們便沒有偷摸婦女的機會了；除非你們是忍耐而寬恕別人的侵害，他們便不敢恣意去攪擾你。

們的家庭了。爲什麼我不憚煩的逐一指出呢？如果要教訓他人，先要自己立下模範。假如僧侶告訴你的話即破毀婚約是一宗重大罪惡這句話是真的：殺人不也是惡事嗎？假使忒達爾多灰心絕望，離開故里，以致憤然自殺，豈不是由你而死？據你的懺悔看來，你實實在在，不應該這樣的待他。所以，這才是咎有攸歸，應受其報的罪惡；因爲你既無緣無故毀約，你的丈夫也就因他而招無妄之災，而你也無緣無故陷於極大的困阨了。你要想得解脫計，惟有應許及實踐一言，即假使長久飄零在外的他，一旦歸來，你便即對他表示同樣的親愛，讓他在你不再受奸惡的僧侶勸誘之前，再得到快樂。」

他說完之後，婦人才答道：「聖者啊，我承認你的話是對的；雖然我以前所抱的見解不同，但他們確乎是一班匪類啊。至於我對於忒達爾多，現在我也深自引咎，很願意如你所說的話去做。但是他已經死了，怎能夠回來呢？對他立約又有什麼用呢？」

客人答道：「夫人，我知道他實在還沒有死，卻仍好好的活着，如果你恩愛的待他。」婦人答道：「說話小心點啊，我親眼見他在我們門前身受數傷，而且對着他哭過好幾場。」

呢。我想，人家說我們的壞話，就是這個緣故了。」——「夫人，」他說，「你要說什麼儘管隨便說，但我老實實的告訴你，他確然未死；若果你答應我所求，我希望你不久便會見他。」——「我很甘願的，」她說，「世間沒有比得見我的丈夫恢復自由，而得到忒達爾多生存更快樂了。」他覺得表現真相的時機已經到了，爲使她更加深信她的丈夫得救起見，便說，「夫人，爲了令你更加安心，我有一件祕密信托你，但你得守口如瓶，如同愛重你丈夫的生命一般才好。」說着，從口袋裏拿出一只指環，這是他們最後相會那一晚她贈給他的，叫她看道，「夫人，你認得這只指環嗎？」婦人一見，即時憶起往事，忙說道，「認得的，先生，這是我從前贈給忒達爾多的。」於是他站了起來，除去頭巾，說，「認得我嗎？」婦人定睛細看，認得他就是忒達爾多，不覺愕然，又恐怕是見了鬼了。她以爲他斷不是從西浦魯斯回來，一定是新近由死復生的。他再對她說，「夫人，你不必驚疑了，我就是忒達爾多，好好地活着呢。我也沒有死過，如我和我的兄弟所信。」現在婦人對於他已稍稍和好了，連忙張臂圍着他的頸子說，「親愛的忒達爾多，你真個回來了。」他也擁抱着她說，「夫

人，此刻我們沒有工夫談這些閒話了，正經事要緊，我立刻就要去設法料理你的丈夫，希望明天之前，給你一個大喜的消息。倘使我的希望得達，今晚再回來和你相會，到時再把以前一切經歷給你從頭細說，此刻不暇多談了。」

說罷，仍照舊時的習慣，匆匆離別了她，走進監獄，見阿爾多伯蘭狄諾垂頭喪氣坐在那裏，自問萬無生還之望了。他假作懺悔者，獲得看守者的許可，上前坐在他身旁，說：「我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很憐憫你無辜受罪呢），特來報告你得釋的喜訊。看他的面上，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要是你答應我，包管明天晚上之前，你便得到赦免了。」阿爾多伯蘭狄諾答道：「先知，我不認識你呢，但我估量你一定是一位良朋，因為你很關心我的省釋。雖然在別的事情，我是壞透了，但這宗案件，我實在是無辜被害啊。你要求什麼，隨便說罷，只要我得重見天日，無有不答應的。」他便說：「我只求你寬恕忒達爾多的四兄弟。他們以為你下手謀殺了他們的兄弟，才陷你於獄中。」阿爾多伯蘭狄諾便說：「除了身受其害者之外，也沒一個人知道報仇的滋味，及報仇的懇切的；雖然，若果我得赦免，一定寬恕

他們，而且一定用最滿你意的態度寬恕他們的。」忒達爾多聞言，甚爲快慰。再安慰他一番，叫他安心，說他至多第二天晚上，便可以恢復自由了。

忒達爾多離開監獄，逕直走到法庭，把一位法官，扯過一旁，對他說道，「大人，人人都要盡力尋究真理的，尤其是處在你們的職位的人，這才不會冤枉良民，使罪有應得者不致逍遙法外。我今此來，就是爲你們的名譽和一宗冤枉的案情。你們自以爲已經證實阿爾多伯蘭狄諾是謀害忒達爾多的兇手，故嚴厲處治他。可是未免太過了。我敢斷定這是錯的。這個在今晚半夜之前，我可以證明，而且把真兇交到你手裏。」這位法官倒也廉明，十分關心阿爾多伯蘭狄諾的案情。如今聽聞忒達爾多的話，信以爲然。是晚約算半夜時分，就由他做線人，把兩個兄弟和他們的女僕，一一捉獲，解返法庭。他們一訊卽服，招認他們委實殺了忒達爾多，卻不認識他。再問其故，便說是因爲他趁他們出外時，走去強姦他的妻室。

案情已白，忒達爾多便離開法庭，悄悄的回到姘婦的家裏，把所歷之事一一告訴了

她是晚不免舊夢重溫，兩人和好如初。第三天早上，他一骨碌起來，把要辦的事，對她說了，又叫她守祕密，依時去辦理阿爾多伯蘭狄諾的事情。法官審訊明白，當堂把他省釋，同時宣佈真兇應受斬首之刑。

阿爾多伯蘭狄諾既經得釋，深知一切都是客人之力，感激不盡，因此迎他回家優禮相待。他的夫人心裏更加明白，愈發小心侍奉。忒達爾多見時機已至，應該令他和自己的兄弟復和。但兄弟們自從見他得釋，更加懷恨，經不起忒達爾多的敦促，不得已要求要佩帶武裝，方才放心赴約。忒達爾多無法，回來告知主人，主人倒一口答應了。於是備辦一桌豐富的筵席。遍邀親戚朋友，以及忒達爾多四個兄弟都攜眷赴席。諸事已備，再請忒達爾多親自再走一遭，去請他的兄弟。忒達爾多費了許多唇舌，苦勸他們求阿爾多伯蘭狄諾寬恕，恢復彼此間的友誼。他們被逼不過，只得勉強答應。忒達爾多再請他們明天到他家中喫晚飯，聲言擔保他們的安全。

到了第二天晚膳時候，忒達爾多的四個兄弟都穿着孝服，帶同幾個朋友，首先來到

阿爾多伯蘭狄諾家中，把軍器放在地上，就在衆賓客之前，很謙虛的求他寬恕。他淚流滿面，一一懇勸招待，並且很大的寬恕了他們。不久他們的姊妹和妻子也陸續來了，那婦人和其他的女客，也恭敬接待她們。

現在筵席已備，一切都滿滿意意，惟獨忒達爾多的親人，念念不忘忒達爾多的慘死，止不住憂形於色，默默無言。這麼一來，客人的設計，以及主人的請宴，在許多人看來，都以為很沒意思。忒達爾多見時機成熟，應該出來打破席間愁慘的空氣，等上完了菜，便徐徐起立，當衆說道：「在這個快樂的盛會中，只缺少忒達爾多。他在你們中間，已經多時了，只是你們不認識他罷了。現在我要來指示給你們看。」說着，除去僧侶的喬裝，露出一身綠絲的緊身。衆人一見，都十分詫異，定睛細看了半晌，才認識他不是別人，正是忒達爾多。他的兄弟，以及衆賓朋爭先恐後的上前擁抱他。惟獨婦人一動不動的只在那裏發楞。她的丈夫見了，便對她說：「這是什麼意思呢？人人都熱烈歡迎忒達爾多歸家，爲什麼你卻不呢？」她回道：「這一班人中，沒有一個比她更真心歡迎他的，因爲他是她丈夫的救命恩人啊。但

外間人言嘖嘖，飛短流長，說被殺者是忒達爾多，所以她要略避嫌疑。她丈夫答道：「莫理會這些無識之言罷。估量我介意這些流言嗎？快上前歡迎忒達爾多罷。」這是她求之不得的，於是連忙遵丈夫之囑，走上前很熱烈的擁抱着他。阿爾多伯蘭狄諾一旦得釋，不論男女都滿心快慰，以前的誤會，不覺忘記淨盡了。忒達爾多一一接受各人的問候之後，忙把親屬的孝服扯脫，吩咐馬上拿吉服進來，給他們改穿。於是大家歡呼暢飲，唱歌跳舞，盡歡而散。

他們再一同回到忒達爾多家中，繼續宴飲作樂了好幾天。不知者都十分驚奇，以為他由死復生。就是他的兄弟，還是滿腹狐疑，莫名其妙，假使不是發生下述的事故，表白被殺的人畢竟是誰——有一天，忒達爾多正在門前閒坐，幾個穿制服的軍人從外間走過，一見了他，便站着說這，「法蒂福洛，你好嗎？」忒達爾多在兄弟之前答道：「你認錯人了。」他們即時改容謝過，說：「沒有見過世間竟有面貌相同，像你和我們一位同伴一般的。我們的同伴名叫法蒂福洛，十五天前跑來這裏，以後就音訊杳然，不知遇着什麼事了。我們

見你這樣打扮，也覺得奇怪，因為他是個兵士呢。」忒達爾多的大哥聞言，忙出來詳細查問，這才知道被人謀殺的卻不是忒達爾多，事情方才大白。這樣，忒達爾多變成一個富人回家，又和所愛的人繼續前緣，沒有妨擾。但望我們人人都得到這種好福氣。

故事第八

伊彌利亞的長故事，（因為內容包括種種複雜的情節，衆人倒不覺得太長）現在已告終結，皇后遂向羅力塔點頭示意，她便即開言說道：

我要說一件故事，表象是一篇小說，較多於一種真理的。剛才所講的故事，講一個人頂了別人的名義，開喪受葬，這令我想起類似的故事來，講及一個活人怎樣被人當作死人來埋葬；後來他自己以及旁人怎樣相信他由死復生；及怎樣因此惡人博得聖者之名，應該受嚴懲者，倒反受人尊敬。

多斯加納某某修道院——這間修道院現在是落在荒僻的地方——有個僧人被選爲院長。這個人在各方面都是很宗教的，惟獨未能參透女人色相。但他的舉止很慎密，始終沒有人思疑他。所以人人都當他是完全虔誠的人。院長認識一個鄉下人，爲人很昏

庸愚蠢，但生性純樸，不時的貽人笑柄。

院長和鄉人交游既久，漸漸知道他的妻子生得非常美貌，不覺瘋了似的愛上了她。但費倫多爲人雖然很愚笨，惟獨對於婦人卻防守得週密異常，院長簡直無從入手。後來卒之想到一個辦法，請費倫多不時的領妻子來修道院的花園來玩玩，好讓他有機會把永生的教訓和許多已經去世的正人君子在生時所做的熱心工作，一一給他們講解。鄉人不提防院長居心叵測，果然不時的領妻子進園聽他說法。

聽上幾次，婦人大受感動，很想對院長懺悔一番，她請於丈夫，得到了丈夫的許可，於是準備完妥，就走到院長跟前懺悔。院長暗地裏萬分歡喜，卻不做聲。婦人坐在院長腳下，未入題之前，先是這樣說道：——「聖父，假使上帝給我的丈夫，不是我丈夫這一路人，又假使他完全不給我一個丈夫，那麼，我聽了你的教訓，說不定更加容易遵你所指的永生之路而走呢。我一想起我現今所受的縛束，知道我自己是何等樣人，我就要把自己當作寡婦一般來看待，不嫁還好，因爲他一天活在世上，我就不能再找別個丈夫。況且他的妬

忌心很重，簡直出乎常理，令我無時不在苦惱之中。故此我未認罪之前，求你對此事給我一點指教。因為我要是找不出補救的辦法，縱然懺悔，或者做別的善功德，也都是不中用的。」

這一番說話，大大的撩起院長的邪念，登時慾炎如焚，心想自己已經望了許久，今天氣運到了，方便之門大開，不入手更待何時，於是答道，「女兒，我很相信像你這樣正當妙齡的美人，嫁着一個蠢如豕鹿的丈夫，況且又是生性奇妬的男子，一定是很苦的了。我想你們彼此間一定是很難堪的。但打開窗子說亮話，我覺得實在沒有補救的辦法，除非想法子去醫治他的妬忌心。我很會施行這樣的補救法，但你得嚴守秘密。」

「聖父啊，」婦人說，「你放心罷，我寧死也不違背你的告誡的。但怎樣才能醫治他的妬性呢？」

院長答道，「若要醫治他，非先叫他入煉獄不可。」

「什麼，」婦人說，「活活的進去嗎？」

「他先要死了，」院長答道，「才得進入；等他在那裏受了苦，醫好了他的妬性，我們才念幾篇祈禱詞，超渡他復生，他就會活過來了。」

「那麼，」婦人說，「我仍舊是一個寡婦了？」

「祇是一時的，」他說，「但你要極端小心別嫁到別的地方去，若然，那就糟透了，因為將來你仍舊要歸費倫多，等他復活過來，會得比前更加妬忌呢。」

「好罷，」她說，「只要有辦法。我不必終生做囚犯，那麼，你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罷，我是無一不同意的。」

「可是，」他繼續說，「我替你做了這件事，你有什麼酬勞我呢？」

「聖父啊，」她回道，「但凡我做得到的我都肯給你；但像我這樣寒微的人，有什麼貴重的禮物可以貢獻給你這般的人物呢？」

他答道，「夫人，祇要你盡力為我，如同我盡力為你一般就好了。我已經準備妥為你謀安寧快慰，願你也留心一件關乎我的生命和幸福的事情。」

「果真如此，」她說，「我隨時都可以照辦的。」

「那麼，你就要把你的愛情賞給我，我已經爲卿憔悴極了。」

她不自覺嚇了一跳，說，「啊呀！我的聖父，你說的什麼話？我時時都把你當作聖者。難道聖人也向前來求教的婦人要求這宗事嗎？」

院長答道，「我最親愛的心肝肉兒，不要讓這些小事驚嚇你罷；我的聖潔並不因此而減損分毫，因爲聖潔只在於靈魂裏，而我所求於你的，只不過是肉體的罪惡罷了。這些都不必理牠，只是你的美貌的魔力，實在令我情不自禁。我告訴你，你要看重自己才是，因爲連立心沉思冥想天堂的美麗的聖者，也拜倒在你的裙下，甘心做你的俘虜啊。還有一層，我雖是一個修道院長，畢竟也是一個人。況且年紀也不算老；你對於這件事，也不必左思右想了，應該願意才是，因爲他在煉獄的期內，我頂替了他的地位，也不致招人疑惑，因爲人人都存着你剛才對我說過的意見。所以請你不要拒絕罷，日後的快活多着呢。況且，我有奇珍異寶，打定送給你的。最親愛的愛人，我高興你做的事，請你答應了罷。」

婦人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地上，一顆芳心，七上八下的不曉得怎樣拒絕他才好，答應了罷，又似乎不好意思。院長見了這個情形，知道她已經動心，不過婦人家害羞，不肯即時答應罷了。他以爲已有五分把握，便繼續用先前一類的話去勸誘她，好叫她相信這是一件好事。婦人卒之被他說服了，羞答答的表示允諾，但要等到把丈夫打發進了煉獄，方能成其美事。院長得到婦人答應，心裏非常快活，答道：「我即刻就進行，但你要設法叫他明天就到這裏來，不要虛延時日，和我一起住。」說着，拿一只精美的約指穿在她的纖指上，打發她走了。

婦人得了珍貴的禮物，快活得什麼似的，心想後來一定還有很多更貴重的東西。她載着滿溢的愉快，回去見到她的女友，逢人便說院長的聖潔，如何偉大出衆。衆人跟她返到她家裏。

過了幾天，費倫多果然被打發到修道院。修道院長老早便預備好一種藥品，（這是一位東方的偉大人物送給他的贈品，專留爲作令人陷於昏迷狀態之用的）這種藥品

給人喝了，要他昏睡多少天便多少天，但一點都沒有傷害着他；喝了下去，藥力一發作，人家便以爲他真個死了。他一見費倫多走來，便拿了昏睡三天的分量，用一瓶酒和勻，不讓他知道，教他喝了，喝了之後，和他走出來，加入幾個修道僧人的隊伍，照常一塊兒談笑取樂。不多時，藥力發作，費倫多正說着笑，忽然困倦欲睡，站在地上，只是前仰後合，立脚不牢，終了砰然一聲，倒身在地，昏昏沉沉的活像死人一般的睡着了。

院長見費倫多倒身在地，故意裝作手忙腳亂的樣子，趕快叫人解開他的衣領，拿冷水灑他的面部，好像救治因肚子劇痛，或如此之類的毛病，以致猝然暈倒的病人的樣子。但施救半天，都不見效，摸了摸他的脈，一些生命的表徵都沒有了，於是大家都斷定他確實死了。衆僧人連忙打發人去通知他的妻子和親屬。衆親眷聞耗，即時齊集，放聲大哭。哭了半天，才遵照院長的指點，給他穿好衣裳，埋葬在寺院的窖中。婦人則回自己本家，聲言決意撫育死者遺下的小兒，寸步不離；並繼續在那裏，負責管理孤兒，及他所遺下的財產。

到了晚上，院長帶同一個剛從波倫亞來探望他的心腹僧人，把費倫多的遺體，靜悄

悄的搬離地窖，遷入監禁犯罪僧人的地道。又把他原有的衣裳，通通除掉了，改穿僧人的服式，留下一束禾草在他身旁。安排既妥，院長便撇下那僧人在地道裏，把他要幹的事，都告訴了他，又吩咐他留在那裏，不要讓別人知道，等費倫多恢復知覺。

第二天，院長帶領幾個僧人，前往弔唁死者的未亡人，見她穿着一身重孝，爲狀甚爲悲戚。弔慰了一會，他便輕輕的叫她記起她的應許。她見得現在丈夫已死，無人拘管，又發見院長手上還有一只很貴重的戒指，便點了點頭，約定叫他明天晚上到來相會。

約時已屆，院長穿上費倫多的衣裳，帶着心腹的僧人，走到婦人家中實踐黃昏的密約。兩人千般恩愛，萬種風流的一直纏綿到天明，方才分手。如是者久之，隣人見他時常來往，大家都以爲是費倫多來回走動，正做着悔罪禮，於是無數神怪的傳說，登時徧傳於腦筋簡單的鄉民之間。這些流言吹到婦人耳朵裏，心裏明白，只忍不住暗暗發笑。

卻說看守費倫多的僧人，靜候了幾天，一見他微微有點知覺，馬上走進來，發出一種最得人怕的喊聲；他手中拿着一條棍，狠命的亂打。費倫多莫名其妙，大聲呼救，只曉得問

「我在什麼地方啊？」僧人答道，「你在煉獄呢。」「什麼？」費倫多說，「我死了嗎？」的確，」僧人答道。費倫多一聽到自己已死，不覺放聲哀慟，爲自己爲妻兒痛哭，且說出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僧人拿飲食給他，費倫多見了，很詫異說，「什麼？死人也要飲食嗎？」僧人答道，「是的，我現在拿來的東西，是你的妻子今早送到禮拜堂，說是給你的靈魂做彌撒祭的。」上帝祝福她啊，」費倫多叫道，「我們時常都很快活地一起生活呢。」覺得自己餓了，便伸手拿面前的東西來飲食。但酒味卻很劣。便說，「吓！她爲什麼不把最近牆壁的酒送給祭司喝呢？」他一喫飽了，僧人重又舉棍來打；費倫多又立即咆哮道，「這是什麼緣故？」僧人答道，「因爲，你的妻子是最好的女人，而你還妬忌她。」啊呀！」他說，「你說得對了，她的確是最可愛的；但是我不知道妬忌也算是罪惡啊。」哦！」僧人說，「當你在別個世界的時候，你應該留心那件事才是；假使你有機會回到那裏，就要緊記我現在所說的話，再不要妬忌了。」然則人死了還能回到陽間嗎？」費倫多說，「能的，」僧人說，「若果上帝高打興發他回去。」啊！」他說，「假使我能夠回到陽間，我就要做一個舉世

無雙的好丈夫。我以後決不毆打她，也不疾言厲色的辱罵她，除了爲她現在拿劣酒給我喝，且不給我燈燭，讓我在黑暗中飲食。」她送了很多洋燭來了。」僧侶回道：「不過在彌撒祭通通都燒完罷了。」很好。」費倫多說：「你說的很對，我回到陽間，就一定照她高興的去做了。但是求你告訴我，你是誰呢？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呢？」僧侶答道：「我現在是死人了；但我是沙丁尼亞人，因爲在生時妒忌過我的主人，所以死後就受罰來做這個職役。」

「但是，」費倫多說：「難道這種除了我們兩個，就沒有第三個人嗎？」有的。」他答道：「有無千數人呢；但你不能見他們的面，也不能聽他們的話，只能看見我們罷了。」那麼，」費倫多說：「我們離自己的家鄉有多少遠呢？」幾千萬里呢。」他答：「果真是這樣，」費倫多說：「我們一定是與世隔絕了。」

就是這樣，費倫多被囚在那裏十個多月，而院長則繼續和婦人暗往明來。後來婦人懷了孕，他們覺得應該從煉獄放費倫多出來。所以，到第二天晚上，院長便走進地道，假裝別樣聲音，招呼費倫多道：「費倫多，振起勇氣罷：現在有命令來吩咐放你回到陽間，你回

到那裏，你的妻將生下一個兒子，可名之爲賜福；因爲聖潔的院長，和你的賢德的妻子不絕的爲你祈禱，而聖邊尼狄克特也爲你說項，所以就賜你這個恩典，你好生回去罷。」費倫多聞言，滿心快樂說，「感謝聖邊尼狄克特，感謝我的賢妻，也感謝院長；我必永遠愛戴敬禮他們。」

於是院長再拿有四小時昏睡的藥力的迷蒙藥，混入送來的酒裏，再把他的衣裳給他穿着，擡返原日安葬他的地窖。天才破曉，他便清醒過來。地窖的裂罅，透進一點黯淡的微光。他不見天日已經有十個月頭了，一旦重見光明，以爲真個由死復生，便大聲呼叫道：「開了地窖，讓我出來啊。」同時舉起頭上的蓋板，倒不甚重，於是飄身走了出來。修道院的僧侶，剛做完早課，聞聲奔集，認得是費倫多的聲音，又見他從地窖走出來，都大喫一驚，連忙走報院長。院長裝作剛完祈禱的樣子，從容說道：「我的兒，不要怕，快拿十字架和聖水隨我來，看看是什麼異蹟罷。」

費倫多被禁錮了十個月頭，不見天日，面色蒼白，可想而知。一見了院長到來，連忙倒

身下跪在他的脚下，說：「最聖潔的聖父啊，你和我的妻子的禱告，以及聖邊尼狄克特的居間說項，已經拯救我脫出煉獄，使我由死得生，我一生都感激不盡啊。」院長說：「你既然得到這種矜恤，快回去安慰你的妻子罷，打從你離開這個世界，她無時不在萬分憂慮中呢。」同時，又裝作鄭重其事的樣子，吩咐衆僧誠心同唱 *Miserere*。（註）

費倫多不敢怠慢，連忙趕回家去。見者都趕快奔避不遑，如同看見怪異的樣子，大家都斷定他確乎由死復生了。婦人見了，也非常驚愕。過了半晌，他對人說他的確死過復生，衆人便都來詢問親友的靈魂怎麼樣，他便把煉獄的情形，編造成一個世間最美妙的故事末了，又把他復活之前見到的事情說給衆人聽。自此以後，他很安樂地和妻子同居；後來果然生下一個孩子，大家都叫他做賜福·費倫多。

費倫多的復活，以及他所說的話，都得到衆人的信服，因此院長非常聖潔的名聲，益增人敬服。費倫多的妒性也醫好了；他的妻子，一有方便，便和院長尋快活去。

故事第九

現在只差皇后未說，（蓋帶奧紐斯保留他的特權也；）於是不待衆人的請求，便說道：

我們聽了羅力塔的故事，誰敢說不快活呢？她先說，對於我們這一羣人都是很好的；因為很少有像她說得這樣好的。我相信我沒有什麼可說了，但我仍按照今天的總題，給你們講一個故事。

從前法國有個紳士，名叫伊蘇亞德伯爵，因為體弱多病，在家中養着一位醫士，名叫吉刺德大夫。伯爵單生一個兒子，名叫柏爾脫蘭，是一個漂亮的青年，從小就和一班年紀不相上下的孩子，一起長大。醫士的女兒名叫吉列他，是這班小朋友中之一，對於他非常敬重，非常愛慕，簡直不是小小年紀的小兒女所能有的。少年因父親去世，由國王提攜撫

育，不得不離鄉別井，被帶到巴黎，這一走，令吉列他非常擔心。過了不久，連她的父親也死了。她很想喬裝打扮，走去巴黎見一見她的愛人。但因為她是一個繼承人，步步都有人照管着，竟不能如願。

光陰荏苒，吉列他已經長大成人，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紀了，雖然很多人走來求婚，但她念念不忘她最初的戀人。保護人對於她的婚事，都任由她自己處決，她便一一拒絕，卻不說出什麼理由。同時，她聽到遠路傳言她的戀人生成有超邁常人的品格，情慾愈發一天比一天熾烈。同時又聽到一個消息，說法國國王遇到一宗危險的病症，胸部膨漲起來，羣醫束手無策，非常煩惱；也不能找到一位精明的醫生，給他調治，雖然已經請過許多大夫來診視；他的病狀，不但沒有進步，反倒一天一天的加甚，連國王自己也決定不再求醫了。吉列他得聞這個消息，以為機會來了，因為她不但可以乘機假扮醫生，前往巴黎，而且縱然惹起人家的疑團，也有獲得柏爾脫蘭為夫的大希望。

主意已定，她便依父親調理屬於這種性質的病症的法子，配製藥品，趕速前往巴黎。

偷見了她的戀人一面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去晉謁國王，想他將他的病症告訴她。那國王很高興的答應她的請求。她深信自己確有療治國王的把握，便說，「主上，要是你恩准，我希望在八天之內，要你恢復健康，沒有痛楚，也沒有一點麻煩。」國王只當是一種笑話，尋思道，「所有世界的名醫，都束手無策，區區一個女子，能幹什麼？」對於她的好意，表示謝忱，但告訴她早已決意不再受醫藥調理了。女郎答道，「主上，你見我年紀很輕，並且是一個女子，便小看我的技能嗎？我要告訴你，我不單依靠我自己的知識來冒充內行，我還倚賴上帝的幫助，和有名於時的吉刺德大夫，即我父親的診斷呢。」國王聽說，又尋思道，「或者是上帝打發來救治我的，也說不定：她既然說過要在短時期內醫好我，一點都不麻煩，何不試她一試呢？」便對她說，「假如你弄錯，那時你甘願拿什麼來賠償我的食言呢？」她答道，「若果主上高興，儘可派人監視着我；若果八天之內不痊愈，你可以活活的把我燒死。但假使我成功，你得痊愈，那麼，主上又有什麼酬報賞給我呢？」國王答道，「你是一個女郎，若果醫好我，我便給你揀一個最有體面的男子，和你結婚。」主上啊，她說，

「我拜受你所賜的良人，但除了皇室貴胄之外，讓我自己指名揀選好了。」國王即時答應了她的請求。

雙方立約已定，女郎便不復稽延，馬上施醫用藥，果然不出期限，國王便完全復元了。國王便說，「可人，你贏得一個如意郎了。」那麼，主上，她回道，「我自幼就愛上魯西倫伯爵，我現在贏得他了。」國王見得她的要求未免太奢了，但應許在先，不便反悔。於是吩咐召柏爾脫蘭進來，對他說，「柏爾脫蘭，你現在年紀已經長大，可以管領你的領業了。因此，我要打發你回去，並且推薦一個女子給你，你可以回去同她結婚。」那女郎是誰呢，主上？」柏爾脫蘭說，「就是她，」國王說，「那用藥醫好我的女郎便是。」柏爾脫蘭很熟識她，而且也頗鍾情，只是她的地位太卑微，斷配不起，於是微露輕藐的意思說，「主上莫非要給一個女醫士做我的妻室嗎？我自己揀選一定好得多呢。」然則，國王說，「難道你想令我失信於人嗎？她以醫好我做條件，要求得你為夫，我已經應許過她的了。」主上，他說，「你可以有權褫奪我所有，也有權增加我所有；但我實實在在的和你說，無論如何

決不同意這件婚事。」我高興這麼辦，」國王繼續說，「她是一個莊重美貌的女郎，你娶了她，一定比娶別個更高貴的女子較為幸福的。」

柏爾脫蘭不敢做聲；國王遂下令舉行盛大的宴會，慶祝這一對佳偶。到時，柏爾脫蘭雖然很不願意，也不得不在國王之前，和她成了婚。

婚禮告終，柏爾脫蘭詭詞要返回自己本鄉，舉行婚筵，辭別國王，實則跑到別處去了。走到多斯加納，聽聞佛羅稜薩和西尼西開戰，便很高興的加入軍中。得到了命令之後，就在軍中繼續服務。

新娘對於柏爾脫蘭的行動，很不高興，沒奈何只得單身回到魯西倫去，希望藉儉約方法，管理丈夫的產業，博得他的寵愛。一到魯西倫，便大受衆人的歡迎，承認她是他們的夫人和主婦。那裏的情形，因她的丈夫久未成年，沒有主子，所以各事都很紊亂。她用盡心思才力，克勤克儉，才把各事整理得井井有條，所有臣僕，都十分欽敬佩服，反怪責伯爵不應撇下賢淑的妻室，不做理會。

整理既妥，她便打發兩個武士，去問他是不是因為她的緣故，遠離鄉井。又告訴他，他願意她去什麼地方，無不樂從，但伯爵很粗魯的答道，她高興怎麼便怎麼；「因為，」他說，「除非她指上穿上這只約指，並且懷中抱着我所生的兒子，我才回去見她。」他平生很重視這只約指，無時無刻不穿在自己的指上，因為他相信約指裏面，含有一種祕密的力量。兩個武士覺得這兩條條件，分明是故意為難，又見得他心硬如鐵，無法轉移，只得快快而回，回報主婦。

女郎得到回報，甚為煩惱，終日心中盤算，看有什麼法子，履行這兩個條件，駕御她的丈夫。想了許久，便召集全屬的人民，用最溫柔最可愛的態度，把自己因愛慕伯爵所做的好事情，及所得的結果，一一詳細宣述。又告訴眾人她並不想永遠住在他們中間，而令伯爵長久背鄉離井。現在她決意為自己的靈魂計，拚此殘生，終身出外朝聖，惟望百姓好好的治理自己。又說已經打發人去告訴伯爵，說她已經交還產業，離開故里，永不歸來。說着，人人都掌不住珠淚交流，環請她改變她的主見。但女郎執意不從。宣佈已完，她便起程，只領

着一個女僕，和一個親人，前往各處進香朝聖，身上帶着很豐厚的金銀珠寶。她們的行踪，也絕不讓人知道。

主僕三人，曉行夜宿，不經不覺走到佛羅稜薩，適值那裏有一所客店，是一個寡婦開的，她們便進去投宿，設法打探伯爵的消息。事有湊巧，她們到了佛羅稜薩的第二天，少年伯爵騎着馬，領兵從客店走過。吉列他雖然很認識他，仍然請問女主人他是什麼人？「他是一位紳士，一個異鄉之客。」女主人答道，「可算是，生性最好的漢子，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個及得他的了。本城的人都很愛敬他。他倒愛上了附近的一個資產無多的貴族婦女。這女人的品性還好，只因爲處境貧困，和母親同居，所以尙未嫁人呢。」

伯爵夫人聽了女店主一番言語，便思量計策。再打探清楚那女子叫做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這一天，她便逕直走到那女子的家中，照例寒暄了之後，便告訴老婦，要和她說句話兒。老婦站起來，兩個人走進一間房子。大家坐定，伯爵夫人便開言說道：「夫人，你的氣運似乎和我相差無幾吧。但說不定你有能施恩於我們倆呢。」老婦說，若果不傷忠

厚，倒很願意。伯爵夫人便再說道：「我把我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掌握中了；要是你欺騙我，就一定破壞我們兩人的目的。」——「說罷，」老婦道：「我絕不會欺騙你的。」於是她便把一切事情，由始至終，都告訴她。其中有一部分，老婦早就聽人家說過了。夫人再說道：「你現在知道了我要做的兩件事情，以期博得我丈夫的歡心了。要是道路的傳言，真實無訛，我知道他正在瘋了似的戀愛着你的女兒呢。」——「夫人，」老婦說：「看來伯爵倒有點像戀愛我女兒的樣子；但真與不真，我倒不能說。可是這和你的事件有什麼相干呢？」——

「我就來告訴你，」她說：「但請你先聽我說我想怎麼辦。我知道你有一個女兒，已到結婚的年紀了，你因為缺乏資產，不得已養在家裏。我的計劃是這樣：我要為你籌一注足夠你以為能夠很體面的打發你的女兒出閣的金錢。」老婦當然悅納這個獻議，但仍然保持貴族婦人的身分說：「請告訴我你想怎麼辦，若果公正無僞，我倒十分願意照你所說的去。至於報酬一層，聽你主意就是了。」伯爵夫人便說道：「請你找一個靠得住的人，去通知伯爵，說你的女兒不久就要設法試探他是否真心戀愛她。除非他把他平日最重視

不離左右的指環交給她，便無以表示他的真愛。得到了之後，你要把指環交給我，並且告訴他你的女兒已經準備好侍奉他的巾櫛，只要他高興，隨時都可以暗中來往。他來時，你要讓我睡在你女兒的牀上。假使我有小孩呢？那麼，我手有的是他的指環，懷中有的，是他的兒子，他所要求的兩條條件，便都履行了，那時候，我或者說可以同我的丈夫過活，而你也就成了這件事的快樂的工具了。」老婦起先還有點狐疑，恐怕於女兒的名聲有礙；但回心一想，覺得應該幫助一位賢德的貴婦，得回她的丈夫，便答應了。

過了幾天，果然設法取得寶貴的指環，雖然伯爵老大的不願意。後來又令伯爵夫人冒充自己的女兒，與伯爵同睡。果然她得了兩個孩子，她覺得事情已經大白，便對那老婦說：「夫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只差滿足你的需要，免你終年困苦而已。」她答道：「要是你滿意，倒是好的；不過我並不是希求酬報，只覺得這是一件好事，理所當爲罷了。」——「夫人」伯爵夫人繼續說，「我十分快活啊。我決意給你一個報酬，以報你的大德。」於是她便依照她的需要，欲望，很恭敬的送了一百鎊銀子給她的女兒；對於老婦，知道她

值得重重的報酬，又聽到她要求無多，便送了五百鎊銀子，和價值更多的珠寶。老婦不勝感謝，又爲免除伯爵再來她家起見，帶同她的女兒，搬到鄉間朋友的家中去了。

過了些時，伯爾脫蘭得聞他的夫人已經離了他的領土，便殉子民臣僕的請求，返回故里。吉列他仍然住在佛羅稜薩到懷孕足月，居然產下一對男孩，很像父親的相貌。她小心撫育兩個孩子，到了適當的時候，也不讓人知道，靜悄悄的搬往曼皮列，休養些時，然後再探聽丈夫的下落。後來探得他已經回到魯西倫，要在「萬聖節」大排筵席，慶祝佳節。於是仍然穿着離家時所穿的朝聖的服裝，起程回去。抵步時，適值衆賓齊集，紛紛就席，她便排衆而入，懷中抱着兩個孩兒。到了伯爵的跟前，忙倒身下跪，淚流滿面說，「我的主啊，我是你的不幸的妻子，出外朝聖多年，以期你返回故里。我在上帝的面前哀求你，從前你叫我派去見你的武士回報的兩條條件，都遵行了。看罷，我懷中不單有你的一個兒郎，倒有兩個呢；再看你的指環罷。」伯爵見了指環，又見兩個孩子都很像他，不覺又羞又喜，便說道，「這是怎麼弄來的？」吉列他便在衆賓客之前，把往事從頭細說。伯爵一則見她所

說的話，一點都不虛假，二則覺得她的恆心和做事得體，三則眼見着兩個可愛的孩子，四則有約在先，不便反汗，更兼座中人人都勸他承認他爲妻，被迫不過，便把平日的憎惡，拋入爪哇國裏，忙扶她起來，慇懃致敬，當衆明白宣佈承認她爲合法的伯爵夫人，又承認兩個孩兒是他的孩子。又吩咐下人拿相當的衣裳來給他們穿着。登時全堂喜氣揚溢。一連數天，宴飲作樂不輟。自此以後，他對於她便處處表示相當的敬重，終生很快活的共同過活。

故事第十

帶奧紐斯傾耳靜聽皇后剛才所說的故事。及至她說完，只差他未說，於是不待衆人的吩咐，便微笑說道——

最尊貴的女郎，也許你們沒聽過惡魔掙脫出來，後來又再被送進地獄罷。現在我要稍稍離開今日大家所走的途徑，把魔鬼再進地獄說給你們聽。這種知識說不定能夠拯救你們的靈魂呢。雖然愛情較喜在巍峨的宮闈和華麗的府第發生，多於在荒涼寂寞的茅屋，但也不能否認愛情也有時能夠發生於森林陰翳的隱者之居，以及最荒僻崎嶇的山野之地，乃至沙漠的陰慘巖穴之間。要理解這一層，我們要相信萬物都受愛情能力的支配。爲證實上述的話，請聽下述的故事。

在巴巴利的喀普沙城，從前有一個富翁，膝下有幾個兒女，其中有個女兒，名叫阿麗

比治，生得青春年少，美貌溫馴。她原本不是基督教徒，但聽聞城裏的基督教徒滿口稱讚基督教的信仰，和崇事上帝，不覺心事嚮往，走去請問一個基督徒人當如何，及怎樣方能費最少的煩擾，服事上帝。人家告訴她最好捨棄斯世的繁華，像修道士一般，隱遁於提貝斯沙漠間的荒僻之區，女郎的頭腦很簡單，而且年紀不過十四歲，也不是存了什麼合理的志願，只受少年人一時的衝動，便靜悄悄的在第二天早上不讓人家知道，獨自向提貝斯沙漠進發。她的決心一路都很堅定，走了許久，勞苦不顧。這一天走到一個四無人烟的荒僻之區，覺得十分疲乏。四圍張望，見有一個小小的草廬，便逕直進去。小屋內有個聖者，一見她以荏弱的嬌軀，單身走到這人跡罕至之地，覺得有點詫異，便詢問她的來意。她答道：是受了上帝的感動，立心獻身事神，要找一個人教導她如何服事上帝。聖者見她又年青，又美貌，若果收留她，恐怕會受魔鬼的誘惑，於是用好言稱讚她一番，又拿出一些菜根樹葉，野菓漿子之類給她喫，拿水給她喝，對她說道：「我的兒，雖這裏不遠，有一位聖人，很懂得服事上帝之法，他比我還偉大，你去求教他罷。」說罷把路徑告訴了她。

女郎辭別聖者，重新上道，走了許久，卒之走到一位隱士名叫魯斯狄略的隱所。這位隱士十分虔敬，人也很不錯。她再把她的來意從頭述說一番。隱士正想試一試自己的道心是否堅定，便收留了她。到了晚上，拿棕樹枝鋪在屋角，叫她權當臥牀來歇息。不多時，肉欲的誘惑便漸漸在隱士的胸中發生，隱士極力抑制，也抵抗不了。他覺得受騙已久，所以沒有受過甚麼大攻擊，便被肉欲征服了，把聖潔的思想，以及祈禱，戒律等等都丟在腦後，開始去領略女香客的花容月貌。一念之失，走入了魔道。漸漸想到用什麼手段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同時又不招她的輕視。經過一番問答，知道她確是頭腦簡單的女子，情竇未開，從來沒有男子的知識，於是他決意借服事上帝為名，滿足他的欲望。因此上就對她說明魔鬼是上帝最大的仇敵，上帝最喜歡的服務，便是重新把魔鬼送進上帝禁錮他的地獄。女郎再問怎樣送法。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剝得精光，赤條條地站着。叫那女孩子也照他的樣把渾身衣服通通除掉了。他便跪了下來，像是要祈禱的樣子；同時也叫她跪在他的對面。

這樣，彼此面對面的跪着。修道士看見一個美麗的裸體，活現在他的眼前，許久被壓制的帖帖服服的慾念，熾烈地燃燒起來，突然感覺到肉的興奮。女孩子看見他的裸身，也覺得很奇怪。她問道：「聖父，你身上的那個是什麼東西？爲甚麼我身上沒有？」他答道：「女兒呀，這就是我剛才說過的魔鬼啊。你看牠把我害得多麼難受！」那少女吐了一口氣說道：「謝上帝，我比你快活得多了！因爲我是沒有這促狹的魔鬼來纏繞我呀。」修道士說：「我身上帶着一個魔鬼，你身上卻長着一個地獄。我實實在在的對你說罷，上帝差遣你到我這裏來，正是特意想令我的靈魂得到安寧的。看罷，這魔鬼正在把我作弄的十分難受，要是你願意的話，讓我把這魔鬼送進你的地獄裏，你便給我的靈魂以極大的安舒，同時你也令神非常喜悅，因爲你替他做了一件大事。而且你這樣做，你長途跋涉的到來這裏的願望，也就實現了。」少女的信心很誠懇，聽了修道士的話，一點都不遲疑，便說：「很好，我的聖父，既然我是爲服務上帝而來的，假使你以爲把魔鬼送進地獄是一宗大功德，那麼，你高興怎樣便怎樣做罷。」修道士幾乎樂極忘形的叫了出來了：「我的女兒，

願上帝祝福你來啊！」於是魔鬼便進了地獄。

久而久之，這種服務漸漸使她覺得有趣味了，她便笑着對修道士說：「我想城裏的人說得真對，他們說替上帝服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那些只顧幹別樣事情，而不肯替上帝服務的人，真是再蠢沒有了。」自此之後，她便不歇的向修道士說：「我的聖父，我來這裏，爲的是服務上帝，並不是希圖偷懶呀。我們怎好坐着不服務呢？」修道士覺得沒有推辭的理由，只好勉強振起精神陪着她去服務。後來，他委實支持不住了，服務的熱心，就一天一天的消滅下來，那少女因爲他沒有給她以充分的機會去服役神的原故，便不覺時有怨言了。

過了許久，喀普沙城慘遭一場大火災，阿麗比治的父親，以及她的兄弟姊妹，都在家中被葬在火坑裏。這麼一來，阿麗比治便成了遺下的財產的唯一繼承人。卻說城中有一個青年男子，名叫尼赫巴爾，終日游蕩，把全副家財都花完了。他知道阿麗比治仍然活着，即時四出訪查她的蹤跡，希圖在她父親的遺產未被浪費乾淨之前，找她回來。後來卒之

找到了她，勸她回去繼承父業。阿麗比治很不願意，但被逼不過，卒之被少年挾持歸去；魯斯狄喀呢，阿彌陀佛，倒得了救星了。

尼赫巴爾挾着阿麗比治歸來，便娶了她爲妻。有一天，她還沒有和丈夫睡過呢，她和城市一班婦人談天，她們便問及她在荒漠間怎樣服事上帝。她說她服事上帝之法，是把魔鬼送進地獄；而尼赫巴爾勉強領她回來，令到她不能繼續做這種服役，實在是一宗罪過。婦人們再問她怎樣送魔鬼進地獄，她便口講指劃，說給她們聽。衆人聽了，一齊哄堂捧腹，笑不可仰，向她說，好孩子，別挂心罷，這裏的人個個都很懂得做這件事的。而且尼赫巴爾也一樣的會得和你一同服事上帝呢。

此事不久便傳遍全城，不多時便成了一句成語說，「對於上帝最可嘉的服役，便是把魔鬼重新送進地獄。」這句成語渡過洋海，傳到我們中間，至今仍然流傳着呢。

青年的女郎啊，你們要得到神的恩寵，就可以學習送魔鬼進地獄，因爲這是最爲上帝所悅的；而是從事於這種服役的兩方，還可以獲得很大的快樂；後來從此更結出很多

好處，以至於世世代代呢。

帶奧紐斯說完了他的故事，皇后知道她的職任已經告終，便除下自己頭上的榮冕，加於菲羅特刺塔的頭上，說：「我們試看豺狼治理綿羊好呢，還是綿羊治理豺狼好呢？」他微微含笑答道：「你無權稱我們爲豺狼，也無權稱你們自己爲綿羊啊。但皇后既然有命，我也就不便推辭了。」於是他吩咐管事人去辦理應辦的事，回頭再對衆女郎說：「自從我有了判斷力之後，不幸就戀愛上了你們之中的一個了；更不幸者，我雖然謙遜柔順，但用盡了我的力量，也不能獲得我所願望的愉快。我屢屢戀愛，到後來卒之被戀人拋棄。但癡心不死，仍繼續去求愛，可惜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我想我怕至死方休呢。因此之故，我很想這幾天的題目，都符我自己的遭際，即是關於那些熱情戀愛，而得不到好結局的人的故事。」說罷，便下令大家散開。花園的景色很好，所以個個都到園中散步。尤其是夕陽西下的時候，大家都到園裏，或追逐羔羊，或追逐小兔，或捕捉旁的小生物。帶奧紐斯和夫蘭麥塔同聲歌唱古拉爾模曲和淑女曲。菲羅媚娜和旁非拉斯下棋。大家各盡其樂，

直到晚餐的時候。晚餐在水泉之旁擺設，大家非常快活的進食。席布一撤，菲羅特刺塔正跟住皇后的後面，尙未走出一條小徑，便吩咐羅力塔唱歌跳舞。她答道，「隨皇上高興罷，我不會唱別個民族的詩歌，我自己的恐怕又不中聽。但若果你准我就唱此刻想得到的，那麼，我也很願意唱的。」新王答道，「你所唱的無一不好，隨便你唱什麼罷。」於是她便失望的提出鶯聲，開始歌唱。歌曰：

和歌： 誰像我這徒然地戀愛和嘆息的人，

有這麼多的悲端愁緒？

那一言可以移天地易星辰那一位

把我創造得像你所見這般活潑而美麗；

我本來是可以做一個被人敬重的人的模型的，

而我是被丟棄了。

誰像……………

我從前曾在一個深情的戀慕者那裏，

證明我的愛情的柔媚的力量也還不錯；

但我們同心合意過活的時光過得真快呀，

他現在已不可再見了。

誰像……………

跟着便來了一個狂暴的人向我求愛，

但不久他便因妒忌而把我遺在愁苦之中了，

於是我知道像我這樣為尋常的人所讚許的嬌媚，

是仍不能滿足情人的願望的。

誰像………

當我把從前打扮得我很自然的喪服除下而做新婦那一天，
是永遠可咒詛的一天呀。

如果我能在這不幸的轉變以前死去時

我便是三倍快樂的女郎了。

誰像………

而你，我所最愛的，

現在在天上和諸聖者同住，

享受善德和愛的果子的情人和朋友，

請你聽我的禱告罷！

請你在你的甜蜜的安息中，

想及我那可憐的愁苦的女郎；

而當我將來還清了自然最後的債之時，

我們便可以相會而永久結合了。

誰像我這徒然地戀愛和嘆息的人

有這麼多的悲端愁緒？

第
四
日



那太陽現在已經把所有星辰們逐出天空之外，同時又把地上的夜的烟霧驅散。菲羅特拉塔先起來，並吩咐人把所有人們都叫醒，他們步入園裏去，到早飯的時候，便在昨晚用晚膳的地方，用了早膳。飯後他們假寐片刻，當日中的時候，他們便又回到那噴泉旁邊。菲羅特拉塔命令菲亞麥塔先說她的故事，於是她使用溫柔悅耳的聲音說出下面那個故事。

故事第一

我們的王上會給我們一個最憂鬱的題目來做我們今日討論的總題。試想我們來這裏是尋求快樂的，但我們現在卻不能不複述別人的不幸，這種不幸當述說出來的時候，對於講者自己和對於聽者都不能不動傷感之情的。或者他想摻入一點不同的成分在日前所說過的愉快的故事之中也未可定。但無論他的理由是甚麼，我是無權改變他的主張的。因此，我將告訴你們一個很悲慘的故事，牠是很值得你們最深的矜憫的。

撒列諾的國王湯克勒德，如果他不是在他的晚年的時候在一個情人的血中玷污了他的兩手，他便是一個最仁慈和最慷慨的君主了。他一生之中只有過一個女兒，但如果沒有他這個女兒，他便更幸福了。世上沒有一個孩子比較她更爲父母所疼愛的，因此他不願意把她遺嫁。最後，她的年紀已經過了遺嫁的年齡，才把她嫁給一個加波亞的公

爵，但她不久便做了寡婦，又再回到她的父親的家裏來。她是一個很美麗及很聰明的女子，此後她便繼續住在她的父親的宮中。她的父親並沒有想到把她再嫁，同時她又似乎不好意思去問及這件事，她最後便決意去找尋一個秘密的情人。於是她看中了一個家世卑微，而人格高尚的，叫做基斯卡的男子。她熱烈地戀愛着他，多見他一回，便更加讚賞他的態度和舉止，他不久便感覺到她的愛情，而也願獻整個身心來愛她。他們這樣秘密地互相戀愛着，她很渴慕找機會和他相會，但又不敢將這件事情委托別人。遂定下了一個新計策使他知道她自己的意思。她寫了一封信，其中說明她要他明天替她去辦的事情，她把這封信入在一枝竹竿裏。一天，她把這枝竹竿給他，且欣然地說：「今天晚上你可以把牠做成兩枝火筒給你的僕人去吹火。」他收了牠，猜她這句話一定有些意思，把牠帶回家中，找着了這封信，當他把這封信從頭到尾讀過了，且知道他所應做的事情之後，他便成一個非常快樂的人，不久他便依照他所指示他的方法去和她幽會了。

在宮的一旁，小山之下有一個地窖，是在不記憶的時代造下了的。這裏除下一個小

穴通到山頂之外，沒有光線可以透入，因為這個地窖廢棄很久，這個小穴也為荊棘所遮蔽了。有一度祕密的階梯可以通過這個地窖，這度階梯在宮裏的一個房間裏，而這個房間又剛好在於她所住的部分，這度梯用一扇很堅固的門關閉着。這條通路廢棄很久，直至幾乎沒有人記起牠的了。但天下沒有一件事能逃過愛情的注意的，牠令那位女郎重新記起了這條通路，她為要將此事嚴守祕密，便獨自辛苦了好幾天把這度門弄開，走下地窖裏看，一看那通到山上的小穴的情形，看由山頂到窖底相連有若干高下，於是便將這些情形，詳細通知了他，基斯卡得知此事，便預備好了一度繩梯，用牛皮把自己的身體裹住，以避免荊棘的勾刺，將繩梯繫在附近的一株樹的樹枝上，便因了牠的幫助溜到窖底去，在那裏等候那位女郎。

到了第二天，那位女郎裝作要睡覺的樣子，把她的侍婢遣開，把自己鎖在她自己的房裏，開了那道通到地窖的門，走到地窖裏去，在那裏彼此相見，均得到很大的滿足，她指示他那條由此通到她的臥室的路，他們一塊兒在那裏過了大半天，約定了後會之期之

後，他便由山頂小穴出去了，而她也回到她的使女們那裏去。第二天晚上，他又照樣前來和她相會，他這樣地幹下去，經過了頗久的時候，直至命運女神似乎是嫉妒他們的幸福，以爲應當將他們的歡樂變成悲哀的時候才止。

湯克勒德有時是會到女兒的房裏來和她談天的，一天，他餐後又踱到這裏去。此時那女郎（她的名叫做基斯曼特）正在和她的使女們在花園裏遊耍，他見沒有人看見他，又雅不願當她娛樂的時候把她叫回來。此時窗門是關着，床幔垂到牀脚，便把身躺在一張放在房間的一角的椅子上，而把他的頭枕在床邊，把床幔拉到面前遮住了自己，好像特意躲起來似的，便偶然地睡着了。基斯曼特是和她的情人有約的，便把她的使女們遺下在花園裏，而自己走進房裏去，她並沒有想到會有人在她的房裏的，便把房門關好，走去見那在地窖裏等候她的基斯卡，而且把他帶到自己的房裏來。此時她的父親剛好睡醒了，親眼看見她們兩人所做的事情。這件事令他十分痛苦，他幾乎忍不住叫出來了，但轉念一想，便決意把此事盡力嚴守祕密，使她可以更妥當地做她所已經決意做的事。

情，同時又不至太失面子。那對情人照常時一樣，在這裏流連很久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看見湯克勒德，他等到他們兩人別去之後，不顧他自己年紀老耄，從窗口跳入花園裏，悄悄地，很悲傷地走回自己的房裏。

第二天晚上，基斯卡從地窖裏上來的時候，便被兩個人奉湯克勒德的命令把他捉住，而且被他們把他牽到湯克勒德的面前，他身上還穿着那件革衣，他一見他便眼中流淚，說道：「基斯卡，你加給我以這種污蔑和羞辱來報答我對於你的仁慈，而且昨天還讓我自己親眼看見呀。」他沒有其他答辯，祇是這樣說：「先生，愛的權力是大過你和我的權力呀。」湯克勒德便命令一個衛兵將他監禁好了。

第二天他便和平時一樣走到他的女兒的住所去。她是仍不知道這件事情已經敗露的。他把房門關好，讓他們可以二人獨自密談。他一面哭一面對他說：「女兒呀，我對於你的貞潔是有一種這樣堅強的意見，如果我不是自己親眼看見，我是永不能相信你是會這樣淫亂，甚至我不能相信你是會有這種淫的思想的。當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

的殘餘的暮年便成爲慘淡的時光。如果你決定要這樣做，你也看上天的面上，揀擇一個較適合於你的人來戀愛才是，而你卻愛上了這個基斯卡，他是我朝中一個出身最卑微的人。這件事令我如此憂苦，直至我不知怎樣做才好，他，昨晚我已經下令把他捉獲，而他的命運也已決定了。但對於你，我卻爲兩種完全不同的情緒所左右，一方面是父親對於子女所有的慈愛，一方面是對於你所犯的姦淫大罪的公義的懲罰。一方面極力爲你的利益辯護，一方面卻迫着我去做一種反乎我的本性的行爲。但現在在我未下決心之前，我很想聽一聽你有甚麼說話爲自己辯解。」說完了這些說話之後，他便垂低了他的頭，像一個孩子一樣哭起來。

她從父親那裏聽見這些說話，知道不但他們的私情已經被發見，而他的愛人也已經被捕入獄，許多人都以爲她一定非常愁苦，而且像一切婦人們當她們遇着悲慘的事情的時候的情形一樣，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但因爲她以爲基斯卡是已經被殺，而又已經在心中堅決地，立定主意決不獨生，便能完全勝過這些軟弱，顯出一副非常鎮靜的面

容，用異常安定的態度向她的父親說：「父親，現在我的心中，並沒有絲毫想我以前的行為，及想獲得你的任何恩典的願望。既然你的一方面的情緒完全於我無益，我便希望你的別一方面的情緒或者可以幫助我一點。我不願在你對於我的愛和慈憐取得任何利益，但第一爲表白我自己的心事起見，我將我們所做過的事情作一公開的招供，然後我便去做我的靈魂中的偉大質素所提示我去做的事情。不錯我是曾愛而且仍然愛基斯卡，當我生存的時候，——這是不會長久了，——我將繼續愛他，如果我死之後，像愛這樣的東西是仍然可以存在的，那就是甚至死也不能把我對於他的愛情分解。我覺得這並不是由於我自己的缺德，而是由於他的超人的品德，以及你太不注意把我再嫁的原故。對於我，他是全世界中最優秀的人，至於他的卑微的地位，這是你所最反對的，也不過更顯出命運之不公罷了，她是常把那些最沒有價值的人提在高尙的地位，反而忘記了那些有偉大的善德的人的。我們都同是由造物之手用同樣的材料造的；人以及人最大的分別就是在乎他的德性，這些最有良善的德性的就是最尊貴的，而其他一切東西都不

能算數，雖然這種批判的標準有時爲相反的風俗所遮蓋，但在善良的社會裏還應存在吧。如果你祇看你的朝臣們的品行和德性，你將發見他是你朝臣中惟一最高貴的人，而其餘不過一班懦夫罷了。論及他的善德和勇敢，我是倚賴你的意見的，誰會讚美一個人在各方面讚美得的當，像你會讚美他一樣呢？我的批判是和你的一樣的，如果我是被騙了，這也因爲我採納你的意見的原故。如果你說我是和一個卑劣下流的人相愛，我要否認的，但如果你說我是和一個貧賤的人相愛，那便是你自己的羞恥，因爲你竟不給這樣善德的人們相當的酬報。現在說及你那最後的疑慮，即是你怎樣處置我的問題。照你所喜歡的去吧，如果你已經立意去做一種殘忍的行爲，我將不說一句話來搖動你這種決心。但有一件事我要預先通知你，除非你把那已經加給，或預備加給基斯卡的行爲同樣加給我罷，否則我自己的手也會替你做的。把你的婦人之淚收起來吧，如果你已經決意用殘忍的手段，你便把我們兩個人的頭一齊斬下來罷，如果你覺得我們是應受這樣的刑罰。」那國王現在清楚認識她的靈魂的偉大了，但他仍不以爲她有照那

似乎是恐嚇的說話來實行的決心。他離開她，決意施恩不責罰她，而用把他殺死了的方
法來使她漸漸忘記她對於他的愛情，他命那兩個看守他的人，在夜間祕密地把他絞死
了，把他的心割出來交給他。他們按照他的命令去施行。第二天他叫人拿一隻杯來，把他
的心放在杯裏，遣一個可靠的僕人將牠送給他的女兒，且附以這樣的說話：「你的父親
送這件禮物來安慰你，這是你所最愛的。」她自和他的父親分手之後，她的決心並沒有
變改，她用水開溶了某種植物的毒液，預備她所恐懼的事情來到時，她便立刻得來應用。
那僕人如命將禮物送給她，而她的父親的說話傳給她知道之後，她面不改容地拿起了
那隻杯，看見杯裏裝着一個心臟，從那些說話裏知道這個心一定是基斯卡的了，她便定
眼向着那僕人說：「我的父親做得十分聰明，這樣的一個心確是需要一個金的墳墓的。」
她把牠舉到唇邊和牠接了一個吻，繼續說：「在我一生之中甚至在我生命的最後的時
候中，我是從未得過父親之愛像今天他所給這般豐富的，因此，請用我的名義向他作最
後的道謝，感謝他賜給我的這樣的禮物吧。」於是她便望着那緊握在她手中的金杯

說：「我所最愛的我的一切願望的目的和中心點呀！由於他的殘忍的行爲，我的肉眼可以看你了，雖然我的靈目許久已經看見你而且認識你。你已經行盡了你命運所派定給你的，而你已經達到我們所願望達到的目標了，你已經把那悲慘的世界遠遠地遺在後面，而由於你的仇敵那裏得到你的美德所獲得的金棺了。除了你在生前所最愛的她的眼淚之外，沒有甚麼東西使你的喪禮不完全了。而現在連這一點你也不欠缺了，因爲上天已經感動我那殘暴的父親的心，使他把你送到我這裏。你將會得到我的眼淚，雖然我已經決意不動心地死去，而不流一滴的眼淚。當我哭完了你之後，我便立刻把我的靈魂和你的連在一起，因爲往那未知的國土去旅行誰是我的最好及最可靠的同伴呢？我相信你的靈魂正在這裏徘徊，等着我的靈魂和你同去。」當她說完了這些說話之後，她的眼淚像泉水一般湧出來，她和那心接了整千回的吻。那些使女們並不知道這個是誰的，也不明白她的說話的意義，但因為惻隱之心所感動，也陪着她一同哭起來，追問她哀苦的原因，且用盡她們的力量來安慰她。她哀哭到覺得是夠了的時候，便擡起了她的頭，拭

乾了她的眼淚說：「你的心是最親切地被愛着，現在我對於你應盡的責任便祇有將我的靈魂和你的結伴了。」她便吩咐她們將她日前預備下的毒藥拿來，她把牠倒入裝着那她用淚洗過的整個的心的杯裏，她把牠一口飲乾了，沒有一點懼怕和猶豫。她把身體躺到床上，手中拿着那隻金杯，盡力把她自己的肢體安排端正，將她愛人的心壓緊在自己的心上，不發一言地在那裏等候着死。使女們看見如此情形，便立刻使人去通知湯克勒德，雖然她們不知她所飲的是甚麼。湯克勒德恐怕當真會有甚麼事情發生，便跑到她的房裏來，見時候已經太遲了，便悲傷地痛哭起來。她便對他說：「父親，把這些眼淚省回了預備在你遇着更不好的事情時流出吧。我是不需要牠的，誰會爲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痛哭的呢？祇有你罷了。但如果你平日對於我的愛情還有一點存在，我所向你最後的請求就是你雖然不許我們在生前快樂地相會，也請你許我們兩軀的屍體（無論你已經把他的放到那裏去）公開地埋葬在一起吧。」極端的痛哭令他不能回答。她覺得自己的末期已經到了，便把那心盡力壓在自己的胸前說：「接納我們吧，上帝呀，我要死了。」

於是便閉了她的眼，失去了所有知覺，脫離了她的悲慘的生命了。基斯卡和基斯曼特的私情得到這樣的結局。那國王十分悔恨他的殘忍的行爲，但已經太遲了。他用最隆重的禮儀把他們同葬在一個墳墓裏，全撒列諾的人民都爲之悲慟。

故事第二

菲亞麥塔所說的故事令聽衆們流了多回的淚，但現在牠是已經完結了，那位王上很嚴肅地說：我願意爲享受這兩個愛人們所得的快樂之一半而捨棄我的生命。你不必以此爲奇，因爲我每天都經受一千回的死，卻並沒有得回半點的快樂呀。但現在暫且放開我自己的命運不說，讓旁賓妮亞繼續說她的故事，如果她能繼續說出像菲爾麥塔所說的一樣的故事，我便希望可以對於我的不幸多得一點慰安吧。

旁賓妮亞知道她自己是要接續來講，同時她又顧及聽衆的好尚——她是清楚知道的一——多過王上的命令，而且志在排遣他們的愁悶多過滿足王上一人的憂鬱的性情，便決意說一個令他們發笑但同時卻又不離總題的故事。她說：這是一句普通的話頭，一個惡人而有良善的名譽，他便可以做許多壞事，而沒有人相信是他做的。這句說話供

給許多討論的材料。而且是一個很好的話柄令我提出有些宗教中的人物的偽善是何利害。他們弄長闊了他們的袍袖，用人工把他們的面龐變成蒼白；雖然當人們指譏他們所犯的罪過的時候，他們的說話是非常尖辣和粗暴的，但當他們想令人承認他們由接受的功德而得上天堂，正像人們因施與的功德而得上天堂的時候，他們卻用非常柔和和謙卑的說話來攫取人們的財貨。他們並不以為他們之得到天堂是要由於他們自己的追求，卻好像天堂是他們所有，而他們是天堂之主，他們將按照每人遺贈給他們的金錢之多少，而死後分給他們以較好的，或較壞的地方。他們如果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是真，則他們第一便欺騙了自己，其次便欺騙了那些相信他們的人。如果我可以有自由將一切我所知的關於他們的事情說出，我便立刻向着許多頭腦簡單的人們，將那些常隱蓋在神聖的道袍之下的罪惡揭布出來了。我現在雖然沒有這樣的自由，但我仍希望降在某修道士（委尼斯許多世家都知道他的事情）的事情，仍繼續降在每一個偽善者的身上。當你們為基斯曼特之死而愁苦的時候，將這件事說出來，或者也可以替你們

排解一下也未可定。

在伊摩拉有一個很壞的人，他的名字是叫做柏圖，他的惡行令他得到一種壞的性
格，甚至當他說真話的時候，也沒有人肯相信他。最後，用盡他的狡計和奸詐，也不能再在
伊摩拉立足了，他便絕望地走到那藏垢納污的委尼斯，他決意在那裏用和從前所絕對
不同的方法來做人。於是他便裝作對於他已往的生活感到良心的痛悔，及爲一種異常
的熱情和虔誠所攫住一樣，他做了修道士，自稱爲伊摩拉的亞爾伯特神父。他著起這種
服裝之後，便似乎過着一種異常聖潔的生活，極力推讚懺悔和節慾，而且不食肉也不飲
酒，但此時他實沒法可以得酒肉來享用的呀。此外無論何時當他在祭壇執行職守的時
候，如果有人注意他，他是真的常爲我們的救主的苦難而飲泣的，當他想要有眼淚的時候，
他是常有充足的眼淚來應用的。簡言之，他用他的演講和哭泣，漸漸獲得了委尼斯人們
的敬愛，直至幾乎沒有一個遺囑不是請他做遺產管理人的。他要看管及處置許多人們
的財產，同時又是大部份男人及女人們的偉大顧問及懺罪者，於是他便由一隻豺狼而

變做牧者，而他的聖潔的聲名是這般偉大，直至超乎聖法蘭西司之上。

這裏有一個自高自大而頭腦簡單的婦人，他的名字叫做黎撒他，一天帶同幾個婦人來到這位聖者的面前懺悔。當她被問她有沒有情人的時候，她裝作憤怒的面容答說：「甚麼，神父，難道你是沒有眼睛的嗎？你在那裏會見過一個像我這樣美麗的婦人呢？我是可以有很多的情人的，但我的美麗卻命定我不能得到，因為我的情人祇能在天上找得罷了。」她用了許多同樣的說話，足以使每一個聽牠的人作嘔的說話來稱讚自己，亞爾伯特神父立刻便識出她的愚昧，覺得她是可以做他玩弄的工具的，便用一種諂媚的說話來穩着她，以待妥當的時機，雖然如此，但因為此時他要顯出他的神聖，便開始譴責她，告訴她這不過是虛空的榮耀。因此他便叫他做畜生，且說他是不能辨別善醜。他也不太過激怒她，接受了她的懺悔，便打發她去了。不久之後，他帶同一個他所能信任的朋友走到這個婦人的家中，他把這個婦人牽到一旁。看見這裏沒有人可以看見他們，便雙膝跪下說：「夫人，我求你爲上帝的原故，寬恕我在前禮拜日褻瀆了你的美麗，因爲在那一

晚我便受了很大的懲責，直至今天方能起床。」那愚蠢的婦人說：「誰把你懲責得這般利害呢？」亞爾伯特答說：「我告訴你吧，那一晚我按照我的慣例念完了我的祈禱文之後，忽然有大光照耀着我，當我回轉身來想看清楚牠是甚麼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年，手執王杖。他用手按着我的頭巾，把我推倒在地板上，而且盡力鞭打我，打得這般利害，直至幾乎把我打死了。當我問他爲甚麼要把我責罰的時候，他答說：『因爲你會這樣無禮地指謫黎撒他夫人的超人的美麗，她是我所鍾愛，而愛她多過世界一切的。』於是我便問他說：『然則你是誰呢？』他答說：『我是一個天使。』我說：『我卑下地求你赦宥我的過犯呀。』他答說：『如果你能從速到她那裏去求她寬宥，我便寬宥你，如果你不能得到她的寬恕，我便會再來，給你以一種你終身也不能忘記的教訓。』他還說了些說話，但除了你肯寬恕我之外，我是不敢對你說的。」這個頭腦簡單的婦人當時被他吹到得意之極，直至恍惚要被虛榮炸裂了一般，很留心聽他這個可笑的故事，且說：「亞爾伯特神父，我已經告訴你我的美麗是屬於超人的美麗的了，你爲此事受了這麼多痛苦，我很

過意不去，而且願誠心地寬恕你，但請你告訴我那位天使所說的其他的話罷。」他說：「我將告訴你，但有一件事我要禁止你，即是你切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否則你便會將一切事情都破壞了，因為你真是地上人類中的最幸福的婦人呀，他對我說，因為他是這樣愛慕你，所以他是很願常時來探望你的，如果他不是因為恐怕嚇慌了你。因此，他吩咐我去告訴你，他想在一天晚間化作人形來見你，但不知你想在何處見他，且不知你想他化作何人的形狀。」她答說她很願意接納他，今晚又剛好祇有她一個人在家，而且無論他用何種形狀前來，她也不會畏懼的。「夫人」他繼續說：「你說得好，因為你已經同意，所以此事是必成就的了，但我想向夫人求一點恩惠，這是不費之惠，即是我想用我的形狀來見你，因為當我的靈魂離開我的身體的時候，便可以入於一種恍惚狀態，神遊太虛了。」她答說：「我是很願意允許你的請求，牠可以作為你所受的打擊的一種酬報。」他說：「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門開着，否則因為他是用人形前來，他將不能入你的屋裏去。」她允許他依照他的說話去做。當晚間的時候他便走到那個婦人的屋裏去，他是慣

於做這種事情的，到步之後，便著好了那雙假翼以及其他的服飾，便飛着走入那個婦人的房裏去。他和那婦人睡了一晚，到天明的時候，又像入來的時候一樣飛出去。那婦人很驕傲她有一個這樣的情郎，便忍不住將這件事向她一位鄰婦誇耀。這位鄰人覺這個故事很有趣，便將牠告訴她所有的談伴，她的談伴又輾轉告知別人，不及兩天便全個委尼斯城都知道了。她的親戚們聽見這件事，便一連幾晚，在她的屋側伺察，希望可以發見這天使。一晚，他前來責問她爲甚麼將這件事情傳揚出去。他剛好入到屋裏，卸下了他的雙翼以及其他服裝，他們卻已經把門口守住了！他看見他們，知道無別路可以逃走，便開了那道下臨大溪的窗門，奮身跳下去了。

那條溪並不深而他又識得游水，所以他並沒有受傷。他窺見對岸有一條小村而且有一間屋的門是開着，便向着牠走。他入到屋裏向那村人招呼，他用了整千句的謊話來說明他爲甚麼這樣情形來到這裏，來拯救他自己的生命。那個村人很可憐他，而他此時又剛好有些事情要出外去辦，便叫他睡在他的床上等候他回來，於是他便把他反關在

屋裏，而自己出去辦理他自己的事情。那位婦人的親戚們入到那婦人的房中，發見那天使留下了他的翼，而不用翼飛去了。他們給她以嚴重的譴責，稱她爲世界上最愚笨的婦人。他們把所有天使的用具帶去了。同時一到天明，那位住在阿爾托的對岸的人聽聞了這件有人假扮天使和黎撒他同睡，後來被她的親人發見，便迫着跳下溪裏去，現在沒有人知到逃往那裏的故事。他便立刻斷定這一定是那個現在在他屋裏躲着的人。他回家後在談話間發見了這是事實，便吩咐他遣人回家取五百 *ducats* 來，否則便將他交給那個婦人的朋友。但當那些錢送到了而那位神父想離去的時候，那個鄉人對他說：「我覺得這裏祇有一個方法你可以逃走。今日我們有一個狂歡節，我們各人都化裝來到聖馬可坍塌，好像到那裏狩獵一樣，每人都要帶一個人，或扮作熊人，或扮作野人等等，及至頑了一回之後，便各人帶他帶來的假扮野獸到各僻靜的地方解除他們的化裝。現在趁沒有人知道你在這裏之前，如果你肯扮作這些野獸之一，我便可以帶你去你所想去的地方去解除化裝，否則我想不到的你可以逃走而不至被人發見的方法，因爲那婦人

的親人們正在各處布滿偵探來找尋你哩。」這件事對於一個神父似乎是一種難堪的刑罰，但因為他是這樣恐怕被人發見，最後他便不得不表示同意了。於是他便被用蜜糖塗抹全身，再把茸毛黏在牠的上面，然後用一條鍊鎖住他的頸，把一個假面具帶在他的面上，左手持着一枝杖，右手牽着兩條惡狗。他先打發一個人去向衆宣傳說誰想看一看那各處傳講的天使的，便請他到聖馬可坍塌來，這是一種委尼斯城最好的戲法。各事辦妥了之後，他便被帶着前去，他所經過的地方，人們不知到牠究竟是甚麼，都很驚奇地喧鬧起來，當他被帶到那大坍塌的時候，因為有一大班人從經過的地方跟着來，同時又有一羣人因聽見宣佈而預先在那裏等候，真是人山人海。那鄉人詐作是在等候那遊戲開始的樣子，把他的野人縛在一條柱上。因為他是通身塗滿了蜜糖的，立刻便有許多蒼蠅及黃蜂開始來攪擾他。那鄉人看見坍塌上是聚集了相當的羣衆了，便佯作釋放他的樣子，把他的面具除開，且說：「列位先生們，因為我知道我們今天沒有別種有趣的戲法，我想給你們看一看那位常在夜間去探望委尼斯的婦人的天使。」那面具一揭開之後，羣

衆便立刻認得他是亞爾伯特神父，於是便立刻對他發生一種可怕的呼叫，每個人都把他們手所能摸着的污泥向他投擲，最後那消息傳到了那間修道院，他的兩個同伴聞訊趕來，帶給他一件道袍，經過了很大的困難，才把他帶走了。回院後，被收入獄，在那裏悲慘地了結他的一生。這樣，他的偽善和褻瀆得了他所應得的酬報，我希望所有像他一樣的惡棍都得同樣的命運。

故事第三

當菲羅特拉塔聽完了旁賓妮亞的故事的結局之後，他沈吟地靜默了一會，他轉向她，說：

「你的故事的後半段也有些佳點，但牠的前半段卻未免太滑稽了。」於是他便指着羅力塔說：「如果你可以，便請你繼續說一個較好的罷。」伊含笑地答說，你想令那些愛人們的事情都得到不幸的結局，你對於他們未免太殘酷了。但無論如何，因為服從你的命令的原故，我將說出一件關於三個人的事情，他們的結果都是同樣地不幸的。你們都知道很清楚，每一種壞脾氣，都不但可以令那些有這種壞脾氣的人自身發生不幸，同時也可以令別人受災，而各種壞脾氣之中，憤怒是那最令我們盲目地趨向我們滅亡之途的一種。這種憤怒是一種突然而來的輕率鹵莽的情緒，因為受別人的損害而在我們

的心中興起，牠將所有感覺和理性都趕走了，將我們理解的眼睛遮住了，在我們的靈魂中點着了一把兇猛的火燄。男子們是常爲牠所操縱的，但在女子牠所引起的結果卻是更壞，因爲這種火燄在女子們的心中是比較容易煽着，而同時卻焚燒得較爲猛烈和長久。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火的本性是最容易燒着那些質地最輕鬆的東西的，而我們知道，我們女子們的組織是比較男人們纖細得多的。因此，一方面看見我們是怎樣自然地傾向這種壞脾氣，同時想不到除了溫柔和和藹之外，我們實在沒有甚麼美德可以說是勝過我們和他一生相處的男子的，而結果剛得其反，忿怒常給我們以無限的危險和麻煩；因爲使你們男子在這方面得到很大的辯護和證明的原故，我將述說一件三個少年和三個少女的戀愛故事，他們因爲其中一個的憤怒的原故，都得到了悲慘的結局。

你們知道馬舍爾茲是布羅溫斯省一個有名的古城，位在海濱，而牠從前是比較現在藏納得更多的富人和大商家的。在這些富人之中有一個叫做那拿爾地克呂大的是一個有很好的德性和鉅大的財產的人。他除了其他的孩子們之外，有三個女兒，那兩個

大的是孿生的，約有十五的年紀，那小的卻祇有十四歲，祇要等他們現在往了西班牙地方經商的父親回來之後，她們三個便都可以出嫁了。那兩個大的名字是叫做尼涅特和馬格達雷那，那小的是叫做柏他拉。有一個英俊而不甚富厚的少年，叫做勒斯他奴拿愛上了尼涅特，而她也同樣地喜歡他，他們的愛情在他們之中繼續進行，經過了很長久的時候，而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同時有兩個青年的公子，他們都是很有錢的，而他們的父親們都剛才過世，和其他那兩位姊妹們發生了愛情。那個叫做夫羅高的，揀選了馬格達雷那，而那個叫做烏乞圖的，愛上了柏他拉。勒斯他奴拿將這件事報告他知道之後，他便計畫出一條由於他們的戀愛而獲得財產的計畫，於是他便有時和這一個同行，有時和那一個拉相好，後來他們稍為彼此熟識的時候，他便和他們一同去探望他們和自己的情人。一天，他找着一個機會，他請他們二人到他自己的屋裏，這樣地對他們說：

「兩位公子，我們已往的相交足以令你們相信我對於你們是如何尊敬，同時我知

道你們對於我也有同樣的興趣。因此，現在我將告訴你們一種剛好來到我的心裏的思想，而你們聽過之後，可以照你們以為最適當的辦法去做，我是不勉強你們的。這是很顯然的，你們最戀慕那兩位少年的女郎，而我卻戀慕着其他那一位。我想，如果你們同意，我已經找着了一個可行的計策，這個計策就是這樣的：你們都是很富有的，而我卻不然，讓我們組織一個聯合公司，讓我做你們的伙伴，大衆決定同往世界的任何部分去過活，我們愉快地共同生活，而我則負責令那三個姊妹加入我們的團體，而且押帶他父親的大部分財產和我們同逃，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情婦，而我們可以像兄弟一般共同過很愉快很美滿的生活：你們以為如何呢？」

這兩位少年公子戀愛得這般利害，他們沒有用甚麼時間來考慮他的提議，便宣告無論如何，他們是預備照這個計策實行。於是他便設法找着一個最快的機會和尼涅特密談，向她提出同樣的提議，而且用各種理由來打動她。其實他是不必如此的，因為她是完全贊成這種辦法的。因此她告訴他，她自己完全同意，而且她擔任游說她的姊妹們，而

他同時也要將關於實行這個計劃的各種事情，預備停妥。於是他便回去找他那兩個焦燥地期望逃走的朋友，告訴他們在女人們方面各種事情都已經妥當了。他們決議同往克里特。他們假作轉業爲商，將一切不動產變賣，買了一隻輕便帆船，在將到約定的時候，把牠祕密地裝定糧糴，佩足軍器。同時，那很熟悉她的妹妹們的性情的尼涅特用一種花言巧語來打動她的妹妹們，直至她們除了希望早日私逃之外沒有甚麼希望。到他們約定起程那一晚，那三個女人開了她們父親的私室，偷了許多金銀和珠寶，帶了那些金銀珠寶去會她們約定在某地方等候她們的情人。他們一同上船之後，便立刻揚帆，一路沒有停站，直至第二天晚上駛到了熱那亞，他們在那裏完成了他們的婚禮。此後他們便由這個口岸到那個口岸地向前進發，直至八天之後就來到了克里特。

他們在那裏購置了些產業以及一所華美的屋宇，像貴人們一樣在那裏過活，擁有許多僮僕馬匹，獵狗以及其他爲娛樂而用的東西，似乎在這樣世界裏是沒有人比他們更爲快樂更爲滿意的了。他們這樣快樂地過日，但後來不幸的事情發生了，（這種事情

是每天都發生的，無論我們怎樣貪慕的東西，如果供給得太多的時候，我們便發生厭惡了。那勒斯他奴拿從前未曾獲得尼涅特的時候，是熱烈地戀慕着她的，現在開始對於她發生冷淡了。事緣有一次節期的日子，他遇着了一個女人，他猛烈地戀愛她起來，他開始因為她的原故而大宴賓客，後來他的妻妒忌得這樣利害，直至幾乎每一步她都監視着他，而且因為這件事的原故常給他以最難堪的詞色。但正像多食常使我們飽飫，而禁止我們食我們所想的東西，常令我們的胃口更增渴慕一樣，她的埋怨反而增高了他的愛情的烈焰。

無論他是否真的達到他的想望，祇要有人告訴她他是這樣，她便立刻相信了，而且因為她時常都陷入這種愁悶與憤恨的心情之中，後來她對於她的丈夫的愛情便一變而為極端的憎惡。她決意殺死他來洩恨。她便去見一個熟悉各種毒藥的希拉老媪，應承事成之後，給她重酬，請她替她配一樽致命的毒藥。在一天晚上當他覺得口渴的時候，她並沒有將此事細心思考過，便把這杯毒藥給他喝了，這杯毒藥的力量是這般利害，他不

到天明便死去了。夫羅高與烏乞圖以及他們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死是由於服毒，便和尼涅特一同爲他痛哭了一場，把他很風光地埋葬了。此後不久，那老嫗因爲犯別種罪惡被捕，她同時卻把這件事也供出來。於是克里特的公爵便不動聲色，星夜派兵將夫羅高的邸第園困，將尼涅特捕去，不必動用甚麼刑法，她便將勒斯他奴拿之死這件案情完全招出了。公爵將這件事通知夫羅高及烏乞圖，他們知道她是一定會受火刑的處分的了，便用盡他們所有來設法營救她。但一切都是徒然，那公爵是似乎已經定意要主持公道。此時馬格達雷那，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婦人，公爵許久已經垂誕她的了，雖然至今尙未得手，以爲她現在應允公爵的要求便可以拯救她的姊姊的性命，便祕密地遣人告訴公爵說，如果公爵肯應允她兩條條件，她便可以答應他，第一條條件是釋放她的姊姊，第二條條件是將這件事嚴守祕密。公爵很喜歡聽聞這個消息，而且願意接納她所提出的要求。於是有一晚，公爵把夫羅高和烏乞圖二人捕捉入獄，而自己祕密地走到馬格達雷那那裏和她相會。同時又詐作已經將尼涅特裝在一個袋裏投入海裏去，卻把她帶到她的妹

子那裏，來履行他和她的妹子所訂的條約。他吩咐馬格達雷那把她遣往別處以逃免人的指責，否則他便會不得已再加她以嚴重的懲罰的。明早便有人告訴夫羅高及烏乞圖說尼涅特已經執行死刑了，於是他們一得釋放之後，便立即回家去安慰他們的妻子。馬格達雷那雖然盡力把她隱藏起來，但仍不能免令夫羅高懷疑她是在屋裏，最後竟給他證實了這種懷疑。他從前已經知道公爵是留意他的妻子的了，便妒忌起來，質問她爲甚麼尼涅特會在這裏。她對他編了一篇長篇的故事，但他都並不置信，最後他勒迫她將真情招認出來，結果他憤怒至極，拔劍刺入她的心裏，她雖然哀求他的憐憫也是徒然。他怕公爵日後向他復仇，便走到尼涅特的房裏去，詐作無事地對她說：「你的妹妹吩咐我來帶你立刻離開這裏，因爲遲則恐怕你再陷入公爵之手哩。」她是早已預備逃走的了，所以便不和她的妹妹話別，立即有這麼快得這麼快的和他起程了。他們無暇多帶錢財，祇有當時在手上的小小的一點。他們一同下船，日後結果如何，我們並不知道。

明天人們發見馬格達雷那是被人殺死，有些和烏乞圖平日有些嫌隙的人，便立刻

將這個消息報告公爵。公爵聞說火速前來，因為他異常戀愛這個婦人，便十分悲慟，叫人將烏乞圖夫婦綁起來，用夾棍來夾他們，那即是想迫他們招認一件他們所全不知情的罪案，要他們招認對於馬格達雷那之死，他們是和已逃走的兄弟同謀。他們發見他們的死刑是無可挽回，便用他們所常時貯備急時所用的大宗款項來賄買看守他們的禁子釋放他們。釋放後不及攜帶任何財物，便立刻下船逃往洛底斯去，他們在那裏憂愁，貧苦地度過了他們的一生。這是勒斯他奴拿的愚蠢的戀愛，及尼涅特不能自制的憤怒的結果，他們把自己毀壞了，又累及別人。

故事第四

現在羅力塔講完了她的故事，聽衆們對於這些不幸的愛人們各有不同的意見，有些說這樣，有些說那樣，最後那位王上好像經過了一番深沈的研究一樣，擡起了他的頭，望着伊里沙：意思是叫她繼續說她的故事。她便開始說出下面的故事。

有些人以爲愛情是要目見才會燃燒起來的，而向主張有被爲耳聞所迷惑之可能的人取笑。但如果你聽過下面這個故事，你便知道他們是錯誤得如何利害了。在這個故事中，不但表出在愛情方面的聲名的勢力，而且這種勢力曾令許多人陷入悲慘的死亡。

西西里的第二位（按照他們的歷史所說）王威林，有兩個孩子，一個兒子叫做魯哲洛，一個女兒叫做君士坦提亞。魯哲洛在他父親在世時便亡故了，遺下一個兒子叫做熱便那，他的祖父把他保養成人，成爲一個最完美的王子。他的名聲不但揚溢在他自己

的國境，而且在世界各處地方也引起回聲，特別是在巴巴利，巴巴利此時是西西利的屬國。在那些素仰他的超羣的品格的人們中，有一個是突尼斯王的女兒。所有會見過她的人，都說她是世界上第一個美人，除有美麗的體格之外，同時又賦有一個高貴而完美的靈魂。她常和當時的名人們交接，常在他們的口中聽見說及熱便那的美武的動人的敘述，她很喜歡聽這些敘述。而且在她自己的心中構成了他的人格，而很利害地戀愛起他來。此後便除了將他作為他們談話的題目之外，便不能令她歡喜了。一方面她的聲名之在西西里及其他的地方，也不減於那位王子的聲名，而且特別為那位王子所喜悅，他對於她也發生同樣的愛情。在未能得到他的祖父的允許，許他自己離開他往突尼斯去見她一面之前，他命他的朋友將他自己對於伊的愛情，用他們所能用的最好的方法祕密地令她知道，而且替他帶些關於她的消息回來。有一位朋友很機巧地替他將這件事辦妥，他扮作一個賣珠寶的商人入到她的宮裏。她很喜悅，很滿意地接見他，向他宣告她對於王子也有同樣的戀慕，她將她一件最貴重的珍寶交他轉給王子，作為她戀慕他的證

據。他接到這件珍寶，十分歡喜，他寫了幾封信給她，此外並附以許多貴重的東西，而且對她說，祇要一有機會，他便親自前來侍候她。事情的變幻常出人的意料之外，當他們互相愛慕的時候，她的父親卻把她許嫁給格拉那達王。這件事令她無限憂慮，如果她有機會，她是很願意離開她的父親而逃到王子那裏去。同時他聽見這件婚約，痛苦異常，而且立下決心，如果她是由海上遣嫁，他使用武力來奪取她。突尼斯王對於熱便那的戀愛及他的定計微有所聞，而且素知他是一個堅決和勇敢的人，於是當他的女兒將要遣嫁的時候，先遣使往西西里王請求領取通過護照。西西里王並不知道自己的孫兒是戀愛着這個婦人，也不知道這種請求是有特別用意的，便欣然允許了。突尼斯王在迦太基裝了一隻堅固的船，置備一切將他的女兒送往格拉那達所必要的東西，以便約定的時期一到，便立刻放洋，當他們忙着籌備的時候，這位少女差遣一個僕人到巴勒摩通知王子，說她將要在這幾天之內在海道起程，這件事將會顯出他是否一個真如人們所常常稱道的這般勇敢的人，以及他是否像他們向她宣告的這般愛她。這個信息安存地遞到王子

那裏，同時那王子又知道他的祖父已經允許他們通過，令他不知如何是好。但因為爲這個少女的說話所感動，而且爲維持他自己的名譽起見，他在墨西哥租了兩隻快船，每隻船都配足了人馬，開到撒地尼亞海岸去，希望那載着他的情人的船會從這條航道經過。事情果如他所料，數天之後他看見來船乘着微風，慢慢地駛近他所灣泊的地方。當時他便站起來對他的船上的從者說：「列位朋友，如果你們是像我對於你們所期望的這樣的好男子，我想你們之中，是沒有一個是未曾感覺過戀愛之勢力之利害的，照我自己的意見，如果沒有戀愛，這個世界便沒有良善及值得讚美的事情了。如果你們曾戀愛過，或現在已經戀愛着，你便很容易領會我的計劃的性質。是戀愛叫我招呼你們，而戀愛的對象，就在你們面前那隻船中。此外這隻船裏面還有一份財產，如果你們肯勇敢地去打仗，是很容易獲得的。我祇要船中那個女子，我是因爲她而執起我的軍器的，其餘的一切東西都是你們的。讓我們勇敢地進前吧，運命似乎是幫助着我們，他們是因爲無風的原故停着不能行動了。」即使那位王子不給他們這樣的鼓舞，這些渴慕劫掠的人們，也早已

預備服從他的命令的了。他們一齊的大喊一聲表示他們同意他的計劃，當號角吹響的時候，他們便一齊武裝起來，鼓槳向來船駛去。來船的水手們，見兩隻戰船向他們駛來，知道無可逃免，便堅決地站着預備抵禦。王子看見已經駛到相當的貼近，便喝叫來船的船主上甲板答話，不然便要開戰。當時那些薩拉森人，知到來者爲誰，以及他們的來意，便說這是違反條約的，並將護照持上給他們看。而且宣告除非他們戰敗，決不投降，也不願獻出船內任何東西。那王子現在知道這個少女是在船中，她對於他的魔力，即使在幻想時已經如此利害，何況現在，便答說：「你的護照對於我是沒有力量的，將那少女留下，否則開戰。」他們便開始用短弩石頭雙方互擊，互相攻戰了很久的時候，雙方各有損傷，最後那王子覺得這樣辦法沒有甚麼效力，便用一隻他在撒地尼亞帶來的小帆船，將牠焚着，用那兩隻戰船把牠拖到來船的船邊。那些薩拉森人看見了，知道他們現在非投降便要滅亡了，便把那個少女從艙裏拉上來，她是爲眼淚所浸透了，他們叫那王子出來之後，便在他的面前把她殺死了。雖然經他和他的從者們苦苦哀求也沒有用。他們把她的屍體

投入海中說：「取她去罷，這是我們現在所能給你的了，而且這是你蔑棄信約所應得的酬報。」他眼見他們這樣行兇，便把他自己的生命置諸度外，親冒矢石，直向來船前進，攀登上船，像一隻餓獅撞入一羣牲畜之中，在未滿足他的飢餓以前，狂洩他的憤怒一樣，他把所有撞着他的都殺死了。同時那船又着了火，他吩咐他的水手們盡他們所能將那些擄獲品搬走之後，便走回自己的船上，對於這希有的勝利感到一種微微的喜悅。後來當他看見海中那位少女的屍體的時候，他痛心大地大哭了一場。他把她的屍體載回西西里，把她葬在對着特拉巴尼的小島之上，他從此憂愁地回家去。突斯尼王聽見了這個信息，很悲哀地遣人去見西西里王，責問他負約之罪，而且將這件事經過情形告訴他。威林王為這件事十分憂愁，知道無法可以拒絕他們要求公道，便下命將他的孫兒捉捕，雖然經過許多爵士們代為求情也沒有效果。最後他覺得與其做一個國王而不守信義，不如沒有孫兒的好，便命人在他的面前將他斬首。這兩個愛人的結局是如此悲慘，他們相愛不久，而且他們並沒有嘗過他們戀愛的果子。

故事第五

伊里沙說完了她的故事之後，王上便吩咐菲羅媚娜繼續說她的。她充滿對於剛才所說的那兩個不幸的情人的矜憫心情，長嘆了一聲說：我的故事不是說及那些像伊里沙剛才所說的一樣的高貴的人們的，但或者也有同樣的感動。當她說及墨西哥的時候，我想起了牠，因為這件事是在墨西哥發生的。

在墨西哥住着三個少年商人，他們是同胞兄弟，他們的父親遺下大宗財富給他們。他們祇有一個未曾出嫁的妹妹，是一個很賢淑而又很美麗的女郎。他們請一個少年叫做羅稜索的來幫助他們管理他們的商業，他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因為他常和伊薩伯拉親近，覺得他自己並沒有甚麼不合她的心意的地方，便一心一意追求着她，不久這種追求便得了完滿的效果了。這種事情在他們兩人間繼續進行了不少時候，也還沒有人

懷疑他們。一天晚上，當她走往他的房裏去的時候，給她最長的哥哥看見了，而她自己卻全無所知。這件事令她的哥哥十分生氣。但因為他是一個很謹慎的人，便暫不聲張，祇整夜將此事在自己的心裏思索，看有甚麼最妥當的方法來處置這件事。他將他所見的關於他的妹妹及羅稜索的事情告訴他的兄弟們。他們共同討論了一回之後，便決意暫時詐作不知此事，一有機會，便設法把他弄出去殺死他，這樣便可以洗除他的妹子以及他自己的羞辱了。主意決定之後，他們便仍然用和從前一樣信任及客氣的態度來對待羅稜索。一天，他們假作結隊出城遊玩，帶了他同行，來到一所適當的僻靜的地方的時候，便出其不意地把他殺死了，埋葬在那裏。

他們回到墨西拿，聲言他們已經打發他往別處經商，因為他們慣常是如此的，所以人們便很容易相信了。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她見他久不回來，便常關切地向她的兄弟們問及他的行蹤。因為她問得太多，最後，她的兄弟之一對她說：「你和羅稜索有什麼關係呢？為甚麼你不歇地向我們問及他呢？如果你再問的時候，我們便會用你不願意聽的

說話來回答你了。」她聽見此話便更爲憂慮，不知道爲什麼她恐怕起來不敢再問了，但還整夜地痛哭怨恨他爲甚麼這麼久還不回來。她等候着他回來，終日過着煩悶和焦燥的生活。一天晚上，她哭到疲倦的時候睡着了，他在夢中向她顯現，全身灰白像一個死人，他的衣服被撕成碎片。她覺得他對她這樣說：「我親愛的伊薩伯拉，你因爲我不在而不斷地悲愁着，而又不住地呼叫着我，但你要知道我是不能再回到你這裏來了，因爲在你最後見我那一天，你的兄弟們已經把我殺死了。」他將他們葬他的地方的情形告訴她，叫她不可再呼叫他而且不必盼望他回來，便隱去不見了。她醒來，相信她所見的是真事，便過度地悲傷起來，她不敢向她的兄弟們說甚麼，祇是立意思去到他那在夢裏所指示給她的地方，看他所說的是否真實。於是她便約同一個知道她的心事的女伴，一同走到那不遠的鄉間。到了他所指示給她的地方，她便把鋪在地上的落葉掃淨，揀那似乎是最鬆浮的地方來發掘，掘了不久，便看見了她的情人的屍體，還未曾十分腐敗。這令她相信她的夢境是實，心中傷痛至極，但因爲這裏並不是哀哭的地方，便很想將那屍體帶走，把

來改葬在更適宜的處所。但她知道這件事是沒法辦到，便將他的頭割下來，用手巾包住，把屍身仍舊用泥土蓋好，將那人頭交給她的使女，悄悄地把牠帶回家裏。

她於是把自己關在房裏，不住地哀哭，直至用她的眼淚把那人頭洗浴過了，然後把牠包在一條精緻的手巾中，放入一個花瓶裏，用泥土蓋住，外面種上些香草。她不用別的水來灌溉牠。祇是用玫瑰露，橘子露，以及她自己的眼淚。她常坐在這花瓶的前面，全心注意着牠，因為內面藏着的是她親愛的羅稜索呀。那些香草，因為她終日用淚灌溉。同時又因為那腐爛的頭所發的潮潤，異常地茂盛起來，而且發出一種很可愛的香味。她繼續過着這種生活，不久便為她的鄰人們所看見了。他們將她的舉動告訴她的哥哥。她的哥哥們見她姿容消瘦，許久已經覺得很奇怪，得聞此事，便警戒她一番，但覺得仍沒有效果，便設法把她的花瓶偷了。她發見了那花瓶被人取去，便懇切地求他們將牠給還她，他們不肯，她便害起病來。那些年青的哥哥們，見她這樣寶重這個花瓶，覺得很奇怪，便決意要看看其中所藏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他們將泥土倒出，便看見了那條手巾，手巾裏包着一

個人頭，還未曾十分腐敗，由於牠的頭髮，他們認得是羅稜索的頭。這令他們十分驚駭。恐怕事情會洩漏出去，便祕密地將牠埋葬了，逃往那不勒斯去。那女郎不住地哭着，叫着要她的花瓶，直至死了才止。這樣地了結了她的不幸的愛情。

後來這件事情傳揚出來，人們爲她作了一首詩：

「那把我的花瓶奪去了的，

是世間最殘忍最不仁的人呵

.....

.....」

故事第六

衆女郎都很高興聽菲羅媚娜的故事，因為她們常常聽人唱那首歌曲，卻不知道作此曲的緣由。國王命旁菲拉斯續說，他就說道：——

前述的故事中的夢，令我想起一個故事，其中也講及兩個夢，一個是預示未來的事情，一個是已然的遭遇；這兩個夢剛做了不多時，結果就突然隨之而來了。諸位該知道，人人都會在夢寐中見到很多事情；我們在做夢的時候覺得是實實在在的，等到我們醒覺的時候，就判定有些是確的，但有些或許是事實，有些則完全是虛幻的，不過有許多卻竟會變爲事實。因此之故，許多人對於夢境的重視，與醒時所見的事物無異；因此，人人往往隨其希望或恐懼之心，而生歡樂與憂慮。反過來說，也有些人完全不信夢兆，到實地碰到夢中預示的災難，方肯相信。對於這兩種人我都不加可否；因夢非全真，亦非全幻故也。

夢非全真這一層，我們時時都覺到了；但夢非全幻這一層，菲羅媚娜的故事已經證明，我也正想有所表證。是故，依我的愚見，假如你的生活是純善無咎的，無論夢見什麼都不必理會，反之，倘若行爲奸惡，則縱然你做了一個好夢，預言將必成功，你也不要違信。

現在請講我的故事罷。布里西亞城有個紳士，名叫潘第·喀拉洛，除了幾個子女之外，還有一個女兒名叫安德·伏奧拉，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女郎。她和隣居的一個男子名叫加伯里鄂圖的很要好。這男子家世很寒微，但資質很俊逸，品格很高尚，藉女僕的幫忙，她和他不但彼此相識，並且常時在她父親的園中相會，兩家得到滿足。他們祕密結了婚，除了死亡之外，沒有能夠隔絕他們的愛情。

他們繼續不斷的幽會，如是者久之，有一晚，她夢見自己在園中與他相會，她摟抱着他，這時候，她似覺有一種黑色可怕的東西，由他身內出來。這東西的形狀，她又認不清楚。這東西以暴力從她懷中攫奪了他，挾住他縮入地下；從此之後，她不能見他，他也不能見她；這件事令到她無限憂傷，但醒來始知是夢，心裏稍覺安慰。但因為做了這個夢，總不能

釋然。

第二天晚上，男子要來會她，她倒用盡種種方法推搪，但經不起他的堅決要求，恐怕其意，卒之照常迎接他。他們在園中摘花消遣了一會，便坐在水泉旁邊休息，他就查問她今晚爲什麼阻止他來。於是她便把昨晚所做的夢及其所涵告訴了他。他不覺大笑起來，說，信夢者是個愚人，因夢多數由於肚子太飽或太餓，我們天天都見到，實則是沒有意思的。「可是，」他說，「假如我不信夢，我就不會到這裏來，更不會因你之故而來了，因爲我昨晚也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在一所最可愛的樹林打獵，捉到一頭年青美麗雪一般白的牡羊，不一回就很馴伏，絕對不願離開我似的；我恐怕失掉了牠，就把一條金頸項圈套在牠的頸上，我手拿一個金練牽住牠，後來牠和我一同偃伏在地上，牠的頭枕住了我的胸膛。忽然間，一隻黑玉般黑的靈提（獵狗的一種）猛然向我們撲來，但是牠從那裏來的，我卻記不起來了，牠似乎挨着餓而且是極醜惡的。牠向我大恣活動，恍惚把鼻子擱在我的胸膛上面，擱在我的左方，緊握着我，痛澈心脾，我想牠把我的心挖了去了。我十分疼

痛，就醒過來了。我用手摸我的左右，看有什麼在，後來自覺愚不可及，忍不住大笑。然則這個夢又主什麼呢？我常常都做惡夢，卻沒有一次應驗過。現在讓我們想想別的事情罷。」

女郎聽了，更加驚惶，但盡力掩飾，恐怕令到他不快活。然而她時時刻刻的眼望花園，看有沒有怪物出現。最後他忽然長嘆一聲，緊抱住她，說「啊呀，我的命根，救救我罷，我要死了！」說完倒身在地。女郎扯他自己的膝上，哭着說「最親愛的戀人，你覺得怎麼了？」他一語不答，只死手抱住，汗揮如雨，不多時就氣絕身亡了。女郎愛他有甚於生命，其哀傷自不消說。她循環不絕的呼叫他的名，哭了半天，都不中用，知道無法回生了，就滿面淚痕的跑去，找獨知其祕的女僕。她們兩個對他哭了多時，她對女僕說，「上天奪了我的愛人，我自己也不願活下去了。但未實行我的短見之前，我想用最有效的方法，掩蓋我們倆之間的愛情，以保全我的名譽。他的靈魂已經離開肉體了，我想先埋葬了他。」

女僕答道：「小姐，別說自尋短見罷；因為這樣你在別個世界也喪失了他的。像他這樣的人，靈魂一定是快活的，你這就會令他受無窮盡的苦惱。你倒不如放寬了心，想想你

可以替他做點身後事。替他唸些禱詞，假如他在世有過罪過，這是很需要的。——說到他的遺體，在這所花園裏是不難安置的，因為從來沒有人知道他到過這裏。再不然，我們儘可擡他出外，到明朝有人見到，就會擡返他家中，他的親人便會埋葬他了。」女郎雖然痛不欲生，卻也留心聽女僕的勸諫，但對於前半卻不贊成。對於後半，她說：「這個青年是我所愛的，和丈夫無異，不論像死狗一般的埋葬了他，或是拋棄在街邊，天都不容我的。我固要替他祈禱，他也要得他的親友給他祈禱。我現在已經決定辦法了。」

於是她立刻吩咐女僕到她房中去拿一塊珍貴的絲帛出來，然後平鋪在地上，把尸體移到布上，頭枕枕頭；又使他的眼和嘴閉合。又放一個玫瑰花圈在他的頭上，淚如雨下，灑遍他的全身，才對女僕說：「這裏離他的家庭不遠，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擡他出園，放在他家的門前；看看不久就天亮了，不多時就會有人見到；雖然他的親朋和我一見到了都會傷心，這樣辦法，總也算得圓滿了。」說完之後，她垂頭貼近他的尸體，哭了半晌，直到女僕告訴她天快要破曉，才站起來，由手指間脫出他從前贈她的戒指，套在他的手上。

說，「親愛的夫君，死而有知，請接納你在生時所最愛的人最後的禮物罷。」說罷便暈過去了。——過了些時，悠悠醒來，主僕兩人，拿起尸體所睡的絲帛，出了花園，向男子的家門而去。

她們在街上擡着尸體走着，不幸卻被出外公幹的巡查官員遇到了，上前捉住她們。女郎當時求死之心切於求生，所以從容說道，「我知你是什麼人，要逃也是徒然的；好，我就和你去見邑宰，把我所知的一切，都說明白，但你們誰都不許觸我，因為我無能反抗；也不許觸這尸體所有的東西。否則誰就會受詛。」這樣，他們絕不觸着她，一直領她到審訊公庭。邑宰一得傳報，立刻起來，差役把女郎押到面前，他便審問此事如何發生。同時又傳令召醫官到來檢驗，看是不是用毒毒死，抑或用別的方法害死。衆醫官都說不是，反異口同聲斷定是血管爆裂，致令他窒息而死。法官據報，知道她無罪，便對她說，倘若她肯任他取樂，便釋放她。但女郎堅決拒絕了。邑宰獸性大發，施以強暴。女郎對於邑宰，十有鄙屑，鼓起極大的勇氣和決志，極力抵禦。

天亮了，這段新聞傳到喀拉洛的耳中，他很愁悶的去到公庭，很多親友隨伴着他；及知道他的女兒無罪，就要求邑宰把她放釋。邑宰雖然受過女郎的咒辱，但就所經的事，反倒很讚賞女郎的堅貞；雖然她前時的結婚不合禮法，但倘若她的父親和她都願意，便要和她正式結婚。他把這個意思和喀拉洛陳說，正說着的時候，女郎進來，跪在父親面前說，「親愛的父親，我估量我不必把我的大膽和我的惡運告訴你，你也盡知了：我切求你寬恕我不告而與我最愛的人結了婚；我是不敢求宥的，但我願做你的女兒而死，不願做你對敵。」

喀拉洛已是年邁的人了，並且性情忠厚和藹，聽了女兒的話，也止不住流淚，伸手扶女兒起來，溫柔地說，「兒啊，假如嫁你給我所悅意的人爲妻，我一定更加快活；但假如你結婚爲你自己的快活，自然我也是快活的。不過，你把此事完全隱秘了，一點都不信任我，更不幸他在我未知道這件之前就死了；但爲你之故，我要以半子之禮待他，現在他死了，我也要表示我對他的敬意。」於是他轉而吩咐他的子女和親友，預備一切，舉行莊嚴隆

盛的喪禮。

當此時，加伯里鄂圖的親友，以及城中各方的羣衆，蟻擁齊集。死者的尸體，停放在公庭的中央，仍照她包裹他的樣子。所有親朋和齊集的人，都放聲大哭。由是，他們不把他當做一個平常公民，卻當他是一個高貴的人，揀城中最體面的公民，用最崇敬的禮式，拿肩膊托他出去埋葬。

過了幾天，邑宰又來重提前議，喀拉洛轉告他的女兒；但她一力不肯答應。喀拉洛爲使她好過起見，就送她和她的女僕進一間最神聖的修道院。主僕二人在院中過了許多日子，卒於此完結了她們的一生。

故事第七

旁菲拉斯說完了他的故事，王上似乎並不介意安德伏奧拉，卻面向伊彌利亞，示意她續講，她就說道——

旁菲拉斯的故事令我想起一個來，不過其中只有一點相同，就是安德伏奧拉在花園裏哀喪她的愛人，我要說的她，也像安德伏奧拉一樣，從證人的手中，洗脫了她自己，但不是藉強力，也不是藉德性，而是藉不意而來的死亡。雖然我們從前曾經說過戀愛住在大人物的家裏，可是他對於寒微的人們也沒有失掉一切勢力。反過來說，他是全能的，他對貧富的人都有權勢；這個由我將要說的故事就可以表出。這故事使我們去開了在別的地方所發生的故事，回斂到我們自己的城市裏去了。

不多時以前，佛羅稜薩有一個青年女子，照她的地位來講，她是一個很可敬的人，但

她的父母卻是寒賤的。她的名字叫做茜孟娜。雖然她特紡織來度活，可是她並不是冷漠寡情的人，她的愛欲，被一個與她境况相同，時時爲他的主人（一個布商）送紗線往人家紡織的一個青年男子的悅心的談話和快意的舉動激發起的。這男子名叫帕斯葵諾，她從他接受強烈的情慾，永遠在追求着，但此外不復有所希求。每當她的紡紗車圍旋轉動的時候，她便發出千百次的嘆息，想起送紗線來的那個男子。他呢，也深願主人的生意興隆，一若所有布匹都出自茜孟娜似的；他探望她比別人較頻繁。他們倆一個繼續不絕的誘引，一個卻願望被誘引。後來，一個獲得了平時所無的勇氣，一個則丟掉了平日的畏怯與嬌羞，終於他們到了肝胆相照靈犀相通的時候了。

他們的寫意繼續了若干時，並且與日俱增，有一天，他對她說，想在某花園和她相會，在那裏可以較自由隨便的談談。她說她很願意。到了約定的那個星期日晚餐之後，她告訴她的父親說要到聖加洛去買贖罪票，於是帶全她的一個女伴名叫拉基娜的同去。到了約定的地方，果然見他和他的一個朋友名叫伯辛諾（但人多數叫他做斯特蘭巴）

的同在。斯特蘭巴和拉基娜不久就相識親熱起來，捉對兒跑到花園的別方去了。帕斯葵和茜孟娜則在另一處。在這一對兒並坐談心的地方，有一叢艾林，他們在林下談的很起勁。又談及要在一個例假日在園中開一個宴會。談話的時候，他摘了一片艾葉，去擦他的牙齒和牙肉，說艾葉最能潔齒。

擦完了牙，他又再回來講談宴會的事。忽然間，他的面部突然變色，眼不能視，口不能言，猝然地氣絕了。茜孟娜看見這個情形，放聲大哭：向同來的同伴呼救。兩個慌忙走來，見他不但身體腫脹，並且遍佈黑點。斯特蘭巴突然叫道：「啊！你這賤人，你毒死他了！」他的聲音極亢厲，四週的人都聽見了，即時集合攏來，見一個男子身體腫脹死在地上。又聽見斯特蘭巴一邊號哭，一邊咒罵茜孟娜害死他；茜孟娜呢，她喪了愛人，加以受斯特蘭巴的斥罵，呆得一句話都不分辯，於是圍觀者便都以他的話為不錯的。

由是，那可憐的女郎便被拉到邑宰之前，斯特蘭巴和另外兩個朋友主控。法官立刻升堂審訊，但他覺得茜孟娜全無半點惡意，也不見得是有罪。於是他想着親身察看死者

的尸體，及踏勘過事的地方和情形，因為這種案情有些地方他很不明瞭。沒有什麼大擾攘，就到了花園，見死者的尸體，躺在地上，活像一個大瓶子，法官甚為詫異，再審問這事怎樣發生的。茜孟娜走到艾叢把事情一一細述，又為詳確起見，也照帕斯葵諾一樣，摘一片艾葉擦自己的牙。斯特蘭巴和其餘的人看這種舉動像一種兒戲徒然的做作，很鼓噪的大聲要求法官把她燒死，以懲其奸。她（可憐的人）呢，一方面為喪了愛人悲愁，一方面又受他們的威逼恐怕受死，再拿帕斯葵諾擦過的艾葉擦自己的牙，不久也同樣的頹然倒地。衆人都十分驚奇。

幸福的靈魂！他們的愛情和他們的生命終於同日到了終局了。倘使他們的幽靈同赴一個地方，那便更加幸福了。倘使他們在別個世界相愛，如同在斯世一般，那是再幸福沒有了。但最幸福的，至少照我們的判斷，還是茜孟娜的靈魂，她是清白無邪的，她的運命斷難得這些證人的可憐，所以她找得一條路，照她的情人一樣的死法，逃脫了他們的誹謗，追隨她所愛的帕斯葵諾的靈魂而俱去了。

法官和衆人對於這種意外，都十分驚奇。後來法官回憶起來，便說，這株艾顯然有毒無疑，爲使後人不再受害起見，他便下令連根斬絕，投之於火。時園丁也在人叢中。就遵命把那艾根株斬除了，而這一對戀人致死原因也就大白，原來樹下有一隻很可怪的長育過度的蟾蜍，艾受了牠的沾染，所以含有毒質。衆人都不敢近牠，只圍成一個圓圈，把牠與艾一全焚化。於是斯特蘭巴和其餘的人，爲帕斯葵諾舉行葬禮，把他的遺體運到他所屬的教區聖保羅教堂安葬，連茜孟娜也和他合葬了。

故事第八

伊彌利亞的故事說完了，國王命尼菲爾續講。尼菲爾說道——

最尊貴的女郎，世間有些人自以為所知比別人多，其實剛相反；他們有了這個成見，不但意見專與人類普通的見解相反對，並且連事物的本然，他們也一齊反對。由此往往發生很大的不便，斷無好果的。在天然的因果中，最不容人諫阻或違逆者是愛；牠的性質，任牠自生自滅，比由勸諫而改移較易；因此之故，我要講一個故事，講一個女人常自作聰明，其實她並非有智慧，有許多事情她應有更深切的了解。她恃自己的假聰明，努力拔去她的兒子心中根深蒂固的愛情，到底反同時奪了她兒子的生命和戀愛。

我聽人說在我們的城中，有一個大富商名叫里翁那鐸，他和他的妻室獨生一個兒子，名叫吉洛藍莫。他的兒子一出生，他就過世了。這無父的嬰兒和他的母親由幾個監護

人管理提攜。及至他長大起來，最愛同隣近的一個縫衣匠的女兒玩，她的年紀和他相彷彿。相處既久，他們的交情便變成戀愛，愛情之深，馴致非和她在一起，便悶悶不樂；她也是一樣的尊敬愛戀他。這件事被他的母親察覺了，時常設法去矯正；後來見得無效，就控訴於他的管理人。她以爲自己這麼富有，無事不可爲，故此她對他們說：「我這個孩子只不過十四歲，便愛上一個縫衣匠的女兒，除非我們糾正他，將來必有一天他會得私自和她結婚，那時便是我的末日了；再不然，倘若他見她嫁與別人，他就會消萎頹唐下去；因此之故，我以爲最好把他送到我們遠方的一個經理人那裏，這樣把他們隔絕起來，好叫他遺忘了她，後來我們再替他找一個適當的婦人給他爲妻。」監護人都贊成她的主張，並且答應力之所及都肯幫忙。於是監護人召他進賑房，其中一個很和藹的對他說：「青年的紳士，你現在已有相當的年紀了，理宜開始料理你的業務；因此我們都以爲你應當到巴黎去居住些時，在彼你將見你的生意是怎樣的偉大；並且，你在那裏長進的機會比這裏更多，在巴黎有很多有高貴，有體面的人，你和他們交結過之後，就可以學得他們的舉止的

端莊，禮貌的嫻雅。等你都學好了，便可以回來了。」他很留心的聽，然後只用寥寥數語回答他不能同意，因為他以為在佛羅稜薩左右也是一樣的。他們譴責了他幾句；後來見得總得不到別的答覆，便通知他的母親。她非常生氣，嚴詞申斥了他一番，原因不是他不肯去，只因為他的愛情事件。但還是沒有結果，於是她改用較溫柔的手段，用最柔和的話，勸他不要違抗監護人。勸了許久，終於他答應到那裏住一年，但不再多，並且實行去了。

他被打發到巴黎，一心只想會着愛情，他的歸期竟一天推延一天，卒之被禁在那裏兩年。當他歸家的時候，愛情比前更熱，但是他的情人已經嫁一個青年的織幕匠，這使他無限傷心。但明知此事已無可挽救，就努力忍受着。他查出了她的居處，就像青年的情人普通所做的，常時在她的門口走來走去，以為這就可使她不能忘記他，像他不能忘記她一樣。但事實和他的想法剛相反，她見了他來視而漠不相識，好像全然忘記了他一般，至少在舉止上是如此。這使他非常苦惱。然而他仍用種種方法，喚起她的回憶；但結果都是徒然。於是他決意直接和她面談，雖以生命為代價，亦所不惜。他向一個隣人探悉她的家

庭狀況，便在一天晚上，當他們和朋友出外消遣的時候，他偷偷的走入去，躲在房中的帆布後面，一直等候到他們回來睡覺。到他以為她的丈夫睡熟了，他輕輕的走近她身旁，把手放在她的胸膛上，低聲對她說，「我親愛的命根，你睡覺了嗎？」她遽然而醒，正想呼喊，他馬上說，「看天面上，別做聲罷，我是你的舊情人吉洛藍莫啊。」她聽說便渾身戰慄的答道，「好人，去經營你的商務罷；我們相戀的時機已成過去了。我現已經嫁了人，就惟有尊重我的丈夫，所以求你離開罷。倘若他知道了，縱然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至少我今生一生困惱，而我們前此是很快活地過日子的。」青年人聽了這幾句話，非常愁苦。雖然他竭力令她追懷往事，並且用很多辨解和動聽的應許勸誘她，都不中用。最後他希求她讓他睡在她身邊一忽兒，等他得一點暖氣，作為他愛她一場的報酬，因為他等了這些時，肚子頗餓了，又應允不和她談話，也不觸摸她，只要暖有一點就走了。她對他畢竟未能完全忘情，便依了那些條件，讓開一點地方。於是他睡了她的身邊，心中想起從前長久的愛情，同時想及她的堅決不移的忍心，覺得惟一的辦法，便是自盡，遂強忍着呼吸，緊握着

雙手，竟在她身旁氣斷身亡了。過了一會子，她見他睡得一些也不動，恐怕丈夫醒來不便，就向他說，「啊！先生，爲什麼還不走呢？」沒有回答，她又以爲他睡着了，伸手去推他，不料全身冰冷，不覺大驚，更大力推他，始知他實在死了。她這一驚非同小可，躺了一會，不知所措。最後決定叫醒丈夫，想把此事推到別人身上。於是就推醒了他，說假如別人遇到這樣的事，她怎麼辦。那忠厚的人答道，他就悄悄的擡他回家，對於那個婦人一點都不憤恚，因爲她是無罪的。「那麼，」她說，「我們現在就要這麼辦了。」於是拿他的手到死者的尸體上。他嚇得馬上跳起來，燃着一枝臘燭，立刻把死尸托在膊上，先給他穿上衣服，然後托他到死者母親的門前，丟在那裏。心中深信他是無過的。

第二天早上，死尸被發見了，登時大大的喧噪起來。他們把死尸反覆查驗，總不見有傷痕，也沒有被毆的痕跡，於是醫生宣佈是憂傷而死——事實上亦確然的。於是就照我們城中的俗例，把死尸擡到教堂，那憂傷的母親和其他的親友對他放聲大哭。當此之時，那忠厚的人對他的妻說，「快戴上面幕，趕快到教堂，聽聽女人們有什麼話說，我也去聽

男人們說些什麼，這樣便可以探出他們有思疑我們沒有了。」婦人對死者覺得有點可憐，但太遲了。至此，也很想去看看他，在生時她不肯給他一個接吻，於是逕直去了。

最奇怪的是，愛情的作用，居然毫無困難的表顯出來了！從前總不肯爲最不幸的吉洛藍莫動一動的頑心，現在竟受他的災厄直戳進去了。舊時的情愆，突然死灰復燃，其勢甚爲猛力，以致雖然蒙住面幕，她也強近尸體。她發了一聲最可怕的叫喊，便俯伏在死者上面，流了幾滴眼淚；因爲她剛一觸着他，愁苦便奪去了她的生命，如同吉洛藍莫一般了。過了一會，女人們不知道她是什麼人，還上前安慰她，想扶起她；但知道了她已經不動，便拉起她，這才看出她是薩爾佛斯特拉，原來已經嗚呼哀哉了。婦人們更受雙重的感動，哀哭得更加利害。這個消息傳偏教堂，立刻又傳到她丈夫的耳中，他非常傷心，就把前晚發生的事告訴站在左右的人，聽者一致爲之垂淚。於是他們把已死的女人，放在他的身邊，同一個棺架上，用最大的哀典，雙雙同葬於一個墳墓裏。這一對戀人，在生時不能結合，至死日反結合起來，不能分離了。

故事第九

尼菲爾的故事說完了，全體都表示極大的激賞。王上不想侵犯帶奧紐斯的特權，因為人人都已講過了，他便開始說——

現在我想到一個故事，正切合你們所說的慘傷的題目。其感動力不減於頭先所說的，因故事中的人物較偉大，而情節則較殘酷。

要知道布羅溫斯有兩個尊貴的武士。各有自己的堡壘，各有管轄的采地；一個名叫洛西格里翁，一個叫做瓜達斯他諾。他們都是有權有勢的人，最好戰陣之事，並且常時一同到有榮銜有武藝的人處，衣着的顏色也時常相同。雖然他們相隔有十哩之遙，但洛西格里翁有妻美絕，那一個武士不願他們的交情，發狂似的愛上她，他用了許多方法，讓她知道。他是個豪爽的武士，她當然不會不歡喜他的，於是她開始以同樣的敬意厚待他，她

只想他和她說及那件事。果然他不久就說了，他們明來暗去也不止一次。他們做事不大謹慎，故此他們的事不久就被她的丈夫察覺了。他不禁憤恨異常，兩個間的極端的交好，遂變成憎恨。但是他的憤恨比他們的戀愛較慎重，只在暗中不動聲色的設計置他於死地。

這樣繼續下去，適值法國的比武會宣布舉行，洛西格里翁立刻送信給瓜達斯他諾，並且表示想他到自己的堡壘來，大家商量怎樣去赴會。瓜達斯他諾得信大喜，回說明晚必來和他同食，決不有誤。洛西格里翁把這個時機視為實施計謀的大好機會，到了第二天他配齊武裝，帶領幾個僕人，騎馬到離堡壘約一哩之遙的樹林裏。這是瓜達斯他諾來時必經之路，他就在那裏守候。過了許久，他看見他沒有武飾，領着兩個僕人走來，也是沒有武裝的，他們還不曉得有危險呢。等他到了適當的地方，便跑上前一鎗刺去，極惡毒極忿怒的說，「流氓，死期到了！」霎時間，鎗由背後洞穿胸膛，他連一句話也沒得說便倒地而死了。

僕人不知是誰所爲，勒轉馬頭慌忙跑回主人的堡壘。洛西格里翁下了馬，拿刀割開瓜達斯他諾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臟，拿鎗上的副旗包住，給僕人拿回去，並且吩咐他們不要說起此事。時已入夜，他重又上馬，返回堡壘。女人聽說瓜達斯他諾是晚要來食餐，很熱切的盼望他，但總不見來，心中十分詫異，對丈夫說，「請問瓜達斯他諾爲什麼不來？」他答：「我剛才得到他一封信，說明天方能夠來。」她心裏很不舒服。他一下馬，就召廚子來，吩咐他：「你拿這顆心去，要盡心把牠煮得好好的，用銀碟盛着送到席上。」廚子把牠切得很細，用上等香料烹調，弄成一樣極出色的時菜。

到晚餐的時候，他們坐席，菜也上了；但他只想着日間所作的事，不能多食。末了，廚子進上美肉，放在主婦面前，裝作無事的樣子，故意稱讚這是一味好菜。她一點疑心都沒有，嘗了嘗，覺得很可口，就把牠吃光了。等她吃完，他才說，「夫人，這菜好不好？」夫君的確好極了，她說，「上帝助你，」他說，「我也相信你；現在他死了，他活着時，你愛他勝於一切罷。」她遲疑半晌，才說，「什麼，你給我的是什麼？」他答道，「那是瓜達斯他諾的心，即你

這淫婦所最愛的，告訴你罷，在我回家不久之前我就用這雙手來把牠從他的胸膛裏挖出來了。」女人一聽到她在斯世所最愛的人的惡耗，其痛楚自不待言。末了，她答道，「你的作爲好比一個下流的惡徒；倘若我自願愛他，而你惱了，那麼，該受懲罰的是我，不是他。請不要說這麼珍貴的食物是一位豪俠高貴的武士的心肝啊。」說完便站起來，從窗跳下。窗口離地很高，她墜下來，跌得骨肉粉碎。武士見了這個情形，十分慚愧，追悔不及，即時配好馬，逕直跑了。第二天早晨，這件事傳遍通國，兩個死尸，則收拾好合葬於婦人所屬的教會的一個墳墓，國人甚爲哀憫。又有人將此事作成詩歌，暗示他們是誰，及致死的原因和慘狀。

故事第十

現在只差帶奧紐斯一人沒有說過罷了。至是他就承王上之命說道：——

你們所講述的不幸的戀人的慘傷故事，使我驚心觸目，我久已想把他們結束了。現在真個就到完結的時候了，除非我再加說一個，但我的主義不是這樣。我想變更預定的計劃，在你們聽過這些慘傷的故事之後，給你們一點兒快樂，並且可以做我們明天的講談的話柄。

不多時以前，薩列諾有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名叫馬遮大夫。他到晚年娶同城一個青年貌美的女子爲妻。他們的年紀太不相稱了。他事事都求博她的歡心，衣服珍飾之資，一點都不吝嗇，以滿其所欲；因之，她在城中竟出乎所有婦女之上。但是她仍然不滿足；在青年紳士的隊中，她找尋一個悅心的人，果然後來找到一個，把她全般的希望和愛情都寄

在他身上了。他名叫陸機愛里，系出名門，但性情最爲放蕩，因此所有的朋友都不喜歡見他，全薩列諾都詆毀他，說他完全是個下流邪惡之徒。她對於這些誹謗都不介意，藉女僕的幫忙，她和他居然相會了。相見時，她規勸他一番，叫他看她的面上，把已往的惡行都改掉了，從此改途易轍；又爲消除一切誘惑起見，時時都拿金錢供給他。他們兩個間的事態，做得很謹慎。適值有一次一個患脚病的人來醫生處求醫；醫生告訴病人的朋友說，裏面有條腐骨，非取去不可，否則他必會失去一條腿，或竟連性命也不保；但是他仍把這看作不甚拿得穩的。他們聽他的話，就請他用他所認爲最適宜的方法來醫治。

醫生心想，非用麻醉劑，怕病人不能忍受疼痛，所以就延至晚上才施手術。到時，他先去預備一種用某種藥品配製成的藥水，一飲了，就陷入昏睡的狀態，到他視爲施用刀圭所需的相當時間爲止。他把麻醉藥放在房間的窗間，卻沒有說這是什麼東西。到了晚上施手術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使者，是馬爾菲的體面人差來的，他們都是他的朋友，叫他馬上前去，因爲他們生了一場大爭鬪，許多人受了傷了。醫生遂把治脚病的手術推延到

明天，立即坐船去馬爾非。他的妻在家，知道他是晚決不回來，便悄悄的迎了她的情郎到她的房間，把他關在裏面，等家人都睡了才叫他出來。

陸機愛里在房中等候他的情婦，不知是因為累乏，或因為吃了鹹肉，再不然是因為他有好飲的惡習，覺得非常口渴，一眼看見醫生預備給病人之用的那一瓶水，以為是好喝的飲料，一口喝乾了；不多時便倒頭沉睡。婦人一有便，趕快到自己房中，誰料他已沉沉酣睡，於是低聲叫他。但是他不答應，也不動一動。她登時手足無措，大力搖他，並且說，「懶漢，快起來罷！要睡在家睡好了，這裏不是你睡覺的地方。」

他被人這樣大力推搖，由一隻箱子跌下來，倒在地上，沒有一點知覺，好像死了一般。她此時更加張皇，伸手拉他的鼻子，又扯他的鬍子，但都不中用，因麻醉力太強了。至是，她疑心他死了，用燭火燒炙他的肌肉，仍不見效。雖然她的丈夫是醫生，她卻不是女醫生，便斷定他確實身亡了。

在世界上，他是她最鍾愛的，但又不敢聲張，只啞子喫黃連似的自悲其厄；如是者久

之後，後來想起恐怕有傷名譽，便想法子把來搬離己宅。她自己卻全無主意，只把女僕叫來，問她怎樣處置。女僕十分驚愕，用盡方法喚醒他，終與女主人同意，斷定他確死了，最好惟有搬他出外。婦人說，「但是搬他到什麼地方，令明天人家見了，不會思疑是從我們這裏搬出去的呢？」主婦，」她說，「今夕我剛才在隣近細木匠店鋪的前面，看見一個很好的大木箱，只要那匠人不把木箱拿入鋪中就好了。我們大可以把他放進箱子裏，給他劃兩三條傷痕，和一把小刀，那麼不論誰見到，都不會說是我們放在那裏的，只以為他劣性發作，去幹那不良的刼掠勾當，被事主殺死，關在箱裏罷了。」她對於女僕的主見一律贊成。只不肯傷他，說全世界的人對於此點都不會同意的。於是她打發女僕去看看那箱子還在不在。她去了一忽兒，回說仍在。女僕膽大而又強健，一膊就托起他，婦人先走出外，看有沒有人到了木箱之處，便把他放了進去，把箱蓋蓋上。

適值是日有兩個青年人，以放債圖利為活的，偶然在同街不遠的一所房子居住；他們是以收入多，支出少為務的。初搬到來，自然需要家具，前一天已看見那箱子，並且早已

決定倘若牠夜間仍放在街上，就偷了回來。到了半夜，他們就實行把箱子擡回來，也不查查裏面有什麼東西，雖然擡的時候覺得很重。擡了回來，就放在房裏，上床睡覺了。

這時候，陸機愛里藥力已過，漸漸甦醒，口渴也消了。天明的時候，一覺醒來，雖然意識已復，但麻醉尙未全消，仍有一點留存；這不但繼續到晚上，並且一連繼續幾天。他睜眼一看，什麼也看不見，伸手一摸，覺得自己被關閉着，非常詫異，尋思道：「這是怎麼了？我在那裏？我是在做夢還是清醒？記得昨晚我還在情人的房間，現在似乎是在一個箱子裏。這是怎麼來的？一定那醫生回來，或者遇到意外事，她見我睡熟便放我在這裏面，是無疑了。」這樣想法，他就躺着不動，傾耳細聽外面有什麼動靜。那箱子的形狀是狹長的，他在裏面躺了多時；姿勢很不舒服，漸漸覺得受壓生疼，很想轉一轉身，於是把背部倚在箱子的一邊。不料箱子放得不平正，他一轉身，便傾倒在地上，聲甚響亮，把屋中的婦女們驚醒，張皇失措。陸機愛里不知怎麼才好，瞥見箱子一跌下來，箱蓋開了，便想最好設法走了出去，勝過在屋裏，於是就在黑暗中摸索，想找門戶或一個地方逃走。不料卻被她們聽到了，大聲

叫道，「誰？」他不認識她們的聲音，一言不答。於是她們就去叫醒她們的丈夫，但他們上半夜鬧得累了，睡得很熟，什麼也聽不到。她們更加驚嚇，忙走到窗前，大聲叫「賊呀！賊呀！」隣居聞聲而集，一湧而進。至是屋中的男子也到鬧醒了。一手捉住陸機愛里。此時他已嚇得呆了，自知沒有逃脫的可能。適值城中的官吏，因有紛擾，出巡至此，衆人便把他付於官吏之手。官吏把他解到公廨，他在邑中素有惡行，審問官卽施以拷打，他沒有法子，只得招認是有心偷竊，走入這個人家。於是州官就判決處之以問弔之刑。

這段新聞，到早晨便鬧動全城，衆人紛紛傳說陸機愛里偷入放高利貸者之家被捕。這個風聲傳到醫生之妻和她的女僕的耳中，十分怪詫，幾乎不敢相信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婦人更替她的愛人擔心，煩惱得什麼似的。過了幾小時，醫生從馬爾菲回來了之後，正想施行手術，問及他的麻醉藥何在，又看見瓶子空無所有，十分怪詫，告訴她們屋裏的東西，不容亂動。婦人有心，便盛意答道，「少少的水，算得什麼，也值得這般大驚小怪？」醫生說，「夫人，這不是平常的水，是蒸溜的催眠藥液啊。」於是把詳情告訴了她。

聽了這番說話，才恍然大悟是陸機愛里喝了，她們不知，反以為他死了；就說，「夫君，我們不知道你的意思。但要是你高興，儘可再製造些呀。」他覺得此外別無他法，也就罷了。

不多時，她打發去探聽戀人消息的女僕回來說，「夫人，不論親朋戚友以及所有的人，都沒有有一個左袒陸機愛里的，也沒有人幫他的忙；大家都一致贊成明天把他問吊。但我卻另外聽到一個新消息，就是他怎麼能夠走進高利貸者家中，告訴你罷。你是認識那木箱的所有者那個細木匠的；剛才他和一個人爭論，那個人似乎是木箱的物主，他堅要細木匠賠償；但細木匠回說他沒有把牠賣掉，不過被人偷走罷了。買主答道，『聽說你賣了給那兩個高利貸者，今早他們親口對我說的，並且當陸機愛里被捕時，我還親眼見那木箱在他們屋裏呢。』他們是撒謊的，」木匠說，「我絕沒有賣給他們；是昨晚他們偷取的；我們去找他們理論罷。」他們一同去了，我就取路回來。由此，顯見得陸機愛里是被人連箱擄去的；後來怎樣，我可不知道了。」

醫生夫人至是才完全明白此事的真相，遂告訴女僕由丈夫口中所得的消息，並乞

求女僕幫她的忙，設法使她的愛人逃脫。因為她此刻有能救回他的生命，和自己的名譽了。女僕答道，「夫人，靈機告訴我怎麼辦，我便盡心去做了。」夫人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就把各事一一教了女僕依法而行。於是女僕走到醫生跟前，哭着說，「先生，我來求你赦免所犯的一種大罪呀。」醫生問她犯了什麼罪？她仍哭着答道，「你知道陸機愛里是個什麼樣人了，這一年來，他成了我的情人，雖然他很有瑕疵，我仍愛他。昨晚他知道你出外不歸，苦苦的求我，我就領他進你的屋子，帶他到我的房間過夜；後來他口渴，我不知怎樣瞞着女主人給他取些水或酒喝，當時他在中堂，我忽然想起在你房間見過一瓶水，便去拿來給他喝了，卻把水瓶放回原次。如今我才知道你對於此事很生氣。我招認我所做的事很不對，可是人一生那個沒有過錯呢？我後來十分懊悔，這不是因為此時的本身，卻是因為我把他的生命陷於危險。故此我誠心切求你寬恕我，並且准我去盡力救他。」

醫生先是雖然很生氣，及聽過了她這一番話，便溫和地說，「你這樣所為，是應受煩惱的，因為你所得的不是個活潑有為的青年，卻是一個懶惰的流氓，倘使你能夠，就去救

他一命罷。但當心不要過乎此限，若然，我就一併責罰你。」女僕得到這個答覆，自思開始已經不錯了，於是趕快跑到監獄，求獄卒准她和陸機愛里說幾句話。她通知了他要想得釋，應該怎樣和邑宰說之後，就逕直去見法官，經過人的介紹，她便對法官說，「大人，你逮捕了陸機愛里，說他犯偷竊罪，實情卻是冤枉哩！」於是她把已往的事一一細說出來：她如何領他進醫生的家中，如何拿麻醉藥水給他喝，如何把死者放入箱子裏；末了又告訴他木匠和物主的爭執，表明他如何進了放債者的家中。

至此，法官便明白了一切，於是他首先傳訊醫士這件案中的藥水是否真的；知道是真的了，又傳木匠，木箱的買主及放債者到堂；經過一番研訊之後，證明他們於昨晚偷了箱子回家。最後又提陸機愛里上堂，審問他昨晚在何處，他回答他不能確知睡在何處，但說他的本意原想和醫生的女僕睡，在她的房中因非常口渴，便喝醉了；至他昏睡後到醒覺，自己臥在放債者家中的箱子的事情，卻不能說。法官對於他的口供十分滿意，吩咐他們把情節反覆說了幾遍。最後，覺得陸機愛里無罪，便釋放了他，倒判令放債者罰款十克郎。

陸機愛里，醫生夫人兩人的快活，是很易想到的，她後來和女僕快活一場。因為她慶幸她沒有依言用小刀劃傷他的皮肉；以後他們仍舊繼續尋樂。我時時都希望有此享樂，但絕對不想被關在木箱裏。

以上的故事，都令到各女郎很悲傷，惟有帶奧紐斯的卻使她們很快活。國王見太陽快要沉西了，他的王權也就完結，於是向衆人道歉，說他不應拿戀人的不幸的殘忍題目來做談資，說完便立起來，把皇冠除下，衆人靜候他加冠於誰，他就加於菲亞麥塔的頭上，說：「你是我們之中最能安慰我們的，所以選立了你，讓你指定明天將要講的什麼。」菲亞麥塔的柔髮，用一串長而榮貴的小環勒着，垂到白皙可愛的肩上，她的蛋圓臉紅白分明，如百合與玫瑰打成一片，十分美麗；她的星眸如同鷹隼的眼，一張小嘴，襯住兩片紅寶石似的朱唇，她嫣然含笑說：「菲羅特刺塔，我很願意接受你的封立。現在你的職責完了，該回想一下你以前所做如何妥善。我願意各位明天預備講一對戀人，經過了一番殘酷和不幸的意外之後，終於得到快樂。」這個提議，人人都一致贊成。於是召管家到來，吩咐

他去備辦最急需的東西。完了就宣布散開，到晚餐再聚集。於是有的步入園中，園中景色佳絕，她們絕不生厭；有的去看風磨；其餘各隨所好。到晚餐之時，衆人又復照常齊集。於泉水之旁，開懷用膳。膳畢，開始歌舞。菲羅媚娜領衆跳舞，皇后說，「菲羅特刺塔，我不想乖離我的前任，但他們已行之在先，所以我也想請你爲歌一曲：我知道你的歌唱像你的故事一樣，必不會令我們所餘的時光受你的惡運所捲，所以我願你唱一首你望愛的歌曲。」菲羅特刺塔答道，「謹如命，」便即唱出下面的歌。歌曰：

和歌 必定沒有別人比我

更能引起你的憐憫，

因我在情場中被騙了。

我這慘傷了的心，

現在雖然怨訴她，

但在當初感受情愛的槍鋒時，

極度的痛楚，

卻視爲無物；

因爲她，雖最不仁，

當時我卻以爲最完全的。

呀！知錯太遲了。

必定………

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和快樂，

但現在我發覺被她所騙了；

爲什麼？當時我竟深信，

深信沒有人比我更安全幸福，
因此把以往一切的交情擱置，
以求達到情場上的勝利。

必定………

自從知道不見悅，

我便詛咒那初戀的日子，

她美麗的面孔，

第一次把我飄蕩的心偷去。

我的輕信和情愛，

是我痛苦的無窮盡的源泉。

必定………

悲苦是這樣的廣大，

把我的心佔據了！

一切的解脫都是徒勞，

只有死亡可賜我以休息，

那時一切的痛苦終止，

我將得到安全與永眠。

必定………

再沒有方法

可以安息我的痛苦了；

呀，當我長眠時，

別讓焦念

在她心胸中興起，

讓她得到幸福吧！

必定………

但在我未去之前，

仁慈的愛神喲，請向她微語：

我爲了她，

才受盡這般的痛苦，

或者她會回心轉意，追悔從前，

對於我的情愛終有美滿的報酬。

定必………

非羅特刺塔的感情及其所由起的原因，都由歌詞鮮明地表顯出來，假如不是黑夜掩蔽了她們的秀臉上的紅潮，也許跳舞着的女郎會更加羞澀呢。但衆人唱了好幾首歌之後，休息的時間已近，皇后遂下令衆人各歸本房。

第
五
日



太陽現在把牠的金光投射到我們所住的半球的平面上，菲亞麥培爲那些一見日光便卽在樹林中快樂地歌唱的小鳥們的甜蜜的歌聲所驚醒，她起來，而且也把衆人都喚醒了。他們去到一塊可愛的草場上，在清露猶溼的草上緩步，直至日上三竿纔止，在路上他們談及許多有趣的題目。後來太陽的熱力增加，他們便退到屋裏去休息，在那裏用了一點酒及糖菓，後來他們又在園裏消遣，直至早餐的時候。各種東西都由他們的管家最雅緻地預備好了，他們同唱一首或兩首歌，便一同入席。早餐完了之後，他們又用音樂及跳舞來消遣。音樂和跳舞終結之後，皇后便任他們自由，於是有些便去睡覺，有些卻走到園裏去玩耍，到約定的時候，他們才又一齊來到噴泉旁邊。那皇后一面登上她的寶座，一面把她的目光投射到旁非拉斯的面上，微笑說她想他先說他的故事。他立刻奉命說。

故事第一

在一個這般有趣的談論的開始，我一時有許多故事浮現到我的心頭，但其中之一我是特別歡喜，因為牠不但有我們今天所想談論的幸福_的結局，同時也顯示愛情的力量是如何神祕，偉大和有益於人，有許多人很責備和譏議愛情，其實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所說的是甚麼，至於我自己對於愛情的意見，則可以由列位代為說出，因為我估你們都是在這種深厚的情緒支配之下的。

照居比路的古代歷史說，從前在這個島上，有一個貴族叫做亞里斯帖帕斯，是全國中最有錢的人，如果他也有不幸，那就是因為他有一個這樣的兒子，雖然他在身材及姿勢上都超越過他的同代的少年，但他卻是完全白癡的。他的真名字是叫做伽理蘇，因為無論他的教師怎樣努力和用盡他的技巧，以及他的父親怎樣懲教他，也不能將一個

字裝入他的腦中，或令他學會某一種事情，而且因為他的聲音和說話時的姿勢，是異常粗魯和拙笨，人家很藐視地叫他做辛萌，意思是野獸。他的父親常爲他異常憂慮，後來覺得對於他是完全無望的了，便像把一件常會引起他的愁苦的東西遷開一樣，叫他回鄉下去和他的奴隸們居住。這件事對於辛萌是很有趣的，因為他心目中所最歡喜的就是這種人。他住在那裏，過着勞動及一切下等的生活。一天約在正午的時候，他肩上托着一枝短棒，正在由這塊田跑到那塊田地漫游，忽然來到一座很美麗的樹林；此時剛好是五月天氣，全樹裏都開滿了花朵。他的命運帶引他，由這裏入到一個有許多大樹所圍繞着的草場，在草場的一角，有一道像水晶一般的泉水，在泉邊的草地上，有一個最美麗的女郎酣睡着，她的外衣是如此滑薄和細緻，掩蓋不住她的肌膚的瑩潔，自腰以下，著一條白色的絲裙。同時在她的脚下，又睡着了兩個婦人以及一個男僕。辛萌的眼一望見了她，便倚在他的小棒上站着，很驚奇地，一聲不發地雙目注視着她，好像他以前從未見過女人一樣。突然在他那粗野的，從不能接受任何文雅的印象的心懷中，起了一種突然的思想，

這種思想似乎向他的愚笨和粗淺的了解力指示說，這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自此以後，他便開始研究牠的每一部份，鑒賞每一個肢體以及每一種姿態，於是他便由一個蠢子一變而爲一個美的批判者了。他很想看一看她的眼睛，因此他便屢次想把她驚醒，但因爲她的美麗是這樣遠過於他所曾見過的婦女，他懷疑她不是一個凡人。這種思想令 he 等候着她能否自己會醒來，雖然這種期待令他很疲倦，但因爲那對象是如此可愛，他沒有離她而去的力量。

經過了許久之後，她醒了，擡頭一看，看見辛萌倚着他的小棒站在她的面前，她驚駭起來，說：「辛萌，你這個時候走到這裏來做甚麼？」當時因爲他自己的粗野以及他的父親的高貴和富有，全村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了。他並不回答，祇把他的眼睛盯住了她那似乎有一種溫柔投射出來令他充滿一種他從未嘗試過的愉快的眼睛。她看見他如此情形，不知他的癡性將會令他有甚麼粗暴的舉動，便喚醒了那些和她同來的人，並且說：「辛萌，走你的路罷。」他答說：「我要和你同走。」但雖然她是很怕他，而且很不願

意和他結伴，但他卻不肯離開她，直至把她送到她的家中才止。此後他便回到他的父親那裏去，宣告他不願意再到鄉下裏居住，這件事令他的朋友們很不悅意，但他們也不干涉他，想看他的性情爲甚麼會改變起來。種種課程都不能打入的心，現在卻這樣給愛情感動了。不久他的思想和行爲是改變得如此利害，他的父親，他的朋友們及一切認識他的人，都驚奇起來。第一，他要求他的父親讓他穿着像他的兄弟們一樣的衣服及其他裝飾，他的父親自然是很願意給他的，同時他又和那些青年的紳士們交際往來，觀察及學效他們的舉動的儀式和禮貌。在很短的時間中，他不但得到了各種學問的門徑，而且更得了些哲學的知識。後來他那種粗魯的聲音也變爲悅耳和文雅了。他又漸漸熟習音樂，又很注意研究海上及陸上的戰術，他變成了一個最好的學者和英雄。這種改變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對於伊菲珍妮亞的愛情。現在不必逐一詳舉他的優美之點，總之他自從他第一次識得戀愛的時候起，不及四年，便變成一個全島可以因之而誇耀的各方面都很完備的青年紳士。

列位可愛的貴婦，我們對於辛萌將有什麼可說呢？至少我們也要這樣說吧：上天所賦入他的偉大的靈魂中的所有美質，都被不幸的命運所禁錮，堅固地被鎖在他的心的角落裏，直至戀愛解除了這種禁錮的魔法，盡牠的力量把所有美德由牠們所久被禁錮的黑暗中趕到清明的日光之下。這件事清楚地表明愛情能怎樣奮發那些獻身給牠的人們的靈魂，以及牠的偉大的影響能怎樣操縱他們。因此雖然辛萌像其他的少年一樣，對於伊菲珍妮亞的愛情未免有些輕薄的舉動，但當亞里斯帖帕斯想到這件事是令他成人的，便不但容忍他，且鼓勵他向她尋求快樂。雖然如此，辛萌（他記得伊菲珍妮亞曾叫他做辛萌，不願意人叫他做伽理蘇）卻想令這件事情得到幸福的結果，便常向她的父親要求她的婚事。她的父親答他說他已經將她許配給一個羅得斯的貴族，叫做帕息曼德，他不願意失信於人。不久他們的婚期到了，她的丈夫依禮遣人來迎接她。辛萌對自己說：「呵，伊菲珍妮亞，這就是我給你以我怎樣愛你的證據的時候了，因為你的原故，我成爲一個人，如果我得到你，我便像神們一樣的榮耀和幸福了，我一定要得到你，否則

我便要死了。」

他便立刻說服一班青年紳士，他們都是他的朋友，來幫助他，祕密地裝好一艘戰船，駛到海裏去，想在那裏截取那隻載伊非珍妮亞前往夫家的船。伊非珍妮亞經過她的父親以及她的丈夫的朋友們的隆重的祝賀之後，便和他的丈夫的朋友一同下船往羅斯去。辛萌，他整晚都幾乎沒有睡覺，第二天便看見他們經過，他便大聲喝叫：「停止，收下你的帆，否則你們便要到海底去了。」那一方面卻也不示弱，都武裝到甲板上，去預備作頑強的抵禦。他拋一把撓鉤，鉤緊了來船，把牠牽近前來，他便像一隻獅子一樣，也不等待他的同伴，便即一個人如入無人之境地跳到敵人裏面去了。愛情給他以奇妙的力量，他將他們像一羣羊一般斬殺和驅逐，直至他們都棄了他們的軍械，束手就擒。他便這樣地對他們說：「紳士們，我不是因為想來搶劫你們，及和你們之中任何人有仇恨，而離開居比路來到這裏相會你們。我來這裏是為着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之成功，對於我自己是最大的關係，但同時你們卻又很容易允許我的，那就是伊非珍妮亞。我愛她過於世界的

一切，因為我不能以一個朋友的資格從她的父親那裏和平地得到她，我的愛情便迫着我，我要以仇敵的資格，用武力從你們的手裏獲得她了，因此我決意要做帕息曼達預備對於她所做的事情。將她交給我，你們便平安地走你們的路罷。」

那些人被迫着——並不是出於善意——將她交給辛萌，她哭得像一個淚人一般，他見她這樣哀哭，便說：「可愛的女郎，不必畏懼，我是你的辛萌，他因為曾長久繼續戀慕你的原故，比較那祇由於應許的帕息曼達更有權來要求你的情愛。」他便把她抱到自己的船上，船上其他的東西，他卻絲毫不動，便叫他們起程離去。辛萌把那少女從她愁苦中安慰過來之後，便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商議此後的行程，他的朋友們都以爲他們暫時不可回居比路去，不如直接駛往克里特，在那裏有很多的親戚朋友們可以投奔，辛萌對於此議特別贊成，因爲他在那裏便可以安心地和伊非珍妮亞同居了，於是他們便取道向克里特前進。

但不久之後，那由於一容易的勝利而將那少女交給辛萌的命運女神，便將他的過

度的快樂變爲最利害的憂愁，和最辛苦的哀哭了。他們離開那隻羅得斯船約有四小時之後，黑夜來到了，辛萌自然歡迎牠多過歡迎其他的時光，但牠同時卻帶來一口最猛烈的暴風，這口暴風將整個天空遮蔽得這樣利害，直至他們不能看見他們自己所做的甚麼，以及究竟向着何方進行，同時他們又不能駕駛他們的船。你可以容易地想像出當時辛萌的憂苦是如何的了，他以爲上天之所以令他成就他的願望，不過是想令他死得更爲痛苦罷了。數點鐘以前，死對於他是沒有這樣痛苦的。他的朋友們也十分震駭，但尤其是伊非珍妮亞，她當時每一次船被風簸動時都顫震起來。她將此事歸咎於他的不合法的戀愛，她說上帝之所以發起這場暴風並沒有其他理由，祇因爲他反對上天的旨意和安排，用強力來得到她，所以上天要挫折他的放肆，讓他先看見她死，然後自己也跟着同樣悲慘地死去罷了。

暴風繼續越來越利害，最後他們在這樣的困苦中，被帶到一個離羅得斯不遠的小島。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因爲他們的生命安全起見，使用盡他們的力量，駛船

泊岸。他們終於得到成功，將船駛入一個小港裏，而那隻羅得斯的船也剛好在他們之前駛入此港。他們直至天明之前也不知道他們是在羅得斯。當天明的時候，他們看見日和牠分手的船卻也灣在這個港裏，彼此相距祇有一箭之遙。辛萌爲此事十分憂慮，他怕有甚麼事情發生，便即吩咐水手快些將船放洋，信賴命運，因爲洋裏雖然危險，也比這裏較爲安全。他們用盡他們可能用的方法駛船出海，但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因爲打頭風很利害地擋着他們，把他們打近岸去，雖然他們盡力阻止也是無效。他們不久便爲前船的水手們所發見，他們便立刻上岸，走到鄰村去找那些剛好上船回家曾在船上的紳士們，告訴他們辛萌和伊菲珍妮亞現在也像他們一樣被風打到這裏來。他們聽見了，便立即起了一大隊人馬來到海邊，把那正在登岸預備向附近樹林逃走的辛萌以及他的朋友們捕獲了，將他們一齊帶到村裏去。帕息曼達聽見這個消息，便往議院控告他們，議院於是打發當年議長來辛馬卡斯帶同一隊官兵前來將他們解至監中。那位可憐的辛萌，在他獲得了他的情人不久之後，便這麼地失去了，而且幾乎連一個接吻也沒有得到來償

補他的痛苦哩。同時伊非珍妮亞卻爲一班貴婦們所歡迎，而且安慰她會被擄掠，及在海中經受風浪的痛苦，此後她便留在那裏和他們同住，等待選定的婚期。因爲辛萌和他的朋友們日前有恩於羅得斯人的原故，都得回生命（雖然帕息曼達曾用盡他的力量來阻止）祇被處無期徒刑。他們在監中自然非常愁苦，因爲他們已沒有恢復自由的希望了。

當帕息曼達預備他的婚禮的時候，運命之神好像悔她會加於辛萌的損害的樣子，她爲辛萌的釋放製造過一個新的局面。帕息曼達有一個弟弟叫做奧米士特，雖然在年紀上他是小一點，但能力並不輸過他的哥哥。許久已經有人說他將和城中一個美婦人叫做卡散德刺的結婚——這個婦人也同時爲來辛馬卡斯所愛——但因爲許多偶然的不幸事件阻礙着，所以此事許久也未曾實現。現在帕息曼達爲自己的婚禮籌備隆重的典禮和筵宴，他覺得如果他的弟弟也同時結婚，便一定會省回許多金錢和精神。因此他便將此事再向卡散德刺的朋友們提議，不久便得到完滿的結果。經各方面同意之

後，便決意兄弟們同日結婚，一同把他們的新婦們帶回家去。這件事令來辛馬卡斯十分憤怒，因為他眼見他久已懷着的要娶卡散德刺為妻的希望是被人剝奪了，但他的智慧仍足以令他將他的心事隱藏着，暗中在那裏思索有甚麼可以阻礙這件事的進行的計策，但最後他覺得除了用武力奪走她之外，實在沒有其他良計了。因為他有這樣的職位，這件事似乎是很容易辦到的，但他想如果他一生沒有官職，則事實做出來之時，也不至這樣令萬人皆知。總之他會自己和自己反覆辨論了很久，卒之情愛的勢力勝過了名譽，他便決意無論如何也要把卡散德刺帶走了。

當他想到選擇從事這件營生的夥計以及應用任何方法的時候，他便立刻記起了那是他的監犯，同時又是他的同伴的辛萌。他覺得這裏沒有別人比較他更能幫助他，而且在這件事情之下，沒有別人比較他為可靠和忠實的了。於是他便祕密地把他傳到自己的房裏，在那裏這樣地對他說：「辛萌，因為神們是人類各種事物的最好及最慷慨的施與者，所以他同時也是我們一切能力和善功的有力的判斷者，當他們發見牠們在各

方面都能堅立和不變的時候，他們便承認牠們是有偉大的價值。當他們想及你的人格和勇敢的時候，他們很想給牠們以在你父親——我知道他是一個很尊貴的人——的家中的狹隘的範圍裏所不能得到的較大的試鍊，最初，如我所聞，他們用愛情鋒利的力量，把你由一個無知的動物而造成一個人，後來他們又用不幸的命運，現在又用悲慘的監禁來試鍊你，我想他們也很想知道你的靈魂究竟有沒有變改，是否仍像你最近贏得你的戰利品而驕傲地站起來的時候一樣勇敢和雄壯。如果牠是仍然如此，我可以向你貢獻一件對於你沒有別的事情更爲可喜的提議，即是你可以再得回你從前的能力和勇敢。那個以你之失望爲快樂，而且是盡他的力量熱心主張將你定死刑的帕息曼達，現在正在籌備和你的伊菲珍妮亞結婚的婚禮，使他可以享受那命運會一次放在你的手中，而後來又從你那裏奪去的幸福。但這件事怎樣令你愁苦我是很容易了解的，我自己現在也受着同樣的損害，因爲我的情婦，也要同日嫁給他的兄弟奧米士特了，現在我覺得我們除了倚賴我們自己的堅決的決心及手臂的力量之外，別無補救的方法。因此爲

我們彼此各獲得我們的情婦起見，我們要用我們的刀來開我們的路，如果你看重你的情婦（我不說你的自由，因為沒有她，自由對於你是沒有甚麼價值的），你便隨我來罷，命運將會把她交給你的手上的了。」這番說話給辛萌的頹喪的靈魂以很大的安慰，他立刻答說：「來辛馬卡斯，如果事情當真是和你剛才所應許的一樣，你不能再找一個比較我更勇敢更可靠的朋友來幫助你進行這件事情的了。告訴我你想我爲你做甚麼，你將會見我很妥當地把牠施諸實行。」來辛馬卡斯答說：「自今日起三天之後，那兩位女郎便被送往她們許嫁的丈夫的家裏去，此時你要和你的朋友們及我的朋友們，以及那些我所親信的人，佩帶軍器，乘夜前往，當他們正在歡樂的當中衝入他們的屋裏去，把那兩位新娘搶走，帶到我所預先預備定的船上去，把她們帶往別處，如有敢阻擋我們的，我們便殺了他。」辛萌完全贊同這條計謀，於是他便靜靜地等候着那約定的時間到來。他們結婚的日子到了，屋裏的每一部分都充滿喜樂，來辛馬卡斯在預定的時間發出那些重要的號令之後，把辛萌及他的朋友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分爲三隊，叫他們各在衣服底

暗藏軍器，且鼓舞他們要勇敢地去進行他們所從事的事情。他遣一隊去守住港口以備逃走，而帶了其餘的兩隊衝入帕息曼達的屋裏，用一隊守住大門，以備有人自外面把他們關在屋裏，而自己親身和辛萌以及其餘的人們衝上樓上去。他們入到飯廳，看見那兩位新娘正和一班貴婦在那裏排坐着食晚餐，他們衝到她們的面前，把所有桌子推翻，每人捉住了他自己的情婦，把她放在他們的從人的臂上，吩咐他們把她送到船上去。那兩位新婦以及那些貴婦們僕人們大聲叫喊，所以這裏立刻便利害地喧擾起來。來辛馬卡和辛萌拔出了他們的劍，回到樓下去，沒有一人敢阻當他們。後來他們遇見帕息曼達，他聞聲前來攔阻，手執着一條大棍，但不及一合，便被辛萌把他刺死在他的足下了，奧米士特走來幫助他的哥哥，也同樣爲辛萌所殺。其餘許多上前助戰的朋友們，都被殺傷和擊走。於是他們便遣下那充滿血污和混亂的房子，結成隊伍，挾同他們的劫掠品，一直向他們的船走去，一路並沒有絲毫攔阻。當他們把他們的女郎放上船上，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們也跟着上船之後，岸上便來了許多人想把她們奪回，但他們卻放下他的槳，愉快地

揚帆往克里特去了。在那裏他們爲他們的親友們所歡迎，他們在那裏和他們的女郎結婚，且愉快地享受他們所劫來的財貨。後來羅得斯和居比路二島因此起了利害的爭論。最後，經朋友們的和解，各事都和平解決，辛萌和伊菲珍妮亞一同回到居比路去，而來辛馬卡斯也同樣把卡散德刺帶到羅得斯，他們一生一世快樂地同居。

故事第二

皇后見旁非拉斯的故事已經講完，把牠極力讚美一回之後，便命伊彌利亞繼續講下去，她便說出這樣的故事：

按照我們的願望，我們常是自然地喜歡聽那些得有良好的結局的事情的，同時又因為戀愛常得到快樂的報償多過得到悲慘的報償，所以我喜歡服從皇后的命令按照今天的總題說出一個故事，多過服從王上的命令，而說出像昨天所討論的故事。

列位貴婦們，你們知道近着西西里有一個小島叫做利巴利，不久以前，在那裏住着一個富家的女郎叫做君士坦提亞。在這個小島之上，有一個品格高尚，舉止超卓的少年叫做馬特施奧的戀愛着她。她對於他也有同樣的愛慕，所以除了和他相見的時候之外，她總是不愉快的。因此，他立意要娶她為妻，便去徵求她的父親的同意，他的父親答說因

爲他是家世貧寒，他不肯允許這頭親事。馬特施與見因自己貧寒而被拒絕，十分悲傷，於是便約同一班親友，裝一艘小船出外謀生，立意非發了大財不再回利巴利來。他離開那裏之後，在巴巴利的海面巡邏，劫奪了一切在那裏經過而勢力不及他的船隻。如果他的欲望有些限制，命運是祝福着他的。但他和他的朋友們，貪得無厭，不以已經很富有而滿足，而想再得多一點，於是他們便終於爲一隻薩拉森船所攻襲。經過頑強的抵禦之後，被那隻薩拉森船所戰勝了，那些薩拉森人把他們一向擄掠所得的財貨盡數劫去，更把船上的人殺死大半。他們把他的船弄沈之後，便把他捉往突尼斯去，他在那裏受了很長久及很慘苦的禁錮。同時這個消息傳到利巴利，說他們已經完全溺死了。這個消息令那位女郎如此悲苦，她定意設法了此殘生，但因爲她沒有勇氣採用那些劇烈的自殺方法，她便選擇一條方法，卽是設法把自己陷入不能不死的位置。於是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地走到港口裏去，在那裏找着一隻裝滿帆槳而又和別船沒有連繫的小漁舟，她走上船去把她掉到海裏，便卽把槳和舵都去棄了，任風把牠吹送，她以爲這樣一隻空船，又無人把舵，

如果不被風吹翻，便一定會撞在石上撞成碎片，無論如何，她也不能免一死的了。於是她便拿一件外衣捲住她的頭，睡在船底，傷心啼哭。但她的遭遇卻剛和她所想像的相反，此時剛好吹着一口北風，同時又沒有波浪，那船飄流了一夜，第二天晚上便被送到百里之外的突尼斯，近着一條叫做蘇薩的小村。那可憐的女郎並不知道他自己是近着陸地，抑或是仍在海中，因為她自從睡下的時候起便從沒有起來觀看，也不想會有起來觀望的機會了。

當小船正在飄近岸邊的時候，剛好有一個貧婦人正在那裏收取那些在日光中曬乾的網。她看見一隻張滿了帆的船飄到岸邊，她估船上的人一定是都睡着了，便爬到船上去察看，見祇有一個女郎在那裏睡着。她把她叫喚了多回才把她喚醒了，她看見她所着的衣服，便知道她是一個基督徒，便用拉丁語來問她為什麼會一個人睡在船上飄流到這裏。那女郎見她所說的是拉丁話，便以為自己是被風送回利巴利來，便坐起來，四圍瞻望，但卻不認得她現在所在的是甚麼地方，於是她便向那位婦人詢問這是甚麼地方。

那婦人回答說：「孩子，你現在是在巴巴利，近着蘇薩的地方。」那女郎聽見她這樣說，便憂愁起來，因為她沒有得到她所渴望的死，同時又怕會被迫失去她的貞潔，不知如何是好，便坐着痛哭起來。那位良善的婦人看見她如此，便十分可憐她，經多次的勸告才把她帶到她自己的小茅舍，在那裏，她逗那女郎說出怎樣飄來這裏的情形。那婦人知道她很飢餓，便把一塊粗麵包，一些魚，一杯水放在她的面前，勸她食一點。君士坦提亞問那個婦人是誰，為甚麼她講拉丁話講得這樣好。她告訴她她是特拉巴尼的人，她的名字叫做卡拉巴拉沙，是某基督教徒的漁夫的僕人。當這個充滿着愁苦的女郎聽見這個名字的時候，開始在這個名字上得到一點希望。但她仍不明白那是因為甚麼緣故，祇覺得她從前曾聽見過這個名字罷了。她求死的願望現在是低減了，她並不明白表示出她自己是誰，以及是從那裏來的，祇求她可憐她的年青，給她一個好指導，使她避免一切加於她的損害。那位婦人把她藏在自己的草舍裏，直至她把她的網理妥之後，便把自己的外衣蒙住了她，把她帶到蘇薩來。對她說：「君士坦提亞，我將把你帶到一個我從前曾替她做過工

的老薩拉森婦人的家裏，她是很慈祥的。而且我敢說，因為我的介紹，她一定收留你，把你作爲她的女兒一樣，你便在那裏盡你的力量來幫助她，等待着上天再給你以更好的命運。」於是她便照這樣把她帶到那個老婦人那裏去了。那位老婦人一面聽卡拉巴拉沙說及君士坦提亞的來歷，一面真誠地向她望着，且忍不住哭泣起來。後來她把她帶至自己的屋裏去，那裏完全沒有男子，祇有她和幾個女人同居，共同做刺繡及其他的女紅工夫。數天之後她便學會了這些工作，而她的行爲是如此可愛，直至她的同伴都極端喜愛她，而且不久她便熟習了她們的語言。她是這樣繼續在蘇薩生活，而她的家中卻以爲她是已經死去了。

一時據有突尼斯的是一個叫做馬利亞特拉的君王，同時有一個格特拿達國的有權勢的少年爵士，先想將突尼斯佔據，他起了一枝有力的軍隊想把馬利亞特拉王逐出國外。馬特施奧在獄中聽見這個消息，他現在已經熟習薩拉森的方言了，知道國王正忙着預備抵禦他的敵人，便對他的看管人說：「如果我可以對王上說一句話，我深信我可

以給他一個可操必勝的計劃。」那個人將他的說話轉告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即將此事通知國王。國王便遣人去把他傳來，問他有什麼良計可以貢獻給他。他答說：「我的王上，自從我來到貴國之後，細心觀察，如果我是知得清楚，我覺得你們所用以戰爭的方法，似乎是完全依賴你們的弓箭手。所以現在如果我可以爲你定下一個計策，使你的仇敵缺乏箭枝，而同時你又箭枝充足，則我相信這一場仗的勝利便一定屬於你的了。」國王答說：「那是當然的，如果你能這樣做，我便一定戰勝無疑。」馬特施奧說：「我的王上，如果你贊成，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我告訴你，你是用甚麼方法罷。你先完全改用比較普通的弓弦更細小的弓弦來做你的弓箭手的弓弦，然後把你所有的箭脚削細了，使牠可以適合這些弓弦。但你一定要祕密地去做，不可令你的敵人聽見，否則他們也會同樣地預備了。這件事的理由是如此：當你的敵人把他們的箭枝盡數發射過來，而同樣你的弓箭手也已經射完了他們的箭枝的時候，你知道他們是常把你射去的箭枝收集起來，再把你的箭還射給你，而你的弓箭手也迫着要用他們的箭來還射他們。但經你這樣一做，你的箭枝

對於他們便沒有用處，因為那些細小的箭腳是不適用於他們的大弓弦的而同時你的弓箭手們的細弓弦，卻很適宜於發射他們的大箭腳的箭。於是你的弓箭手便不愁沒有箭用，而你的敵人卻完全缺乏箭枝了。」這位國王，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君王，很喜歡而且採用了他這個獻議，果然用這個方法得了勝利。馬特施奧因此很蒙恩寵，不久便獲得很大的權勢和財富。這件事不久便傳遍全國，直至最後給君士坦提亞聽到了，她便知道她一向以為他是已經死了的愛人是仍然生存。她的久已熄滅的愛情的火焰又重新生發起來，牠令她再有生氣，牠令她的希望復活。她將她以前經過的事情盡情說給那老婦人知道，且對她說，她很想望去突尼斯走一走，去眼見一下她那久已耳聞的她的情人發達的事情。這位老婦人很贊同她的意見，而且因為久已彷彿做了她的母親一樣，便和她一同搭船前往。到步時，她們同在一個親戚的家裏住下。她們遣卡拉巴拉沙——她們帶她同來——去訪尋他的下落，她回報他仍然生存，而且很有名聲。那位老婦人便決意親自去通知他，說他的君士坦提亞是在這裏。一天她走到他的屋裏，對他說：「先生，你在利巴

利時的僕人之一，現在是被擄在我的屋裏，他很想和你作一番祕密的談話。因爲他不能將這件祕密信托別人，所以他要我親自來告訴你。」馬特施奧感謝她，而且跟着她回到她們所住的地方。那少女一見了他，便喜悅非常，她情不自禁地把她的兩手抱住了他的頸。但當她回憶她所受過的長期苦難，以及現在的流離，她的眼淚便禁不住像潮水般湧出。馬特施奧驚駭地直立了一回，最後，他嘆息說：「呵，我的君士坦提亞呀，你還生存嗎？自從我聽聞你是失蹤之後，我便再沒有聽聞你的消息了。」他一面說，一面用很深厚的溫柔 and 情愛把她擁抱着。她便向他述說她所遇着的事情，以及她會怎樣受這位良善的老婦人的尊敬和善待。他們細談了許久之後，他便去見那位國王，將這件事的始末情由向他說知，而且說如果得他允許，他想按照他們的禮儀娶她爲妻。那位國王十分驚奇他所說的話，他遣人帶了她來，在她的口中，他也得到同樣的故事。他便說：「婦人，你很應該得到你的丈夫。」於是他便吩咐人搬出很多貴重的禮物，將一部分贈給她，一部分贈給他，而且讓他們依照他們所歡喜的去做。馬特施奧很感謝那位曾招待她的老婦人，他給

她以相當的答謝。他們和她流淚握別之後，便帶回君士坦提亞一同搭船回到利巴利去。故鄉的親友們用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歡樂來迎接他們。不久他們便很堂皇地舉行婚禮。他們平安地快樂地同居，享受他們成熟的戀愛所產生的果子。

故事第三

這裏沒有一個人不對於伊彌利亞所說的故事鼓掌喝采。皇后知道這個故事是完結了，便轉向伊里沙，叫她繼續講下去。她欣然奉命說出下列的故事。

我想講一個兩戀人所遇着的最愁慘的一夜的故事，但因為經過了這一夜之後，跟着便來了許多幸福的日子，所以也很適合那決定的題目。

從前在那從前是世界之頭，雖然現在是世界之尾的羅馬城，住着一個青年的貴族，他的名字是叫做皮亞圖，他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少女。這個少女叫做安澤來那，是一個平民，但很得他的國人們的敬重的平民，叫做掃羅的女兒，她對於他也有同樣的愛慕。他因為不能再忍受相思的憔悴，便向她求婚。他的父母一聽見此事，便極力責備他，而且同時遣人通知這個女郎的父親，叫他切不可信這個少年的說話。並聲明如果他和她結婚，他

們便不認他做他們的兒子了。皮亞圖見這件事是如此無望，便預備爲此事憂愁至死。但他想他如果能說服她的父親，便可以和她結婚而不必理會其他的人們的反對了。最後他想到了一條祇要肯同意，可以達到他的目的的計策，而且後來他在一個使者的口中知道她是同意了，那就是他們共同決定共離羅馬而出奔。他們共同商妥了逃走的方法之後，一天早晨，他們乘馬向着亞刺那跑去，因爲那裏有些他所最能信靠的朋友。他們因爲怕人追趕，沒有結婚的餘暇，祇是盡力趕他們的路。他們大約跑了八里路之後，便迷失了路徑，本來他們是應該向右轉的，卻轉向左邊去了。行至將有二里之遙，便望見了一個小堡壘，此時突然看見有十二個人向着他們衝來，她一眼瞥見，（此時來者還未衝近他們）便大聲叫呼說：「跑呀，我愛，我們是被人襲擊了。」她一面說着，一面盡力用馬刺刺她的馬，同時又抱實了她的鞍紐，如飛地疾馳入樹林裏去了。皮亞圖，他的眼睛是注視他的情人多過注視其他的東西的，便祇顧盡力隨着她跑，一個不提防，便撞入來人的隊裏，他們把他捉住而且把他牽下馬來。他們問他是誰，把他自己的名字告訴他們。他們互

相商議說：「這個人是我們的敵人的朋友，讓我們剝去了他的衣服，把他掛在這株橡樹之上，來向奧栖泥家洩憤罷。」經他們大家同意之後，他們命他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他不得已照辦，自己覺得除死之外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忽然有一隊二十五人的伏兵在他們的後面突起大聲叫喊：「殺盡他！」此時他們便丟下皮亞圖而預備作勢抵禦，後來他們見衆寡不敵，便發足飛奔，那一隊人卻又緊緊地追逐着他們去了。

皮亞圖把他的衣服穿上，再行上馬，有這麼快得這麼快向着安澤來那所取的路徑跑去。他在林中找不見馬蹄的痕迹，他知道自己是無法追及那隊先前捉他的以及那隊攻擊那些捉他的的人了，但同時又無法去找她，他便幾乎失了神地在樹林裏走來走去，大聲呼叫，希望她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但是徒然。在這不幸的境地中，他不敢回去，同時前途如何，他又完全懵然；此外，他無論前進或退後都有不斷的危險，因為這所地方是常有野獸出沒的，每一分鐘他都好像看見她是正在被熊或狼們撕食。那可憐的皮亞圖在這樣的情境中在林裏跑來跑去，大聲狂叫，他以爲自己是常向前跑，但卻常回到原來的地

方。直至後來跑到力盡筋疲，加以恐慌和飢餓，他是十分困乏了。看見夜色向他蓋下來，一時想不到別的更好的方法，便把他的馬縛在一株橡樹之下，自己則爬到橡樹上面以避免野獸的襲擊。不久月亮從東方升起，牠是一個很清明的月夜（他不敢睡覺，因為恐怕睡着的時候會跌下來，而且即使他得到一所很安舒的地方來睡覺，他對於他的情婦的掛慮和憂愁，也足以令他不能入寐的了。）他坐在那裏終夜爲他自己所遇的不幸嘆息和哭泣。

同時我們在前面說過那位少女，她是這樣深入林裏，直至她無法找得着出路，於是她便很愁苦地在林裏蕩來蕩去，後來，時將入夜，她還望不見皮亞圖的蹤影，卻找着了一條小徑，她便循着那條小徑跑去，大約走了兩里之遙，便看見了一座小茅屋，她便有這麼快便這麼快的向那裏跑去。她在屋裏找着一個很老的老叟以及他的妻。他們看見她，便說：「孩子，你在這樣的時候跑到林裏來做甚麼？」她哭着答說：她在林中散失了她的同伴，而且問他這裏離亞刺那有若干遠近。那老叟答說：「孩子，去亞刺那不是由這條路，牠

離這裏約有十二里之程」她說「那麼這裏附近有沒有我可以去投宿的旅店」他答說：「附近並沒有旅店你現在可以趕得及去投宿的。」那少女說：「爲上天的原故，你可以給我一塊地方來睡覺嗎？因爲我現在不能往別處投宿了。」他答說：「孩子，我們很歡迎你，但我要預先通知你，這裏常有許多客人經過，有些是我們的朋友，有些是我們的仇敵，他們有時給我們以很大的損害。如果不幸被他們發見了你，他們會向你施行強暴；而我們又沒有能力來幫助你。我預先向你聲明，使如果遇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你不至埋怨我們。」那少女雖然很爲那老者的說話所驚駭，但見當時已經很夜，便說：「我將我的安全信托上帝吧，而且即使不幸遇事，我也希望可以在人那裏比較在野獸那裏多得一點憐憫吧。」於是她便從馬上跳下來，和他們一同食他們所常用的粗陋的晚餐。飯後她便和衣而睡，終夜爲她自己和她愛人的不幸哀哭，她不知道她的愛人現在是落在何方。將到天明的時候，她聽見有大羣人騎馬到來的聲音，她便立刻跳起來，逃到屋後的菜園裏去，在菜園的一角堆着一堆乾草，她便把自己隱藏在那裏，她藏匿好了不久，便有一班

賊來推門，那門立刻便推被開了。他們看見這裏有一隻馬以及女人乘坐的馬鞍，便問這馬是屬誰的。那位老叟見她已藏過了，便答說：「沒有人在這裏，那馬匹是昨天晚上自己走到這裏來的，我估牠是一匹失路的馬，便把牠牽入來以免牠在外面爲豺狼所食。」那首領說：「既然是無主的，那麼是屬於我們的了。」他們散佈在屋內及菜園的四周，把他們的長矛和盾牌放下。其中之一偶然將他的長矛插入那堆她在那裏藏身的乾草之內，牠是插得這麼近她的身，直至她幾乎忍不住叫喊起來，因爲牠已經插穿了她的衣服了。但她鎮靜她自己，且決意躺着不動。他們在那裏煮食他們所帶來的小羊以及許多生肉，食飽飲醉之後，便帶了那匹馬，起程去幹他們的營生去了。他們去了很遠之後，那位老者便問他的妻那個少女怎樣了，因爲他自起床之後便沒有見過她。她答說她也不知道，他們便走走往各處去找尋她。那少女現在知道那些人是已經離開了，便從她所隱藏的地方走出來。他見她並沒有落在他們的手，便十分喜悅。他對她說：「現在是白天了，我們可以帶你去一個離這裏祇有五里的堡壘，你在那裏便可以得到安全，但你卻要用腳走路，因

爲這班壞人已經將你的馬帶走了。」她對於這種損失不甚介懷，祇求他們替她引路。他們立刻起程，在早晨之前便來到了。這個堡壘是屬於一個奧栖泥族的爵士，他的名字叫做里愛魯，幸而他的妻是住在那裏。她是一個善良的婦人，她一見她便認得她，用很尊敬的態度來接納她，而且問她爲甚麼會來到這裏。她便將整個故事對她說了。那婦人是識得皮亞圖的，因爲他是她的丈夫的朋友，聽見她這樣說便十分憂愁，她恐怕皮亞圖是已經死了。她對她說：「既然你不知道他現在是在何方，我想你暫時和我同居，到有適當機會之時，我便把你送回羅馬去罷。」

卻說皮亞圖在林中過了可怕的一夜。他不久便見他的馬爲一羣狼所包圍，於是他便不得已解去牠的韁繩，使牠可以逃走。牠想逃走，但因爲包圍得這麼嚴密，牠無從逃走。於是牠使用踢用咬來抵禦了一些時候，最後終於被拖倒，撕碎，被吞嚙到祇剩了一副骨頭。這件事使皮亞圖十分憂愁，因爲經過這樣的勞頓困憊之後，這匹馬對於他有很大的用處，現在他是沒有希望可以逃出林外了。現在已經將近天明，他在樹上冷到幾乎要死，

當他望着那匹死馬的時候，他忽然望見約在一里之外有一點火光。因為現在天色已經很亮，他便從樹上跳下來，直向那裏走去，但一路行一路心中也慌到打戰。他在跑到那裏的時候，看見了幾個牧人在那裏取暖，他很得他們過度的歡迎。他和他們同食又弄煖了他自己的身體之後，便將經過的危險一一告訴他們，而且問他們附近有甚麼村莊或堡壘，他可以投奔的。那些牧人告訴他在這裏三里之外有一個堡壘是屬於里愛魯的，他的妻現在在那裏居住。他求他們立刻和他同往，有兩個牧人便欣然地願替他引路。到步後，堡裏的人認識他。當他正在想遣人去找尋他的情人的時候，那堡壘的女主人請他入去見她。他上去時在階上望見了安澤來，那，他立刻便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而她同時也歡喜到魂飛天外。那女主人熱烈地歡迎他們，聽完了他們各人敘說了他們的遭遇之後，便責備他不應該去做他父母所不喜歡的事。但因為見他立志已決，而且那女郎也喜歡他，便對自己說：「爲什麼我要自尋煩惱呢？他們互相愛悅，而且都是我丈夫的朋友。此外，這事又好像是出於天意，你看一個是逃過了吊死的危險；而一個又免於幾乎爲長矛

所刺，同時二人又都不至果野獸之腹便知道了。好，讓他們成就他們的願望吧。」便轉向他們說：「如果你們想結爲夫妻，我很表同意而且願意用我丈夫的錢財替你們舉行婚禮。你們結婚之後，我願擔任替你們向各方疏解。」於是他們便用在鄉間所能舉辦的禮儀，在保學內快樂地成婚。數天之後，那婦人便把他們二人帶回羅馬，她替皮亞圖去和對於他的作爲十分憤怒的父母說情。此後他便很平安快樂地和安澤來那同諧白首。

故事第四

伊里沙聽完了她的故事所引起的衆人的喝采之後，那皇后便命菲羅特刺塔接續講述。他便微笑地說出下面的故事。

我因爲曾給你們以一條辛澀，慘淡的题目的原故，常受你們的譏刺，爲補償這種過失起見，我想我是說一些令你們發笑的事情，因此我將說出一樁戀愛事件，其中沒有甚麼慘苦的遭遇，經過了些微的嘆息，短期的出奔及雜有些羞恥的事情之後，便達到快樂的結局，而且牠是一個很短的故事。

不久以前，在羅馬納住着一個英武和文雅的騎士，名叫里宰奧，他晚年和他的妻查亞康美那生了一個女兒，長成後是村中最美麗的少女。因爲他們祇有她一個女兒，所以極端寵愛及關心她，很想替她結一頭好親事。

有一個時常到他們的屋裏閒談的少年紳士，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里宰與夫婦是像信托他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信托他的。因為他常見她的面，為她的人品及舉動所迷惑，便祕密地戀愛起她來。她發覺了他對於她的愛情，也答他以同樣的愛慕，這令他歡喜過望。他常時都很想向她表白他自己的心事，但總沒有膽量，後來有一天他得到一個很好的機會，他鼓起了他的勇氣向她說：「卡托連，我求你，不可讓我為戀愛而死罷。」她答說：「願你體上天的仁慈，也施給我以同樣的矜憫！」這令他異常歡樂。他再說：「我將盡力來滿足你的願望及使你在各種事情上得到快樂，但你可以找着一條我們可以快樂地相會的方法嗎？」她答說：「先生，你是見我怎麼被嚴密看管着的，所以很難想出你[？]以來親就我的計策，但如果你能想出些親就我的方法來，而我又不至於被譴責的，便請告訴我，我是很歡喜去做的。」他經過了深沈的思考之後，對她說：「我所最親愛的，我想除了你能夠被允許在那俯臨着花園的騎樓上睡覺之外，是沒有別樣的方法，如果你能夠出來，我便設法爬上你那裏去，無論牠離地有若干高下。」她答說：「如果你有這樣的

勇敢前來，我想我是可以設法到那裏去睡覺的。」他應允她，他無論如何也設法前來，他們便暫時分手了。當時剛好是五月底的時候，此後她便連日向她的母親訴苦，說過去那幾晚是如此酷熱，她幾乎完全沒有合過她的眼。她的母親答說：「女兒，你屢屢說熱，但我卻並不覺得天氣是如此暑熱呀。」她答說：「母親，老年人和少年人的感覺是很不相同的。」她的母親說：「或者會是如此，但我可以把那季節變換了嗎？你一定要忍受，因為每年都是有暑天的，明晚天氣或者會涼一點，你便可以睡覺了。」卡托連拿答說：「我願牠如此，但想將來的晚上是不會比日前涼快的了，因為現在已經漸漸入夏了。」她的母親說：「那麼，你想我替你作甚麼呢？」她答說：「如果你和父親贊成，我是很歡喜走到近着你們的臥室，俯臨着花園的騎樓裏去睡覺。在那裏有新鮮的空氣，又可以睡着聽夜鶯的歌聲，我想一定比較睡在房裏爽快得多。她說：「女兒，安心罷，我將向你的父親提及此事，讓我們照他的意見去做。」她於是將這件事向里宰奧提出。他是老子，很容易發脾氣。他說：「說甚麼夜鶯？我想她在蟋蟀的歌聲中睡覺。」卡托連拿聽見她的父親這樣說；第二

天晚上便整夜不能入睡，大抵是由於煩惱多過由於酷熱，不但她自己沒有休息，連她母親也不能睡覺。第三天早晨，那老婦人向他的丈夫訴苦說：「你是太不體諒你的女兒了。她到騎樓去睡覺於你有甚麼妨礙呢？她昨晚因為熱的原故又整夜不能睡覺了。而且她是很愛聽夜鶯的歌唱的，她是年青的人，讓她滿足自己的嗜好罷。」他答說：「如果你喜歡，便替她設一鋪床在那裏，讓她去聽夜鶯罷。」於是便叫人替她在那裏設下了一鋪床。她用一個他們所約定的符號，令李斯亞都知道這一件事。她睡下之後，里宰奧便把那由他的房間通到騎樓的門關好而自己到床上睡覺去了。等到各人睡靜之後，李斯亞都走上牆頭，由於一度從這個牆頭連到那個牆頭的階梯的幫助，經過許多困難和冒着由牆上跌下來的危險，最後，竟爬到那女郎在那裏等候着他的騎樓上去。夏天夜短，到天明的時候，他們還熟睡着不知醒。里宰奧一起來，便想及他的女兒，他開了那通到騎樓去的門說：「讓我們看一看那夜鶯會怎樣令她睡覺罷。」於是入到騎樓，揭開床幔，一眼看見李斯亞都和她正相抱而睡，便立刻退回來，把他的妻叫醒說：「立刻到這裏來，你看你的女兒

聽夜鶯原是有特別的目的的。」她有這麼快得這麼快地穿好了她的衣服，跟着她的丈夫入去，看見他們這個樣子，便用她所能想出的惡語來罵李斯亞都。但里宰奧說：「小心，我不許你爲此事嘈吵，他現在既然得了她，便要讓她娶了她，他是一個世家子弟，同時也是很有錢的，我們是很難找得這樣好的女婿的。如果他沒有傷損地離開這裏，他便要在我離開他之前和她結了婚。」他的妻此時才安心一點，沈靜下來。當他們討論此事的時候，李斯亞都剛好睡醒了，看見天已大明，便慌到不知所措。他把卡托連拿叫醒，說：「不得了，我的命根呀，我們怎麼好呢？日光在這裏襲擊着我們了。」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里宰奧從帳後躡出來說：「你們做得很好事！」李斯亞都見了他，十分驚慌，從床上爬起來說：「先生，我求你看上天的面上饒恕了我吧，我承認我自己是死有餘辜，因此除了請你赦免我的死罪之外，你要我怎麼做我便怎樣做罷。」里宰奧答說：「李斯亞都，我對於你的友誼是不應當得到這樣的酬報的呀，但如今事已至此，這裏祇有一條路可以挽回你的生命和我的名譽，那就是你娶了她。你要娶了她，否則請你向上帝作最後的祈禱罷，因

爲你是要死在這裏了。」這件事是不必多費唇舌的，因爲對於死的恐懼和對於卡托連的愛慕，使他立刻便決定了。他告訴他他是很喜歡順從他的意旨。里宰奧便取了他自己的妻的戒指，叫李斯亞都立刻和她訂婚，此事做妥之後，他便給他們以相當的時間讓他們可以穿衣起來。是天早上他們更共同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一切事情都很滿意地解決了。後來他用很隆重的典禮娶她爲妻，異常快樂地把她帶回家裏去，自此以後，他們共同過着和平，安樂的結婚生活。

故事第五

每一個人聽見這夜鶯的故事都忍不住笑起來。皇后向菲羅特刺塔說：「如果你會由於你昨天所提出的題目令我們不快，你已經用上面這個故事來補過你的過失了，所以你以後不會再聽聞我們對於你的埋怨了。」她便轉向尼菲爾，吩咐她繼續說下去，她便說出下面的故事：

菲羅特刺塔的故事的背境是在羅馬納，我也想講一個在那裏發生的故事，在法諾城住着兩個林巴地人，一個叫做基多圖，一個叫做基亞康明奴，他們的年紀都很老邁了，他們一生都過着軍營的生活。當基多圖臨終的時候，他沒有兒子，同時覺得沒有其他朋友像基亞康明奴這樣可靠的了，把各樣事情弄妥之後，便把他的十齡幼女托給他，且托他管理他的所有財產。當時那曾經久為兵燹及擾亂所蹂躪的法英薩城，現在卻成爲一

個較前更爲繁盛的國土，每一個從前在這裏住過的人都回轉來。剛巧基亞康明奴從前是在這裏住過的，而且很愛這處地方，便帶了他的一切動產，回來這裏居住。他把那女郎帶來和他同住，他很愛她，把她作爲自己的子女一樣看待。當她長成之後，成爲全城中最美麗的女郎，而且在各方面都像她的容貌一樣完美。因此她便漸漸爲許多少年所讚賞，但有兩個有同等財富的公子卻特別戀慕她，他們戀慕她變得這樣利害，直至爲她的原故而利害地互相仇視起來，他們一個叫做基安奴李，一個叫做明繼奴。她現在已經十五歲了，他們兩人都很想得她爲妻，但都爲她的朋友們所拒絕，便都決意試用別種方法去獲得她。基亞康明奴家中有一個老女僕，又有一個男僕，名叫克立委路，他是一個善談諧而忠實的人。基安奴李認得這個男僕，他將他對於她的愛情告訴他，同時給他以重賂，求他設法成全他的願望。克立委路說：「先生，我所能爲你做的，祇是當我的主人往別處地方晚餐的時候，把你帶到她那裏去罷了，因爲如果我在她的跟前替你說話，她一定不會聽從的。如果你喜歡這樣辦，我可以允許你替你做到這一步，此後的事情，你便照你自己

所以爲最妥當的去辦罷。」基安奴李告訴他他所要求的不外如此。一方面明繼奴卻買通那個女僕，她曾多回替他傳遞書信，而且常在她的面前替他說好話，此次她又應允他，基亞康明奴如果出門，是晚她便立刻去通知他。不久克立委路設法令基亞康明奴被請出門，他立刻便遣人通知基安奴李，而且約定他，當他給他以某種符號的時候，他便前來，而且將見那大門是已經爲他開放了。同樣，那女僕得知主人將近出門，也同樣遣人通知明繼奴，且約定他當他看見某種符號的時候，便走入屋裏來。到晚上那兩個情人彼此都不知對方的計劃，但每人的心內都仍然妒忌着他們的競爭者，都和他們的朋友們前來，爲較爲安全的原故，都帶備了軍器。基安奴李在一個在她的鄰近居住的友人的家中等候那暗號，而明繼奴卻和他的朋友站在離她的屋不遠的地方。

現在克立委路和那女僕，彼此都想設法遣走了別人。他對她說：「你爲甚麼還不去睡覺呢？你還在這裏做甚麼？」那女僕卻說：「你不是已經食過了晚餐了嗎？爲甚麼不到你的主人那裏去呢？你留在這裏做甚麼？」但他們兩人都無法把別人遣走。最後克立委

路知道他所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便對自己說：「我何必怕這個婦人呢？如果她不肯閉她的口，我會有法子令她不得不閉的。」於是他便放出暗號，且走去把門開了。基安奴立刻和他的兩個朋友撞入來，在廳上找着了那個女郎。他把她抓住，預備把她帶走。那女郎竭盡她的力量來掙扎，而大聲喊叫，同時那女僕也幫着喊叫。明繼奴知道此事，便和他的黨羽馳來，見他們想把她背走，便拔出他們的劍，大聲喝叫：「你們這班賊黨個個都要死，你們永不能這樣做。噫，那是何等強暴的行爲呀！」一面說一面和他們混戰起來。不久那些隣舍也都帶着軍器前來，和明繼奴一同攻擊那班先來的人。因此經過了許久的接戰之後，明繼奴從基安奴李的手上奪回了這位女郎，把她帶回基亞康明奴的屋裏。但他們仍繼續爭鬪，直至後來政府前來干涉，捕捉了許多有分鬧事的人，把他們監禁起來才止。基安奴李，明繼奴及克立委路也在被捕之中。這場戰鬥平靜下來之後，基亞康明奴回來了，他對於此事十分不安，後來聽見並不是她的過錯，他才稍爲安心一點，但因為怕以後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原故，便立意有這麼快得這麼快地把她嫁了。第二天早

晨，他們兩人的父母，知道了這件事的真相，恐怕那兩個現在被監禁着的少年因為基亞康明奴的嚴刻的攻訐，得到更大的刑罰，便來到他那裏，謙下地求他勿記念那兩個少年的鹵莽的舉動所加給他的損害，希望他看那現在在他的手中請求恩典的他們的面，寬恕了這兩個少年，無論他要他們及那兩個犯事的少年怎樣向他服罪，他們也可以照辦。基亞康明奴他曾見過許多世事，而且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便很簡單地答說：「紳士們，即使我是像現在在貴鄉居住一樣，在我自己的故鄉居住，因為我們的友誼是如此深厚，我也願意這樣做來報答你們。但在現在的情境之下，我更樂於這樣做。現在這件事並不是得罪我，是得罪你們自己。因為她並不是格里摩拿或巴費亞人如一般人所設想，她是法英薩人哩。雖然我和她自己以及那將她遺給我那一個人，都不知道她是誰人的女兒。所以這件事你們覺得應該怎樣辦便怎樣辦罷。」那兩位紳士聽見她是法英薩人，驚奇起來，向他稱謝了他所給他們的仁慈的答覆之後，便請求他告訴他們，她之所能來到他的手裏的經過情形，以及他怎樣會知道她是法英薩人。他答說：「基多圖是我最親密

的朋友和同伴，當他臨終的時候，他告訴我說當此城爲腓特烈皇帝攻下之時，曾把牠交給他的兵士們，使他們任意搶掠。他和幾個同伴入到一間充滿財貨的屋裏，那間屋的主人已經逃走了，祇遺下那個女孩，此時她大約祇有兩歲大的年紀，當他上樓梯的時候，她看見了他便叫他做爸爸，因此他很可憐她，把她連同屋內值錢的東西一同帶到法諾去。後來他在這裏過世，遺下她給我代爲照料，我想在她長成之後，便替她作主把她嫁了人，將她的所有交還給她。現在她已經長大了，但我仍未曾找着一個我覺得適宜於配她的人，我很希望早日把她安置好，否則我恐怕又會再有像昨晚這樣的事情發生了。」當時適有一個叫做谷里爾明奴的在場，他以前是和基多圖同隸那遠征隊的，他清楚知道他所搶掠的是誰的屋子，他見那人剛好也在座，便問他說：「伯爾拿布施阿，你聽見基亞康明奴剛才所說的話嗎？」他答說：「我聽見了，我正在那裏回憶哩。我記得我在這一次擾亂中，我失去了一個女兒，此時她剛好是這樣的年紀。」谷里爾明奴說：「那一定是她了，因爲我當時是在這裏親耳聽聞基多圖對我說他怎樣劫掠那間屋，當時我清楚知道

這間屋是你的。如今你試想一想她有甚麼特殊的記號沒有，如果有，你便會認得那就是她，因為她顯然是你的女兒。」他記憶她左耳的背後有一個像十字架形的疤痕，於是便求基亞康明奴帶他到他的屋裏去認一認她。他很願意帶他前往。他一見她，便立刻令他記起她的母親，但他還不算數：他告訴基亞康明奴說他想求他把她的左耳的頭髮撥開，撥開時，他在那裏找着那同樣的疤痕，便確信她是他的女兒。他對基亞康明奴說：「兄弟，這是我的女兒，基多圖所搶掠的原是我的住宅，當時因為太過匆忙的原故，她的母親把她遺在屋裏，我們估她是已經和那間屋一同被燒死了。」那女郎聽見他這樣說，見他是一個很正大的，同時或者為一種神祕的本能所感動，便欣然相信，彼此相對着流淚。伯爾拿布施阿立刻遣人去通知她的母親，她的兄弟姊妹以及其他親戚，將所有經過的事情告訴他們，後來他們異常歡悅地把她帶回家裏去，同時基亞康明奴也覺得十分滿意。那個城的長官，他是一個很好的人，知道他現在監禁着的基安奴李是伯爾拿布施阿的兒子，是那女郎的嫡親哥哥，便決意赦免他所曾犯的罪過。他和基亞康明奴及伯爾拿布

施阿商酌，毅然自任基安奴李及明繼奴間的調人，將她嫁給他，而把其他的人們釋放了。明繼奴便舉辦了一個很隆重的婚禮，把他的新婦迎娶回家去，快樂地同居至老。

故事第六

尼非爾的可喜的故事，已經完了，旁賓尼亞受命接續，立刻擡起可愛的容貌開始說道：

最高貴的女郎，世間最偉大的勢力無過於戀愛，她常引人不惜冒險嘗試，這一層，今日及往日的故事已經表明了，現在我要講及一個熱情青年的故事，更加一重證實。以斯基亞是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個海島，島上有個美貌的少女，名叫李斯底杜達，是一位紳士名叫馬林的女兒。在普洛奇達有個青年紳士，名叫基安尼，愛上了她，她也愛他。他時常要到以斯基亞去看她，他去時常在黑夜，若果他找不到一隻小舟，便要泅水過去，只要能夠見到她的住所，也就滿心快活了。

他的戀愛，極熱烈的繼續下去，在一個夏日，她正在海邊散步，在岩石上走來走去檢

貝殼，後來走到一個大山洞旁。幾個剛從那不勒斯來的西西里的少年，一半爲了那樹蔭；一半爲了那一條清涼可愛的溪水，都聚集在那裏。他們見她孤單一人，而她卻不見他們，於是彼此商議捉住她帶到他方。計議定了，出其不意的捉她上船，張帆駛了出海；雖然她大聲呼救也不中用。

到了喀拉布里亞，他們爭着要她，彼此發生爭執；最後大家協議把她獻給那不勒斯的青年國王菲德力克，以免爭論，且可討好於國王。國王一見，非常高興，但當時他身體抱病，便吩咐送她到古柏花園的一所華美行宮，暫時監管。女郎被擄的消息，閩動以斯基亞全島，更令人憂慮的是不知擄劫者爲誰。最關心的是基安尼，他知道在這裏決計不會得到她的音訊的，又知道船向那方駛去，於是預備好了一隻船，沿着海岸，由密涅發一路找到斯卡里亞，後來找到喀拉布里亞。至此，他探聽到是一班西西里水手擄了她到巴勒摩。他趕快找到巴勒摩，訪查了許久，才知道她已被獻於國王，被禁在古柏。這使他非常憂愁，他幾乎絕了望了，莫說救回她，甚至要見她一面，也難上加難。但受愛情驅使，他把洋船打

發回家，自己決計居留，在無人認識他的那裏。他常時從那行宮附近走過，一天，他和她偶然在窗口打個照面，大家都十分快活，他見得這個所在很僻靜，就走近去和她談話。她告訴了他若要近她，要從那條途徑而來，他便暫時離開她，把那地方的位置先認清楚了。等到晚上，夜闌人靜之時，他再來此地，爬過一度高牆，走進花園。園中有條很長的木料，他便拿來靠在窗邊，由此揉升上她所居的房子。女郎想及自己從前最堅持的尊榮已經喪失，又以爲今後沒有一個人值得她垂青的了，所以就沒有顧忌，把窗門開了，接他進來。至是便懇切求他設法救她離開此地，他答應先去準備一切，第二次再來帶她逃走。說完，大家同意，他便上床睡在她身邊。

當是時，國王病已復元，又經不起她的秀色的吸引，雖在夜深時分，也要去會一會她。於是帶着幾個侍從，來到行宮，輕輕的走進她所在的房子。一見基安尼和她一同睡着，十分怪詫。他非常憤怒，要把他們雙雙處死。但回心一想，普通人，尤其是國王，下手殺害沒有武裝而且睡熟了的人，是一種下流的舉動；於是決意拿他們開庭公審，然後把他們活活

的燒死。隨對一個侍從說，「這個淫婦，是我的希望所鍾的，你覺得她怎樣？」後來又問他們認不認識那膽敢來此幹罪大惡極的勾當的男子。侍從回答他記不清楚從前有沒有見過他了。國王很生氣的離開，吩咐天一亮就帶他們到巴勒摩，背對背的綁着他們，在彼監禁到三點鐘，讓人人都可以看見他們，然後，處以應得的燒刑。

天明時候，國王的手下遵王令網住他們，全無悔意與憐憫之心。於是照國王的吩咐，帶到巴勒摩，網在一個大廣場的火刑綁柱，同時準備柴火，一到時刻就行刑。全城的居民，聞風麇集，爭相觀看，婦女對於男子十分憐憫，並且稱讚有加，男人們對於女的也表示相當的敬意，人人都滿口稱讚她美麗絕倫，他一對可憐的戀人，卻垂首下視，悲切哀啼，只候行刑受死的時刻。

這個消息傳到一個大富大勇的人名叫阿里亞的耳中，他是國王最尊敬的將軍。聞訊親來看視。先看女郎，很稱賞她的美貌。再看基安尼，即時想起來，便問他是不是基安尼。基安尼舉眼一望，憶起他是上將，便說，「從前是的，現在卻不然了。」將軍再查問怎麼鬧到

這個樣子。他答道，「愛情與國王的不悅。」將軍吩咐他把全事一一細述。說完之後，將軍轉身離去，基安尼叫他回來說，「主啊，若是可能，請替我求主上開開恩罷。」將軍問他求什麼，他說，「我和她的死期不能稽延了，所以我只有一個乞求，就是：這位女郎是我最愛的，我愛她更有甚於生命。現在我和她相背被綁，臨死也不能見她一面，只求把我們相向細綁，讓我在死前再見見她，這就滿足了。」將軍聞言大笑說，「我將令你見她，比你所求的更滿足。」隨即吩咐行刑的人員，等第二度命令頒到，才可執行。吩咐畢，便逕直去見國王。

到了宮中，見國王脾性異常，他打算不去觸惹他的心事，只說，「我主，那兩個少年怎樣觸犯你，要把他們燒死呢？」國王把事情告訴了他。他再說，「他們或許是罪有應得的，但不該由你處罰。罪固當懲，功亦應賞，且當與以感謝與慈憐。你知道你判以燒刑那兩個是什麼人嗎？」王說，「不知。」那麼，他說，「我告訴你，等你知道你逞一時之忿，卻招後來的痛苦。這少年是幫助你得本島的帝位的那位普洛西達的兄弟蘭多福的兒子哩。那女

郎是你靠他的勢力而得以斯基亞的君權的那位馬林的女兒。還有一層，他們相愛相敬已非一日，他們犯下這宗罪，不是藐視你，只因為彼此相愛。若然，你不但不應把他們處死，反要厚賞他們哩。」國王聞言，知將軍所言，俱是實情，不但即時下令停止行刑，並且十分懊悔，於是下令馬上釋放他們，帶來朝見。聽過了他們的詳細訴說之後，就決定賠補他們所受的損害，並賞他們以尊貴的華服及禮物，又主持了他們的婚禮。禮畢，才打發他們回家。他們驟膺殊寵，且多年的希望竟得如願以償，滿心快慰，歡天喜地的回去一同過幸福的日子。

故事第七

女郎們那時很替這對戀人擔心，怕他們真個被焚而死；及聽到他們被救，又非常高興了。皇后隨即吩咐羅力塔續講，她高興的接住說：——

當賢王威廉統治西西里的時候，島上有個紳士名叫西米力哥，他是特拉巴尼的住持，他除了世間的財物之外，還有許多兒女。他喜蓄奴僕，又與從利凡得來的幾個熱那亞海盜會過面，他們嘯聚於亞美尼亞一帶，又帶住幾個孩子，便以爲他們是土耳其人，因買了幾個貌似農人的奴僕。其中有一個較俊秀的，名叫西奧多洛，長大起來，雖然受奴隸的待遇，卻和亞米力哥的子孫一同受教育。他的天性很良好，深得主人的歡心，就給他行了洗禮，改名爲彼厄特洛，任他爲總管。

亞米力哥的子孫之中，有一個女兒名叫瓊瑛蘭特，生得綺奇玉貌，標梅已過，尙未宜

家。她一眼看上了彼厄特洛，被他的舉止迷惑着了，雖然她以得到這個發見爲羞。但愛情卻陷她於困境，因爲他時時留心看她，也被迷着了，一天不見她就不舒服。同時他生怕被人察覺，且以此爲一種罪過。不多時她也看到這一層了，於是作進一步的表示，讓他知道她是很喜歡的。於是他們相會了，但大家都不敢說話，雖然彼此心中都有千言萬語。

正當他們彼此都沮喪無能的時候，幸運來了，好像有意來替他們去除障礙他們的羞恥心一般。離特拉巴尼約一哩之遙的鄉間，亞米力哥有一所房子，他的妻女及其他的女人，時常都到那裏玩。有一天，他們帶同彼厄特洛同往。適值是日忽然濃雲密布，夫人和她的親友即時盡力趕快回家，恐怕風雨大至。但彼厄特洛和少女卻比其餘的人活潑敏捷，也許一方由於恐懼，一方也由於愛情，趕過衆人。忽然雷聲霹靂，暴雨狂風驟至，母親和她的同伴幸喜躲入一個工人家中，彼厄特洛他們倆，卻沒有藏身之所，只走進一個無人居住的茅屋，這茅屋是絕好庇蔭他們，不致受風雨的欺凌。茅屋的地方很小，他們迫住要站得很貼近。他受了這個情景的激勵，乘機開心見誠說，「願上天風雨永不停息，俾我得

以永遠照現在的樣子繼續親近你就好了」——「我也是這樣想法呢，」她答說，「這就好極了。」這些話，同時引起些親熱的動作，他方也立即反應，從此他們便親熱起來了。

風雨過了之後，他們回到城中，在途中等候母親。不久她們也來了，便一同回家。此後他們時時相會，但大家的行動都非常祕密，後來她有了孕了，兩人都十分驚慌。彼厄特洛更恐怕有性命之虞，立心要遠遁他方，他把這個主意告訴了她。她說，「你若果逃了，我就一定自殺。」彼厄特洛是最愛她的，便說，「爲什麼要我逗留呢？不久一定會敗露的，那時你自然很容易得寬恕，我卻要一身擔受兩重刑罰了。」她答道，「彼厄特洛，我的罪過是隱瞞不了的，至於你呢，除非你自己說出來，就一定無人知道。」那麼，他說，「你肯答應一定不說，我就不走就是了。」女郎隱瞞了許久，直到不能再隱諱了，才照實告訴了母親，說時淚流滿面。母親初時很生氣，一定要追問怎麼來的。她仍謹守和彼厄特洛所約，編派了一個故事哄得母親信了，就替她守祕密，並且打發她到他們的一個農莊去。

到了將近分娩的時候，母親絕想不到丈夫會突然而來，誰料亞米力哥偶然負販歸

來，從窗下走過，似乎聽聞樓上嘈噪和騷動的聲音，便進來查問有什麼事情。夫人一見了他，就很擔心的把她女兒的事情告訴他。他沒有夫人那麼大量，就說，女兒不知由誰受了孕，這斷斷不能，並且堅決地說：除非她供出是誰，她就可以復得他的寵愛，否則就一定置之死地，決不容情。婦人竭力設法使他以此爲足，勿再苛求，但不中用。他拔出利劍，逕直走去見他的女兒，（當她的父母商量的時候，她已經生下一個男孩了）說，「要不供出這孽種的父親是誰，就立刻取你的命。」她十分驚懼，沒奈何破了她的應許，把事情通通供出來了。他聽了之後，暴怒如雷，非到洩了這一口氣，決不能止遏殺死女兒的惡心。於是即時上馬，跑回特拉巴尼。

一進了城，他就控之於國王派來治理此方的長官，庫拉多。長官馬上出簽逮捕彼厄特洛，嚴詞審訊，他沒奈何和盤托出了。州官判令先加鞭打，然後問綾亞米力哥見彼厄特洛已受判死刑，仍未滿意，必欲同時結果了他的情人和他的兒子而後快，於是差人拿一杯毒藥，一把利劍，送去他的女兒，說，「你拿這兩件送去瓊瓊蘭特，並傳我的命給她，或

服毒，或伏劍，任她自己揀擇其一；要是她拒絕，我就當衆處以應得的火刑，你辦妥了這件事，就把她的孩子撞破頭顱，然後投之羣狗。」那僕人是一個兇惡之徒，這個差事正合他的脾胃，他很快的去了。

當彼厄特洛受鞭了之後，被拉出法場，偶然經過一所客店，裏住着三個亞美尼亞貴人，奉王命來見教皇，和他磋商他計劃着的遠征的重要大事。他們旅行之後，在此歇足，特拉巴尼的貴族，尤其是亞米力哥，都很尊敬他們，他們見一班人拉住彼厄特洛走過，從窗口看看是什麼事情。彼厄特洛腰以上的衣裳都剝去了，站在那裏反手綁着。三位公使之中，有一位名叫芬尼奧，是個老成而有權威的大人物；他看着他，見他的胸前有一塊紅誌，很像小孩子生下來就有了的。就即時想起十五年前被海盜拐了的兒子，以後全無音耗；又由他的相貌，推測他正是同樣的年紀，就疑心他就是他的兒子。假如是他，他一定記得他自己和他父親的姓名，以及亞美尼亞語。因為他離他很近，所以他就大聲說道，「西奧多洛！彼厄特洛開聲，擡頭一看。芬尼奧就操亞美尼亞語和他談話：「你從那裏

來，是誰的兒子」拉着他走的官吏，因尊敬這位貴人，就停了腳；彼厄特洛就答道，「我是從亞美尼亞來的，是芬尼奧之子，不知被誰帶來。」

芬尼奧至此深信他就是自己的兒子，便含淚和他的朋友走下來，跑過去在衆人之中擁抱着他，又把一件貴重的袍子給他穿上，囑咐監刑官等後令提他回去，監刑官不敢不從。芬尼奧早就知道他受刑的原故，因爲此事已傳徧各處了。他就帶同他的朋友，和他們的隨從，去見庫拉多說，「官長，他處死的那個人，並非奴隸，他是個自由人，並且是我的兒子呢。他已準備娶那婦人了。所以請你把死刑暫緩執行，等查明她願不願意嫁他，使與法律沒有牴觸。」庫拉多十分駭愕，一聞這是芬尼奧的兒子，就深悔自己做事鹵莽，並且承認他的要求是合理的。於是吩咐請亞米力哥到來，把這些事情告知他。亞米力哥至是，很擔心他的女兒和她的嬰兒已經死了，若果她仍然活着，什麼事都好辦了，因此連忙差人趕速去阻止她服從他的命令，要是尙未履行的話。使者找着先差來的僕人，正拿着毒藥和利劍站在她面前，迫逼她揀擇其一。但一聞主人的後令，便回來回報，主人十分滿意，

即去見芬尼奧，求他寬恕，並且宣言要是西奧多洛願意娶他的女兒，他是十分贊同的。

芬尼奧接納了他的道歉，又說他若不娶她，法律就要執行。大家議定了，就去見西奧多洛（雖然幸喜再見生父，但性命仍然難保），問他同意不。他一聞他有權選擇瓊瓊，特為妻，快活得如同由地獄升上天堂一般，就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恩惠了。他們又差人去探問她的意見。她一聞他的遭遇，雖經種種威嚇，也稍為放心一點了，她說世界上沒有比得做他的妻室更使她快意的了；但她仍要得父親的命令。如是，萬事都辦妥了，全城都很高興的慶祝他們的婚禮。過了些時，新娘容華稍復，能夠照顧自己的嬰兒，就去拜會家翁。時芬尼奧已辦妥差使回來，就萬分快樂的禮待她如同女兒一般。不久，他們就上船回去賴亞所，這一對戀人，就在這裏過一輩子和穆幸福的生活。

故事第八

羅力塔說完，菲羅媚娜承皇后之命，便說道——

最尊貴的女郎，憐恤是人類可讚的性質，則殘忍便是神的公義懲處最嚴的惡德；這一層，我將向你們證明，並且要設法從你們心中消除了。這就是說，我要講一個充滿可讚的憐恤的故事。

在羅馬納的古城拉溫那中，從前有過許多高尚的人；其中有一個少年紳士，名叫安納斯他西阿，他的父親和伯叔死後，遺下大注財產給他。他是個未娶的獨身男子，愛上了寶洛（他的家世更超乎他之上）的一個女兒，希望藉恆忍的請求，得到她的愛情。但是他的努力雖然很堅強，高尚，並且很值得讚賞，不但沒有成功之望，反而得到不利。他所愛的女郎，十分殘忍，並且近於野蠻，（或者她的美貌或門閥令到她這麼驕矜侮慢也未可

知)不論他怎樣都不能得到她的歡心。少年非常苦悶,正想去自盡;但回心一想,他時時都想及拋棄她,或者像她憎惡自己一樣的憎惡她了。然而這個計劃也失敗了,因為他常覺得希望愈少,愛心便愈大。於是他就堅持着他的愛情,過着浪費的生活。他的朋友見他摧殘自己,浪費產業,就勸諫他離開此地,到別的地方去,由此可以減少他的愛情和浪費。他初時不肯聽朋友的勸告,後來覺得很麻煩,又不曉得怎樣拒絕才好,便答應了。他經過了一番非常的準備,好像要旅行遠方,或去法國,或到西班牙的樣子,就騎上馬離開拉溫那,帶着許多朋友,走了約莫三哩的路程,到一所叫做奇亞斯的地方,吩咐人拿帳幕野營來,又告訴同來的人,說要在這裏居留,他們可以回去拉溫那了。

他就在此地很闊綽的住下,不時請朋友來飲食,如同平日一樣。到五月初的時候,天氣非常宜人,他便想起他的殘忍的情人。吩咐所有家人退去,讓他自己思想。他一步一步的走去,沉入深思之淵,最後走到一座樹林。維時適值晝間的第五個時辰,他進入林中半哩有多,完全不想及晚餐,也不想及他的戀情。忽然間,他好像聽見一種最愁慘的哭聲,和

一個婦人的高聲叫喊，立刻停止思索，四圍觀望着是什麼事。在最菁密的榛莽與荊棘叢中，見一個美貌的女子，赤身露體，皮肉被灌木抓傷多處，大聲呼叫，直向他跑來，呼求憐憫。後面有兩頭殘狼的巨獠緊緊趕來，抓到什麼，就恣意撕咬。後面有一匹黑駿馬，有一個陰森武士，策馬而來，手拿匕首，破口痛罵着她。這個情形立刻激動他的驚奇與駭愕，及憐恤婦女之心，極想盡力拯她出險。但轉念自己手無寸鐵，就一手搶了一條樹枝，權作棍棒，逕直前進攻羣狗和武士。武士一見，就大聲遠遠叫道：「安那斯他西阿，不要管這件事，讓我和我的狗處這惡婦以應得之報好了。」說到這裏，羣狗已抓住了她，他也跑到，由馬上下來。安那斯他西阿便上前說：「我不認識你，你倒識我；但告訴你，像你這樣全身武裝，來追趕一個赤身的女人，並且縱狗撲她，似乎當她是野獸一般，這是最可鄙的行爲。我必定要盡力保護她的。」武士答道：「我從前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曾和你做過鄉里，我名叫基鐸，當時我愛這個婦人，比你愛寶洛的女兒更利害。但是她對我非常殘忍而傲慢，我就拿此刻我手中執着的短劍自戕，這事我該受永刑的報應。不多時以後，以我的死亡爲樂

的她也死了，因為她生時的殘忍，及對於我的幸災樂禍，她也受同樣的報應。我們所受的判決，是要她在我面前逃走，我呢，愛她如此之切，卻常仇敵一般的追逐她。等捉到了她，就用我自戕的短劍殺死她。於是我就從背後挖出她那一顆冷硬的心，愛情與憐恤都不能侵入者，連同她的一切臟腑，投之於羣狗。過了些時，（這由上天的公義與權能而定）她就起來，雖然她永不會死，又重新可憐地奔逃，我再追逐她。一年中的每個星期五，約莫到了這個時候，我就到這裏照你現在所見的一般，拿她供犧牲，在別的時候，及她生時想惡待我的地方，也是一樣。由是因愛成仇，她以殘忍待我若干月，我就要追逐她若干年。所以你讓天神的公義執行罷，別反抗你無能反抗的勢力了。」他聽了這一番言語，嚇得半死，即時走開，看他要做什么。他說完之後，就極端忿恨的走上前，她斯時已被羣狗抓着，跪地求饒。他拿短劍洞穿她的胸膛，把她的心肝臟腑挖了出來，羣狗好像餓鬼似的，立刻吞噬盡了。不多時，她再復起來，像無事一樣，向海邊飛跑而去，羣狗一路咬她撕她。武士重新上馬，拿劍照先前一樣趕去，一忽兒就不見了。

安那斯他西阿看了這些事情，又害怕又可憐，呆呆立着，後來神志恢復，想起此事常在星期五發生，大有用處。於是回到僕人所在之處，命人請幾個親朋到來，對他們說，「你們常勸我不要愛這個仇人，減少我的耗費，我現在已預備依照你們的話了。但你們要答應一件事，即在下星期五你們要請寶洛和他的妻女，以及一切女性的親朋到來，和我同食。到時你便知道我這個請求的緣由了。」他們把此事當作一件小事，便回到拉溫那照他所說的去邀請，雖然他們覺得很難的那青年的女郎，但其餘的人，卒之挾持她一同來赴他的邀請了。

安那斯他西阿預先在樹林裏發生奇事的地方，設下豐盛的筵席；各人坐席的時候，他故意令女郎坐在奇事發生地點的對面。不多時，最後的菜式上訖，忽聞女人的喊聲，衆人大喫一驚，相問何事；但無人能答，於是紛紛起立。忽見婦人，猶犬，武士等相繼出現。衆人甚爲鼓譟，有許多上前幫那婦人抵惡狗和武士。武士又把前述的一番話，高聲對衆人再說一遍。衆聽了之後，都十分驚奇。武士又把上前的舉動，再演一遍，在場的婦女有記得

武士和婦人時期的愛情及可悲的死亡者，都替他們放聲號哭，如同身當其事的一般。

這幕悲劇完了之後，武士和女人都退場，衆人紛紛議論，而最受感動者卻是安那斯。他西阿的情人，她把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裏，聽在心裏，覺得此事對於她最有關涉，又回憶起自己從前對安那斯他西阿的手段殘忍，彷彿覺得她自己很張皇的在他面前逃跑，巨槩在後面緊緊的趕來。她想到這裏，甚爲驚懼，恐怕此事會臨到自己身上，於是立刻轉恨成愛，是晚，特打發心腹的女僕，用自己的名義邀他去見她，因爲她已準備好滿足他的欲望了。安那斯他西阿答道，這是好極了，但他所求得的滿足，以不傷她的名譽爲限。女郎自覺不和他結婚，是自己的不對，便說，很好；於是就走去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她的父母。他們非常滿意，到第二個星期日，他們就十分熱鬧的舉行婚禮。那件奇跡不但產生這樣的好果，並且所有拉溫那的婦女，從此都引以爲戒，凡男子向她們求愛，她們就慨然接受，非復如前此的冷竣無情了。

故事第九

皇后見只差她和帶奧紐斯還沒有說，就很爽快的說道：——

現在輪到我了，我將說一個同先前有點相同的故事，使你們知道不但你們的魅力，影響一個慷慨的心，並且教你們知道自己也可以自動的施愛於你們視爲最適當的人，而不必受命運的播弄。命運的安排是盲目的，而且一點判斷力都沒有。

哥伯（他是一個有體面有權勢的人，他的家世既高貴，品性又和善，確不愧負不朽的盛名）在晚年的時候，很喜歡把當日發生的事情，向隣人和相識者講述以爲樂；他的講述很正確，而措詞又很文雅。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從前佛羅稜薩有個少年名叫菲德力哥，是菲力伯的兒子，他的武藝和風範，是多斯加納數一數二的。這少年愛上佛羅稜薩一個最可愛的女郎名叫喬溫娜，爲博得她的歡心起見，他時常開些比武會，跳舞會之類的

與會，又花了許多花費買奢侈的品物送給她。她不但美貌，並且也有名聲，對於他的所作所爲，以及他本人，都不在意。如是者久之，他的財產漸漸消耗盡了，末了只剩下一所很細小的田莊，收得些少入息，僅堪糊口，此外還有一隻世界上最好的鷹，如是而已。

然而他的愛情反倒更強，後來見得再也不能住在城裏就退居於鄉間，日間天氣若好，就出外打雀鳥，很忍耐的忍受自己的痛苦，完全不給人家知道。有一天，他走到盡頭了，適值他所愛的婦人的丈夫有病。這個人是很富有的，他把所有財產都遺給他的快要長成的獨子，假如這獨子無子女而死，就吩咐把遺產傳給他極端寵愛的婦人；遺命既畢，他就死了。她一旦成爲寡婦，時當夏季，就退居於鄉間自置的房子，與菲德力哥爲隣。

事有湊巧，她的兒子不多時就和菲德力哥相識，時時攜帶鷹犬一同去打獵，他見菲德力哥的鷹飛得非常矯捷，便動了愛心，很想得到牠。但是菲德力哥很寶貴他的鷹，他不知怎樣啓齒才好。不多時，少年便積想成病，令到他的母親十分擔心，因爲他是唯一的愛子。她不辭勞苦地看視安慰他，時時刻刻都盤問他究竟有什麼特別願望，只要告訴了她，

如其可能，必定替他取得。少年經她屢次盤問，卒之說道：「母親，若果你能夠設法替我取得非德力哥的鷹，我不久就會好了。」她聞言思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非德力哥愛慕她已不止一日，她卻全不兜搭；因尋思道：「聽說這隻鷹是世界上最可貴的，而且他單單靠牠來維持自己，我怎能差人或親自去求他要這隻鷹呢？況且這是他唯一的心愛物，我又何忍取之呢？」心中左思右想，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終敵不過愛子心切，遂決計爲安慰兒子起見，排萬難親身去取鷹。主意已定，就答道：「兒啊，安心罷，明天我一定一早就去取了。」少年非常快活，病也馬上好了幾分了。

第二天早晨，她就帶同幾個女伴，走路到非德力哥的茅屋。當時尙未到他出外玩耍的時候，還在園中操作，一聞他的情人在門外問他在不在，又驚又喜的跑出來；她也很慫慫的上前會他。寒暄了之後，她便說：「先生，早安；今天我特意來致謝你從前爲我做的事，我的意思是要帶一位同伴來和你喫餐，以表隣舍之誼。」他很謙恭答道：「夫人，我從沒有受過你半點損害，卻受了你不少的好處，我實在不配受你的賞臉，你待我好，那只是你

的爲人好，以及我對於你的愛心罷了。倘使我以前花了的錢財重歸我手，我就一定更加意歡迎你了，可惜你所探望的是一個窮措大啊。」說着，便領她進內，很有禮的招待她；再由屋裏引她到園中去，沒有人在旁，他就說，「夫人，我這裏沒有第二個人來招待你，真對不起，請你恕我，讓我找一位工人的忠厚的妻子來隨伴你，我自己去弄飯罷。」那時他雖是一個窮光蛋，沒有從前那麼闊綽，但想來想去，家中無一可拿來款待她，就非常焦灼，暗諷罵他的倒運，全無主意地走上走下。後來明知沒有錢，亦無可當的東西，一方面很想給她點東西喫，同時又不想露出寒酸態來，因決定犧牲了最心愛的東西，一手向架上捉住他的鷹，見牠長得很肥，心想這就可以弄成一味供奉得起這婦人的菜了。於是更不假思索，一手扭斷牠的頭，交給一個女子小心燒烤，他自己則取出剩下的一方小布，鋪好了食桌。然後滿面笑容再回園中，告訴她他力所能辦的小餐已經預備好了。她和她的同伴，就和他一同坐席，他始終很尊敬的招待她，喫那獵鷹。

喫餐之後，坐下來談天，她覺得這是說明來意的時機了，就很有禮的說：「先生，假如

你還忘不了你以往的生活，及我的心志堅定，也許你會說是殘忍，我恐怕你一知我的來意，一定以我的傲慢爲可怪；但假如你也有子女，你就知道父母對子女的天然愛情是怎樣，我相信你一定會寬恕我的。因了我的兒子的要求，及其他的原故，我不得不做一次違心的舉動，來向你乞求一樣東西。我知你極端疼愛牠，因爲照你現在的情形，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安慰。我所願求的，就是你最寶愛的獵鷹，若果我不能把這鷹帶回去，恐怕我的兒子就會哀傷而死。所以乞求你，不是看我面上（因爲你沒有那個義務）卻是照你平日迥異常人的慷慨，讓我得到那隻鷹，以便回去救我的孩子的性命，叫他終生拜你之賜。」

非德力哥聽了婦人的願求，又知道自己無能廢她所欲，不覺哭得說不出話來。起先她還以爲他爲他的愛鳥而悲，勢必給以堅決的拒絕，後來他答道：「夫人，自從我鍾情於你，命運就偏偏和我作對；但總沒有比這次更甚的。當我窮困的時候，你就來探望我，當我富足的時候，你卻不來；你所求於我的，只是一件微末的東西，但我卻不能供應你。其故可扼要地告訴你：我一聽到你紆尊下降，光臨茅舍，我就決意盡我的力量，拿最珍貴的東西

來款待你，才不辱沒你的高貴的品格和地位。我想起你此刻所求的那隻鷹，唯有這樣才堪當款待得起，就把牠烤了。倘使不是你一說，我總不覺得牠有什麼大不了的好處。這件事真叫我痛心，終生都不會安樂的了。」說着便拿出牠的羽毛，腳爪給她看。至是她就埋怨他不應殺死這麼貴重的鷹來款待任何的婦女，同時卻暗地裏稱賞他的靈魂的偉大，雖窮困也不能屈。希望是勢不能達到的了，於是她就起身致謝他的敬禮和好意，滿心憂悶的回家而去。果然他的兒子，或因失望，或因心神不安，幾天之後就嗚呼哀哉了。

她繼續悲愁了若干時，但承受了一大筆遺產，年紀又青，她的兄弟屢屢勸她再嫁。雖然她不大願意，但經不起他們的敦勸，又想起非德力哥品格的高尚，及最近表出的慷慨，甚至殺了自己心愛的雀鳥來款待自己，就說，「我原想終生守寡的，但你們既然要我再嫁，我就嫁非德力哥罷。」他們輕蔑地笑道，「蠢婦！這是什麼話？他是一文不值的。」她答，「我相信你們的話是對的。但要知道，我寧嫁一個需要財產的人，也不願徒擁資財而無丈夫。」他們聽了她的話，又知道他的慷慨大度，便答應把她連她的財產都給了他。他

見得既得心愛的美妻，又得一注財業，就和她過着幸福的生活。後來他經商他的業務比較從前好多了。

故事第十

皇后說完了，大家都慶幸非德力哥的幸運，於是帶奧紐斯開始說——

世人好笑惡事多於好事，尤其是對於與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不知道應該叫這種習性做偶然的過失，及由於失禮所致，抑或說牠是一種天性。我現在仍然照從前一樣，要說一個快樂可笑的故事；雖然有些地方不大雅純，但可以惹你們發笑，就大膽說了。你們儘可以像在花園散步，只摘玫瑰，而棄了荊棘，把故事中的可憐的人物丟開，而以他的妻的愛的誘惑為笑樂；從此尊重他們應得的災禍。

許久以前，佩魯查有個富翁名叫派厄特洛，是個不恤人言之徒；他有一個妻子。在這一方面，他是個幸運兒；他遇到一個有怪癖的婦人，需要兩個丈夫才滿足的。因此之故，他們無時不勃谿口角。她時常這樣文過說：「我看中了一個男子，給他以好福氣，希望和他

舒舒服服的生活，現在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不是生定要處在俗世，就一定馬上自幽於修道院裏了。我一個快活日子還沒有過，衰老就襲來，到了那個時候，就難望有快活的日子了。」她終日這樣想來想去，後來就走去把她的心事告訴一個神聖的老處女，（她終日不住口的唸她的 *Pater noster*，除了聖父們的生活和聖佛蘭西斯的受傷之外，什麼也不說）她卻答道，「女兒啊，你的思想是不错的，世間的悲愁沒有比得起坐時機了，我自己就可以給你做證。我們的盛年，不久就完了；我們有自處的能力；以後，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呢？要是你想得人幫忙，我願意盡力助你；但你要把我當作一個很可憐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也受到我的一切寬恕和唸 *Pater noster*。」她們大家議定，若果老處女在街上遇到她向她描述過的那個男子，就依計而行；她則答應給她些食物，然後打發她走了。

不多時，老婆子就設法撮合他們，他們相會了好幾次。有一天晚上，婦人的丈夫適值和他的朋友名叫海哥蘭諾聚餐，婦人和她的情人不久也坐了席，但忽然好像聽見派厄特洛的聲音，她驚慌得徬徨無主，想把他藏起來，但不知怎麼才好，不得已就拿雞籠蓋着

他，這雞籠是放在第二間房子的，再拿一個空袋蓋在上面，才走出去開門說，「夫子，這麼快就喫完餐了。」派厄特洛答道，「我勺水也沒有沾過脣哩。」豈有此理？」她說，「告訴你罷，」他說，「海哥蘭諾，他的妻子和我三人都坐下來，忽然聽到有人噴嚏，初時一兩次我們都不理會。不料三次，四次，五次的接連不休，自然把我們驚動了。海哥蘭諾（先是他妻子稽延多時才開門給他，已經有點不舒服）盛意說，『這算什麼？誰這樣的噴嚏？』於是站起來走到樓梯，在梯下有一個食櫥，他一直上樓，以爲那是從樓上發的。他一開門，就嗅到一股濃烈的硫黃臭味，雖然我們從前曾經見過，也聽人說過，卻沒有此次的利害。她就對他說，她剛才拿硫黃來漂面網，把鍋放在上面承受蒸汽，或者牠仍然冒着煙，也說不定。他開了門之後，濃煙稍爲散開，他就四圍巡視看誰在噴嚏。雖然他繼續噴嚏，但他心胸很受窘，每過若干時，便想勉強忍受住，不再令發作。海哥蘭諾終於找到那個人了，大聲叫道，『啊！現在才知道你要我們在門外等了許久的緣故了。若果我不處你以應得之罪，我寧可死了。』他的妻見事情敗露，從席間起來，也不求恕，就不知去了何處了。海哥蘭諾

還不知道他的妻已經跑了，大聲叫那噴嚏的人走出來。但他實在不能出來了，動也不動，雖然還能夠說話。於是他執住他的脚，拖他出來，走去拿一把刀要殺他。我恐怕連累自己，不讓他把那人置於死地，上前迴護他，大聲叫隣人來幫忙。他們聞聲而至，招他走了。此事把我們的晚餐白白破壞，所以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喫過。」婦人聽完之後，知道別的女人也有同樣的性癖，雖然有幸有不幸；她很願替海哥蘭諾的妻辨護，但她以為責罵他人的過失，卻可以為自己開門路，便說：

「真是一宗快事！這是你的有德的賢妻，她的心常常是聖潔的，遇有機緣，我一定要向她表白。更壞的是，她已經老了，卻給少年人一個不良榜樣！她的生辰和本人真可詛！她真是一個賤人，貽羞女界全體的賤人，居然不顧廉恥，不忠於丈夫，不惜羞辱這麼體面的人，而且時時都撫愛她的！這樣的淫婦，莫想得我的可憐，她們的靈魂，個個都應該活活的燒死才好！」

現在她想起她所收藏的姘夫了，便開始媚惑他的丈夫，想哄他去睡。但是他肚子餓

得很，只想得點東西來，卻不想睡，就問她有什麼可喫。「一定有的，」她說，「每逢你不在家的時候，我們都喫大餐的。若果我是海哥蘭諾的妻，我的遭遇一定較好；親愛的，現在去睡覺罷。」

是晚，適值他的工人從鄉間送了些東西出來，他們連水也不給點驢子喝，便牽牠們進到近一間小房的馬厩。其中有一隻驢子去了頭絡繩索之後，覺得十分口渴，就四處亂嗅，想找水飲，後來找到少年躲藏在下面的雞籠，他正在迫得伏伏貼貼的俯臥着，不幸被發覺了。驢子在他上面躊躇而過，令到他大聲叫喊起來。派厄特洛聞聲，以為是在屋裏發生事端，起來見那個人仍然繼續叫着，那驢子仍然踐踏他的手指，就大聲吆喝：「誰在那裏？」說着一直跑到雞籠旁邊，一手拿起，見那少年除了痛得要命之外，還嚇得半死，恐怕他會害他。派厄特洛就質問他，在這裏幹什麼。他沒有回答，只哀求不要難爲他。派厄特洛就說：「起來罷，我不難爲你，只要你說你怎麼會來到這裏，到此何幹。」少年人通通都招認了。派厄特洛捉到真賊實犯，很是快活，就拉他進房中，他的妻正在那裏發愁，戰戰兢兢

的等着他呢。他一屁股坐在她的面前說，「你剛才那麼惱怒海哥蘭諾的妻子，說她應該受燒刑，又說她貽羞全體女界，現在你對於自己有何話說，你明知自己也是那一流人，怎麼又說那一派正派話？你們都是一邱之貉，想拿別人的過失來遮掩自己的罪過。我望一堆火從天而降，把你們這一班走入邪道的賤人都燒得乾乾淨淨。」婦人等他說完之後，才和顏悅色的說，「是的，我絕不疑惑你要我們通通毀滅掉；但我仍然緊黏着你。你拿來和海哥蘭諾之妻相比，那是好極了，她是一個殘廢的老婦，而他是一個最好的丈夫；你呢，須知我們倆卻剛剛相反；假如你要認真起來，那末我不願豐衣足食，寧可衣衫襤褸，立刻他去，讓你獨行其是。」派厄特洛見得她已經服事了自己一整夜，自己卻沒有疼愛過她，就說，「我願今後使你過着更舒服的日子，但快給我弄點東西喫罷，我想這位少年也像我一樣，禁食許久了。」的確，她說，「因為我們剛坐下，不幸就遇到你叩門了。」——「那麼，快去找東西來喫罷，」他說，「我們無謂爭執了。」她見得丈夫已經滿意，就即時去了。於是三個人快快活活的大嚼一頓。

帶奧紐斯說了他的故事，衆女郎卻不笑，這不是因爲沒有趣味，卻因爲爲羞恥所制。皇后見得這一天的故事已經說完，就起立除下冠冕，加於伊里沙頭上說，「夫人，現在是你發施號令的時候了。」伊里沙受了任，就照前一樣吩咐室中的主人照常預備必需的品物。她就說，「我們常聽人說有許多人靠他們的急智捷才，不但應付他人的尖刻譏諷，且持此消除極大的危險。這條題目很好並且很有用，所以我擬定明天專講某人以急計應付人家的譏刺，或靠敏捷的應對或高遠的先見避過危險或災厄。」大家都贊成，皇后就下令他們散開到晚餐爲止，然後再聚集，照平常一樣的開心。晚餐之後，伊彌利亞受命跳舞，帶奧紐斯唱歌。他想唱一隻皇后不喜歡的歌，皇后就溫和地說，「帶奧紐斯，我不要聽這種下流的歌曲，給我們唱一首合聽的，不則我就惱了。」因此他就正經一點，唱道：

我的愛人的迷魂的能力，愛人啲，

使我做你和她的奴隸。

她的眼睛的光輝，

已像箭一般穿過我的心胸，

但仍宣佈你的權威：

在你的管轄中，每種恩愛

都能緊緊維繫我破碎了的靈魂。

我向你陳情，愛神喲，

我皈依在你的寶座之前，

但我還不知道：

她會否領會我的希望；

她要求一切的願望和思想，

因此我一切的安寧只好依靠她。

仁慈的愛神喲，請速煽起

你那一把聖火，

使她知道那自蝕的熱情——

我滅絕的原因，

把我的心耗費盡了。

帶奧紐斯唱完，皇后叫人再唱幾首：然而他的歌最得人稱賞。後來黃昏的時間已過了大半，晚上的和風已驅散了晝間的熱氣，她遂發令衆人回去休息。

第
六
日



月亮在天空之中已失了她的光輝，世界又進入新日，皇后和她的同伴一早起來，在離那小丘陵不遠的早露未乾的草地上散步，紛紛談論着昨天的故事，又把其中最有趣的複述以爲樂；後來旭日高升，陽光漸熾，她們便回到宮中，早餐已經預備好，室中徧插芬芳的花，她們就坐下來喫早餐。喫畢，唱了幾首歌曲，有的去入假寐，有些下棋，帶奧紐斯和羅力塔則同唱「脫洛拉斯和克里西達」之歌。到了日常的時刻，她們就集於水泉之旁，皇后首先命菲羅媚娜開講，她就立刻說：

故事第一

女郎們，星兒是天空的飾物，花兒是春天的文彩，羣山以滿植樹木爲最美，同樣，措詞敏捷文雅爲談話的修飾；而措詞以簡勁爲貴。婦女尤然。雖話如此，不知道是我們天生有不幸的質性，抑或羣星故意與女性爲難，婦女之中有些人卻不曉得什麼時候是發言的適當時機，或則不知道怎樣措詞才是得體，這真是我們婦女之羞。但這一層，從前旁賓妮亞已經言之頗詳，我也不必多說了；我只想把一個女郎在適當的時地令一個武士開不得口的占身分的態度，以示寥寥一兩句話之中卻含有極大的美妙處。

大家都聽說過我們城中不多時以前有一個很高貴而又很有機智的女郎，她的品性很好，所以她的芳名不應湮沒不彰；她名叫阿力他，是斯賓那之妻。有一次她的丈夫去到鄉間，如同我們現在一樣，和幾個貴族婦女和武士散步。先是，他曾一一到她的家中食

過餐；他們的旅行似乎有點累了，因為他們都是徒步走着的，其中一個騎馬的武士說，若果她願意，他可以載她走一部份路程，並且給她說一個最好的故事。「好的，」她答道，「我極感謝你。」武士說故事的名聲，和他所佩的劍一般的壞，他就開始說一個很好的故事，但他屢屢說了又說，而且時時從新再說，使他的故事說得更好一點，又把故事中的人名時常弄錯了，全個故事都說得很劣，令那女郎十分生厭。後來她忍受不住，又見他滔滔不絕的刺刺不休，尚無收煞之意，就很和藹的說，「先生，你的馬走得很不舒服，求你讓我下去罷。」武士受暗示的感覺比說故事的聰明較敏銳，便大笑起來，把談鋒轉到別的事情去，讓那開首很壞，說得很劣的故事，不了了之了。

故事第二

衆人對於阿力他所說的話，都很悅意，次之，皇后就命旁賓妮亞按住說。

自然有時把一個慷慨的靈魂和一個窮困的人聯在一起，有時予人以高尚的精神，卻令他的生活很難，我實在無能斷究竟是自然之過，抑或是命運專播弄人。即如我們城中名叫西斯底的那個公民，以及其他的許多人便是一例。這個人雖然確實有很偉大的精神，但命運卻只注定他做一個炕餅匠。假如我不知道自然是絕對智慧，而命運卻有千隻眼睛（雖然愚蠢的人說命運是盲目的），我就一定要和自然爭論。我以為自然是智慧也是明敏的，其作用常和我們的行爲相同；她因為不能確知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爲利便我們起見，就時常把我們的最寶貴的財寶埋在我們家中，最隱僻而最不惹人疑惑的地方。等我們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去那比放在最好的房中尤爲安存的地方取用。因

此，這兩位世界的主宰，許多時把她們最珍貴的福祉藏在最卑微的底下，至終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那時他們就更加榮耀。我們的炕餅匠西斯底的經歷，雖然是一件小事，卻可以以把這個道理表現出來。這是斯賓那之妻阿力他的故事令我想起的，現在我用一個簡短的故事說出來。

斯賓那極尊敬的教皇逢尼菲斯，有一次差遣幾個公使到佛羅稜薩辦理一件特別的事情，斯賓那招待他們到自己的家中，和他們磋商教皇的事務。不知什麼緣故，他們每天早晨都徒步從炕餅匠西斯底在那左近住居執業的聖馬利亞教室走過。西斯底的境况雖不甚好，但有一件卻為命運所寵倖——他由是變做一個富翁。然而他仍沒有離開此處搬到更好的地方去的意思，卻仍舊在那裏很闊綽的住着，對於他的隣人很慷慨。他樣樣都很豐足，尤其是國中最佳的美酒，紅的白的，都很齊備。他見這幾位公使，天天都從他的門外走過，當時正是溽暑蒸人的時候，他便覺得應該給他們喝些白色的美酒，以盡地主之誼，但同時看見他們神志沮喪，就不敢貿然請他們。但後來他想起一個方法，使斯

賓那得機嘗一嘗他的美酒，於是就穿了一件僧衣，前面繫一條帷裙，看來很像一個推磨工人的樣子，每日估量定他們打那裏經過的時候，就吩咐拿一桶清水，和一瓶酒來，同時還吩咐擺兩隻水晶也似白亮的酒杯在他的面前。他自己坐在前首，先洗漱乾淨他的口嘴和喉頭，等他們走過，就喝一兩口，爲滋味之狀，雖死人見了，也不免要流涎哩。

斯賓那看見這個情形，一次兩次都不理會，到第三次就說道：「你說怎麼樣？你的酒很好嗎，西斯底先生？」他就站起來答道：「是的，先生，但若果你沒有嘗過，我怎能使你相信呢？」斯賓那或者因爲天氣酷熱，或因爲太過疲倦，再不然就因爲他見人飲得高興，因而覺得口渴，就含笑對公使說：「先生，我們不妨叨擾這位忠厚長者的酒，或者可以不會後悔的。」於是就一同走近西斯底，他就命人從店內搬幾張椅子出來，請他們坐下，又吩咐洗杯盤的僕人說：「朋友，你們退下，讓我自己動手罷。我是個炕餅師，也是一個好的洗瓶人。當你們退去的時間內，一滴都不許喝。」於是就自己動手洗淨四隻玻璃杯，又吩咐拿一隻新酒瓶來，輪流向斯賓那及各位公使把盞。他們喝了之後，覺得這是許久沒有喝

過的最好的美酒，讚賞了一番，以後每天早晨都來和他喝幾杯。

後來，他們的公事已經辦妥，預備離開，斯賓那爲他們開一個大宴會，邀請城中最有體面的公民作陪，西斯底也在其列，他卻無論怎樣的敦勸，也不赴會。斯賓那就吩咐一個僕人去問西斯底要一瓶酒來，依次分派首席的賓客，每人半杯，僕人（上面已經說過，僕人是一滴酒都不許喝的）卻拿着一個大瓶；西斯底一見，就說，「朋友，斯賓那先生沒有差你來啊。」僕人一再咬定說是主人差來的，但都不得要領，不得已回報他的主人。斯賓那說，「再去告訴他確是我打發你的，若果他仍然一般回答，你就問他我應該打發你到那裏去。」僕人又再復去到說，「的確確是斯賓那先生，我的主人差我來的。」西斯底就答道，「朋友，我已經告訴你，這是斷斷不能的。」——「那麼，」僕人說，「你想你打發我到那裏去呢？」他便答道，「到亞諾河去罷。」僕人回報主人，他的眼即時開了，說，「讓我看看你拿去的是什麼瓶子。」一見了瓶子，他便說，「對了，西斯底說得很不錯呢。」於是把他嚴詞申斥一番，吩咐拿一隻較小的酒器再去。西斯底見了，就說，「現在我知道確實

是差來我處的了。」就即時盛好了酒給他拿回去。是日，他又拿一隻桶盛滿同樣的酒，自己親自送到斯賓那家中，對他說，「先生，我不想你以為我今早見了大瓶子就驚嚇起來，但我想你不會忘記幾天之前我曾經努力把我的細小的酒器提醒你，即我的酒是不給僕人喝的，所以這樣做法，只不過令你記起舊事罷了。現在我不再計較，因此索性把所藏的美酒都給你送來，隨你高興怎麼便怎麼處置罷。」斯賓那萬分感激他的最貴重的貢獻，後來就把他當做最親密的朋友。

故事第三

旁賓妮亞已經說完了，西斯底的措詞和慷慨，大得衆人的讚賞，皇后就吩咐羅力塔續說，她便說道：——

最高貴的女郎，前天旁賓妮亞及今天菲羅媚娜兩人都觸着我們的小功罪，及應對的巧妙；所以關於這條題目不必再多說了，我只想提醒你們，詞令不但要搔着聽者的癢處，或打動他的心，如同羊的輕輕地咬草，不要像狗一般的大咬，因為這麼一來，就不能算做機智，只是卑鄙的粗言罷了。阿力他和西斯底的辭令便是一個最好的榜樣。不過，若果是回答他人，大咬固然嫌其太犀利；但若果答者是先被螫的，則大咬一口也不爲過。故此你要留心你所應付的是怎麼，何時及何人。這個道理，我們城中某個高級教師表現得最清楚，他受人的大咬，比他所施的更加犀利，我此刻要用一個故事來說明。

當安東尼奧時代，有一個最聰明最高貴的人，他是佛羅稜薩的主教，是加達魯尼亞的紳士，羅弼大帝的元帥，而偶然來到本處的。他是一個好人，生而好色，尤愛慕城中一個女子，即主教的兄弟的姪女。她知道她的丈夫雖是門閥高貴的人，但爲人最粗俗最貪婪，有一次他答應他給他五百佛羅林，讓他和她睡一夜。他搜羅很多鍍金的銀塊，給了他，就不顧她的意志，也不通知她一聲，就滿足了他的欲望。這件事不久就敗露了，即時成爲笑柄，且爲人類所唾罵。主教是個聰明人，卻假裝不知道。他時時和元帥相見，適值聖約翰紀念日，他們騎馬穿經城中，沿途見到無數婦女，主教卻只注目於一個新結婚的儂娜，（是大疫之時才死了的），她的堂兄弟亞勒梭，你們大家都認識的。這個婦人，不但相貌姣好，而且生性慷慨，詞令嫺雅。當他們行近的時候，主教指點給元帥看，並且攔手在元帥的肩膊上說，「夫人，你覺得這位紳士怎樣？他可能獲得你？」這句話有損她的名譽，至少她以爲人們對於她會持不好的意見。她並不想法子洗刷自己的玷辱，卻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便答道，「主，也許可以的；但到了那個時候，我願望得一注大財爲酬。」這

句話很快的刺着他們兩個，一個對主教的親屬幹過一宗很不體面的醜事，一個則及身而受他的兄弟的羞辱。他們策馬走了，一路不敢相視，而且整天都不交一言。這個女郎反噬咬者真是適當極了。

故事第四

羅力塔默默無言，尼菲爾受命續講，她便說道——

機智與發明力雖然常令人在不同的情景說適當的話，但有時命運也幫助膽怯的人，突然運用舌頭，其回答的巧妙，反比經最老成的思索而出者更覺巧妙。現在我請用一個簡短的故事來表明。

庫拉多是你們多數認識並且會過了的，他常被人尊為漂亮而高貴的公民，很愛獵狗和獵鷹。他的出色處很多，但與本題無關，不必說；單說一樣：有一天他利用他的鷹捉到一隻白鷺，見牠很肥嫩，就送返家中給他的廚夫。廚夫是個威尼亞亞人，名叫基基比阿，受命弄好佐膳。他的頭腦很簡單，就把牠捆好撕開，將近燒烤的時候，氣味頗不錯，適值隔壁有個女人名叫伯倫涅塔，和他很要好，偶然走到廚中，嗅到香味，為之垂涎三尺，苦苦央

求他給她一隻腿嘗嘗。他一邊唱着歌，很快活的答道，「伯倫涅塔夫人，我決不能給你一隻腿的。」她就十分不悅，說，「我很想喫牠，若果你不給我，以後莫想再得我的寵愛。」他們的爭執愈鬧愈利害了，爲使她安靜計，他迫得給了她一隻腿。到上菜時，白鷺就只有一隻腿。庫拉多當時有一位朋友同在，庫拉多覺得很奇怪，就叫廚子進來，盤問他還有一隻腿爲什麼不見。他的答話很愚蠢，而且完全沒有思想過，就說，「主人，白鷺只有一隻腿的。」庫拉多十分生氣，說，「你說鬼話嗎？只有一隻腿！你這流氓，估量我沒有見過白鷺嗎？」廚子仍然否認，說，「相信我罷，我主，不論你何時高興，我都可以拿活的家禽來證明我的話不錯。」庫拉多因爲尊重他的朋友，不願多說，只說道，「既然你要向我證明一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事情，等明天才看你的證據罷。但我發誓，若果你證不出，我就令你記憶你生活的最長的日子。」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上，庫拉多的脾氣甚少能夠歇息的，老早就起來，吩咐帶馬，領着廚子到他平時在清早見白鷺羣集的河邊，說，「你昨晚說的話，對與不對，不久就有分曉

了。」廚子看見主人的怒氣未息，要證明他所說的話，便不曉得怎麼才好。初時戰戰兢兢的騎馬而走，他很想逃跑，但跑不了。他卻不絕的望着他，希望凡所見的白鷺都是兩足。將近到河邊，他看見一羣白鷺，都是一足站着，照牠們睡時一樣。廚子即時指點給主人看道，「主人，你現在可以看見我說白鷺只有一足是不錯的了。看那些白鷺罷。」庫拉多望望白鷺，答道，「是的，賤人！但且等一等，我就教你知道牠們是兩足的。」他們再走近一點，他大聲叫道，「噓！噓！這麼一來，白鷺都伸出其餘一足，走了一兩步，便都飛去了。庫拉多轉身對他說，「你這扯謊鬼，相信白鷺兩足了吧？」廚子已計窮力盡，不知所云，忽然答道，「對了，主人，但你昨晚沒有向那白鷺叫喊，像現在一樣呀。倘若你照樣叫喊，牠也伸出第二隻腳來了。」庫拉多非常歡喜，立刻轉怒爲喜，大笑道，「基基比阿，你說得很對，我確實應該這樣做的。」廚子幸得這個突然而來的可笑的應對，居然避過重重的鞭撻，並且和主人復和了。

故事第五

女郎們很讚賞廚子基比阿的應對，至是旁非拉斯就承皇后之命而說：

旁賓妮亞已經證明幸運常隱藏在人生最卑賤的職業之下，同樣，自然也往往把最大的天才安放於形體殘缺畸形者之身，我們城中有兩個公民就可以證明這個道理，現在我請說出來。

有一個人名叫福勒斯，他的肢體頗有點殘缺，顏面廣平如荷蘭人，比巴龍西家族任一個人都更醜怪，可是大多數人都尊他為熟悉民律的人。又有一個名叫基阿托，生而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凡自然界的森羅萬有，他無一不能運用他的妙筆，繪畫得維妙維肖，令見者幾疑是物的真體。他把埋沒多年的藝術發揮出來，但初時走錯了路，只求吸了無知愚民的視線，不求娛悅有真確判斷力者的了解。後來他幡然改圖，能夠主宰自己的藝術，

雖然他的相貌不大好，但他的藝術的超優，誠不愧爲本城的光耀與光榮。這種名譽雖然使他自喜，但他的榮耀更不止此，有些沒有他那麼著名的人，更有許多從他處學得知識的人，也很熱切地僭竊他的藝術。然而他的藝術，雖然超卓非常，而他的相貌和體格卻與福勒斯相伯仲。

今請講述我的故事：這兩個超常的人在穆日洛在本鄉都各佔一個崇高的位置。有一次福勒斯在休假日騎一匹不經見的駿馬，到基阿托鄉間，碰巧遇着了他。當他們一同返佛羅稜薩的時候，基阿托卻沒有福勒斯那麼壯健。他們走得人困馬乏，遂緩緩而行，適值大雨驟至，迫得走進兩人都認識的一個窮人的家中躲避。看看大雨不休，一時沒有雨晴的希望，而兩人都極想於是晚趕回家中，就借了兩領破舊的外衣，兩頂破舊的帽子，冒雨繼續登程。他們走了路程的大部分，渾身皆溼，泥濘滿身，使他們的外貌溼得更難看。後來風雨止息了，他們一路甚少談話，至是便開始講談。福勒斯騎着馬一邊走，一邊聽基阿托說着一個很好的故事。後來他開始從頭至脚的注視他，見他污穢醜陋得十分難看，就

很不恭敬的大笑起來說，「基阿托，假如從前沒有會過你的面的一個人現在見到你，你估量他會把你當作世界上最好的畫家嗎？」基阿托立刻答道，「是的，先生，我相信一定會的，若果他同時看見你，他就會斷定你才學會了A. B. C. 哩。」福勒斯即時知錯，知道自取其辱。

故事第六

女郎們繼續笑了多時，皇后才吩咐菲亞麥培接讀說，她就說道：——

旁非拉斯所講的那位巴龍西，也許你們不大認識他，但我卻由此想起一個故事，其中的人物大顯他們的高尚品性。這件事和我們的總題不背，因此我就揀來說了。

不多時以前，我們城中有個青年紳士名叫米克爾，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伴侶之一，因此之故，佛羅稜薩的青年人，不論何時何地，只要他肯，就都想和他來往。有一天他和幾個朋友到烏基山，大家提出一個問題，佛羅稜薩城中以那一家那一族爲最高貴最長遠？有人提出烏柏地，有人提出藍柏地，各人各就他們的所好和興趣紛紛其說；米克爾微笑說道，「你們都不對，最長遠最高貴的家族，是巴龍西，這不單是佛羅稜薩的望族，也是世界有名的家族，所有哲學家和我所認識的人們都一致公認。你們別以爲我在說同名的別

個家族，我所指的是我們的隣人，住在聖馬利亞大街的那個巴龍西。」少年們萬想不到，他會提出這一族，極談諧的說道：「你估量只有你認識巴龍西，我們都不認識。」的確，他說：「我只是說真話，倘若你們中間那一個敢賭個東道，請六位朋友喫一大餐，我就講明，不但講明，並且可以請你們提舉的人來下判斷。」於是其中一個名叫奈利的就說：「我和你賭賽。」大家又議定請一個佛羅稜薩人名叫派厄洛的做公斷人。他們就到他的家中，把此事告訴他。人人都逼迫米克爾很高興的聽他申說。派厄洛是個感覺敏銳的人，聽過了奈利的話之後，就對米克爾說：「你怎樣證明你的話？」他就答道：「我的論證，不但是你，連反對者也要承認是對的。你知道但凡一個家族愈古遠，人們就愈當他高尚，這是他們開始時大家同意的。所以我只需證明巴龍西是最古的家族就得了。要知道當自然她自己尚在嬰兒期，未完成她的工作之前，就創造這個家族，其餘的人類，是後來創造的。要證實這一層，你們試看各種圖體，便見得美術與勻稱是最後產生的，初稿都是粗枝大葉，畫得不完不備。在這一族人之中，有面部長而狹的，有廣闊的；有些是鼻子平大的，有些

是高而長的；有些下頰鈎形的，兩眼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總而言之，他們的面部都很像小孩子初學繪畫所畫的一樣。你們至此就承認自然在最初的狀態，就首先創造他們，故此他們是最古遠的家族，也就是最高貴的家族。」做公斷的派厄洛和賭東道的奈利，以及其餘的人，聽了米克爾這番可喜的論證，都公認他的話說得不錯，於是巴龍西就成了世界上最古遠而最高貴的家族。非拉斯描寫福勒斯的醜陋與殘廢是很好的，若然，她所說的人便比巴龍西族人更醜怪了。

故事第七

大家很喜歡米克爾證明巴龍西是最高貴的家族，皇后就轉令菲羅特刺塔續說，他便開言說——

最親愛的女郎，人能夠辭令巧妙中的，是一宗可貴的事情，但我以為當必要的時候，曉得怎樣措詞，尤為可貴。我所要說的那位女郎就是一個例，她靠巧妙的措詞，居然逃過了可恥的死亡，這個你們就會聽到。

在普拉它城境內，從前有一條最嚴的律例，凡婦人與人通姦，被丈夫破獲，一律處以燒刑。當是時，有一個青年美貌的婦人名叫菲力巴，有一次她和她的情夫，同城的一個青年紳士，在自己房中被她的丈夫撞破。她的丈夫名叫林那多，止不住憤火中燒，一定要把姦夫淫婦處死，不過只因重視自己的生命，姑且隱忍。但後來他覺得只適用於女人不適

用於男人的法律，必要執行，於是他找齊證據，到法庭控告她。婦人是個不怕威嚇的人，就出乎她的朋友的意料之外，挺身出庭，寧可供出實情而死，也不願逃到他方，過卑污的流放生活；或則設法否認她和這個人有姦情。於是她就被帶到法庭，一大班朋友跟隨住她，沿途鼓舞她否認。她就以堅決的態度，要求他有何話說。審判官見她舉止雍容，心靈偉大，就可憐她，恐怕她的招供會迫住他爲自己的威信不得不懲罰她。但是她卻極力質問帶她上庭的理由。他就對她說，「夫人，你的丈夫林那多一力指證你行淫被執，並且堅執地要我依法律宣佈你的死刑，除非你自己招認了，我不能徇他的請求，所以你的答復要很小心，告訴我這個控告是不是真的。」婦人毫不介意的答道，「大人，這是真的；我絕不否認；但同時你要知道，法律是應該普遍的，並且須得到當事人的同意方能成立。你這條法律卻不然；因爲牠只施於我們婦女，而立法的時候，不但未得我們的同意，並且沒有諮詢過我們。所以我以爲這是最不公正的法律；倘若你據此要取我的性命，我雖然無法替自己求公道，但可以在法庭當衆及對全世界反對他的處決不公。」城中到庭旁聽的大人

物；聽到她的辯護，都大聲叫道，「她的話頗有理由啊；」於是當他們未散之前，就由法官調停，把法律改爲凡婦女因金錢之故而對不起丈夫的，才處以燒刑。林那多非常失望，煩噪的開離法庭，她呢，脫出了火刑，就奏凱返回自己的家中。

故事第八

菲羅特刺塔的故事，令女郎們紛擾移時，大家都顯出赧顏，皇后即時轉向伊彌利亞，叫她開始，她如夢初覺的開始說道：——

我沉思了多時，現在我遵皇后之命，說一個很短的故事，或者我可以得多點時候恢復自己的思想。這個故事講及一個青年女子的愚愛，倘若她夠聰明，就可以得到她的叔伯的很機巧的改正。

有一個忠厚的人名叫菲勒斯可，他有一個姪女，暱稱爲西伽，卽弗蘭西斯伽的簡稱。她雖然不是個越軌的人（也不算得安琪兒），可是她卻自視甚高，時時覺得男男女女的過錯，質言之，凡她所見，無一尊敬她者。因此之故，她成了一個討厭、暴躁、不安的人，沒有一樣令她歡喜，於是驕矜之心，隨之而生，假如她是法國皇室的苗裔，也不過如此。有時在街

道上走着，她只有沿途高擡鼻子，一若她所見所逢的人，都不值她一盼似的。其餘還有許多劣性，都不必贅述，單講有一天她正極端驕傲生氣的回到家中，坐在他的旁邊，他對她說，「西伽，今天是休假日，爲什麼老早就回來？」她真該死，傲然答道，「我之所以老早回來，因爲我萬想不到今天會遇到如許之多的可怕的男女；我一個都不好喜愛，女子對於可憎的人的厭惡心沒有比我更甚了。爲避免與這一流人相見，故此就快快回來。」世上唯有菲勒斯可一個能糾正她的劣脾性，他便說，「姪女，倘若你真個討厭可憎的人，而想得到舒服，你就切不可看你自己。」她雖然看得自己的智慧可與所羅門相並，其實胸中空洞無物，如一條可憐的中空樹莖，明白叔父的話，意思是叫她不但要看人，也要看看自己。可是她的愚昧仍不能去除，據我所知，一直到現在，依然保存她的高傲的劣性。

故事第九

皇后見伊爾利亞已經說完了的故事，知道除那個有說最後故事的特權的人之外，祇有她自己一個人未說了，便開始說出下面的故事：

雖然我所預備在今天來說的故事之中，已經給你們搶了兩個來說了，但幸而還有一個也是和你們所說的一樣切合今天的總題的。

你們知道從前我們的國裏流行許多很好的風俗，現在卻一件都沒有留存，因為那伴着我們財富增加而來的貪婪，久已把他們棄置了。其中之一是城中的每一部分的最有名的家族都聚集起來組織一個團體，每個團體都有若干的會員，大抵是祇招收那些能負擔得起那團體的費用的人們加入。每個人輪流請宴，在宴飲的時候常延請那些有名的紳士，初到此城的生客，以及其他有名譽的市民來光臨他們的宴會。此外又至少每

年一次，各人穿着同樣的衣服，排着隊騎馬在城中遊過，從事比武及其他競技運動，特別是在大節期或有戰勝的消息傳到城中的時候。這些團體之中，有一個是以辛那柏圖爲首領的，他常欲得基多來加入他的團體。這是很有理由的，因爲除了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論理學家及哲學家之外，（他們是不甚介意這些東西的）他是一個很有禮貌及性情很好的好伴侶，沒有人可以找得比他更好的紳士的了，同時他又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常時預備賞賜那些有善德的人的。但柏圖卻永不能把他牽入他的團體，他們都以爲這是由於他那種與人不同的怪癖，而且因爲有人說他是持伊璧鳩魯派的信條，所以普通的民衆傳說他一生都祇研究有沒有上帝的那條問題。一天他正在循着聖約翰街經過聖米勒禮拜堂。現在聖勒巴拉他的墳場，當時是在近着禮拜堂的地方。當柏圖以及他的同伴們騎馬在坍塌經過的時候，他剛好行在墳場中，而禮拜堂的門卻已經關閉。

他們看見了他，便拍馬向他前進，在他未看見他們以前包圍着他。其中之一說：「你拒絕加入我們的團體，但當你研究出世界上是沒有上帝的時候，這種發見於你有甚麼

益處呢？」他見他自己已被包圍，便立刻這樣回答：「紳士們，現在在你們自己的領域中，你是可以自由處置我的。」於是用手按在一塊石碑之上，聳身跳過，逃走了。

他們紛亂地議論起來，共說他們所說的話並沒有甚麼意義，他們在這所地方並不比較別人更有權勢，而基多在這所地方中也和他們一樣有權。於是辛那柏圖轉向他們說：「列位紳士們，這是因為你們缺乏理解力的原故，因為無論你們已經明白與否，他已經在幾個字之中，給我們以最難堪的譏諷了。你試想，這些墳墓原是死人的居所，而他叫牠做我們的領域，那即是說我們以及其他像我們一樣不學無術的人，比較起他及其他有學問的人們來，是比死人還不如，因此當我們站在這裏的時候，竟可說是在我們家中哩。」現在他們都明白基多的話的意思了，他們都覺得很羞愧，從此以後，再不敢用說話去惹他，而且共仰辛那柏圖為一個敏銳和聰明的人。

故事第十

各人都說完了他們的故事之後，帶奧紐斯知道祇有他自己一個人未說了，不等待正式的命令，便開始說出他自己的故事。

列位貴婦們，雖然我有特權可以說出任何我所最喜歡的故事，但今天我卻不想離開那你們已經在這條題目上說過許多很好的故事的總題，祇是跟着你們說出一個屬於聖安忒尼派的神父怎樣用機警的巧計來巧妙地避免兩個惡棍所預備加給他的凌辱和艱窘。而且因為使我的故事較為完美，我將把牠說得較長一點，我希望牠不至使你們發生厭倦，因為現在仍是日在天中的時候呵。

你們曾聽見過在亞爾薩的山谷中有一條村叫做塞塔爾多，是附屬於佛羅稜薩的，雖然牠是很小的一條村，卻不少紳士及富有的人在那裏居住。有一個神父，是屬於聖安

禿尼派的，因為這裏有些油水，所以每年都到村裏一回來收取那些頭腦單簡的人們的捐獻。每次都十分得手，這大抵因為那神父的名字叫做安仁——意的葱頭——的原故，因為這條村是全多斯加納著名產葱頭的地方。這位神父有一個短小的身材，一頭紅色的頭髮，一副愉快的面容，和世上的奸徒們一樣狡猾。雖然他不是一個學者，但他的口舌是如此鋒利，所以識他的人都不但以爲他是一個大演說家，甚至拿他來和塔里及昆體良相比較。同時他又是街談巷議的重要分子。

有一年八月，他又來到這裏。在禮拜日早晨，當那些鄉人們聚集在禮拜堂中做彌撒的時候，他按照他的習慣，窺着一個適當的機會，便走出來向衆人說：

「列位紳士及列位貴婦們，你們知道你們這裏有一個很值得讚美的習慣，即是你們每年都施捨些金錢或糧食給聖安禿尼派貧苦的僧人，你們有些是施捨多些，有些是施捨少些，按照你們各人自己的誠心和力量。此外你們又因為我們特別把你們的姓名列在我們的弟兄錄中而每年給我們以小小的謝禮，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的院長特遣我

來收集這些捐款。因此，今天九時之後，請你們一聽見禮拜堂鐘響，便齊集在禮拜堂的門口，我將像往年一樣向你們宣講一篇道理，然後你們都和十字架接吻，此外，我知到你們都是敬拜我們的聖安忒尼的，我想給你們看一看迦百列天使到聖母馬利亞房中報信時所落下的羽毛，作為一種特殊的贈品。」說完了這番話，他便再回位去繼續做彌撒了。當這位神父演說的時候，適有兩個少年無賴在教堂裏，一個叫做佐凡尼，一個叫做俾亞基奧。他們聽見神父說出這件聖蹟，便忍不住笑起來，決意在這條羽毛上耍他一耍，雖然他們都是他的朋友。他們知道他當日是和一個朋友食餐，便窺定他正在食餐的時候，走到他所住的旅館裏來。一面使佐凡尼和他的從人談話，一面俾亞基奧便去搜他的行篋，偷了他的羽毛，看他找不見這條羽毛的時候，怎樣回報那些民衆。

那個神父有一個從者，他是有這麼多混號，直至最能記憶的人也不能講得清楚。安仁神父常這樣取笑說：「我這個無賴有九種性質，如果所羅門，亞里士多德，及辛尼加有了其中的一種，也可以把他們的所有哲學和所有德行完全破壞。你會想：這是一個怎麼

樣的人呢？他有這樣九種哲學和德行也不能和牠比較的性質。」當人們問他這九種性質是甚麼的時候，他用韻語來答說：

「忘記，偷竊和淫蕩，

污穢，偽善與說謊，

懶惰，邪惡與放浪。

「此外還有許多性質，而其中之一特別是令我不能不發笑。他無論去到那裏都想娶一個妻，他有一大把黑色油潤的鬍子，他深信所有女人都一定戀愛着他，如果她們不理他的時候，他便當真的去追隨在她們的後面。但在有一方面他是很值得我記念的就是無論何人來和我說密話的時候，他一定走來參加，而且當人們問我一個問題，而我不知到要怎樣回答才好的時候，他一定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先替我答是或否。」

現在讓我們回頭再說我們的故事罷。安仁神父把這個人留在旅店裏，特別吩咐他不可讓人攪亂他所有的東西，最要是那個行箠，因為內面藏有那些聖物。但這個人的脾

氣是喜歡到廚房裏去的，所以他的主人一走開，他便立即走到那裏去了。他在那裏找着一個又肥，又污穢，又醜陋的廚娘，她忙着煮東西，他卻坐在火爐的旁邊和她攀談，雖然現在是八月的天氣。他告訴她他是一個紳士，擁有無數的財富，（他沒有想到他自己的帽子布滿污穢和油漬，他的汗衫除了補掩之外便沒有了，他的短褲破爛不堪而他的鞋子祇是一片一片的爛布。）他把他自己說得這樣偉大，直至好像他是一個爵士一樣。他說他將買些新衣服給她，而且不用她去做工。她可以和他分享他現在所有的財富，以及將來的幸福。此外還有許多其他這樣大吹大擂的胡言亂語。這兩個青年人，見他正在這裏流連，便十分喜悅，覺得他們的工作已經成就了一半。於是他們離開他走到樓上神父所住的房間裏去。這個房間並沒有下鎖。他們入到去最先看見的就是那個行篋。他們把牠打開，內面有一個用緞包着的小箱，小箱內有一枝鸚鵡毛，他們想這大抵就是他所應允給那些人們參觀的天使毛了。在當日的時候，原是很容易用這樣的方法來欺騙他們的。當時東方的奢靡生活，還未有傳到多斯加納，這種生活是在我們的國家將要滅亡的時

候才傳染過來的。古代簡樸的生活仍然流行，所以很少人見過或聽見過鸚鵡這種東西。他們看見這條羽毛，非常歡喜，他們取了牠，但又不能任這個箱子空空無物，於是他們便把一些放在屋角的煤炭放入去，把牠再行用緞包好像以前一樣，各事辦妥之後，他們便走回去，在那裏等候，看那位神父發見羽毛變作煤炭的時候，用甚麼法子去應付。

那些在禮拜堂聽見將有天使羽毛參觀的人，回家將此事告知他們所有的鄰人，那消息立刻便傳遍全地。他們一食完了早餐便立刻走到村裏去等候參觀，他們的人數是這麼多，直至全村的地方都給他們站滿了。安仁神父食了一餐大餐之後，睡了一覺午覺，知道有許多民衆在那裏等候着他了，便叫他的僕人把他的行李帶去，而且去撞起禮拜堂的鐘。民衆齊集之後，那位神父，他並不知道他的東西已經給人家偷去，便開始演說，採用許多有利於他的目的的材料來做他的演說辭。後來輪到參觀天使的羽毛了。他未把羽毛拿出來之前，先作一番莊嚴的祈禱，點着兩枝火把，脫了帽，溫柔地將那緞袱解開取出那個小箱，又作了一番簡短的禱告來讚美迦百列天使以及這些聖物，然後將牠打開。

當他看見箱內裝滿了煤炭，他便不得不自己暗中責罵自己爲甚麼會信託一個這樣的人，他想他一定被別人所戲弄了。但雖然如此，他仍然面不改容，並不表示有絲毫不安的樣子，向天舉起他的雙手和雙眼說：「上帝啊，你的權力是永世無盡的！」他把那小箱再蓋住，然後又轉向衆人說：

「列位紳士及貴婦們，你們列位都知道我在很年青的時候，我的院長打發我去日出的地方去研究磁器的原質，那些磁器價值很貴，但成本卻是很輕，所以我們實在損失不少。我爲着這個原故從委尼斯下船，經過希拉，由此起岸乘馬，經過加保國，又經過波爾得加，最後來到帕里安以及撒地尼亞。但我何必向你們說出這麼多地方的名字呢？我仍然繼續沿海前進，經過聖佐治海峽，來到特拉非亞，然後又來到步非亞，這裏住着許多居民，且有許多偉大的人物。由此我來到一個說謊國，在那裏有許多我們教門中以及他種宗教的人，他們避免一切勞動的工作，當他們爲增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是不顧及別人的痛苦的。這裏用整堆的金銀來做貨幣。

「我由這裏來到亞不路息的地面，這裏的男人，女人們都着木屐來行山，而着豬腸所織的外衣的。他們用桶來載麵包而用袋來載酒。由此再過，便來到了一個巴卡斯山，山脚常有溫泉湧出。最後我來到印度的帕斯帝那加，我可以照我的習慣向你們發誓，我在那裏看見蛇飛，對於那些未曾親眼看見過的人，這似乎是一件不能相信的事情，但我是最憎惡說謊的。我離開這裏不久，便遇見馬蘇·特爾·薩基阿，他是一個大商家，當我見他的時候，他正在打爛那些殼果，而將牠的殼賣給那些零售家。因為我覺得這裏是沒有甚麼可觀了，便由水道回到聖地去，這裏在夏天的時候，每一塊冷麵包價值四個辨士，而熱的卻不值一文。我在那裏找着耶路撒冷的大主教，那位可敬的神父，因為尊敬我所着的制服以及愛我們的主聖安禿尼的原故，帶我去參觀他所藏的所有聖物，牠們是多得這般利害，如果我要逐一數出來，我便兩年也數不完。但為免使你們完全失望，我將講出其中之一部。第一他給我看一隻從沒有過這樣完整的聖靈的手指，其次便是聖法蘭西斯所見的天神的一束頭髮，此外又有些天使的指甲片，一條委賓加路的脅骨，古代聖人們

所着的聖衣，以及東方博士所見的大星的幾條光線。此外又有一樽當聖米迦列和魔鬼戰鬥時所流的汗，聖拉撒路的顎骨，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因為我曾給他幾頁他訪尋很久的古本書籍，他任我取一點他所有的聖物。第一他給我一隻桑克特的牙，以及一個樽，內而貯藏着所羅門聖殿所懸掛的鐘的聲音，此外他又給我一枝我剛才告訴你的迦百列天使的羽毛，以及一隻聖給刺都旅行時所着的木屐，我後來將此屐送給佛羅稜薩的神父給刺都，他很尊敬地寶藏着牠。他又給我些我們的殉道者聖羅冷斯在其上被焚燒的木炭。所有這些東西我都恭敬地接收了，而且珍藏至今。我的院長在未查悉牠們是否真品以前，不許我將牠們顯示給人，如今因為牠們所表現的各種奇蹟，以及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來信的證明，才許我將牠們給人觀看。這些東西是如此貴重，我不敢信託給別人，所以常把牠帶在我的身邊。我因為慎重保藏的原故，把天使的羽毛放在一個木箱裏，而把聖羅冷斯的炭放在別一個木箱裏，而這兩個木箱是如此相似，我是常把牠們認錯了，如今我本是想把天使的羽毛帶來的，卻錯把那裝着木炭的木箱攜來了。你不能說祇是錯

誤，我深信這是上天特別的意旨，因為現在我想起，兩天之前原是聖羅冷斯的誕期呀。因此上天特別要我將那他在牠上面被焚的聖炭給你們觀看，來點着你們對他所應有的內心的誠敬，而不是那天使的羽毛。我的有福的孩子們，用虔敬的心來觀看罷，當你看牠的時候，要揭去你的帽來表示相當的尊敬。但有一件事我要預先通知你們，無論誰人如果用這些炭在他的身上畫一個十字，便可以擔保他在全年之內沒有火難臨身。」於是唱了一首讚美聖羅冷斯的詩之後，他便把那小箱揭開將那些木炭給子民衆觀看。那班頭腦單簡的民衆很熱心和驚異地前來觀看，而且擠擁着他，給他以比較尋常更多的施濟以求他用此炭替他們畫一個十字。於是他使用手執起一條炭，開始在他們白色的外套上，潔白的汗衫及頭巾上畫上大大的十字架。他向衆宣言說照他一向的經驗，這些木炭無論用去了多少，都自然會在箱內自己增回原有一樣的。他用這樣機巧的急計，使這班羣衆反而給他以很大的利益，他掩着嘴暗笑那想和他開頑笑的人。那兩個無賴，聽見他的演說，以及他怎樣把那班羣衆對付妥當的急智，便笑到死去活來。當那班羣衆散去

之後，他們走去告訴他們所做的事情，並將這條羽毛還給他。到明年的時候，那條羽毛幫助他很大，正像今天那些木炭之幫助他一樣。

這個故事給各人以很大的快樂，那位神父，他的聖遊，以及他的聖物都令他們思之發笑。皇后知道她自己的任期是已經完滿了，便在她自己的頭上脫下了那件王冠，含笑地把他加在帶奧紐斯的頭上，說：「現在是給你試一試管理婦人是一件怎樣的苦役的時候。做王罷，你要好好地治理，使你的職任終結之後我們有理由來讚美你。」帶奧紐斯接受了那王冠，愉快地答說：「我相信你們所常見的象棋中的王也會比我做王做得更好，但雖然如此，如果你們肯服從我，我將關照你們使你們豐富地得到那些沒有了牠便一切宴會都變成無味的東西，我是指我將按照我自己的趣味和癖性來引領你們。」他把那個管家召來，吩咐他在他任內他所應做的工作。然後又說：「列位貴婦們，我們已經用過許多總題來說出人類所用的種種計謀和手段了，所以現在除了你們肯接納我所提出的這個題目之外，我是沒有題目可提出了，那就是說及婦人們爲着愛情或她自己

的安全起見所加於他們的丈夫的狡計和機謀，無論牠會否爲她們的丈夫所識破。」有些女郎們不甚喜歡這條題目，便求他改過。但他答說：「貴婦們，我對於這條問題和你們一樣熟悉，無論你們怎樣申請也不能令我改變牠的了，因爲在現在這樣的時候，作一些放蕩一點的談話是應該被允許的。難道你們不知道在這惡疫流行的時期中那些法官們已離去了他們的法庭，兩人間的及天上的法律都已經沉默，每一個人都自由地做他們所以爲爲自己的生存所必要做的事情嗎？因此，如果我們在談話中採用比較尋常談話較爲自由一點的方式，而並沒含有其他惡意，不過想藉此來於人無害地度過我們的時光，我覺得實在沒有可以反對之處。此外我們由最初聚會的一天以來，我們都是以禮自守的，我希望我們仍能繼續這樣做去，這裏有誰不認識你們的真潔和操守呢？牠們但不會爲輕浮一點的談話所破壞，甚至面對着死的恐怖的時候，牠們也不會變改的。告訴你們真話罷，當人們看見你們不敢作這樣的談話的時候，便會懷疑你們的操守並不十分堅固，所以你們拒絕加入。至於你們會選我做你們的王，如今卻又拒絕服從我的命

令那一點還在其次了。爲避免這種嫌疑起見，讓我們不必再爲猶豫，每一個人都想出些有趣的故事來說罷。」

他們表示接納王上的提議之後，王上便準他們散回，直至晚餐的時候再行集合。因爲今天的故事都是很短的，所以爲時尙早，帶奧紐斯和其他兩位紳士便坐在檯邊遊戲，伊里沙卻把那些女郎們叫去，說：「自從我來到這裏之後，我便想帶你們去參觀一所離這裏不遠的地方，這所地方叫做婦人谷，我相信你們沒有一人會到過這裏，我自己也從沒有機會到過。現在到晚上還有許多點鐘，如果你們願意往那裏去，我相信你們一定很喜歡你們的旅行。」那些女郎答說她們很願前往，於是她們便不和那些男子們商量，叫一個女僕來服侍她們前往。行了將有一里的路程之後，便來到那婦人谷，她們循着一條直徑入內，在那裏流着一條很美麗的瑩潔的流泉。牠是這樣極端美麗和可愛，特別是在暑天的時節，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勝過牠。她們後來告訴我：谷中的平地剛好成一個圓形，圓到好像是用圓規來劃的一樣，但看去卻又不像是人工造成的。此谷周圍約

有半里的寬闊，有六個小山環繞着牠，每座山上都有一座堡壘式的王宮。那些小山的斜坡是像我們在戲場上面所見的一樣地規則，卻圓圈一級一級地漸漸細下去，直至谷底爲止。向南的部分，厚密地叢生着，葡萄，橄欖，櫻桃，無花果等樹木，大部分都是葉樹，而向北的部分卻有橡及石栗等樹林，牠們是這般高大和齊整，可以說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比較更爲美麗的了。這個谷，祇有一個谷口，谷中生滿杉，柏，桂，松，等樹木，而牠們是位置得如此適當，好像是由於一個精細的美術家所安排似的。太陽是很難穿過那些樹林而照到谷底的地上，而谷底的地上都鋪滿了整千種各式各樣的花朵。但最能給我們以美感的，是那一條小溪，牠是從兩山之間的谷裏流下來，當牠從石澗中流下的時候，發生像細語一般的悅耳的聲音。而當牠衝擊而下之時，看去好像水銀一樣，降至平原之後，便在一條很美麗的小溪中向着平地的中央流去。那條小溪大約祇有人的胸膛這麼深，所以可以清楚地看見那碎砂混着石子的溪底，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把這些石子數過。許多遊魚在那裏游上游下，這令那小溪變爲更爲可愛。這條小溪載滿了水之後，那些水便流溢到另

外一條流澗中，流出谷外去。那些女郎們一同聚集在溪邊，極力讚賞這所地方的美麗之後，看見面前的池水清澈而這裏又如此隱僻，便都贊成在這裏同浴。因此便吩咐她們的女僕在這裏守望，如果看見有人來便立刻通知她們，她們脫了衣服走入池裏去，瑩潔的池水蓋在他們精緻的肉體上正像用玻璃藏着的玫瑰花一樣。她們在那裏游泳一回之後，便穿回她們的衣服，慢步回去，一路都不歇地在讚賞這所地方的出奇的美麗。她們回到邸裏，看見那些男子們仍在原坐的地方遊戲。旁賓妮亞愉快地對他們說：「我們今天曾用狡計來欺騙過你們了。」帶奧紐斯說：「甚麼，難道你們在未講之先已經實行了嗎？」旁賓妮亞答說：「不然，先生。」於是她便告訴他們她們會到過那裏，而那裏是一所怎樣的地方，離這裏有若干遠，以及她們曾在那裏做過甚麼事情。王上聽見她的報告，很想去那裏參觀一下，便立刻吩咐人預備晚餐，那些紳士便和他們的僕人一齊往這個谷裏去，他們遊遍了各部分之後，都同意說世界上再沒有這樣美麗的地方。他們在那裏浴過之後，便趕着回去，因為時間已經是不早了。當他們回到邸裏的時候，那些女郎們正在在非

亞麥塔的歌唱之下而跳舞，她們跳完之後，他們便在那裏大聲縱談這個山谷的美麗。後來王上把那管家召來，吩咐他把明早的早餐擺在婦人谷裏，而且把些軟牀搬到那裏去，使他們日間熱極的時候，可以在那裏休息。吩咐完這些事情之後，便叫他點上蠟燭，而且拿些酒及糖菓出來，用過糖菓，他便命他們預備跳舞。旁非拉斯被任命作一個開始，而他又轉向伊里沙含笑地說：「可愛的女郎，昨天你曾給我一件王冠，如今我卻想請你唱一首歌，揀一首你所最歡喜的來唱罷。於是她便微笑地用全副精神，以及她的甜蜜的聲音唱出下面這首歌：

副歌：愛神呀，如果我可以避免你的束縛，

我便常時都自由了。

從很年青的時候起，

我揀選你做我甜美的安息所，

我把我所有的能力交托給你。

但看呀，最後你那殘忍和不仁的暴君，

卻用你的鎖練把我堅固地鎖住了。

愛神呀，如果……

爲一個無信的情郎，

我是在傷心和憔悴。

嘆息和眼淚，

卻不能感動他的心來愛我。

愛神呀，如果……

風兒曾用牠不祥的微颺，

把我那不小心的祈禱帶走。

但當我的生命每分鐘繼續凋零

而我仍不能滿足地生或滿足地死。

如今我也不敢太存奢望，

愛神呀，爲可憐我的不幸的原故，

使他也嘗試一下你的束縛的味道罷。

愛神呀，如果……

愛神呀，我謙下地求你，

如果你不肯給我這樣，便將我釋放了罷。

但如果你肯將這恩典賜給我，

我將再得回我的青春之花，

而我的面上將再開出百合和玫瑰了。

愛神呀，如果……

伊里沙用一個最深長的嘆息來結束這首歌，那些聽衆們都在那裏議論她的歌詞所指，但那王上，他的性情是很好的，便叫廷達拉斯拿出他的風笛來，吹着教她們跳舞，直至夜深才停止，各人回到各人自己的房裏睡覺。

第七日



現在東邊一粒星都沒有了，祇有那顆我們叫做啓明的光耀的星卻仍然榮顯地在晨光中照耀着。那位管家起來，按照王上昨天晚上所吩咐，將一切必要的食料運往婦人谷，且在那裏陳設妥當。王上爲馬車的輪聲所驚醒，便起來喚醒了衆人，在太陽的光正在及到大地的時候便起程向婦人谷進發，好像夜鶯和其他歌鳥們從沒有像今天早晨唱得這般和諧似的。他們一路爲鳥聲所伴送，來到了婦人谷，到步後，又有許多其他的歌隊在那裏歡迎，好像全谷中的歌鳥都集合起來開一個音樂大會來歡迎他們之來臨。他們再到各處遊覽，因爲早晨的情調，更適宜於表現牠的美麗的原故，牠似乎是比較昨天更爲可愛。用了一點酒及糖菓之後，爲不至落鳥兒們之後起見，他們也開始歌唱，谷的四周都回應着他們的歌聲，而那些鳥兒因爲不甘爲人所勝原故，再用新的及迷魂的調子來

回答。早餐的時候，餐桌便在那美麗的湖邊的樹蔭下擺開，他們一面食餐，一面看那些魚兒在湖中游上游下以爲樂，那些魚兒們給他們以許多談話的材料。早餐既撤，他們便再像餐前一樣愉快地歌唱。當時谷中各部分已經預備好軟床，那王上便吩咐那些想睡覺的可以自由去睡覺，而那些不願睡覺的也可以隨處遊覽。在約定的時候，他們再集到近着他們剛才在那裏食餐的湖邊，坐在爲他們鋪設定的地毯上。王上吩咐伊彌利亞先說她的故事，於是她便微笑地說：

故事第一

先生，對於一條這樣有趣的題目，我很想讓別人先講，但你既然歡喜我講，我就從命罷。我想講一個你們將來或者會有一點用處的故事，因為座中的貴婦們如果都和我一樣怕鬼，（雖然我自己並不知道關於鬼的事情，同時我又從未遇見過識得這些事情的人）她們將會在這個故事之中學得很好及很有效的禱文來把牠們趕走。

從前在佛羅稜薩城的聖巴蘭可街中，住着一個以梳毛為業的人叫做查安尼，他的生意很順利，但對於其他各方面的事情卻不大聰明。他是有錢的人，所以常被選為新聖馬利亞禮拜堂的詩班班長之一，又因為常給教堂的兄弟們以相當的施捨的原故，他們常在他的家裏做禮拜聚會，以及給他以其他的小恩德，他常以此自豪。他們常贈給他以白話的主禱文，聖亞歷西斯的詩歌，聖伯爾拿的哀歌，瑪的爾達的頌歌，以及其他同樣的

東西來酬答他所施給他們的鞋子，頭巾以及道袍，他爲自己靈魂的健康和幸福起見，小心地把這些東西收藏起來。他有一個快樂美麗的妻子叫做忒沙，是曼努施奧的女兒，是一個善於修飾而富於情感的婦人。她熟知他的丈夫的憐愍，便和一個可愛的青年斐得尼高發生戀愛，她和她的侍婢定計叫他在坎麥拉的一間查安尼的鄉間別墅裏面和她相會，她整個夏天住在這裏，她的好丈夫則有時到這裏晚餐，或在這裏過一夜，明早便即回到他的祈禱室以及他的店裏去了。

斐得尼高窺她的丈夫不在的時候，便來和她同居，爲避免常遣人去通知他的麻煩起見，他們相約當他在這裏經過的時候，他便到屋側的菜園中看一看，在那裏用一條木柱豎起了一個驢頭骨，牠的嘴向着佛羅稜薩的時候，他可以前來，如果門是閉着，他在門上敲三聲她便給他開門，但如果驢嘴是向着坎麥拉，他便要立刻離開，因爲這是表明她的丈夫是正在和她同住了。他們應用這個計策相會過許多回。有一天晚上，她約定斐得尼高和她同食晚餐，她爲他預備下兩隻肥雞，而他的丈夫卻偶而於將近入夜的時候

來到了。她十分憂慮，於是便一面拿來一小片鹹肉和她的丈夫同食，一面卻吩咐那個侍婢用一塊潔淨的布包着兩隻雞，一些雞蛋，以及一樽酒拿到園裏（從屋外有一條路可以通到這裏，他們常在那裏相會），放在一株桃樹下的地上。因為她當時太過匆忙，忘記吩咐那個侍婢，叫她在那裏等候斐得尼高到來，告訴他，她的主人在家，叫他將這些東西帶去不必再來。因此，當查安尼和她及那侍婢上床不久之後，斐得尼高便來到了。他溫柔地敲了一下門，這度門是如此近着他們的臥室，查安尼立刻便聽見了，自然他的妻子也聽見的，但為避免嫌疑的原故，她詐作睡熟。立刻他又敲第二次，查安尼很覺得奇怪，便憾着她說：「你聽見嗎？有人扣我們的門哩。」她原是聽得比他更為清楚的，卻詐作被他搖醒的樣子說：「甚麼事情呀？」他說：「我覺得有人是在扣我們的門。」她答說：「扣我們的門嗎？呵！你知道那是甚麼？牠是一個鬼呀！牠已經這樣嚇過我許多晚，所以我一上床便蒙頭而睡，不敢望出去，直至天光大白的時候才敢起來哩！」他說：「如果是鬼，你又何必這樣懼怕呢？當我每天晚上上床的時候，我都念幾篇禱文，然後又在每一條床柱上畫了

十字，便終夜都沒有鬼敢來騷擾了。」那婦人現在爲免使斐得尼高懷恨她，覺得最好是起來用某種法子，令他知道查安尼是在這裏。因此她對她的丈夫說：「你所用的方法或者可以保護你自己，但未必能保護我，除非趁你在這裏的時候，用咒把牠驅逐了。」查安尼說：「用咒把牠驅逐了，怎樣驅逐呢？」她說：「我識得驅逐牠的法子，因爲前幾天我去飛革撒勒懺悔的時候，一個女修道士，她是一個很虔誠的婦人，見我這般懼怕，便教給我一種禱文，她告訴我她未當修道士的時候，常用牠來逐鬼而屢試屢驗的。回來之後，總沒有膽量一個人去嘗試，但如今你在這裏，我們試同去把這篇咒語念一回罷。」查安尼說他很願意和她同往，於是她們便悄悄地行到門邊，此時在外邊的斐得尼高因爲已經等得太久而漸漸有些不耐煩了，她對查安尼說：「現在你預備，當我叫你睡的時候，你便睡罷。」他答說：「我預備了。」她於是開始念她的咒語，她說：「鬼呀鬼，你要照你來的路回轉去，到園中的時候，你便周圍望一下，你將看見兩隻雞，一些雞蛋，以及一樽酒，飲了那樽酒，走你的路，但不可害我以及我的查安尼。」念完之後，她便對她的丈夫說：「睡呀，查安尼。」於

是查安尼便睡了一口唾沫。外邊的斐得尼高聽見了，一面妒恨和失望，一面又很辛苦地忍着笑，他對他自己說：「讓你睡掉了你自己的牙齒罷。」她把那咒語反覆念了三回，便一同回床睡覺去了。斐得尼高，他原是預備來和她同食晚餐的，現在肚子很餓，聽見她的咒語，便走到那株桃樹下找着了那兩隻雞，那些雞蛋，以及那樽酒，把牠們帶回家裏去作爲一份很好的晚餐，後來他們相會的時候說及那篇咒語都大笑不已。

但有人說這個故事的情節卻是這樣的：那婦人日間的時候已經把那驢頭轉向坎麥拉大，但有一個在園裏作工的農夫，卻偶而用他的棍把這個驢頭撥轉，因此便弄出事來。當斐得尼高來扣門的時候，那婦人用下面的咒語來驅逐他：「鬼呀鬼，爲上帝的名，你回去罷，是別人把這驢頭撥轉，並不是我呀，讓瘟疫降在那個人的身上吧，但我和我的丈夫卻要安全地住在這裏。」於是那個情人便不得已空着肚子回去。

我隔鄰有一個老婦人對我說，照她童時所聞，兩件事情都是真的，但後一件事是不屬於這個查安尼，而且屬於一個叫做涅羅的查安尼的，他是和這個查安尼一樣頭腦單

簡的人。

列位貴婦們，你們歡喜那一篇咒語便選用那一篇罷。兩篇都在這樣的事情上得過很大的效驗的。把牠試用一下吧。牠們對於你或者也是很有效用的。

故事第二

伊彌利亞的故事給聽衆以很大的笑樂，衆人都說是一篇很好的咒語。王上命菲羅特刺塔繼續說下去，他便說出下面的故事：

我可愛的貴婦們，我們男子，特別是你們的丈夫，所加給你們的欺騙是這般多，直至偶然有一婦人用同樣的方法來欺騙我們男子，你們便不但很歡喜聽，而且四處傳播，讓那些男子們知道，如果他們是聰明，你們的聰明也不輸給他們的。這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的，因為一個人知道別人是醒覺的，便不敢用同樣的方法來欺騙他了。所以今天的討論，或者會令那些男子們知道你們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欺騙他們之後，便不敢再欺騙你們也未可定。因此我將告訴你一個女人，雖然是屬於下流社會的，爲保存自己的安全起見，怎樣欺騙她的丈夫的故事。

不久之前那不勒斯城有一窮人娶得一個很美麗的妻子，名叫佩綸內爾亞。他是鑿石的，而她卻用紡織來幫助家計，他們共過着一種可以過得去的生活。現在鄰近有個少年愛上了她，而且設法向她表示他對於她的傾心，最後他們便大家同意了，每當那丈夫每晨出外工作之後，他便窺着機會去和她溫存，這樣做已經不止一次了。一天早晨，那丈夫如常出門工作之後，查亞尼羅，這是那情夫的名字，又照常來和伊相會，但不久那丈夫卻轉回來，在往日他是非到晚上不回來的。見那度大門是在內面關好，他便一面扣門，一面對自己說：「感謝上帝，雖然我是這般貧困，但我有一個忠實和小心的妻子，你看我出門之後，她便把門關好，使沒有人可以趁我不在的時候來加給我以任何損害了。」佩綸內爾亞由於那扣門的姿勢知到那是她的丈夫，便說，「不好了，查亞尼羅，我是要死了，我的丈夫回來了，除了他曾見你走入來之外，他是沒有其他理由會這樣早回來的。但事已至此，聽之天命吧。當我開門的時候，你走入那隻桶子裏去，讓我窺探一下他這樣早回轉來的用意再作道理吧。」於是他便走入桶裏去，而她卻開門放她的丈夫入來。她裝作滿

面怒容地對她的丈夫說：「又弄甚麼新玄虛呢！你今天這樣早地回來？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再去工作的了，因為我見你已經把你的器具帶回來了。你不做工，我們從那裏得到我們今天的家用呢？難道你以為我肯任你將我那件外衣以及那幾件衣服拿去質庫嗎？我日夜不停地紡織，直至我的十指都瘦損了，也幾乎不能夠買我們的燈油。夫呀，夫呀，鄰里中沒有一個不奇怪我，而且譏笑我這樣辛苦地去勞作，而你應當出外工作的時候卻把你的手藏在衣袋裏，走回家裏來。我是多麼不幸呀，生在這樣的時代，特別不幸是遇着了你這個東西！我本來是可以得着一個少年，他是可以好好地維持我的生活的，但我為着你那不知道貴重一個好的妻子的東西把他拒絕了。別個婦人常和她的情人們過着很好的時光，有些有兩個情人，有些有三個情人，而她的丈夫卻仍然好好地待遇她，我是一個貞潔的女人，不肯去做這些事情，但我所得的待遇卻是更壞了，我不明白我自己為甚麼不和他們一樣去找兩個情人。我告訴你罷，有許多少年紳士都曾贈給我錢財以及其他貴重的東西，但他們都不能誘惑我，我並不是這樣的母親的女兒，但你這個東西卻仍

然在應當工作的時候走回家裏來。」那丈夫答說：「親愛的，別這樣不安吧，我是許久已經熟悉你的賢淑的，而在今天早晨得到更真的證據，我今天曾出門工作，但你和我不知到今天原是聖加利阿尼的節期呀！這是應該停工的，所以我便回轉來了。雖然如此，我已經設法找到一個月的盤費了，因為我已經將那久已阻礙着我們的大桶賣給我帶來的那個人，賣得五個先令了。」她答說：「那便更壞，你是終日在市場上出入的，是應該多知一點貨物的價錢才是。我是一個可憐無知的婦人，終日祇坐在家裏，因為看見這個桶太過阻礙地方，正在預備以六先令的價值賣給一個人，他當你入來的時候，正在跳入桶裏去察看牠是否堅固哩，而你卻五先令便肯將牠賣給人家了，你看你是多麼沒用呀。」那丈夫聽見她這樣說，便喜出望外，對他帶來的人說：「朋友，你回去幹你的事情吧，你看牠是賣六個先令的，而你卻始終不能多給一個。」那人答說：「那麼我很願意將牠讓給他。」便走去了，佩綸內爾亞對他的丈夫說：「如今你在這裏，你自己和這個人訂價吧。」查亞尼羅，他是在桶裏聽見一切說話的，當她說到這句說話的時候，便從桶裏走出來，裝作不

知道他就是她的丈夫似的，說：「那婦人那裏去了？」那丈夫行前來答說：「我在這裏，你想怎樣呢？」查亞尼羅答說：「你是誰？我想見那個將這個桶賣給我的那個婦人。」那丈夫說：「你可以和我訂價，因為我是她的丈夫。」查亞尼羅說：「那麼，這個桶似乎是頗堅固的，但你似乎從前曾用牠裝過些脂渣的東西，因為牠的內面遍積了這麼厚的垢積，我用手指甲去刮牠也不能刮得動。所以這個桶在未弄潔淨以前，我是不買了。」佩綸內爾亞答說：「這是很容易的，我的丈夫立刻便可以將牠弄潔淨給你了。」那丈夫欣然地把他

的鐵器放下，除了他的外衣，取一張刮刀，點着一枝蠟燭，跳入桶裏去工作了。當他正在忙着他的工作的時候，她在外面不歇地叫他刮得好一點，而同時卻利用這個時間去互相溫存，當那丈夫從桶裏出來之後，她便對查亞尼羅說：「先生，請你拿這枝蠟燭下去看一看，看牠是否可以令你滿意吧。」他跳入去看了一回，說現在已經很妥當了，便給他們六個先令，而把這個桶搬回他自己的家裏。

故事第三

菲羅特刺塔說得很坦白，那些女郎都明白這個故事的意思，但她們卻裝着爲別樣事情而笑的樣子。伊里沙現在受命講述，她便說出下面的故事；伊彌利亞用咒逐鬼的故事，令我憶起到一件禳解的事情，雖然牠或者不像她所說的那個這般有趣，但因爲我不能想得別的，我就講這一個罷：

在栖亞那住着一個青年的世家子弟，他的名字叫做立那爾多，他曾用許久的時光來向一個鄰近的美人，某富人的妻子求愛，但終於沒有效果。後來不知爲甚麼原故，他做了修道士，不知他愛好這種生活不愛好，總之他是繼續做下去，雖然有一個時候，他曾把那對於這個婦女的戀慕的心情以及其他妄想丟開，但不久，他又變回從前一樣的人了。在他的衣服上，做成異常神聖的樣子，但同時卻常作俚曲和情歌，而且常赴跳舞會，以及

其他同樣的娛樂場。但爲甚麼我特別要講這位修道士呢？難道他們都不是一樣的模型出來的嗎？對於這個惡的世界他們不以他們的面色肥胖而紅潤爲羞愧，他們着起他們整潔而精緻的袍子，像一隻高冠的雄鷄多過像一隻鴿子地招搖過市，還有更壞的，（姑且不說他們的房裏是充滿一瓶一瓶的糖菓，香料，以及其他的貴重的食品，一樽一樽的香水和香油，一瓶一瓶的葡萄酒，及最好的希拉酒，使你很容易看錯以爲是一個香料商或一個藥材商的店子的事實）就是他們也不以他們的痛風症爲人們所知而羞愧，好像我們全都不知道簡樸而粗陋的食品可以令人少肥胖而多康健一點，而繼續的禁食也不至於令他們這樣慘白和不寧似的，同時他們又以爲我們從未聽見過聖多密尼克及聖法蘭西斯祇要有一件褐色的粗衣來禦寒，便以爲着了很好的衣服，而從沒有想到使那些簡單而輕信的民衆供給他們以美麗的衣服，祇爲使他們可以一天數換地來炫耀他們的華美的事實。

我們的修道士於是又再陷入他以前的生活中了，他又開始重新他對於這個婦人

的戀慕。這個婦人現在覺得他比較以前較為可愛，對於此事便不甚矜持，祇對他說：「甚麼，你們教士們也在這些事情上用心的嗎？」他答說：「夫人，你把我的道袍脫去，我便是像常人一樣的人了。」這樣，這件事情很快便得到彼此的同意，後來他們便常祕密相會。一天，他又來探望她，看見除了那個使女之外，沒有人在家，便叫他的同伴把那使女帶到樓頂去教她念禱文，而他自己和那婦人，以及她的嬰孩，卻到房裏去，尋歡。當她正在把房門關緊的時候，她的丈夫回來了，在外面叫她開門。此時她驚慌得要死，她說：「怎麼好呢？我的丈夫在這裏，他快就要發見我們的姦情了。」那修道士已經把他的道袍及頭巾脫下，答說：「如果我是着住我的道袍，我是可以有說話推擋的，但如果你開了房門，他看見我這個樣子，我們便兩人都不得了的了。」她說：「那麼你快些穿回你的衣服罷，着好你的衣服之後，便把我的孩子抱在懷裏，注意聽我對他說的話，而你的說話要和我的說話相符，其餘的事，便交給我罷。」於是她便對那仍然在敲着門的丈夫說：「我來了。」她開門讓他入來，佯作驚喜地對他說：「夫呀，如果我們不是這般大幸剛好得到立那爾多

神父在這裏，我們的孩子便沒命了。」她的丈夫嚇了一跳，問她那是怎樣的一回事。她說：「呵，夫呀，那孩子猝然中起了風來，當我正在手足無措的時候，幸得立那爾多神父剛好來到，他把那孩子抱在他的臂上，對我說：『夫人，那是因為他心裏生了蟲，那些蟲不久便會把他咬殺了，但不用怕，我將用法術來殺死牠們，在我離開這裏以前，那孩子便會痊癒了。』此時我們很想你來替我們念些禱文，但那使女卻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你，於是他便打發他的同伴往屋頂去替你念。而我們卻把自己關在房裏施手術，因為除了那孩子的母親之外，別人是不能在場的。現在他把那孩子抱在臂上，祇要等他的朋友把禱文念完便可以完結了，那孩子現在已經醒轉來了。」那個老實人，因為他是十分溺愛他的孩子的，便完全沒有懷疑到這個詭計，作一深長的嘆息說：「我去看一看他。」她答說：「切切不可，因為這會把這件事弄壞了的，等一等，待我先去問一問他你可以不去不可以然後叫你吧。」此時那修道士已經穿回了他的道袍，把那孩子抱在他的臂上，各樣事情都已經預備妥當。聽見他們這樣說，便從裏面叫出來說：「夫人，那是你的丈夫嗎？」他答說：「是

呀，我在這裏。」他說：「那麼入來看一看你的兒子罷，剛才我以為你是不能再見他的面的了。把他取回去，將來製一個像他一樣大小的蠟人來酬謝聖安布洛茲吧，你是因為他的功德才得到這異常的恩典的。」那孩子見了他的父親便向他作種種親愛的動作，而他卻用很大的驚奇和快樂來接納他，好像他是曾經從死裏復活一樣，同時又極力向那個修道士感謝他所曾為他做的事情。他的同伴，在上面完全聽見了這件事情的經過，便從樓上下來入到房中，說：「我已經將你吩咐我念的禱文都念過了，」立那爾多神父答說：「我的兄弟，你做得很好，你看因為我們的努力，那孩子已經回過來了。」那位老實人便拿出許多酒和糖菓來招待他們，他們很受敬禮地辭別而去。那丈夫便立刻叫人製一個蠟人，把他放在聖安布洛茲的神像之前。

故事第四

伊里沙講完了這個故事之後，王上便轉向羅力塔命她說下去，她便立刻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呵，愛神呵，你的普遍的影響是何等偉大呢？你的機謀是何等繁多和巧妙呢？那一個藝術家，那一個哲學家，何以想出一條像你在瞬息間所教給那些行你的路的人們的計策和掩飾呢？所有其他的指導，比較起你的指導來都是見效很遲的，你看我們在這個題目之下所說的故事便知道了。現在我想在這一條題目之下再加多某婦人的詭計，那計策是祇有在愛的指導之下才可以想得出來的。

在亞勒磋住着一個富人叫做吐法諾，他有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來做他的妻子，她的名字是叫做幾他。不知爲甚麼原故，他對於她突然極端地猜防起來。這件事令那婦人十

分不安，她常向他質問他之所以懷疑起她來的理由，但他除了舉出些普通的或絕無關係的理由來之外卻說不出，她便發起怒來決意把真正的羞辱加在他的頭上，這件事，從前不過是他的幻覺罷了。她從日常觀察中知道有一位少年紳士是特別注意她，她便設法鼓勵他使她向她求愛。現在祇要等待有好的機會便可以將他們的願望施諸實行了。在她的丈夫的各種惡習慣之中，有一種惡習慣就是他很歡喜縱飲，對於他這種惡習，她不但表示厭惡，而且常鼓勵他去多飲一點。她常用這種方法去令他飲醉，他飲醉之後便是她和她的愛人溫存的最好機會了，自此時起，他們便常用這個方法來相會。她是這樣倚賴他這種醉酒的嗜好，她不但把他招回她的家裏，而且常走到他的住所去，到夜深的時候才回來，他的住所是在相隔不遠的地方。他們繼續過着這樣的生活，她的丈夫不久便開始有些發覺了，他見她常勸他飲酒，而她自己卻一滴不飲，便懷疑她（其實事實卻真是如此）之所以使他飲醉，為的是想乘他睡熟的時候去幹她自己的秘密勾當，為想證實這件事起見，有一天他詐作大醉，（雖然他整天都沒有滴酒到過口）在他的

言語和行爲上都極力裝作失了常性。她見他如此，便以爲他已經喝夠酒了，不必再飲也可以使他沈睡了，便一直扶他上床去睡覺。扶他睡了不久之後，她便照常到他的情人的屋裏去了，她在那裏過了大半夜。吐法諾見他的妻沒有回來睡覺，便起來將大門關了，坐在窗前等她回來，令她明白他是知道她的行徑的，他在那裏等候直至她回來。她見那門是關了，心中便十分不安，幾次嘗試想把牠用力推開了。吐法諾忍耐了一回之後，便對她說：「夫人，你這樣麻煩自己是沒有用的，你不能再回到這裏來了，回去罷，如果你喜歡，因爲非等到我將你這種行徑在所有親戚鄰里之間宣佈出來的時候，你是不能再入此門了。」她於是哀求他看上帝的面上給她開門。她說她並不是去了他所想像她去的地方，不過因爲在這樣的長夜裏她不能整夜睡覺，又不能一個獨自枯坐，所以到鄰近一個紳士那裏去談天罷了。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似乎已經決意讓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家醜了。

那婦人見得她的懇求沒有效果，便又改用恐嚇的手段，她說：「你開門給我進來，否

則我便令你成爲一個世界上從沒有過這樣不幸的人。」吐法諾答說：「你用甚麼方法來令我變成不幸呢？」她的急智爲愛情所激發，便答說：「在我未忍受那你想冤枉地加在我的身上的羞辱以前，我將自己投在井裏死了，後來人們在井裏找着我的屍首，便以爲一定是你飲醉的時候把我殺害了，於是你便不能免地要出奔異地，或喪盡你的名聲和勢力，或因爲殺害妻子的原故，而被定罪償命。」但這種恐嚇也不能感動他，於是她便說：「我不能再忍受你的侮辱了，讓上帝寬恕你致我於死的罪吧！」當時夜色如此黑暗，他們彼此不能相見，她舉步向井邊走去，捧了一塊在井旁的大石，大聲呼叫說：「願上帝寬恕我這種行爲！」於是便把那塊大石放入井裏去。大石跌入井水之中發出很大的聲音，吐法諾聽見了，便確信她已經投身入井，便拿了一條繩和一個吊桶走去井邊拯救她。但她當時卻隱身立在門邊，見他向井邊去了之後，便閃入屋裏去，把門關好，走到窗前，隔窗對她的丈夫說：「夫呀！你應該在飲酒的時候去取水才是，爲甚麼飲醉之後還去取水呢？」吐法諾聽見她取笑他，便轉回來，看見門已經關好，便求她開門讓他入去。但她此時卻轉

了她的語調，開始大聲喝罵：「你這醉酒，卑鄙，討厭的無賴！你今晚不能回家了，我不能再忍受你這種惡行了，我將令全世的人都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以及你過的是甚麼時光。」一方面，吐法諾被她激到狂怒起來，使用他所能想到的最壞的話來辱罵她，以及作一種可怕的暴動。此時他們的鄰里們都由床上起來。走到窗口去問那是甚麼一回事。她哭着答說：「那是因為這個壞東西，常是這樣三更半夜飲醉回來，我已經忍受了他很久了，我時常極力勸他也是無效，今晚我試用把他關在門外的方法來看他知羞不知羞。」一方面吐法諾卻告訴那些鄰里人那件事的真因，而且很利害地恐嚇她。她於是對那些鄰里們說：「現在你們可以看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了。如果我是在街上，而他卻在屋裏，則你們或者會相信他所說的是真話，我求你們注意他是何等狡猾，他把他似乎是他自己做過的事情反賴在我的身上。他說及那個井，但我願他當真是曾跌入那裏去，讓他像飲酒一樣飲些水也好。」那些鄰里們都責吐法諾不是，斷言這件事是他的錯，而且因為他這樣待他的妻，給他許多難堪的責罵。這件事不久便傳遍了全城，她的親戚聽見了便聯

成一羣前來向那些鄰里們查問，他們把吐法諾利害地打了一頓。後來他們搶入屋裏去，把那婦人以及她所有的東西帶走，而且恐嚇吐法諾，說他們將給他以更重的懲罰。

當他發見了他自己的無端猜忌得了這樣的不幸的結果，而他對於他的妻仍有戀慕之心，便請些朋友去替他和她求和，請她再回家裏來。他允許以後不再猜防她，任她歡喜怎樣做便怎樣做，他不加干涉。於是他便經過很大的損害之後，像一個壽頭一樣，很歡喜地和他的妻子媾和了。

故事第五

羅力塔說完之後，王上爲免多費時間起見便吩咐菲亞麥塔立刻繼續說下去，她說出下面的故事：

剛才講過的故事，令我記憶起別一個妒忌的人來，照我自己的意見，那些無端妒忌的丈夫，是應該用這樣的方法對待他的。而且我想那些法律家，當他們制定法律的時候，如果曾在各方面清楚地想過，他們一定不會給她們以較大於在自衛案件中所得的刑罰，因爲這些妒忌的人是常會把他們的妻置於死地的呀。她們由禮拜一至禮拜六，已經整天被困在她們的家裏，禮拜日來了，按照上帝及人的法律，她們都是應該像其他的人們一樣享受一點舒暢及娛樂的生活的，誰知在這樣的日子，她們更被禁錮得利害，世界上再沒有像她們這樣嚴酷地被奴禁的人了。因此，我以爲對於加給那些無端妒忌的丈

夫的詭計，不但不應該咎責，反而是應該讚美的哩。

在阿民尼尼阿住着一個富商，他得到一個很可愛的婦人來做他的妻子，他對於她常是過甚地猜疑。他這種猜疑是沒有理由的，祇因為他自己是非常喜歡她，而且知道這是因為她識得怎樣令他歡喜，便以為其他的人們都像他一樣愛她，而她也會像引誘他一樣引誘別人來戀慕她，由此你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有壞的性情同時又沒有理解力的人了。他是常時這樣用一隻眼來盯住她，我們可以說世界上再沒有較她更被嚴密地看守着的定了死罪的犯人了。她不但無論甚麼理由也不能隨時出外赴宴，赴禮拜堂，或出門外去閒耍，甚至在窗口望一望也不可以，於是她便過着一種最不幸的生活，尤其令她痛苦的就是她覺得自己是無辜。她見自己這樣不公地被待，便決意一有機會，便給他以這樣待遇她的理由。她沒有在街上見人的機會，但她知道她的隔壁是住着一個可愛的少年，於是她便在牆上覺察，看牆上有沒有小洞，如果有，她便可以由這裏和他談話，使他愛她，而且使他設法過來和她相會。她覺得這個計劃如果成功，她便可以得到較為安舒

一點的生活，而他的丈夫的妒忌也因此會被醫好，也未可定。她終於在她的住房的角落裏，找着一個可以望見隔壁的一個房間的裂口。她對自己說：「如果這個房間是非歷普的臥室（非歷普是那個少年紳士的名字），我的計劃便已經成功了一半了。」她便遣她的侍婢替她到隔壁去調查，結果知道他果然是常時一個人在這個房間裏睡覺的。於是她便開始常到這個裂口來張望，且常把樹枝及乾草等從這裂口丟入他的房裏去。他不久便發覺了，便走到裂口的地方來查看這事有甚麼意義。於是她便呼叫他。他認得她的聲音便回答她，不久她便將她的心事向他陳明，他自然是十分歡喜。他在那方面把那壁洞弄開了，但卻沒有把牠遮住令沒有人可以看見牠。自此以後他們常在那裏談心握手，但因為那丈夫的特別的猜疑和防備，他們不能有進一步的動作。現在聖誕節已漸近，一天，她對她的丈夫說，如果他允許她，她將於聖誕日和其他基督徒一樣到禮拜堂去懺悔和接受聖餐。他答說：「你能在這裏犯甚麼要去懺悔的罪呢？」她答說：「甚麼，難道你以為我是一個聖人嗎？雖然你這樣把我關起來，但我仍然能像其他的人們一樣犯罪。」

哩，但我沒有理由要告訴你，因為你並不是神父呀。」這幾句說話引起他的疑竇，他決意一定要知道這些罪過究竟是甚麼。心中定下計策之後，便對她說他很贊成她前去，但她祇能赴他們所屬的禮拜堂，向這禮拜堂的神父或這個神父所委托的人懺悔，而且要在早晨的時候前往，懺悔之後，便立刻要從禮拜堂一直起程歸家。那婦人似乎已經知道了這一點他的用意，她並不作爭辯，便說她很願意這樣做。

聖誕節那一天的早晨，她如期起來往他所吩咐她去的禮拜堂去。他自己卻先到那裏，和那神父商量妥當，着上一件道袍，帶了一件幾乎把他整個面蓋住了的頭巾，而把那頭巾牽到前面蓋住了他的眼，坐在屏障內邊等候她前來。那婦人來到禮拜堂，便求這裏的神父替她施行懺悔禮。他聽見她要懺悔，便說他現在沒有工夫來聽她，但他可以派一個同事去替她舉行。於是他便派這位假扮得不甚像的妒忌的丈夫前往。她立刻就認得是他，便自己對自己說：「感謝上帝，他現在已經由一個妒忌的蠢材而變為一個神父了，但我一定要小心給他以他所尋求的東西。」她便裝作不認得他，坐在他的足下。他曾把

幾枚小石放入口中來改變他自己的聲音，以爲他自己在各方面都已經假扮得很像了。在懺悔中，她告訴他，她現在已經結婚，但仍然和一個教士戀愛着，而那個教士每晚都來和她睡覺。這句說話正好打擊着他的心，如果不是因爲他更想多知道一點，他便會在此時離她而去了。他對她說：「這件事是怎樣做呢？難道你的丈夫不是和你同睡嗎？」是的，先生。」她答說：「但屋裏每一度門都不能阻止他，祇要他觸牠一下，牠便爲他開放了，而且他告訴我，當他來到我的房間的時候，他唸幾句咒語，我的丈夫便會睡熟了，於是他便入來和我同睡，而我丈夫卻永不會知道。」他說：「呵，夫人，這是一件很壞的事情，你一定要完全離去這種惡行。」她答說：「神父，我不能呀！因爲我是這般愛他。」他說：「那麼，我不能給你赦免了。」她答說：「這令我很痛苦，但我在這裏不得不說真話，如果我是可以離他的，我是會告訴你的。」他說：「我是很爲你可惜，因爲我見你的靈魂是已經陷入無可挽救的境地，但我將爲你念些特別的禱文，或者對於你也有一點幫助。如果你覺得已經由我的禱文得到一點益處之時，你便通知我，等我可以替你做再進一步的工夫。」那

婦人答說：「休想遣人到我的家裏去，因為我的丈夫是這樣無理地妒忌，他是以為每個人都是抱有不好的目的而來的，所以我在一年十二個月之中是沒有一天安舒的日子過的。」他說：「夫人，你不必為此擔心，因為我自然會安排妥當，令他不致在這件事情上責你的。」她答說：「如果你能夠這樣，我便同意罷。」結束了她的懺悔之後便起來去做彌撒去了。那丈夫，鼓着滿腹怒氣，脫下了那神父的道袍，便回家去。因為預備想在他們二人身上雪憤的原故，便想等到發見那教士和他的妻同在一起的時候，才泡製他們。那婦人由禮拜堂回家，在他的面容上很清楚地看出她已經給他以一件很壞的聖誕禮物，雖然他是竭力將他所已經做的及預備做的事情遮掩。

他決意今天晚上在門邊守着那教士前來，便說：「我今天要去朋友那裏食晚餐，而且在那裏過夜，因此你一定要將大門關好，上樓梯的門以及你的房門也一樣關好，到疲倦的時候，你便到床上去睡覺罷。」她向他道了晚安之後，便立刻跑到那個牆洞那裏，做了一個慣用的符號，菲歷普便來見她，她告訴他她今天早上所做的事情，以及她的丈夫

後來所對她說的說話。且說：「我深信他今晚一定整夜在大門外看守了，你可以設法找一條路從屋頂過來嗎？」他充滿喜悅地答說：「夫人，請不必擔心，我自然會過來的。」到晚上的時候，那妒忌的丈夫，祕密地拿了軍器，隱藏在地窖裏；她則將一切門戶堅固地關好，特別是上樓梯那一度門；而那少年覺得時候已合，便從一條密路走到她的房中。

那丈夫是晚沒有食晚餐，天氣又凍，腹中又餓，心中又十分煩燥，整晚在門邊等候着。那位教士等至天明仍未見有人前來，他便安心地睡了一覺，睡醒時已經日上三竿，此時屋門是已經開了，他便走進去，詐作剛好朋友處回來的樣子，叫他的妻拿他的早餐給他。後來他打發一個使者去見她，詐稱是那替她行懺悔禮的教士遣來的，問她這個教士來過沒有。她清楚地明白這個來人的用意，便答說：沒有，他是晚並沒有來，而且如果他以後永遠不來，她或者可以把他忘記了，雖然她是很不願意這樣做的。

以後那丈夫便每晚都在門口看守，而他們卻每晚都在屋裏相會。最後，他不能再忍耐了，便用異常憤怒的面容要求她將她從前向神父懺悔的說話說給他知。但她不肯告

訴他，說這是不公道而且是無理的要求。他說：「你那淫婦，即使你不說，我也知道，現在我要你說出那每晚用魔術來和你同睡的教士是誰，否則我割斷你的喉。」那是假話」她答說：「我並沒有和任何教士同睡。」他說：「甚麼，你不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對那聽你懺悔的神父說嗎？」她答說：「不，我並沒有對神父說過這些話，但如果那神父是你，那又當別論，老實告訴你罷，我不錯是會這樣說過。」他說：「那麼告訴我那教士是誰罷，快點。」她微笑地說：「我時常都很喜歡看那些聰明的男子，因為自作聰明的原故，被一個愚蠢的婦人所騙的事情。你本來不是這樣的人的，但自從你無緣無故地發生這種無理的妒忌的狂病之後，你便變成這樣軟弱了。難道你以為我的眼是和你的理解力一樣壞的嗎？不，我清楚知道那替我行懺悔禮的神父是誰，他就是你，但我決意將你所想得的消息給你，我想我是已經這樣做的了。但如果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是不會用這樣的方法來刺探你的妻子的祕密的，而且也應該立刻覺悟我所說的話句句是真，但卻並不是犯罪，而不必有無謂的猜疑了。我告訴你，我愛一個教士，那不是你嗎？我那無用的丈夫此

時不是當了教士了嗎？我說如果他進來親就我的時候，沒有門可以阻止他，那不是真的嗎？我說那教士每晚和我同睡，那一晚你不是和我同睡呢？當你遣人來問我他是晚有沒有來和我同睡的時候，我答說沒有，你是晚不是沒有和我同睡嗎？祇有像你這樣爲妒忌所蒙蔽的人才會不覺悟這些事情罷了。但你卻仍然到門口去守望，同時又騙我說你是往朋友家食餐和在朋友家中過夜。思想要清楚一點，行爲要像點大丈夫的氣概，別再惹我發笑，我是清楚知道你的行徑的，不必怎樣特別關防着我，我老實告訴你，如果我想做你所懷疑我會去做的事情，別說你不過有兩隻眼睛，即使你有一百隻眼睛，我都可以做了又做，而你也不會知道的。」

那可憐的妒忌的東西，從前以爲他自己是很機警的，現在見自己是如此被人愚弄，便決意除去他自己這種愚蠢和自擾的性情，而相信他的妻是一個賢淑和貞潔的婦人。她從此便不必再叫她的情人像貓一般從屋頂走過來了，因爲此後無論何時，當他們想相會的時候，那大門總是開着的。

故事第六

他們都激賞菲亞麥塔的故事，說那婦人這樣對待她的丈夫是很應該的。這個故事結束之後，王上命勞賓妮亞繼續說下去，她便這樣說：

有些人是這樣愚蠢以為戀愛是會奪去人們的理解力，而那些在戀愛中的人是會失去了他們的機智的。但在我們上面所說過的故事，以及我現在正在想說的故事中，便可以看見這種武斷是何等可笑了。

我們的城裏是充滿許多美好的東西的，從前有一個很美麗的婦人，她是某著名騎士的妻子。她漸漸覺得她的丈夫是太過平庸了，想轉一轉口味。便常向一個叫做利奧那托的少年投射她的眼光。他雖然不是世家子弟，但卻是很可愛的。同時他也表示對於她有同樣的愛慕，於是不久他們的願望便完成了。後來有一個紳士又愛慕起她來，他叫做

藍巴特西阿，是一個斷不能令她合意的人，但他卻不歇地用種種方法去勾引她，同時恐嚇她說如果她不足他的願望，他便要暴露她的秘密，因為他是很有體面和權勢的人。這件事令她如此畏懼，她覺得她不能不答應他的要求。

夏天到了，她住在鄉間的別墅中，有一天她的丈夫離家出外，預備在那裏有幾天的逗留，她便遣人去叫利奧那托來和她同住。他自然是很喜悅地聽從她的呼召。藍巴特西阿知道她的丈夫出外，便一個人騎馬到來，叩她的門。她的使女一見了他，便立刻上樓報知她的女主人，她此時正和利奧那托同坐在房中。那使女說：「夫人，藍巴特西阿先生在樓下叩門。」那婦人自然是憂愁至極，他請利奧那托匿在床帳後面，待他走了才可出來。他之怕藍巴特西阿也不減於她，便走到帳後隱藏起來。她吩咐那使女去把藍巴特西阿帶進來。他於是下馬，把他的馬拴在門邊，便立即上樓。她裝作滿面笑容地在梯頂等候着他，問她怎會得到這樣的榮寵得他來光臨。他答說：「我的性命呵，我知道你的丈夫已經出門，所以我便前來看一看了。」他和她相會不久，她的丈夫便回來了，這是出乎她的

意料之外的。那使女一見他的面，便立刻走入她的房裏對她說：「夫人，主人回來了，現在已經入到院子裏了。」那婦人聽見此事十分慌忙，她想自己有兩個男子在屋裏，而且因為有那匹馬的原故，是不能瞞得她的丈夫過的，便以為一定是免不了。但最後她仍想到了了一個辦法，她對藍巴特西阿說：「先生，如果你有些顧念及我，而且願意拯救我脫離危險，求你照我所吩咐你做的去做吧。你裝作很憤怒的樣子走下樓去，把你的劍拿在你的手，一面行一面說：『我向天發誓，如果我在別處地方遇見他，我一定把他結果了。』」如果我的丈夫想阻擋你，或問你甚麼問題，你不可理他，立刻上馬跑去就是了，無論如何，萬不可停留和他談話。」於是他便按照她所指導的去做。那丈夫因為看見有一匹馬拴在這裏覺得很出奇，正在想上樓查問，見藍巴特西阿這樣兇惡的面容，以及聽見他說這樣的話，越發驚異。他對他說：「先生，求你告訴我罷，這是甚麼一回事呢？」那人卻一面把足踏上馬鐙，一面口中喃喃地說：「如果我再遇見你這棍徒……」便上馬跑去了。那騎士上到樓上，看見他的妻驚惶無措地立在那裏，便對她說：「為甚麼藍巴特西阿這樣怒容

滿面地跑了去呢？」她把他的丈夫引到近着她自己的房間的地方，使利奧那托可以聽見他們所說的說話，然後答他說：「親愛的，我一生都沒有這樣地恐慌過。有一個我所素不相識的男人突然闖入來，藍巴特西阿拔劍跟在他的後面，他看見我的房門是開着，便抖擻地躲入裏面，對我說：『夫人，我求你保護我，否則我便會立刻在你的面前被殺了。』我起來，正在想問他是誰，以及爲甚麼原故走到這裏來的時候，藍巴特西阿已到了梯頂，大聲喊叫說：『那棍徒在那裏？』當他正在想踏入房的時候，我便走到房門邊攔截住他，他還算有些禮貌，見我不願意他入我的臥房，說了幾句話之後，便轉身下樓去了，你遇見他的時候，正是他下樓的時候。」那丈夫說：「親愛的，你辦得很好，如果有人，在我們的屋裏被殺，我們便難免受很大的嫌疑了。藍巴特西阿到這裏來搜人，真是不應該，那個人現在躲在那裏？」她答說：「不知他躲在那裏呢。」那騎士呼叫說：「你在那裏啊，你現在可以出來，不怕危險了。」利奧那托，他已經聽見了一切事情，便戰戰兢兢地從他所隱藏的地方走出來。那騎士對他說：「你和藍巴特西阿有甚麼爭執呢？」他答說：「照我所知，甚麼

也沒有，我相信他不是失了常性便是認錯了人。當他在離你的屋不遠的街中遇見我的時候，他拔出他的劍，說，「棍徒，你要死了！」我不敢停留來問他爲甚麼理由，祇是發足狂奔，一直走到這裏來，感謝上帝及這位夫人的保護，我終於得救了。」那騎士說：「現在你不必恐慌了，我將你平安地送回家中，你可以慢慢責問他，問他和你究竟有甚麼仇恨。」晚餐之後，他把自己一匹馬給他騎了，伴着他一同回到佛羅稜薩，他自己的家裏去。是晚，由於那婦人的指示，他和藍巴特西阿私下將這件事互相關照好了，所以此後雖然有許多人談論此事，但她的丈夫卻永沒有發覺這一次詭計的真相。

故事第七

利奧那托的敏捷而倖運的思想，深得全體的稱讚，於是菲羅媚娜承國王之命，開始說道：——

巴黎有一個佛羅稜薩紳士，因家業中落，迫得改營商業，由是得了一大注財產。他只有一個兒子名叫洛多維哥，因尊重其父的高貴多於商務，不在貨店中長養，而偕同幾個少年貴族，被送到法國宮庭，執役於法王御下，在那裏學到了高貴紳士所當具備的一切資格。

有一天，他和幾個剛從聖地回來的武士談天，他們談及英法及各國的美人，其中有一個說道，他一生所見的婦女，沒有一個及得波倫那的伊剛諾之妻俾特麗斯了，和他同行的人都承認他的話不錯。洛多維哥聽在耳裏，一心只想去見一見她，此外就別無思念；

要是她確是可愛；他就設計在那裏逗留若干時。於是他就詭詞對父親說要到聖地走一遭，他的父親很勉強的答應了。

他到了波倫那，就更名為安尼秦諾；僥倖第二天就見她玉立窗前，覺得她的美艷，簡直是夢想不到。愛戀之心油然而生，就決計非滿足了他的欲望，決不離開波倫那。他想了許久，要求一個最有成功把握的方法，卒之決定假如能夠做了她丈夫的僕人，或者有功的希望。主意已定，就賣了馬匹，打發開他的僕人，吩咐裝作不認識他；然後對居停主人說，他很想找本土的一個特出的貴人，做他的僕人。居停答道，「這裏有一位紳士名叫伊剛諾，他府中養着許多僕人，還時時想找漂亮斯文的人，像你這般人物，真是再適合沒有了；我可以替你和他說。」果然一說就成，他就立刻進了他的府中，並且甚為滿意。

進身之後，他常與主人在一起，因此天天都有見主婦的機會，主人十分寵他，幾乎沒有他就不成事，因命他為總管，主持一切事務。有一天，偶遇主人出外捕野禽，留他在家，主婦（當時她還不知道他戀愛自己，但時時都稱讚他的行爲）叫他進去，和她下棋，他乘

此機會，盡心取悅她的歡心，設法讓她得勝，這一來，使她快活得什麼似的。後來所有婦女都離了房子，只遺下他和她兩個，他就故意長嘆一聲。主婦看了他一眼，說：「什麼事呢，安尼秦諾莫非因為我贏了你不舒服嗎？」——「夫人，」他答道，「我所嘆息的是另外一件更重大的事情。」——「那麼，」她說，「看我的薄面，告訴我罷。」他受了愛情的刺激，覺得世界上她是他所最愛的，又復一聲長嘆。她又叫他說出所以然來。他便答道：「夫人，我很怕一說出來，就會令人不肯通融的；並且我還疑心你會說給別人聽呢。」她答道：「一定不會怪你，也不對人說，你放心講罷。」——「那麼，」他說，「既得您的應許，就老實對你說罷。」於是他含淚把自己是什麼樣人，他如何聽到她的艷名，如何來到此地屈身為僕，都和盤托出；末了又用最謙卑的態度央求她開恩可憐，接納他的祕密愛情；若果這個希求太奢，至少仍准他繼續着已往的境況，只讓他稱賞她的美貌，以悅其心。這些波倫那人的脾性真是爽快極了！這一類的事情是何等可貴！他們不高興見人流淚嘆息，而溫柔愛情的懇求是很容易獲得的。倘若我們夠給他們以相當的讚美，則我將不絕口的講說這個可愛

的題目。主婦當他說話的時候，定睛看着他，並且完全相信他的話沒有虛假，連自己心中，也不由自主的發生愛戀之心了。她便答道：「安尼秦諾，你安心罷，許多爵爺紳士天天懇求我都不能如願，而你卻於瞬息之間（因為你說話的時候並不多）就發生效力了。現在我已不能自主，此身已屬你有。你是應得我的愛的，你居然得到了；今晚半夜就到我的臥房罷。」於是他們就分手了。很不耐煩的等待黑夜到來。

日夕，伊剛諾打獵回來，非常累乏，一喫了餐就上牀睡覺，他的妻也和他同牀而睡，依約打開房門。到了約定的時候，安尼秦諾走到她的臥房，把門關好，輕輕的走近主婦的牀邊，伸手按她的胸膛，原來她是醒着的。她用雙手緊握他的手，同時在牀上翻來覆去，把丈夫都擾醒了。就對他說，「親愛的，昨晚我見你很累乏，沒有和你說過話，現在請告訴我，你相信你的僕人之中那一個最忠心，你最愛重那一個？」伊剛諾答道，「真是奇怪的問題！你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寵任過僕人，像我現在對安尼秦諾一樣嗎？爲什麼你要知道這個呢？」安尼秦諾見主人醒來，又聽見他們談話，幾次努力掙脫被握的手，想離開房間。因爲

他以為主婦故弄狡獪；但她堅不放手，他也無法離去。她便說：「告訴你罷：從前我也是這麼想法。以為他是最可靠的人，現在才知道我想錯了。昨天你出外之後，他居然膽敢向我求愛，我呢，因為想使你得到真憑實據，就假意答應，約定今晚在花園中松樹下和他私會，我的主意是決計不去的，若果你想證實他的無賴，只須穿起我的小衣，頭上蒙着面幕，就一定捉住他了。」我馬上就去，」他說。說着，即時起牀，依言裝扮，就在黑暗中去到花園裏去等候安尼秦諾。

他一走之後，她就起來，關緊房門。初時安尼秦諾恐慌得無法形容，盡力想走開，暗地裏卻咒詛了她千萬遍；至是，才知道她的計策，又快活得難以言宣了。他們盤桓了多時，她覺得這是時候了，就說：「請你拿一條短棍，到花園去，裝作借此來試探我的貞操，把他痛打一頓。」他即時起來，拿一條棍走到花園，主人見他向松樹走來，裝作很高興會他的樣子。安尼秦諾卻破口大罵，「什麼！你這淫賤的婦人來了嗎？你估量我真個瞞住主人幹這勾當嗎？我要教你悔恨自己的卑劣。」於是舉起短棒，把他亂打——伊剛諾聽了他的話，

又遭他棒打，就反身逃跑，一語不發。安尼秦諾卻追上來說，「滾罷，你這下流的東西！明朝我的主人就會知道了。」

伊剛諾遭了一番痛打，狼狽逃回房中，婦人忙說，「安尼秦諾有到花園去嗎？」伊剛諾答，「天呀，他不來也罷！我不但捱了一頓臭罵，連骨頭也差不多給他都打折了。假如他真個對你起那種不良心腸，就不明白他怎麼會說那些惡俗話。不過他見你性情不羈好樂，就設法試一試你罷了。」——「謝天謝地，」她說，「他用言語給我證明，你卻由事實，但我相信他或許會說我受罵還勝過你受打哩。他既然表證了他的忠誠可靠，以後你更要尊敬他才是啊。」——「一定，」他說。從此他斷定他有一個最貞潔的妻子，和一個最忠心的僕人。由是，（後來他們倆常以此為笑柄）她和僕人就大有機會滿足他們的慾望，卻一點都不犯疑（他們的計策再妙沒有了），一直到安尼秦諾離開波倫那而後已。

故事第八

大家都疑心俾特麗斯對丈夫有奇怪已極的惡意；又大家都認定當她把她的計劃告訴丈夫的時候，安尼秦諾應該有那種恐懼與惶惑。國王見菲羅媚娜已經說完，就轉身對尼菲爾說「您講罷，」尼菲爾微笑說道——

我現在有一個重任，須得講一個比得上以上所說過的的才好，但我惟有盡力而爲而已。

我們城中有一個富商名叫亞里古丘，他正像今日的商人一樣，想藉婚姻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娶了一個很不適宜於自己的婦人，名叫西斯蒙達。她（丈夫像其他的商人一樣，時常不在家的）愛上了一個青年紳士名叫呂柏圖，他對她表示愛情很久了。但爲人卻不夠謹慎。有一次，不知是給婦人的丈夫窺破了，抑或由於旁的原故，婦人的丈夫忽

然變成最妒忌的人，一心只顧住她，若果她還沒有上牀，決不去睡覺。這麼一來，使她很窘，因為她私會情人的機會都被剝奪盡了。想了許久，又時時刻刻受他的糾纏，卒之想到下述的法子，即：她的房子是向着街道的，雖然她的丈夫有時很遲才睡，但一睡着了就不容易醒；於是她就約情人在半夜來，等丈夫睡熟了才讓他來去。要知道他是否來了，而不讓第三者知道，她就放一條繩出窗外，一端放近地面，一端則沿地毯而達臥牀，到上牀的時候，就拿來綁着自己的腳趾。她通知情人說，要來的時候，先扯一扯繩子；若果丈夫是睡熟了，她就放了繩子；但若果他還沒有睡着，就拿住不放，這樣他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來了。呂柏圖很歡喜這個辦法，時時都走來，有時會到她，有時卻不能夠。

有一次，婦人在房中睡着了，她的丈夫在牀上伸出一隻腳，碰着一條繩；伸手一摸，覺得那繩子綁住她的腳趾，尋思道，這其間一定有詭計在內。後來又查出那一端在窗外，據此，他就猜着八九，因從她的腳趾解了下來，綁在自己的腳趾上，看有什麼動靜。等不多時，呂柏圖又依照平時的計策，扯那繩子。亞里古丘覺得，他綁得不甚緊牢，外面的人大力

一扯就扯脫了，他以為這是可以進來的暗號，就進了來。亞里古丘趕快起來，拿起武器，走到門口，要向他報仇。他雖然是個商人，卻頗有勇力，他到了門口，卻不照其妻平日的樣子開門，呂柏圖頗覺疑惑，立刻飛跑，他就在後趕來。後來呂柏圖跑了很遠，他仍然趕來，他一個轉身，（因為他也有武器），拔出刀來，一個在追，一個則立定抵禦來者。

當男人開房門的時候，婦人遽然醒覺，見繩子已不在腳趾上，知事已敗露。又見丈夫趕住她的情人，就連忙起來，想法子應付。她走去叫醒她的女僕，（她是祕密的），央求她走上自己的床，咬住牙根，忍受主人的痛打，而不露出馬脚；又應許重重的賠償她的損害，叫她不會後悔。佈置已妥，就滅了房中的燈火，自己躲在房間的角落裏，等候事情的發作。

亞里古丘和呂柏圖的爭鬧，驚動所有的隣居，他們起來嚴責他們。亞里古丘既不知他的仇敵是誰，也無能傷害他，就撇了他，（因為他自己怕人知道），滿腔憤怒的轉回家中去了。一入臥房就說：「賤人何在？她把燈燭都滅掉，叫我找不到她，她倒想錯了。」於是走近床邊，把女僕（他以為這就是他的妻子）拳打腳踢，打得手脚都累了，就把她的面

部打得像木乃伊一般。打完之後，又割下她的頭髮，用罵女人的最粗俗的說話，痛罵她一頓。女僕殺豬也似的大叫，雖然不時說，「天啊，可憐罷！」此外就沒有第二句話了：可是她的言語被號哭聲間斷，並且他又在盛怒之下，所以始終不能發覺她不是自己的妻。打完之後，就說：「你這下作的淫婦，我不再理會你了，但我立刻就去找你的兄弟，讓他們也知道你的醜事，任他們照自己的善法來處置你，帶你離開我；這裏沒有你立足之地了。」於是就鎖住她自己走了。

他的舉動，婦人都聽得清清楚楚，等他走了，就走入房中，燃着了燈，見女僕遍體鱗傷，滿面淚痕。她用善言撫慰她一番，搬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小心看護。又拿丈夫的錢重重的償她，使她心滿意足。然後立刻回到臥房，把房子收拾齊整，把床重新整理好，像沒有人睡過一般。於是燃着了燈，穿着整齊，如同還沒有就寢一樣。又拿起活計，坐在樓梯的頂級，開始縫紉。

時亞里古丘趕快走到她兄弟家中，大力叩門。兄弟們（一共三個）和她的母親都

起來，聽到是他的聲音，就開開門，見他黑夜跑來，忙問何事。他把事情從繩子起，一一二二都細說一遍，末了，又拿出割下的頭髮做證物說，爲尊重他們的名譽計，應該帶走了她，回來聽他們便宜處置，因爲他不再理她了。兄弟們聽了這番話，怫然不悅，氣憤憤的吩咐預備火炬，預備同他回去，施以相當的對付。母親也緊跟在後面，不時央求他們不要予他們的姊妹以難堪，又說也許是夫妻因事口角，故意借此來推卸；又說這是不會有的事，因爲她很知道她的女兒，自幼撫養到大，都沒有半點差錯，可信決不會幹出這種醜事來。此外還有很多說話。

到了家門，一行人逕直上樓，婦人大聲說道，「誰在那裏？」有一個兄弟答道，「不久你就知道，你這下流的東西。」她站起來上前說，「兄弟，我歡迎你們。但是你們在深夜時分來此何事呢？」他們見她卻好正坐在那裏作工，身體一點傷痕都沒有，就奇怪起來，怒氣不覺就平下來了，就質問她爲什麼對丈夫有這種異動，又威嚇她非說真話不可。婦人答道，「你的話我完全不懂，我也沒有和他爭鬧過。」亞里古丘看了看她，也莫名其妙，記

得剛時憤怒的時候，會痛打她一頓，現在卻一點影跡都沒有。她的兄弟就把他的話都告訴她。於是她就回身對他說，「啊呀！我親愛的，這是什麼話！爲什麼把我當作一個壞人呢？我的確沒有做過這勾當啊。你自己是個脾性惡劣的人，怎麼偏來冤枉我呢？此刻之前，你幾時到過這裏？幾時毆打過我？我對於此事一點都不知道。」亞里古丘答道，「你這卑劣的賤人！我們不是一同上床睡覺嗎？我不是明明打你一頓，並且割了你的頭髮嗎？」她回答，「今晚你何嘗在家中上過床。姑勿論有無，就說你毆打我及割了我的頭髮罷，請大家看看我身上有沒有傷痕，我也沒有勸你這樣做過，因爲我自己是愛顧生命的，假如你打我，我也會回手打你。至於說割掉我的頭髮，我真不知道，大家看看罷。」於是扯開她的面幕，把頭髮給衆人看。兄弟和母親看見這個情形，就說，「怎麼了，先生？你所說的話，分明是虛假了。其餘的你還有什麼證據？」亞里古丘束手無策，想說話卻無話可說，因事情和他所做過的完全兩樣。婦人就對她的兄弟說：「我知道他的歹意了。讓我把他的醜行及我的不幸告訴你們罷。我相信他的話也許是真的，但我告訴你將會怎樣發生。你們把我嫁

給這個冤鬼，他自命爲商人，照理應該沉靜如隱士，謹循如閨女才是，但這個人卻晚晚多數在酒家喝酒，嫖妓，我卻迫住要晚晚守候他回家，像現在的樣子，多數等到半夜，有時一直等到天明。他喝醉了回來，腳上被那些淫婦綁上一條繩子，追逐他人，和人打架，如他所說。回來他會得毆打她或割掉她的頭髮。他記不清楚，就硬說是施之於我。看罷，他現在還好像是半醉哩。所以願你們當他是一個醉酒鬼，寬恕他罷。」

她的母親聽了她的話，就很鼓噪說：「我的兒，斷不會的。他的脾性這麼粗暴，該受絞刑。他實在配不起你。如果他在大街當衆捉住你，我們還有何話說？若果你一定被一個鄙賤的商人一言壓制，真是反了。要知這一流人物，只要有幾個臭錢，就想娶紳士的女兒；當他們假裝起來，就說『我是某某族人，我的祖先曾經做過某事』，倘若我的兒子肯聽我的勸告啊，基多伯爵雖然全無產業，卻很想娶你；但他們卻要你嫁這個冤鬼。雖然佛羅稜薩城中再沒有第二個更貞淑的貴族婦女，但他仍不要臉的叫你做淫婦，因爲他實在不明白你的品格。若果他們受我管理，一定要把他們打成木乃伊。」又對她的兒子說：「來的

時候，我已經和你們說斷不是真的了。現在你聽聞，你們的這位好兄弟怎樣對待你的姊妹了吧。真是一個混帳的東西！若果我處在你的地位，聽聞人家這樣對待她，就非和他拚命不可。——天懲罰他罷！一個酗酒好鬧的流氓，是沒有羞恥的！」

衆兄弟都以惡言相罵，最後說，「我們姑且饒你一次，因為你是喝醉了。當心不要讓我們再聽到這樣的事，若有，我們是一定不依的。」說完就走了。亞里古丘呆若木雞的站着，不知這到底是真是夢。自此之後，就不敢和他的妻爭鬧了。她呢，不但躲過了最大的危險，並且開了滿足欲望的方便之門，以後一點都不怕她的丈夫了。

故事第九

尼菲爾的故事，令她們非常高興，紛紛以此爲笑樂談論之資，雖然國王幾次叫衆人靜默，好叫旁非拉斯接續講述，良久，各人才靜下來。旁非拉斯便說——

有人教我說世間的危險與困難，無過於完全相愛的人而不敢輕於嘗試了。這個道理雖然已經有過種種例證，但我覺得我將要說的故事，表現得更加清楚，這故事是講及一個婦人，她的幸運多過於她的聰明。故此我勸你們不要冒險蹈她的覆轍，因爲幸運不是時時注定的，而男子也不是個個都是那麼盲目。

亞各斯是亞該亞的一個古城，這城並不甚大，但從前代有英主，所以這個古城也就因之而著名。城中有個貴族，名叫尼古斯特拉達斯，在晚年的時候，僥倖娶得一個青年女郎爲妻。這女郎不但很美貌，並且心靈偉大，她名叫李第亞。他既坐擁巨資，就畜養一班奴

僕鷹犬，最好到鄉間尋開心。他的奴僕之中有一個青年名叫彼拉斯，最得主人的愛重和信任。她很鍾愛這個奴僕，一天不見就不快活。他呢，（不知這是事實上不抑或不願意知道她有心於他）卻似乎完全無動於中。她很注重這個，決意設法叫他知道，就叫一個寵任的女僕名叫魯斯卡的來，對她說，「魯斯卡，我施了這麼多恩惠，你理當忠心服從我才是；故我和你所說的話，除了當事人之外，千萬不要洩露給別人知道。我和我丈夫年紀相差之大是你所知的，也許你也可以想得到我所得的安樂是少得很的；因此之故，我就選中了我們的彼拉斯。若果你尊敬我，就請你想一個最妥善的辦法替我通知他；並且以我的名義請他高興時就來這裏走走。」

女僕答應了，一有機會，她就將彼拉斯拉過一邊，傳達她的使命。他對此十分詫愕，因為事前一點都不知道，又恐怕是主人故意試探他，便粗鹵的答道，「魯斯卡，我絕不信這是夫人的主意；當心你的說話；若果這些話確是她所說，你絕不能奉她的命來說；縱然承認這個，但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主人，決不加他以這個損害。所以我警告你以後不要再

說」魯斯卡對於他的冷竣的答覆，一點都不覺得慚愧，說：「彼拉斯，不管你高興不高興，凡主婦吩咐我說的話，我都直說；至於你呢，只不過是個粗人罷了。」於是就去回覆她的主婦，她一聽了，悶得要命。

過了幾天，她又說，「魯斯卡，一刀斷不能斬倒一株橡樹，你再用妥善的方法把我的愛欲對他表示，若果他仍歸那麼寡情，就要我的命了。」女僕叫她不要沮喪；再去找彼拉斯，見他很快活，便說，「早幾天我已經把主婦對於你的極大賞臉對你說過了，現在老實和你說，若果你仍然那麼堅決不移，她就不能維持下去了。聽聽我的勸諫罷，否則我就當你是世界上最大的愚人了。這樣的女人施愛於你，是何等的榮耀！試想一想你受命運的寵倖是何等大：她賞給你一個最美麗的婦人，並且供給你的需要，若果你夠聰明，世界上那一個及得來你的幸福？只需想一想野心所能有的欲望，一切便都是你的了。領會我的話罷；須知幸運顯出愉悅的外貌，懷中充滿恩澤的臨於我們，一生不過一次而已；若果我們在那個時候辜負了她，以後終生就只有窮困可憐而已。你說名譽和忠信，在朋友之間，

誠然是有，但在奴僕方面，這卻要看他的主人的處已如何。想想看，假如你的主人看上你的妻女姊妹，他會像你那麼樣的自持嗎？你一定不要那麼愚蠢的，要相信若果勸告無效，他就會用暴力了。故此我們要照主人待遇我們一樣的服侍他。我們要善用命運賜給我們的恩惠，因為我們是要倚靠命運的，姑勿論若果你拒絕後來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就說你若果不接納，以後終生就悔恨無窮了。」彼拉斯聽過了從前所說之話，已經細想過幾次，早決定若果她再來，就作別樣的答覆，至是便倒轉以她的話確是誠實之言，就說：「魯斯卡，我承認你是對的，但是我的主人是個很聰明且有先見的人，他既然把他的一切事務都信托我，我恐怕主婦故意來試探我，因此我有三個要求，得到了之後，方才信得實，到了那個時候，我就服從她一切命令了。第一件，她要在主人面前親手殺了他所愛的獵鷹；第二，要拿主人的一縷鬚送來給我；第三，拿主人一隻最堅牢最好的牙齒給我。」女僕覺得這是很難的條件，主婦更加難辦；但愛情不但是個良好的慰藉者，也是個很好的參謀，她就決意照辦了。她打發女僕回復他說，這三樣都可以辦到，再者，因為他以爲主人

很聰明，就想叫他親眼看見，以堅其信。彼拉斯只等候着看她怎樣辦法。

過了幾天，尼古斯特拉達預備照常時一樣，開一個大宴會。當布一撤去了的時候，她就盛裝走入大堂，當彼拉斯和衆人之前，走到鷹架那裏，裝作用手捉住牠的樣子，拿住牠的羽毛，向牆壁亂打，打得牠頭破腦出。主人大聲叫道，「啊呀！親愛的，你做什麼？」她不做理會，轉對衆人說，「若果我沒有勇氣拿一隻不值錢的鷹來洩憤，我就不能向一個損害我的帝王復仇了。這隻鷹把我由丈夫應得的快樂都剝奪淨盡，因為天一亮，他就騎馬出外玩，把我冷清清的撇在腦後；我早就預定把牠殺了，不過等有好機會請相當的證人給我下公斷罷了。現在你們就可以做我的公斷人了。」衆人以爲她對主人的感情同她所說的話一樣的熱，就哄然大笑，又對正當很不舒服的主人說，「她向獵鷹復仇，是做得不錯呀。」經過了一番小小的挪揄之後，他就化怒爲笑了。彼拉斯看見這個情形，就暗中自言自語，「她的起頭真不錯，願老天使她堅持下去就好了！」

殺了獵鷹之後不久，有一天她在房中和丈夫玩着，他輕輕的扯她的頭髮，這一來，她

又有機會履行彼拉斯的第二個條件了。她執住他一小縷鬚，同時很開心的大笑，出力一扯，連鬚帶皮都扯脫了。他很暴躁，和她鬧起來，「但是，」她說，「我只扯了你一兩條鬚，你就怒容向人，卻不知道自己剛才扯我的頭髮時，令我怎樣疼痛。」這樣繼續言來語去的調笑，她卻小心收好那一縷鬚，即日送給她的情人。

兩件已經辦妥了，惟有第三件最爲難，但受了愛情的驅使，她卻很有冒險的天才，就預先想定實行的手段。尼古斯特拉達府中有兩個少年，是他們的父親給他撫養，以便學習良好的禮貌的，一個替他管理食物，一個替他斟酒。一天，她對他們說主人的口氣很討人厭，又教定他們當服侍主人的時候，時時別轉臉，但不要說出什麼緣故。他們果然信了，照她的話來做。有一天，她對他說，「你有留心你的侍者服侍你時的舉動嗎？」「有的，」他說，「我時時都問他們什麼緣故。」——「那麼，」她說，「我告訴了你，你就可以避免了那種麻煩了。我已經隱忍多時，不過怕你不高興，就不敢說；現在我見別人都察覺了，就不能再隱諱了。這是因爲你口臭的緣故；我不知原因何在，但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因爲和你往

來的人很多，所以願你早點設法除去了才好。」——「這是什麼原故呢？」他說，「莫非我口中有一隻腐牙嗎？」她答，「也許是的。」於是扯他到窗前，叫他張開嘴，細心看過之後，就說，「啊，親愛的！你怎麼能夠忍受許久？這裏有一隻牙不但已經腐爛，並且完全廢了；若果再留在口中，一定連這邊的牙都損壞了啊。勸你及早除去罷。」——「你既然這麼說，」他說，「我也同意，馬上找人來給我脫了罷。」——「不要說脫牙者，」她說，「我絕不讚成；看這個情形，大約我也能夠，況且，這一種人都是很粗魯的，我不忍你落在他們手中。我來試試罷；若果令你太疼，我就讓你歇一歇，這些人決不肯這樣的。」於是就取了脫牙的器具來，令室中的人退去，只剩下她的心腹女僕。她自己坐下來，執住一隻牙，女僕大力按住他，這使他痛不可當，卒之用力拔了出來。於是把牙收好，卻拿出一隻預先備好的腐牙，對那疼得幾乎要死的可憐人說，「看罷，這就是你口中的爛牙了！」雖然他喫了極大的苦頭，並且深歎她脫牙的手術太粗蠻，卻相信了她的話，既經脫去了，鬚髯渾身爽快；他服了些止痛劑，痛楚稍緩，就離開房間了。婦人立刻把他的牙送給她的情人。至是他深信她確然

愛他，就預備隨時服從她的命令。

然而，她再想設法以堅其信，在未能和他相會之前，覺得度日如年，就假作有病。有一天她的丈夫在餐後只帶住彼拉斯去看她，她就要求他們扶她出花園，使她的病苦稍減。於是她的丈夫和彼拉斯在兩邊攙扶住她，領她到花園去，令她臥在梨樹下的草坪上，彼拉斯預先已經受了她的指示，就坐在她的身旁，她就對彼拉斯說，「我極想喫這株樹的幾個梨子，請你爬上去給我摘幾個下來。」彼拉斯立刻爬上樹摘了幾個梨子擲下來之後，忽然大聲叫喊：「噲！你在下面做什麼？估量我瞎了眼睛嗎？夫人，我察覺你病好了之後，不久就復元了。你到別處享些自由好了。」婦人對丈夫說，「彼拉斯說的什麼話？他一定是做夢。」——「不，」他說，「我不是做夢。什麼？估量我看見你嗎？」主人覺得很奇怪，就說，「彼拉斯，你一定是說夢話了。」——「不，主人，」他答，「我深信確實見你們兩人如此這般的做着什麼。」婦人說，「這是什麼意思？若果我是好好的就一定親自上樹看看，他說他在上面所見的奇事了。」彼拉斯仍繼續胡說亂道，尼古斯特拉達很想他下來，問

一問他究竟見到什麼？彼拉斯答道：「我見你們在做着祕戲，雖然這是夫妻間的正經事，卻不應當人面前做呀。」——「這個人腦筋昏迷了。」他說：「我們兩個都沒有離開我們所坐的地方。」——「那麼，」彼拉斯說：「我把所見的告訴你罷。」他愈發覺得奇怪，就說：「我要看看這株樹到底是不是有鬼。」於是他爬了上去，彼拉斯和婦人卻在下面很狎昵。他見了就大聲叫道：「啊，你這淫婦！你在那裏幹什麼和我所最信任的彼拉斯那個無賴？」說着，趕快爬下來，婦人和彼拉斯一齊說：「我們始終坐在這裏。如同離開之時一樣呢。」然而他很生氣。彼拉斯就說：「主人，現在我深信我看錯了。因為你也是一樣啊。因此我可以斷定你一定錯了。試細想想罷：你的夫人是最貞潔最聖淑的人，那有當你之前幹那些穢事之理？我呢，若果我有那樣的念頭，甘願全身肢解，何況還在你面前呢。」——「那麼，這個錯處一定是由樹上發生的錯誤現象了；若果我不是聽你說過你也見我們幹那醜事，則雖有百口也不能令我相信你和我的妻子沒有那些舉動。」於是她很生氣的說：「你想我那麼下流，肯在你眼前做那種勾當嗎？縱使你更聰明，機會還多着哩。」他

卒之信了他們的話，氣漸平了，就開始講論那件事，覺得很奇怪；婦人好像不高興受人委屈的樣子說，「一定呀，假如我能夠，一定不讓這棵樹再次誘辱我或旁的女人。彼拉斯，快去拿斧子來把牠斬了，同樣，斧子也可以一併把我丈夫輕信背乎常識和理性的弱點也斬除了。」他真個拿斧子來把梨樹斬倒，於是她又對丈夫說，「現在我見我的名譽已經保存，氣才消散了。」他央求她寬恕他，她就很大的原諒了他，又囑咐以後切不可妄信愛他有甚於生命的她，會幹這宗醜事。於是那可憐的迷蒙的丈夫就和妻子寵僕回到府中，此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故事第十

現在只差國王還沒有說，衆人爲那被斬的梨樹，議論紛紛，他叫衆人靜了下來，便開始說：

凡公義的君王，應該遵守自己手定的法律，其理甚明。如果他犯了法，也應該與庶民同罪。現在我迫住要受這譴責了，因爲我昨天給你們定了今天的總題，全無利用我的特權之心，卻要與衆人一致。然而，除了我要說的故事之外，各位已經說了許多故事，並且說得很好，我反到想不出更好的了。因此，我不得不違背自己所定的律例，隨便你們要怎樣罰我，都甘受不辭。到底我仍要重享我的特權，另說一個簡短的故事；雖然其中有些情節你們不相信，但不致於令你們不高興的。

從前栖恩那有兩個少年，一名美尼，一名杜拉，住在梭拉西的地方，大家很要好。他

們時時一同赴教堂，聽到來世的禍福，很想知得更詳細，就彼此相約，誰先死了，就回去通知他的朋友。當是時，兩人同愛一個女子名叫安斯媚妮。雖然兩人友誼很厚，卻因種種原故，都各守祕密。美尼曾經做過她的孩子的教父，這件愛情是一件可羞的事，所以就對他的朋友嚴守祕密。他方面，杜拉卻因為知道他的朋友也一樣的愛她，所以也守着祕密。後來美尼因為機會較多，成了功了。這是杜拉的一大打擊，可是他仍然希望將來有成功之一日，於是就裝作不知道，否則美尼就會窺破他的計劃。

不多時以後，杜拉得病而死，死後之第三晚，他走到美尼的房中，把他從夢中叫醒，美尼遽然醒來說，「你是誰？」他答道，「我是你的朋友杜拉，特意實踐生時的協約，把第二個世界的消息告訴你。」美尼初時很驚慌，後來有點膽量說，「歡迎。」於是就問他是不是一個亡失之人？杜拉答道，「不能找回的東西，才說得是亡失了；若果我是亡失了，又怎能夠到此呢？」——「我的意思不是那樣，」他說，「只問你是不是受懲的人？」——「不是的，」他說，「可是我所受的痛苦也不算小，因為我犯了一宗罪惡。」他就問每一種罪

受什麼刑罰，又問他能否替他做點事情。他說，「是的，這就是祈禱，做彌撒，及做懺悔。因為這些對於死者都很有利益。」美尼應允替他做，鬼魂剛要離開的時候，美尼卻忽然起來說，「朋友，我記得你和一個女人有點纏綿。請問因了此事你受何報應？」——「啊，兄弟，」他答道，「我一到冥世，就見到一個鬼魂，好像很熟知我的一切罪惡似的，他吩咐我到一個地方懺悔，在那裏我見到很多人都是爲了那種罪惡被打發到此，我在他們中間，想起你此刻提起的那宗罪過，以爲一定受極大的刑罰，雖在烈火之中，也止不住渾身戰慄。我身邊有一個人和我說，『請問你犯了什麼罪惡，驚慌成這個樣子？』——『啊，』我回答，『我要和教子的母親生交涉哩。』『走罷，笨伯，』他說，『難道這就加重你的罪惡了嗎？』我由此得到一點安慰。」後來，天漸亮了，他就對他的朋友說，「請了，我不能久留了。」說完就消失了。於是美尼便深信那種親屬關係，實在沒有什麼要緊，此後不復顧忌了。

西風飄飄的吹，太陽將近沉沒，國王說完了他的故事，就站起來，除下王冠，加於羅力塔之首；立她爲后，說，「夫人，我加這冠冕於你的頭上，做我們的皇后，請你以你視爲最得

我們讚賞的辦法，指揮我們罷。」羅力塔既爲皇后，就召家宰到來，吩咐比平日較早一點鋪設筵席於愉快的谷中，等衆人後來可以更舒服的返回宮中，又吩咐了他一番之後，轉而對衆人說，「昨天帶奧紐斯要我們以婦人施於丈夫的詭計爲故事的題材；明天我若反過來，以男子施於他們的妻子的詭計爲題，你們或者疑心我有惡意吧。這且丟開不說，請各位想出一個故事，講及日常行爲中，婦女施於男子，或男子施於婦女的策略；我想這個總題，同今天的一樣可愛吧。」至此便任衆人自由行動，直到晚餐時分。衆人便起來，或在涼快的溪水洗腳，或在青綠的草地散步，或在濃陰的樹下休息；帶奧紐斯和菲亞麥塔則一同坐下唱「巴拉蒙與亞克西特」之歌。大家快活了一會，到晚餐的時候，重新集合於水濱的席間，在百鳥合奏聲中，受到由四圍的丘陵吹來的和風吹拂着，十分快活滿足的喫他們的晚餐。晚餐之後，日落之前，再在山谷中散步，然後回到宮中，沿途談論無數的事情，或在是日，或在以前發生的，到黑夜的時候，就返到宮中。散步之後，回來喝些酒和甜品，休憩些時，然後在水泉之旁跳舞。有些時玩玩廷達拉斯的袋形管，有時又玩玩別種樂器。

最後皇后命菲羅媚娜唱一首歌，她就遵命，歌曰：

我渴望會見我的愛人，

所以我焦急地飛跑，

因何你竟忍心，遲遲不到？

我的情郎，對我說明其中的原故，

與你密談細語的愉快，

決非言語所能形容；

你有力的微笑和聲音，

合作起來祝福我。

告訴我，我的生命！我們何時再相見，

重訂從前愛情的盟誓？

相敘之期快到，這回須久留了，

因我一切的希望皆歸於你。

倘若命運能如我所願，

我將堅緊的抱持你；

請你，趕快飛入我的胸懷中。

這愉快的希望是我詩興的源泉。

這首歌令衆人斷定菲羅媚娜屬於那位小神，而且從她的自表的態度看來，似乎她的感情很暢快豐富。但到她唱完的時候，皇后憶起明天是禁食日，便說，「列位先生女

士，我通知你們，明天是星期五，要奉爲聖日；要回憶起當尼菲爾爲后之時，我們曾放棄我們的愉樂；星期六亦然。故此我以爲應該遵照這良好的先例，於此兩日謹守虔誠。」衆人都表示贊同。晚間的時間已消磨了大半，皇后便下令散衆，各人回房寢息。

第
八
日



初升的太陽，煊染最高的山峯，黑夜的陰影退出大地，皇后與其羣臣在星期日的早晨起來，在草原很愉快的散步之後，約莫第三時辰就同去附近的教堂做禮拜。隨後回到家中，很快活的喫了早餐，就照常歌舞一番，到太陽過了子午線，於是再集合於水泉之旁，衆人就座，尼菲爾承皇后之命，開始說道：

故事第一

今天我是第一個說故事的人，真是我的福氣，所以我很樂意遵命，我們已經聽過許多女人制勝男子的故事了，現在我說一說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子的機詐！我說他太狡猾了，意思不是叱責他，也不是說她不應受此對待。不，我反到稱讚他，並且以為她所受的待遇是理所本該的。我更想表明男子有時欺騙我們女人，同我們欺騙他們一般的巧妙。雖然，更確當地講，這不能算做欺騙，只是本該的報應，因為女人原該貞潔自守，視名譽如生命的。固然，我們意志薄弱，不能時時兢兢自守，但若果女人以愛情為賣品，我就以為應該把她焚燒。但小神在他的領域內，勢力是很大的，但卻仍有迴旋的餘地，這個道理，前幾天非羅特刺塔所說菲力巴夫人的故事，已經表明過了。

卻說米爾有一個日爾曼兵士名叫加爾發多，他是一個好人，並且很盡職可靠，如同

一般的日爾曼人一樣。因為他還錢很依時，所以很多商人隨時都肯借錢給他，並且利息很小。他鍾愛於一個女人，名叫安伯魯幾亞，是一個富商瓜斯巴羅之妻。他和他是舊相好的朋友。他的行為很謹慎，她的丈夫及其他的人一點都不思疑他。有一天，他乘機輸誠，她就提出兩個條件：第一，要嚴守祕密；第二，因為她需要二百佛羅林金元，要求他供給此款。加爾發多對於她的卑鄙甚為惱怒，即時轉變愛為憎，決計戲弄她一番，就告訴她，不論要求什麼，隨時都可以答應，到需要金錢的時候，只需通知他一聲，又答應只讓一個很靠得住，而且事事都和他合伴的朋友同來。她滿意他的答覆，並告訴他她的丈夫過幾天就去熱那亞，等一走了，就叫他來。加爾發多就走去對她的丈夫說，「老友，我要辦理一件事，急需二百金佛羅林，若果你肯借給我，就感之不盡了。」她的丈夫很爽快的答應了，並且把款項也交付了。過了幾天，果如婦人所言，就起程去了熱那亞，她即時給他送信，並且叫他順帶二百佛羅林來。他遵照她的命令，帶同朋友，來到她的家中，第一件事就是當這個人之前交付銀子，說，「夫人，請你收好，等你丈夫回來就交給他。」她接了銀子，總沒有想及

他爲什麼這樣說法，還估量他故意不令他的朋友知道他們的私情，便說，「一定的，但讓我先看看是什麼銀子。」於是倒在桌上，見剛剛二百佛羅林，不多也不少；看了之後，心滿意足，就帶他進臥房。在她丈夫離家期間，他連續探望她多次。到了她的丈夫回來，他再到他們家中，見兩夫婦都在，便說，「老友；多承你的美意，借給我的款項，因爲我不能辦理我的事務，用不着牠，所以就即時交還你的夫人了。請消了我的帳罷。」她的丈夫就問她有沒有收過那筆款？她見證人在前，不便否認，便說，「是的，我收到了，卻忘記告訴你。」——

「很好，」他說，「我很滿意，請了，——你的數目已經清楚了。」加爾發多就退了出來。滿心歡喜；婦人卻完全失敗被辱，甚爲憤恨。

故事第二

大家都以爲加爾發多對待婦人的卑鄙十分公道，皇后含笑轉向旁非拉斯，意思是叫他說：——

他說，我想講一個故事，講及那些不絕的損害我們，而我們卻不能回敬他們，至少不能以我們所受的害處，還於其身的那一流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祭司，他們設下他們的準則，及公佈反對我們的妻室的儀文規律，以爲他一經服屬其下，就等於做了一件應受尊敬的事情，如同把蘇丹俘擄從亞歷山大帶到亞威農一般。我們俗人不能依樣的報答他們，雖然我們大可以把我們的妻室所受的之侮辱，還於他們的母親，姊妹，及親屬。我將給你們講及一段鄉間艷事，雖不甚長，但很有趣，尤以結局爲最可笑，由此你們可以學得一個教訓，就是那一流人不一定是可敬的。

離此地不遠有條鄉村名爲發倫谷，村中有個少年強壯的僧侶，雖然不大識字，卻每禮拜都在一株榆木之下說教，把很多神聖的好教訓對鄉人說，對於婦女，沒有一個比他更照顧週到的了，因爲他每天都送聖餅，聖水及燭頭等物給他們，並且替她們祝福。他的教民中，最得他的歡心者是一個良善的婦人名叫卑可羅爾，工人馬索之妻；她確然是個整齊漂亮的褐色婦人，能唱，能彈小琴，並且能領導人跳舞，爲鄉間女郎的魁首，我們的僧侶，被她弄得幾乎神魂無主。他終日來來往往的游蕩，想見她一面，星期日當她做着祈禱的時候，他就顫聲彈唱他的 *Kyries* 和 *Sanctuses*，聲如驢鳴一般，好叫她知道他是音樂的領導；若果她不到會，他就沒有這種麻煩了。可是他的舉動詭秘，她的丈夫和隣人都不察覺他的野心。他覺得要得到她的垂青，最好時時送些贈品給她，有時送一束韭菜，這是村中最好的蔬菜，是他在自己的園中親手種植的；有時依節序送她一籃豌豆，或玉葱，或冬葱，一有機會，就用眼角看她一兩眼，而她卻時時都好像不理會他的密意似的，以致枉費了他一場心血。

有一天，他正在閑蕩着，遇到她的丈夫，驅住一頭驢子，他便上前問詢他去那裏？「真的，聖父，」他回答，「我有事進城，拿這些東西贈送給逢那可里先生，請求他替我出面，爲我的朋友到法庭伸辯。」僧侶裝作高興的樣子說，「兒啊，你是對的：去罷，我祝福你，早去早回才是；若果見到拉甫丘或納爾丁諾，請勿忘記告訴他們，快把我的皮帶拿回來。」那忠厚的人答應一定留心辦理他的囑咐，便直向佛羅稜薩而去。僧侶見得這是去試探人的絕好機會，於是，不敢怠慢，逕直走到她家中，叫道，「上帝祝福所有這裏的人；誰人在屋內？」婦人正上了樓，聽聞他的叫喚，便說，「先生，歡迎；可是在溽暑的時候，你到處奔走做什麼？」僧侶回答，「我來稍坐片時，你的丈夫卻進城去了。」

婦人忙跑下來坐下，開始去摘她丈夫剛才打好的藝臺種，他就說，「呀，卑可羅爾！你時時這樣，我就死了。」她笑起來說，「請問我有什麼損害你呢？」——「你沒有傷害我，」他說，「不要令我逼迫你。」——「走走，」她說，「什麼！僧侶也管這個嗎？」——「爲什麼不？」他說，「我也是人啊。」——「那麼，」她說，「你有什麼東西給我呢？我知你貪心像魔鬼一般

呀。」——「只管說你要什麼罷，」他答，「一雙鞋子，抑或一枝頂髮，一條腰帶，喜歡什麼都成。」——「聖父，」她說，「這些都不要，若果你真愛我，就請替我做一件事，我就答應你的要求。」——「說是什麼罷，」他說，「我一定很願意做的。」——「在禮拜日，」她說，「我要到佛羅稜薩去取我紡的蔴回家，並且修理我的紡車，若果你肯借五鎊錢給我，我知你一定有的，我就可以向經紀人贖回我不得已當押了的最好的外袍和小衣了，沒有這些，我便不能在各個聖日出來見人，這麼一來，我時時都感激你的恩惠。」——「要有好收穫，」僧侶說，「雖然我沒有那一筆錢，但我仍替你設法在禮拜日之前得到那注錢。」她說，「我知你時時隨口應許人，卻不去履行的，我不做這買賣了。若果你口袋裏沒有錢，快回去拿罷。」——「啊呀！」他說，「不要在這個時候趕我回去；你知道此刻這裏一個人都沒有，到我回來，或者就有人來，我們便失了良好的機會了。」——「很好，」她說，「你知我是很堅決的，沒有錢，就快去辦你的事罷。」祭司知道她是非錢不行，自己卻不拔一毫，便說，「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話，我就留下這個袍子做按當罷。」——「袍子！」她說，「請問這值得什

麼？」——「價值」他答，「教你知道，這是精美的斜紋絹做的，不，有些人叫牠做寬大布，不過十五天之前才由收買破舊衣物的鄂圖那裏買來的，一共花了七鎊哩；布格列托告訴我，我至少便宜了五個先令，你可以找他做證。」——「唉！你那麼看重牠嗎？」她說，「這是我夢想不到的；姑且先給我罷。」他遵從了，後來迫得偷偷的穿着法衣回去。卻覺得十分後悔，自思一年的賞錢禮物，都不足五鎊之數，有什麼法子可以不費一文的取回外袍呢？想了許久才想出個方法。

第二天恰可是假期，他打發一個男孩到她家中，請她借一個石臼給他，說要請兩個隣人喫餐，意欲弄些青果醬。將近晚餐的時候，他估量她夫婦兩人必定同喫晚餐，就叫書記來說，「你把石臼送還卑可羅爾，告訴她你的主人十分感謝，同時請她把從前當作信物的大衣交還。」書記依命而去，果然她們倆剛坐下來喫晚餐，便傳述他的使命。她聞得他要取回袍子，正想回話，她的丈夫卻怒目說，「怎麼你要祭司給你信物？我一定要給你一個耳括了。快交還罷，以後不管他再要什麼，我吩咐你不許推卻。」她憤憤不平的取了

來，交與書記說，「告訴你的主人，以後莫想再得我的垂眷。」書記回來復命，僧侶大笑，說，「以後見到她，可以對她說我再也不要她的垂眷了。」

婦人的丈夫以爲她依了自己的話回了祭司，就不介意此事，她呢，自此之後懷恨在心，連話也不和祭司說。直到葡萄收穫期，經過她屢屢恐嚇他說要把他付於惡魔之手，最後他才拿新酒和栗子等物，平了她的怒氣；但始終不給她那五鎊錢，只替她彈奏小琴，叫她唱一首歌，這使她十分滿意，仍舊做一對好朋友。

故事第三

衆女郎聽了旁非拉斯的故事，闐然大笑，皇后轉向伊里沙，她便開始說：

不知道我的故事能否令你們快樂，雖然這不但是實事並且滑稽，但我姑且試試罷。我們本邑時時都有很多脾性不同，國籍不同的人民。不多時以前，有個畫家名叫加蘭德林諾，是個樸實而好新奇的人；他時時和兩個同業來往，一個名叫伯倫諾，一個是布法麥可，兩個都是談諧的快活人，雖然有時也頗覺狡獪；因為這個人很古怪，所以他們都喜歡和他來往，同時邑中有一個少年名叫馬索，事事都做得最妥當，最巧妙；他聞說加蘭德林諾爲人很愚魯，拿一個怪異的故事，戲弄他一番，以爲笑樂。

有一天馬索偶然在聖約翰教堂見他很留心觀察剛安上高壇的雕刻圖畫，以爲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於是先告知他的一個朋友，然後兩人走近他身旁坐下，裝作不見他的

樣子，開始談論各種石的性質功用，馬索講論這個問題，很是內行，像是專家一般。加蘭德林諾傾耳靜聽，覺得他們沒有什麼特別事務，就加入他們中間。這麼一來，正合馬索的心意；他們繼續談論，加蘭德林諾就問這些石是在何處得來呢？馬索就回說，「在一個國家叫做彭戈地，國中巴斯齊城附近的伯林桑出產最多。那裏的人常用臘腸來綁葡萄樹，在彼一便士就可以買一頭鵝，並且搭給一頭小鵝；那裏還有產甘美乳酪的活泉，泉上的人民除了製乳酪餅和美味之外就沒有別的事做，他們在閹鷄肉羹炊熟時時由上面擲下來，誰接得最多就可以任意享用；還有一條河流專產最好的馬林西酒，是無上的珍品，河中一滴水都沒有，只是美酒。」加蘭德林諾便說，「這真是一個很好的國家啊！但是他們弄好了閹鷄之後又怎麼辦呢？」——「啊，」馬索說，「當地的人喫了。」——「那麼，」他說，「你到過那裏嗎？」馬索說，「你說我到過沒有？若果我到過一次，我就要再去千百次了。」——「離這裏多少哩？」他說。「許多哩呢，」馬索答。他又說，「是不是比亞不路息更遠呢？」——「遠一點，」回說。他見馬索始終沒有改變態度，連笑也沒有笑一笑，就以爲通通是真話，

就說，「真的，可惜路程太遠了，否則我就到那裏走一遭去搶些美味來喫了！但你所說的寶石，該國有沒有呢？」有兩塊，」馬索說，「是極貴重的；一塊來自蒙地西，他們拿來做石磨，自己就會產粉。他們有句成語說，恩典得自上帝，石磨來自蒙地西。其出產甚多，但他們把牠看得很輕，如同那裏的寶石一樣，因為滿山都是寶石，終夜閃閃的發光。他們把石磨琢磨好了，獻給蘇丹，蘇丹則給他們一個報答，即不論他們要什麼就給什麼。第二寶塊石即我們叫做向日葵，凡得到牠的，就可以隱身潛形。」加蘭德林諾說，「那真是希有的珍品啊！這寶石又從那裏得來呢？」馬索答，「在我們的慕格農平原，時時都可以見到。」他再問，「那麼，牠的體積顏色又如何呢？」——「體積有種種，」馬索答，「但顏色卻通通是黑的。」

加蘭德林諾把聽到的話都記在心裏，卻假作有事，設計去找此石，但他先去同他的兩個朋友商量，費了整個上午的時光去找都找不到，最後才知道他們在法英薩修道院作工，便趕快跑去，拉過一邊說，「倘若你相信我的話，我們就能夠立地成為全佛羅稜薩最富有的人了；因為一個很可靠的人告訴我，在慕格農有一塊石，可使人隱身，因此我想

一同去找，免被他人捷足先得。我們一定找到的，因為我知得很清楚；一到了手，我們只需放在口袋裏，任意走進銀錢商人的鋪子，予取予攜的拿銀子而已。沒有人能見我們，我們可以不必終生爲人塗抹牆壁，立地便成巨富了。」

伯倫諾與布法麥可自然笑彎了腰，但彼此以驚奇的樣子相視，極口讚他的智慧。布法麥可問那石叫什麼名字，他的記憶力很劣，卻忘記了；只說，「既已知道牠的功用，何必知牠的名稱呢？我以爲要馬上去看看好了。」——「那麼，」伯倫諾說，「那是一種什麼石？」——「大大小小都有」他答，「但多數是黑色的，所以我以爲最好把所見到的黑石檢拾了，回來再分辨那是真的。不要費時了吧。」很對；伯倫諾說，「你的話很不錯，但我覺得這不是適當的時候，太陽正是最酷熱的時候，火傘高張，就是早上是黑色的石，此刻也看似紅色了。還有一層，此刻許多人在路上來往，見了我們那個樣子，必定猜疑，說不定會先我們檢去了，我們卻不是徒勞。所以還是等早晨才去，這就可以清楚分別顏色；並且最好在休假日，因那時沒有人看見。」於是大家議定到禮拜早晨才去。未去之前，他叮嚀

他們兩個不要告訴別人，因為告訴他的人是當作一宗祕密的。後來又把所聽到的彭戈地國的事情也告訴了他們，並且宣誓沒有半句假話。

他一走了，兩人就商議定妥，他卻很焦灼的，好容易才等到禮拜日，天一亮就起來，去找他們。三個人出了聖加羅門，走到慕格農平原，開始找尋。加蘭德林諾卻先跑上前，四地亂跳，見有黑色就通通放進口袋裏。他的同伴看看這裏，望望那裏，他卻滿袋，滿懷，滿衫都裝滿黑石。他們見他滿載，看看已是喫餐時分，一個說，「加蘭德林諾那裏去了？」一個說，「不知道，剛纔還在這裏的。」一個再說，「我估量他已經回去喫餐了，卻撇下我們呆頭呆腦的找。」我們真蠢，」一個又說，「上了他的大當了。只有我們才以為能夠在這裏找到此石的。」他聽到兩個人的談話，便自以為找到了寶石，真個隱了形了，快活得什麼似的，就決計一聲不響的回去，不理他們。布法麥可知道了他的心事，便對伯倫諾說，「怎麼好呢？何不同走呢？」伯倫諾答，「還在這裏做什麼？我以後誓不再受他的愚弄了，若果他仍像今早一樣在這裏，我一定拿這石卵打他的脚跟，叫他永遠記住。」正說着，

他真個打他一下，他跳了起來。可是加蘭德林諾仍不做聲，盡力快跑。布法麥可再拿起一塊石說，「我也用石打他的背；」於是沿途擲擊他，一直到聖加羅門時，才把餘下的石子都拋棄了，把這祕密告訴了守衛人，他們也覺得好笑，裝做不見放他過了。於是他毫不停留的回到隣近磨坊的家中，湊巧得很，一路都沒有人和他說一句話，無形中助成了他們的戲弄。他也只見到幾個人，因為大多數人都在家用膳。

他滿載而歸的回到家中，在梯頂碰見他的妻，正惱着他出外太久，便很暴戾的撲上他身上說，「一定是被鬼迷着了，人人都喫驚，他還不回來。」他聽到這句話，更以為其妻不見他，便很生氣的說，「賤人你在那裏嗎？你破壞我，我一定要報復。」於是拋下所有石頭，很暴躁的追趕她，毫無憐憫的打她一頓。這時候，兩個朋友在城門與守衛笑過了一陣，跟到他家，離遠看有什麼動靜；到了門首，聽聞他毆打老婆，便裝作剛剛回來的樣子，大聲叫他，他卻怒氣沖天，又很挂慮，從窗口看出去，想招呼他們進來，他們進了來，裝作很生氣的樣子，又見樓梯堆滿石頭，其妻卻在房間的一隅被打得滿身傷痕，他卻在另一個角落，

所有鈕扣都解開了，活像一個疲倦無力者，他們便說，「怎麼了，加蘭德林諾？你這些準備要建築什麼？夫人，怎麼弄成這個樣子？」他十分疲倦，又爲不測的喪失而惱怒，不能作答。布法麥司再說，「加蘭德林諾，要是你向別人生氣，就不要戲弄我們，把我們當作兩個獸子撒在那裏；你領我們去找寶石，卻一聲不響的走了。老實對你說，以後你不能再愚弄我們了。」他煩惱了半晌才答，「朋友，不要生氣，事情和你所想像的不同。我確是找到了寶石，卻不知到底是也不是。當你們第一次尋我之時，我在你們身邊；你們和我一同回來，卻不見我，我實是在你們前面走。」於是把所聽所受都再說一遍，又說，「我載住這些石子入了城市，守城人檢查各人，卻任我過了；還有一層，我在街上遇到許多朋友，平時不絕的拉我去喝酒的，卻沒有一個和我交談，因爲他們不見我。後來，我返到家中，卻碰着這個女鬼，一眼就見到我，因爲婦人，你知道，什麼東西都失了功用了，我剛要成爲佛羅稜薩最幸福的人，現在倒成了最不幸的了；因此之故，我就打她，恨不能把她碎尸萬段。」說完又要再去打她。兩個朋友看見這個情形，更加驚奇，一力證實，雖然他們幾乎給他笑死了。到他再

要打她，他們就上前勸解說，這不干她的事，他應該預先叫她終日躲過一邊。這若不是由於他的倒霉，便是欺騙朋友之報，蓋他找到了寶石，照理應該告訴他們一聲才是。末後，費了許多手脚，才使兩口子復和。但是他仍然很不安，滿屋子石子堆積着。

故事第四

伊里沙的故事講完了，皇后不再稽延，便轉令伊彌利亞接續，她便說——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祭司，行脚僧，和其他的僧侶，曾經供給很多笑話，各人已經說過不少，但仍有些可說，故此我就說一個故事，講及一個僧人，他不管婦人宜否和他相愛，卻常設法強人愛他，她們就予以相當的報應。

菲亞索勒是從前一個偉大的古城，你們在此地也可以望見牠的極點，現在雖然已為墟，但始終仍設主教常駐其間。城中有所大禮拜堂，其附近有所小屋，住有一個寡婦，年中在這裏居多。她和兩個兄弟同居，都是很高尚的人。婦人時時都到大禮拜堂中的老僧，就對她發生愛慕之心，一天不見她就不舒服，後來居然向她表白，並且乞求她以柔情相報。這僧人年老心不老，並且又驕矜，又傲慢，所做的事無一不壞，以致全世界都討厭

他。他所愛的婦人對於他更極端厭惡，因此她便很聰明的答道，「聖父，我很感激你的眷顧，但講到此事，我們要尊重彼此的人格才好。你是我的教父，又是個祭司，而且有了年紀了；從各方面看來，你不宜存這點心：在我這一方面，我已經有子女，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個寡婦，故此更要慎重。因此之故，請你原諒我，不要再提此事了。」

僧人雖經拒絕而野心不死，常在書信上和口實上苦苦乞求，每逢在教堂見到她。婦人被她苦苦糾纏，很覺麻煩，便決計予以應得之報，出脫自己，此外就別無他法。但她每做一事，必和兄弟商議。她把老僧的野心，及自己的主意告訴了他們，得他們許可她便宜行事。過了幾天，她照常到教堂去。他一見她就不客氣的上前見她，她卻一改前態很有禮貌的接見他，並且故意和他走過一邊，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才說，「我常聽人說，世間無不能攻克的炮壘，現在我自己就身當其境了，因為你極慫恿向我求愛，我不得不打破了我的決心，決計受了使喚。」他滿心快活的說，「夫人，我真感恩不淺啊。老實說，我時時覺得很奇怪，怎麼你能堅拒如是之久，我一生都沒有見過。我曾經說過，假如婦女是銀造的，她們

就連一個銅子也不值；因為沒有一個當得起試煉的。但告訴我，我們幾時可以相會？」她答，「親愛的，隨便你喜歡什麼時候都可以，因我晚上沒有丈夫盤查；但地點卻想不出。」——「怎麼？」他說，「爲什麼不在你家中呢？」她答，「你知道我有兩個兄弟，他們差不多每晚都有會敘，我的屋子又小，所以你要來到家中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裝作聾子並且在黑暗中偷偷進來。要是你肯這麼辦，就行了，因為他們絕不進我的房子，可是他們的臥房和我的很接近，縱然附耳低言也可以聽到的。」——「夫人，」他說，「一兩晚是不要緊的，等後來我再找出個更便利的地方就是了。」她說，「隨便你罷。但是我要求你要秘密才好。」——「夫人，」他說，「別懷疑這個罷；如其可能，就在今晚相會好了。」——「十分願意，」她說，隨即教他怎樣及何時到來，說完便辭別回家。

寡婦有個女僕，年紀不算小了，她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醜女。她的鼻子平大，口嘴歪斜，嘴唇大而厚，牙齒烏黑腐壞，兩眼作痛，面色又黃又綠，活像一個穆拉托。不特此也，她脚又跛，腰又弓。她原名基烏達，但因形容醜陋，人人嘲弄她，叫她做 *Cintazza*（意即淫婦）。

她的脾性也不見得比外貌較好。婦人回來就叫她來說：「淫婦，若果你替我做一件事，我就給你一件新衣。」——「夫人，」她說，「只管說罷，赴湯蹈火我都肯做。」——「我的意思，」她說，「是要你今晚在我的床上和一個男人睡。但切不可說一句話，恐怕我的兄弟在隣房聽到了；等第二朝早我就把新衣給你了。」——「感謝你，夫人，」她說，「和半打男子睡我也願意。」

晚上，僧人果然依約而來，寡婦的兄弟在自己房中，如她所指示，留心故意叫他聽見。老僧悄悄的在黑暗中摸進她的房子，淫婦亦然，兩人便攜手上床。他們一上了床，寡婦就吩咐兄弟依計而行。於是他們悄悄的走到城中的廣場，僥倖湊巧的很，主教剛來他們家中探望。他們就轉身和主教一同回來，領他到院子裏，因那時是夏天；他們拿了燈，在草地上坐下喝酒，其中一個說，「我主，你既然賞臉自動的來探望我們，我們倒不必再去請了，現在想請你去看看我們預備給你看的珍奇事物。」主教首肯了，於是一個執住燈燭，引主教到老僧與淫婦同睡的房間，卻見他倆正相抱而睡哩。老僧忽然驚醒，又羞愧，又驚慌，

拿床布蒙首，主教嚴厲叱責他一番，叫他伸出頭來，看他在床上和那一個睡。他至此才知道寡婦故弄狡狴，羞得無地自容，終生引以爲憾。承主教吩咐，穿好衣服，被監視着回到家中，作相當的懺悔。

主教再想知道此事的來歷，他們就一一告訴了他。主教極口稱讚寡婦和她的兄弟，因他們不需手沾僧侶的血，卻施以適當的對付。於是回去命老僧着實的作四十日的懺悔。但他因愛情和悔慢之故，卻多懺悔九天，以後許久許久都不敢出街，一出街，孩子就指着他說，「那個就是和淫婦同睡的祭司了！」這是一種奇恥大辱，他煩惱得幾乎發狂。這樣，良善慎重的寡婦就免了老僧的糾纏，醜女也獲得她的報酬。

故事第五

女郎們很讚賞伊彌利亞的故事中寡婦的所爲，皇后就向菲羅特刺塔說，「現在輪到你了，」他便說——

伊里沙前時提及一個少年紳士，卽是馬索，令我想及一個故事，此刻要給你們說，這故事講及他和他的幾個朋友，雖然不甚合宜，但可令你們大笑一場，所以就大膽說了。

大家一定聽說過時時都有邑宰從安科到這裏來。這些人最可鄙，簡直不能以言語形容，並且極端貪婪可惡。他們常領着一班人同來，算做審判官和公證人，這些人與其說從法律學校出來，倒不如說是從耕田和補鞋匠的鋪子出身。一次，有一個邑宰來到坡德斯，他同來的審判官之中，有一個名叫尼古拉，他的外貌很像個思想家，並且與其餘的判官均以聽訟審案著名。無所事事的人常到法庭去。一次，馬索到法庭去找他的朋友，見

尼古拉剛坐在那裏，覺得他是見所未見的奇鳥，便注意觀察他。他頭戴油滑的獸毛小帽，腰間帶着一個墨水角，穿着一領短於底衣的袍子，最奇怪的是，所穿的短褲直拖到腳跟，可是縫得很窄小，以致不能扣鈕，前面時常打開。這一個奇極的形像，令馬索把正事都忘了，他找到兩個伴侶，一名李比，一名馬條梭，同他一般的滑稽，就對他說：「若果你跟我一同進法庭，你們一定要感激我，因為我給你看一個見所未見的奇形怪狀。」就領他們去看判官和他的短褲。一進了法庭，他們就笑得前仰後合，再進一步，又見他足踏的板已經破爛，人大可以伸出手和臂來，馬索又說：「我願我們能夠把他的短褲完全扯下來，這是不難的。」他們立刻會意，都讚成了，第二天早上再到法庭。

到了法庭，見擠滿了人，馬條梭悄悄的爬近審判官所坐的長椅，馬索由第二邊爬上去，執住他的袍子，李比在那一邊亦然，三人中一個叫道：「天啊，我主，這些人未走之前，請下令他們把偷了的一雙鞋子還給我罷。他們現在死不肯認，雖然我的眼親見，並且你們賣了還不夠一個月哩。」李比在那邊也叫道：「主啊，不要信他的話，他是個最可惡的無

賴，因為我來要求他把從前偷去的皮夾交回，他就編派這一番誑語了。若果你信我，我可以帶我的隣人特力卡和加拉沙，賣牛胃的婦人，及打掃聖馬利教堂的那個人，當他從鄉間出來的時候，他們都看見他。馬索在那邊大聲叫喊，把李比的聲音蓋過了，李比亦然。

審判官站起來聽真各人所說的話，馬條梭便利用這個機會，從板下伸出雙手，執住他的短褲，即時就脫了下來。因為他的褲子又緊小，又輕薄，他們也下來扯脫他的袍子，令他全無遮蔽。他自己覺得了，但不知其故，極力想坐下，但馬索和李比兩人各在一邊拖着，他叫道，「主啊，你不靜聽我所說，這是很不公道的，我們又不便為這瑣事寫稟，面訴你又背轉身不聽。」他們這樣緊執住他，令到所有的人都看見他的短褲卸到腳跟。

這時候，馬條梭已經偷偷的人不知鬼不覺的跑了，李比也不為已甚，便說，「我對天發誓，一定到別處起訴。」馬索也放了手說，「總有一天我必令你比今天更空閑無事的。」他們就分道而去，趕快離法庭。審判官抽起短褲，在衆人之前，詢問因鞋子和皮夾爭訟的那兩個人何在。沒人回答，他發誓必要查出在聽訟時扯脫法官的短褲是不是佛羅梭。

的風俗。坡德斯他也十分生氣，後來有幾個朋友告訴他，這不過叫他知道，人民知道他領事的實在不是法官，只是卑鄙之徒，藉此斂財罷了；他就閉口無言。以後就沒有什麼了。

故事第六

菲羅特刺塔的故事不久說完了，衆人十分快樂，但是皇后卻命菲羅媚娜開始，她就說：

菲羅特刺塔剛才所說的故事，提及馬索，又有人講及加蘭德林諾的故事，此兩者令我想起這兩個人的另一個故事來，我想許會令你們快樂。這兩個人是什麼人可以不必說了，因爲你們都已經知道。我只開始說加蘭德林諾有一個小田莊，離佛羅稜薩不遠，這是由他的妻的財產權得來的。除了許多財物之外，他們每年都有一隻養肥的豬，有時他的妻在十二月到那裏把肥豬鹹了，以供一家之用。有一次，她在那個時候適值身體不舒服，他就親到田莊去宰豬，伯倫諾和布法麥可聽到了，又知道她不在那裏，就去見附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僧正和他同住了幾天。

加蘭德林諾宰了牲口的那一天，他們就來到那裏，他看見他們和僧正一同來，便說：「紳士們，十分歡迎，我很想你們來看看我是一個多麼能幹的人。」於是領他們進屋子看那肥豬。他們見那豬養得胖胖的，又聽他說，特地鹹好了供一家之用。伯倫諾便說：「去罷，你這蠢子！不如把牠賣了，爲我們花了那一筆錢，後來告訴你的夫人說被人偷了。」——「不」加蘭德林諾說，「她一定不信；況且她一定會趕我出來的。不要再拿此事來麻煩我罷，我一定不幹的。」他們說了又說，都不中用。後來他請他們吃飯，他們卻不肯去。等他去了之後，他們就相與說道：「今晚何不去偷了他的豬。」——「怎麼能夠呢？」一個說：「啊」，第一個說：「我有辦法；只要他沒有搬離剛才我們見到的地方。」——「那麼去罷」一個說：「後來我們和僧正就可以快活一頓了。」

僧正說不論如何都願意，一個就說：「我們要用點技能才行，你知他很貪心，並且人家拿錢請他喝酒，他就一點都不客氣。我們先請他到酒店，僧正在那裏裝作待得我們很好，卻極力恭維他。他不久就吃醉了，其餘就很容易辦，因爲屋裏只有他一個人。」他們依

計而行，他見人家出錢，就開懷盡量暢飲，踉踉跄跄的連門也不關，還以為鎖了，就回家去睡覺。布法麥可和伯倫諾由彼走去與僧正同食，一食完之後，就拿着應用之物走進他屋內，卻見門戶洞開，於是偷走了他的豬，也去睡覺了。

加蘭德林諾醉過醒來，到二天早上起來，下了樓見門戶大開，豬也不見了，就問人知道不知道，卻一點消息都得不到，即時驚呼道：「怎麼好有人偷了我的豬了？」伯倫諾和布法麥可不久也起來，走到他家中聽聽他說什麼。一見了他，他便咆哮道：「啊，朋友，我的豬被人偷了！」伯倫諾附耳低言說：「很好，我見你又聰明一次了。」——「啊呀！他說：『這是的確確的。』」伯倫諾說：「只管說了又說，令人人都信你罷。」至此他又大聲叫喊，並且說：「真的！我可以發誓的確被偷的。」——「對了，那一個說：『要設法令人人都知道這件事，就可以得回了。』」——「你以為我因此發假誓嗎？若果不是，我甘願馬上受絞刑。」——「怎麼能夠丟了呢？」伯倫諾說：「昨晚我還見過，一定不信。」——「的確是丟了呀。」他說：「我太疏忽了：不知道怎麼回家，因我的妻決不信我，這十二個月就沒有平安的日子

了。」——「這是最不幸的事情，」伯倫諾說，「假如是真的；但你還記得我昨晚教你說的話吧，你不必同時哄騙你的妻和我們。」他重又咆哮起來，說，「天啊！你所說的話，把我氣瘋了。我始終說是昨晚被偷了。」——「不，」布法麥可說，「若然，我們一定要想法子找回才好。」——「那麼，有什麼法子呢？」——「由得牠罷，斷不是由印度來的人偷的，左右不過是你的隣里，若果你能夠召集衆人，我可以拿乳酪麵包使弄符法找出那個人來。」——「真的，」伯倫諾說，「但這個會令他們知道你的辦法，那人就不肯近你了。」——「那麼，我們怎樣呢？」——「啊，」伯倫諾說，「我可以拿些薑粒和些少酒，去請他們來喫酒，他們就不會思疑我們的計劃，我們就可以施法了。」——「很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加蘭德林諾。他有意叫我們試試嗎？」——「看天面上，」他說，「請實行罷：只要知道是誰偷了去，就安心一半了。」——「好，」伯倫諾說，「我去佛羅稜薩預備各物，若果你給我錢。」他就從口袋裏拿出幾個先令給他。

於是伯倫諾就到佛羅稜薩一個朋友家中，買了一磅薑，切成顆粒，又要了兩片沉香，

加了暗號，等自己不會弄錯，然後用糖調勻；又買了一瓶上等白葡萄酒，回到加蘭德林諾處說，「明天要小心，徧請有嫌疑的人到來。明天是假日，他們一定歡喜來的，我們今晚就準備符法，到明早把東西搬到你處，以你的名義，做應做的事，說應說的話。」加蘭德林諾依言而行，第二天早上，徧請教區裏的居民，齊集於教堂院裏榆樹之中。他的兩個朋友把蜜酒拿來，吩咐他們站立圍成一個圓圈，伯倫諾便對衆人說，「列位，我應該把召集你們到來的理由說明，到末後如果有什麼令你們不高興的事，我可不任其咎。要知道昨晚加蘭德林諾的豬被人偷了，衆人之中一定有一個是偷豬的，要查出那個人，所以要各位每人喫一粒東西，喫了之後，喝一杯酒。那犯罪的人，卻一點都喫不下去，牠的味很辛辣，一定要吐牠出來。所以，要免去當衆受辱，最好悄悄的向僧正招認了，我就不必再做其他的手續了。」

所有被邀的人們都預備喫喝。於是他就叫各個依次而坐，每人分一顆薑，派到加蘭德林諾，他給了他一粒沉香，他立即放進嘴裏，開始咀嚼。不料味兒很苦，連忙吐了出來。人

人都注意看誰吐，伯倫諾四圍巡視，聽背後有人說：「哈哈！牠怎麼偏偏與加蘭德林諾爲難？」伯倫諾即時轉過來，見他把東西吐出來，便說：「等一等，誠實的朋友，不要太快下判斷，或者有別的東西令他吐也說不定，故此要再試一試。」於是再給他一顆沉香丸，又復四圍巡視。第一粒已經是苦的，這一顆更加利害。但他盡力咽下去，卻不能夠。眼淚雨點似的滾下來，終於不再吐出來。這時候，布法麥可正分派飲料，但人人見加蘭德林諾的情形，便大聲發喊說他自己偷盜自己的東西；還有些人對他大爲惱怒。

衆人散了之後，布法麥可說：「我始終估量你自盜，你卻一定要我們相信是別人偷的，以此來顧全你口袋裏的錢如同我們時時所受的待遇一樣。」他呢，口中仍有沉香的苦味，再發誓他對於此事一些也不知道。「老實說真話罷，布法麥可說：「是不是賣了？」這令他更絕望。伯倫諾說：「剛才有人對我說，在這裏左近你有一個情婦，你待得她很好，他深信一定是你送了給她。你還記得你有一次領我們到慕格農平原去找黑寶石吧，把我們撇在困難境地中，自己卻裝作找到了。現在你又發誓要我們相信，說你的豬不是送

了給人，也不是賣了，卻是被人偷了。我們爲着此事費了許多手脚，一定要賠償，給我們兩頭家禽，否則我們就回去告訴你的夫人。」加蘭德林諾覺得人家一定不信他了，不願人再叫他的老婆麻煩他，不得不給他們兩頭家禽，他們就拿回佛羅稜薩，撇下他在那裏悔恨所受的損失，及損害。

故事第七

衆人聽了加蘭德林諾的腦筋簡單，忍不住大笑，雖然他們覺得令他同時損失兩頭家禽，一隻肥豬，未免太過。這故事說完，皇后就命旁賓妮亞續講，她便說——

一個人嘲弄別人，很多往往自受其辱，所以嘲弄人不是聰明的行爲，以上的故事都是講及一個人施於他人的巧計，被愚者卻沒有設法報復；現在我要講及我們城中一個女人，她愚弄人，卻被人給以相當的報復，她的巧妙卻自食其果，且危及自己的生命，同樣的受人愚弄。聽過這個故事，對我們很有益處，因爲令我們以後留心提防，遇到的時候，你就會乖巧一點了。

不多時以前，佛羅稜薩有個富貴人家的美貌少女，名叫海倫那，青年孀守，雖然有一個很合她意的青年紳士向她求愛，她仍繼續過她的孀居生活；但藉女僕之助，兩人時時

都有機相會。同時我們城中有個少年，他在巴黎讀書多年，但不肯把他的學問一寸一寸的零賣，只知事事物物的理由與原因，由是成了一位紳士。他叫林尼愛里，由巴黎回到佛羅稜薩，因地位與學問大受邑人尊敬，成了一個高貴的公民。但凡最有思想學問的人，最易陷入情網，林尼愛里便是這樣。有一天，他在宴會席上遇到這個寡婦身穿縞素，但在他眼中卻美麗絕倫，天下少見；他想，得她爲妻的男子，真不知幾生修到了。他一再望她，覺得偉大寶貴的東西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就決計盡力媚悅她，以期博得她的歡心。婦人並不常注視地面，卻不時流波四顧，看有沒有值得愛顧的人，果然不久就看到林尼愛里。她便笑着自說，「今天出來總算不是徒然了，因爲我已經捉到一個易欺的人呀。」於是不時的流波斜睨，眼角傳情，叫他知道她愛慕他。

我們的學者至是把他的哲學都丟在腦後，一心思念着她，找到了她的住址，便天天從那裏走過，絕不矯飾，只想以此博得她的歡心。婦人因了上述的緣故，更加自高自大。他設法與她的女僕兜搭，想得到她的興趣及藉她爲媒介，以便得近她的主婦。女僕很圓滿

的答應了他，就回去告知女主人，她聽到了就決計使弄一個最大的狡獪，便說：「眼見這個人走來這裏，把他在巴黎所得的小聰明都丟掉了，他求什麼將得什麼。你去告訴他，我也一樣的愛他，但我要顧全我的名譽，若果他夠聰明，他一定更加愛我。」啊！可憐的女人，她不知好歹，居然向學者賣弄機智！

女僕回報，這學者大喜過望，便更進一步，給她寫信，送禮物，婦人通通接受了，但除了泛泛的空話之外，什麼都沒有回報，令到他許久都摸不着頭腦。後來，婦人把一切事情都說給她的情人聽，他不免有點不安和妬忌，叫他相信他的思疑根據很薄弱，她被學者懇求多次，就打發心腹的女僕去告訴他，自從發覺了他的愛情之後，始終沒有機會致謝；明天恰值聖誕節，希望與他相會；又指示他於是晚來到她的院子，一有方便，她便出來會他。學者聞訊，大喜過望。依照指定的時候到來，女僕安置他在院子裏，關鎖起來，在彼等候婦人。到很快活的喫了晚餐之後，她就把自己的主見告訴她的情人，並且說：「現在你就可以見到我是怎樣的尊重你，及我將怎樣對付你很愚蠢的妒忌着的那個男子了。」她的

情人很留心的聽，極想得到切實的證據。

先是，聖誕節之前一日，已經大雪紛飛，萬物都被雪花庶蓋着，這使得我們的學者愈發覺得寒冷，可是他仍忍耐等待，希望不久便得到報酬。不多時，婦人對她的情人說，「我們到臥房去，由窗子觀看你所妒忌的人在做什麼，及他對我打發去和他說話的女僕說些什麼話。」他們便去上樓，由窗口看出去，但看不見他，只聽到女僕對他說，「先生，我的主婦極不舒服，因為今晚她一個兄弟前來探望她，談個不了，又和她一同喫餐，他還沒有走呢。但我相信他必不久留。因此她暫時不能來會你，但她已盡力設法快快的來，她希望你不要以在此等候為難過。」學者還以為是眞話，便答，「請轉告你的女主人，不必太挂心我，有方便才來還不遲，但我望她能夠快點就快點。」女僕就離開了他，走去睡覺了。「好！」婦人對情人說，「此刻你以為怎樣？假如我真愛他，如你所疑慮，你想我忍令他在外面凍死嗎？」於是兩個就大聲談笑。那可憐的學者，他卻迫得在院子裏來回走着，得點暖氣，沒有地方坐，也沒有庇蔭之處，一邊咒罵她的兄弟逗留過久，一邊又眼巴巴的盼望，一有聲

響，便以爲是開門迎納他。——但一切希望，終屬徒然。

約莫半夜的光景，她再對情人說，「吾愛，你對於我們的學者有什麼意見！你說他的聰明大抑或我的愛情大？今後你一定不再說昨天所說的妒忌話了吧；要相信我愛敬你同你所能給我的愛情一樣的大呀。」但是，「她繼續說，「我們再看一看他寫信給我時的那一股情慾消滅了沒有。」他們再走近窗前，見他在雪中跳着舞，牙齒受冷在互相撞擊着，於是她說，「你看我能夠令人不需四絃琴，風笛，也能夠跳舞，我們且到院門去，你靜立聽我和他說話，也會比單看他所得的娛樂更多哩。」於是他們靜悄悄的走下來，由門孔叫他。學者一聞，欣喜如狂，以爲此刻被接入內了，便走近門邊說，「夫人，我在這裏；看天面上，快開門罷，我快要凍死了。」她答，「這場小小的雪，斷不會把你冷死的；巴黎比這裏還要冷呢。此刻我還不能放你進來，因爲我的不幸的兄弟還沒有走，昨晚他來和我喫餐，現在還在；但不久就走了。他一走我就來給你開門。此刻我偷了出來見你，還很費力哩，請你安心再等片時。」——「那麼，」他說，「求你開開門，讓我在簷下躲避罷，因雪下得很緊，後來

你要我等候多少時便等候多少時。」——「啊呀！」她說，「我親愛的，這門一開就發出很大的聲音，我的兄弟會聽到的；我此刻就去開發他走，然後來開門。」——「請你快點啊，」學者說，「更請你預備一爐好火，因為我冷得幾乎失了一切知覺了。」——「倘若你寫信給我的話說你時時常在愛的火簇之上這句話是真，那麼這便是不可能的；現在我知道你不過說笑話罷了。但安心罷，我走了。」

學者至此才恍然大悟這完全是侮辱和愚弄，幾次設法開門都不能夠；又四圍看有沒有的方法可以走出去，也找不到，於是他開始咒詛天不造美，及婦人的殘忍，又怨恨迢迢長夜和自己的愚笨。後來愈想愈忿怒，最狂熱的愛，立地化為憎恨，一面想定許多方法報仇。從前他天天盼望和她相愛；現在只盼望報仇的機會到來。

就是這樣全晚被關在院中；天亮了的時候，女僕才遵照主婦預先的吩咐，走到院子，顯出可憐他的樣子說，「真是不幸，先生，那個人昨晚到我們家中，把我們麻煩透了，致令你幾乎冷死。但原由你是知道的，忍耐點罷。一次不成，二次必就，我知道我的主婦沒有比

這件事更不舒服的了。」學者雖在盛怒之下，卻仍很聰明，知道這些甘言很可以利用來做應付對方的武器，於是隱忍在心，一點怒氣都不表現出來，卻很謙恭的說，「固然我今生沒有比昨晚更難過的日子了，可是我很知道這不是你的主婦之過，因為她曾經來過幾次，很仁慈的安慰我及請我寬諒她。故此，正如你所說，一次不成，二次必就。請了，請代問候她。」

說完之後，便趕快狼狽回家，幾乎冷死，一到家便鑽進被窩裏。一覺醒來，覺手脚都失了功用，連忙請醫生來，把病原告訴了他們。一會子他們已想到方法調理他的神經，他這才能夠動彈四肢。假如他不是個少年，且不是早早重得溫暖，就難以復原了。他完全恢復了健康之後，把往事緊記在心中，但外表仍裝作仍舊愛她的樣子。

湊巧得很，後來他居然得到一個機會滿足他的報仇心了。原來婦人的情人另外愛上一個女子，拋棄了她，這令到她十分煩惱，如喪魂失魄一般。她的女僕也十分憂慮，卻沒有法子安慰她。有時見學者在門前走過，就想起一個愚蠢的念頭，想用魔術召他回來。聽

說這位學者很善於魔術，就把這個主意對主婦說。愚蠢的寡婦絕想不到若果他真個有法術，早就用來自救了，居然也聽女僕的話，吩咐她去探聽他肯不肯，並應允他要求什麼，就拿什麼報答。女僕傳述了她的話，學者私心竊喜道：「謝天謝地，報仇的機會到了。」便答道：「告訴你的主婦，不必擔心，縱使她的情人在印度，我也能夠叫他回來向她求宥。至於施行法術，隨她喜歡什麼時候都行。請回去告訴她我很願意替她做成此事。」

女僕歸來回報，於是雙方議定在聖琉納亞草原相會。屆時大家相見，談論了許多事情。後來，她完全忘記了她以前對不起他的事情，把她和情人相戀的始末和盤托出，並請求他的幫忙。學者便說：「夫人，我在巴黎除了各種學問之外，還研究過魔術，很有造詣；但因為行邪術是一種罪惡的行爲，決意永遠不用牠，不論爲自己抑爲他人；我雖然十分愛你，凡你所請求都不忍拒絕，但我提示你一句。要用術召回男子愛一個女子，或令女子愛一個男子，其麻煩的手續，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因爲一定要當事人親自去做，並且要做得慎密；一切都要在黑夜的時候，幽靜無人的地方舉行。這個條件不知你能履行不。」她

徒有熱情，卻無智慧，便答道：「我這麼愛他，只要能夠得回他，不論何事都肯做；他遺棄我是大錯的。你只需告訴我，則你所說的那一件事我一定可以辦到。」學者再說：「夫人，我要用鉛製一個形像，你想得回的那個人，等做好了才送去給你。當月初缺的時候，你睡醒頭覺，便要立刻拿鉛像到河中洗浴七次；洗浴之後，就要爬上一株高樹或無人住的屋子的屋頂，面向北念咒七次，同時手拿着鉛像，那咒語我將寫出來送給你。唸完就有兩個童女，其美麗是你從來沒有見過的，她們顯現於你面前，恭敬地問你有什麼事情叫她們辦，你可以告訴她，但要小心別說錯了人名。她們受命就離開，你也可以下來穿回衣裳回家，在半夜之前，你的情人便一定含淚走來求你寬恕；以後決不再遺棄你了。」婦人聽了這一番，彷彿已得回已失的情人一般，說：「不要擔心，這些我都能夠做得到，並且已想到一所很利便的地方。因為在阿諾河附近我有一所田莊，現在我憶起離田莊不遠有一間無人跡的塔，有時牧羊人緣梯子爬上塔頂看視游散的牲口，我準可以照你所教到塔上去。」學者早知道那田莊和塔頂，正中了他的計策，便答道：「夫人，我沒有到過鄉村，故此

你所說的田莊和塔我都不知道，但果真如此，就方便極了，到了相當的時候，我就把鉛像及咒語送來，希望你可以達到目的，以後不要忘記了應許我的話。」她答應決不忘記他，便作別回去。

學者見得他的計策已經生效，便造成鉛像，又用符籙的形式寫出一個古老的故事，等到適當的時候，便給她送去，並說請她明晚實行。送了去之後，就悄悄的到那附近的一個朋友家中，準備施行他的計策。她也帶同女僕到田莊去，假作老早就睡，又打發女僕去睡覺，自己卻跑到貼近荒塔的河邊，四圍張望看有沒有人，然後把衣服脫掉藏在灌木叢下，走下河中，像洗浴七次，然後赤身露體拿着鉛像走上塔頂。學者候到入夜的光景，就帶同他的僕人躲在附近的楊柳樹下。及看見她走過，見她肉體美艷非常，稍稍覺得有點不忍，意欲放棄他的計劃。後來猛然憶起她從前對待自己的不人道及自己所受的痛苦，便消了憐憫之心，決定執行。

婦人赤身走上塔頂，面向着北，把他所寫的喃喃唸誦，他卻輕輕的跟在後面，把梯子

拿去了，靜看她有言動。她唸了七次之後，盼望兩個女童到來，一直到天色放亮才着了忙，時氣候頗冷，恨學者所說的話不靈驗，尋思道：「也許他要我像他一樣捱一晚吧，可是他錯了，此時的黑夜沒有冬季的長，而且氣候也沒有那麼寒冷呢。」於是決定在天未大亮之前下來，但梯子早被人拿去了。這麼一來，不覺氣爲之沮，昏暈在地。過了一會，悠悠甦醒，就放聲大哭，明知這是學者的所爲，就埋怨自己不應自投羅網，予人以柄。於是四圍張望，看有沒有人來，但連影子都沒有，又重新愁悶起來，自言自語道：「不幸的女人！倘若你的兄弟，親戚朋友及佛羅稜薩的人見你裸體站在這裏，將說些什麼話？你的人格掃地了，不論如何分辯，那學者也要和你反對的。可憐的婦人！情人，名譽同時喪失了！」她憂愁之極，剛想跳樓自盡，但見旭日初升，又藏身牆角，希望有牧童走來，就托他去叫女僕來。

學者在草地上假寐片時，一覺醒來，一眼看見她，她也看見他，他便說：「晨安，夫人，童女來過了沒有？」她登時放聲痛哭，哀求他行近前，有話和他說。他即時上前，她便躺下來，只露出頭部於牆頭外，說：「先生，我從前害你捱了一夜冷，現在你總算報了仇了。雖然這

是七月天時，可是我已餓得要死，我並且全身裸露，以前我施於你的狡獪，及我輕信你的愚蠢，你差不多令我變成盲目，都不必再提。求你，不是爲尊重我之故，因爲我是不值得你尊敬的，只爲你自己之故，因爲你是個紳士，你已經報復夠了，請叫人送我的衣服來，讓我下來罷。更求你不要奪了你無能恢復的東西，卽我的名譽，若果我答應和你睡一夜，你以後高興要睡若干夜都可以了。故此，求你不爲己甚，像一個高尚人的樣，以我在你的掌握爲足；更不可把你的機智施於一個婦人啊。一隻飛鷹征討一個可憐降服的鴿子；有何榮耀呢？看老天的面上顧全我的名譽，可憐我罷！」學者此時受兩種不同的動機支配：第一是見她陷於窘境，於心不忍；第二是復仇與憤怒的心理。兩種動機衝突良久，卒之後者得勢，便答道：

「夫人，若果我那晚的請求（雖然不如你此刻的樣，眼中流淚，淒楚可憐）只望得一個庇蔭之所，免在你的院中冷死，臥在雪堆裏，得你見憐，則此刻便很易答應你的乞求。但你要記得當時你和你的情人以我的痛苦爲笑樂，讓你的情人來送衣服梯子給你罷。」

他是你的名譽最好的保護人，他也時時保護你的名譽。爲什麼不呼求他呢？這是他的事，不是別人的事，若果連他也不照顧你，誰還管得着呢？現在你可以知道究竟你對他的愛情，抑或你的大悟性能拯你出於我的愚蠢了；因爲你一定很願意想一想究竟愚蠢與他對他的愛情孰大。說到你獻身於我，我倒不想要，若果我想要，你也無能反抗了。不留給你的情人罷。你以爲拿我的高尚和地位就可以說服我，估量這就可以使我相信你這句話，就會看低我自己。但你的巧言絕不能蒙蔽我的理性，如同我曾經被你的甘言蒙蔽過一樣。現在我已經知道我自己，我可以說，我一生在巴黎所學，還不及你一夜給我的教訓哩。縱或我是個大量的人，但你不配受啊。對於野獸如你之流，報仇的結果是死亡，但對於人類，你自己所說的話也就夠了。故此我雖然不是一隻鷹，我一定要盡我所能，把你當做死對頭來窘迫你。我的作爲雖然不能叫做復仇，但可以算做懲戒。因報仇須過於所受的損害。想起我受你的苦頭，假如我取了你的狗命，也不能相當，就是取了像你一般的一百個婦人的性命，也不能填抵哩。你是一個魔鬼，（你只有小小的美麗，幾年之間就爲消失

了)並不比卑賤女僕強。可是,一個高尚人的生命畢竟沒有失掉,(這不是你的功)這對於世界的益處,比像你這般的一百萬條生命還大呢。假如你能逃生,以後要學乖了,須知要怎樣才可以愚弄及虐待有聰明的人和學者,但假如你有意,何不跳下來。若果這樣,天使你跌折了頸子,你便可以馬上躲過你將要受的刑罰,令我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我再沒有話和你說了,我已經指示你上塔頂。你從前任意的侮辱我,現在大可以照樣想法子走下來呀。」

學者一邊說,她一邊哭,時候不停的過去,太陽愈升愈高了。他說完之後,她便說,「啊!殘忍的人,縱然你始終忘不了那困苦的晚間,把我的罪過看得那麼嚴重,以致我的青春,我的眼淚,我的最謙卑的哀求都不能動你的心,但我最後的行爲也就足夠稍減你的嚴酷了。試想一想我怎樣完全信任你,把最祕密的計劃信任你;假使不然,你就絕無力從心所欲的報仇雪恨了。那麼,息你的怒寬恕我這一次罷。倘若你肯恕我,釋放我下來,我已決意拋棄那卑鄙的匹夫,終生獨取你爲我的情人,我的夫子。雖然你看輕我的美麗,看作瑣

瑣不足道，並且容易改變，但有許多青年卻愛之寶之。又，你雖然這麼殘忍的待我；但我想你斷不忍見你曾經讚賞過的人在你面前跌得頭破血流吧，天可憐見，憐憫我罷，現在太陽高出，天氣漸熱，同晚間的寒氣一般的難受啊。」

學者和她談話，只不過尋開心，至是便答：「夫人，你對於我的信任，並不是尊重我，只想得回你的情人罷了，若果你以為我沒有別的法子報復，那就錯了，我有無數方法，並且佈下了千種網羅來捕捉你，所以，若不是有這件事發生，我可以別種方法，但羞辱與懲罰沒有甚於此了，故此我特用此法，這不是因你給我這個機會，卻是因此更快達到我的目的，縱使我的法子通通失敗，我還有一管筆，可用來痛詆你，令你一天有一千次悔恨生不逢辰。『射他耳』(Satire 譯其意即諷刺)的勢力，非常之大，沒有受過的人，不大覺得我鄭重地發誓，我將把你的穢事盡地揭發出來，叫你惱的恨不得把眼睛挖了。至於你獻媚於我，是沒有用的；如果他願意，由得他把你交給適當的人罷。這個人我從前恨他，現在我因他施於你的待遇之故，反到愛他了。你們女人都愛『小白臉』，卻不知道他們絕不

以一個情人爲滿足，而是朝秦暮楚的，這一層你現在已經驗到了，他們最大的快樂是得到你們的眷愛，而以彰揚牠們爲最大的光榮。你以爲你們的戀愛很祕密，除了你的女僕之外就沒有人知道，卻不料他的和你的隣人終日以此爲談資；這些議論，當事人往往是最後才聽到的。故此，你的選擇錯了，堅持着罷，不要再來糾纏你曾經蔑視過的我，我已經選中了另一個女郎，比你更高尙，並且更會辨別人。至於你的生死，我全不在意，你高興死就試試看。我估量你給我的開心，沒有比現在更大了。告訴你罷，如果太陽酷熱，你就當回憶我所忍受的寒氣，兩者合攏來，就得到適中的氣候了。」

悲傷的婦人見得所有這些話都含有殘酷的意思，重又哭起來說，「假如你關於我的事物無一能感動你的惻忍心，那麼，請你看你剛才所說的所遇到的比我較聰明及爲你所愛的那個女郎的面上罷；請你聽她的勸告寬赦了我，替我取衣服來，讓我穿好下來罷。」學者聞言不覺大笑，看看將近正午時分，便答道，「你既然利用那位女郎來哀求我，我不知怎樣拒絕你好。好罷，告訴我你的衣服何在，我就去給你拿來。」她稍爲安心一

點，便指示她收藏衣服的地方。他就離開了，臨走時囑咐僕人嚴密看守，在他未回來之前，不要讓人來釋放她。於是步到朋友的家中，喫了餐，便去睡覺。

婦人見得稍稍有一點被釋放的希望，就極苦楚的坐在最陰涼的角落裏，不絕的左思右想，有時哀哭，有時希望，有時又覺得他送衣服回來的希望完全斷絕了。最後，胡思亂想了多時，滿心煩惱，昨晚一夜沒有睡覺，不覺躺下來就睡着了。時當日中，太陽的光熱，正照她的赤裸嬌柔的肉體，和頭部，不但灼炙暴露的皮膚，並且一點一點的龜裂爲小隙哩。她覺得疼痛便遽然醒來，覺自己完全是燒烤着似的，就轉過身來，身體疼得彷彿一堆被焚的攤開的羊皮紙一般的片片飛碎。還有，她的頭疼得很，彷彿快開碎裂。再者，照射於腳上的太陽光非常之強，令到她不能休息，只繼續哭泣，如熱鍋上的螞蟻似走來走去。又沒有風，蒼蠅與黃蜂飛繞左右，狠狠的螫她的肌膚，以致偏體受傷，她忙個不了的去撲打牠們，一面喃喃不絕的咒詛自己，咒詛情人，咒詛學者，她飽受酷熱，昆蟲，飢渴的摧殘，痛澈心脾，便起來看有沒有人走過，決定不論見了誰，都不願羞恥的呼求幫助。但就是這種安慰

也得不到。工人們因酷暑之故，都離開田間，在家中打麥，看來彷彿終日都無人出來作工的樣子。她四圍張望，只聽到蚱蜢的聲音，阿諾的河水，她很想得一口河水，卻可望而不可得，反到增加她的口渴罷了。又看見陰鬱的樹林，清涼的樹陰，和鄉村的房屋，益發倍增煩惱。世間還有比這婦人更不幸的嗎？前一晚，她的白嫩的肌膚，甚至於可以驅散晚間的黑影，現在呢，渾身焦黃，偏佈斑點，覺得非常醜怪。

她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只閉目候死，直到下午，學者一覺醒來，想起了她，便回到塔下，把僕人打發回去喫飯，（他已經餓了大半天了。）她一見了他，顯出萬分柔弱可憐，走近雉碟說，「先生啊，你的報復太悖理了；我只令你在我院中捱了一夜的冷，你卻令我在這塔上受了整整一天的燒烤和焚炙，我又飢又渴，看看已在鬼門關前了。故此，求你索性上來把我自己不忍自加的死亡，加於我身，好叫我快點脫了無窮的苦痛罷。若果你不肯，那麼，求你開恩送一點水給我，潤一潤我眼淚所不能沾潤的枯唇罷。」學者由她的話，知道她柔弱已極；又從她的身體，知道她所受焦炙；因此之故，就受了她的哀求的感動，但口中

仍說，「下流的女人！我斷不下手戕賊你的生命，由得你自己願意時自己下手罷。你當我極困的時候，給我多少火，我就給你多少水。我受冷之後，回去在糞上睡臥以求復元，你呢，受暑之後，卻拿玫瑰香水來醫治，這令我更加不平；我幾乎喪失了我的四肢和生命，你呢，等皮脫了之後，反更增美麗，如同剛褪了皮的毒蛇一般。」——「啊呀！」婦人說，「我的仇人或許會由此更得美麗！你比野獸還要殘暴，竟忍心這樣虐待我嗎？倘使我把你一切親戚以最殘忍的手段害死，不知你又將要怎樣報仇哩？一個破毀全城的好賊所受的刑罰，還有比在太陽底下曬死後給蒼蠅啖食其尸更大嗎？最壞的惡人垂刑時尙可得酒飲，我卻連一滴水也得不到。現在我已經看出你的凶殘決計，不爲我的苦痛所動，我就唯有束手待斃而已。上主可憐我，卻用公義的眼睛看你的所爲哩！」

說完，她便退返塔中，生望已絕，坐在那裏哀哭，好幾次因渴極而昏暈。時已向晚，他覺得她苦也喫夠了，便吩咐僕人拿她的衣裳來，用自己的大衣包住，帶到她的家中，見她的女僕剛坐在門口，因她離家甚久而發愁。他便對她說，「請問你的女主人怎麼了？」——

「先生，」她答，「我不知道，今早我還以為她在床上睡着，昨晚我曾見過她的，卻不在房中，到底不知她怎麼了。你能夠告訴我一點關於她的消息嗎？」——「我還以為」他說，「你和她在一處，等我可以一同報仇。可是你終於逃不了的。我一定給你相當的報復，等你以後向別人賣弄狡猾時就記念起我。」於是又對僕人說，「拿她的衣裳給她，並告訴她如果有心找主婦，就可以去，」僕人遵命而行，女僕才知道他們聽了他的話，恐怕要受暗殺，幾乎嚇得大叫起來；於是心中充滿憂愁，跑到那裏。

適值她的工人，是日失了兩頭大豬，走來塔的左近找尋，學者剛離開此地。他聽到那可憐的婦人的呻吟，大聲叫道，「誰做那種聲音？」她馬上認得他的聲音，就叫喚他的名字說，「請你即刻回去，叫我的女僕來。」工人才認得是她，便說，「呀，夫人，誰舉你到那上面？你的女僕終日找你呢。誰想得到會在這裏找着你呢！」於是把梯子放回原處，用柳條紮好。這時候，女僕恰可來到，見了這個情形，便搖手大聲叫喊：「親愛的夫人，啊，你在那裏？」婦人聽到她的聲音，便好言回說，「好女郎，不要大驚小怪，趕快拿衣服來罷。」她聽了主

婦的語音，心稍慰，還沒有等梯子弄好，就一步跳上去，得工人之助，走上塔頂，見婦人赤條條的躺着，曬得活像一條枯樹幹，十分乾涸，便當她是死人一般在她身旁哭泣。婦人叫她靜下來，替自己穿好衣裳。後來知道除了送衣服給她的人，及一個僕人之外，誰都不知道她去了那裏，心裏就稍爲安舒一點，懇切的乞求他們嚴守祕密。

至此，她已經無能走路，她的工人便背着她下來，女僕跟在後面，一個不小心，錯腳掉了下來，跌破了她的大腿，疼得殺豬也似的大叫，工人把婦人放在草地上，回來看女僕遇到什麼事，見她大腿受傷，把她移近婦人身邊。婦人見禍不單行，自己最爲倚重的人，又失了能幹，重新哭起來；工人無法安慰她，也陪她作楚囚對泣。看看已是日落時分了，他便領她回自己家中；帶了兩個兄弟，和自己的妻子，用一張桌子擡她回去。他們給婦人水喝，又想盡種種甘言安慰了她一番，然後送回她自己的房間。工人之妻拿些少麵包浸在水中給她喫，又寬解了她的衣裳，放在床上。

是晚，他們設法把主僕兩人送返佛羅稜薩。婦人回到城中，尙未喪失發明力，便杜撰

一番巧妙的話，說一切皆由於魔術的迷惑，果然她的兄弟姊妹，差不多人人都被她瞞過了。他們請醫生到來，醫生給她以許多疼苦和麻煩，醫好了她的狂熱病以及由是而生的意外；同時她的皮膚也脫換過幾次，醫士把女僕的大腿也醫好了。自此之後，她便遺忘了她的情人，對於情人的選擇及使弄乖巧，也謹慎多了。學者聽到女僕也受了傷，便覺得已經完全報了仇，便不再提及此事了。

愚蠢的寡婦，頗有些小機智，便居然拿來愚弄一位學者，以為他只是一個平常人，卻沒有想及，他們大多數有神出鬼沒之機。故此，女郎們，要小心運用你們的狡詐機謀，尤其是施於學者，更加要萬分謹慎。

故事第八

寡婦所受的痛苦，聽者皆爲之唏噓，雖然，他們對於她沒有什麼憐憫之心，因爲衆人以爲是咎有應得的；對於學者，人人都覺得他最剛愎，甚且殘忍。但旁賓妮亞已經說完了，皇后就命菲亞麥塔續講，她便說道——

我估量你們頗擔心學者的嚴峻，我相信只有拿一個較歡樂的題目恢復你們鎔沉的意氣，故此我要講一個故事，講及某少年受到一個比他較溫和的人的損害，卻以適度的報復答之。由此可知一個人應該知足，假如他報人恰如其分，就不必作悖理的報復，更不可有過乎他所受的損害以上的憤恨。

記得有人告訴我，從前栖亞那有兩個富厚的青年公民，一個名叫丹尼那，一個叫做米諾，他們比隣而居，親密如同手足。兩個人的妻子都很美麗。丹尼那不管他的朋友在家

不在，時常到他家裏，後來與其妻漸漸狎習。這樣繼續了許久，都沒有知道。

有一天米諾在家，其妻卻不知道，丹尼那不速而來，問他何在，她就回答出外未歸，他就照平日一樣，和她恣意調笑。米諾親見親聞一切，心中十分煩惱；後來細心一想，張揚出來，不但無補於自己的損害，反到增加他的羞辱，因另想法子報復，一方面可以不張揚出來，一方面又洩了自己一口氣。後來決定等朋友走了之後，就進入房間，見她把衣冠重新穿好，便說：「夫人，你在幹什麼？」她答：「你看不見嗎？」——「一定見的，」他說，「而且我所見的比我所願意見的更多哩。」於是就責備了她一番，她也明白招認，因為要否認也不能夠。招認了之後，又哭着求他寬恕。他便說：「你知道你犯了一宗大罪了；若果想得我寬恕，就得遵依我的吩咐而行。這就是：你要告訴丹尼那，說明天第三時光景，要他裝作有事的樣子，離開我而到你處，我此時就回來；你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叫他走入那個衣箱，然後把牠鎖住；其餘到時再告訴你。但你不必思疑，我答應決不傷害他的性命。」她就答應了。

第二天，兩個朋友在一處，丹尼那預先已應允到時去會她，就對米諾說，「我約定去和一個朋友喫飯，不想令他久候；請了，再見。」米諾說，「此刻還未到食餐的時候呢。」——

「不錯，」丹尼那說，「但我們還要商議一件事，我要依時而去。」他就離他去了，兜了一個小圈，就一直去會婦人，立刻關了房門。但米諾跟住回來了，婦人故作十分張皇的樣子，就照丈夫的指示，叫他鑽入衣箱裏，用鎖關好，然後出來見她的丈夫，他問早餐預備好了沒有，她答，「快了。」——「那麼，」他說，「丹尼那去和朋友喫餐，把他的妻撇在家中，你由窗口大聲叫她過來和我們一同喫餐罷。」她立刻遵從，恐怕不依就有不便，經過許多懇請，知丈夫不在家用膳，丹尼那的妻才肯過來。米諾對她顯出出乎意外的極大的愛心，並且示意自己的妻子到廚房去，然後拉着她的手進了臥室，把房門緊閉。她便說，「啊，先生，你要幹什麼？這就是你請我過來的目的嗎？你對得起你的朋友嗎？」他就把她拉近她丈夫被關閉在裏面的箱子，緊抱住她說，「夫人，你未訴苦之前，請聽我一言：我愛你的丈夫如手足，但昨天（雖然他不知道我在家）他和我的妻很親密，如同和你一樣。我是很尊

重你的，我不想有別的報復，只想適如這宗罪過一般的，報答他一番而已，要是你不答應，我一定更有報復的舉動，令他和你都後悔不已的。」——「好罷，」她說，「你既然要向我報復，我就答應罷。但請你設法令我和尊夫人講和，我也寬恕她了。」他答應了她的請求，並且應允送她一顆珍珠。

丹尼那通通聽到了，不禁憤火中燒，假使他不是畏懼米諾，他一定大聲發喊，打她一頓，甚且把她關閉起來，如同自己被人幽囚一樣。但回心一想，這是咎由自取，且米諾這樣做法也很有理由，其所爲又很有禮，不愧一位好朋友，就決計以後更加敬重他了。

事畢，他們出了臥室，她也取得了他所應許的珍珠，他就叫自己的妻子來，她對她說，「夫人，現在我們可以捐棄前嫌了，」她也微微含笑。於是米諾說，「開了箱子罷。」其妻就開了箱子，米諾引丹尼那見他的妻子。兩口子之中，那一個較難過，究竟男子見了他的朋友，知道他誥了自己的所爲而難過呢，抑或女子見了丈夫，覺得他一定聽到自己所作的事難過呢，這很難說。「看罷。」米諾說，「這是一顆珠，現在我送給你。」丹尼那從箱子

出來說，「好，現在我們誰也不喫虧了；正如剛才你和我的妻所說，最好我們仍繼續做朋友。」米諾答應了。他們就很親善的一同食餐，此後一路都維持着相互的諒解。

故事第九

上述的故事所講兩個朋友交互私通妻室，引起極大的談論，後來皇后知道輪到自已，便說道——

丹尼那所得的報應是理所當然的；我以為有德的人，戲弄自私自利的人，這不能算做罪過，雖然勞賓妮亞的意見和我不同。至於斯賓尼洛丘所受的報應，還不足以蓋其愆呢。但我的主意要另說一個，他應該追求的，而且我很稱讚那些快活人的所為。

這故事所講的是一個由波倫那回到佛羅稜薩的醫學博士。這個人穿起那門職業中人所穿的長袍，高視闊步，其實只是一隻蠢驢罷了。我們時時見到你們的公民，在波倫那讀完書之後，回來或為律師，或為醫士，或為公證人，身穿長大的紅袍，頭戴獸毛的帽子，以及其他裝模作樣的東西，大擺其架子；究竟為的什麼，每日的經驗已顯示於我們了。這

一路人之中，有一個名叫西門先生，是個豐於財而儉於學的人，他穿着紅袍和德服，居然自稱爲醫學博士；他在可梅洛有所第宅。這位西門先生是新來的，在他的貴族友朋間，還有一個，他在街上不論見到生張熟李都同人打招呼。雖然他照人類的各種姿態來配合藥方，所有藥品他都知道。但是他卻特別注意兩個畫家，這兩個人前邊已經提及，就是伯倫諾和布法麥可，他們是出入相偕俱的隣人。他覺得他們不比別人那麼看重世界，而且時時都很快活，就向很多人問及他們的事情。人人都告訴他說，他們是窮畫家，他就很不明白他們在窮困中怎麼能夠這麼快活，估量他們是乖巧的人，一定有賺錢的祕訣，就立心要和兩人中之一個認識，結果就結識了伯倫諾。他看穿了他的肺腑，就着實的戲弄他一番，醫生時時都極端喜好聽他的談話，他請他喫過幾次餐，到後來以爲可以更隨便的和他談心，就明白說出他很奇怪以他和布法麥可兩個那麼窮困，怎麼能夠那麼快活，很願意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方法。伯倫諾聽了醫生這個愚問，止不住哈哈大笑，因決計給他一個相當的答復，便說，「先生，有很多人我不肯把此事告訴他們的，但你是我的好

朋友，並且相信必能替我守秘密，故此不妨明白說給你聽。的確，我們很快活的過着日子，如同你所想像的一樣，或竟過之，可是我們的進款和所有，連淡肉羹的鹽也很難供給，我希望你不會疑心我們偷竊，但我們出外游蕩，凡我們所欲望的東西，都帶回家了；因此我們就很快活的生活，如你所見一樣。」醫生很明白游蕩二字是什麼意思，要求他索性說給他聽，並答應決不洩露秘密。「啊，」他說，「醫生，這是個什麼的請求！這是一個大秘密，一旦洩漏，我就立刻破產了。」——「你可以信任我，」醫生說，「我決不讓第三者知道的。」他推卻多次之後，才說，「我十分尊敬你的非常的智慧，及極端信任你，所以不便拒絕你的任何要求，倘若你肯對我發誓，我就把我的秘密告訴你。」醫生一再發了誓，他然後說，「親愛的夫子，要知道最近本城有一個魔術家，名叫米克爾，他是個蘇格蘭人，許多貴族都很尊敬他，其中有幾個現在仍然活着；他將近離開本處之前，徇他們的請求，留下兩個徒弟負責服役於曾經尊奉過他的那些人。他們有時得兩人助成他們的戀愛，有時助成旁的事情。後來他們受本城人們的敬禮所感動，就決計久居於此。他們和種種

式式投合他們的脾性的人們結交，不問人當時是貧是富；又爲博衆人的歡喜起見，就創立一個二十五人的會社，他們每月照兩個指定的時間在某處至少敘集兩次；讓各人說出自己的缺乏，是晚他們就供給他們。我和我的朋友僥倖得加入這個會社。奇怪得很，我們坐立的房子，鋪陳得非常華麗，椅桌鋪陳非常高貴，又有一大羣男女俊僕，聽各人使喚。所有杯盤酒罈等都是用金銀做的，我們就拿這些來喫食桌上的山珍海錯。我不能把各種樂或所聽到的可愛曲調一一細說；也不能實說每一次宴會燃燒的蠟燭，所消費的美味美酒一共有多少。你不要估量我們穿着你所見的衣服去赴會。不，我們個個都穿着得非常華麗，不亞於一國之君王。但我們最大的快樂，還是與婦女們相會，她們是照各人的欲望從世界各處帶來的。在那裏你可以會到西班牙的大貴婦，巴齊亞女皇，大蘇丹的妻妾，奧斯壁治的女皇，那維加的西安西亞費拉，柏林桑的西美斯丹特，拿西亞的斯加卑德拉，我何必舉述這許多呢？總之，全世界的皇后，甚至帕勒斯德·約翰的夫人，都在那裏。聽着我們飲食了之後，就跳一兩次舞，各人就隨意揀擇心想的女人。要知道休息的臥

室，完全是個樂園，其芬芳的氣味，不亞於賣香料的店鋪；我們所睡的床，也像威尼斯公爵的一般華美。只此你就可以判斷我們的幸福了。但衆人之中，最快活的是我和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常要法國皇后，我則要英國皇后，這兩個是全世界最艷麗的美人，她們也只愛我們。故此，就可以想見我們當比他人更快活了。除了得到兩個美人的眷愛之外，假如有時我們要一二千個佛羅林，馬上就可以得到。我們就叫這做游蕩，蓋盜賊劫掠所遇見的人，我們也差不多是這樣，不過有一點分別，就是他們沒有賠償，我們則一滿足了，就交還原人。先生，我已經老實把游蕩的意義告訴你了，由此你可知是個怎麼的大祕密，所以我也不必再囑你守口如瓶了。」

醫生的知識，最多不過曉得醫治小孩的疥瘡，聽了伯倫諾那一番說話，合情合理，便信以為真，很想加入這個會社，如同他參與世界上各種事務一樣。於是對伯倫諾說，怪不得他的生活那麼快活，他時時都忍不住要請求他接納他為會員，但覺得時機未至，想再市恩於彼，然後啓口。故自是以後，他不時的請他飲食；他們的交情日益親密，以致醫生無

他不歡。伯倫諾爲報答他使他不致於不高興起見，就在他的大堂替他繪畫四旬齋的全部故事，又在他的臥室繪畫亞格奈·第在向街的門上，繪畫一幅便壺，使求醫的人知所問津。又在一個小小走廊上繪畫貓鼠的戰爭，醫生覺得這是一幅很美妙的想像。

一天晚上，畫家在外邊喫晚餐，回來便對他說，「昨晚我們又集會了，我已經厭了英國皇后，故此吩咐把韃靼可汗的皇后從遠方帶來。」——「請問這話是什麼意思？」醫生說，「我不了解這些名字。」——「這是不足爲奇的。」伯倫諾說，「因玻谷格拉梭和凡尼西尼都沒有注意她們。」——「你的意思是指伊玻克拉梭和亞維先那嗎？」——「許是的，」他說，「但我也甚不懂那些名字。但知她不過是女王罷了。啊！她是個絕世美人，不多時她就會令你忘記了你一切方劑膏藥了。」他時時說這一類的話，令他更加興奮，果然有一晚當醫生拿燭光照着他繪畫的時候，覺得請求恩准入社的時機已至，便決計開誠佈公地說出來。當時沒有第三者在，他便說，「伯倫諾，我所尊重的人，沒有甚於你的了；凡你所要求的，我也無一不肯答應。但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請求的，請你不要驚愕。你還記得

不多時以前你曾經和我說及你門的會社吧，我最大的欲望便是想加入你們的羣中，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我會以全心戀愛一個女子，不多時以前，你曾經見過的：她是一個最美麗的人兒，我將帶她去赴你們的會社。我曾經有一次送她十塊錢，她倒拒而不受。求你告訴我，要怎樣才得入社，更請你爲我着力，事成之後，我必努力做你的忠誠可靠的朋友。你知道我的品格是正當良善的，而且我還是一個醫學博士，也許你們的社員中沒有這一門職業的人才。況且，我還曉得很多可愛的事情。我能夠唱美妙悅耳的歌曲。」

他說話的時候，伯倫諾盡力維持他的禮貌，他提出了他的請求之後，就問他的意見。若何。伯倫諾答道，「一定的，最好的瓊瑤鈴，是無可與比的。」——「那麼，」醫生說，「除了這個以及其他許多此刻講之不盡的資格之外，我還可以加上一句，我的父親雖然居於鄉間，卻是個紳士，我的母親是屬於發勒丘族的。還有一層，佛羅薩稜的醫士，所穿的衣着沒有一個及得我，他們的藏書室也沒有比我更完備的。還告訴你一句話，假如你有病，不論什麼時候，我都可以給你醫治。」伯倫諾故意令他相信自己專心於繪事，便說，「先生，

請燃亮燭臺，讓我先畫完這些耗子的尾巴，然後和你談話。」畫完之後，又故作不高興聽這個請求的樣子，「啊，先生，我得承認你很多好處，當然你凡有所命無不樂從；可是你的請求太重大了。但我雖然不能直接滿足你的欲望，卻可能給你一個我以為必能成功的方法。」——「告訴我罷，」醫生說，「你不知道我是最謹守祕密的。當瓜斯巴魯阿羅爲法官之時，常信托我許多事務呢。」——「好，」伯倫諾說，「若果連他也信托你，我就更加安穩了。你要用的手段是這樣：我們的會社有一位會長和兩位議員，每半年選任一次。下次的聖誕節，布法麥可一定當選爲會長，我則爲一個議員。只要會長高興，他就有權准人入社；故此你得馬上和他結識。我知道他一定很歡喜你，因爲他是很明理的人；你和他來往慣了，得到他的喜悅，就可以向他提出這個請求，他一定不便拒絕。我已經把你的品格告訴他了，你完了這個手續之後，其餘我自^有辦法，不必再費你的心。」——「你說得很對，」醫生說，「要是他喜歡與有聰明有學問的人^{交游}，決不會放過我；我的聰明和學問足供全城之需，我自己也綽綽有餘哩。」他們商量定了，伯倫諾就把一切都告訴了布法麥可。

他很不耐煩的讓醫生取得他的所求。

醫生求得之心甚爲懇切，只費了些少工夫就和他結識。他不分日夜的拿美好高貴的東西款待他，以致兩人都完全受他的供奉過活；同時又告戒他不要讓別人知道他善待他們。後來，他覺得時機成熟，便重新提出他的請求。布法麥可就故作十分爲難的樣子，很鼓諜的埋怨他的朋友，把那些祕密洩漏於醫士之前，甚且揚言要打破他的頭腦，以懲其過。但醫生極力替他說項，硬說是從別人處聽來的。布法麥似乎稍爲氣平，便說：「親愛的醫士，我很明白你曾經進過大學，懂得守口如瓶；但我敢說一句，你連愚人所學的初步也還沒有學過呢。還有一層，如果我想得不錯，你怕是在星期日誕生的。雖然伯倫諾告訴過我，你所學的是醫藥學，可是在我看來，你似乎只學會迷惑人的辦法；世間甚少有人能未嘗見過。」醫生插嘴，轉向伯倫諾說：「這正是對有學問的人的辦法；世間甚少有人能夠像這位君子一樣，能夠看透我的計劃的。你領會我的意思的敏捷還不及他一半呢。但告訴他，我從你口中得知他是喜歡聰明人的。——你以爲我前次說得對不對？」——「無

疑的。」他說，於是他又對布法麥可說，「假如你見到我在坡倫那之時，無論大人物與小人物，博士或學者，都很敬佩我，由我的聰明談話間得到很多益處，不知道你又將若之何？還不止此呢，我一說話，他們就禁不住哈哈大笑，他們都很高興聽我的話的。當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都表示非常依戀不捨之意，並給我一種獨一的特權，就是對一切學子宣讀醫學的論文。但我拒絕了，決計回來靠我的豐厚財產過活。」——「很好，」伯倫諾對他的朋友說，「現在你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告訴你，全國沒有一個醫生能夠這麼可愛的，你不相信。即找徧巴黎也找不到呢。試用盡你的力量滿足他的要求罷。」——「伯倫諾說得很對，」醫生說，「但此地卻沒有一個人認識我；他們都是愚蠢之極的笨伯；我願意你知道我在博士羣中佔一個什麼的地位。」——「不錯，醫生，」他說，「你的學問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說到這一層，我現在已經充分了解你，我敢大膽說一句，你一定可以加入我們的會社。」這個應許，使得他愈發厚待他們，他們見他頭腦如許簡單，益引以爲樂，並應許將使西維拉里伯爵夫人（原註）做他的情人，這是全世界最美麗可愛的女子。醫士

問她是什麼伯爵夫人。「啊，」布法麥可說，「她是一位很高貴的貴婦，她的審判權很大，甚少不受她治理的。她的屬員徧佈各地，處處都有她的租戶的倉稟，即達馬寧波他，梅達斯考巴（原註二）等等，使是，此外還有許多，我數不清了。我們將把她交給你，以後你大可以拋棄你的舊情人了。」

醫生是在坡倫那長大的，所以不懂這些佛羅稜薩的名稱是什麼意思，對於他們應許的快樂，高興的手舞足蹈。過了不久，他們報告他已被接納為社員的消息。到了敍會之前一天，他就請他們兩人來喫餐，食完之後，就問最好怎樣去赴會。布法麥可回答，「你應該有堅強的決心，否則一遇障礙而退縮，我們就大受其害了。聽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法。當夜蘭人靜之時，你要到新聖馬利亞教堂墓地的一個高墳上面，並穿起最好的袍子，令衆人初次見你就得到一個好印象，並且把我們對伯爵夫人所說的話證實。她將要拿錢立你爲侍浴的武士。你在墳墓上等候我們召你進去，我把各事都預先通知你，第一，那裏將有一隻身材不甚龐大的黑角獸跑來迎接你，起先在你四圍跳躍舞蹈嚇你。但若果你

不驚慌，牠就很柔順的走近你身邊，你就可以由墳墓下來。你不要想及上天或任何的聖者，逕直大膽的跨上牠的背。你一坐好，就把手放近胸膛，不要觸摸牠。這樣牠就很安靜的背你到我們處了。但若果你一唸禱文，或表出一點畏怯，牠就會把你拋落臭惡的陰溝或別的地方了。所以你千萬不要輕於嘗試，只倚靠自己的勇氣，否則不但你自己身受大災，連我們也受波及哩。」醫生說，「你還不了解清楚我；因為我穿着袍子，你就以為我是膽怯的人。只要你知道我從前在坡倫那做過的事，就不會有這種擔心了。有一晚我和幾個同伴去探一個女子，這事說出來會令你們驚愕。是晚我見到一個嬌小的少婦，不肯和我們同行，我就強硬拉她，走了很遠，後來她就很願意和我們一同走了。又有一次，我還記得，我只帶同我的侍役，在晚禱之後，從行腳僧的墳場走過，是晚適直有個婦人剛剛埋葬，但我一點都不害怕。故此，你們不用擔心，我一定夠勇敢堅決的。至於為使你們也得到體面計，我決意穿我被封為博士的紅袍，我到的時候，衆人一定大聲歡呼，幾乎要擁立我做你的領袖哩。還有一層，我到會之後，那位伯爵夫人一見了我，必定十分愛我，立刻立我做侍

潛武士，那麼你們也連帶得到光榮哩。」——「說得很好。」布法麥可說，「但當心不要欺哄我們，失約不來，或到我們來召你之時，不見你在那裏。我之所以這樣提防，因為天氣很冷，而你們做醫生的多是愛惜身體的。」——「不，」他說，「我是個強健的人，完全不管氣候如何的。若果要我在晚上起來，我只加蓋一件皮袍在緊身之上，所以你不必擔心這一件。」

晚上，他們走了之後，他就托詞向他的妻請假，拿了最好的袍子，穿着起來，走去站在墳墓的碑石上面，等候怪獸來接他。是晚天氣很冷，精力充足的布法麥可預備一個可怕的面具，即從前滑稽戲常用者，身上穿着一領黑皮袍，以底作面，驟然看來很像一隻熊，不過他的頭上有兩隻角，所以看來倒像一個妖怪。穿扮好了，就走到新聖馬利亞墳場，伯倫諾遠遠跟在，以觀究竟。他一行近，就對醫生就發狂似的跳躍咆哮，醫生嚇得失了魂魄，深恨何不在家中安居，卻跑來擔驚受恐。但一想起那件事，他就決意完成；他要看看兩人所說的奇事之心甚為願切，布法麥可戲弄了他一番之後，就稍稍安靜一點，走近他站立着的

碑石。他已經嚇得魂飛魄散，打不定主意究竟好不好騎上去。後來想起若果不上去，就有災禍臨身。這個畏懼的念頭把先前驚慌的心理驅除了，就由碑石走下來，騎上怪獸背上，暗中祈求上帝庇祐他。又把雙手放在胸膛，照他們所指示。布法麥可大搖大擺的向馬利亞德拉斯加拉前進，沿途在黑暗中摸索。途中有許多陰溝，是農人們爲使田土肥沃起見，特意開鑿而成的。布法麥可走到一條污溝的邊緣，一手執住醫生的腳，倒頭拋他下去，同時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音，到處頓踏咆哮，就逕直跑回聖馬利亞。走到山弟，遇見伯倫諾，他因爲忍不住笑，不得不停留在後面。於是兩人重又回去，看那可憐的醫生有何動作。醫生陷身於泥溝，盡力設法解救，但左跌右撞，全身都染透了。最後，費了許多手脚，才爬了出來，卻丟掉了他的博士帽。他把身體洗淨之後，盲碰瞎撞的返回家中，叩門許久，才得進去。

門不久就再關好了，但伯倫諾兩人卻在外面竊聽醫生之妻如何接待他，她卻用了許多粗惡的言語，大罵他一頓說，「你的確寫意極了——在外面和別個婦人鬼混，卻還拿紅袍來擺架子——難道我還不夠嗎！當你跌成那個樣子的時候，恨不得把你窒息了。」

真是一個好醫生！自己家中有妻還不滿足，卻在晚間出外追別個婦人。」她用諸如此類的話，一直罵到半夜，才叫他洗濯乾淨。

第二天早上，伯倫諾兩人身上預先畫上青藍斑點，好像被人毆打過一般，老早就來找他，他才起牀，室中罩滿愁慘的景象，他一見他們走來，就上前問早安；但他們卻裝作很生氣的樣子說，「真是可恨，我們恨不得你被吊死了。我們爲你求榮，反到幾乎丟了性命，像兩隻蠢驢一般被打一場，而且險些被逐出會。要是你不相信，請看看我們的身體罷。」說着便走到屋角不甚光亮的地方，只露出胸膛給他看，立刻又把鈕子扣好了。醫生極力求他們寬恕，又把自己所遭的災難告訴他們。布法麥可說，「恨不把你由橋上拋落河中；你祈禱做什麼，我們先前不是告戒過你了嗎？」——「的確，」他說，「我沒有祈過禱啊。」——「還敢說沒有祈禱？」他答，「我們的使者回報你祈禱，而且戰慄的如一塊白楊葉。以後我們不再替你或任何人做事了。你也莫想再得這種好處。」醫生就極力求宥，請他們不要生氣。又恐怕他們張揚出來，令衆人知道，就更加頻頻在家中款待他們。這樣，我

們的博士學得的知識，比在坡倫那所學的更多了。

原註一： 這個字的意思，不過是一種普通的廁所，或克羅亞辛那的廟堂而已。

原註二： 這些都是同一物的異名。

故事第十

衆人很讚賞皇后的故事，自不必說，現在她說完了，帶奧紐斯就開始說：

凡施行計策的人愈機智技巧，便愈有趣，這是一定的。故此各位所講的故事雖然可喜，我仍想講一個更好的；因受愚弄的女郎，比以前所述的更加尊貴。

從前近海城市的風俗，（也許現在仍然行着）凡商人入口，必需把他們的貨物寄存於公衆的貨倉，受公衆或邑宰的保管；等他們把貨物的質料和價值詳細登記；貨物是關鎖着的，記錄則交登記員保管，等商人把貨賣清然後依法完稅。經紀人向登記員探悉貨物的質量，及貨主爲誰，然後用交換，交易或賣買的方式和他們交易。巴勒摩及其他各地都行此例。同時此地還有很多漂亮而無廉恥的婦女。可是表面上看來，其中有不少是傑出的婦女，而且品格也裝得很正經。她們一見到外來的商人，就盡力去剝削陷入她們

的情網的那些人，同時又從登記員處刺探得他們的貨物的質料和價值。她們用愛的誘惑，引他們入彀。結果，有些騙得他們的一部分貨物，有些商人，連船舶、貨物，及從頭至腳的所有物都喪失了。

卻說不多時以前，有個青年佛羅稜薩人名叫尼科羅，但普通都叫他做沙拉比托，他是經理人，帶着許多羊毛布匹來到那裏，這宗貨物約值五百佛羅林，他寄放在撒列諾的墟市，尙未出售。他把貨單交了登記官，把貨物存放於貨棧之後，卻不趕快發送他的業務，倒在城中來來往往的尋開心。他是一個漂亮的少年，倒被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女顧客名叫珍科費阿的探到他的底蘊。她不久就結識了他。少年一見，就認爲愛上自己的高貴女郎，決計小心提防，於是不讓一個人知道，卻時時在她的門外徘徊。她不久也察覺了，到了她估量他對自己的愛情已經鞏固之時，就裝作很戀慕他的樣子，打發一個女人去見他，（她是此中的斲輪老手）眼中含淚的說他的女主人很愛慕他，馴至日夕不寧，故此希望他能夠開開恩，到一所妓院去會她。說着又從銀袋裏取出一隻戒指給他做信物。沙

拉比托十心高興，就接過戒指，小心察視，又用嘴吻牠，放在自己的指上，說：「若果你的女主人真個如你所說的愛我，她的愛就不算虛發了，因為我愛她更有甚於自己的生命，隨時隨地都可以遵命去會她的。」女僕即時去回報，隨即回來說她的女主人約他是晚到某妓館相會。

到了約定的時候，他就踐約而去。等了不久，就有兩個女奴走來，一個背着個精美的棉褥墊，一個提着一大籃東西。她們把褥墊放在房中一張牀上，拿一雙邊緣以美絲精細的被褥鋪在上面，又鋪上一張華美的希臘製牀被，上面放兩個枕頭，這枕也造得十分精緻；鋪好之後，兩人就走進浴室，把器皿洗乾淨。不多時，婦人同了兩個奴僕走來，經過幾番嘆息和擁拒之後，她才說：「親愛的多斯加納人，除了你之外，沒有一個得過我這種眷愛的。」於是兩個攜手去洗澡，兩個奴隸服侍他們，拿充滿麝香和紫羅蘭香氣的肥皂給他們洗浴。那一個奴隸即拿兩張只有玫瑰香味的精美被單來，用一張包沙拉比托，一張包着婦人，然後擡他們上牀，等他們躺着出了些時汗之後，就把被單除去，單把他倆留在房

中。其後，又取出盛着玫瑰，香橙，及茉莉水的銀匣子，徧洒牀席，又進上嘉肴，美酒，點心等物。少年幾疑身在樂園，甚願她們快快離開，讓他佔有他的情人。

她們終於走了，只留下一枝小蠟燭在房中。他們方便了若干時之後，僕人再回來，替他們穿好衣服。他們又復進了些美酒嘉肴，用橘香水把手面洗淨。臨別之後，她便說，「要是你高興，我很想你來和我喫晚餐，過一整夜。」他以爲她真個心愛自己，便答道，「夫人，你的喜好就是我的喜悅，故此我時時刻刻都準備服從你的命令。」於是她就回家，把臥房佈置得非常華麗，又爲他預備下極豐盛的晚餐。他一入夜便來到了，受到很有禮的迎接，食完餐之後，就攜手同進香氣氤氳的臥室，房中有一張最華貴的牀，此外一切器物都非常高貴奢華，凡此種種，都令他斷定她是一個極崇高富貴的貴婦。雖然他聽人說過她種種壞話，可是他總不相信。不但此也，縱使他相信她愚弄過別人，也不相信她會愚弄自己的。於是終夜和她在一起。第二朝早，她送了一條精美的腰帶和銀袋給他說，「親愛的沙拉比托，再見了；自今以後，因爲愛我之故，我的身子和所有的一切都供你受用了。」他

滿心歡喜的離別了她，回到商人時常退休之所。

如是繼續來往，不費一錢，愛情一天一天的增長，到後來他的布匹賣清了，賺得若干的利潤，這個她馬上就從別人處探聽清楚了。一天晚上，他又來會她。是晚她表出親暱逾常，並且要送兩隻價值三十佛羅林的精美銀杯，他卻不肯接受，因為他以前已經受過她許多贈品，總計價值三十佛羅林有多，自己卻一個法丁也沒有花過。最後她用非常的媚術把他引得慾火烘烘，卻被一個奴隸叫了出去，（這是她預先佈定的策略，）不多時卻滿眼含淚的回來倒身在牀，好像有極大的憂愁似的。少年非常駭愕，抱她在懷中，說：「啊！親愛的心肝，突然間遇到什麼變故呢？告訴我罷，我的性命，我央求你。」最後她才答道：「親愛的郎君，我不曉得怎樣做，也不曉得怎樣說了。剛才接到從美塞尼亞來的信，我的兄弟告訴我，雖然盡地按押我所有的一切，在八日之內一定要匯一千金佛羅林去，不得有誤，否則他就不能保存他的腦袋。時間這麼短促，我實在萬不能籌那一筆巨款。假如我有十五天日期，就是更多一點，我也能夠向一處有求必應之處籌劃；但現在是辦不到的。我寧

可鑽進墳墓去，也不願意有這個憂愁。」她哭着說，沙拉比托呢，理智已經被愛情蒙蔽了，便以爲她的淚是真淚，她的話是真話，因答道，「夫人，我不能供給你一千，但五百是可能的，不過十五日之內你要還我。昨天我才賣去我的布匹，真是你的幸運，否則連一個法子也不能夠供給你了。」——「啊呀，」她說，「你以前是缺乏金錢了不是？爲什麼不說給我聽？雖然我沒有一千，但一二百是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給你的。你竟把我稍効微勞於你的機會剝奪了。」他聽了這些甘言，更加迷惑，便答，「夫人，雖然如此，你將必得到的；以後再有這個情形，就一定求助於你。」——「天啊！」她答，「你肯自動的供給這一筆巨款，我深信你對於我的愛確然是最堅久最完全的了：從前我已屬你所有，現在更甚了。我更永不會忘記我兄弟的生命是靠你挽回的。但天知道我是勉強接受這錢的；因爲你是個商人，隨時要有大筆現金；但迫於急需，又確信一定能夠依期還你，姑且暫時用着罷。若果不能夠還你，寧可把所有的房屋都按押了。」說着，倒在他懷中，嗚嗚啜泣。他盡力安慰她，並且終夜和她做伴，第二天早上，不待她再次請求，便拿五百佛羅林給她，以示自己是個慷慨

的情人。她接了金元之後，心中竊笑，表面上卻眼中含淚。他則一心只望得她的簡單的應許。

然而，自從她得了金錢之後，時光不久就改變了；從前他高興時就可以任意到她家中會她，現在一連去幾次都不能見她一面；就是從前所受的媚笑，親暱及慷慨的款接，也不易再見了。更有甚者，期限已經過了一兩個月，他向她討債的時候，只得到償欠的空言搪塞，至此他才知道上了這個惡婦人的大當，又自怨自己太無思想，而且自己既無證據可憑，只憑她高興承認就承認，又無文書契約可據，就羞於向別人訴苦；一則因自己老早就知道她是個壞人，二則自己過於輕信，有失體面，所以只有自己發悶煩惱而已。他的主人又時時來信催促他把銀子兌了匯去，爲免事情敗露，他就決意離開此地，乘一隻小船，照理當去巴黎，卻到那不勒斯去了。

當是時，那不勒斯有個人名叫比厄特拉，是君士坦丁堡女皇的司庫，爲人很精明聰智，他是沙拉比托和他的主人的好朋友。沙拉比托就把自己所遭的告訴了他，並央求他

幫助他的生計，宣言決不再返佛羅薩稜。比厄特洛很替他擔心，說：「你的所爲太不對了，委實太不對了。你完全不尊重你的職責，爲尋開心，所費太大了。然而往者不諫，來者可追，應該盡力設法補救才是。」於是他運用計謀，想出一個最好的辦法，告訴了他。沙拉比托很喜歡他的計策，決意實行。他自己還有些錢，又向比厄特洛借了一些，就辦了很多捆貨物，捆載得很整齊，還辦了二十隻油桶，帶着再回到巴勒摩，到步之時，以自己的名義登記，並注明取價若干，存放在貨棧裏，宣言隨後還有一幫貨物續到，等到齊了然後發賣。

婦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又知道已到的貨物價值二千佛羅林，隨後來的約值三千，就覺得以前騙得的未免太少了。因想法交還那五百佛羅林，博取五千。主意已定，就差人請他來，他胸有成竹的應招而往，她卻裝作不知道他帶來什麼貨物的樣子，顯出很快活見他，說：「是不是因我不能依期還款，惱了我了！」他含笑答道：「夫人，我的確有點不舒服，若果這令你歡喜，我寧願挖出我的心來。但你要知道我是多麼有罪。我愛你如是之深，不惜把大部分產業賣掉，帶了價值二千佛羅林的貨物到來，希望再有價值三千的貨物續

到；決計在此開一間鋪子，久居於此，以求日夕親近你，因為我倆相愛；是最大的幸福。」她便答道，「信任我罷，凡有利於你的我都歡喜，因為我愛你甚於自己的生命；我很歡喜你立意回來久居，因為我們希望你長敘。但我先要向你道歉：從前你來找我，有時不接納，有時不同從前的歡迎；此外，又沒有履約還你的錢。但你要知道當時我方在極大的困境中，當此時，不管愛情如何深厚，都不能如常一般的快活。我要告訴你，女子要想籌借一千佛羅林是十分困難的。人會這樣的看待我們，不理我們應許什麼，故此我們迫得要欺騙人。就因為這一個原故，我不能還你的錢。但你一走了，我就籌到了，假如我知道你的行蹤，就一定給你寄去了。但因為不知道，所以替你小心存放着。」說完就命人去取一個銀袋來，內藏他所借的五百佛羅林，放在他的手上說，「看罷，數一數夠五百不夠。」少年的快樂，無過於常時了。數過足數之後，便答道，「夫人，我深信你的話句句皆真，但不要再提此事罷，你的責任已盡了，在我這方面，因愛你之故，苟你有所需凡力之所及，隨時都可以遵命給你；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麼一來，他們的愛情又重新繼續，一句話說，他很乖巧的照從前一樣，不絕的探望她；她也盡力表示尊重敬愛，同從前一般的親暱。但他立意報施不爽，一天晚上，適被邀到她家和她喫餐，滿面愁容，恍如絕望的人，走到她家。她擁抱他接吻之後，就質問他爲什麼發愁。他故意令她催問幾次，才說，「我不中用了，因爲我日夕盼望載貨的船舶，不幸被摩納哥的海盜騎劫了，勒贖一萬佛羅林，我要擔負一千，但我連一個法丁也拿不出。因爲你還給我的五百，我立刻寄去那不勒斯買布寄來，不幸現在時候偏不相宜，若果我把帶來的貨物賣掉，我就損折很大。況且我是個外來人，無人接洽。因此我不知怎樣說，怎樣做才好。若果不立刻寄錢去贖，他們就搬入摩納哥去，就不能取贖了。」

她聽了之後，很替他擔心，覺得屬自己所得的一大部分也丟掉了。又想及如何阻止貨物被搬上摩納哥，便說，「天知道我愛你之深，所以對於你的不幸，甚爲憂慮。但有什麼用呢？倘若我有那一筆款，便立刻給你，但可惜沒有。前時當我陷於窘境之時，誠然有一個人借五百佛羅林給我，可是他要利息太貴了，每百三十。若果要向他借款，一定要給他穩

固的擔保，現在我已預備典押我的衣飾，答應助你一臂，但其餘的五百，你又有什麼辦法籌措呢？」沙拉比托知道她幫助他的用意，又知道她要親自去借錢，於是十分歡喜，滿口感謝，說：「不論利息多少，在急需的時候，什麼都可以答應；又說他願意拿貨棧裏的貨物爲擔保，誰給他錢，他就在登記官處交付於他，但因慎重之故，他要保管鑰匙，若有人要看，也要經他之手，免被人把貨物與人交換或賣掉。」婦人答道：「你說得很對，這擔保品儘夠了。」到了約定的時候，她就找一個經紀來，她所十分信任的，吩咐他如此這般，然後把銀子交過他。經紀馬上送到沙拉比托處，他就在稅關把貨物交付於他，用自己的名義立券。彼此都有了保證，就分手了。

沙拉比托拿住一千五百佛羅林，立刻登舟回到那不勒斯去見比厄特洛。在彼他把賣布所得的款項，全數交還佛羅稜薩的主人，又把所借的歸還比厄特洛，他們施於那西里女人的詭計，完全成功，彼此大笑一頓。他決定不再到那裏貿易了，便回到佛羅稜薩。當是時，婦人見沙拉比托不在巴勒摩，就覺得奇怪，懷疑起來。等了兩個月，仍然不聞他回

來的消息，就叫經紀人強開貨棧，首先開視油桶，以爲裏面盛滿了油，誰料都是鹹水，只上面適當塞子之處，有些少油而已。再看包捆的貨物，也只有兩捆是有布的，其餘都塞滿了下等的粗麻。質言之，全部貨物都不值二百佛羅林。她知道被騙，爲自己交還的五百佛羅林及所借的一千，甚爲不樂者久之。後來時常說，凡與「小白臉」交易者，要拿銳利的眼睛注視着他們才好。從此她就成了笑柄，花了一千銀卻學了一回乖，知道世間還有比她更狡詐的。

帶奧紐斯說完之後，羅力塔知道她的治權已經告終，又稱讚厄特洛的多謀，及沙拉比托的靈敏一番，於是除下皇冠，加於伊彌利亞頭上說，「夫人，我不知道你做皇后做得好不好，但你確是一個美麗的皇后無疑。願你的事工與你的美麗相稱。」

伊彌利亞紅了臉，好像早晨玫瑰的開放，這不是因爲得到皇后的榮名，卻是因爲聽到普通婦女最愛聽的讚語所致。她忙低頭望着地面，及至紅霞漸散，才吩咐管家辦理各事，並說，「女郎們，我們常見牛負軛勞動終日之後，就解除了重軛，隨意在林中游樂。花園

裏有種種樹木，當然勝過只有橡樹的樹林。因此之故，我們受定例的縛束多日，應該讓大衆得點自由，免除了受重轡之苦，以恢復我們的精神力量。故此，明天我不指定總題，任各位自由講述，因種式繁多者，其可喜與只限於一種者無別。至於我的繼任人若果喜歡，也大可以仍照前例辦理。」於是准衆人自由行動。各人一致讚成皇后的命令，於是各尋其樂。女郎們摘花來做花球，花圈，男子則坐下來玩或唱歌。這樣一直到晚餐的時候，仍齊集於桌旁，很快活的食餐。餐後，就唱歌跳舞，皇后仍照前任的方法，除了幾個人自動的獻技之外，更命勞非拉斯歌一曲，他便唱道：

愛情的快樂如此豐滿，

令我的心兒潮漲，

既無約束亦無涯岸，

紅潮泛到面龐上。

試用脆弱的詩歌

描寫那不可以表現的，總是徒勞；

即使更深知

至多使你生疑忌。

我的希望如此高超，

豈止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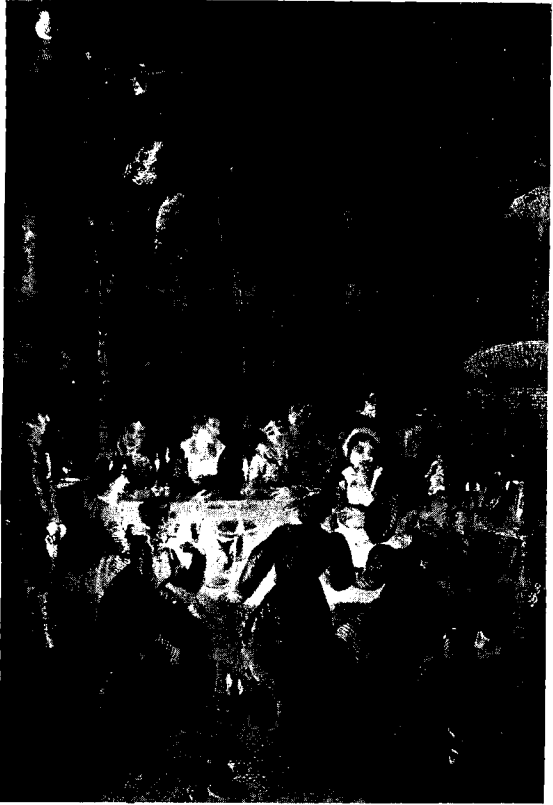
抱攬她溫柔的纖腰，

熱烈地吻着她的嘴唇？

各人同和旁非拉斯的歌，她們在必要時使用腦尋出他意欲隱諱者；她們雖有別樣

的想法，卻沒有一個想得對。皇后見歌已唱完，衆人都有倦態，便下令衆人就寢。

第九日



奧洛拉 (aurora 羅馬黎明的女神——譯者) 把天空由蔚藍變為姪紫，草原的花，

開始在旭日之下開放，皇后和衆人都起來了，在樹林中離皇宮不遠之處散步，看見各種動物，如鹿羊類，因癘疫之故，被獵人紛紛捕獲，她們站着注目觀看，彷彿自己就是狩獵品一般。再走近一點，見一匹一匹的走來，彷彿同她們玩，她們就很快活的看着牠們四圍奔跑跳躍。但太陽已上三竿，是應該回去的時候了，大家都戴着槲葉花環，手捧鮮花香草，令見者以爲死亡不能威嚇她們。至少不能減少她們的快樂。她們一步一步的走返皇宮，沿途歌唱，見萬物整然有序。回來休息片時，未用膳之前，唱了半打以上的歌曲，於是洗淨了手，開始食餐，餐後又歌舞一會，然後由皇后下令各人自由休息。到了日常所定的時刻，各人再齊集於平時聚集的地方，皇后以目示意菲羅媚娜，意思叫她開始，她就說道：——

故事第一

我很高興我今天是第一個先講故事的人，假如我講得好，深信後來的一定更好。我們所講的故事，無一不表明愛情勢力的偉大，縱然我們年年繼續以此爲講題，我以爲也是講之不盡的，因爲愛情的力量不但引牠的崇拜者陷入死亡的危險，甚至引人入死亡的邸宅。雖然以前已經講過不少，但我仍想再講一個，這故事不但表證愛情的權力，而且講及一個女人用計免除了兩個她所不喜悅的情人的糾纏。

匹斯托雅城有一個美貌的寡婦，被我們的兩個同鄉愛上了。他們時時東奔西走，用盡他們的力量求得她的寵愛。這兩個男子一個名叫林奴丘，一個名叫亞勒山德洛，寡婦名叫佛蘭西斯加。兩個時時向她苦苦哀求絮語，非常討厭，她很想斬絕他們的糾纏，卻苦於沒有善法。後來她想出一個主意，就是叫他們替她辦一件事，這件事雖然不是不可能，

但她估量他們一定辦不來的，這麼一來，她就振振有詞的屏棄他們了。她要他們辦的事是：

有一天，她忽然想起有一個人葬在匹斯托雅，這個人雖然是名門之人，卻是一個著名最好惡的無賴之徒，而且形容非常醜陋，不知者一見了他必定大喫一驚。他覺得這件事很適合於自己的計劃，因對女僕說：「這兩個佛羅稜薩人怎樣糾纏我，麻煩我，是你所知的；我的心意兩個都不愛。因此我要棄絕他們，我叫他們試替我做一件我相信他們一定拒絕的事，現在說給你聽罷。昨晚小寺僧的墳場，剛埋葬了斯干那底阿（即上面講及的那個人），這個人在生時尚且很多人怕。你悄悄的到亞勒山德洛處說，你的主婦吩咐你通知他，說獲得她的愛情的時機已經成熟，但要照下述的辦法：即她的一個親屬要把那人的尸體搬到她的家中，（原因後來他會知道），她非常之討厭，故此她央求他一夜就走入墳墓，穿起那男子的壽衣，等第二個人來搬走他，他不要作聲，任從他把他搬到她的家中，到時她就會接待他。其餘她自有辦法。倘若他答應就好；如果他拒絕，就對他說

以後莫想再見她，更不要再來絮煩。完了之後，你再到林奴丘處，告訴他你的主婦已預備滿足他的欲望，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替她做一件事，即到半夜的時候，把斯干那底阿從墳墓搬到她家中，到時就會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若果他拒絕，以後就不要再近她。」女僕遵命去見兩人，傳述她的意旨。他們答道不但入墳墓，即入地獄亦所不辭。女僕回報，她就靜觀這兩個蠢子的究竟。

時一入夜，亞勒山德洛就穿起背心，走到斯干那底阿的墳墓，一記起他的惡相，突然驚起來，尋思道：「我真是一個大笨伯！我要到什麼地方去？誰料這只是她的親屬佈下的陷阱。也許他察覺我的愛情，故意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墳墓裏謀殺我也說不定；再不然便是她更戀愛的情敵的陰謀，也未可知，誰知道呢？他方面看來，縱使不是這樣，任她的親屬把我捧到她屋裏，我敢斷定他們一定不是要斯干那底阿的尸體，不過想毀損牠，施以相當的對待罷了。她還叫我不要做聲，不論他們如何處置我。假如他們要挖我的眼睛，或斬斷我的手，我怎能忍受呢？若果我大聲叫喊，他們就看破我，說不定要虐待我呢；即不然，他

們也不會撇下我和婦人在一處，這麼一來，她就藉口我不聽命令，卻不是徒勞無功。」如是左思右想，正想轉回家中，然而受了愛情的驅使，卻不由自主的趕快走入墳場，開了墓門，走入裏面，除下死者的壽衣，穿上自己身上，重新把墓門關好，躺在死者所在之處，一面回憶起死者生時的性格，及人們所傳他徧搜人們的墳墓，專幹各種奸惡下流的勾當，嚇得毛骨悚然，時時刻刻都慌着他會突然起來，把他悶死。可是恐懼之心究竟敵不過愛情，仍然像死人一般躺着等候。

一刻夜半，林奴丘就遵依情婦的命令，起身出外。他一邊走一邊想起很多將要發生的事情；更恐怕背着斯干那底阿的時候，會遇着巡邏的官兵，處以褻瀆之罪；或者被死者的親屬知道，就會對他發生憤慨。這些念頭，都足以阻滯他的作爲。但後來回心一想，「什麼，我很愛這個婦人，而且後來更加愛她，難道她第一個請求我就好拒絕嗎？何況這又可以得到她的愛心呢？縱然是死，也要履行我的應許的。」主意已決，就逕直走到墳場，開了墓門。亞勒山德洛雖然很害怕，仍然一動不動的躺着。林奴丘還以爲他是斯干那底阿，就

執住他兩腳，拖他出來，托在肩膀上，一直向佛蘭西斯加的房子進發。他一路十分小心，但時時把他的大指碰碰牆壁。是晚十分昏黑，他幾乎迷失了路。到了門首，婦人和女僕坐在窗前等候，預備開發他們，適值巡官正在門前等候捉拿一個犯人，一聽到林奴丘的脚步聲，即時拿出燈籠看是誰人，舉起大戟喝道：「誰？」林奴丘不經思索，立刻撇下膊上的負擔，發足狂奔，亞勒山德洛也恨爹爹生少兩條腿，雖然身穿的壽衣很累贅，仍盡力快跑。婦人藉官兵的燈光，很清楚的看見一個背着一個死尸，一個穿着壽衣，倒很驚服兩人的決心。但一見他把他撇下，兩個都拚命逃走，就止不住呵呵大笑。她竊自欣幸從此免了兩人的糾纏，便返回房中，對她的女僕說，他們居然肯履行這些條件，愛心一定很大。林奴丘遠遠站着，咒詛他的大不幸，等巡官走了，就回來撇下死尸的地方找尋，想完成他的工作，但徧尋不獲，就以爲是官兵擄走了，不覺又失望，又生氣。亞勒山德洛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不知背他的究竟是誰，他悶悶不樂的回家去了。

第二朝早，有人發見斯干那底阿的墳墓大開，連尸體也不見了，因爲亞勒山德洛把

他推落地下去了，於是全城閩動，許多人相信一定是魔鬼帶走了。兩個情人到婦人之前請功，及說出他們何等失望，請她原諒不能履行她的命令，仍復乞求她的恩澤和愛情，但婦人裝作不相信的樣子，藉口兩都不能履行條件，嚴詞拒絕他們，從此斬斷一切藤葛。

故事第二

非羅媞娜現在靜下來了，婦人解除兩個討厭男子的糾纏的計策，深得各人的稱讚；他們判斷此事，謂不是愛情，只是愚蠢的結果。皇后很高興的說，「伊里沙，請你續說罷。」她立刻說道——

剛才所講的婦人用計免除麻煩，但有一個女尼卻用一兩句妙詞免了最大的危險。世上有許多頭腦簡單的人，常常嚴厲糾正他人的過錯，有時命運對這些人很公道的作現眼報。此刻我要說的某尼庵的一個女尼，便是一例：

倫巴底有一間尼庵，素以聖潔著名；庵中有許多女尼，其中有一個名叫伊沙伯拉，生得十分美貌，而且系出名門，卻愛上一個到庵門看她的少年；他也愛她。兩人相愛多時，卻無緣相會，大家都悶悶不樂。後來他想出一個方法去會她，從此明來暗去。不料被另一個

女尼發覺了，她把此事告知別個。庵中的院長，是一個高尚的女人，所有女尼和外国人都敬佩她的。起先她們想訴之於院長，後來恐怕她否認，就議定設法令院長把兩人雙雙捉獲；於是大家輪流看守，以便捉姦。

有一天晚上，伊沙伯拉把情人藏在臥房，一定都不疑心有人窺伺着。巡察的女尼知道了，立刻分派各人，或守住入房的路，一部分則走到院長的臥室，叩門說：「院長，請趕快起來，因為我們的姊妹伊沙伯拉收藏一個男人在她的房間呢。」適值是晚女院長也有一個僧侶在房，這僧侶常躲在一個箱子擡進來；她恐怕女尼們太過性急，會破門而入，便趕快起來，在黑暗中匆匆穿好衣服，戴上日常所戴的雙摺面幕，卻不料倒拿錯了僧人的短褲，蒙在頭上。穿戴好了，就出了房間，反身把房門關好，說：「賤人何在？」於是跟住熱心要揭破伊沙伯拉的醜事的女尼。衆人一心願住那件事，便不注意她的頭部。到了她的房間，把一對可憐男女雙雙捉獲。他們十分狼狽，一句話也不能說。於是衆人把她帶到經堂，卻把少年留在房間。他在那裏靜候究竟，決意如果他的情人受到什麼損害，就先報仇。

然後帶她逃走。

女院長把她帶到經堂，衆女尼團團圍住，眼睜睜的注視罪人。女院長就用最嚴厲的說話，叱責她幹了最違法最醜惡的勾當，污辱本院的神聖名譽，末了還用最嚴峻的話威嚇她。女郎又懼又羞，甚爲狼狽，無詞自解，只默默無言，其中許多女尼倒被她感動了。但女院長仍繼續叱罵她。她偶然擡頭一看，見女院長頭上蒙蓋着男人的內褲，就安心一點，於是從容說道，「院長，請你先扣好你的頭巾，然後告訴我你要怎辦罷。」——「你說什麼頭巾？」女院長答，「你這賤人！你還想笑我嗎？你估量說句笑話就可以免罪了嗎？」女郎再說道，「院長，我乞求你先扣好頭巾，然後說話罷。」衆人至此都領會了她的意思，院長見得她自己所犯同樣的罪惡，也露出馬脚，便改變口氣，赦免了她，並且爲她文過飾非。於是回到房間與僧人作樂，伊沙伯拉也回去會她的情人。他們以後不絕的來往，不管有人嫉妬他們的快樂，其餘各女尼也立即各找情人尋樂了。

故事第三

伊里沙說完她的故事之後，人人對於女郎逃過女尼的懲罰一事，都表示很快樂，皇后吩咐菲羅特刺塔講下去，他就立即說道——

昨天所說的一個法官的醜態，令我想起加蘭德林諾的一個故事，這個人我從前已經講過了；雖然關於他和他的同伴我們已經說過不少，但是所有他的言行都很有趣，故此我就把想到的說出來。

加蘭德林諾及這個故事中的人物，是何等樣人，你們都聽過了，所以我也不必再作小引，卻說他有一個姑母，死了之後遺下約莫二十鎊銀給他，於是他就拿這筆款商量置業，終日奔走，與佛羅稜薩的經紀接洽，彷彿在印度發了財一般，但一講到價錢，便萬事完了。

伯倫諾和布法麥可知道了這一切，時時勸他倒不如拿來和他們花了，還勝過買少少的土地，但不中用，他連一個法了也不肯出。有一天，兩人和一個名叫尼羅的畫家同在，大家商量要他出錢來飽餐一頓，議定就分頭進行。第二天早上，當加蘭德林諾由家中出來，遇到尼羅，他說，「早安，更願你今年好景。」說完便很沉靜地觀察他的相貌，說，「你的相貌真難看，究竟昨晚遇到什麼事？你完全是前後兩人了。」加蘭德林諾立刻很擔心，說，「啊呀！你估量我痛苦不安嗎？」——「啊！」尼羅答，「我不是那麼說，卻是另一件事。」說着便走了。加蘭德林諾不安了一會子，雖然覺得沒有什麼。布法麥可見尼羅剛離開他，便走來問他是否有病。加蘭德林諾答道，「我實在不知道，莫非是病了，我怎麼不覺得？」布法麥可說，「難說是不是，但老實說，你很像半死的樣子哩。」他即時彷彿覺得熱度高漲；適值伯倫諾走來，第一句說就說，「可怕極了！看你的臉相；是不是死了？你還有感覺嗎？」此時他果然以為真個病了，很驚慌的請教怎麼才好。「我勸你，」伯倫諾說，「趕快回家，走上牀，拿被緊蓋着身體，一面差人到西蒙大夫處取藥罷；他是我們的朋友；是你所知的，

你要請教他，他就有法給你調治。此刻我們同你回去替你盡一點力。」

於是他們就扶他回家，他上樓的時候，刻刻都怕會死，慌慌張張的對他的妻說，「快給我蓋好被，我病得十分利害啊。」說着便躺在牀上，又打發一個小女孩去醫生處取藥水。醫生的鋪子在舊街市，近瓜菜場之處。伯倫諾就對他的朋友說，「請你留在這裏，我去打聽醫生怎麼說，若果方便，就領他來。」加蘭德林諾說，「請你快去罷，我的好友，回來告訴我病狀如何，我覺得體內很奇怪呢。」伯倫諾趕過女孩，先到醫生鋪中，把祕密告訴了她。等女孩到了，醫生就配好藥水對她說，「回去叫他蓋好被子，我立刻就來指導他。」女孩回去告訴加蘭德林諾，不旋踵醫生和伯倫諾就一同來了。醫生坐在他身邊，切他的脈，他的妻也在旁，半晌，醫生才說，「我以朋友的資格告訴你，你的病沒有什麼，不過有了小孩罷。」他一聞，立刻對他的妻咆哮道，「啊呀，這都是你鬧來的！」婦人十分駭愕，很不好意思的離開房間。他仍繼續說，「怎麼好？怎麼方能令小孩產下來？」他的朋友見他這等慌張，竭力忍住笑；醫生巧舌如簧，誰都被他說服。最後加蘭德林諾再求醫生的勸告幫忙，

醫生答道，「加蘭德林諾，請你不要挂心，我已經清楚你的病症，不久就設法給你調治，很不費事，但錢是要花點的。」——「啊，醫生，」他說，「我有二十鎊，是預備置業的，你都拿去罷，也勝於要我產子；因我婦人產子時的呼叫聲，我聽得多了，不願身當此苦。」——「不要害怕，」醫生說，「我可以替你配一劑藥，味很好，一喫下去，就把胎兒打消了，三天之後，你便康健如常，也不須再受苦處了。現在我要六頭肥家禽，以及其他的東西，總共費十個先令，你拿錢給這裏的一位朋友去買，送到我的鋪子去。第二朝早我就把蒸溜水送來，你每次要喝一大杯。」他答，「醫生，我全倚靠你了。」於是就給十先令於伯倫諾，及買家禽所需的銀子，煩他去購備一切。醫生配好香料製香甜酒，就差人送去給他。伯倫諾和他的同伴及醫生幾人，卻很快活享用那幾頭家禽及其他的東西。加蘭德林諾喫了三天之後，醫生帶同他的朋友來看他，又切過他的脈，說，「你現在已經好了，不必墊伏在家裏。」他滿心歡喜。十分感謝醫生，逢人就說西蒙醫生三天之內就醫好他的大病，一點疼苦都沒有。他的朋友也非常高興，惟有他的妻看破了他們的詭計，十分鼓譟。

故事第四

加蘭德林諾的蠢笨，惹得衆人發笑，尼菲爾旋承皇后的意旨，開始說道：

人類要顯出他們的高尚和聰明，比顯出不良的脾性和愚蠢更難，所以到被迫的時候，就不宜過於自恃其聰明，現在我要講一個與前述相反的故事，即一個人的奸謀被聰明人看破，反到將計就計大大的損害嘲弄他一番。

不多時以前，栖思那有兩個年紀相當的少年，一個名叫安喬里愛里，一個叫福達力哥。他們有許多相同之處，尤其是背逆父親，由是便成爲形影不離的朋友，安喬里愛里是十足的紳士，覺得不能事事受父親的掣肘，聽人說一個紅衣主教要來安科納做副總督，主教對他有特別的看重，就決計到安科納改善自己的處境。他把主意告訴了父親，預支了半年薪水，置備衣服馬匹，裝得較爲得人敬信的樣子，但只缺乏一個僕人。福達力哥得

聞此事，就走來要求他帶他一同去，自願做他的侍者，除用費之外，一個法了也不要；但被拒絕了，這不是因他不適於做僕人，卻因明知他是個賭徒，且時時喝得爛醉。福達力哥力言以後切戒賭博和喫酒，又說了很多鄭重的話證實。而且苦苦的哀求，終於得到了同意。

摒擋既妥，他們就登程，騎馬走到達康文托，駐足食餐。餐後，因天氣很熱，安喬里愛里吩咐備牀，及命他替他解除衣服，就上牀睡覺，囑咐他一打九點，就叫醒他。他睡了之後，福達力哥就走到酒家，喫得心滿意足，和那裏的幾個人賭錢，他們不多時便輸了他的錢，連他身上的衣服都輸去了。他想撈回輸了的錢，就悄悄的走到安喬里愛里牀邊，見他沉沉酣睡，就伸手向他的口袋，把錢銀通通偷了，回去再賭，又輸光了。安喬里愛里一覺醒來，穿好衣服，便找尋福達力哥，都找不到。起先還以為他在什麼地方睡着了。就決意撇下他，吩咐配好馬鞍行裝，預備到科西南諾另找僕人。伸手向口袋拿錢支付店主，袋中空無所有，登時大肆咆哮，言被劫，威嚇着要拿各人送進栖恩那牢獄。正擾攘間，遙見福達力哥身穿內衣跑來，立心要照前一樣偷他的衣服。一見他準備他往，便說，「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爲什麼老早就走了？再逗留些時罷。一個人剛才拿我的衣服押了三十八先令，我敢說他一定償還三十五先令的。」他正說着，一個人走過來說，剛才見他輸了很多錢，一定是賊。安喬里愛里大爲震怒，聲言要把他絞死。說完就氣憤憤的上馬，「但是，」福達力哥說，好像全不介意似的，「請你擱開這種無謂的話，說說我們的正經事罷。這件衣服可得三十五先令，若果等到明天，則借錢給我的人就要三十八先令了。爲什麼要白白損失三先令呢？」安喬里愛里很不耐煩聽他的廢話，又見圍觀的人顯出很詫異的樣子，以爲不是福達力哥輸了他的錢，卻是他替他管錢，於是他便說，「賭徒把你和你的衣服都奪去了！你偷了我的錢就罷了，還想拉我參加你的買賣，阻滯我的行程嗎？」福達力哥好像不理會，仍然說，「想想三個先令罷，估量我永遠不還你嗎？若果你尊重我，請照辦罷。爲什麼這般匆忙呢？我們儘夠時候到叻稜尼厄里的。那麼，開了你的錢袋罷，走遍福恩那的鋪子也找不到這樣的衣服呢。告訴你罷，我只得了三十八先令，而價值四十先令有多，這真是雙重的損失啊。」安喬里愛里見他偷了東西，還那麼說，便勒轉馬頭，向叻稜尼厄里跑去了。福

達力哥仍懷着狡計，一直追了兩哩路，爲他的衣服哀求。那一個決計不理他，總不做聲。適值路邊有幾個工人，當他經過的時候，那一個大聲叫道：「捉賊呀！」工人以爲他搶了後面追着來的那一個的東西，便拿住又鋤，把他捉住。他雖然極力說明真相，都不中用。不久福達力哥趕到，很忿怒的樣子說：「你這流氓！我要把你的腦袋打破才消得這口氣，居然敢把我的東西拿走了。」又轉對工人說：「你們看，他先把自己的東西輸光了，卻把我撇在客店裏。多蒙你們的幫助，才拿着他，我永遠記着你們的恩德。」安喬里愛里另說了一番話，人人都不相信，於是福達力哥扯他下馬，剝了他的衣裳，穿上自己身上，跨上他的馬，把他撇在那裏，光着腳，只穿着內衣，回到栖恩那拿着從他得來的馬匹衣物，到處賭博。安喬里愛里原想很體面的去見紅衣主教的，卻很可憐的回到逢康文托，自己覺得很羞愧，不敢返回栖恩那，只求得福達力哥所騎的馬，弄到一點錢，買了一套衣服。走到科西南諾的一個親戚處居住，直到後來得到父親的接濟。由是安喬里愛里的美滿計劃，卻被一個下流惡徒完全破壞。他呢，到了相當的時候，終不免要受到刑罰的。

故事第五

尼菲爾的簡短故事說完了，沒有什麼談笑，皇后就吩咐菲亞麥塔續說，她很高興的說道：——

世界上唯有在適當的時候說出來最得人歡喜的話，才時常被人複述。我想及我們的會集，目的只想尋開心和歡笑，我以為凡不合時地的，都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因此之故，雖然已經有許多人講過加蘭德林諾，我仍想再說一個關於他的故事。若果我不求翔實，儘可以用別個名字來代替，但這樣就會減少聽者的興趣，所以我依照從前說過的理由，據實說出來了。

尼可洛是我們城中的一個公民，他很富有，除了很多財產之外，在卡美拉達有一份產業，在彼替自己建造一間住所，請伯倫諾和布法麥可替他繪畫；但工作很繁，所以他們

就請尼羅和加蘭德林諾兩個幫忙。其中有些住室已經建造好，主人派一個老婦去看守。尼可洛有個兒子名叫菲力玻是個漂亮的青年紳士，時時帶一個情人到那裏住一兩天，然後打發她回去。這些情人之中，有一個名叫尼可洛沙很可愛，也很談諧。一天早上，她穿着散漫潔白的睡衣，由臥房走到院中的水泉洗面洗手，適值加蘭德林諾同時也在那裏。他上前恭維她，她對於這個人的古怪，也報以一笑。這麼一來，他即時定睛看她，看她生得很漂亮，就故意逗留多時，卻不說一句話。她的顧盼，更增加他的膽量，他情欲大動，無能離開那裏，直到菲力玻叫了她進屋內。

加蘭德林諾很可憐的回到他的朋友處，伯倫諾察覺了，便說：「你看似很不舒服的樣子，到底那一隻鬼迷了你了？」他答：「呀！老友，假如有人幫我的忙，我就好極了。」——

「啊呀！」伯倫諾說，「當心不要惹着菲力玻的情人啊。」——「我相信一定是她，」他說，「因為他叫她時候，她就走了。但我何必理會這個呢？就算她是國王的，我也要和她睡，只要我能夠。」——「好，」伯倫諾說，「我先查查是誰，倘使真個是她，我可以用兩句說話

教你應該怎樣進行。我們是很熟識的。但我們有什麼法子不讓布法麥知道呢？若果他在前，我就不能和她交談。」——「說到布法麥，」他說，「我倒不怕他，但我們要小心提防尼羅，他是我的妻子的親屬，會得破壞我們的全盤計策的。」

伯倫諾和女郎很相熟，有一天當加蘭德林諾出外的時候，他見了她，就告訴了布法麥和尼羅。於是大家計議定妥。故此，等加蘭德林諾回來，伯倫諾就附耳和他說，「你見到她嗎？」——「啊！見到的。而且即時被她要了命了。」——「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她，如果是，你可以把萬事交托我。」於是他就走去把事情都告知菲力玻，又告訴他們預備怎樣對付，回來對他說，「果然是她，但我們要很小心，因為菲力玻會知道了，那時傾西江之水，也不能洗一面之差了，但我替你對她說些什麼話呢？」他說，「你先讓她知道她將得無窮盡的快樂和幸福，其次告訴她我是她最服從的僕役，等等。你以這妥當嗎？」——「是的，你可以信託我罷。」

到了晚餐的時候，他們便放下工作，到院中去。菲力玻和他的情人正等着拿這個可

憐人來開玩笑。加蘭德林諾定睛盯住她，連瞎子也察覺了。菲力玻裝作和別人談話，似乎什麼都不知道。過了一會，他們就分手了，當他們返回佛羅稜薩的時候，伯倫諾對加蘭德林諾說，「告訴你罷，你已經令她融化如同太陽之下的霜雪一般了。現在你拿出你的六絃琴，試爲她彈一曲，她就會由窗子跳出來會你了。」——「你以爲是這樣嗎？」他說——「一定呀。」——「好，除了我之外，誰還能夠在短時間內有些成功呢？我不像你們，卑鄙地乞求了幾年還不能達到目的。噢，你聽我彈唱，一定萬分快樂。況且，我還不算老，不久我也令到她以爲我還年青呢。」他樂不可支，第二天早上，便攜帶樂器，不時的走到窗下，門間去看她，終日差不多一點工作都沒有做到。三個朋友都很好笑。

伯倫諾卻假作替他們傳書遞柬，當她不在的時候，就以她的名義寫信給他。這使他充滿希望，以爲不久就可以滿足欲望了。可是那時候她正和親戚同在，不能會他。就是這樣，他們拿他來開心多時，他時常送些小禮物，如錢袋，小刀之類給她，她報之以不值錢的假指環，他卻非常歡喜。如是者兩個月，他見得工作將近完成，若不趁早完成他的戀愛，

以後就沒有機會，於是就催促伯倫諾及早進行。及到女郎回來，伯倫諾把事情對她和非力玻說知，回來就對他說，「你知道她應許了一千次都不實行，致令我以為她不過拿我們來開玩笑；現在我主張要她踐約，不管她的願意不願意。」——「我們馬上就進行好了。」——「可是，伯倫諾說，「我將給你一種符咒，你有膽量施於她嗎？」——「你放心罷，」他說。「那麼，伯倫諾續說，「你要給我一些精美羊皮紙，一隻活蝙蝠，三枝香，和一枝聖潔的蠟燭。」是晚他終夜去捉蝙蝠，捉到了就連同其餘的東西送交伯倫諾，他就獨自入走房中亂寫幾個字在羊皮紙上面，交給他說，「你要小心只拿這符咒觸一觸她，她就立刻任你隨心所欲了。故此，若果菲力玻回家去，你就要利用機會接近她，於是逕直走到穀倉，那是達到你的目的最便利的地方；你不必理她是不是跟隨你去。其餘你自己當然會做了。」加蘭德林諾很快樂的接過來說，「讓我自己辦罷。」

加蘭德林諾最忌者是尼羅，到時他不動聲色的照伯倫諾的指示，回到佛羅稜薩，找着加蘭德林諾的妻子說，「表妹，你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向你的丈夫報前幾天無故

歐打你的仇了。若果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我就不再當你做我的親屬，也不當你做我的朋友了。他有一個情人，時時相會，此刻他們剛約好相會，請你親自去做一個見證，糾正他的過失。」她覺得這斷不是一種玩笑，便說，「啊，匹夫！我一定和他算賬。」於是戴上頭巾，領着一個女人做伴，跟他一同去。伯倫諾遠遠望見她們，就對非力玻說，「看罷，我們的朋友來了。你該曉得怎樣辦了吧。」非力玻就走到加蘭德林諾和各人作工的地方說，「列位，我要到佛羅稜薩去，我走了之後，你們不要偷懶啊。」說完就走到一處可以看見一切的地方躲藏起來。

加蘭德林諾估量他走了很遠，就走到院子，找到女郎，她早就已經受了計，便行近他身邊，比平時更加放恣。他就拿出羊皮紙去觸她，然後退入穀倉。她跟住他進去，隨手關了門。她被他緊緊的抱住，絕不驚擾他，只站立片時，好像要飽看他的尊容似的。後來她大聲說，「啊，我親愛的加蘭德林諾，我的心肝！我的靈魂！我唯一的安慰者！我盼望和你相會多時了。」他渾身醉軟的說，「我最親愛的美人，給我一個接吻罷！」——「我的寶貝，」她答，

「你太性急了，讓我先飽看你一番罷。」

伯倫諾，布法麥可和非力玻三人通通都聽到，看到，當他剛要和她接吻的時候，尼羅便和他的妻子走來，他說，「我發誓他們在幽會了。」婦人撞開了門，尼可羅沙一見，立刻離開她的假情人，走到非力玻身邊。婦人趕上前一把扯住他的頭髮，大叫道，「你這可憐的流氓，居然膽敢這樣待我！你這老匹夫！你在家還做不夠嗎？真是一個妖怪，居然用老朽的陳死人去騙他的情婦！她也居然眷愛像你這麼樣的寶貝！」他非常困窘，無詞自解。婦人把他痛打一頓，最後他很謙卑的乞求她不要那麼生氣，否則就會害了他的性命，那女郎不是別人，就是本宅的主人的妻室。「鬼迷她了，」她說，「管她是什麼人。」伯倫諾，布法麥可，非力玻和尼可羅沙幾人，哄然大笑，至是裝作聞言而來的樣子，盡力勸解她一番，又勸他回家，以後不要再來，恐怕非力玻會害他。於是他就返回佛羅稜薩，身體被抓傷打傷，不敢再來。又被婦人不絕的詛罵，索性把最熱烈的愛情斬絕了。他的朋友和非力玻，尼可羅沙幾人卻得了很大的快樂。

故事第六

加蘭德林諾已經供給了許多笑話，至是又惹得衆人哄堂大笑。皇后遂令旁菲拉斯續講，他便說——

女郎們，尼可羅沙這個名字令我想起一個關於同名的人的故事，這個故事表明一個良善的婦人用巧計防止了無數的誹謗。

慕格農的平原有一個老實的人，他有一個茅屋專招待旅行過客，他以供給旅客的飲食來圖利；但除了特別相識者之外，甚少招待他們住宿。他娶了一個很美貌的良家女子爲妻，生下兩個兒子，一個是嬰孩，一個是約莫十五六歲的女兒，尙未出嫁，我們城中有個少年紳士，時常打從那條路途旅行，卻被女郎愛上了。她很以得此情人爲榮，藉她的美好的姿態努力維持他的好感，不久覺得他也同樣的愛慕自己。少年名叫品奴丘，假如不

是他小心防避，則他們的愛情有幾次早已成爲事實了；蓋兩人的感情都是很好的。後來他的愛情一天比一天狂熱，他便決定要達到他的目的，遂終夜睡在她父親的屋裏，免被別人窺破他們的祕密。他只把他的祕事告知一個朋友，名叫亞德里安諾，因他也曾把自己的戀愛告訴過他的；於是兩人租賃兩匹馬，一天晚上，他們把行囊搬下，就由佛羅稜薩城出發，兜了一個圈子，到入夜的時候，便走到慕格農平原。他們裝作從羅馬納來的樣子，勒馬直向茅屋而來，伸手叩門；店主時時很勤力的等候客人，一聞叩門聲，馬上出去開門。品奴丘開言說，「誠實的地主，今晚我們求你許我們在此住宿，我們原定趕進佛羅稜薩城的，但走得太慢，錯過了時刻，已經太晚了。」主人答道，「先生，我知道茅舍淺陋，不堪招待紳士的；但你既然來遲，又沒有時間給你再走路，姑且盡我所能招待罷。」他們便下了馬，進了屋子，首先安置好馬匹。他們攜備糧食，就坐下來用晚膳。

這所茅屋只有一間臥房，房中有三張牀，一邊兩張，一邊一張，相向而放，中間僅可走過。主人吩咐收拾好最小最劣的那一張給兩個來客睡覺。過了一會子，兩人假裝已睡，其

實尚未睡覺，主人便叫女兒在其餘的一張牀睡，他和他的妻則睡在另一張，嬰孩的搖籃則放在她身邊。佈置既妥，卻都被品奴丘看得清清楚楚。到了適當的時候，人人都已睡熟，他便起來蹣手蹣腳的走上女郎的牀，在彼繼續滿足他的欲望。這時候，不料貓兒在屋子裏推倒東西，把婦人驚醒了。她以為有別樣事情發生，便在黑暗中起來，亞德里安諾也因為某一件事，偶然起來，覺搖籃正擋住他的路，便有意無意的移近自己的牀邊，起身做完了事，重複睡好，卻沒有把搖籃放回原位。婦人見貓兒推倒的東西，無關重要，便不燃燈去看，仍回到丈夫所睡的牀睡，卻不見了搖籃。「呀喲，」她自言自語，「幾乎弄了大錯，走到客官的牀上睡覺！」於是再走幾步，見搖籃在亞德里安諾牀邊，就以爲他才是自己的丈夫，上牀睡下了。亞德里安諾一覺醒來，待她很好，卻始終不說一句話，免被她看出破綻。

末了，少年恐怕睡着了會令他的情人受驚恐，在善用了他的光陰之外，便回到自己的牀去睡。他碰着搖籃，以爲這是主人的臥牀，就摸到主人所睡的牀邊，主人立刻醒來，少年還以爲是他的朋友，就說，「的確，世間沒有比尼可羅沙更可愛的了；我終夜和她同睡，

真是再幸福沒有了。」主人聽到了，很不高興，先尋思道：「這個人鬧什麼鬼？」然後聰明爲憤怒所蔽，大聲叫道：「你真是最大的流氓，我對神發誓，一定懲戒你一下。」少年爲人欠機警，知到錯了，卻不曉得怎樣挽救，便說：「你懲戒我！怎麼能夠？」女主人還以爲她和丈夫同睡着，便對亞德里安諾說：「啊呀！你聽到客人鬧嗎？究竟是什麼事？」他笑着答道：「任他們被絞死好了；我估量昨晚他們喫醉了。」婦人認得丈夫的聲音，聽聞亞德里安諾說話，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大錯了。於是她很聰明的起來，一句話也不說，雖然沒有燈，卻也能夠把搖籃移近女兒的牀邊，爬了上她的牀上，然後裝作被他們的吵聲驚醒的樣，大聲問她的丈夫和客人鬧什麼。丈夫回答：「你沒有聽他說他今晚和我們的女兒所作的事嗎？」——「他是說謊的，」她說，「他沒有和她睡過，倒是我和她睡，實在說，我絕沒有合過眼呢。故此你沒有責罵他的資格。昨晚你喫酒太多了，終夜譫語連綿，走上走下，卻全不自覺，還以爲行着奇蹟呢。你沒有折斷你的頸子，才是可怪哩。但那位紳士在那裏幹什麼？爲什麼他不在自己的牀上睡覺？」亞德里安諾覺得女主人已經替她自己和她女兒說

了一番巧妙的遁辭，便說，「品奴丘，我屢屢告戒過你不要在別家睡了。你那種大毛病，在夢中起來行走，把夢話當做真說，卒之會鬧出事來的。快回來你的牀睡罷。」主人聽了婦人的話，又聽了亞德里安諾剛才所說，便以為少年確是做着夢，於是起來搖他的肩膀說，「醒醒罷，快回到你的牀去睡罷。」少年明白了一切，更故意胡說八道，像夢中人一樣，居停主人更加開心。最後經過許多亂子，才似乎清醒過來，向他的朋友叫道，「天亮了嗎？為什麼叫醒我？」——「是的，已是白天了，快來這裏罷。」他說。他便裝作很慵倦的樣子，卒之起來走到朋友處。第二朝早，主人很快活的拿他的夢話來做笑柄。他們談笑了許久，直到馬匹預備好了，然後喝了主人的別酒上馬入佛羅稜薩城，對於所遇的事，十分快活，其後少年又想了許多方法與尼可羅沙相會，她仍然對母親斷言他是睡着了。婦人清楚地記得與亞德里安諾所作的事，便以為衆人之中，只有她是清楚醒的。

故事第七

旁非拉斯的故事已經說完了，衆人很稱讚婦人的思想敏捷，皇后示意旁賓妮亞，她
便說：——

以上已經講了許多夢，多數人以爲夢是子虛的；然而，我要說一個故事。講及不多時
以前我的隣人因不信她丈夫的夢所遭遇的事故。

不知道你們認識一個高尚的貴人達蘭諾不？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爲妻，卻是
爲人很奇怪，脾性又最劣。她自己不願意做別人所喜悅的事情，人家所做的事也不能使
她喜悅；達蘭諾雖然很不滿意她，仍不能不忍受。有一天晚上，夫妻們在鄉間自己的房屋
過夜，他夢見她穿過這家不遠的一座菁密的林樹，一個極兇惡的狼從角落跳出來，一把
抓住她的咽喉，按她在地上，要拖她走，她大聲呼救。狼走了之後，她的面部和咽喉都受了

重傷。

第二天早上，他因夜間做了這個惡夢，便對她說，「妻啊，雖然你的卑鄙強頑的脾性令我沒有一天快活的日子，可是若果你遇到什麼災害，我就更不舒服了；故此你若果順從我，請你今日不要出家門一步。」婦人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就把晚間所做的夢都告訴了她。她搖了搖頭說，「凡惡人都會做同樣的夢的。你雖然很掛心我，但你的夢只是你所願望的。老實說罷，現在和將來我都小心提防，不讓你有那種快樂。」達蘭諾答，「你要說的話，恰可是我所想的；這樣的多謝人，只能諂媚頭腦昏迷者罷了！隨便你怎樣想法罷，我說這句話是一片好意的，我再勸你不要離家外出，至少不要進樹林去。」——「好，」她說，「謝謝你的盛意。」

說完之後，她尋思道，「這個光棍一定約定一個下流婦女在彼幽會，故意恐嚇我不要到那裏去，若果我看不破他的詭計，真是盲目的了。雖然守候終日，也要看看他究竟和那個牲畜相會。」丈夫不久即出了門，她卻由別二度門出去，走到樹林裏。到了樹林最著

密之處，她就站在那裏，看有什麼人來，繼續在林中守候多時，完全不怕豺狼，不料在左右的叢林突然跳出一頭可怕的大豺狼，出其不意猛然抓着她的咽喉。她要逃避也來不及，只有呼天叫地的求救，卻被豺狼如拖羔羊的拖她去了。因她的咽喉被握，不能做聲，也不能自救。假如不是碰巧偶遇牧人從此處經過，大聲威嚇豺狼把她放下了，她就一定難免被縊殺了。牧人認得是她，就擡她回家。她遍體受傷，請了幾個醫生來，費了許多手脚，才把她醫好。不但此也。她的面部有一邊留下奇怪的癍痕，破了相，從此便失了她的美麗。後來，她羞於出外，終生爲自己的頑固脾性哀哭，恨不相信丈夫的夢兆，而得不費的利益。

故事第八

大家都很歡喜，達蘭諾夢中所見不是夢境，而是一個異象，所有情都一一見諸事實。但各人都沉靜無言，皇后就吩咐羅力塔續說，她便說道：——

各位今天所講的，從前都曾經講論過了，旁賓妮亞所講的學者報仇的故事，令我憶起另一個報復，雖然沒有那麼殘酷，但當事人也就夠受了。

佛羅稜薩有一個人，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貪食之徒，因此之故，大家給他起一個外號，叫做基亞克哥，意即饕餮之徒。他自己無能供給這種過度的食慾，但為人很談諧可愛，時時到富有的人家，喜歡鮮衣美食者，縱然人家不請他，也厚着面皮赴席。同時有一個輕佻浮華的執筭子弟名叫卑溫德羅，是一個十足的輕薄兒。他算無遺策，一條毫毛都不放過，所以就時常過着浮華的生活。

一天早晨，他正在楞特的魚市替維愛里先生買了一條很大的八目鰻，適值被基亞克哥見到了，立刻就問誰買的他答，「昨天有一個人送了三條更大的八目鰻和一條鱸魚給科索先生，他以為不夠款待他的朋友，於是吩咐我再買兩尾。你去不去？」基亞克哥答，「你知道我一定去的。」到了食餐時分，果然走到科索的府第，卻只見幾個隣人在座，晚餐還沒有預備妥；他問他到那裏去？他便答道，「先生，我特意來和你及你的朋友食餐呢。」科索答，「歡迎，快到晚餐的時候了，我們進去罷。」他們坐下只吃了些豌豆，幾尾小炸魚，此外就沒有了。基亞克哥知道被騙，就決計報復。

卑溫德羅以此為笑柄，和很多人談笑，過了幾天，他遇到了他。卑溫德羅首先說，「科索先生的八目鰻好不好？」他答，「八日之內，你就知得更清楚了。」他們分手之後，他就遇到一個守門人，把他領到加維修里室的附近，指示一個最暴躁，脾性最劣的武士名叫非力拍的給他看，然後對守門人說，「你拿這個瓶子上前對那紳士說，『先生，卑溫德羅打發我來希望你拿你的最好的紅酒裝滿這個酒瓶，以便款待他的朋友，』但你要小心不

要讓他捉住你，一被他捉住，你就不好，我的計劃也被你破壞了。」守門人說，「還有別的話說嗎？」——「沒有了。」他說，「只照我的話說了就行，回來我酬謝你。」守門人就依言上前傳話，菲力拍是很容易生氣的，以為人家故意激怒他，便很生氣的站起來說，「等等，老實的朋友，我將把你來取的東西給你。」說着就伸手去捉，但他即時醒覺，馬上發足狂奔，回到基亞克哥處。他已經看見一切了，滿心愉快。他的第二件事便是去找卑溫德羅，對他說，「最近你到過加維修里嗎？」——「沒有。」他答，「但你怎麼問及這個呢？」——「因為」他答，「菲力拍到處找你呢；不知道爲着何事。」——「那麼」他說，「我就去問。」他就去了，那一個卻遠遠的跟住，看他受到什麼，菲力拍還沒有忘了守門人的傳言，左思右想，卒之斷定一定是卑溫德羅立心戲弄他。適值他走來，武士就立起來，打他兩拳，他就大聲說，「啊呀！這是什麼？」武士再扯住他的頭髮，擲他落地說，「流氓，我教訓你一番，叫你

知道怎樣拿我來開玩笑。」然後把他痛打一頓。旁人上前勸開，放他走了；又把來由告訴他，埋怨他不該戲弄武士，又說，「要知道菲力拍是不好惹的。」他力言沒有差人傳訊過。

滿心煩惱的回去，後來斷定一定是基亞克哥鬧的鬼。過了些時，兩人相遇，基亞克哥笑着說，「菲力拍的酒如何？」他答，「恰如科索的八目鰻一般。」——「那麼，」他說「以後，你要給我一頓好餐，我就給你一杯你嘗過的美酒。」卑溫德羅知道自己不是他的敵手，便哀求他的朋友自此以後再不要惹他了。

故事第九

除了有特權的帶奧紐斯之外，現在祇有那皇后未說了。她當他們笑完了那不幸的卑溫德羅之後，便開始這樣說：

無論何人，如果他會平心地想過各種事物的次序，他會清楚地見到女人無論在性質，風俗，法律方面而論都是應該服屬於男子，受他們隨意統治的，所以我們所屬的男子表示謙卑，忍耐，服從和貞一，這些美德是每一個智慧的女子的最大及最重要的財富。即使那顧及整個社會的幸福的法律或者沒有特別教訓這件事，而那有偉大的潛勢力，而且狠值得尊重的風俗也不比法律注意得更多，但我們仍可以清楚地，在我們的性質上，看見這種原理。上帝用精緻及脆薄的質料來創造我們，我們的心是懦怯和畏懼的，我們的性情是溫柔和慈愛的，我們的體力是如此微弱，我們的聲音是如此柔和悅耳，而我

們的肢體的動作是如此嬌柔，這些都是顯然的證據，證明我們是需要別人的看管和保護的了。除了男子之外，有誰可以做我們的管理人和幫助者呢？因此，讓我們給他們以應得的敬禮和尊崇罷。那些不肯這樣做的女人，照我的意思不但值得斥責而且值得嚴酷地懲治哩。我這段話是由於旁賓妮亞剛才所說的達蘭諾的乖戾的妻子，上帝給她以她的丈夫所永不能想到的嚴重的責罰的故事所引起，所以我說，那些違背自然，風俗，法律的不溫柔，不嬌嬈，不慈惠的女子是應當受最大的刑罰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將給你們以所羅門的教訓。這些教訓是像一劑藥材一樣，那些不需要牠的人，是會覺得很難了解的。雖然男人們已經有他們的格言：「一匹好馬和一匹劣馬都需要一個刺，一個賢妻和一個劣妻，都需要一條鞭。」這句話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是真的。甚至就道德方面來講，我們也承認女人的性質是軟弱和易曲的，所以為糾正她們的彎曲或維持她們的正直的原故，一枝棍或者也是必要的好，現在讓我將我的說教丟開，說我的故事吧。

所羅門的奇妙的智慧的聲名傳遍了全世界，他常為那些想獲得他的智慧的證據

的人們所包圍，世界各方的人都爲他們自己最緊迫及最重大的問題，來請求他的教訓，在這些求教的人們中有一個很有錢的少年貴族，叫做麥利蘇，是從呂亞西城來的。當他由呂亞西往耶路撒冷的時候，路過安提阿，在那裏剛巧遇着別一個青年貴族叫做佐索福的，同在這條路上經過。當他們並馬行了一程之後，便和平常旅人們的習慣一樣，彼此談話起來。由談話之中他知道佐索福爲難，且從那裏來的，便問他現在欲往何處，且有甚麼事情。佐索福回答說他是想到所羅門王那裏，求他教他用甚麼法子可以制服一個他所娶的非常頑皮的婦人，對於她，無論甚麼勸勉和威嚇，都不能改變她的情性的。他又轉口問麥利蘇往那裏去，且爲的是甚麼事情。麥利蘇答說：「我是呂亞西人，也和你一樣有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是很富有的，常時都廣設盛筵來招待我的國人，但雖然如此，那裏卻仍沒有一個人掛念和尊敬我，因此我也想到耶路撒冷去問一問，看我要怎樣做才可以得人愛戴呢？」於是他們便一路同行到耶路撒冷，一個男爵介紹他們去見所羅門王。麥利蘇簡略地將他的不幸告訴他。所羅門答說：「去學愛人吧。」於是立刻便有人來請

他出去了。佐索福也對他說過了他的痛苦，所羅門卻祇給他這樣的一個回答：「往黎橋去罷。」於是他又被遣出來。在出來之後，便去找麥利蘇，他正好在外邊等候着他，他告訴他他所得的回答，大家同在字面苦苦思索，但終於找不着甚麼意義，以及在其中找出甚麼用處。他們以為所羅門是和他們開頑笑，便立即取道回家去了。行了數天之後，他們來到一度橋，剛好有大隊的騾馬在那裏經過，他們不得已在那裏等候牠們過盡了方能過橋。此時大部分已經過橋了，但有一隻騾卻因為恐怖不肯前進，無論如何也不能令牠過橋，那趕騾的人拿一枝小棍，溫柔地打牠幾下，意思是想把牠趕過橋去。但牠卻從這邊跳到那邊，有時還向後走回，他見牠如此屈強，便開始盡力來打牠，但結果也是徒然。那兩位少年看見這樣，便對那人說：「你那殘忍的棍徒，難道你想把那騾兒打死了嗎？你溫柔地帶領牠，比較這樣子打牠更容易令牠過去呀。」那人回答說：「先生，你知道你的馬的性格，我知道我的騾的性格，讓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來管理牠吧。」他把牠再打，打得這樣利害，最後牠便順服下來，終於過了橋了。於是他們也跟着過橋，佐索福問那坐在橋邊的一個

人這度橋的名字叫做甚麼。那人答說：「先生，這是叫做鵝橋呀。」這會他憶起了所羅門說的話，他對麥利蘇說：「朋友，所羅門已經給我以很真實的教訓了，因為我從沒有打過我的妻子，而那個騾夫已經告訴我應該怎樣對待她了。」來到安提阿之後，他便留麥利蘇在他的家裏住幾天。當她出來迎接他們的時候，他吩咐她照麥利蘇的吩咐來備辦晚餐，麥利蘇知道這是他的朋友的意思，他也不客氣地教訓起她來。但她卻按照她自己平常的脾氣，每一件事情都剛好和麥利蘇所吩咐她的相反，佐索福見了便十分憤怒地說：「人家不是會吩咐你怎樣安排晚餐嗎？」她藐視地答說：「這對於你有甚麼關係呢？你歡喜食你便食，你不歡喜食便不食罷。」麥利蘇見她這樣回答覺得很出奇，便開始責罵她說她不是佐索福說：「夫人，我覺得你仍然是以前一樣的人，但我卻要設法來改變你的性格。」然後他便轉向麥利蘇說：「現在我們試用一下所羅門的教訓罷，但我請你把這件事作為不過開頑笑，切不可阻止我，你要記得當我們可憐那些騾子時，那騾夫所對我們說的說話。」麥利蘇答說：「我現在是在你的屋裏，凡事要依從你的意思的。」於是他

便找着一條橡木棍，把她追入她的房裏，開始給她以嚴酷的訓責。她大聲叫喊，用盡種種說話來恐嚇他，後來她見他不肯停止，便投身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寬恕，應允以後凡事都服從他的意思。但他仍繼續打她，直至打到手乏了才止，打到全身都沒有了一片好肉。打完之後，他便出來對麥利蘇說：「明天我便看見往鵝橋去的教訓的效果了。」於是他便洗了手，坐下用了晚餐，到晚上的時候，他們便各自回房去休息。那可憐的婦人辛苦地從地上掙扎起來，投身在床上睡過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她便起來遣人去問她的丈夫今天用怎樣的早餐，他向他的朋友微笑，而且將他們所想要的告訴她。

早餐之時，他們看見一切東西都按照他們的吩咐備辦妥當，他們便極力稱讚。他們從前所看不起的方法。數天之後，麥利蘇和佐索福作別回家。當他將所羅門給他的教訓告訴一個有智慧的鄰人的時候，那鄰人說：「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教訓可以貢獻給你的了。你知道你從沒有關心別人，你之所以廣設筵宴，也並不是因為愛那些被請者，不過是想炫耀你自己的財富罷了。所以，愛罷，照所羅門所給你的教訓，這樣你就會爲人所愛。」

了。」於是那頑梗的婦人改變了她的性格，而那少年也由於愛別人的原故而得到許多人愛敬他。

故事第十

剛才皇后說出的故事，雖然很令那些男子發笑，那些貴婦們卻不免有些不贊成，但不久她們也反顏爲笑了。現在是輪到帶奧紐斯說他的故事了，他說：

可愛的女郎們，我將告訴你們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不會太長的，在這個故事中，你可以了解我們對於那些識用符咒的人們的命令，是應當如何小心遵守，以及如果不遵守的時候，是會怎樣前功盡廢。

昨年在巴勒達，有一個神父叫做巴羅阿的頓約翰，他的俸給是如此微薄，直至不能維持他的生活，不得已用一匹牝馬運些貨物往市場去賣，在旅途中，他特別和一個人要好。這個人是和他一樣的做小生意的，但他卻用一匹驢來載運他的貨物，他的名字是叫做皮圖魯頓約翰，因爲表示他對他的深厚的友誼，以及按照普幾里亞的習慣，從未有用

其他的名字稱呼他，祇叫他做「彼得夥計。」而當他來巴勒達的時候，他一定請他到他的破屋裏居住，而且盡他的力量來使他得到舒適，但彼得比他更爲窮困，祇有一間小茅舍在特里新提村中，這間茅舍是祇夠他，他的妻，以及他的兒子居住罷了。雖然如此，當頓約翰來特里新提的時候，因爲他自己在巴勒達曾受殷勤招待的原故，他也把他帶到他的茅舍裏，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禮貌來接待他。但到睡覺的時候，彼得沒有辦法了，他祇有張他和他的妻子同睡的小床，因此頓約翰便不得不在近着他的牝馬的草鋪上睡覺了，那隻牝馬和那隻驢子是同關在一個小馬槽中。彼得的妻知道當彼得往巴勒達的時候，頓約翰會怎樣優禮地接待他，便想自己走到隣婦那裏一宿，使頓約翰可以和彼得同在床上睡覺。那神父卻不願令她如此麻煩，便對她說：「我的良善的伽馬大夫人，請不必爲我掛慮，我很歡喜到外邊睡覺，因爲當我喜歡的時候，我可以把這匹牝馬變做一個美麗的少女和我一同睡覺的，但當我想起程出門的時候，我又可以把牠再變做一匹牝馬。因此我是不能和她相離的。」那少婦聽見他這樣說，覺得十分奇怪，但卻深信不疑，

她將此事告訴她的丈夫，且說：「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如你對我所說一樣，爲甚麼你不叫他教會你這樣魔法，這樣你便可以把我變成一匹牝馬，和那驢子一同替你做生意，我們將會得比較現在雙倍的收入了。當回家的時候，你又可以把我變成女人像現在一樣的。彼得是比較她更爲愚魯的，覺得此事果然很好，很贊成她的意見，便開始用盡種種方法去懇求頓約翰將這種魔術教給他。頓約翰極力拒絕他這種無意識的舉動，但彼得卻不肯罷手。他於是便對他說：「如果你一定要如此，那麼我們在明天未大明的時候起來，我便做給你看罷，但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插入那條尾巴，你就會看見了。」

那一晚彼得和他的妻幾乎完全沒有入睡，而且因爲這樣關心着這件事情，一到約定的時間便立即起床把頓約翰喚醒，他便祇穿了一件內衣走到他的房裏去。他說：「在這個世界中，我從沒有爲別人做過這樣的事情，祇有爲你罷了，但因爲你想我這樣做，我便做吧。但如果你想那魔法得到成就，你一定凡事都要依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他們應允凡事都照他的命令去做之後，他便取一枝蠟燭，放在彼得的手上說：「注意我的動作，

記住我所說的說話，但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小心。無論你有甚麼所見，你都不可說半句話，否則便會前功盡廢了。而且求上帝祝福，那尾巴可以很妥當地插入去吧。」

說完這些話之後，頓約翰便吩咐伽馬大把自己脫得精光，四脚到地像一匹牝馬一樣。於是他使用他的手撫摩她的面和她的頭，說：「這將會變作一個很美麗的馬頭。」又撫摩她的頭髮說：「這將會變為美麗的馬鬃。」又撫摩她的臂說：「這將會變為美麗的馬腳。」然後又撫摩他的肚，見牠圓而緊，便叫她直立起來，說：「這將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馬胸。」他這樣地把她的背，她的臂，她的腿，她的足，都摸過了，現在祇剩了那條尾巴沒有做了，於是就替她裝上一條尾巴，說：「這將會變為一條美麗的馬尾。」彼得一向都靜默地在那裏注意一切動作，但一看見這個結論，便想一切事情都不對，叫說：「停止，頓約翰，我不願意她有一條尾巴，我不願意她有一條尾巴。」頓約翰仍舊繼續在裝，被彼得吵不過，才停下來說：「唉，我的好友彼得呀，你做甚麼，我不是告訴你無論你看見甚麼也不可說半句話嗎？那馬是幾乎變好的了，但因為你出了聲便把所有法術都破壞了，現在是沒

有方法可以挽回你所做的錯誤了。」彼得答說：「不變也很好，因為我不願意她有這樣的一條尾巴，你爲甚麼不叫我來做呢，而且同時你也有意把牠放得太低呀。」頓約翰說：「因爲第一次你是不能放得像我一樣好的。」那婦人聽見他們這些說話，便自己立起來，很誠懇地對他的丈夫說：「你這個禽獸，爲甚麼把你自己和我的幸福都弄丟了？你會見過沒有尾巴的牝馬嗎？你是貧窮的，但如果上帝幫助我，你或者可以好好地使用我，使你不至這樣貧窮也未可定呀。」因爲彼得會說了話的原故，現在是沒有方法可以再使這少婦變成牝馬了，她憂愁鬱抑地穿回了她的衣服，她的丈夫又像從前一樣，再用他的惟一的驢子來做他的生意，但卻不再和頓約翰做同伴了，同時那神父自此時起也不再從事這種營生了。

這個故事令聽衆狂笑起來，而那些貴婦們之了解牠竟出乎奧紐斯的意料之外。這個故事說完之後，日光已漸漸變熱了，皇后知道自己的任期已屆終止，便起身從自己的頭上脫下那個冠冕加在旁非拉斯的頭上，他是唯一未有獲得這種榮耀的人了。

她微笑地說：「先生，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責任放在你的身上，因為你是最後的，所以你要補救我及其他一切曾坐過此位的人們的過失。我希望你能夠這樣做。」旁非拉斯，很歡喜給他以這樣的榮耀，答說：「小姐，你及我其他的子民們，將會令我像在我之前做王的人得到同樣的讚美的。」他給那管家以照例的命令之後，便轉向那些女郎們說：「昨天伊彌利亞因為使我們容易，及尊重我們的原故，讓我們任意揀選我們自己所喜歡的題目，現在我因為想給你們一點興奮的原故，又想恢復我們從前的例。我們明天的總題是說及那些曾做某種豪俠及慷慨的行爲的人，無論在戀愛上或其他事件上都可以。希望由於這些故事的述說，點着你們心中的願望來做同樣的事情，這樣，我們的生命，牠的外表的肉體是不能久存的——可以藉我們燦爛的聲名而不朽，那種聲名，除了那些像野獸一樣祇願放縱自己的私慾的人們之外，每個人都應該盡他的力量去尋求的。」

那總題得全體會衆的贊成。他們和那新王分手之後，便各自去找尋他自己所喜歡的消遣，因為這裏是有許多種不同的佈置。晚餐的時候他們便一同回去晚餐。像往日一

樣，跳舞完之後，便唱了許多歌曲，歌詞和音樂都是一樣悅耳。最後王上命尼菲爾唱一首關於她自己於歌曲。歌曰：

我很留意地在田野漫游，

在那裏花兒顯示出牠的複雜的色彩。

牠們是如此標致和可愛，

我拿牠來比較我愛人的美麗。

我摘下最美麗的一朵，

笑着講着像對着他一樣，

當我向牠說出我愛慕他的心事，

我拿牠來比較我愛人的美麗。

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找着了像他和我同在時一樣的快樂，

這種快樂是何等偉大呵！沒有言語可以形容，

祇有我的驚嘆可以告訴你罷了。

憤怒和疑慮離我而去，

快樂令我的心的記錄變爲溫暖，

他是永遠嘉納這些記錄，

而且用同樣的熱情和戀愛來讀牠的。

這首歌很得王上和全體會衆的讚美。因爲時間已不早，他們便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第十日



天空有些微雲，西邊的暈上有一點微紅，東邊的卻紅到極度，像正在燃燒着的黃金，因為日光已經來近而且照在牠們之上了。旁非拉斯起來，且把所有會衆們一同喚醒。

經大衆決意往那裏散步之後，他便帶同菲羅媚娜和菲亞麥塔先行帶路，其他的人們都跟在後面，大家縱談他們此後的行動。行了一回之後，因為天氣已漸漸變熱了，使一同回到宮裏去。他們在那裏把玻璃杯沈入清潔的流泉中，用他們的早茶。然後他們又在花園的樹蔭下散步直至早餐的時候。照往日一樣，食了早餐及睡了一覺午覺之後，他們便齊集在王上所指定的地方。王上命尼菲爾先說她的故事，於是她便立刻說出下面這個故事。

故事第一

列位貴婦們，王上給我以特殊的恩典，使我先在那尊貴堂皇的題目上說一個故事，像太陽是天的榮耀一樣，豪俠的行爲也是我們其他一切善德的裝飾。因此我將說出一個故事，照我自己的意見，覺得是很有趣而且是很有用的。

在我們城中的英武的騎士中有一個叫做魯哲里，他的英雄和勇敢令他至少可以與世界上最著名的騎士相等。他因爲他的國人們不甚崇尚武俠，知道在故鄉沒有顯示他的勇敢的機會，便決意去投奔西班牙王亞豐瑣，他是當時最有名的君王。他帶一個隨員前往，很受西班牙王的熱烈歡迎。他在那裏，不久便由於他的豪俠的行爲，與純熟的武藝令那西班牙王認識他的價值了。他在那裏住了很久，特別觀察過那王的各種舉動之後，見他常將他的堡壘、城池、爵祿，賜給那些沒有甚麼功績和價值的人，而自己卻始終得

不到。於是他一方面認識他自己的本領，一方面恐怕在這裏埋沒了一生，便決意離此而去。他和王上作別，竟得到王上的允准。那王上又賜給他一匹美麗的騾子作爲禮物，這對於他是很有用的，因爲他要作很長久的旅行呀。他去後，王上便遣一個僕人去詐作路上遇見他和他同行，吩咐他務要設法勿使那騎士懷疑他爲王上所遣來的；一路留心他有甚麼說及王上的話，以便回來詳細報告。到第二天早晨，便和他一同再回來見王上。因此那僕人窺見那騎士起程之後，便立刻前往和他結隊同行，告訴他他是想往意大利去。他們並騎前進，一路共同談話，那騎士騎在王上所賜給他的騾子上。將到下午三時的時候，他說：「我們應該找地方讓我們的牲口休息一下。」他們同意了，便同把他們的牲口放入馬槽，除了那匹騾子之外，其餘驢馬們都溲溺了。他們又繼續前進，那僕人常時都注意那騎士所說的一切話。後來來到一條河邊，他們各帶他的牲口到河邊飲食，那騾子偶而溲溺起來。那騎士見了，便說：「你這混帳的畜生，你正像那將你送給我的主人一樣。」那僕人特別注意這句話，雖然他在路上曾聽見那騎士說過許多讚美王上的說話。第二天早

晨，當他們正在上馬向意大利進發的時候，他便向他宣告王上的命令，那騎士便立刻轉回西班牙去。王上由於那僕人的報告，已經知道他對騾子說那番說話，用歡樂的面容來接見他，問他爲甚麼拿他和那騾子相比較。他很坦直地答說：「我的主上，那是因爲你在不應賞賜的地方你卻賞賜，在應賞賜的地方卻不賞賜，正像那騾子在應澆溺的地方不澆溺而在不應澆溺的地方卻澆溺起來一樣。」王上答說：「相信我罷。魯哲里先生，如果我沒有給你以相當的賞賜，像那些不及你的人一樣，那並不是因爲我不認識你是一個英雄的騎士，值得我盡我的身來幫助你，那完全是因爲你自己的命運的不佳，我不久便可以給你證明了。」那騎士答說：「我的主上，我並不是因爲沒有在王上那裏得到甚麼賞賜而怨望，富貴非我所願求；但因爲我從未有得到王上賞賜識我的品行的證據，雖然王上的辯解是說得很好，我仍然很喜歡看一看王上所應允給我的證明。」那王上便把他帶到一座大廳裏面，他預先已經命人在那裏擺下兩個大櫃，他當着衆大臣的面前對他說：「騎士，在一個櫃裏面是放着我的皇冠，皇杖，以及其他我所有最貴重的珍寶，另一

個櫃裏則祇放着泥土罷了，現在任你揀擇一個，你揀擇了那一個，那一個便是屬於你的，那麼你便可以知道是我不賞識你的美德呢，抑或是你自己的命運不佳了。」魯哲里見那是王上的意旨，便揀定了一個，王上便命人把牠打開，內面卻祇是裝着泥土。此時王上便大笑起來，說：「先生，你現在知道我對你說那是由於你自己的命運不濟是眞話了，但無論如何，你的勇敢確是值得我特別爲你設法的。我知道你不想做一個西班牙人，因爲這個原故，我不賜給你堡壘和城邑，但這個櫃，你的壞命運把牠從你那裏奪去的，我將違逆她而把牠賜給你。把牠帶回家去罷。這樣你便可以由於我的慷慨贈與的證明，令你的鄰里朋友們認識你的品行的價值了。」那騎士收了牠，給王上以相當的感謝，快樂地回他的祖國去。

故事第二

亞豐璫王很得衆人的讚美，尤以王上爲特別激賞。他命伊里沙繼續下去，她便立刻說出下面的故事：

一個慷慨的國王，給那曾爲他盡力的臣子以慷慨的證據的時候，自然是也可稱爲偉大的及可讚美的行爲。但對於一個教會的職員，同時又對於他的仇敵，也做出令人驚奇的慷慨舉動，你們將怎樣說呢？至少你們也要這樣說罷，那國王的行爲如果可稱爲美德，則這個教會職員的行爲便可說是完全的奇行了；因爲他們大多數是比較婦人更爲鄙吝的，如今竟向他的仇敵表示他的慷慨，而且雖然他們時常勸人忍耐，及讚美那些爲竊運自己的人祈禱的人，但他們卻常較平常人更用毒辣的手段來復仇的，如今竟向他的仇敵表示慷慨。在下面的故事中你將看見一個主教怎樣善待他的仇敵的事情。

幾奴是一個以勇敢及劫掠出名的人，他因和山打伯爵有隙被逐出栖恩那，他便鼓吹拉得村獨立反抗教會，而且和他的黨徒，聚在那裏從事劫掠來往客商。當時逢尼非斯第八做教皇，他的教廷中有一個克勒尼的主教，是當時世界上最著名最富有的主教之一。他因為多食精美的食品得了一個胃病，醫生勸他往栖恩那洗浴，作為醫治的方法。於是他和教皇作別之後，便帶了許多車馬僕從前往，雖然謠傳那裏有賊，但他卻並不介懷。幾奴知道他來，便定下計謀來擄掠他，果然不費一兵一卒便把主教以及他的僕從圍困在一個山峽裏，使他們沒法可以逃走。把他們圍定之後，他便遣一個僕人去見那主教，替他向他致敬，且求他下馬到堡壘內面去探望他。那主教很憤怒地回答，說他和幾奴向無關係，所以他不願停留，看誰人敢來阻擋他。那人很謙下地回答說：「大人，你現在是在一所不能施行逐人出教的權力的地方，所以還是請你俯允我的主人的請求罷，因為那是你惟一可行的路了。」當他們正在談論的時候，那山谷已經為那些嘍囉們所圍緊了，那教父知道自己已陷入羅籠，使不得已含怒和那人同到堡裏去，他的僕從們也跟着他同

往。他到步下馬之後，幾奴便命人把他帶入一間簡陋黑暗的小房裏，而其他的人們卻按照他們的地位給以很好的招待，而那些車馬們，也替他特別照顧妥當。各事辦妥之後，幾奴便親自去見那主教，對他說：「大人，你的東道主幾奴，想求你讓他知道你是想往那裏去，以及爲的是甚麼原故。」那主教也頗有智慧，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他便將他的倨傲態度丟開，給他以滿意的答覆。幾奴聽見他這樣說，便離開他，決意不用洗浴的方法來醫治他，他命人繼續在他的邊裏燒一爐好炭。第二天早晨，他又再來見他，用一條精緻的手巾包着兩片燒乾的麵包，以及一大杯濃厚的白酒，捧給他說：「大人，幾奴少年的時候，曾學過醫，他說醫治胃病的最好的藥方，就是他現在所替你預備的糧食。請你食了牠，而且放心休養。」那主教現在是如此飢餓，也顧不得爲人所戲弄，便食了那些麵包，雖然是心中很憤恨，並且飲了那杯酒，食完之後，便稍爲倨傲地和那來人談了一回，問了他許多問題，且特別要他讓他見一見那幾奴。幾奴有些地方是不理他，不答他，有些地方卻答得非常

有禮，他說幾奴不久便會來見他，便作別去了。第二早晨又來見他，又給他以乾麵包和自

酒，一切都和昨天一樣。這樣繼續了許多天，直至後來他見那主教食，那他特意留在房裏的乾豆來充飢，便假作幾奴的口氣來問他近來他的胃覺得好了一點沒有，那主教答說：「如果我可以逃出這個人的掌握之中，我便完全痊愈了，我現在甚麼也不想，祇是想食，因為他的藥方是這樣有效，我現在是幾乎要餓死了。」於是幾奴使用主教自己的行李，替他布置好一個房間，而且爲他預備下一個筵宴，把村內所有人們與他的僕從們都請來。第二天早晨去見他說：「大人，現在你自己覺得痊愈，是你離開這個養病室的時候了。」於是他使用手來拖引他，把他帶到那個房去，讓他和他自己的僕從們相見，當他出去備辦筵宴的時候，那主教便向他的僕從們訴說他在這裏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同時他們卻告訴他，他們怎樣備受幾奴的敬禮。宴會開始的時候，他們便一同入席，酒肴十分豐富，但始終仍不見幾奴出來。那主教繼續過了幾天這樣的生活之後，幾奴把他所有行李放在大廳之上，並將所有車馬放在廳前的院子裏。然後走去問他近來身體覺得如何，能否騎馬。那主教答說他的身體很強健，他的胃病已經完全好了，現在他所求者就是離開了

那個人幾奴便把他帶到安放他的行李的廳裏，而且帶他到窗口去，讓他可以望見他自己的車馬，他說：「大人，我想你知道一件事，幾奴就是我，他之所以做強盜及敵對教會，並不是因為他自己情性乖劣，乃是因為被逐離他的故鄉，及為許多仇敵所窘迫，迫着他不得已從事這種生涯罷了。我見你似乎是一個公正的人，所以我在醫好你的胃病之後，不像對待其他被擄的人們一樣待你，即是按照我自己的脾氣，但我想請你想想我的處境之困難，然後按照你自己所以為應該給我的給我罷。你的行李都在這裏，你可以從窗口望見你自己的車馬，你盡數取回，抑或留一部分給我，立刻回去抑或仍住在這裏，皆順從你自己的意思罷。」那主教見一個強盜能夠說出這樣有禮的說話，覺得十分奇異，而且令他很歡喜，於是便把從前的憤怒和怨恨一變而為善意和仁慈，他走上前去用一個充滿友誼的心來擁抱他說：「我莊重地宣告，為得到你這樣的好朋友，我甚願受比較你已經給我受過的痛苦更大的痛苦。那迫着你從事這裏生涯的惡運真是可咒詛呀。」於是他便取了點必要的東西，以及他的馬匹，把其餘一切都留下給他，便回羅馬去了。

教皇會聽見那主教被擄的消息，雖然他是常爲此事十分憂愁，但當他看見他的時候，他和他取笑，問他由於洗浴得到甚麼好處。那主教含笑地答說：「神聖的父親，我在較近的地方便遇見一個醫生，他已經將我完全醫好了。」他將那醫治的方法告訴他，令教皇忍耐不住大笑起來。於是他便繼續將這個故事說下去，而且因爲爲這種慷慨精神所感動，他向教皇要求一種恩典。那教皇以爲他是請求別種事情，便說很願意賜給他。那主教便說：「神聖的父親，我所想求的就是想請你赦免了我的醫生幾奴的罪過，因爲在我所見的尊貴的人中，他可算是最有價值的，而他所做的惡事，是命運迫着他不得不做了。如果改變他的處境，令他有謀生之路，我敢說你對他的批評一定和我表同意的。」那教皇是有高貴的精神，而且很喜歡獎勵那些有美德的人的，說如果他真是像他所說的人，他允許赦免他。於是便立刻給他一封信，着他前來見他。幾奴來宮中覲見教皇，教皇不久便確知他果是一個高貴的人，便和他復和，封他做騎士，着他管理一間醫院。以後他便繼續一生做教會忠心的僕人以及克勒尼主教要好的朋友。

故事第三

主教說他那種非常的慷慨，令那些聽見的人覺得恍惚是一件奇跡，當菲羅特刺塔被命繼續的故事時，他說：

列位貴婦，西班牙王的慷慨行爲是很偉大，而克勒尼主教的舉動更是十分非常，但如果我告訴你一個人，因爲想向一個正在想飲他的血及毀滅他的靈魂的人表示他的寬宏大度，會巧妙地替他設計來滿足他，或者也覺得很驚奇吧。

如果那些熱那亞人的說話是可靠的話，說是加他羅國住着一個貴族叫做拿單，他的宮有是無人可與比較的，他的田產是剛好毗連那東至西的大路。他有一種豪俠的精神，想在他的行爲中把這種精神表現出來，於是便集合許多建築家，替他在很短的時期中建立一座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富最靈麗的宮殿，其中副以種種名貴的陳設，使足以

招待那些最高貴的人們而有餘。此外他又擁有多數僕役，周年打開他的門招待來往的客旅。他繼續過着這種高貴的生活，直至不但東方，甚至西方各地也轟傳他的大名。後來他年紀老邁，但他好客的豪興仍不少減。一次他的盛名傳到一個住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名叫密司立丁斯的青年紳士的耳邊，他覺得他自己是和拿單一樣有錢，便開始妒忌他的美德和聲名，決意用更慷慨的行爲來遮蓋過牠。於是他也建一間像拿單的宮殿一樣的宮殿，而且對於每一個人，都給以非常慷慨的待遇，不用說他不久便成爲很有名聲的人了。密司立丁斯一天他獨自一個人坐在宮廷裏，有一個婦人從橫門入來，求他施濟，他給與她，不久她來第二次，他又給與她，她繼續來了十二次都得了她所求的東西。後來她又再來第十三次，他對她說：「好婦人，你也疲倦了。」但他仍給了她。那老婦人聽見他這樣說，便說：「拿單的慷慨真是不可及呀！牠是何等值得頌美呀！我像在這裏一樣從他的宮殿的三十二度門入去求過他施濟，每一次都獲得我所求的東西，而且在我看來他像是沒有知到我曾來過似的，但這裏我不過來了十三次，便被發覺而且被嘲弄了。」於是

她便走去，從此以後沒有再來了。密司立丁斯覺得人們如此稱美拿單，會低減了他自己的聲名，便極端憤怒起來，說：「唉，我在這樣微少的事情還不及拿單，何時方能在大事上和他比美呢，慢說能超過他像我所企圖的了。無疑的，除了我把他除了之外，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既然老病不能令他死去，我便要立刻自己來動手了。」他於是憤怒起來，也不將他自己的計劃與任何人商酌，騎上他的馬，帶了幾個從人，便起程前往，三天之後便來到了拿單的宮前。他吩咐他們裝作不是和他同來的一樣，在附近找地方住下聽候他的後命。他一個人前往，在黃昏的時候，便在宮殿附近的地方遇見了拿單，穿着一件很尋常的衣服正在那裏散步。他不認識他，上前求他指示他往拿單所住的地方的路。拿單很愉快地答說：「在這條村鄉中沒有人能比較我更清楚知道他的住所的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我可以帶你到那裏去。」那少年紳士答說：「那麼，勞駕了，但我求你，如果是可能的話，請你不可讓拿單見我及知道我來。」拿單答說：「如果你歡喜如此，我便這樣做罷。」於是他便下馬，和他一同步行前往，一路彼此很投機地互相談話。來到宮前的時候，拿單

叫一個僕人前來領帶那匹馬，他附着那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叫他通知宮裏的人不可讓這位少年紳士知道他就是拿單。他立刻照他的吩咐辦妥了。入宮之後，他把密司立招待到一所很華麗的住所裏，除了那些特別叫來侍候他的人們之外，不許別人來見他，他給他以種種可能想到的優待，而他自己卻繼續在那裏陪伴着他。

密司立和斯和他同住了很久之後，便很尊敬地問他是誰。他答說：「我是拿單的下級的僕從，我已經自少服事他至老，但至今他仍沒有把我提升，雖然有許多人讚美他，但我卻不覺得他是怎樣值得讚美。」這些說話給密司立以一點希望，令他覺得他的卑劣的目的可以更穩固地達到。拿單於是使很有禮地問他是誰，爲着甚麼到這裏，說他可以給他以最好的計劃和幫助。密司立初時對於他有些狐疑，但最後他便決意讓他參預他自己的計劃，於是經過作一番要求他嚴守秘密及求他助他一臂之力的序言之後，他將他自己是誰，爲甚麼到這裏，以及他做這件事的動機告訴他。拿單聽見這種可怕的決心，心中自然不免大爲震動，但外面仍不顯露出來，他裝作堅定的面容，勇敢地回

答他說：「密司立丁斯，你的父親真是一個高貴的人，而你也不願意輸給他，所以你從事一種這樣榮耀的事業，即是向所有人類顯示你的寬仁。我很稱讚你那對於拿單的美德的妒忌心，因為世界上如果能多一點持這樣的目的做人的，那麼這個世界雖然現在是如此不好，也會漸漸變成較好了。對於你的事情我一定嚴守秘密，我相信我給你一種計劃是比較我用手幫助你於你更爲有益，那計劃是如此的：

「離這裏約有半里的地方有一座樹林，他每天早晨的時候，都到那裏去散步的，你可以很容易地在那裏遇見他，照你所想的來做。如果你殺死了他，爲使你回家不受任何攔阻起見，你便不可循着你來時的路回去，你跟着那條小路走出林外向左轉便得，這條路雖然不像那一條大路這樣通行，但由此到你的家裏去卻是近一點，而且安全得多。」

當密司立丁斯得了他的指示之後，拿單便別去了，他秘密遣人通知他的從者們教他們明天在那裏等候他。第二天早晨的時候，拿單起來，他的心仍和昨天給密司立丁斯以計劃時一樣沒有變改，便走到林裏去預備受死。密司立丁斯他拿了她的弓和刀，騎馬跑到

這裏來，他望見拿單在前面散步，心想在未殺死他以前，看他有甚麼話說，於是他便用手按住他頭上的頭巾，大聲喊叫說：「老廢物，今番你要死了！」拿單祇是這麼回答，「那麼我是應死的了。」密司立丁斯聽見他的聲音，看他的面貌，認得他就是那仁慈地接待他，日夕和他相伴，及忠實地替他劃策的那一個。斯時他的憤怒和惡意變為羞愧和悔恨，他把他那預備用來刺他的刀丟下了，跳下馬，含淚跪在他的面前說：「我所最愛的父親，我現在清楚地認識你的寬洪大度了，我無理地要求你的生命，你卻忍痛地將牠賜給我。但上帝注意我的行為和責任多過我自己，他開啓我那一向為嫉妒所蒙蔽的靈目，在我最需要牠的時候。因此你越欣然將你的生命給我，我越覺得羞愧。現在請你照你所以為我的罪所應得的刑罰向我報復罷。」拿單把他扶起擁抱着他說：「孩子，你的所謂惡謀和壞心是不必請求我的寬恕和赦免的，因為牠不是出於憎恨之念，而是出於好勝之心罷了。你要相信這裏沒有一個人是像我這樣關懷你的了。我愛你靈魂的偉大，牠使你不努力去積聚錢財像那些守財奴一樣，卻使你努力去把牠散給別人。勿以你那想把我殺死

使你自己更爲有名的立心爲羞恥，亦不必以爲我對於你這樣立心覺得驚奇。那些最偉大的帝王，所用的也是這種方法，他們不祇殺一個人像你預備做的一樣，而是殺無數的人，毀壞整個國家，將許多城池踏爲平地，爲的是擴大他們的帝國以及他們的威名。所以祇把我殺死了而令你自己成名，這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密司立丁斯不但不寬恕他自己的惡念，而且極力讚賞拿單這種曲解。他告訴他覺得驚奇他，爲甚麼他能這樣夷然地就死，甚至幫助別人及替別人劃策來把自己置於死地。

拿單答說：「這並沒有甚麼可異，自從我成人自立之後，我便決志做你所想做的事業，沒有一個人來我的屋裏，或向我請求甚麼東西而我不盡我的力量來令他滿意的，但現在你命定要來取我的生命，我不願意使你做那唯一不滿意而去的人，所以我便決意將我的生命給你，教給你這樣的方法，使你殺死我之後可以安全地逃走，不至因此喪失了你自己的生命。我懇求你，取了牠罷，如果可以令你歡喜，我不能想得到別的更好的方法來捨棄我的生命了。我曾八十年充分地享受過我的生命，照天然的定律，牠是不能再

延長到怎樣長久的了，所以我想由我自己自主地把牠捨棄，像我捨棄我的財產及田地一樣，是比較等牠自己自然毀滅的好。百年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那麼六年八年值得甚麼呢？所以我再求你，如果你喜歡，取了牠罷，因為我從沒有遇見過想取我的生命的人，而且如果你不肯接受，我也不能希望別人來接受牠了。而且，如果牠留得久一點，牠的價值便會損去一點，所以請你趁牠還有一點價值的時候，把牠取了去罷。」密司立了斯是十分驚駭，他說：「上帝禁止我這樣做。我是不但不敢觸犯你這樣有價值的生命，而且甚至這樣設想，即是不但不想把牠截短，而且想將我的來續長你的生命，如果是可能做到的話。」他答說：「如果你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你肯不肯這樣做呢？如果你願意我便向你做一件我從沒有向別人做過的事情，即是奪你的生命來增長我自己的生命。我告訴你怎樣做吧，你走來這裏居住，改你的名字做叫拿單，而我卻走到你的家裏居住，名做密司立了斯。」他答說：「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和你做得一樣好，我是很歡喜接受你的貢獻，但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做，是祇有把那拿單的名譽減低罷了，我不願做這減損別人的聲名，

而不能增加我自己的聲名的勾當，所以請你寬恕我罷。」他們這樣談話着回到拿單的宮中，拿單在那裏用最隆重的禮儀來接待他，令他堅信他所立志從事的事業是不错的。後來密司立丁和拿單相別回家，相信他自己是永沒有能及到拿單這樣寬洪大度的希望。

故事第四

有人竟這樣慷慨地捨去他自己的血，他們都覺得很新奇。而且衆人都說拿單的慷慨是超過西班牙王以及克勒尼的主教。當王上命羅力塔說她的故事的時候，她這樣說：

列位貴婦們，剛才所說出的故事，果然是十分偉大和美麗，照我的意見，覺得已經把這條題目發揮盡致而沒有甚麼欠缺了，所欠缺的祇是關於愛情方面，這一方面無論在甚麼題目之下都有很豐富的材料。因為這個原故，同時又因為青年人常喜歡聽關於愛情的事件，我將說出一個可愛的青年，無論在那一方面看去，他的偉大都不止於正在說過那三個人。如果捨棄財富，忘記仇恨，及預備捨生可以叫做慷慨，那麼捨棄比此更多的又叫做甚麼呢？

在波倫亞有一個很高貴的騎士，叫做真提利，他愛上了泥科洛施阿的妻卡連塔拿，

因爲許久也不能上手，便很失望地走到摩德拿。此時泥科洛施阿適因有事離開波倫亞，而把他的妻遺下在離城約有二里的鄉間別墅居住。那婦人是懷了孕，一天忽然昏厥，不省人事，在各方面都像死人一樣，於是醫生便宣告她是死了。因爲她的戚友們說她會對他們說過她自己並沒有懷孕，便立刻把她埋葬在鄰近一間教堂的墳場裏了。立刻便有一個朋友將此事告訴真提利，雖然他從沒有在她那裏得到半點愛情，但仍覺得極端悲苦，最後他對他自己說：「我所愛的卡塔連拿，你現在是死了，你在生的時候，從沒有賜給我以溫柔的一盼，但現在你不能拒絕我來接吻你了。」於是他便祕密地在黃昏時候，騎上他的馬，帶了一個僕人，一直跑到她所葬的墳場裏，他打開了那墳墓，睡在她的身旁，把自己的面觸着她的面，低聲啜泣。後來，他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前，他覺得有些東西在那裏跳動，於是他便將一切恐懼丟開，更精細去考察，後來他確信她還殘留着一條生命。因此他便叫那個僕人來幫助他，溫柔地把她擡出墳墓放在馬上，祕密地將她載回波倫亞。他的母親是一個很賢良的婦人，他將所有經過事告訴她之後，她使用熱水浴及其他方法，

不久便把她救轉來了。她長嘆了一聲，說：「唉，我在那裏呢？」那母親答說：「放心吧，你是在一所很安樂的地方呵。」她周圍環視，看見真提利立在她的面前，她便十分驚異，便向他的母親問詢，請她告訴她爲甚麼她會到這裏來。他於是將一切經過事情告訴她。她給他以相當的感謝之後，她憑着他對於她的愛及他的任俠的品德，請求他勿做有損於她及她的丈夫的名譽的事情，而且一到天明時候便把她送回夫家去。他答說：「夫人，無論我從前對於你的愛情是怎樣的愛情，但我允許現在及將來都把你當作我的妹妹一樣看待。但我想我是這般有幸，把你從死裏救轉來，我自己也應當得一點酬報，所以我一定要求你給我一點恩典。」先生」她說：「除了我的貞操以外，你無論要甚麼我都給你。」他答說：「夫人，你的親戚們以及人們都以爲你是已經死了，所以我想求你和我的母親住在這裏，住到我由摩德拿回來，這不會是太長久的吧。我的理由是想在城中重要人物的面前，把你作爲一件有價值及神聖的禮物送給你的丈夫。」那婦人知道自己應當向那騎士盡一點義務而且他的要求也屬正當，便表示同意，聲稱願意如約而行，雖然她很想

立刻便將她復生的消息來安慰她的親屬。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她忽然覺得腹痛，不久便產生了一個孩子，他們便更爲歡喜。真提利吩咐他的母親把她作爲他的妻一樣小心地照顧她，便祕密地回到摩德拿去，他繼續住在那裏直至把他的事情幹妥之後，便在一天早晨回家去。他預先吩咐人在家中設下豐美的筵宴，泥科洛施阿及城中許多重要的人物都被請赴會。他回到門前下馬入內，知道那些人客們正在那裏等候他，同時又知道那婦人以及那孩子都平安無恙，便異常喜樂地接待他們，那些肴饌不久使用最堂皇隆重的儀式搬上來了。他預先將他的計劃告訴那婦人，他站起來這樣對那些來賓說：「列位紳士們，我記得我聽見過波斯國有一種很好的風俗，當一個人想向他的朋友們表示最隆重的敬禮的時候，他便把他們請到他的家裏，介紹相識他所最愛的人，或者是他的妻，或者是他的情人，或者是他的女兒，且向他們宣告，如果是可能的話，他很願將他自己的心放在他們的面前。我現在想把這種風俗介紹到波倫亞來。列位肯到來增光我這個宴會，我現在用把我在世界上最愛的人介紹給列位來報答列位的高誼。但在未介紹以前，

我想求列位先替我解決一個這樣的難題。有一個人有一個忠實的、和可靠的僕人。那僕人一次病得很沉重，他覺得他沒有甚麼用處了，便把他棄在街頭。適有一個人在那裏經過，因為出自可憐之心，便把他帶回自己的屋裏，用了很大的心血和錢財把他醫好了。現在我想知道這個僕人的第一個主人可以有權怨恨那第二個主人，因為他留住他在家中服務而不肯將他還給他嗎？他們經過長久的辯論，最後他們的意見是一致了，他們舉泥科洛施阿，因為他是一個長於詞令的人，來報告他們討論的結果。他於是先稱美一回那波斯國的風俗之後，說他們都同意以為第一個主人不但不理他，而且已經把他丟棄了，他是沒有權利來得回他，而因為他所加給他的仁慈，他是應該屬於那第二個主人。他之獲得他並沒有給第一個主人以任何損害。其餘的賓客都是聰明正直的人，宣告他們是和泥科洛施阿持同樣的意見。騎士很歡喜得到這樣的回答，而且是出自泥科洛施阿之口，便確定他們，說這是他們的判決，使他們無可反口。然後對他們說：「現在是我履行我的應許給列位的最隆重的敬禮的時候了。」於是他便遣兩個僕人去請那婦人出

來陪伴那些賓客，她是已經預先打扮停當了。她來到廳前，後面跟着兩個僕人，手中抱着那個小孩子。她坐下之後，他便向衆人說：「請看呀，這是我所視爲世界上最具有價值的，你們以爲我這樣做是對嗎？」那些紳士極力讚美她，說她是很值得這樣崇拜，但經過了細緻的觀察之後，許多人都似乎認得是她，如果他們不是以爲她是死了。但沒有一個人像泥科洛施阿這樣注意來觀看，他很想知道她究竟是誰。後來他不能再忍耐了，當時真提利剛好是行了出去，便開聲問她她是本城的人抑或是外來的人。那婦人聽見他的丈夫這樣問她，便幾乎忍不住回答出來，但想到她會和那騎士有約，便仍然保守緘默。有一個人問她那個孩子是否她的兒子，又有一個人問她她是真提利的妻子抑或是他其餘的親屬。她仍然沒有回答。真提利回來之後，衆人中一個人說：「先生，這不錯是一個很可愛的婦人，但她似乎是啞的，難道她當真是這樣嗎？」他答說：「先生，她的沈默就是她的賢淑的很大的證據。」一人說：「告訴我們吧，她是誰呢？」那騎士說：「我很願意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肯應許我在我未說完我的話以前每個人都不離開他的座位。」他們都應允

了，於是他便命人來把這餐檯搬去，他走去坐在她的身旁，說：「列位紳士們，這個婦人，就是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中所說的那個忠實而良善的僕人了，她會為她的朋友們所遺棄，把她丟在街頭，我很小心地把她收容了，從死裏把她救轉來，而且把她由一件令人可怕的東西，變成你現在所見的一樣。但因為使你們更完全明白這件事起見，我將用幾句說話清楚地告訴你們。」於是他便由他怎樣戀愛她說起，然後又詳細述說一切經過的事。衆人聽見了都十分驚異。最後他說：「因為這個原故，如果你們特別是堅持你們剛才所說的意見，則這個婦人便是我的，沒有人有可以從我那裏取回她的權利。」沒有一個人回答他，衆人都在那裏等候他看還有甚麼話說。同時泥科洛施阿，以及其他的賓客們及那婦人，因為這樣感動都啜泣起來。真提利起身，用一隻手抱住那孩子，一隻手引着那婦人，行到泥科洛施阿的面前，說：「起來罷，我的朋友，我雖不把你和你的親戚會把她丟棄了的妻子還給你，但我送給你這個我所相識的婦人，以及她的小孩子。那個孩子是你的，我會用我自己的名字來叫他。而且我求你不可因為她在我的家中住了三個月而對

於她存甚麼壞的念頭，上帝是我的證人，雖然我因為愛她的原故把她留在這裏，但她在我的家中和我的母親同住，是像和她自己的父母同住一樣清白。」他又轉向那婦人說：「夫人，如今我解除你對於我的信約，而把你無條件地交還你的丈夫了。」於是他便將那婦人和那孩子交在他的手上，然後回來坐下。泥科洛施阿很快樂地接受了他們，因為這是出自望外的，他給那騎士以無限的感謝。當時在座的人們都忍不住流下淚來。他們同聲讚美他的慷慨，後來所有聽見這件事的都讚美他。那婦人是被異常歡慰地接回家去，所有見她的人都十分驚奇，好像她曾由死裏復生一樣。此後那騎士很得泥科洛施阿和她以及他的親戚朋友們的尊敬。

貴婦們，你們將怎樣說呢？一個君王捨棄他的皇冠和皇杖，一個主教替一個罪人向教皇求情，以及一個老年人在他的仇人的刀下獻上他的咽喉，是可以和真提利這種行為相比較嗎？他當他春青之花正在開放着而青春之火正在燃燒着的時候，當人家不小心翼翼地丟棄了，而他卻幸而拾得，有很好的名義來獲得他的情人的時候，卻不但因為他自

己的名譽的原故而遏制他自己的慾望，而且很慷慨地將他所最羨慕的，及用盡他的力量去尋求的東西交還牠的故主。照我看來他們似乎是都不能和他比較的。

故事第五

奧提利爲聽衆們所極力稱讚。當王上吩咐伊彌利亞繼續述說時，她便立刻說出下面的故事。

我們這裏每個人都要承認奧提利先生曾做了一種很高貴的行爲，但如我們說沒有比這更偉大的了，那又未免說得太過。我將說給你一個很短的故事，你們聽過之後，便知道我所說的是對了。

弗里奧里的地方，雖然是很寒冷，但因爲這裏有許多可愛的山，美麗的河流，水晶一般的泉水，所以風景也頗不錯。這裏有一條村叫做烏第涅，內面住着一個很賢淑的少婦，名叫岱雅那拉，是一個很可愛的富人吉爾伯特的妻子。她現在被一個偉大及高貴的爵士叫做安沙爾都的所愛上了。他是一個特別豪俠和勇猛，遠近馳名的人，他常給她信息

和禮物來懇求她，但結果卻是徒然。最後，她十分厭惡他的纏擾，同時又見他雖然經過多次拒絕，但仍然固執不已，便決意對他作一種她以為他所永不能辦到的要求來擺離他。一天她對那來使說：「夫人，你屢次告訴我安沙爾都愛我過於世界的一切，而且常賜給我以貴重的禮物，但你叫他的禮物收回罷，因為我是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求得的。如果我可以確知道他的愛是像你所說的一樣真實，我便一定會酬答他的愛情，所以如果他能給我以我所要求的證據來令我相信是這樣愛我，我便立刻去服侍他。」那婦人說：「那麼你所想他為你做的究竟是甚麼事情呢？」她答說：「我想在正月的時候得到一個花園，是充滿青草，花朵，以及結實纍纍的樹木，像五月天時的花園一樣的。除了他替我辦到這件事之外，叫他別再來攪擾我了，因為如果他再來攪擾，我便會將此事告訴我的丈夫，以及我的朋友們了。」

他聽見這件事幾乎可說是不可能的要求，知道她是故意用這個計策來令他絕望的，但仍決意用盡他的方法來企圖萬一的成功。他遣人從世界各處去訪尋可以幫助他

的人，後來他遇見一個魔術家，他願以重價替他辦到這件事。價目訂妥之後，他便很焦急地盼望這件事早日成功了。於是在正月一號那一晚，天氣是寒冷到極，宇宙一切都爲雪所掩蓋，那魔術家在一塊近着城的草地上創造出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最美麗的花園，內面長滿綠草，紅花，以及許多成熟的菓子。安沙爾都見了無限歡喜，他採摘了些最美麗的菓子和鮮花，祕密地遣人送給那婦人，且請她前來參觀她所要求的花園，證明他對於她的愛情是如何深摯，這樣她可以回憶她前時所許下的應許，以及她對那老婆子所說的一番話。那婦人看見這些禮物，而且聽見每個人都說及那奇怪的花園的事情，使悔恨起來。雖然如此悔恨，但仍然想看一看那種奇觀，便約同許多女伴同到那裏參觀，極力把牠讚美一回，但當他回到家中想及她的約言的時候，便十分憂愁了。她的精神漸漸顯出十分不安。他的丈夫後來發覺了，便質問她那是因爲什麼原故。初時她怕羞不肯說，但後來被強迫不過，便將此事全盤托出來。吉爾伯特聽見此事十分不安，但想他的妻做這件事的立心原是正當的，心境便平靜下來，他說：「一個聰明和賢淑的貞潔的婦人是並不

收受人家任何的祕密信息，而且不和人訂立任何有危於她的貞潔的條件的。言詞是有一種超過人們所能想像的深入人心的勢力，而對於愛人們，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這件事是應當歸咎你第一次肯聽他的說話，後來又和他立約。但因為我知道你立心之清潔，以及爲使你不失信於人的原故，我將允許你去做一件別人決不會任他的妻這樣去做的事情。因爲恐怕你如果令安沙爾都失望的時候，他爲教唆那魔術家來損害我們的原故，我允許你往安沙爾都那裏去。如果你有方法來保持你的貞潔，你便盡力的去做，如果沒有方法，你便順從他罷，雖然你很想保守你的貞潔。」她哭泣且表示十分不願意，但他卻堅決要她前往。於是明天早晨，她便蓬首垢面地和她的女僕以及兩個男僕人到安沙爾都的屋裏去。安沙爾都聽見那婦人來了，便很驚奇地起來。對他的魔術家說：「你將會見到你的法術的功效了。」於是他便去會見她，把她帶入一間華美的房間，在那裏燒着熊熊的火。他們一同坐下，他說：「夫人，如果我對於你的長期渴慕，值得一點報償的話，便求你告訴我爲什麼你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到我這裏來罷。」她紅漲了面，含淚

答說：「先生，這不是爲愛情，也不是爲我會給你的應許，祇是因爲我的丈夫的命令。他因爲尊重你的過分的愛情多過他和我的名譽，所以便勉強我到這裏來，而我因爲這是我丈夫的命令，不得不來任從你的擺布了。」如果安沙爾都是以那婦人之前來爲可異的，聽了她說了這番話便覺得更爲奇異了。他爲吉爾伯特的慷慨所感動，他的戀愛便轉爲憐憫。他說：「夫人，上天禁止我玷辱一個這樣憐憫我的愛情的人的名譽，所以你在這裏和我同住，是和我自己妹妹和我同住一樣安全；你想回去的時候你便回去，你替我向你的丈夫感謝他這種偉大的慷慨舉動，並求他此後把我作爲他的兄弟及忠誠的僕人一樣看待。」那婦人見他這樣，便歡喜至極，答說：「爲我想及你的性格的時候，我相信當我來這裏的時候，你是會這樣做的。我將爲此事永遠感謝你。」於是她便作別回她的丈夫那裏去，將經過的情形告訴她的丈夫，此後他們二人之間便成立一種非常堅固的友誼。那個魔術家是正在想收取他的酬金，但他見吉爾伯特如此慷慨對待安沙爾，而安沙爾又如此慷慨對待那婦人，便說：「既然吉爾伯特肯如此慷慨地捨去他的名譽，而你

又如此慷慨地捨棄你的愛情，你也不必將那筆酬金付給我罷。」安沙爾都很慚愧，勉強他至少也要一部分，但他卻終於不肯。過了三天之後，那魔術家便收回了他的園子，向他辭別，他便很感謝地打發他去了。

貴婦們，現在你有甚麼說話呢？難道我們以為那他的愛情已經漸漸冷下去，而覺全絕了希望的真提利，是比較那他的愛情一天一天更加熱烈，而且為一種更大的期望之火所焚燒，同時他所長久追逐着的一塊肉又剛好自己投入他的手上的安沙爾都更為慷慨嗎？我以為惟為愚蠢的人才會以為這裏是有比較這更為慷慨的事情罷了。

故事第六

沒有人可以複述那一班人對於這件故事所發生的辯論，有人說吉爾伯特的慷慨最爲偉大，有人說安沙爾都的更勝一點，有人卻說他們二人的慷慨都不及那魔術家。他們的辯論是太過長篇了。王上忍耐了他們一回之後，便吩咐菲亞麥塔開始說別一故事來停止他們的辯論，她立刻說出下面的故事。

列位貴婦們，我的意見常以爲在我們這樣的團體中，我們的說話是要說得非常圓滿，令聽者對於他們說出的事情的意思沒有懷疑的餘地，因爲辯論是屬於那些連我們的紡車也不會用的學生們的事情罷了。我因見你們已經陷入辯論的漩渦，所以我想說出一件無可懷疑的事情，這件事情不是說及甚麼尋常的人物，乃是說及一個最偉大的君王爲他自己的榮譽而做的事情。

你們衆人都一定聽聞過查利第一的名字。因爲他對於曼夫勒德王的光榮而偉大的勝利，基伯林黨是被逐出佛羅稜薩，而加爾法斯黨恢復了他們的勢力。因爲這個原故，有一個叫做內里的騎士，失去了他的整個的家庭和大份的家產。他不願出仕新朝，便想揀擇一所幽靜的地方，在那裏養老，終其餘年。他在加斯德倫買了一所地方。這所地方離其他人家約有一箭之遙，四周爲橄欖樹及栗子樹所圍繞，他在這裏建築一所很安適的小屋，而在屋側經營一個很美麗的花園。這園子有一件事很合我們的脾胃，就是其中有很多泉水，他把牠們導入一個大池，在池中養了許多魚。當他在園中澆心養性的時候，剛好有一個夏天，查利王來加斯德倫遊玩，聽見他的園子如此美好，便很想前來參觀一下。因爲他是屬於反對黨的人，便特意用更親密的態度來對待他，他遣人通知他，他想約同四個朋友在明天晚上在他的園子裏和他同食晚餐。這對於內里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他預備了一切需要的糧食，用他能力所能辦到的最好的禮貌來招待他。查利王十分稱美那屋子和花園。餐桌是擺設在池子之旁，他坐下，請他的隨員之一基多伯爵坐在一邊，請

內里先生坐在一邊，其他三人便坐在內里所指定的座位。晚餐是用最隆重的禮式供獻上來，佐以最醇厚的酒，這剛好合了查里王的脾胃。當他們正在食餐，及極力讚美這所地方的時候，有兩個約有十五歲年紀的處女走入園裏來。她們的頭髮是像金色的絲，捲得異常好看；頭上帶着一個花冠，她們的舉止和態度，都顯出像一個仙女多過像一個凡人。她們的外衣是用精緻的麻布做的，像雪一樣白，用一條帶在腰間束住，由那裏起摺縐着一直至到脚面。先行那一個拿着兩張魚網，她把左手拿着牠斜倚在她的肩上，右手卻持着一枝長竿。後面那一個左肩上擡着一隻鍋，臂上挽着一束柴，手上持着一個爐，右手卻拿着一樽油以及一枝點着的火把。王上看見這種情形，十分驚訝，很注意地望着她們，看她們有甚麼舉動。

那兩個處女來到查利王的面前，用最謙卑的禮貌向他行禮。她們把那隻鍋以及其他東西放在池邊，而拿了那枝長竿走入池裏，池水剛好浸到她們的胸前。一個僕人立刻便把那隻鍋放在爐上，下面點着了火，把那樽油倒入鍋裏，在那裏等候女郎們把魚拋給

他她們一個用竹竿打水來驚起那些魚，一個人拿住那張魚網來截住，不久便捉了許多魚，把牠們拋給那僕人。他把牠們趁活着丟入鍋裏，揀了那些最好的獻給王上，伯爵以及她們的父親。王上見那些魚在水中跳躍，又見她們用這樣的方法來捉牠們，把牠們拋上來，已經看得呆了，後來那僕人把牠們用油炸了，放在他的面前，他便覺得牠們是比較一切珍饈更爲新異。那兩個女郎知到她們已經捉得夠了，便從水裏上來，她們的外衣被水溼透，帖住了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身體的每一部份都顯露出來。她們又像來時一樣，很謙下地向王上行了一個禮，便回他們的屋裏去了。王上，伯爵，以及其他侍從大臣，都爲她們的非常的美麗和有禮的舉動所搖動，特別是王上，他忘形地極口稱讚她們，暗中對她們發生了愛情，他不知到愛那一個好，因爲她們是完全相似的。他轉向內里問他那兩個女郎是誰。他答說：「我的王上，她們是我的女兒，是雙生的，一個叫做京紐拉，意思即是可愛；一個叫做伊蘇圖，意思即是美麗。」王上極力讚美她們，且勸他替她們議婚。但他卻托詞婉謝，說現在不是議婚的時候。將進最後的糖食的時候，那兩個女郎穿着很華麗的緞服，

手中捧着兩隻銀碟，碟上載滿生菓，把來擺在王上的面前，便退到較遠的地方，在那裏唱一首歌，這首歌是用這樣的句語開始的。

「愛情呵，誰能抵禦你的力量呢？」

牠的聲音是如此異常甜蜜，令王上覺得是從天而降的天使的歌聲。她們唱完之後，便即跪在他的面前，和他辭別。王上心中雖然很不願意，但表面上卻不得不允許。晚餐已罷，王上便和他的隨員們上馬回到他的宮裏去。因為他不能排去那對於京紐拉的戀愛，同時也對於她的妹妹，因為她們是相似的，他便漸漸不安起來，直至後來他除了想及她們之外，甚麼也不能想了。因為這件事情，他便借故和她們的父親締結親密的友誼，時常到他的園子裏去探望他，以便見一見京紐拉。後來他不能再忍耐了，覺得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便決意不但娶一個，而用強力把兩個都奪了來。他將他的願望告訴他所敬畏的大臣基多伯爵，那伯爵向他說出下面的話。

「我的王上，我對於你現在所說的話，覺得十分驚異，或者因為我知你較多，甚至在

你做嬰孩的時候，我便識得你，而從未聞你在年青的時候，愛情對於我們最有權力的時候，曾做過這樣的事情，所以比較別人更覺得驚異也未可定。牠似乎是這般奇怪和越軌，令我不能信以爲真。如果我可以警責你，我便一定會向你這樣說：你要想一想你現在是在一個新被征服的國家的手中，在你所不認識的人民中做王，四周充滿叛逆和奸詐的空氣，在你的手中放着許多很重大的事情，而你卻在這樣的環境中酣然坐下，把你的精神用在像戀愛這樣無用的情緒之上。這不像是一個偉大的君王的所爲，祇像一個市井無賴一樣罷了。你說你決意由那曾用禮來報待你的可憐的紳士的手裏奪取了他兩個女兒，那便更壞了，他曾給你以很大的敬禮，同時又異常信托你，相信你是一個俠義的王子，而不是一隻貪掠的豺狼。難道你這麼快便忘記曼夫勒德王曾因同樣地放縱他的私慾，便給你以入據這個國度的機會嗎？這裏還有甚麼事情比較在一個尊敬你的人那裏，奪去他的榮譽，希望和所有安慰，更爲卑劣的呢？你估百姓們對於你這種行爲將有甚麼話說呢？難道你以爲因爲他是屬於敵黨的，你便有所藉口嗎？無論他是否敵黨，這樣對待

「一個投身於你的保護之下的人，可以說是公義的嗎？戰勝曼夫勒德是很榮耀的事情，但我告訴你，如果你能夠戰勝自己，那麼你的榮耀便更為偉大。所以你那被任來糾正別人的過失的人，先要學怎樣克勝你自己。約束你的私慾，不可讓你光榮的品格中點入這樣的一點污點。」

這些說話感動了王上的心，他知道牠們都是真話，便嘆了一口氣說：「伯爵，我覺得戰勝無論怎樣頑強的仇敵，也比較戰勝自己的情緒，容易得多。雖然如此困難，但因為你的說話如此有力，我將在不久以前，給你證據，令你好像識得怎樣戰勝別人一樣，也識得怎樣克服自己。」不久他便走到那不勒斯去，一方面為免使自己做這樣卑劣的事情，一方面為想酬答那騎士的情誼，他決意忍痛讓別人得了他所貪求的東西。他把這兩個女郎作為自己的女兒一樣遣嫁給人。把京紐拉嫁給馬飛阿，伊蘇圖嫁給古里模，他們都是高貴的騎士。他自己後來卻走到普幾里亞去，在那裏過着憂愁痛苦的日子，最後他的愛情漸漸平淡下去，便和平冷靜地生活下去。有人會說，一個君遣嫁兩個女郎是一

件很平凡的事情，我也承認牠是如此，但一個君王把自己所最愛的女郎遺嫁給人，而不
一摘他自己的愛情之花，葉，或蓓蕾，我就覺得牠不是平凡而是偉大了。這就是一個最慷
慨的君王酬答一個騎士所給他的善待，給他所愛的人以尊貴的體面，而用堅決的心來
把自己的慾情禁過的故事。

故事第七

菲亞麥塔的故事結束了，那有大丈夫氣概的君王備受聽衆的讚美，雖然座中有些基伯林黨的人似乎不甚喜歡牠。於是旁賓妮亞又奉王上的命令說出下列的故事。

每個人都讚美那位君王這種行爲，除了因爲別種事情對牠懷着惡感的人們之外，但如今我卻想起一件同樣地值得讚美的事情，是那位君王的一個仇敵對於我們城裏的一位女郎所做的。

當法蘭西人被逐出西西里的時候，在巴勒摩住着一個佛羅稜薩的藥師，叫做柏那多，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他祇有一個獨生女，是一個很美好的正在及笄的時候的少年女郎。皮圖魯王做了全島之主，在巴勒摩開一大宴會，請他所有爵士們赴會。當他們在一條叫做加勒倫拿的街上比武的時候，柏那多的女兒，她的名字叫做黎撒，此時正和其他

女伴們在窗口憑望，偶而望見了他，很喜歡他，她注視他這麼久，最後便很深地愛起他來。宴會完了之後，她便回家去了，但仍然甚麼也沒有心理會，祇是終日想着那對於他的愛情。最令她不安的就是她想及自己的地位卑微，這令她覺得沒有成功的希望，雖然如此，但她卻無法平息她的情緒，同時她又不敢把這種情緒發表。愛情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更利害地宰制着她，那嬌柔的女郎，最後便不能支持，而得了一個憂鬱的病症，她的身體是像日光下的雪一樣漸漸消溶。她的父母和那些醫生們繼續用盡他們的方法來醫治她，但也是徒然。她覺得自己的愛情是無望，便決意死去了。一天當他的父親正在那裏服侍她的時候，她忽然心生一念想在她未死之先令王上知道她對於他的愛情，她想請那紐密細阿來見一見她。那紐密細阿是常和王上結伴的歌者。他的父親以為她想得到一點娛樂，便遣人請了他來。他來了之後，用瓊瓊玲彈了一兩首曲，又為她唱了幾首歌，這不但不能令她心境平和，反而令她的愛情熱烈起來。後來她祕密地將這件事告訴他，所以當別人都出房去了的時候，她便這樣對他說：「紐密細阿，我想把一件祕密信托你，第一希

望你將這事傳達給我想告訴的人知道，第二，我希望你盡你所有的力量來幫助我，這件事是如此的：當王上登位大宴賓客那一天，我看見他比武，我是愛慕得他這樣利害，把我弄成現在你所見的樣子。我的愛情是如此錯誤地放在一個王的身上，但我又不能將牠擺脫，或將牠減輕，見得生着是如此愁苦，便決意死去。真的，除了讓他知道我對於他的愛情之外，我便一定更非常愁苦地死去的了。我覺得除了你之外，沒有別人我可以將這件事信托他的。因此，我便將牠完全委托你，希望你不拒絕我的請求。當你將這件事做妥之後，你便回來告訴我，這樣我的重負卸去之後，或者可以比較死得安樂一點。紐密細阿很驚奇她靈魂的偉大，和她這種殘忍的決心；因為十分可憐她，便在那裏應允想出一個能給她以最好的幫助的方法。他說：「小姐，你相信我是永不會欺騙你的，我很讚美你會愛上一個這麼偉大的君王，而且很願給你以最好的幫助，希望在三天之內，我可以給你帶來一個好的信息。因為不想虛費時間的原故，我便就此前去了。」她允許他盡她自己的力量來安慰自己，且希望他得到成功。於是他便走到當時一個有名的詩人米高那

裏，求他替他作一首歌，他便爲他作了下面這一首歌。

和歌 愛神呵！你往我的王那裏，

告訴他我爲他所受的痛苦吧；

告訴他我要死了，

但仍不敢向他宣佈我的心情。

我舉手向你祈求，

愛神呵，你火速飛去，

溫柔地飛到我的王那裏，

將我心中最熱烈的希望報告他罷；

告訴他我的愁苦是如何利害，

我怎樣終日爲他嘆息和憔悴。

愛神呵！你往……

爲甚麼我這樣沒有勇氣

將我對於他的愛情宣告出來呢？

爲甚麼我不令那我終日爲他憔悴的他，

知道我心中的愁苦呢？

或者他是很歡喜聽見，

我的憂愁是等候着他的愛情來安慰呵！

愛神呵，你往……

但如果我這一次的要求失敗，

這裏便沒有甚麼希望了。

但你也對他說，當昔日他英雄地武裝起來，和他的兵士們好像向前預備戰鬥的時候，

我已經看見了我自己的末日，

而且注視着我的心離我而去了。

愛神，呵你往……

833

他把這些詞句用適於表現這題日的音調試把牠們表現出來，第二天他走到宮裏，剛好王上在那裏進膳，王上命他唱一首歌，他使用很溫柔甜美的聲音把這首歌唱出，令全室裏的人個個都這樣沈默地注意地聽他歌唱，好像變成了石像一樣。王上是比較共他的人們更受感動，紐密細阿唱完之後，他便問爲甚麼他從前沒有聽過這首詩。紐密細阿答說：「我的王上，那首歌的歌詞和音調都作成未足三天。」那王上便問這首歌詞所

說及的是誰。他答說：「這我祇能告訴王上一人罷了。」那王上很想知道牠，便和他一同走入室裏，紐密細阿便將整件事情告訴他，王上似乎甚爲歡喜，叫他立刻去見她，告訴她，他一定在今天晚上前來訪她。紐密細阿很歡喜去報告這件消息，立刻便拿了她的瓊瑤玲去見她，祕密地將他所做的事情告訴她之後，便唱這首歌給她聽。此後她的病便漸漸好了許多，懷着很大的希望，在那裏等候晚上到來，那時她可以見她的王。那王上是一個仁慈良善的王子，終日懷念着紐密細阿告訴他的故事，便漸漸增加了對那女郎的憐愛之心，同時他很熟識她的超凡的美麗。到晚上，他騎上了他的馬，好像是想出外馳馬似的，一直跑到那藥師的屋裏去，說他很想參觀一下他的美麗的花園。他和那藥師同行了一回，便問他的女兒現在怎麼樣了，她會出嫁了沒有？柏那多答說：「我的主上，她仍未嫁人呀。她病得很沈重，現在仍未痊愈，雖然一自今天早上九時起，她是忽然很奇怪地好了許多了。」那王上清楚地知道她的病狀所以輕減的原故，他說：「如果這樣失去一個這樣美麗的少年女郎，真是可惜呀，讓我們去看她一看罷。」於是他便和她的父親以及兩個

隨員入到她的房裏，一同去看她，去到她的床邊，她是在那裏坐着期待他前來的。他執着她的手對她說：「可愛的女郎，你的病如何了？你是年輕，應該爲別人所愛慕，爲甚麼你讓病魔來侵襲你呢？你因爲我的原故而安心靜養，致早日得痊愈罷。」那女郎接觸着她愛他過於世界一切的愛人的手，覺得她好像是在完美的天堂裏面，雖然她是不免臉紅。她答說：「我的主上，因爲我小小的魄力不能忍受這麼重的重擔，我便憔悴到像現在這個樣子，但你不久便會看見我復元了。」祇有王上知道她的說話的隱意，他和她同坐了一回之後，盡他的力量來安慰她，便辭別回去了。這一次王上枉駕蒞臨，令所有人們都十分稱羨，覺得那藥師和他的女兒，都得到很大的光寵。那女郎自然是十分喜悅，像一切女郎們喜悅她的情郎前來探望她一樣。因爲覺得有很大的希望，不久她的病便完全痊愈了，而且長得比較以前更爲漂亮。過了一些時間之後，王上和王后商量妥了，便揀定了一天，帶同一班爵士，騎馬跑到藥師的屋裏，站在園中，叫人去請那藥師以及他的女兒出來，跟着王后帶同一班貴婦前來。他們同在園裏遊玩了一回之後，王上和王后便把黎撒叫來，

對她說「可愛的女郎，你對於我的愛情，使你得到這樣的恩典，卽是我將替你選一個好的丈夫，但同時我卻保留那做你的騎士的資格，我不向你要求甚麼，祇求你准我吻你一下，我求你爲我的原故，滿意於這樣的恩典吧。」她兩頰發赤，用低沈及謙下的聲音回答說：「我的主上，如果把我會把我的愛情放在陛下身上的這件事宣佈出來，我相信人們一定把我視爲最大的愚人，不知到自己的微小，也不認識你的偉大。但知道我的心的上帝，是我的評判者。我會想過你是一個偉大的君王，而我自己不過是一個藥師的女兒；而且知道如果把我的愛情放在一個比我高超萬倍的對象之上，是一種很大的錯誤。但陛下和我都清楚知道真正愛情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雖然用盡我的力量來反抗也是無效，所以我會愛你，現在也愛你，而且將來永遠都要愛你。自然我成了你的愛情的俘虜之我，我覺得我是有把你的意旨作爲我自己的意旨的義務，所以你如果有甚麼事情命令我，我一定服從。對於那你以一個君王之尊來做我的騎士的你，除了得王后允許之外，我以爲不應該在你對於我的愛情的唯一要求的接吻之外，還有甚麼請求的。但因爲你及

王后所施給我的偉大的仁愛，上天一定降福給你們，至於我是沒有甚麼報答你們的可能了。」她講到這裏便沈默了，王后十分喜歡她的回答，覺得她是果然像王上所說這般聰慧。王上立刻遣人請他的父親和母親前來，知道他們很贊成他的意見，便遣人請一個不甚有錢的紳士來，他的名字是叫做柏狄干，要他娶了她。他賜了許多珠寶給他們做禮物之外，又將塞法盧及喀拉太庇魯他兩所肥美的田地賜給他們。他說：「這是我給你的妻做妝奩的，至於你，我遲些再給你賞賜罷。」他便轉向那女郎說：「我現在是要接受你的愛情所應當給我的果子了。」於是他便吻她的前額一下。於是婚禮便很隆重地舉行，她的丈夫和她的父母都十分歡喜。許多人都說王上後來很嚴守他的應許，他一生都稱自己做她的騎士，除了她所贈給他的臂章之外，從沒有佩帶別種的臂章。他因為這一次的行爲很得民心，而且給別人一個模範，而且得到一個永久的榮名。但近來有些人卻說我們這位王子是一個殘忍的暴君。

故事第八

旁賓妮亞已經說完了她的故事，皮圖魯王大受聽衆的讚美。特別是那些基伯林黨的貴婦們。菲羅媚娜便奉王上的命令說出下面的故事。

列位貴婦們，我們都知道那些君王們，如果他們肯做，是可以做出一切偉大和高貴的事情出來的。他們對於做這樣的事情有特別的責任。所以即使他把的責任做得很好，我們也不覺得怎樣驚奇，且也不會稱讚他像我們稱讚那些沒有他這樣的權力，同時又不負這樣的責任，而也和他做得一樣好的人這般利害。所以如果你們如此稱讚那王子的行爲，覺得他們是十分光明，無疑地你們聽見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夠做出同樣的，或者可說有過之無不及的舉動來的時候，便一定更加讚嘆了。因此我將告訴你們以兩個朋友的偉大和高貴的行爲。

當屋大維該撒（在奧古士丁之後）爲羅馬帝國三統治者之一的時候，在羅馬城住着一個紳士叫做帕布力阿斯，他有一個兒子叫做泰塔斯，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少年。他遣他往雅典去學習哲學，將他交托給一個他的故人，是那裏的貴族，叫做克藍斯。這位貴族把他招待在自己的家裏和他自己的兒子吉西巴斯作伴。他們二人都在一個叫做亞列斯的保的哲學家的門下學習哲學。因爲他們共同長大，而且他們是這樣情投意合，他們之間便發生了一種親厚的兄弟的友誼的情感，除了死之外，無論甚麼事情都不能把他們分開了，而且他們除了彼此相伴着之外，是不能快活和安樂的。他們同時學習，因爲他們都有非常的天才，不久便同對於哲學有很深的造詣和很大的名譽，他們這樣繼續同學了三年，克藍斯十分喜悅，他對於他們二人都是一樣愛顧。是年他因爲年紀老邁，便過世了，他們二人都一樣哀痛，我們不能說那一個是最憂愁。數日之後，吉西巴斯的親戚和朋友來探望他，和泰塔斯一同安慰他，且勸他娶回一房妻室，他們介紹一個同邑的非常美麗的年方十六歲的大家閨秀給他。婚期將屆，吉西巴斯勸泰塔斯伴他同去見一見

她，他是從沒有見過她的。於是來到她的屋裏，她坐在他們二人之中。泰塔斯因為受他的朋友的未婚妻的美麗所迷惑，便不敢注意地看她，立刻便把她全身各部分都觀察過，暗中存心不住地讚賞，不久便向她發生一種像世界上其他男子們戀慕一個女子這樣的戀慕。雖然在他的面上，一點也沒有表露出來。他們逗留了一些時間之後，便回家去了。泰塔斯一個人走入他自己的房裏，回憶他所見的情形。想多一回，他的戀慕便更熱烈一回。經過了多次不安的嘆息之後，最後他定一定自己的心神，這樣地對自己說：「呀，不幸的泰塔斯，你把你的心，你的愛情，你的整個希望放在那裏，及放在誰人的身上呢？難道你不知道你會受克藍斯及他的家人們的善待，而你和她的未婚夫吉西巴斯有親密的友誼，因此你應該尊敬她像尊敬你自己的妹子一樣嗎？你所愛的是誰呢？爲甚麼你把自己陷入這樣的情網裏呢？打開你理性的眼睛，知道你自己的地位罷，你那不幸的人，讓路給理性罷，抑制你的過度的情慾，糾正你的不正的願望，把牠們引到別一個對象去，在色慾萌芽的時候，便把牠壓抑下去，而當牠勃發的時候，你要有那自制的精神。你的慾望是很

不自然的，很不正當的。你現在所追求的，那使你一定可以得到，如果你顧及你的友誼和義務，你也應該退避，何況未必可得呢？你將怎樣做呢？如果你想合理地做人，你一定要斷絕這種愛情。」

於是他又想起那個婦人，便又在心裏自己反駁上面這番說話，他說：「愛情的律例是比較一切律例更爲有力，牠可以廢除友誼的律例，甚至可以廢除神聖的律例。父親愛他的女兒，哥哥愛他的妹妹，都不是很常見的事嗎？一個朋友戀愛別個朋友的妻子有甚麼出奇呢？此外，我現在是年青，而青年是應該完全在愛情支配之下的，所以我要服從牠的指導。讓那年高的人想及那些所謂公義的事情罷，我是祇應該注意愛情的。每個人都爲她的美麗所感動，又怎能獨怪我呢？我愛她並不因爲她是我的朋友，無論她屬於何人我也是一樣愛她的。這完全是命運的過錯，把她賜給他罷了，而且或者我戀慕她不至像別人戀慕她這樣令他難過也未可定。」

他這樣地自己反覆辯難，不但這一天和這一天的晚上是如此，許多天都是如此，直

至他不能食也不能睡覺，最後他便病到不能起牀了。吉西巴斯見他這樣，許久已經替他憂愁，如今見他病起來，便更加傷痛，用盡一切方法來安慰他，很誠懇地想知道他的憂鬱的原因。泰塔斯用種種擋塞的說話來回答他。吉西巴斯知道他所說的不是真話，仍懇切地想知道此事的真因。泰塔斯最後便不得不說真話了。他嘆息一聲，然後含淚說出下面的話：

「呵，吉西巴斯，如果神們喜歡，那麼死是比較繼續生存更令我歡迎得多了。我現在覺得命運已經把我帶到一條窮途，在那裏我的德性是被試煉，而我已經看見牠是已經被我的求存的羞辱所戰勝了。現在我所希望的就是我所應得的賞賜，即是死亡。牠對於我是比較疚心地生存更爲可愛呀。因爲我不能而且不應該有甚麼事情隱瞞着你，我便含羞地將牠講出來罷。」

他將他的身體的不安及內心的憂愁的原因從頭至尾述說出來，且告訴他他的心情的傾向，直認他自己對於索福倫尼亞的極端的戀慕，且宣告他因爲這個原故，所以決

意死了，他希望他的決志不久便要實現了。西吉巴斯聽見他這樣說，同時又見他這般痛苦，一時心無主見，因為他也是愛這個女郎的，雖然是不像他這樣熱烈。但後來他覺得他的朋友的生命更為要緊，而且很表同情於他，便啜泣起來，且說：「泰塔斯，如果你現在不是這樣地需要安慰，我便要責問你以破壞友誼之罪了，因為你這樣地將你這福倫尼亞守着祕密。即使牠是可恥的，也不應該隱瞞，因為做朋友的既然要為朋友之命開加增了喜悅，則他亦應該幫助朋友從他的心內逐出去那些邪惡的思想。但現在丟開這條問題不說，讓我們討論那現在最重要的問題罷。你這樣熱烈地戀愛福倫尼亞，當我想到她那超凡的美麗，以及你那易於激動的感情，最適宜於這超凡的對象的高尚的靈魂，我並不覺得可異，如果不是這樣，我反而覺得出奇哩。你越有理由愛索福倫尼亞，越不應該怨恨命運把她配給我，以為她是屬於別人，你之愛她是較為名譽一點似的。你應該為命運會把她交給我而歡喜，因為別人愛自己比愛你更多，而你卻永不會以為我是如此的，如果你真能認識我對於你的友誼。我的理由是如此：自從我初和你結交的時候起，我

不記得我曾有過甚麼私有的東西，而不和你共有的，如果在別的東西是如此，則在這件事上也一定如此了。不錯，她是我的未婚妻，而且我會親切地愛過她，而且很心急地在那裏等候我們的婚期，但因為你對於她的愛情和願望更爲強烈，你可以放心，她一定被帶到我的房裏，但做你的妻而不是做我的妻。丟開你那失望的思想，恢復你原有的健康和快活的性情，從這點鐘起希望着你的愛情之得酬和完成罷，你的愛情是比較我的愛情更值得獲得這個婦人的。」

泰塔斯的思想所給他的羞愧，是和他的希望所給他的快樂一樣多，他的朋友的量度越他，大越更差於接受牠。於是他的淚便忍不住流下來，氣息微弱地答說：「你的真誠和慷慨的友誼，已經指示我在我那一方面所應當盡的責任。上天禁止我把她據爲己有，她是命定屬於你的。如果神們以爲她應當做我的妻，他們便會已經把她交給我。所以你還是用感謝的心情接受運命所給你的禮物，而讓我因爲沒福享受這樣的艷福而在眼淚中消融了吧。因爲如果我戰勝了這種感情，則我可以繼續做你的朋友，否則這種感

情戰勝了我，則我便死去而脫離我的愁慘生活了。」吉西巴斯答說：「我所親愛的朋友，如果我們的友誼可以允許我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勉強你順從我的意見，我想在這件事情中用我這種勢力。如果你拒絕俯就我這種懇求，我將因為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幸福而用強迫手段，把索福倫尼亞永遠作為是你的。我清楚地知道愛情的勢力，牠的許多崇拜者都得到一個很不幸的結局，我見你也在這種危險之中，你是不能免地會為這種重負所壓死，而你死之後，我自己不久也會死了。因此，即使沒有其他理由，為我自己的原故，你的生命對於我也是寶貴的。所以你應該獲得她，因為你將永不能找着一個這樣合你意的了，至於我，卻是可以戀愛別一個也是一樣的。這裏並沒有所謂慷慨，女人是比較朋友易得多，我很容易得到別一個妻，但這樣的朋友，或者是永遠不能再得了。我寧願將我的愛情轉向別人，卻不能失去你。我求你，如果你念及我的友誼，去開你的愁苦罷。安慰你自己和我，預備接受那你的熱烈的愛情，所這般渴望着的快樂吧。」

雖然泰塔斯羞於表示同意，但因為愛情，以及朋友的固求，最後便被說服了。他答說：

「因爲你這樣懇求，而且說這是你的願望，我也不知道我這樣做是爲你的快樂抑或是爲我自己的快樂。因此，因爲你是這樣慷慨，竟把我的羞愧壓低了，我將照你所吩咐我的去做。但你記得，這並不祇是滿足我的愛情，姑勿論牠是如何利害，同時我也由你的手中得回我的生命，因此我將永遠覺得我是欠你的債。或者天神允許我可以有機會向你表示我以爲我自己是應該怎樣報答你，因爲你會比較我自己開心我自己更利害地開心過我的幸福。」他說完之後，吉西巴斯對他說：「泰塔斯，爲使我們在這件事上得到成功的原故，我以爲是最好採用這個辦法。你知道各樣事情都已經由她的朋友及我的朋友之間決定了，如果我現在宣佈不要她，他們是會很利害地責難我的，那麼我便永遠得罪了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了，雖然對於後者我是不甚介意的，如果我決定這個方法可以令你得到她。但我怕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們便會把她許嫁給別人了，這樣豈不是我失了她而你也沒有所得嗎？如果你以爲可行，我便想繼續進行我的婚事，像是我的新婦一樣把她娶回我的家中，而你卻祕密地和她同睡，把她作爲你的妻子一樣。到適當的時

候，才把這事公布，如果他們贊成，那便沒有問題，如果不然，事已做出，無可挽回，他們也不得不同意了。」秦塔斯很贊成這個計策，於是當他身體一痊愈之後，吉西巴斯便把她娶回家裏。那些女伴們把她放在牀上之後便回去了。吉西巴斯的房是和秦塔斯的相連的，所以他們很容易互相過往。於是吉西巴斯把燈吹熄了，悄悄地走過秦塔斯那裏，告訴他他現在可以去和他的女郎同睡。此時秦塔斯是覺得如此羞愧，他便開始悔恨，不肯前往。吉西巴斯，他對於他的友誼是和他自己所宣告一樣的，經過了很久的爭辯之後，把他送過她那裏去了。他一上到牀上，便溫柔地問她情願做他的妻子不情願。她以為他是吉西巴斯，便答說：「情願。」於是他取出一隻很貴重的戒指，把來帶在她的手指上，說：「我是你的丈夫。」各樣事情都弄妥了，而她卻始終以為她是和吉西巴斯同住。在這個時候秦塔斯的父親帕布力阿斯過世了，他的家中寫信給他叫他立即回羅馬去。當時他決意把索福倫尼亞和吉西巴斯一同帶回羅馬，他知道如果不先將已往的事情發表，這件事便很難辦的。於是一天，他把她叫到他自己的房中，將此事情全盤告訴她，且舉出許多可信

的證據來令她明白。她當時望一望這一個，又望一望那一個，心中十分麻亂。最後她便哭起來，痛恨吉西巴斯這樣欺騙她。但她卻不在此屋內發作，她一直走回她父親家裏去，將這件事全盤告訴她的父親及母親知道，堅說她現在不是吉西巴斯的妻子而是泰塔斯的妻子。她的父母和她的親戚們聽見此事都十分憂愁，十分痛恨，而且在那裏喧鬧起來。她的親戚以及他的親戚們都十分憤怒，都說他不但應該責罵，而且應當加以懲戒。他們辯解說他所做的是對，堅說她的戚友們反而應該感謝他，因為他將她嫁給一個比他自己更好的人。

泰塔斯看見這些事情，十分憂愁，他知道希臘人的性格，常沒有人抗辯他的時候，他是會興起很利害的喧鬧和擾亂的，但如果有人出而抗拒他們，他們便會馴服而退讓了。他決意不再忍受他們的責罵，他是有雅典人的口才而有羅馬人的精神的，便把索福倫尼亞的戚友們及吉西巴斯的戚友們齊集在一間廂堂前面。他走到那裏，祇有吉西巴斯一人伴着他，向着那班羣衆說出下面這段話：——

「照許多哲學家的意見，我們這些凡人們是沒有甚麼作爲的，一切都由那些不死的神們預先命定。關於此說也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我們一切行爲都爲命定的必要所支配，一派卻主張以往的事情才有這種必要罷了。但無論我們相信那一派的議論，一定要承認如果我們反對那些已經不能挽回的事情，就是和那我們相信是用永久不變，法律統治世界及我們的行爲，而永不會陷入錯誤的天神們作對了。但如果我所問是你們卻膽敢做這件事，即是你們仍然繼續反對我和索福倫尼亞的婚事。你們以爲把赫梯給吉西巴斯的，卻不知自始以來，她已經不是他的妻而是我的妻了。雖然如此，但因爲講到天上神祕的意旨，對於普通人是一條精深奧妙難於領會的問題，我在下面將不再引用，而完全根據人類的理性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便不得不勉強地說出兩件違反我的天性的事情，那是擡高自己以及壓低別人。但因爲我在這兩方面都要說真話，而這件案件的性質是要求我這樣做，我便不得不說了。你們的不平是發自憤怒多過發自理性，你們之所以繼續辱罵吉西巴斯，是因爲他慷慨地捨棄你們所預備給他做妻的女郎罷。

了。但這種行爲，因爲兩個理由，是值得最高的讚美的。第一因爲他曾由此完成一種友誼上的高貴的行爲，第二他曾做一件比你們更爲聰明的事。友誼的關係是如何神祕地令一個人爲別人盡力，我現在暫且不詳說，祇想你們記得牠是比較血統的關係更爲有力。我們的朋友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我們的親戚是我們在運命之手接受的。所以如果吉西巴斯，我的朋友，以爲我的生命是比較你們對於他的恩意更有價值是不足爲奇的。但因爲我見你們不甚識得什麼叫做天命，同時也不能了解友誼之神祕，我將用許多方面的證據證明他是比較你們更爲聰明。你們把索福倫尼亞嫁給他，一個少年紳士和哲學家，他也把她嫁給一個少年紳士和哲學家；你們把她嫁給一個雅典人；他卻把她嫁給一個羅馬人；你們把他嫁給一個富人，他卻把他嫁給一個比他更富的人；你們把她嫁給一個不甚鍾愛她而且幾乎不認識她的人，而他卻把她嫁給一個愛她像愛自己生命一般的人。你們逐條想一想我上面所列舉的條件罷，我們年紀相等，學問相同，不錯，他是雅典人，而我是羅馬人，但沒有人會將這兩個城放在同等的地位的。羅馬是一個獨立自由的

城市，雅典卻是別人的屬地。羅馬是全世界的女皇，而雅典卻是她的臣僕。羅馬是以軍力及各種政治的學問出名，而雅典之有名，不過是因為牠有一些小小的哲學罷了。而且雖然你們在這裏見我不過是一個學生，沒有甚麼偉大的價值，但我並不是人類的渣滓們的後裔。我的家裏及各公共的地方都充滿我的祖先們的遺像，而我們的歷史裏記載着他們凱旋獻俘回羅馬京城的事情。時間並沒有將我們的光榮鏽蝕，我的家族現在仍像從前一樣光榮。我不說及我的財富，因為財富祇足令人羞愧，我們要記得正直的貧困是古代羅馬人所遺下的最高貴的遺產。但如果你們的意見是和我不同，抱着那些無知的人們的見解，以為財富本身是有甚麼真的價值，則我可以告訴你我也有很豐富的供給。那並不是由於我自己的貪婪所積成，而卻是命運送來的贈品。我知道你們很重視他對於你們的感誼，因為他是你的同城的人，但為甚麼我在羅馬便不能得到你們同樣的重視呢？你們試想你們此後無論在公事或私事都有一個忠實的朋友來左袒你們了。照以上所述，我可以斷說吉西巴斯是比較你們更為聰明。索福倫尼亞現在是嫁給一個尊貴

而富有的羅馬公民，一個出自名家望族的人，而且是吉西巴斯的朋友，所以那些反對及想破壞牠的人，不但做了他們所不應做的事情，而且並不知道他們自己所做的是甚麼。但或者有人會說：「我們並不是反對這件事，乃是反對成就這件事所用的手段，因為你不是正式娶她作妻，而卻是偷偷摸摸得來的。」這並不是甚麼新奇的事情。這樣的例在這個世界上是何等的多呢？這裏不是有許多女兒未徵求得她父母的同意便嫁了人嗎？有些是和她的情人私逃往外國，有些是完全不發表她的婚約，直至她懷了孕人家才知道。在我和索福倫尼亞的事件中是並沒有像這樣的事情，她是很合禮地，很光榮地由吉西巴斯把她嫁給我。又有些人會說她是嫁給一個她所不願意嫁給的人。但這樣的怨恨現在是很愚蠢而且無用的。命運有時是用新異的方法來成就一件事的。如果有人替我辦妥了一件事，那麼這個人是補鞋匠抑或是哲學家於我有甚麼關係呢？同樣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情結果是好，那麼我們用公開的或祕密的方法來做，又有甚麼不同呢？如果我覺得那鞋匠做事做得太潦草，以後我便不再用他，但我仍然要感謝他，因為他曾給我以

真的服務。如果你以爲吉西巴斯會把索福倫尼亞嫁得很好，那麼你們現在的舉動是沒有意義，但如果你們懷疑他的智慧，你們以後便不再要他來處置你們的女兒們便了，但你們仍然要感謝他，因爲他這一次會替你們辦得這麼好。雖然我用這個方法來娶她，但我並不是想給索福倫尼亞本身及她的家族以任何恥辱，我不是想誘姦她，也不是拒絕和你們做親戚。我是爲她的美麗和賢淑所迷惑，恐怕用普通的方法來向她求婚，你們便會因爲怕我把她帶回羅馬去，而不肯將她嫁給我，所以我使用這個計策，叫吉西巴斯替我娶了她，此外，雖然我會過分地愛着，但因爲表示我的願望是莊嚴神聖起見，我先用我自己的戒指來和她訂婚，她是可以替我作證的，你問她是否當我問她你情願要我做你的丈夫嗎的時候，她是答說情願呀。如果她是被騙了，那麼她便要歸咎她自己當初爲甚麼不問我是誰。這就是你們想用深文周納來恐嚇他的生命的，他以一個朋友的資格及我以一個愛人的資格來犯的大罪了。如果他會把她給了世界上最壞的人，你們又再有甚麼比現在所用的更嚴酷的方法來對待他呢？但現在我也不多說了，因爲我的父親不

幸過世，我要回羅馬去。我想把索福倫尼亞帶往羅馬，我覺得我是應該把一向守着秘密的事情公布。如果你們是聰明的，你將會知道我這種行爲原是好意，因爲我本可以很无情地把她遺棄在這裏的。但上天禁止這樣的思想入到一個羅馬人的心。因此索福倫尼亞是屬於我的，由於上天的旨意，由於人的法律，由於我的朋友的心，因此索福倫尼亞的無罪的詭計。而你們這些以爲自己是比較別人聰明，甚至比較神們還聰明的人，卻用兩種方法來剝奪我的權利，第一是把索福倫尼亞留下，你們知道如果我不願給她回來，你們是沒有力量得到她的，第二就是窘辱我那位朋友，而他對於你們卻是素有恩惠的，二者對於我都有很大的損害。現在我姑且不論你們做這兩件事是做得如何愚昧，我就是和平地勸你平息你們的憤怒，將索福倫尼亞還給我，而且使我可以安心和我的朋友分別。我老實告訴你，無論你贊成我們的事情不贊成，但如果你們用別的方法來對待我們，我便把吉西巴斯一同帶回羅馬去，一到羅馬，我便把那照律應屬於我的她禁起來，完全把你們置之不理，令你們認識羅馬人的義怒是如何難當的。」

他說完之後，便用手攜着吉西巴斯出來，緊着皺眉頭，對着那些在廂裏的羣衆，表示一種憂愁的狀態。他們一部分爲他所舉的理由所說服，一部分爲他煞尾那幾句話所嚇倒，覺得不如接納他做一個親戚。因爲吉西巴斯已經拒絕做他們的親戚，如果他們硬幹下去，他們便失了一個親戚，同時又增加一個仇敵了，於是他們都一致地對他說，他們贊成他娶索福倫尼亞爲妻，而願意認他做他們的親戚，吉西巴斯做他們的朋友。他們共同訂立莊嚴的條約，便各自別去，把索福倫尼亞送還給他。索福倫尼亞也很有智慧，立刻把她對於吉西巴斯的愛情轉向泰塔斯，而且和他同回羅馬去，在那裏得到很大的榮寵和尊敬。

吉西巴斯仍繼續爲雅典人所輕視，居民結了很有力的黨來反對他，最後竟把他放逐出境，且決定永遠不准他和他的家人回到雅典來。因爲爲一切親友們所屏棄，他便像一個普通乞丐一樣，一直捱往羅馬，看泰塔斯肯不肯照顧他。到羅馬之後，知道泰塔斯仍然健在，且很受羅馬人的愛戴，他便找着了他的住址，在附近的地方等候着他經過。當他

經過的時候，他因爲自己如此寒酸，不敢說一句話，祇站在他所經過的街頭，希望他會認識他和招呼他，誰知他卻一直行去了。他以爲他曾看見他而蔑視他，便想起他自己從前怎樣待他，非常憂愁失望地走回去了。現在天已入夜，他整天都沒有吃過東西，袋裏連一個辨士也沒有，他甚麼也不想祇想死。他無目的地四處漫遊，後來來到城中一所幽靜的地方，在那裏找着一個大地窟，他走進去，預備是晚在那裏睡覺，他把像赤裸着一般的身體躺在地上，便睡熟了。有兩個賊人在是晚出外搶劫，天將曙的時候，便帶了一大幫贓物來這裏分贓，因分贓不公爭鬧起來，其中一個便殺死了他的同伴逃走了。吉西巴斯看見這些事情，覺得他已經找到一種不用自己動手而可以死去的方法了，他留在這裏不去，直至後來官府前來，看見那殺人的案件，便把他捉了去了。審判的時候，他承認他不錯是曾犯殺人之罪，後來因爲沒有氣力走開，所以逗留在這裏。於是審判官馬格斯便判決他受十字架之刑，這是當時所用來懲治殺人兇手的刑罰。泰塔斯剛好在這個時候入到法庭來，他很注意地望着那犯人的面，同時又聽見他所犯的罪案，便立刻知道那就是吉

西巴斯。他非常驚訝爲甚麼個人的命運會轉變得這麼快，而他爲甚麼會走到羅馬來，但他決意無論如何一定要拯救他。當時見除犧牲了自己之外，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拯救他，便決心地站出來，大聲向審判官呼叫說：「馬格斯，收回你的判決罷，因爲你所定罪的人是無辜的。應得罪的是我，是我把那個人殺了，所以你再不可再殺無罪的人來干犯神怒了。」馬格斯十分驚奇，而且十分憂愁，但因爲全法庭的人都聽見他的說話，而且爲保持他自己的公正的原故，他不能改變法律的規條，於是便把吉西巴斯喚回，在泰塔斯的面前對他說：「爲甚麼你這樣愚蠢，不打自招一種你自己所沒有犯過，同時又危及你自己的生命的罪過呢？你說是你殺了那個人的，但現在這裏卻又有一個人說他不是你殺，是他殺的。」

吉西巴斯擡眼一看，見他就是泰塔斯，知道一定因爲他記起他從前所給他的恩典的原故而這樣做來報答他，便含着淚說：「先生，不錯是我殺了他的，泰塔斯不過是想救我的生命罷了，但已經是太遲了。」泰塔斯說：「馬格斯，請你注意，這個人是一個外鄉人，而

在那被殺的人的身旁找不着什麼兇器。那祇是因爲他貧窮之極自願就死罷了，所以你應該釋放他而把我那應當受罰的人抵罪罷。」馬格斯對於他們二人的口供，覺得十分驚異，他忖測這兩個人都一定沒有犯罪，正在想找一個法子來開脫他們，忽見有一個青年叫做帕布力阿斯的（他是人所共知的壞人，而且確是那犯了殺人之罪的兇犯，現在見他們二人爭把殺人之罪認在自己的身上，便良心發現起來，）走到他的面前說：「先生，運命把我帶到這裏來解決這個困難，我的心中恍惚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強迫我要承認我自己的罪過。因此，你要知道這兩個人都不是兇手，他們都是自己誣捏自己罷了，是我在今天早上殺了這個人的，當我和那個被殺的人在那裏分贓的時候，這個可憐的人是剛好在那裏睡着。至於泰塔斯，我是不必替他辯白的，他的人格是無可非議的。所以把他們兩個都釋放了吧，把我抵罪便了。」

這件案件不久便被申報到屋大維該撤，他很想知道他們爲甚麼爭着受刑，便把三人都傳到他的面前，他們三人便都各將真情告訴該撤。該撤於是便把那兩個朋友釋放

了，因為他們是無罪的，同時因為他們的原故，也赦免了那第三者。泰塔斯便把吉西巴斯帶回家裏去，一路責備他不信任他的友誼。到家之後，索福倫尼亞像接待她自己的兄弟一樣接待他，給他換過適宜於他的身分的服裝，後來他將他的一半家產分給他，把他自己一個妹子叫做法爾維亞的嫁給他。他對他說：「吉西巴斯，你自己自由選擇罷，你願意在這裏和我同住呢，抑或願意把我所贈給你的東西帶回希臘去呢？」他一方面因為他自己是被逐出境的，一方面又因為捨不得泰塔斯的愛情和友誼，便決意留在羅馬。他們同在一間屋裏居住。他和他的法爾維亞，泰塔斯和他的索福倫尼亞，彼此非常滿意地同居，每天都增加一些快樂。

因此，最神祕的東西就是友誼！不但值得我們的尊敬而已，而且應當給牠以永久的讚美，因為牠是偉大和誠實的母親，感謝和仁慈的姊妹，憎惡和貪婪的仇敵；常預備給別人以給牠自己一樣的仁慈。但這種神祕的力量，因為人類墮落的原故，現在已很難遇見了，牠已經遠遠地被逐出世界之外了。甚麼戀愛，財富，親戚的情誼，可以令吉西巴斯感到

他的朋友的痛苦，而把他所愛的未婚妻贈給他呢？甚麼法律，恐嚇，和懼怕可以令精力充盈的吉西巴斯離開他在那裏有一個漂亮的女人睡着等候着他的自己的床，走到黑暗及孤寂的地方去呢？甚麼權力，甚麼賞賜，可以令他不介意他自己以及索福倫尼亞的戚友們的怨恨，不理人們的不公的議論和毀謗來服務他的朋友呢？我說，祇有友誼罷了。從別一方面看來，甚麼東西可以令泰塔斯在他可以詐作不認得他的朋友的時候，卻並不躊躇地冒死來拯救他的朋友呢？甚麼東西可以令他這樣慷慨把他的家產之一半贈給那運命奪去了他自己的財產的吉西巴斯呢？甚麼東西令泰塔斯當他的朋友貧困孤寒的時候，把他的妹子嫁給他呢？也祇有友誼罷了。人們貪求許多親戚，兄弟，和兒女，又費許多錢財豢養許多僮僕，有甚麼用處呢？當他們一有小小的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人們便很容易忘記他們對於父母，兄弟，和主人的責任了。但真正的友誼卻剛好相反，牠的神祕的力量是超過一切戚誼之上。

故事第九

菲羅媚娜已經說完她的故事，泰塔斯的酬恩深得讚賞，王上便開言說：

高貴的女郎們，菲羅媚娜對於友誼的論述，確然是很對的。她最後斥責人類輕視友誼，也很有理由。若果我們聚在這裏，意在矯正或斥責時代的罪惡或過錯，我儘可再放言高論。但這個與我們的計劃不相干，所以我打算講一個長而愉快的故事，說及撒拉丁的豪俠行爲。結果，縱然因我們不完全之故，不能得到人的友誼，卻仍可以把牠當作一種應感的快樂，希望日後可得相當的結果。

當非德力克一世在位之世，所有基督教的君王都一致參與十字軍恢復聖地的戰事。十字軍出征的計劃傳到一位最有名的國王巴比倫蘇丹撒拉丁的耳中，他便決計親身去偵查敵人出兵的準備，以便回來設計抵禦。他在埃及辦擋了一切事務之後，便帶了

兩個最精幹的重要貴族及三個僕人，扮作要去朝聖的商人，上了途程。他們一行人旅行遍許多基督教國土，經過倫巴底，沿途登山涉水，走了很多地方。

卻說有一天，當他在巴費亞與米蘭之間的山嶺跋涉着的時候，時將入夜，在路上遇到一個紳士，名叫滔勒羅，正領帶住鷹犬僕人，要到特辛諾河畔的別莊。滔勒羅看見他們一行人，知是某種異鄉旅客，便想對他們表示敬意。偏值撒拉丁詢問僕人此地離巴費亞有多少路程，他不讓僕人啓口，卻親自答道：「先生，時已入夜，城門將閉，一定趕不到巴費亞了。」那麼，撒拉丁說：「我們是異鄉人，請告訴我，我們要到什麼地方才得到最好的招待。」滔勒羅答道：「我十分原意告訴你們。我正想差人到巴費亞的附近，辦理一宗事務；他可以和你們一同去，領你們到一所最妥當的下處。」於是就吩咐另邊一個最慎重的僕人，領他們一同去，自己卻趕緊回到家中，預備一桌豐盛的晚餐，設席於花園，以備款待他們。鋪陳已妥，預計是他們抵步的時候，便出門迎候他的賓客。僕人一路騎馬領着他們，繞了一大個圈子，令他們不經不覺就來到主人的府上，滔勒羅一見他們，很愉快的上

前說，「先生，我熱誠歡迎你們。」撒拉丁是個很敏感的人，早察覺那武士先前恐怕他們不肯接受他的招待，假如他邀他們同返家中，故設此法令他們不能拒絕他的款待，於是報之以埋怨說，「若果人可以埋怨別人的厚禮，我們就大可以埋怨你，姑勿論阻滯我們的行程，就以你的禮貌而論，事先不讓我們知道，就以計謀逼住我們要接受你這些大恩，怕不甚對吧。」滔勒羅爲人又聰明，又謙厚，便說，「先生，看你的外貌，就可以斷定你是極高貴的人，我的誠敬，實在有慢尊客。但是在巴費亞確實沒有好的下處，所以雖然稍離正路，也請你姑且在此屈駕罷。」說完，所有身邊的僕人，立刻上前七手八腳的牽馬，他們下了馬，僕人肅客入室內，脫了他們的靴子，又進酒奉客。在晚餐之前賓主暢談，甚爲融合。撒拉丁和他的從人都說一嘴極好的拉丁語，所以賓主間極易互相了解。在賓客一方面，覺得滔勒羅是最可敬最完全的紳士，更有的說他是世界上絕無僅有者。在主人一方面，則覺得他一定是上等的大貴人，更出乎初見時的揣測之上；因此之故，他很擔心自己的款待不甚妥當。

他決計明天設法來補救今天的款待不週，便叫一個僕人來吩咐了一番然後打發他到巴費亞，（其實巴費亞離他的別莊不遠，亦無城門可閉）去見他的夫人——她是一位很聰明很慷慨的婦人，預先準備一切。隨後，便領賓客進他的花園，很有禮的請問他們到底是誰。撒拉丁答道：「我們是塞浦路斯的商人，要到巴黎辦事。」滔勒羅便說：「塞浦路斯有這麼高尚的商人，願蒼天垂憐，令敵國也產生些這樣的上流人物啊！」於是他們繼續談論了許多事情。到晚餐之時，各人隨意就座，晚餐設備得非常雅緻，而且十分整齊，大出他們的意料。及撤席之後不多時，主人恐賓客疲乏，便引他們到臥房，房中早已預備着最侈麗的床鋪；主人也就告別就寢。

受遣的僕人，到了巴費亞把主人的囑咐傳述於主婦。她絕無女性的氣質，卻具有一個忠誠的靈魂，受命之後，她便招集滔勒羅的很多朋友僕役，預備一桌極豐盛的筵席；又連夜打發人拿着火炬，四出邀請全城大多數貴族，又遵照丈夫的指示，用描金的家具，精美的挂氈，絲絨等等，把全間府第的房舍，一律佈置裝飾過。

天一明，賓主都起來了，一齊騎上馬，滔勒羅放起他的獵鷹，領牠們到附近的湖上，叫牠們表演兩三次敏警的飛翔。但撒拉丁卻請求主人命人領他們到巴登亞最好的客店。滔勒羅說，「我領你們去罷，因為我也要入城辦點事。」他們滿意了，隨着他一同策馬入城，約莫到第三時便抵步了。他們還以為他領他們到最好的客店，誰料他卻直接帶回府中，在彼已有約莫五十個大人物接候了。撒拉丁等一見，即時明白他的用意，便說，「先生，這不是我們所企望的；昨晚你款待我們，已過乎我們所望了；故此此刻還是讓我們登途罷。」他答道，「先生，昨晚我真抱歉，在路上驚擾你們，致令你們迫得要在我的寒舍屈駕；現在我要對你們負債，這些貴人們都是我的平輩，倘若你肯賞臉，請別推卻在此再吃餐便飯。」他們被主人苦苦挽留，迫得下了馬，受衆人極快樂極崇敬的歡迎，走入幾間佈置得非常華貴，預備歡迎他們的第宅，在彼卸下征衣，休息片時，然後出來大堂，洗過手之後，就依次就座。筵席非常之豐盛，縱然是宴饗國王，亦不過如是而已。撒拉丁等雖然是極高貴的人，享慣奢華，至此也不得不驚嘆主人的豪慨，雖然他只知他們是尊貴的貴人，也如

此隆重的款待。

食完餐後，彼此談了一會子，巴費亞的貴族，因天氣炎熱，都告辭回去休息，只剩下賓主四人，主人便領他們進一間畫室，凡珍貴之物，都一一讓他們參觀。隨後又命人召他的夫人進來。他的夫人非常美麗，又打扮得非常華貴，她一進來便趕快介紹賓客與她的兩個小兒相見，他們彷彿是一對小天使，極恭敬嫺雅的見禮。她一進來，他們就起立以極謙遜恭敬的態度迎接她坐在他們身邊，也很注意兩個小孩子。談了一會子，沼勒羅出了房間，她便以恭敬優雅的態度詢問他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他們照先前對主人所說的話回答。「那麼，」她很愉快地說，「我的下策可以實行了。求你們特別賞臉，不要哂笑我要貢獻給你們的些少禮物；婦人的能力微薄，只能給微末的東西。請你們笑納，物雖微，聊表區區之意而已。」於是就命人拿兩件袍子來，一件用絲絹鑲細，一件用羊毛鑲細。這種袍子不是平民或商人所穿，而是高貴的貴族穿的。此外又拿來三件稜絹緊身，也是一樣鑲細的，說，「先生，請笑納這些微物：我給你們穿着如同給丈夫的一樣。其餘三位，我覺得你

們遠離尊闈，跋涉長途，而前路尚遠，特奉獻三件緊身，雖然價值很微，卻也不無用處；尤其是商人，時時都要打扮優雅整齊的。」他們見主人懇勤款待，無微不至，更加驚異，見了主婦所獻的禮物，不覺懷疑起來，究竟有沒有被他們窺破自己的真面目。良久，一個才答道：「夫人，這些都是貴重的東西，我們不配接受的；但既承厚賜，只好領情了。」一會子主人回來，她就告辭出來，也賞賜相當的禮物於他們的僕從。他們幾次言辭，經不起主人苦苦攀留，再住一天，迫得住下。他們假寐片時之後，穿起那些袍子，騎馬繞城巡視一匝。回來又和一班貴人同席受高貴的饗宴。夜後始就寢休息。

第二天早上，一列人起來，卻見主人拿三頭強壯漂亮的駿馬，代替他們的疲乏的馬匹；撒拉丁一見了，便對回來的人說，「我指天而誓，如此純全有禮，如此聰明慧悟的紳士，真是舉世難逢。假如基督教國的君王都與他同樣程度，縱然戰爭的準備沒有現在那麼完密，巴比倫的蘇丹也決不能抵禦的。」他們明知推卻不了，只得深深致謝，和隨從一同上馬。滔勒羅卻領住一羣朋友，送出城外很遠。撒拉丁因愛重他，很不捨得和他分離別。

但事勢上不得不分別，便極力請他少送。他也捨不得他們，便說：「先生，既然你一再叫我回去，我只得遵命了。但我要告訴你，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你們不願意說的，我也不想追問。可是，不管你們是什麼人，我絕不相信你們是商人；願上主庇佑你們罷。」撒拉丁遂與衆人作別，並對滔勒羅說：「我們會得向你證明我們確是商人。現在，請了。」

撒拉丁別了衆人。他們決定他在世一日縱然不久有戰事，亦必設法對滔勒羅表示相當於所受的敬禮。他們沿途談論他和他的夫人，以及他所說所作的一切，規定他事事都達到萬想不到的最高程度。後來，他們游徧西方各地，非常勞頓，便登了開往亞歷山大城的船。他對於敵人進攻的計劃，已偵察得非常詳盡，回去就盡力應付。

再說滔勒羅回到巴費亞，終日揣測這三個到底是什麼人，卻總猜不對。現在十字軍出發遠征的時候快到了，到處都有極大的準備，滔勒羅的夫人，雖然屢次祈禱流淚，總回不了他從征的決心。他預備停妥，臨上馬時，對他最愛的夫人說：「我愛，現在我爲肉體和靈魂的安全出發遠征；我把我的名譽和其餘一切都付託你。我的遠離是十分確定的，

可是我的歸來，也許會遇到無數意外之故，卻保不定。故此我有一個請求：不論我遭逢什麼，若得不到我的確實消息，則由我離你之日計起，過了一年一月一日，你就可以再嫁。」夫人已經哭成淚人兒，至是哽咽答道：「親愛的夫君，我不曉得怎麼能夠忍受你走後遺下的愁苦；但假如我能保殘生，而你不論遭逢什麼，或生或死，我都始終爲你守節，生是你家之人，死是你家之鬼，請你永遠紀念着我。」他說：「我一點思疑都沒有，深信你能力所及必定實踐斯言。然而你畢竟又年青，又美貌，家世又好，德性的賢淑，又爲人所共知，故此我恐一旦我有不測的風聲傳來，就有很多貴人貴族，前來向你的兄弟親族求你爲妻，那時你經不過兄弟親族的催迫，縱然志行高潔也無能自衛，就被逼改嫁了。因此之故，我所以給你一個限期，一分兒也不多。」夫人說：「我必盡力勉守我的誓約；但假如我改變心腸，我仍堅守你的囑咐就是了。天可憐見，願我在那期限之前再見你！」說着張臂攬，抱着他，淚如斷綆的亂滾，又從手上除了一只指環，給他說：「假如不幸我先你回來而死，你見這指環，就請永遠紀念我。」

滔勒羅接了指環，與衆人一一握別，遂飛身上馬，帶領一班漂亮的隨員，向熱那亞進發，在彼離陸登舟，不久就到了亞克，與基督教的軍隊會合。適值厲疫流行，死者甚夥，其碩果僅存者，或由於撒拉丁的巧計或幸運，統被他一人俘虜，分發各城監禁。滔勒羅僥倖被分發往亞歷山大城，在彼沒有人認識他，又恐怕被人察覺，就迫得從事看養獵鷹的勞役，這倒是他的特長，由是，不久就被撒拉丁注意到，恢復了他的自由，任他爲御鷹的教養者。滔勒羅的真名沒有人知道，只叫做基督徒，他不認識蘇丹，蘇丹也不認識他，只一心思念巴費亞。常常設法逃走，但都沒有成功。適值熱那亞有幾個公使到來，與蘇丹接洽取贖幾個俘虜，他們臨去之時，他就決計寫一封信給他的夫人，告訴他自己尙在人世，及盡力設法趕回鄉井；又請她日夕盼望他回來。寫好了信，便走去懇求他所識的一位公使，請他盡心把那些信件帶交他的叔父聖彼厄特洛的修道院長。

滔勒羅仍過着俘虜的生活，有一天，適值撒拉丁和他談及獵鷹，他忍不住大笑，笑時嘴唇的動作，立刻被撒拉丁認出，因爲他在他府上時，曾經特別注意過他的笑貌。因此他

即時回憶起他，定睛注意，相信一定是他。於是撇開話題，轉詢他道：「基督徒，請問你是屬於西方那一國的？」——「我主。」他答，「我是個巴倫人，生於巴費亞城；但我很窮，而且很卑微的。」撒拉丁聞言，更加確信自己的猜測不錯，便很快活的尋思道：「老天現在給我一個大好機會對他表示我怎樣嘉納他的慷慨待遇了。」於是命人把衣櫥收拾好，領他進去，說：「基督徒，留心看看這些衣服之中，那一件是你曾經見過的。」滔勒羅不久即看見他的夫人送給撒拉丁的那一件袍子，但不敢信是一物，便答：「我主，我一件都不認識；但有兩件彷彿是我從前穿過，送給到過我家中的三個商人的。」至此，撒拉丁按捺不住了，很快活的抱住他說：「你就是滔勒羅先生，我就是你夫人送袍子給他們的那三個商人之一。從前我辭別你之時，曾說過也許有機會向你證明我是商人，現在時機到了。」滔勒羅聽說，又快活，又羞愧；快活的是他招待過這樣的賓客，羞愧的是從前招待得不週到。撒拉丁卻說：「滔勒羅，上天既然差遣你到這裏，請你把自己算作主人，不要視我為主。」此外又說了很多快活的話，就拿皇族的服裝給他穿着，介紹他於國中所有的大貴人與

他相見，大大的稱讚他一番，吩咐貴人們如果想得他的恩寵就要照樣的以誠敬尊重他。貴人們都遵命而行，尤其是跟隨撒拉丁到過他府上的兩個貴族，更加愛敬。

滔勒羅忽然受到殊寵殊榮，盡忘了倫巴底的事情，他希望他的信函早已安然傳達於叔父，就更加安心享受福樂，大有「樂而忘返」之慨。事有湊巧，被擄的基督徒，有一天受撒拉丁的驚嚇，其中有一個下級的紳士，也叫做滔勒羅，受驚身故。滔勒羅因志行高尚，全軍有名，凡聽到滔勒羅身故的消息者，都斷定是伊斯的里亞的滔勒羅，卻不料是丁涅的滔勒羅。但他們全體立刻被擄，致無人傳真消息，故此從意大利回家的很多人，都帶着這個消息回去，其中還有些居然硬說親看見他身死，並且親身參與他的葬禮。這個消息令到他的夫人，親族，以及凡認識他的人，都萬分悲傷。夫人的困苦憂傷，毋須細表。她哀哭了幾個月之後，才稍稍和緩一點，她的兄弟和親族，見很多倫巴底貴族向她求婚，便一致迫她改嫁。她好幾次流淚拒絕，但經不起衆人的迫促，卒之答應了，但要求等到過了滔勒羅指定的期限，才肯成婚。

事情是這樣的捱延下去，最後只差八天，夫人便實行再嫁了。有一天，滔勒羅遇到一個從前與熱那亞的公使同舟的人，便詢問歸程如何，幾時到達熱那亞。其人答道：「先生，我在克里特聽到他們的歸程很是不幸，當他們臨近西西里的時候，忽然被一陣強烈的北風吹上巴巴利沙灘，衆人同歸於盡，我有兩個兄弟在其中，也失了蹤。」滔勒羅相信此話不虛，事實也確是如此，又憶起自己所定的期限將滿，作量巴費亞必定得不到自己的消息，就假定他的夫人會得再嫁，心中十分焦燥，反而厭惡山珍海錯的美味，且自以為死期將至。

撒拉丁知道滔勒羅心緒不寧，甚為擔心，便走來看他，費了很大的手脚，才查出他不安的原因，便埋怨他不早些告訴他，但仍然叫他安心，應許在那期限之內，送他回到巴費亞，並且告訴他怎樣送他回去。滔勒羅覺得事屬可能，信了他的話，便放了心。且催促撒拉丁趕快實行。撒拉丁召一個巫師來，先試驗過他的巫術，然後請他在一夜之內，用一張床使法送滔勒羅回巴費亞。巫師允許了，但說先令他睡了，然後使法，較為便利。計議既定，

拉了回來見滔勒羅，覺得他歸心似箭，恨不得馬上回到巴費亞，否則寧願長辭人世。撒拉丁便對他說：「滔勒羅，你既然那麼寶貴你的夫人，擔心着她會得嫁與別人，天知道我的心，我絕不怪你；因為在我所見過的婦人之中，姑勿論會得凋謝的花容，就是她的談吐舉止，已是最可稱讚尊敬的了。可幸你來到此地，在我們國中，有生一日，都可以控制一切。但是我沒有這福氣，而你又想趕快回到巴費亞，否則寧可就死，就該早點讓我知道，俾得我以相當於你的身分的行裝物事送你回去。但你不早告訴我，而又想馬上到步，我就唯有照我告訴你的方法，送你回去而已。」滔勒羅答：「我主，不消說，事實上已表出你待我可謂無微不至，其優厚處竟過乎我應受的程度。你所說的話，不論生死，我都深信不疑。我歸心甚急，請馬上送我回去罷，明天便是最後的期限了。」撒拉丁答應了，決定第二晚送他回去。他在大堂上鋪陳好一張照他們的習慣用絲絹及金線布製成的極華貴的床，上面鋪着最珍奇的鋪陳，描綉着某種花飾，四週鑲滿無價的大珍珠寶石；上面放着兩個相稱的華貴枕頭。佈置既妥，就命人拿回教徒的服裝，給滔勒羅打扮，身穿見所未見，最貴重，最

美麗的袍子，頭纏一條大包頭巾。

時已夜深，撒拉丁領着許多貴人進滔勒羅的臥房，坐在他身旁，哭着說：「滔勒羅，我們快要離別了，我不能隨伴你左右，也不能令你長在我身邊，因為你是不得不走的。故此特來你的房間與你作別，第一，我願神眷佑你，乞求你看我們的相愛與友誼分上，永遠紀念我，若是可能，當我們仍然在世之時，你辦妥了倫巴底的事務之後，至少再來探望我一次，我們還沒有得到滿足的快樂，你就匆匆走了，你再來便可圓足此樂。末再來探望我之前，請時時寫信給我，不論你高興什麼，隨時可向我要求。要知道在世界上你是我唯一銘感不忘的人，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的。」滔勒羅也止不住雙眼垂淚，只哽咽着用幾句話回答，說絕對不能忘卻他的隆情厚德，到適當的時候，必如他所期。於是撒拉丁抱住他說：「願神偕爾！」就哭着離開房子；各貴人也跟住蘇丹出到大堂，臥床已鋪陳好放在那裏。到了夜深時分，巫師預備作法，一個醫士拿着一種飲料走來，告訴他這可以增長他的精神，叫他喝了。他一飲了即時沉沉酣睡，蘇丹遂下令把他放在華貴的床上，上面放着一百

最華麗最寶貴的冠冕，並且寫明是蘇丹送給他的夫人的禮物。又放一把寶劍在他身旁，也是四圍鑲嵌滿希世的珍飾。他的頸子挂着一種比珍珠更貴重的珍寶，而其他的寶石爲飾。末了，又在兩旁各放一隻大金盤，充滿金幣，及很多串珍珠，指環，腰帶，此外還有無數寶物，說之不盡，放在他四週。滔勒羅睡好了，蘇丹再吻他一次，然後命巫師作法。霎時間，帶床連人，在衆人之前飄舉，離開衆人，一直送他到他所指定的地方，聖彼厄特洛教堂，才停下來。

早晨的時候，教堂的寺守，忽然發見一個沉睡的人，徧身珠寶，他拿着燈燭進來，一見這個情形，嚇得徬徨無措，連忙跑了出來。院長和僧侶見他嚇成這個樣子，也十分詫異，詢問他何故，他便告訴了他們。「哼！」院長說，「你這麼容易受驚，真不配做這裏的僧侶。我們一齊進去看看這個鬼怪罷。」於是多拿些燈燭，一同走入教堂，果然一個非常華貴的床，上面有個武士在濃睡着。他們遠遠定睛觀望，不敢行近。恰可藥力已過，滔勒羅一覺醒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衆僧和院長一齊喊叫，「主啊！救救我們罷！」相率撒腿狂奔。滔勒

羅張眼四望，見撒拉丁果然已送自己到所要到的地方，十分滿足。於是徐徐起來，看見床上的寶物，覺得撒拉丁等從前待他的豪慨，還不及此時之十一，就更加了解他的豪俠。然而，他還沒有離床，卻見衆僧東奔西跑，立刻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便叫喚院長的姓名，求他不必懷疑，因他是他的姪兒滔勒羅。院長聞言，更加恐懼，因他估量他已經死了幾個月了。後來有了很好的充足理由，又再聽見他叫喚自己，才劃了十字，緩步上前。滔勒羅說，「聖父，你疑懼什麼？謝上帝，我仍然活着，現在從海外歸來了。」他雖然長了一把濃鬍子，且穿着土耳其的服裝，院長不久就認識他，就膽壯一點，握他的手說，「兒啊，歡迎你回家。」又說，「你不要怪我驚慌，因為此地人人都說你已經身故了。我要告訴你，因你的死耗，你的夫人被親友的逼迫，現在正違心嫁給他人，今天早上她就要回新夫之家，一切都準備好行婚禮了。」

滔勒羅起來向院長及衆僧致敬，請他們不要洩漏他回來的消息，等他辦理一宗要事。後來他把所有珠寶收藏在安穩的地方，然後把一切經過一一和院長說了，院長滿心

歡喜。他又問新郎是誰，院長告訴了他，他便說：「我想在她未知我歸來之前，看看她對於這件婚事有什興趣；故此僧侶雖不常參與婚禮，但因我之故，請你設法令我們可以一同去觀禮。」院長說十分願意。天一放亮，院長便差人告知新郎，說他和他的朋友要同赴他的婚宴。新郎回說很感謝他們的賞臉。到了入席的時候，滔勒羅仍然照來時一樣，與院長同到新郎之家。衆人雖不認識他，卻都很詫異的注視；院長便說他是蘇丹打發來見法蘭西王的公使。滔勒羅坐在其妻的對席，滿心歡喜的望着她，覺得她對於婚禮顯出很不舒服的神氣。她也不時看他一兩眼，但不認識他，因爲他長着長的鬍子，穿着奇怪的服裝，而且人人都說他已經死了，萬想不到是他的。末後，他覺得試探她記不記得他的時勢已至，便除下臨別時夫人給他的指環，叫侍從的少年來說：「請把我的話告訴新娘，敵國的風俗新娘要表示歡迎，須把自己喝過酒的酒杯，斟滿酒送來；等賓客隨喜喝了，用物蓋好，再送回新娘喝杯中的餘酒。」侍者命依傳言，夫人以爲他是個大人物，便吩咐把她面前的大金杯斟滿酒，命人送給他。滔勒羅預先把指環放在嘴裏，令指環放入杯時，無人知覺；只

喝剩些少酒，就用蓋蓋好，再命人送回她。她接過酒杯，勉強依照他所說的風俗，去了蓋，拿近嘴口，卻看見杯中的指環。想了一會，認得是她送給丈夫的，便拿出來，小心注意細察來客。卒之憶起是他，便不顧一切，推開面前的椅桌，大叫道：「這是我的夫主！這真是我的夫主啊！」說着一直跑到他的席前，不顧一切，緊緊的擁抱住他，一若再不肯與他分離的樣子。衆人初時稍稍有點紛擾，但大多數都以這高貴的武士回來爲喜。滔勒羅叫衆人靜下來，把已往的事詳細說了一遍。末後說，希望娶他的夫人的紳士，起先以爲他身亡，才娶她。現在見他活着回來，應讓她復歸故夫。新郎雖然有點失望，卻也勉強答應了。說彼此是朋友，自然願意遵命。夫人遂除下新郎給她的冠冕指環，改套上從酒杯拿出來的戒指，及撒拉丁送來的鳳冠，兩口兒離開新郎之家，以新婚似的華麗，相偕回府。他的親友以及人民因他的身故而悲傷的，至是卻把他看做一個奇蹟，很快活的與他相見，紛紛上前致敬。滔勒羅把帶回的珠寶之一部分散給爲婚宴破費過的人，一部分送給院長，此外賞賜有差。隨後又把安然回家的佳音通知撒拉丁，從此與他的親友及忠僕同居，和他的最高貴的

配偶過了多年的幸福生活，而且比前更慷慨更好客。這就是他們的患難，和最快樂好施的禮貌的結果。許多人試過學效他們的樣子。但這些人雖然有錢，卻做得很壞，反到失了人的信仰。所以若果沒有賞罰，那是不足怪詫的。

故事第十

王上的長故事已經說完了，各人都顯出很快樂的表情，現在只差帶奧紐斯沒有說過，他便開言道：——

最高貴的女郎，我們今天似乎專講國王蘇丹之類的人，所以我也不想相差太遠，意欲講述一個侯爵。我之所以講他，不是因為他尊貴偉大，卻是講及他的極端卑鄙和殘忍，雖然結局是好的。但是，我勸各位切不可學效他。

很久以前，在薩魯礎諸侯爵中，其最尊貴，成爲一族之長者，是一個少年，名叫瓜爾底管里，還未結婚，終日只打獵飛禽走獸，絕不想及娶妻生子；這一點無疑是很聰明的。可是他的臣僕卻不讚成，時時催促他結婚，使死後不致沒有後嗣，致令他們沒有主子。他們獻了一位很美麗的女子給他，家世也很高貴，各人都以爲她希望極大，估量他一定很有滿

足的理由了。「尊貴的朋友，」他說，「你們迫促我做一件我完全反對的事：試想一想要找一個性情相投的人，是何等困難，而性情不合的卻所在多有，再想想一個人終生被一個不投機的婦人糾纏着，生活又何等困苦。你們從女子的家世來定她的性情，選一個來悅我，這真是絕謬的妄想：姑勿論她們的真父不易確定，試看世間有多少女子既不肖父，也不肖母的？雖然，你們既極想我受羈絆，我也不堅拒。但假如有什麼錯誤，我不願歸咎別人，只想自己負責，因此我要自己親自選擇，讓我高興娶誰就娶誰罷。除非你們能夠證明她雖然堪當做我的夫人，你們不久就會知道我違了自己的意向，勉徇你們的請求而娶妻是何等可苦的事情了。」這班忠誠的人回答說他們十分滿意，只要他肯試驗一下。

少年的侯爵不多時以前曾愛上一個貧窮的村女，她住在離他的宮室不遠的村裏；他以為如果和她共同生活，一定很安舒，就決定不另他求，一意娶她。因此遣人召她的父親到來，把己意告訴了他。隨後召集所有臣屬齊集，對他們說，「紳士們，你們的主意要我娶妻。我自己並不高興結婚，只為滿足你們的期望，你們已經應允過不論我選擇那一個，

你們都滿意，而且給她以相當的尊敬。現在我實踐我的應許，希望你們也實踐你們的。我已經在附近找到一個我心愛的女子，意欲娶她，幾天之後就領她回來了。你們當心要尊敬我的配偶，當她做你們的主婦，使我以你們守信爲滿足，如我對你們守信一般。」各人都宣言願意，及應許以主婦之禮奉她。

過了幾天，他們準備最豐盛的婚筵，與王子無異，又徧請領地內及四週各采地的親族，大領主等到來；同時又命人依照他要娶的那個女子的身材，縫製最華貴的袍服；此外並備辦腰帶，指環，精美的號筒，以及新娘一切裝飾應用之物。到了預定的日期，約莫第三時的光景，他便上了馬，帶住他的朋友和家臣。諸事佈置既妥，他便說：「紳士貴人們，現在是親迎新人的時候了。」於是一齊策馬向村中進發。他們走近女家的時候，卻見她正在井邊汲水，隨後和幾個女伴前來看新侯爵夫人。她的芳名叫格麗斯達，他便叫她的名字，詢問她的父親何在。她很有禮的答道：「榮耀的主，他在家呢。」他便下了馬，吩咐衆人等候，逕直單獨走進小屋，找到女子的父親（名叫基安奴可羅）對他說：「忠誠的人，我來

迎娶你的女兒，但先要在你面前問她幾句話。」於是就問她願不願意讀書來取悅他，不論他說什麼，做什麼，都不要不舒服；又問她肯不肯時時服從……此外還有許多問題。她通通回答個「是。」他遂拖住她的手，叫她在衆人之前脫去舊衣，把替她預備好的珍貴衣飾拿來，給她穿扮得十分整齊，又把鳳冠加於她的亂髮蓬蓬的頭上。打扮好之後，衆人十分驚奇，他便說，「看啊，這便是我要娶的女子，假如她也肯嫁我。」隨卽轉而詢問滿面嬌羞站着她說，「你肯嫁我嗎？」她答，「肯的，只要爵爺悅意。」——「好，」他說，「我就娶你爲妻。」於是就在衆人之前與她成婚，扶她上馬，很榮耀的領她回宮，以與法王之女結婚一般隆重華貴的典禮，慶祝他們的嘉禮。青年的新娘穿起華服，心理與行爲都起了顯明的改變。她的人格很得人愛，又很和藹可親，很純善，竟是一位侯爵的女兒，絕不是一個窮苦的牧人之女。從前認識她的人，都十分驚奇。她對於丈夫又很柔服，事事都很順從，令到他也自視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對於下屬，也很溫和，很謙遜，衆人都愛敬她如自己的生命，祝禱她康強富貴，並改變從前的意見，宣言侯爵是全世界最明達最有眼光的

王子，因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像他在卑賤的習慣及土頭土腦之中，看出極高的德性。

不多時以後，她的顯明和良善，不但爲此邦的談資，且傳徧各處；從前反對侯爵妾她的人，現在倒稱讚他了。不久，她就有了孕，生下一個女孩，侯爵十分快活。然而，沒有許久，他腦中又生出一個新念頭，就是用長久難受的痛苦，試煉她的忍耐力，於是就開始用惡詞厲色對待她，對她說他的臣僕因她父母出身卑賤，很看不起她，尤其是見她生了孩子之後；他們對於所生的女孩，都嘖有繁言。她聽了此言，絕不改變她的禮貌和對各方面的決心，答道：「我主，請你照你以爲最有益於你的榮耀和幸福的辦法，處置我罷。我自視比最卑微的人更要卑賤，並且不配受你開恩加於我的那種尊愛，所以我完全順服你。」爵爺很嘉許她這一番說話，覺得無法奪去他加於她的榮耀。後來，常把臣僕不能忍受她所生的女孩，和她說了又說。最後預先教定一個僕人如此如此，僕人就露出愁苦的神氣走來對她說：「夫人，如果我不遵從主人的命令，我就要喪失我的生命；他吩咐我把你的女兒帶走了……」說到這裏就不說了。夫人聽了僕人的話，又看見他的神氣很難看，憶起丈

夫時時對她說的那些話，就斷定他一定受命來殺害孩子。於是從搖籃抱起小孩，吻她一下，給她祝福一番；雖然慈愛之情擾動她的芳心，但表面上神色不變，溫柔地把女孩放在僕人的懷中，說：「拿去，照主人和我的命令而行罷；但除非主人有命，切勿令她膏禽獸的饑吻啊。」僕人把小孩帶走了，回來把她的話報告於主人，侯爵對於她的恆忍，非常驚嘆，仍叫那僕人把女孩帶到波倫那，給一個親人小心撫育教養，但不要洩漏秘密。

後來，夫人再次有孕，生了一個男孩，侯爵又萬分快活，可是對於以前的試煉尙未充足，又復更難堪地窘逼她，一天很生氣的對她說：「你又替我生下這個孩子，我不能和我的子民同住了；因為他們十分憤激，說一個貧賤牧人的孩兒，將繼我為他們的領主，除非我照前次一樣處置這個孩子，我就有被逐出國的危險；隨後我還要打發你走，另娶一個更適合的婦人。」她聽了這些話，十分柔順，只答道：「我主，只管留心自己的安舒和幸福，不必理會我罷；因為只要你快活，則我也再安樂沒有了。」過了幾天，他又照前次一樣，命人要了她的孩子，假作殺害了他，實則暗地裏送到波倫那，和女兒一同撫育。她仍然一樣忍

受，侯爵愈發嘆服，自謂斷沒有第二個婦人能夠照樣忍耐的。假如他不是見她十分疼愛自己所鍾愛的孩子，他一定以為她是缺乏母愛的了；現在他深覺這完全是她的服從與恆忍。人民以為他真個把兩個孩子處死，就大大的埋怨他，且視他為最殘忍的人，而對夫人則表示極大的同情。但凡與相識的婦女來往，人家弔慰她的喪失的時候，她只說，「這不是我所願的，卻是生育他們的他的主意啊。」

過了幾年，侯爵決計施行最後的試煉，就在很多人之前宣言不能再忍受他的夫人。說少年的舉動很愚蠢，娶她回來，現在要懇求教皇特許他另娶，而把她休置。許多高尚的人，力斥其非，但他不回，一意孤行。她聽了他的話，就希望再返父家，照前一樣看牧牲羣。她見了別個女子受他的寵愛尊敬，也許會暗中愁苦；但許多命運的打擊，她已經抵受過了，因決計實行大歸。不多時，侯爵接了一封假信，說是由羅馬寄來的，便對衆人宣佈說教皇已經特許他再娶而休棄她。又叫人把她帶來說，「婦人，奉准教皇之命，我可以休棄你，另娶一個婦人了。我的列祖都是本國的君王，而你的父親不過是一個農民，我不願再娶你。」

了，把你打發回去你父親的陋屋，你帶來的財物，都帶去罷。隨後我就另選一個配得起我的婦人。」至此，她忍不住淚珠倒瀉，回說：「我主，我時時都自覺我的奴性配不起你的高貴地位和世系了。我之所以倖膺殊寵，皆賴上主和你的提拔，現在你既然要收回你的恩寵，我很願意交回。這是我娶我時所賜的約指，我交還你。你命我把妝奩拿去，這一層你不必叫人計算，我也不必用銀袋裝載，更不必用馬匹馱走，因為我還沒有忘記你要娶我時我是赤體的；假如你不以暴露曾經產過兩個孩子的身體爲褻，我也可以遵辦。但爲補償我帶來而不能帶回去的童貞，求你於我的妝奩之外，給我一件更替的內衣。」他幾乎止不住眼淚，卻仍故作嚴肅的面孔，說：「那麼，你可以得一件。」雖然人人都替她要求多給一領舊袍，遮蔽曾經侍奉了他十三年以上的她的肉體，以免出醜，但都無效。她就只穿着一件襯衣，離開他的宮殿，哭着重返母家，見者皆爲之傷心嗟嘆。那貧苦的農人，絕想不到他會愛她這麼長久，天天都預料必有此事發生，一聽到此訊，就拿着從前當他娶她時除了的外衣走來，給她重新穿上。她穿好舊衣，回去照常處理父親的小家庭的事務，以夢

想不到的最大魄力忍受相反命運的凶狠試煉。

侯爵宣佈將與帕拿哥一位伯爵的女兒結婚，故作準備婚禮的形樣，命人去召格麗斯達來，對她說，「我將帶才結了婚的婦人回家，意欲當她初來之時，對她表示尊敬之意。你知道我沒有一個婦人能夠收拾房間，及處理這種隆重典禮所應辦的很多事務。你對於我家的情形十分熟識，我意欲命你照你所以爲最妥善的佈置一切，並請你把自己當作本家的主婦一樣，隨你的主意，邀請國中的貴婦。等婚禮完成，你就再返回你父親的家庭。」這些話雖然尖刀似的直戳透她的芳心，況且她雖然能夠離棄大幸福，卻不能忘情於愛，可是她仍然答道，「主上，我很願意遵行你的命令。」於是粗衣布服的走入才穿着襯衣離開的宮殿，一壁哭着，一壁收拾房間，把堂上的椅桌洗拭乾潔，如同最卑微的僕人一般；又指導廚中一切事務，等各事都辦理得十分整齊修潔，方才停息。此後，又以侯爵的名義，徧請國中的貴人命婦來赴席。到了婚禮的日期，她淡妝素服，以想不到的最嫺雅喜悅的禮貌，迎接女賓。

侯爵的子女，在波倫那小心撫養大了，（女兒已經十二歲，長得美貌絕世男孩已經六歲）至是他便打發人到他的女戚處，叫她偕同一班榮耀的扈從，帶孩子到薩魯磋，沿途散佈流言，謂送幼女來嫁與他爲妻，卻不令人知道真相。她便帶同一班侍從起程，旅行了幾天，約莫是晚餐的時分，才到達薩魯磋，見全國的人都聚集在一處，爭看新夫人。少年的女郎，受在場的一切婦女的熱烈歡迎，入到宮中，見筵席都遮蓋着，格麗斯達打扮得很卑微，卻很愉快的迎上來，說：「公主，極表歡迎。」衆貴婦極力勸侯爵讓格麗斯達自己退居於靜室，或則任她穿着自己的服裝，免至這麼寒酸的在賓客之前出醜，但不中用。她們無法，只得各各就坐，挨次受款待。少女呢，受衆人一致稱讚，人人都說侯爵的改娶很不錯，格麗斯達更特別讚美她和她的弟弟。

侯爵現在覺得已經試煉出其妻的堅忍，又見得不論什麼試煉，她都是一樣的忍受。此次試煉，做得十分謹慎，她斷乎不知道的，起先以爲這種苦楚一定會搖動她的堅忍，現在竟出乎他的意料，覺得應該停止她的苦難了。於是叫她走到衆人之前，含笑說道：「格

麗斯達，你以爲我的新娘怎麼樣？」——「我主，」她答，「我極力歡喜她；若果她不但美貌，而且一樣的穩重，你娶了她，便可以算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我極謙遜的乞求你不要把對待前妻的摧心的行爲，再施於這位女郎；因爲她很年青，又自少受溫柔的教養，不比你的前妻從小就在艱難困苦中長大的。」侯爵見得她雖然以那女郎爲他的新人，卻仍卑柔溫厚的答他，就叫她坐下，說，「格麗斯達，你已經堅忍了許久，現在是收穫的時候了。從前稱我爲殘忍，不公平道，且以我爲惡魔的人，至此也該知道我以前一切作爲，只不過要教你爲妻之道；次之，教他們曉得如何選擇妻了；末了，更由此保證我從前一結了婚就會危及的安舒逸樂。故此我便立心用殘酷有害的待遇，給你證明我絕不覺得你在言行上有過一次違背我的意旨，現在我可真獲得所望的幸福了。我要在一時之間，把我剝奪你的許多東西恢復，並且拿最寶貴的東西來補償我加於你的許多痛苦。請你迎接這位女郎和她的弟弟，你以爲她是我的新娘，其實是你和我的兒女啊。你和其他的許多人都以爲我已經殘忍地殺害了。我仍舊是愛你，重你，勝於萬有的丈夫。我得你爲妻，世界上沒

有比我更幸福的了。」

說完之後，便極親暱的擁抱着她，一同起立，（她快樂得哭出來，）一同走到女兒的坐處，對於這些事十分驚詫，很溫柔的與她和她的弟弟相見，並且與他們和衆人廝認。命婦們滿心歡喜的從席間站起來，領格麗斯達進臥室，重新拿侯爵夫人的華貴服飾給她打扮，（她雖然衣衫襤褸，仍不失侯爵夫人的風度）然後再領她出大堂。衆人對於她和她的子女都十分快樂，對於所經的事，也表示極端滿足，筵席一連開了幾天。侯爵的試煉雖然太過厲酷，夫人所受的磨難，也太過難堪，但衆人仍以他爲一個很聰智的人；至於侯爵夫人，更是曠世無匹了。過了幾天，帕拿哥伯爵返回波倫那，侯爵免了夫人的父親的勞役，以泰山之禮供奉他。從此他很舒服的活到高齡。後來侯爵把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同等的貴族，終生與夫人同居，盡力對她表示尊敬之意。

我們有什麼話說呢？聖靈可以從天降臨於最卑微的寒士；至於宮殿只能產生宜於受豬豕養育的那一路人，卻不配在高位爲民主。除了格麗斯達，誰還能夠不用眼淚，僅用

外表的滿足來克勝她丈夫所施的最嚴酷且聞所未聞的試煉呢？許多婦人若果像她一樣，被丈夫赤體逐出家門，一定即時置備華美的衣服，馬上把自己及丈夫容貌裝飾起來。

帶奧紐斯的故事已經完結，衆人紛紛談論，各照己意或責此或讚彼。王上見太陽已經沉西，黃昏遠遠臨近，仍舊坐在原位說：「我估量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的聰明智慧，不但要能記憶往事，也不單要明瞭現在，更要能夠預料將來；即以人類已有的知識，來判斷智慧的最大證據。自從大疫發生之後，我們離開佛羅稜薩，期保存我們的生命，用娛樂來免除在城中繼續不絕侵擾我們的那些憂慮，和災禍的憶念，到明天恰可是整整十五天了。據我看來，我們做事很好而且很誠樸。我們所講論的，雖然只是些無足重輕的小事，隨便享受些無邪的愉悅，但是我總覺得我們在這十五天內所作所談，沒有一樣應受懲責的——反倒事事都很合禮，事事都很和諧，大可以說我們是一個兄弟姊妹的小團體。故此，爲預防將來會有使我們不安的事情發生，致令人們對於我們相處太久而說我們的壞話起見，現在我覺得人人各有其身分，各有其名譽，最好從此大家各歸原處。還有一層，人

們都知道我們聚在這裏，說不定有人聞風加入，我們的團體便擴大了，那時反覺全無樂趣了。若果大眾贊成，我想把王權保持到明天大家分手之時；但要大家的意思和我相反，我心目中也有一位做我的繼任。」這一番說話，惹起很大的辯論，但卒之決定以順從王上爲最安全最妥當。於是他就召家宰進來，把明早應辦的事吩咐了他，就宣布散衆，直到晚餐時候。他們仍照從前一樣，各隨其好，以尋樂。到晚餐時，重又集合很快活的用膳。餐後，就開始玩音樂，羅力塔領衆跳舞，王上命菲亞麥塔唱一首歌曲，她就很愉悅的唱——

和歌 倘若愛情沒有妒忌的擾慮，

世上便沒有更幸福的仙女了。

倘若愉快與燦爛的青春，

溫馨嫺雅的談吐，

對於真理的嚴格尊重與崇敬，

是一種符籙，確保成功，

你便一定讚許我的音聲，

因為這一切都集中於我的愛情。

倘若………

但當我看到同我一樣姣好聰明

的仙女所施行的技術，

我的心兒便感受萬千的震驚，

生怕她們會掠奪我的喜樂，

致令我凱歌高唱的事情，

反令我鞠凶災禍備罹。

倘若……

假如他堅保我的欲望，

我就不必苦惱昏迷，

但節操卻很像把他的

主見灌輸於全體女性，

這就令我疑懼仙女逼近，

監視他的眼睛每一下的動靜。

倘若……

所以，少女啊，我向你們呼籲求情：

你們既然尊重合宜公正，

請你不要愛情欲的誘惑，

惱怒對我僵蠶自縛的愛情，

須知你們令我感傷愁苦，

將來你們也會受同樣的報應。

倘若………

菲亞麥塔一唱完，坐在她身旁的帶奧紐斯便哈哈大笑的說，「夫人，最好讓女郎們明白你的意思，因為恐怕有些人因愚昧而發生誤解，你就被人侵犯了。」接住還唱了許多歌曲，時將午夜，各人便遵王上之命，回去休息。

天一放亮，衆人起來，家宰已備好車馬，女郎們便遵王上之命返回佛羅稜薩，三位紳士則在與她們初會的新聖馬利教堂與女郎們作別，揀各人最喜好的地方去了；女郎們也各歸自己的本宅。

略論薄伽丘及其作品

像許多古代的大天才一樣，薄伽丘的作品是比較他自己更多人知道。雖然會有許多人說是作薄伽丘傳，但多數他們以為是最有特見的重要部分，是根據憶斷的。在許多從事這種工作的較近代的作家之中，沒有一個是比較吉盧拉美，提拉波斯岐做這個題目做得更公正的了。在他那本意大利文學史中，他曾很忠實地比較及論列他以前的薄伽丘傳作者所提出的各種問題及結論，我想這裏是沒有比依照他所用的方法，給讀者以一個關於那「尊貴的佛羅稜薩人」的生平及作品的簡短的敘述，為更能使讀者滿意的了。

我們的作者是部奧那猶圖的車連奴的薄伽丘的兒子，車連奴的薄伽丘族，最初是在一座位在約離佛羅稜薩二十里之遙，在往瓦爾得魯的路上的亞爾薩谷中的拆培爾

多堡壘來的，「這座堡壘，」薄伽丘自己說，「是佛羅稜薩未接納此地的人爲市民以前的我的祖宗的住所。」這件事實可以給我們對於他在他預備放在他自己的墳墓的刻石裏說拆塔爾多是他的故鄉的理由以滿意的解釋。因爲樣這，同時又因爲他仍有些遺產在拆塔爾多，所以他常自稱爲拆塔爾多的薄伽丘，雖然這裏並不是他出世的地方。

薄伽丘是否在佛羅稜薩出世，這是很難決定的。里曼尼說這是事實，但提拉波斯歧說得好，「如果他能多舉出些證據，那便好了。」特別是那些早期的作家對於此點也有懷疑。

歷史家微拉泥說薄伽丘的父親曾因爲商業的事件往巴黎，在那裏姘識一個當地的女子，後來他娶了她，而她就是薄伽丘的母親。阿爾礎的多密尼克，大致是跟從微拉泥的主張，但在此一點他卻持異議，他說他是一個私生子，他出世許久之後，他父親才和那女子結婚的。里曼尼甚且說，外桑主教蘇亞勒士曾在亞威農的案卷中找出一張給薄伽丘的恩許狀，准他加入那聖潔的宗派，雖然他有私生的瑕疵。提拉波斯歧總括以上的論

點說，對於這個題目，我們所能說的祇是他在巴黎出世是很自然的一句話；同時他又像許多佛羅稜薩人一樣，表示願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在這迷離的事件中，射入一點光明。

會有人假定說薄伽丘的父母是窮人而且是屬於下流階級的，而皆爾也稱說他爲「農人的兒子。」但里曼尼卻說這種猜度是不真的，由於作者以及他的父親都會受過重大的委託，及由於他父親商業經營之遠大，及他的家人們所擁有的財產便知道了。雖然如此，但我們要承認薄伽丘一生的命運都是不大好的，雖然我們不能引佩脫拉克贈給他遺產爲他是貧窮的證據，因爲這遺產之贈與是表示對於他的尊敬多過救濟他的貧乏。在亞馬圖的版本——羅馬，1478——中，薄伽丘是被稱爲「尊貴的佛羅稜薩人」

如果我們不能在這個銜頭裏得到甚麼結論，至少也可以決定在這共和國中的世家貴族和經商的職業是沒有甚麼衝突的。我們知道米第奇族是世界第一流的商人，而同時他們有一個時代是佛羅稜薩最華貴的世家。

至於薄伽丘出世的年月，是沒有甚麼可疑之點。佩脫拉克，他是紀元過後一三〇四

年出世的，曾寫信給他說：「你出世的時候我是九歲，」所以薄伽丘一定是在紀元後一三一三年出世的了。無論他是在佛羅稜薩出世，抑或是他的父親從巴黎回來的時候，把他帶回來的，總之我們可以決定他是在佛羅稜薩長大的。他在著名詩人斯特拉得的則諾比的兒子約翰那裏得到他的啓蒙學識。他的父親想把他造成一個大商家，不願他做一個有名的詩人，於是當他十歲的時候，便叫他離開學校，而把他安置在一個佛羅稜薩的商人的家裏，意思是想他在那裏得到些商業的知識。那商人想他的學徒得到更大的進步，當他旅行各城市的時候，便帶他一同前往，在這些旅行中，他們曾到過巴黎。但後來那商人發見他對於文學及科學的研究比較從事商業的各種瑣碎的事務更有興味，便把他送回佛羅稜薩去。但他的父親，仍不許他全心研究文學，於是那不幸的薄伽丘又再勉強往各處遊行，從事他完全沒有興味的瑣事了。當他年約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到那不勒斯去，一天偶然去瞻仰味吉爾的遺墓，在那裏他像得了一種神奇的靈感，便決意永和他的商務離別而完全獻身給詩神，他的父親如今對於他是完全失望了，便不得不任他

按照他自己的興味去研究科學，便教他去研究普通法律。相傳他所從遊的教授是著名的匹斯託雅的辛奴，他在他那裏聽了六年的演講，利都尼用一封薄伽丘致這位法律家的書來證實這件事。但馬薩歧里卻證明這封信是利都尼偽造的，而那位教授普通律法而不是教授教會律法的辛奴，是在一三三六年去世的，當時薄伽丘不過二十歲，正是他從事商業的時候，無論如何，那父親想把他造成一個法學博士，是比較的算是較有成功，他的父親在一三四八年去世，此後他便爲所欲爲了。

薄伽丘現在是自由了，他便全心研究詩學，但對於其他應用的科學也並非全不置意。他告訴我們安達利安得爾尼羅是他的天文學教師，他又說他少年的時代曾學過屬於神祕哲學的科學，雖然他並未說明這些科學究竟是甚麼。伊摩路的本服圖，佛朗斯·巴巴連，亞巴科的保羅，都說會是他的教師，但並沒有甚麼證據，照馬薩歧里所說則那最後一位不但不是薄伽丘的教師，而且實在是他的門生。薄伽丘從利溫茲派雷圖那裏學希臘文，他曾用過相當的力量向他的國人鼓吹希臘文的好處，說牠是真正科學的語言。

由於和與他同時的學者們的交遊，由於收集及研究古代希臘及拉丁的最好的作家的作品，薄伽丘不但成爲一個最雅麗的作家，而且成爲當時一個最有學問的人，由他的神話、地理及歷史的作品上，都可以顯出來。同時他又常有機會往各處遊歷，或以使者的資格前往，或以個人的資格前往，這些遊歷使他的閱歷更爲加增。但我們可以確定地說，這裏沒有一件事是比較和佩脫拉克通信這樣有益於薄伽丘的了。這種通信的開始的時期是很難決定。他雖然非常詳細地敘述他往那不勒斯旅行時的各種事情，但他並沒有提及佩脫拉克的名字。在佩脫拉克在一三六三年所寫給薄伽丘的信中，他已經稱呼他做「老朋友」，而且提起他說「他曾在往羅馬路經佛羅稜薩的時候見過他，而這年是剛好所有基督教國的代表在羅馬開大會的最易記憶的一年。」這無疑是指紀元後一三五〇的五十年大會了。至一三五一年佛羅稜薩人遣他爲代表往見佩脫拉克。當時佩脫拉克是住在帕雕亞，通知他說政府已經起復他的家族的地位，而且求他光臨他故鄉的大學，他們的友誼於是更爲密切。自此時起，他們常互相通信；彼此盡情傾吐，毫無隱

諱。

薄伽丘曾擔任過許多其他榮耀的使命。約在一三四六年間，他曾奉使往羅馬尼亞以及奉使往見拉溫那的君主奧斯塔斯奧。在十日談的引子中，證明一三四八年他是在佛羅稜薩，至少也在離佛羅稜薩不遠的鄉村中，當疫症流行的時候，他在那裏避疫的地方。我們在上面會說一三五一年是奉使往帕羅亞，在同年之末，佛羅稜薩人差他往見勃蘭登堡的候爵路易，求他來意大利商酌共同抵抗米蘭大公的勢力。這一次的使命，並沒有像他們所希望的這麼成功，當他回國覆命的時候，適皇帝查利第五，想在意大利經過，薄伽丘又被他的國人遣往亞威農，和教皇英諾森第六商酌，看可否接納這位皇帝的要求。在這個時期中，薄伽丘和佩脫拉克的會晤，祇不過是偶然路過的訪問罷了，但在一三五九那一年，我們的作者專為訪他的朋友而往米蘭旅行，他們便沒有障礙地盡量暢談了。在這次談話中，薄伽丘承認他自己曾在佩脫拉克那裏得了許多教益，特別是他所給他的使他離開了現世生活的快樂，而把他的思想轉向那永存的事物的好的教訓。

我們一定要承認薄伽丘以前的生活是不是很嚴格而且不是最可讚美的，他的作品特別是十日讀，表示他是一個不修邊幅，而常對於神聖的事情並不尊敬的人。佩脫拉克，他也有他的弱點，但他常保有宗教和虔敬的心情，所以他的友情對於薄伽丘最爲有用。薄伽丘自這個時候起，思想開始極端反動，至一三六三年，他便完全改變了他生活的態度。因爲爲一個卡他施恩派僧徒柏特洛尼阿神父論及他的預言式的說話所感動，薄伽丘決意棄絕詩歌及一切美文，而且棄置一切他所讀過的書籍。但他的良友對於這件事又給他一個好意見。佩脫拉克告訴他說對於那些世俗的作者的作品是不必完全停止不去研究的，而且如果我們善用牠們，牠是很適用的，有許多最虔誠的人，甚至教會裏面的教父及博士們都會給我們以許多好例。在這個時候，他是不便奉行教士的規例的。雖然如此，但他真的是很想奉行，在里曼尼的書中羅列着不可否認的證據。

一三六三年，那不勒斯的執政尼古拉阿克阿里請他到首都去，薄伽丘接受了他的延請而赴那不勒斯，在那裏他得不到他們所以爲他所應得的敬禮，他便立刻很不悅地

離開了宮廷。甚且有人說這次的冷淡的接待令他起了一種厭世之心，因此他便成爲一個卡他施恩派僧徒，法郎士薩格里曾用這個題目作了一首十四行詩。從那不勒斯回來的時候，薄伽丘經過威尼斯，和佩脫拉克在那裏住了三個月。二年之後，佛羅稜薩人又遣他往亞威農見教皇烏爾班第五。那教皇因爲某種原因，不喜歡那些佛羅稜薩人，但薄伽丘卻幸而能用一種關於他們的行爲的很得體的解釋，博得了那教皇的歡心。他回來之後，便被選爲執政之一，被任爲軍政部長。一三六八年，他再往威尼斯，想在那裏遇見佩脫拉克，但佩脫拉克此時剛好離開那裏往巴費亞去，令他非常失望。一三七三，佛羅稜薩給他以他們尊敬他的更大的證據。他們決意建立一公開的講座來講解但丁的詩歌，他們覺得沒有一個比薄伽丘更適合於這件任務的了，便在一三七三年十月開始請他講解這個詩人的作品。這位詩人雖然死去不及五十年，但甚至意大利人自己當時也不甚了解他的作品了。佩脫拉克死於一三七四年七月十八日，而他的朋友，有人說是他的門生，卻大約比他多在世一年。當佛羅稜薩亂黨作亂的時候，薄伽丘是常避往拆塔爾多，而在

一三七五年十二月廿一號在那裏去世，他們用和他的功德相稱的榮典來埋葬了他。

我們祇知道薄伽丘是一個小說家，但意大利人卻常稱他爲意大利文的最善運用者之一。他的同代的人都以他爲一個絕大聰明的人，而他的天賦的才能，以及他那異常廣博的學問，使他可以用最溫雅的外交手腕來服務他的國家，同時他又用他的作品來使他的國家得到光榮。

撒拉泥說薄伽丘是一個頗爲肥大的人，他的軀幹是很昂藏的，他的面是圓的，有一個在鼻孔之上稍爲低折下去的鼻頭，他的脣是頗厚的，但卻很美而且生得很自然，兩頰有窩，笑起來的時候是很美麗的；他的神色活潑而快樂，而他的說話是很動聽和很流利的。

或者有人會很奇怪爲甚麼我們總沒有說到他和那美麗的菲亞麥塔的姦通的故事。我們並非不知道有人以爲薄伽丘青年的時候，會到那不勒斯，在那裏和一個他名她爲菲亞麥塔而她的眞名是叫做馬利亞的女子發生戀愛。這個女子是羅伯王的私生女，

雖然已經嫁給一很尊貴的貴族，但她卻將她的愛情轉向薄伽丘，她愛得如此利害，直不顧及自己的貞節。薄伽丘曾戀愛過一個婦人，他曾給那婦人以菲亞麥塔的名字，這無疑地是真的，而羅伯王在未即位之前，曾和一位貴婦姦通，生下一個女孩，這也會是真的，但這個女孩，是否就是和薄伽丘所稱爲菲亞麥塔同是一人，這就很難決定了。

薄伽丘用拉丁文所作的書籍，有羅馬簡史，由綸緒拉斯起直至七百二十四年那一年，內有羅馬七王及由該撒至尼羅各皇帝之比較，此外又附有列女傳，神們的家譜，以及關於山海河等文章等等。歷代名人傳略，此書由亞當說起直至一三五六年爲英人所擄之法蘭西王約翰止。此書曾被譯爲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及法文。此外我們又可以加入一封他給他的認罪者 Fra Martino da Segni Agostiniano 的信，以及十六首用拉丁韻文寫的牧歌。

以下各書相傳也是薄伽丘作的：
de Victoriis Sigismundi Imperatoris in Turcas de Heresibus Boemorum de Capta Constantinopoli 以及 de Tartar-

orum Victoria in Turchas 這些書籍都是很怪誕的，大約不是薄氏的作品。

至於用意大利文寫的，則有 *Il Filicopo* *La Fiammetta* *L'Ametos* *Il Laberinto d'Amore* *Il Comento di Dante* *La Vita di Dante* 以及這一本十日談。對於他的詩的作品，據說是曾被評為遠不及帕那薩斯。巴爾退則名他為「不像樣的詩人」。這或者是太過嚴酷一點，而帖奧魯洛里，在他的一七二五年印行的十日談的版本中，他寫上幾句話說，薄伽丘以詩為業，但他的詩是很平庸的，他是完全沒有得到這種詩才的恩賜。他不熟悉各種詩體，雖然在他的散文故事盈溢着詩的想像，而他的句子充滿着秀美和優雅，但每日結束時的歌，仍是在水平線下的。雖然如此，但洛里仍列出許多散佈在他的流麗的散文中的優美的詩句，給讀者列成一表，共有六百六十二節之多。

但無論我們那談諧和機巧的小說家，在詩歌方面，如何被人評為平庸，但人們所給於他的散文作品之真誠及普遍的讚美，實足以補償之而有餘，而且即使在詩歌方面他是不及許多人，但在散文方面他是無疑地超越一切。洛斯科在他的米第奇的羅梭索

的傳裏說，「薄伽丘的功績，已普遍地爲人們所認識和鑒賞了。但或者沒有一個人比維稜索對於他的認識更爲真確的，當他想令人們知道意大利文是重要和高貴的語言的時候，他很公正的說，在但丁，佩脫拉克及薄伽丘的作品中，可以找出這種文字美妙的證據。他說：「他們已經充分表現出這種語言能怎樣巧妙地表現各種思想了。」他又繼續用下面這樣的說話來專論我們的作者：「那位博學善辯的薄伽丘的散文作品可以說是獨步的了，不獨在乎牠們所表現的創作中，也在乎牠們美曼而多變化的風格。當我們細讀十日談的時候，如果我們注意牠題目之多變化，有些是嚴肅或悲劇的，有些是談諧或喜劇的，陳列出人類所能遇着的一切由愛戀，憎恨，希望，或恐懼而發生的騷動；如果我們注意那敘述方式的變換，以及那些表現出一切由於我們天性的特點，感情的衝動而發生的情境之創造，我們便可以無疑地決定這裏是沒有一種語言是比較我們的語言更適於用來表現的了。」

薄伽丘在他的在十四世紀中頁作成的故事及小說集中，加入了戲劇的體裁，這無

疑地是文體止之一大進步。十日談，姑勿論牠其他方面的優點，祇就這一方面而論，牠也和據說是先牠而作的古代百篇故事有同樣或者猶有過之的進步，因為正式的喜劇，是不能徒然有數目相等的不相連屬的獨幕便可以算事的。所以依照忒立特的意見，如果批評家允許我的把十日談及其他同樣的作品視作不能在劇臺表演的喜劇，大約也不會有甚麼大害罷。

十日談之作，許多人都以為是在一三四八大疫流行那一年，這大約是可信的，因為非在這個時期以後，薄伽丘是不能開始這種工作的呀。他在何時作完這本十日談，我們也無從決定，只似乎其中有一部分（或者就是前三日的故事）是先行發表的；在拉俾連多論戀愛的一段中，表出薄伽丘當他約有四十歲的年紀的時候，便自視為一個長者，所以十日談第一部分發表的時候，或者正如薩微阿提所定，是在一三五三年，薄伽丘剛好四十歲的時候。如果我們細想這種作品的性質，我們便很難以為牠是十年內完成的作品了，所以像我們現在所見的完全的故事集，大約要在一三五八年才能發表。

薄伽丘的拉丁作品，嘗被人控爲抄襲，而凡奴濟說他在十日談裏也有同樣的弊端。這件事有一部分的真實是無可懷疑的，但究竟有幾多是抄襲來的，我們現在無從決定。

窩吞在他的英文詩學史裏說他覺得薄伽丘十日談中有幾個故事，是他從那些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被驅逐出的意大利避難的博學的希臘朋友中得來的，因爲例如在第五日故事第一中，那些人名是完全希臘的，而牠的背境是在羅得斯，居比路，克里特，以及其他屬於東羅馬帝國的區域內的希臘地方。

那些談諧的故事或者大部分浪漫和戀愛的故事無疑地是從他的教師巴藍從君士坦丁帶來的歷史和詩歌的作品集取材的。薄伽丘是一個好學的人，我們很自然地以爲他對於這文藝的寶藏是很熟悉的。而那些因爲君士坦丁陷落而出走的人們所帶入意大利的各種遺文，現在我們祇能從薄伽丘的作品中看到了。許多東方的小說是由這種改譯的方法傳入歐洲的。

他從法國 Troubadours 詩人的詩歌中（這些詩歌因爲當時法蘭西語之流行很

容易便傳到外國去)抄了許多篇最好的故事，特別是抄律特柏夫和希拍兩人的作品。律特柏夫是紀元後一三一〇年時代的人，他用韻文寫出許多談諧的故事。第九日故事無疑地是薄伽丘從這位法國老遊行詩人那裏襲取的，此外或者還有兩篇或三篇，也是這位詩人的作品。希柏是一二〇〇年時代的人，他用韻文寫一本法國的浪漫故事叫做希臘的七個聖人。他是從一個高塞爾夫的修道院裏的修道士真尼斯的拉丁文本翻譯來的。這本書是多方面的，內含許多有趣的故事，奇怪的冒險，寓言以及格言。我們作者在那裏抄取了四個故事。

我們不要忘記薩克蒂是比較薄伽丘更先印行故事集，但十日談之發表，卻奠定了這種文體的根基。牠們在意大利文學復興之前不過是很粗陋的作品罷了。薄伽丘從他自己的國裏，收集了許多故事的材料，同時他又從因君士坦丁陷落而逃來的師友中得到許多希臘的作品，他給牠們以新的背境而用純美的風格把牠們表演出來。或者也有一小部是他自己的創作。他的風格不久便為許多他同國的人所做效，例如坡佐，班得羅，

Le ciento Novelle Antike 的無名作者，先提奧佛稜左羅拉馬爾斯皮尼等等，雖然多數是不成功的。甚至馬基雅弗爾他是把最活潑的機智和最深沉的思想合而爲一的，他是曾寫過兩篇喜劇，同時又寫過一本他的國家的政治史的，當他寫他那本史爾發加的故事的時候，也不惜降格來採用這種體裁。

在一五七〇年之前，威林佩因特爾他是倫敦城軍政部的書記，又曾做過康特城塞芬諾克斯學校的校長，印行了薄伽丘故事的一大部分。他的第一集是題作「快樂的王宮，第一集，內有薄伽丘故事六十篇，倫敦，一五六六。」這本書是題獻給窩立克爵士的。第二集也跟着不久出現了，那是「快樂的王宮，第二集，內有薄伽丘故事三十四篇，倫敦，一五六七。」這一本是題獻給佐治蒙厄德爵士的。莎士比亞的古代隱語及他的結構計畫經過一班注解者的鈐釋之後，我們便很容易指出莎士比亞會怎樣應用薄伽丘的材料。這班注解者的精密的考據，曾經那博學多能的以撒里德所組合和潤色，而編入他在一八〇三年出版的二十一卷的莎士比亞劇本大全之中。

綽塞在他的奧斯活牧師的故事，或忍耐的格立則爾達的故事的小引中，宣告他這個故事是在帕雕亞的時候，得自佩脫拉克的。但其實這個故事是薄伽丘創造的，而且就是十日談最後那個故事，佩脫拉克雖然和薄伽丘做了將有卅年的最知己的朋友，但直至他將死之前，他才見到這本十日談。

當佩脫拉克一三七四年，退處於威尼斯和帕雕亞之間的阿夸的時候，這本書偶然落在他的手。那第十日故事第十的故事感動得他最利害。他這樣愛好這篇故事，把他熟記在心，轉述給他在帕雕亞的朋友們知道。他覺得這是薄伽丘故事中最好的一篇，爲使他廣傳及爲那些不識意大利文的人們也可以得讀起見，他把牠改削了一些譯爲拉丁文。佩脫拉克會將他翻譯他這篇故事的事情，用信通知薄伽丘，在這封信內他說，他會將這篇故事的譯本給一個帕雕亞的友人讀，那友人爲這個故事中的事情所感動，不禁爲之嗚咽流淚，不能讀至終篇。在這封信裏他又說後來有一個威尼斯人聽見帕雕亞人讀這篇故事的時候會如此動情，他自己也想試一試。他很高聲地把牠讀出來，由始至終，

聲音面色都沒有改變，但當他把這本書遞還佩脫拉克的時候，他承認這是一篇很動人的故事。他說，如果我以為這篇故事是真的呢，我便會像帕雕亞人一樣哭起來了。但這不過顯然是一個小說罷了，因為這裏是從沒有過，而且將永沒有一個格麗斯達這樣的妻的呀。

綽塞在他的小引的宣言中似乎暗示着，他這篇故事是得自佩脫拉克而不是得自薄伽丘，而且我們也可以相信他並不是得自佩脫拉克的拉丁譯本，而卻是佩脫克在帕雕亞所向之述說這個故事的朋友之一。這一個也可以在那小引中清楚地看出來。

我告訴你一個

我從帕雕亞的一個有名望的牧師所聽來的故事！

他就是佛朗士，佩脫拉克，一個桂冠的詩人，

高貴的牧者，他的詩詞是如此美妙。

令詩的意大利更為光輝。

綽塞的故事是比較薄伽丘的長一點，情節也比較多些。佩脫拉克的拉丁譯本，是並沒有印行。牠的抄本現存在巴黎公共圖書館，以及奧斯活的馬格達楞學院中。

這個故事不久便在法國很流行。一三九三年巴黎的戲劇家把牠串作一齣法文的詩劇，名為“*Le Mystere de Griseildis Marquis de Saluces*”，力德蓋特他是綽塞同時代的人，他有一本叫做「水品的殿宇」的手抄詩集，在這間殿宇的牆上繪着著十日談中的許多著名的戀愛者。

一七六二年，在倫敦出版的馬鐵奴里的薄伽丘集的序裏，辛約曼里曾費了一番研究，將每個故事的問題詳為論列，考究牠的原文，和牠是從那裏抄來的，牠是幻構出來的，小說，抑或是有事實為根據的，抄襲的抑或創作的，自從牠發表之後，那一個作者曾受過牠的影響，這種研究，雖然祇佔了三十五頁四開本的篇幅，但因為牠的系統是要討論每一篇故事的，便令我們很厭倦地把牠丟開了，因為我們寧願牠說得太少，卻不願意牠這樣漫無節制地說下去，令我們覺得頭痛而生厭。因此，我們在這裏作一個簡捷的結論：薄

伽丘的故事，曾在許多時代之中被譯為許多國的文字而他的模倣者，代有其人，永無窮極。他的十日談是一個寶庫，自當時至今，每個時代的無數作者，都從那裏偷取材料，而且聰明的是比較誠實的更多。我們會指出許多例，如綽塞曾在這寶庫中取了甚麼財寶，莎士比亞和其他作家等曾在這泉源裏得到了甚麼益處，如果我們不是像上面所說怕讀者麻煩，我們還可加入許多人在這個表裏，正如密爾敦暗指我們的作者的話所說：

像是他們的泉源一樣，有許多其他的星兒

在這金色的大餅裏，汲取牠們的光輝。

我們又可借約翰孫博士批評荷馬的話來批評他，「各國各族，世世代代的人們，都祇能改變他的不關重要的情節，換了他的人物的名字，為註釋他思想的工作罷了。」

